

着灰色細縐的長衫，長髮，僕人走將進來。

南赫留道：「請你給我叫車夫套車。」

僕人答應道：「是。」

「柯爾察克家來人還等在這裏——你告訴他，爲我道謝。今晚一
『是。』

他一邊想道：「自然是失禮，但是我不能夠寫這封信。總是一
要同他見面，一邊出去換衣。」

換好衣服，他走出臺階，一輛熟識的膠皮馬車已經等在那裏。
在白衣領裏很堅實的頭頸，說道：「你昨天剛離開柯爾察克家，
來了，他家門房說你剛走。」

南赫留道甫想道：「連車夫都知道我——柯爾察克家的關係。」想
新近時常使他想念，且懸而未決的——就是應該不應該和柯



爵女結婚——又現在自己面前而他無能解決，不能夠解決。

和他在那時候所設想的許多問題一般。

他贊成結婚，第一因為婚姻能消滅兩性生活的不平等，予以進

的可能，自然家庭間勃發是例外的，這就所謂家庭的生活；第二因為

道爾芬與家庭，和兒女能得着獨立生活的意義，他又贊成結婚，第一因為

長大的時候，他贊成結婚，第一因為他贊成結婚，第一因為他贊成結婚，第一因為

一種無意識的恐懼，就是恐怕婦女有秘密的行動。

他贊成和媚仙（柯爾察克爵女本名瑪麗，但是相識的人平常都稱她這

名字結婚，第一因為她系出名門，衣服闊綽，舉止言笑動作都和尋常人不同，

不同的也並不是標新立異，却是「齊整合適」——他不知道應該用什麼字

眼來形容這種性質，但是他對之極其尊重；第二因為她很器重他，看他比別

人都高，並且能夠了解他，這種了解就是承認他優美的資質，能使南赫密道

873.57
201-36

甫證明媚仙很聰明並且有正確的判斷力他反對和媚仙結婚第一因為世上像媚仙這般具有優美實地並且能和他相匹配的姑娘還能找到第二因為媚仙已經二十七歲自然她以前總有嗜好——南赫留道甫想到這層心裏異常難受也許她以前愛的並不是他因為那時候她不能知道她將來會遇見着他所以他想到這裏傲氣陡然平消下去了

正反兩方面的理由都很充足都極平均所以南赫留道甫不由得嘆息起自己稱自己爲「布里達之醜」(註一)但是他無論如何總不知道這兩個人

(註一)「布里達之醜」係依達爾可無所適從之意。布里達(Durton)爲法國古時哲學家。

於一三〇〇年死於一三五八年他爲證明定命論的正確和意志自由斷定其可能起見曾作一個譬喻彷彿說有兩個柴堆放在那裏容積大小都屬相同一隻燈燭見了跑到那裏介在中間不知道選擇那一堆柴來吃的好遂致餓死這個譬喻當時最爲一世故有「布里達之醜」之成語。

中應該奔向那一細柴去。

他自語道：「但是我不得到瑪麗，瓦西里夫娜（縣長夫人）的回答，不完齊把這件事情辦得了結，我總不能夠作別項圖謀。」

他到此時纔決意緩圖，心裏也就快活起來。

那時候馬車已經輕輕走到審判廳大門面前，他又自語道：「這件事請罷，我以後再想罷。現在應該盡心實行社會的義務，這是我應爲並且常有的事情；而況這還是很有趣的呢。」說着，便從看門人身旁，走進審判廳裏去了。

第五章

南赫留道甫走進法院的時候，但見廊下來往的人已經不少。衛兵手裏持着委任狀和公文，來回急急的跑着。警察，律師，審判官，也在那裏穿梭似的走着；原告被告等人有的在牆旁蹀躞着，有的坐在那裏等着，個個都愁眉不展。

南赫留道甫問一個衛兵道：「地方審判廳在那裏？」

87P. 57
301-75

「你問那一個？有民事庭，還有刑事庭？」

「我是陪審官。」

「那是刑事庭。你無妨早說呢。從這裏往右走，再往左，第二個門就是。」

南赫留道甫依着方向走去。到了門前，有兩個人站在那裏等着：一個是商人，身體極高，並極肥胖，大概飲食已飽滿，所以心神十分安寧；一個是商店總管，猶太籍。南赫留道甫走過去的時候，他們兩人正談着羊毛的價格，當時他就問他們陪審官室是這裏不是。

那個商人說道：「是這裏，先生，是這裏。」說到這裏，便瞬着眼問道：「你也是陪審官麼？」南赫留道甫點頭答應他說：「是的。」他趕緊繼續說下去道：「這樣說，我們是同事了。敝姓巴克拉邵夫，是二等基爾特。」註一我們應該勞

註一基爾特爲商人之結合，中古各國卽有此制。其在俄國則較異。基爾特證書，明雖由

選舉獲得，實應仍以財取。納五十盧布者獲一等基爾特，納二十五盧布者獲二等基

力盡義務。請問貴姓？」說罷，便把自己那隻又柔軟又寬大的手遞將過去。

南赫留道甫自己道了姓名，便走進陪審官室裏去。

一間小屋子裏坐着十來個品位各不相同的人。大家全剛到，有的坐着，有的一邊走着，一邊互相望着，通報姓名。一個退軍職的人穿着制服，其餘有的穿燕尾服，有的穿朝禮服，有一個人僅穿着農人的衣服。

雖然有許多人為這件事情費去不少時間，並且他們嘴裏老在那裏嘮嘮叨叨說些抱怨話，但是大家的臉上都現出一種愉快的樣子，因為他們竟能從事這樣重要的社會事業，所以他們心裏很為滿足。

陪審官中間有的互相熟識，有的祇能猜度誰是誰，他們大家便談起話來，談着天氣和早春的風景，又談起近來的時事。有些不相認識的人都過來同南赫留道甫相見，自己以為這是特別的恭敬，而南赫留道甫在不認識的人

爾特；而因二種納資有多寡，其享商業特權自亦相異也。

中間也竟能接受這種應有的敬意；但是如果問他爲什麼要看自己比衆人高，他竟不能加以置答，因爲他的生活並不能顯出何種的特點。他說英國話，法國話，德國話，說得都很好，他衣服領結用的都是頭等新出的貨物，但是他自己也明白，這個不能夠算做承認他特點的原因。可是他竟無疑的承認這種特點，而喜歡受着別人向他表示的敬意；如果沒有這種敬意，他就認爲奇恥大辱了。在陪審官室裏他恰巧感出由所表示的敬意那裏得來的不快之感。在這些人中間他找到一個相識的人。這個人名叫彼得，蓋拉西瑪維奇，是原先他姊姊的兒女的教師。他現在已經當了中學校的教習。他對人極其親熱，時常發出一種自滿的嗤笑，南赫留道甫受着，聽着，都很肉麻。

當時他一遇見南赫留道甫，就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噯，你也來了，不能避免麼？」

南赫留道甫冷然答道：「我也並不想避免啊。」

彼得，蓋洛西瑪維奇又大笑了一陣，說道：「唔，這是國民的本分。但是等差罷，等到你肚子餓了，累得睡不着覺時再說。」

南赫留道甫心裏想道：「這個祭司兒子竟立刻就要和我『稱兄道弟』起來了；」心裏想着，臉上不由得露出一種愁態，而這種愁態除非知道他有親人都死去的時候，纔能自然的顯出來。他立刻就從那裏走開，但是是一堆人圍着一個高身量，頭髮剃光的代表先生在那裏很高興的聽他談話，他當時也就湊近上去。這位先生在那裏談民事庭裏訴訟進行的狀況，都用名和父名稱呼那些審判官和有名的律師，彷彿很熟悉內部情形似的。他講起有名的律師竟能把案件出人意外的轉過機來，又說一個當事人是一個老太太，雖然她在訴訟裏處於有理的地位，但是結果恐怕要罰一筆大款給反對方面。他把這件故事講完，便贊嘆着道：「他算是有天才的律師啊！」

大家都很恭敬的聽着他談話，有幾個人還竭力想插幾句話進去，但是他

總要起來斷絕別人的話頭，彷彿獨有他自己真知道這些事情似的。

南赫留道甫來得雖然很晚，可是還得等待。審判官中有一個人沒有到，便把事情耽誤了許久。

第六章

首席推事來應極早。他身材又高又肥，臉上滿着斑白的大鬚鬚。他已娶妻，但還過那荒蕩的生活，和他妻子一般。他們兩人互相不加妨礙。今天早晨他接到一個女人的信。這個女人是瑞士人，去年夏天曾住在他家裏充當保姆，不料在別墅裏和他發生了祕密的關係。現在那個瑞士女人將從南邊到彼得堡來，所以特地寫封信給他，叫他在三點至六點之間，等在「意大利」旅館裏相見。於是他打算趕快把今天的審事辦完，就可以在六點以前訪那美人克拉拉·瓦西里夫娜去。

他走進辦公室，把門鎖住，從書櫃下層取出兩個鹽鈴，前後左右的舞了二

十次，三次會輕輕坐下，把啞鈴放在頭上。他在坐着審事以前，時常喜歡做這種運動。他想再運動一下的時候，門似乎在那裏搖動，彷彿有個人要走進來。他趕緊把啞鈴放在原處，過去開門，隨着說道：『請你原諒罷。』

進來的也是推事之一員，他身材也不大高，戴着一付金絲眼鏡，肩膀時常聳着，臉上露出縐紋。

那位推事很不滿意的說道：『還是瑪脫魏，尼其基慈不到。』

首席推事一面穿起制服，一面答道：『還沒有來。永遠是他遲到。』

推事說道：『真奇怪，怎麼這樣不顧臉面；』說着，氣吁吁的坐在椅上，取起一根紙捲。

這個推事爲人極其吝嗇，今天早晨會同他夫人起了一下衝突，因爲他夫人把他這一月所給家用的錢不到期就用盡了，所以問他提前領取，但是說他不能給。於是兩下就爭吵起來。後來他夫人說如果真不給，今天就開

出飯來，叫他不要在家裏等飯吃。他一賭氣，就走出來了，恐怕他夫人當真要用斷炊來威嚇他，因為他夫人是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現在他走到辦公室來，看見首席官這樣強健，活潑，高興，用自己又白又美麗的手掣頰上的長鬚，未免有點羨慕的意思，便想道：「他的生活很好，很道德，所以他總是極滿意，極高興，但是我却受着許多的痛苦啊。」

書記官走進來，手裏持着一件公事。首席官一面吸着煙，一面說道：「謝謝你。我們先審那一件案子？」

書記官露出很不經意的樣子，說道：「我想是毒藥案先審。」

首席官隨口答道：「好，毒藥案，就是毒藥案罷。」他說着，心裏便想這件案子也許四點鐘以前可以辦完，那末他就可以離開這裏了，後來又問道：「瑪脫魏，尼其基慈還沒有來麼？」

「還沒有來。」

「勃萊魏在這裏麼？」

書記官答道：「在這裏呢。」

「那末，你如果見他，就對他說，我們從毒藥案審起。」

勃萊魏是副檢察官，應該在這個庭上上訴。祕書剛出來走到圍廊那裏，便和勃萊魏相遇。但見他把制服的鈕解開了，腋裏拿着紙夾，高擡着肩膀，兩腳蹬蹬的跑着，搖着那隻不持着物件的手，搖得太利害了，竟使那隻手的平面和他的脚步成爲垂直線。

書記官問他道：「米海，彼得洛維慈按卽首席審判官之名，問你預備好了沒有？」

勃萊魏答道：「全都預備好了。那一件案子先辦？」

「毒藥案。」

勃萊魏道：「也好；」其實他心裏並不覺得好，因爲他一晚上沒有睡覺。他

爲一個同學餞行，酒喝得很多，賭牌賭到兩點鐘纔完，隨後就到妓女班子裏去，這家班子就是六月以前瑪司洛娃所住的那一家；那末自然關於毒害的案件他來不及看了，所以現在他打算忽忽略略看一遍去。書記官本來知道他對於這件案子並沒有看過，所以成心慫恿首席審判官把他放在第一起。書記官是自由黨人，思想十分激烈。勃萊魏却是守舊黨；並且信奉俄國正教；在俄國服務的德國人大都改信宗教，勃萊魏也是這樣；書記官自然有點不大喜歡他，並且很妒忌他的地位。

書記官便又問道：「那個關人的事情怎麼樣呢？」

勃萊魏說道：「我已經說過不能夠，因爲缺乏證人，我就這樣對審判廳發言。」

「這不是一樣……」

勃萊魏說道：「我却不能夠這樣辦；」說罷，就搖着手兒，向自己的辦公室

跑去。

他藉口缺乏一個案件裏不很重要，不很有用的證人，便把那鬧人的案件延擱下去，其實是因為這件案子如果在審判廳裏審問，而廳裏的陪審官又是智識階級，那末結果這件案子一定能夠平反。所以首席審判官勸他把這件案子移到城議會上，去解決，因為在那裏農人居多，所以定罪的機會也可以多些。

圍廊下的行動漸漸增加起來了。在民事庭裏正審問一件剛纔那熱心司法的代表先生講給陪審官聽的案子，所以去聽審的人很多。在休息時間從那個庭裏出來一個老太太，她就是這個案件的原告。那個有天才的律師正想把她的財產奪過來，給對於這個財產并無一點權利的被告。這個事情審判官都明白，原告和他的律師自然尤其明白；但是那律師所想出來的計策竟使法庭不能不判定把老太太的財產奪過來，交給被告。老太身體很肥，穿

着很講究的衣裳，帽上插着一朵大花。她從門裏走將出來，站立在圍廊那裏，揮着那雙又肥又短的手，對着他的律師，不住的說道：「這是怎麼會事？這要命！這是怎麼會事？」可是那個律師看着老太太帽上所插的花，並不去聽他的話，祇在想心事。

跟着老太太從民事庭裏出來的就是那個有名的律師，露出一種志高氣揚的態度。他竟能想法把那插花的老太太弄得毫無辦法，而因此被告祇費去一萬盧布給他，他便替被告收入了十餘萬盧布。衆目都望着那個律師，他也覺着了，臉色上便表示出來，彷彿說：「不用什麼信服的表现；」隨着就匆匆從人羣中走過去了。

第七章

後來瑪脫魏，尼其基慈來了；承發吏便走進陪審官室裏去。他身體很瘦，頸頸很長，脚步彎斜，下唇凸出來，也是彎斜的。

這個承發吏是很體面的人，受着大學的教育，但是他嗜好喝酒，所以隨便什麼職務都不能夠擔任長久。他妻子有個保護人，是個伯爵夫人。三月以前這位伯爵夫人替他謀得了這個位置，他心裏很高興，竭力保持着這個位置。當時他走進陪審官室，戴上眼鏡，四下裏望着，說道：『先生們，全都到齊了麼？』

那個態度極高興的商人說道：『大概全到了。』

承發吏說道：『這就好了，』便從口袋裏取出一張紙，一面從眼鏡裏四面張望著，一面喊着說：『五等官尼基佛洛甫。』

那個熟悉司法事件的代表先生答應道：『到。』

『退伍大尉意溫，謝米諾維奇，意溫諾夫。』

那個穿着制服的瘦人應聲道：『到了。』

『二等基爾特商人彼得·巴克拉邵夫。』

那個商人張着嘴一邊笑着，一邊答道：『有。』

『騎隊中尉特米脫里，南赫留道甫侯爵。』

南赫留道甫應道：『是我。』

承發吏從眼鏡裏看着他，恭恭敬敬的鞠下躬去，彷彿特別比別人優待的意思。

『甲必丹尤利，得米脫里咪慈，唐菜闊，商人格利郭里，葉菲瑪咪慈，柯萊邵甫，……』

大家全聚在一起，祇有兩個人還沒有來。

那時候承發吏一面指着那扇門，一面柔聲說道：『先生們請到庭裏去罷。』大家全走動起來，從門裏走出圍廊，再從圍廊那裏走到刑事庭去。

那個庭很大很長。一頭是一座臺，一共有三級。臺上正中放着一張桌子，上面鋪着綠呢。桌後放着三隻橡木的交背椅，椅後掛着國王的照像，用金鏡框

包着。右邊牆上掛着一個神龕，裏面放着基督帶着荆棘花冠的像。在右面放着一張檢察官的寫字檯。左面對着寫字檯，遠一點的是書記官的桌子，靠近傍聽席的是一條橡樹製的柵欄，柵欄後面就是被告的座位。右邊臺上放着兩排椅子，椅上也按高背，是預備給陪審官坐的，下邊便放着幾張爲律師用的桌子。這間大廳被柵欄分爲兩段，以上所說的都是前一段的情形。後一段放着許多椅子，一排一排往上高，直到後面牆根爲止。那些陪審官走進來的時候，後面傍聽席上正坐着四個婦人，那種打扮和態度都和工廠裏女工或僕婦相仿，傍邊還坐着兩個男子，大概也是工人，正在那裏驚訝廳裏陳設的莊嚴，互相切切細語。

陪審官剛進來，承發吏就匆匆走到大廳中央，大聲喊道：『開庭了！』看那樣子，彷彿有心要恐嚇傍聽人似的。

於是大家全立將起來，推事們也已走到臺上來：頭一個是美鬚的首席推

事，第二個就是那個戴着金絲眼鏡，神氣頹唐的推事，他現在更加心裏發愁，因為剛纔他遇見他的小舅子，他是司法官候補員，對他說道：「他適纔他到姊姊那裏去，他姊姊對他說今天不預備飯。當時他小舅子對他笑着說道：『那末想來祇能上酒館去吃了。』」他還說道：「這個沒有什麼可笑啊。」其實心裏正難受得厲害。

第三個出來的就是那個時常遲到的瑪脫魏，尼其基慈——他臉上也有鬚鬚，一雙眼睛很大，又很慈善。他時常鬧着肚痛，所以依着醫生的勸告，從今天起實行新制度，但是這個新制度竟使他留在家裏比往常更加久些。現在他走到臺上去，正放出那聚精會神的態度，因為他有一個習慣，就是用各種方法來猜度他自己所設想的問題。現在他正猜度着，如果從辦公室門那裏到臺上椅旁的步數用三來除，可以除得盡，那末這種新制度可以醫好他的肚痛；如果除不盡，那末醫不好。步數一共是二十六，可是他又走了一小步，所

以整整二十七步走到椅子那裏。

首席推事和推事們都穿着沿金邊的制服走到臺上來；他們的容貌都很莊嚴。他們自己也覺得這個，所以低着眼皮，匆匆坐在綠呢桌後的椅上，桌子上放着一隻墨水瓶，幾張潔白的紙，和新修齊的各種鉛筆。副檢察官也跟着那些推事一塊兒走進來。他還是很忙的走着，腋下挾着一個紙夾，揮着手兒，走到窗傍自己位置上，立刻埋頭下去看閱公文，一分鐘間都想利用着，以預備案件。這個檢察官僅祇出庭四次。他這個人很愛名譽，決定盡心行使自己的職務，所以他以為凡他所能告發的事件他都要實行告發。這件毒藥案他已經知道個大概情形，已經擬好發言的計劃，可是他還要得一點證據，所以在那裏忙忙查閱文件。

書記官坐在臺上對面的盡頭處，已經預備許多應該朗誦的文件，所以在那裏閱看昨天收到的一本外國書籍。他打算同那個大鬍子的推事談論這

本書籍因爲那個推事平常很贊成他的意見，所以他在談話以前想細細同這本書籍認識一下。

第八章

首席推事看了這件文書，問了書記官和承發吏幾句話，得着肯定的回答後，就吩咐把被告帶進來。柵欄後的門一會兒開了，走進兩個戴着帽子，佩着佩刀的憲兵，跟着進來一個臉上滿着豆斑點的男子，和兩個婦女。那個男子穿着很長並且很寬的囚衣。他走進來時，並不向問官和傍聽人看望，祇注意着他所繞過的椅子。繞過那個椅子，便小心謹慎的坐在邊上，把地位留給別人，這纔向首席推事看了一下，臉頰上筋肉動將起來，彷彿在那裏小聲說話。跟着他進來的是個年紀不很輕的婦人，也穿着身囚服。這個婦人的頭髮着囚人用的三角布，臉色灰白，沒有眉毛和眼毛，一雙眼睛却是紅的。這個婦人看來態度十分安閒。當她走到自己座位上的時候，她的衣服被什麼東西絆

住，她却不慌不忙的把他弄出來，隨着就坐下去了。

第三個被告就是瑪司洛娃。她一進來，廳裏所有男子的眼睛隻隻都轉到她身上去，看見她雪白的皮膚，烏黑的眼睛和在衣裳底下高凸出來的胸脯，不由得愛不忍釋起來。竟連憲兵看見她在自己面前經過，便也目不轉睛的望着她，直望到她坐下去，纔覺得自己有點違法，趕緊回過頭去，望着前面的窗。

首席推事在那裏等着被告占位置，等到瑪司洛娃坐好，又對書記官說了幾句話。

於是開始平常的訴訟手續：先點請陪審官的人數，後來就討論未到的人處治的辦法，罰金多少，又決定那請假的人的准駁，並把預備人員補充未到的人。後來首席推事折好票子，放到玻璃瓶裏去，把制服袖子擄起一點，抽出其中一張票子，拆開來，念將出來。以後他便把袖口重新擄下，分咐牧師領陪

審官去發誓。

那個牧師是個老人，臉色黃而發白，並且發腫，穿着件栗色的袈裟，胸間掛着一個金十字架，還有一個小寶星釘在袈裟側面。當時他慢慢跨起袈裟底下，一雙腫腿，走到牆隅神像底下。

陪審官全都立起來，擁擠着走到他那裏去。

牧師一面說道：『請罷！』一面用手摸着自已胸間的十字架，等着那些陪審官來到。

當陪審官全都順着階梯走到臺上來的時候，牧師便低着他那禿頭，一邊用手理着那白髮，一邊對着這些陪審官。

這個牧師已經服務了五十六年，再過四年便打算舉行^六十年紀念；因爲那地方祭司長不久也會舉行過一次，所以他想效法。從地方審判廳成立以來，他就在那裏服務，經他領着發誓的無止幾萬人，這個他常引以自傲，而他

在龍鍾的年紀還能這樣勞苦，他以為很對得住教會，祖國，和自己的家庭，他爲他家裏除去房產，還掙下三萬多資財。

當時牧師把一隻手擡起來，手指彎到手掌上面，提着破鑼似的聲音，慢吞吞的說道：『擡起右手來，手指放得像我一般。現在跟着我說話……全能的上帝，現在我在你的十字架面前虔誠發誓，關於……』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忽然看見一個少年還垂着手，便對他說道：『把手擡將起來，不要放下去……』隨着又說道：『關於這件事情，關於……』

那個長鬚鬚的代表先生，大尉和商人等都依着牧師的辦法，把手舉着，把手指彎着，彷彿特別的高興，別的人就有點不大願意，彷彿勉強依從的樣子。有些人高聲的念着，露出一種神氣，彷彿說：『我現在也會念啦！』有些人却祇放出細微的聲音，落在牧師的後面念，後來又彷彿有點害怕，便趕上他去；有些人很緊的彎着手指，唯恐其釋放，有些人却釋放着手指，重又彎過來。發

誓以後，首席推事又請那些陪審官選出一個首席來。當時他們就立起身來，擁到會議室去。在那裏他們大家都取起煙捲來抽着。有人提議請那個代表先生做首席，大家立刻都贊成，便把煙捲弄滅了扔掉，回到大廳裏去。新選的首席對首席推事報告何人當選，大家全又回到原位上去坐着。

這些事情辦得都很迅速並且莊嚴，沒有一點阻礙，而這種行動的合法，順序和莊嚴，能使在場的人都得着快樂，並且使他們相信自己在那裏做正當的，重要的公共事業。這種情感感南赫留道甫也感受出來。

陪審官坐定後，首席推事對他們演說了一番，講的都是關於他們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的事情。他說話時候，時常變換他的姿勢：一會兒靠着左手，一會兒靠着右手，一會兒倚在椅背上，一會兒倚在椅柄上，一會兒拿着文書的邊背，一會兒接着裁紙刀，一會兒摸着鉛筆。

據他所說的話，他們的權利是他們能够由首席推事那裏審問被告，能夠

有紙和鉛筆，能夠檢查物證。他們的義務是應該公平判斷。他們的責任是如果

不保守會議的祕密，並且同第三人暗中有來往，那末應該受罰。大家全很恭敬的聽着。那個商人一面吐出酒氣，還極力忍住打膈，一面聽着首席推事的話，聽一句，點一下頭，表示贊成的意思。

第九章

首席推事演說講完，就對着被告說道：「西蒙，喀其金，立起來。」

西蒙倏地立將起來。臉上的筋肉跳動得越發快了。

首席推事問道：「你的名字叫甚麼？」

那個被告發出響亮的聲音答道：「西蒙，彼得洛甫，喀其金；」看那樣子，顯見得他事前一定預備過。

「什麼出身？」

「農人。」

「那一省，那一縣人？」

「圖里省，克拉品文縣，庫平鎮，鮑爾喀村。」

「你多少歲數？」

「三十四歲，生在一千八百……」

「信什麼宗教？」

「俄教，正教。」

「有妻子麼？」

「沒有。」

「做什麼事情？」

「在瑪佛利泰納旅館裏廊下執業。」

「以先沒有受過審判麼？」

「沒有，因為我以先住在……」

「以先果真沒有受過審判麼？」

「決沒有。」

「告發狀抄件收到了沒有？」

「收到了。」

「請坐。」——首席推事又對第二個被告說道：「葉菲米，伊溫諾夫納，鮑

慈柯娃。」

可是西蒙依舊站在那裏，擋住鮑慈柯娃。

「喀其金，坐下！」

喀其金還是站着。

「喀其金，坐下啊！」

可是喀其金依舊站着，後來承發吏跑來了，低着頭，勉強瞪着眼睛，輕聲說道：「坐着；坐着；」他纔趕緊坐下來，像他立起來時一般的快，又在那裏寂無

聲息的動他的臉頰。

首席推事疲倦得嘆了一口氣，對第二被告說道：「你的名字呢？」說話的時候並沒有望着她，祇在放在前面的公文上留心閱看。因為這種事情他早就辦得十分慣熟，所以爲事情的迅速進行起見，他能同時做兩件事情。

鮑慈柯娃年四十三歲，籍隸柯洛門地方的町女，職業是瑪佛利泰納旅館裏的僕役。未曾受過審判和檢查，告發狀抄件已收得了。他回答得句句很有膽量，毫無一點畏縮之態。說完後，也不等人家的分咐，自己立刻坐下。

首席推事又問第三被告道：「你的名字呢？」問完，看見瑪司洛娃還坐在那裏，便柔聲說道：「應該立起來啊。」

瑪司洛娃趕緊立起來，挺高着胸脯，帶着舒閒的態度，並不回答，祇朝首席推事的臉，用含情欲笑的一雙媚眼望着。

首席推事又問她道：「叫什麼名字？」

她趕緊回答道：『我名叫留巴菲。』(註一)

那時候南赫留道甫正戴上眼鏡，在那裏看着他們受審問時的情景；當時他對着那一個被告目不轉睛的望着，心裏想道：『不能是她麼。』後來聽見她的答話，又想道：『怎麼是留巴菲呢？』

首席推事正拓算往下問去，可是那個戴眼鏡的推事阻止着他，輕輕說了幾句話，露出生氣的樣子。首席推事點了點頭，表示贊成的意思，又對被告問道：『怎麼叫做留巴菲呢？你以前登記的名字不是這樣的。』

被告嘿着聲不發一言。首席推事又逼着問道：『我問你，你的真名字是什麼？』那個生氣的推事又問道：『洗禮時題什麼名字？』被告答道：『以前我叫做喀德隣。』

南赫留道甫嘴裏還在那裏自語道：『這個不能啊；』心裏却已經很明白

(註一)「留巴菲」(Июба菲)俄語，義作「愛情」，係瑪司洛娃爲娼時所起的名字。

的知道這個人就是那個爲他曾經愛戀過的女郎，以後爲着一種無意識的思想竟把她拋棄，從此就未曾記憶她起來，因爲這種記憶，能使他心裏痛苦，能使他證明自己的罪狀，並且顯出他平素以正直自傲的，其實不但不正直，反同着婦人發生這種卑賤的行爲，所以他絕對不願意憶起這件事情。

這個果真是她。現在他已能看出她特別的，神祕的，和別人不同的，唯一不再的特色。雖然她的臉十分肥胖，並且白得不大自然，可是這種可愛的特色在臉上，唇間，斜視的眼睛；一言一笑，一舉一動，都能明白的顯出。

首席推事越加柔聲說道：「那末你也須說啊。父名叫什麼？」

瑪司洛娃答道：「我是私生女。」

「那末依教父的名字叫做什麼？」

「米海洛娃。」

南赫留道甫聽到這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依舊想道：「她犯了什麼事情。」

呢？
」

首席推事往下問道：「你的姓是什麼？」

「瑪司洛娃。」

「出身呢？」

「町女。」

「是信奉正教麼？」

「正教。」

「職業呢？做什麼事情？」

瑪司洛娃。嘿着聲不說話。

首席推事又問道：「做什麼事情？」

她纔說道：「在班子裏。」

那個戴眼鏡的推事嚴聲問道：「在什麼班子裏？」

瑪司洛娃合着笑說道：『那個你自己也能知道；』說着，向四面望了一下，又向首席推事的臉上望着。

那時候她的臉上顯出種不平常的樣子，說話的意義裏，含笑裏和向廳裏四圍的看望裏都含着種又可怕又可憐的神氣，首席推事不由得臉紅起來，大廳裏一時竟顯出完全的寂靜。忽地衆人中有人啞的笑了一聲，這纔把寂靜破除了。又有人嘶嘶的叫了一聲，首席推事便擡起頭來，繼續問話。

『未曾受着審判和檢查麼？』

瑪司洛娃嘆了一口氣，輕聲說道：『沒有。』

『告發狀抄件收到了沒有？』

『收到了。』

首席推事說道：『請坐罷。』瑪司洛娃聽着，便把裙袴提在後面，彷彿盛裝婦女整理後衣長尾時一般模樣，隨着坐下去，把一雙又白又小的手縮在袖

子裏面，依舊目不轉睛的看着首席推事。

於是開始點清證人名數，又叫他們退席，還決定請審查醫生進來。書記官立起來，朗讀告發狀。他讀得十分清切並且響亮，不過微嫌太快些，竟使說話的聲音變爲一片連續不斷的了。那些推事有的靠着椅背，有的伏在椅背上，有的閉着眼睛，有的張着眼睛，互相喃喃着說話。一個衛兵站在那裏，屢次要打哈欠，却極力忍住。

被告中喀其金還不住的動着兩頰。鮑慈柯娃坐在那裏，却很安閒，有時便用手指搔自己的頭髮。瑪司洛娃一會兒不動的坐在那裏，聽書記官朗讀，還看着他，一會兒抖索了一下，好像要說什麼話出來，臉紅了，後來只得深深嘆了一口氣，變更兩手的地位，四面望了一下，又看着那個書記官。

南赫留道甫坐在第一排邊上，第二隻高椅子上，還戴着眼鏡，望着瑪司洛娃，他的心靈裏正進行着複雜的，並且痛苦的工作。

第十章

告發狀如下：

「一千八百某年正月十七日庫爾庚地方二等基爾特商人費拉勝特，埃梅遼諾維奇，司梅里闊夫暴死在瑪佛利泰納旅館中。第四區警察醫生驗明係飲酒過多，遂使心腸炸烈，卽以致死。其屍體已下土埋葬。

「過了幾天，司梅里闊夫的鄉友商人提摩行自彼得堡回來，查悉司梅里闊夫死時相關的事實，疑係被人毒死，以便劫取財物。預先檢查的結果，發見疑惑的地方如下：

(一)司梅里闊夫死前曾向銀行支取現銀三千八百盧布。死後檢查他的財產，所存者祇有三百十二盧布十六哥幣。

(二)死前一日夜，司梅里闊夫與娼妓留巴菲(卽葉卡答鄰，瑪司洛娃)在基泰娃班子裏，和在瑪佛利泰納旅館裏，相偕不離。當司梅里闊夫不在旅館

巴菲曾受司梅里闊夫的委託，從班子裏前往旅館裏取錢，用司梅里闊夫給他的鑰匙開那箱子，纔把錢取出來，那時候該旅館的僕人葉菲米、鮑慈柯娃和西蒙，喀其金亦一同在場。瑪司洛娃開箱時，傍邊站立着的兩僕曾看見一大捲百盧布一張的鈔票。

(四)司梅里闊夫同着留巴菲從妓院裏回至旅館後，留巴菲依從僕人喀其金的勸告，把一杯葡萄酒給司梅里闊夫吃，裏面放着一點白粉，也是喀其金所給。

(四)次晨留巴菲把一隻金剛鑽戒指賣與自己的主婦，基泰娃班子的證人說是司梅里闊夫賞給她的。

(五)瑪佛利泰納旅館內女僕葉菲米、鮑慈柯娃用自己名義存一千八百盧布於當地商業銀行。

於是經法庭醫生的檢察，解剖屍首，把司梅里闊夫內部作化學的研究，

發現在死人機體裏委實有毒，所以決定這個人是被毒死的。

『但是被告瑪司洛娃，綽號留巴菲，鮑慈柯娃和喀其金都不承認自己有罪，他們的供詞如下：

(一)瑪司洛娃供稱司梅里闊夫商人在她所住的基泰娃班子裏時，確曾被遣至瑪佛利泰納旅館取錢，但依照了他分咐，祇取了四十盧布，多一個錢都不拿，就把箱子鎖好，這種情形鮑慈柯娃和喀其金都在傍親眼看見，可爲證明。以後第二次回到旅館時，也確曾聽着喀其金的指使，把催眠粉末放在葡萄酒裏給司梅里闊夫服飲，以便使商人安睡，早早放她走。至於司梅里闊夫所以把戒指贈給她的緣故，因爲他打了她一下，她哭着要走，所以經他親自把戒指送給她。

(二)葉菲米，鮑慈柯娃供稱她絕對不知道失去銀錢的事情，並且也未會進入商人室內，祇是留巴菲一個人在那裏主持，所以如果商人的錢財被人偷

竊，那末一定是留巴非在帶着商人鑰匙來取錢的時候所偷去的。」

讀到這個地方，瑪司洛娃抖索了一下，張大着嘴，望着鮑慈柯娃。

書記官繼續念下去道：「關於葉菲米，鮑慈柯娃把一千八百盧布她用自已名義存入銀行一節，問她錢從何處取來，她供稱這是她同西蒙，喀其金歷十二年來積聚而成的，因為她預備總給他。西蒙在初次供詞裏會承認瑪司洛娃帶着鑰匙到旅館裏來時，確實指使着他和鮑慈柯娃三人偷竊銀錢，一同分贓。他也承認會把粉末交給瑪司洛娃，使商人睡眠；可是在第二次供詞裏却把偷錢和授粉末兩節完全否認自己參與其事，全推在瑪司洛娃一人身上。關於把銀錢存入銀行一節，他的供詞和鮑慈柯娃所供的相同，說這是他們兩人十二年來經旅客們賞賜的錢逐漸積攢而成的……」

告發狀裏以下所描寫的是對審的情形和各證人的供詞。

告發狀的結束如下：

『二等基爾特商人耽於酒色，和基泰娃班子裏妓女瑪司洛娃綽號留巴非者有染。一千八百八十某年正月十七日，該商既向該女取得特別的情慾，便遣該女攜帶箱上鑰匙，前往己所居住的旅館中，取出應需作請客之錢四十盧布。該女既至其處，取得銀錢後，即商同鮑慈柯娃和喀其金偷竊所有金錢財物，互相均分。瑪司洛娃聽到這裏，抖顫了一下，面大頰，幾乎跳躍起來，嘴裏喃喃說話，承發吏禁阻之始已。偷竊之事既由三人共同實行，留巴非得鑽石戒指一枚，或亦會分得款額若干，此款或已藏匿，或已丟失，因瑪司洛娃即留巴非當時正處在不清醒的地位。其後爲消滅犯罪痕跡起見，該三共犯決定把商人司梅里闊夫引到旅館裏自己房間內來，用喀其金所有的砒霜毒死。所以瑪司洛娃懷着這個主意，重行回到基泰娃班子裏去，極力勸司梅里闊夫同她一塊回到瑪佛利泰納旅館去。司梅里闊夫既回，瑪司洛娃從其金處取得一種粉末，便把他放在酒裏，給司梅里闊夫喝飲，遂以致死。

「據上所述，鮑爾喀村農民西蒙，喀其金，年三十三歲，町女葉菲米，伊溫諾米納，鮑慈柯娃（年四十三歲）和町女葉卡答隣，米海洛娃，瑪司洛娃（年二十七歲）已受告發，謂一千八百八十某年正月十七日彼等相約偷竊司梅里闊夫之銀錢與戒指，計值二千五百盧布，又欲陰謀害該商生命，乃飲以毒藥，遂以致死。

「此種犯罪應依據刑律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辦理之。是以根據刑事訴訟律第二百零一條之規定，被告西蒙，喀其金，葉菲米，鮑慈柯娃與葉卡答隣三人應受陪審官參與之地方審判廳之審判。」

書記官讀完極長的告發狀，便把那幾篇紙折好了，坐在原位上面，用兩手理着自己的長頭髮。衆人都很輕舒的呼出一口氣來，個個都承認現在就要開始審問，那末一切事情都能明白查究出來，而公理也就得以昭彰，却祇有南赫留道甫一人未曾感着這種情感：他心裏正極恐懼，十年前他所認識的

純潔清白的女郎瑪司洛娃何以能做出這種事來。

第十一章

告發狀既讀完，首席推事同別個推事商量了一下，便對西蒙說起話來，說話時候的態度彷彿極顯明的說現在我們一定能用極詳細的方法知道所有事情了。

他當時把身軀微向左邊斜倚着，開口說道：「農人西蒙，喀其金。」

西蒙立起來，伸着兩手，身軀向前凸着，不住的動那兩頰。

首席推事道：「你被告發在一千八百八十某年正月十七日，和鮑慈柯娃、瑪司洛娃同謀，從商人司梅里闊夫的箱裏偷竊他所有的銀錢，以後又取出砒霜來勸瑪司洛娃和在葡萄酒裏給司梅里闊夫喝，司梅里闊夫因此就死去。你自己承認這個罪麼？」

「這個決不能，因為我的事情在於伺候客人……」

「這個你以後再講。你承認自己的罪麼？」

「決不。我不過……」

首席推事放出溫和，却極堅決的聲音復言道：「這個以後再說。你承認不承認自己的罪？」

「我不能夠做這件事情，因為……」

承發吏趕緊走到西蒙面前，低聲阻止着他。

首席推事覺得這件事情現在業已告終，便把那隻持着公文的手肘放置別處，對着鮑慈柯娃說道：「葉菲米，鮑慈柯娃，你被告發在一千八百八十某年正月十七日在瑪佛利泰納旅館裏，同着西蒙和瑪司洛娃一塊兒向司梅里闖夫商人箱子裏偷竊銀錢和戒指，平均分贓，又爲隱匿自己犯罪起見，進毒藥與司梅里闖夫吃，該商因此致死。你承認自己的罪麼？」

被告很勇敢，很堅決的說道：「我並沒有什麼罪。我連那一號房間裏都沒

有進去過……這個娼婦已經走進去，那末一定是她做的事情……」

首席推事連軟帶硬的說道：「這個你以後再說。那末你不承認自己的罪麼？」

「不是我取的錢，不是我進的藥酒，我連房間裏都沒會進去。如果我在那裏，我一定要把她轟出去。」

「你不承認自己的罪麼？」

「決不承認。」

「很好。」

首席又對第三個被告說道：「葉卡答隣，瑪司洛娃，你被告發，你帶着商人司梅里闊夫箱上的鑰匙，到瑪佛利泰納旅館房間去偷竊箱裏的錢和戒指，和同謀人平均分配所竊的錢物，後來又同司梅里闊夫來到瑪佛利泰納旅館，給司梅里闊夫進毒酒，他吃下去，就死了。你承認自己這個罪麼？」首席推

事在說這段話中間還引耳聽着一個推事在那裏說依照物證清單還缺少玻璃杯的話；他一面聽着，一面說着，彷彿背熟的功課一般，說得一點也沒有錯誤。

她趕緊說道：『我一點也不犯什麼罪。我以前說過，現在還是說：我沒有取，沒有取，沒有取任何東西，至於戒指，那是他自己給我的。』

首席推事又問道：『你不承認自己偷竊二千五百盧布的罪麼？』

『我已說過，除去四十盧布以外，絕無所取。』

『唔，但是關於在葡萄酒裏放着粉末給司梅里闊夫吃的一段事情，你不承認自己的罪麼？』

『這是我承認的。不過我以為這是人家對我說的睡眠藥，吃下去決沒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我既不存心這樣想，更不願意這樣做。我不願意——這是在上帝面前可以說的。』

首席推事又說道：『這樣講來，你不承認自己偷竊商人司梅里闊夫的銀錢和戒指；但是你承認給藥粉麼？』

『自然承認，不過我以為這是催眠藥。我給他吃，不過是使他能夠熟睡，——我正不願意，並且不想這件事情呢。』

首席推事說道：『很好；』看那樣子，彷彿很滿意所得的結果，又往後仰着背，把兩手放在桌上，說道：『請你講所有這件事情的經過。你能够老老實實承認，那末你的地位也許可以減輕。』

瑪司洛娃却還一直望着首席推事，不說一句話。

『告訴我所這些事情。』

瑪司洛娃急忙說道：『所有這些事情？我走到旅館裏去，人家領我到那一號房間裏去，他正在那裏，已經喝得很醉。——她帶着特別的恐怖樣子張大着眼睛，說出這個「他」字來。——我打算走，可是他不放我。』

她說到這裏忽然停頓住了，彷彿丟失話的連鎖，或者在那裏憶起別的事
情。

「唔，以後呢？」

「以後麼？以後就住在那裏，又回家去了。」

那時候副檢察官立起來半截身體，很不自在的把一隻手靠在桌上。

首席推事說道：「你願意有所問話麼？」副檢察官答應說是的，首席推事，
就點了點頭，表示他能夠問話。

副檢察官並不向瑪司洛娃看望，却說道：「我要提出一個問題：被告原先
同喀其金認識麼？」問完，就咬緊着嘴唇，皺着眉頭。

首席推事把這個問題重復提了一下。瑪司洛娃很害怕的看着副檢察官，
說道：「同西蒙麼？從前是相識的。」

「我現在願意知道，被告同喀其金相識的原因何在？他們時常相見麼？」

「相識的原因麼？他曾請我去侍候客人，別的沒有什麼關係；」說着，很不安的用眼睛從檢察官看到首席推事，又從那裏看過去。

副檢察官閉着一下眼睛，却帶着種狡猾的笑臉，問道：「我願意知道，爲什麼喀其金特別叫瑪司洛娃來侍客，却不叫別的妓女呢？」

瑪司洛娃答道：「那個我不知道。願意叫誰，就叫誰；」說着，很害怕向四圍看望了一下，又把目光轉在南赫留道甫身上一會兒。

南赫留道甫很恐怖的思想：「難道她已經知道了麼？」那時候他覺得血傾在他的臉上；可是瑪司洛娃並沒有看出他來，立刻回轉身去，望着副檢察官，帶着恐懼的態度。

那時候副檢察官說道：「被告不是否認她同喀其金有一種親密的關係麼？很好。我也沒有什麼問的了。」

副檢察官立刻從辦公桌上放下手來，在那裏寫起字來。其實他並沒有寫

什麼，却祇用鋼筆描那張紙上的字母，但是他看見別個檢察官和律師在巧妙的問話後，時常把那能夠攻倒對手人的注意點記將下來，所以他也這樣辦起來了。

首席推事並不立刻對被告問話，因為那時候他正在問那個戴眼鏡的推事對於以前所設，所寫的問題同意不同意。

後來他又問下去道：「以後怎麼樣呢？」

那時候瑪司洛娃看着首席推事一個人，膽子已經比較大些，便說道：「我回到家裏，把銀錢交給主婦，便去睡覺。剛纔睡熟——我那丫頭白爾泰即來把我叫醒。她說道：「快去，你那商人又來了。」我不願意出去，可是主婦命我出去，所以我就出去了。他，她言「他」字時，語句裏帶着恐怖的聲音，正在那裏灌酒給我們那些姑娘喝，以後又要叫人去買酒，可是他的錢已經都沒有了。那時候他就叫我到他旅館裏所住的房間去。又分咐我錢放在什麼地方，

「一共拿多少錢。我就到那裏去了。」

那時候首席推事正同那個坐在左邊的推事輕聲說話，並沒有聽見瑪司洛娃所說的話，可是爲表明他全都聽見，所以便把她末一句話重複了一遍。他說道：「你去了。唔，怎麼樣呢？」

「我去了，依着他所吩咐的事情辦去。並且房間裏也不是我一個人去的，曾叫了西蒙和她去。」說時，指着鮑慈柯娃。

鮑慈柯娃說道：「她在那裏胡話，我進都沒有進去……」她還要說下去，已經被人禁阻。

瑪司洛娃皺了皺眉頭，並不看鮑慈柯娃，又說道：「我在他們兩人面前取了四張紅色鈔票。」

檢察官又問道：「被告取四十盧布的時候，沒曾留意一共有多少錢麼？」檢察官對她問話的時候，瑪司洛娃不由得抖索了一下。她並不知道這是

怎麼會事，却覺得他是要陷害她的。

『我並沒有數，祇看見一百盧布的銀幣不少。』

檢察官便道：『這樣說，被告曾見過有百元盧布了，——別的我沒有什麼問題。』

首席推事一面看着時計，一面繼續問道：『唔，怎麼樣，你都送到了沒有。』

『送到了。』

首席推事問道：『唔，以後呢？』

瑪司洛娃道：『以後他又帶着我一塊兒去了。』

首席推事又問道：『那末你怎麼把粉末放在酒裏給他呢？』

『怎麼給他？放在酒裏，就給他了。』

『爲什麼你給他呢？』

她起初不去回答，祇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停頓了半天，纔說道：『他老不放

我走。我同他在一塊兒真是受苦。於是我就走到圍廊上來，對西蒙說道：「怎麼不放我走呀。我累死了。」西蒙說：「我們也很討厭呢。我想把睡眠藥給他吃；他一睡，你就可以走了。」我以為這個不是毒藥。他就給我一包紙。我走進房去，他正躺在屏風後面，當時分呀取酒來喝。我就從桌上把一瓶香檳酒取來，倒了兩杯，——一杯給他喝，一杯自己喝，就在他那杯裏放下粉末，遞給他喝了。如果我知道，我還能給他麼？」

首席推事問道：「你那裏怎麼會有戒指呢？」

「戒指是他自己贈給我的。」

「他在什麼時候贈給你的？」

她說道：「當我同他回到旅館去的時候，我打算走開，他便在我頭上擊了一下，把木梳打折了。我就生氣起來，立刻就要離開那裏。他便從手指上取下一個戒指，送給我，叫我不要走。」

那時候副檢察官又立起來，帶着那種又像真，又像假的態度，請求許他再提出這個問題，既得着允准，就低着頭說道：『我願意知道被告在商人司梅里闊夫的房間裏坐多少時候？』

瑪司洛娃又恐懼起來，用一雙眼睛很不安的從副檢察官身上轉射到首席推事身上，急言道：『不記得多少時候了。』

『但是被告記得不記得，當她從司梅里闊夫那裏出來的時候，到過旅館裏別個地方去麼？』

瑪司洛娃想了一想，說道：『到過和那間房相鄰的空屋裏去過。』

副檢察官顯出極注意的樣子，問道：『爲什麼你到那裏去？』

『我到那邊去等馬車。』

『但是，喀其金同被告在過一間房子裏麼？』

『他也去了。』

「作什麼他去？」

「商人還剩一點香檳酒，我們兩人一同喝盡他。」

「啊！一同喝盡！很好。但是被告同西蒙講話沒有，講的什麼話？」

瑪司洛娃忽然皺着眉頭，臉大頰，趕緊說道：「講什麼話，我一點也記不得了。你打算把我怎麼樣。我不錯，也就完了。我別的沒有話說。所有事情，全都講完了。」

檢察官對首席推事說道：「我別的沒有什麼話說了，」說着，很不自然的擣着肩膀，趕緊在自己說話的大意上註着被告供認自己會同西蒙到過空屋裏去的話。

大衆都寂靜着。首席推事又問道：「你沒有別的話說麼？」

瑪司洛娃答道：「我全說完了；」說着，嘆了一口氣，坐將下去。

首席推事在紙上寫了幾句話，聽着左邊那邊推事耳語了一下，便宣告休

息十分，說罷，急匆匆立起來，走出去了。

陪審官、律師和證人等都跟着推事們走出去，四處走散着，心裏面都覺得已能把重要事情的一部分了結，所以很快活。

南赫留道甫進入陪審官室，坐在那邊窗傍。

第十一章

不錯，這個婦人實在是喀瞿莎。

現在且把南赫留道甫同喀瞿莎的關係詳細敘述一下：

南赫留道甫第一次見喀瞿莎，正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候他正預備著論土地私有的論文，夏天便住在姑母家裏，遂和喀瞿莎相識。平常夏天他總同母親和姊姊住在莫斯科近處母產所在的地方。那一年他姊姊出嫁了，他母親到外國去洗浴。南赫留道甫却打算做論文，所以他決定到姑母家裏去歇夏。那個地方十分偏僻，十分安靜，沒有可消遣的方法；兩個姑母都很愛

自己的姪子和承繼人；他也極愛他們，尤其愛他們生活的老舊和簡單。

南赫留道甫住在姑母家時，心裏十分快樂，那時候他初次不用別人指示，而自身覺出生命的美和重要，以及生命裏所許於人類的事業的偉大，又見出無盡的完成自己和全世界的可能，所以對於這種完成的事業，不但懷着希望，並且十分深信能夠達到自己所想像的目的。在這年上他在大學裏念完了斯賓塞的『社會平均論』，斯賓塞對於土地私有的理論他讀着，得着很多強烈的印像，尤其因為他是大田主的兒子，他的父親不大有錢，可是母親却取得一萬畝田地作莊園。那時候他初次明白所有私有田主的不公平，他看見有些人以道德要求的犧牲爲高尚的，精神的愉快，他也願意做這種人，所以他決定不去享受土地所有權，當時就把他父親遺下來的田地分授給農人。他就爲這個題目，在那裏草一篇論文。

他那時候起得很早，有時竟在三點鐘就起來了，日出以前到山下河中去

洗浴，有時還趁着朝霧初起的時候走出去，回來時候，花草上面的露水還未乾盡。朝晨喝完咖啡，他坐下來著論，或讀關於著文的材料，可是除去讀書著文以外，他也時常再從家裏走出來，在田地裏，樹林裏閒走。飯前在園中少眠片刻，飯食之時每喜歡用自己的高興態度，以博兩位姑母的笑樂。以後或騎馬，或泛舟，晚上又讀起書來，或者同兩位姑母一塊兒鬪紙牌。每逢月夜，時常不能成眠，因為能感受著很大很動人的生命之快樂，所以不肯入睡，在園中走到天明，發生許多幻想和思想。這就是那一夏南赫留道甫在姑母家裏所過每日的生活。

他第一月住在姑母家裏的生活是很幸福，很平安的，一點也不注意於那個半丫頭。半養女，黑眼，快腿的喀瞿莎。

南赫留道甫在母親的羽翼底下養成，到十九歲還是個完全清白的少年。他所幻想的婦人，祇是做人的妻子。那些婦人據他意思不能做他妻子的，他

看來不是婦人，却是男人。恰巧夏間升天節（註一）的時候，鄰家婦人帶着兩個女兒，一個中學學生，和一個住在隣婦家裏的鄉間美術家到姑母家裏來。

茶後，他們大家聚在屋前已割的草地上做捉人遊戲。喀瞿莎也被叫來同戲。幾次以後輪到南赫留道甫和喀瞿莎同跑。南赫留道甫本來很喜歡和喀瞿莎相見，可是他萬想不到他們兩人中間會發生若何特別的關係。

那個高興的美術家正當捉人的人，他那雙又短又曲又強健的腿跑得異常迅速，當時他說道：『唔，這兩個人正是不容易捉住的了，除非是跌下地來。』

『就是這樣，你也不會捉住人家。』

『——二——三——』把手掌拍了三下。

（註一）升天節爲基督教極重要的一個節期，在耶穌復活節後第四十日舉行，時在五月中旬，此節期之用意爲記念救世主（即耶穌）在地上最末的一件故事。詳見新約馬

太福音第十六章，及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喀瞿莎勉強忍住笑，同南赫留道甫兩人互相急急的換掉位置，用着她強壯粗糙的纖手握著南赫留道甫的大手，向着左面跑去，漿硬的袴子跑起來吱吱作響。

南赫留道甫跑得很快，他不願意被美術家所降服，所以用全力往下跑去。後來他回頭一望，看見美術家正追着喀瞿莎，喀瞿莎也跨着年輕，有彈性的腿步，向左邊跑着，不肯被他捉去。前面有一塊丁香樹臺，沒有人在這個臺後跑着，喀瞿莎當時向南赫留道甫望了一下，以首示意，叫他跑到臺後去。南赫留道甫明白他的意思，便跑到那邊去了。不料在臺後橫着一條淺溝，溝上生着許多荊棘，他一個不留神，竟跌倒在地上，雙手爲荊棘刺得極痛，又被晚上所降的露水弄溼，趕緊起來，自己不免覺得好笑，就跑到清潔的地方去了。喀瞿莎堆着笑臉，一雙黑得像溼野李的眼睛閃閃不已，迎面向他跑過來。他們就拉着手，一塊兒跑下去。

喀瞿莎說道：「你被荆棘刺痛了啊；」說着，就用一隻自由的手整理那蓬散的髮辮，深深的呼吸着，臉上含着笑，直看着南赫留道甫，從底下往上。

南赫留道甫笑着說道：「我竟不知道那邊有一條小溝，」說着，並不把她的手放釋。

她靠在他身上，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事，竟把一張臉兒湊將上去，她並不退開。他就堅握着她的手，用嘴唇親了一下。

她說道：「你怎麼這樣啊！」說罷，急忙忙脫了手，離開他跑了。跑到了香樹那裏，在樹上摘下兩根白的樹枝，取來遮着那漲紅的臉頰，又回頭看了他一下，很勇敢的搖着兩手，跑回遊戲的地方去了。

從此以後，南赫留道甫同喀瞿莎間的關係一變，在清白的少年男子和清白的女郎中間已經發生着一種特別的關係，使他們互相慕戀……

喀瞿莎一進屋來，或者遠遠地看見她的圍裙的時候，南赫留道甫就覺得

有趣，高興，彷彿太陽耀着，使他精神煥發，感出生活的樂趣。喀瞿莎那方面也是覺得如此。不但喀瞿莎在面前及近處能使南赫留道甫興奮，祇須一念着她，心裏就快活起來。南赫留道甫心裏覺得有個喀瞿莎，喀瞿莎心裏覺得有個南赫留道甫。有時南赫留道甫從母親那裏得來一封沒趣的信，或者他的論文答得不合適，或者他勾起少年時代無原因的愁悶，祇須他一想起有這麼個喀瞿莎，能夠相見，那末一天愁懷全都消滅得乾乾淨淨。

喀瞿莎每天事情總是很忙，但是她還來得及把所有事情全都做好，在閒暇時候讀書。南赫留道甫給她看道司托也夫斯基和屠格涅甫的書籍，這些書他自己剛纔念完。喀瞿莎最喜歡讀屠格涅甫的一篇名叫「寂靜」的小說。他們談話時候很少，有時在廊下相見，有時在平臺上，庭院裏，在老女僕瑪德隣，柏洛夫納的屋子裏相見，有時到前室去喝奶茶，和她相見，相見時候談話都是斷片的。這些談話如果瑪德隣，柏洛夫納在傍邊，便覺得很有趣。如果

祇有兩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那末談得就很壞。眼睛閃出種和尋常不同的光，正比那用嘴說出來的話重要得多，有趣得多；他們相見不久，立刻就散開了。

這是南赫留道甫第一次住在他姑母家裏和喀瞿莎所生的關係。後來這種情形被他姑母看出來了，不由得害怕起來，竟寫信到外國葉林娜，伊溫諾夫納南赫留道甫的母親侯爵夫人那裏，報告她這件事情。瑪麗，伊溫諾夫納南赫留道甫和喀瞿莎已生了密切的關係。其實這是她白白擔憂，因為南赫留道甫自己還不知道他愛喀瞿莎不愛，這是那些清白的人都是如此，而他的愛情倒是爲他及她墮落的重要保障。他不但沒有肉體上占有着她的願望，並且一。想。他。和。她。將。能。發。生。這。種。關。係。立。刻。就。恐。懼。起。來。至於莎費亞，伊溫諾夫納却唯恐南赫留道甫具着完全果斷的性質，一愛上那個女郎，便想要她，一概不管那女郎的出身和地位如何。這個念慮却是很有根據的。

如果那時候南赫留道甫承認自己和喀瞿莎的愛情，而人家却對他說他決不能夠，並且不應該同這個女郎聯姻，那末其結果一定使那個直爽固執的南赫留道甫決定無論是誰，祇要爲他所愛的女郎，決無不能夠和她結婚的道理。但是姑母並沒有對他說出自己的念慮，所以他直到離開這裏，並未承認自己同喀瞿莎的愛情。

他相信他對於喀瞿莎的^情感^祇是^充滿^在他^身上^的生^活的^快樂^的情^感的一種表現，這種表現也爲那個可愛的、快樂的女郎所首肯。當他臨走的時候，喀瞿莎同姑母們站在臺階上，用一雙略斜的、充滿着淚珠的、烏黑的眼睛去送他。南赫留道甫也覺得捨棄一件很好、很貴重、不能再得的東西，不由得悲將起來。

他一上馬車，便喊道：『離別啦，喀瞿莎，一切惟有感謝。』

喀瞿莎柔聲答道：『離別啦，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說罷，極力忍住充滿

在她眼裏的淚珠，跑回外室裏，縱聲哭泣起來。

第十三章

自此以後，三年中間，南赫留道甫未曾和喀羅莎見過，直到他做了軍官，前赴戰場，中途到姑母家裏去的時候，纔能重見；這時候他已經變成別一個人，迥乎和三年前夏間住在姑母家裏的人不同了。

那時候他是誠潔嚴正的少年，預備盡力去做各種善事；這時候他是個縱慾褻薄的自利之徒，祇愛自己的快樂。那時候他看神的世界是祕密的，應該用快樂竭力去解疑；這時候他看這種生命裏所有都很簡單，都很明顯，而爲他所處的生命條件所支配。那時候他所認爲必需並且重要的，是同自然交接，是同那些在他以前生活着，思想着，感覺着的人們（即哲學家、詩家、交際時候，他所認爲必需並且重要的，是人間的機關，是同事們交際那時候，他看婦女是神祕的，莊嚴的東西；這時候他對於婦女的意義，除去自己家人

和友人之妻以外，十分確定：就是婦女不過是討人快樂的一種器具。那時候，他不用多少錢，母親所給的錢，不過用去三分之一，並且父親的財產他竟捨棄不取，拿去分給各農人；這時候，母親給他每月一千五百盧布，他還嫌不夠用，爲着錢的事情，他還時常同他母親拌了幾回口舌。那時候，他認自己精神的，身體爲「真我」；這時候，他認那強健的，敏捷的「我」爲自己。

總而言之，這種可怕的變遷發生的原因，因爲他不去相信自己，而去相信別人。所以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別人的緣故，因爲相信自己，生活便很困難；相信自己，那末各種問題的解決，不但應該圖着肉體的「我」的利益，而以尋找小快樂爲能事，還要反對着這個肉體的「我」；相信別人，那末不必有什麼解決，所有事情全已解決了，所解決的常是反對精神的「我」，而迎合肉體的「我」。還有一層：相信自己，那末他常受着衆人的非難；相信別人，那末他常得着四圍的人的贊許。

家庭教育

所以當南赫留道甫思想，研究，談論上帝，正理，貧富諸問題時，——四圍的人都認這個爲不可能，爲可笑，母親和姑母還譏笑着稱他爲 *Notre cher philosophe*（我們親愛的哲學家）；當他讀小說，講故事，到法國戲院去看趣劇，回來津津有味的講給別人聽的時候，大家全誇獎他，鼓勵他。當他省節用費，戴着舊帽，不肯喝酒的時候，人家都認爲奇怪，看着他做傲慢的天性，——但是當他費許多錢去打獵，或去粧飾那特別奢華的書房的時候，大家全誇他異常風雅，贈給他貴重的物品。當他操守自持，打算在結婚以前不和婦女來往的時候，親戚們都怕他失害健康；可是當他做了真正的男子，奪去同學所鍾愛的一個法國婦人的時候，他母親一知道這個消息，不但不生氣，反倒歡喜起來。至於他同喀叟莎的關係，他母親想起來就害怕，不敢同他說這件事情，恐怕因此要引起他娶她的思想。

當南赫留道甫成年以後，認土地私有爲不正當，把所有從他父親承繼下

來的田地分散給農人的時候，——這種行為很引起他母親和親戚的恐慌，時常作為親友間責備他，嘲笑他的資料。許多人不住的對他講農人得了田地，不但不會發財，反倒要開上三升酒店，不去做工，慢慢窮將起來。可是當南赫留道甫進入騎衛營，和同伴住在一起，一面輸錢，一面費錢，這些錢一個個都應該從資本裏取出來的時候，他母親倒並不生怒，以為少年人在上等社會裏交際，這是很好，並且很自然的。

起初南赫留道甫很奮鬪，但是奮鬪是極難的，因為所有他信自己而認為好的，別人都認為不好；反之，所有他信自己而認為不好的，別人都認為好。以其結果，南赫留道甫投降了，便不信自己，而信起別人來。起初這種自貶的舉動他心裏很覺得不安，可是這種不安的情感繼續得並不長遠，不久南赫留道甫不但把這種不安的情感棄去，反感受着極大的慰安。他竟抽起煙來，喝起酒來。

那時，像南赫留道甫帶着種天性的熱心，極致力於爲衆人所贊許的，新的生活完全把要求別的東西的聲音塞住。這種變化起於到聖彼得堡後，成於入軍營的時候。

南赫留道甫在這個時期裏把以前自己所定的道德的束縛完全解脫，不由得覺着十分快樂，不斷的處在自私主義的瘋狂的情狀底下。三年以後，他重到他姑母家裏去的時候，他正處在這個情形底下呢。

第十四章

南赫留道甫重到姑母那裏去，一來因爲姑母的家是他到軍營去必由之路，二來因爲姑母極想和他相見，最重要的却是因爲他要見一見喀瞿莎。也許他在心靈的深處那時候已經藏着對於喀瞿莎的惡意，是那個羈絆盡淨的獸類的人所唆使他的，但是他終不承認這種惡意，他祇打算再住一住在這種很好的地方，再見一見兩位有趣的，可愛的，慈祥的，不知不覺間用愛和

愉快的空氣圍着他的姑母，還打算見一見那能令他回憶不置的，可愛的喀瞿莎。

他來的時候，在三月底，正當「復活節」的星期四，那時候雷雨頻降，道路泥濘，天氣冽寒，可是他心裏覺得十分高興，十分勇敢。他一邊想道：「不知道她還在那裏麼？」一邊走進姑母的庭院裏去，那個陳舊的庭院裏面滿堆着積雪，四面圍着磚牆。他滿望她能迎着鈴聲走出來，不料走出來的是兩個赤脚的婦人，手裏攜着水桶，大概在那裏洗灑地板。在大門臺階那裏也未曾見他；祇見哥洪穿着圍裙走出來，大概也在那裏從事灑掃。他走進前室，纔看見莎費亞、伊溫諾夫穿着絲衣，戴着三角帽，迎將出來，一壁和他親吻。一壁說道：「你來啦，真好啊！瑪麗有點不舒服，剛纔在教堂受聖秘禮，未便累乏。」

南赫這甫一面親莎費亞的手，一面說道：「莎費亞姑母，謹賀你。我把你

衣服弄溼了，請你恕我。」

「到自己屋子裏去罷。你身上全溼了。啊，你已經生鬍鬚了……喀瞿莎！喀瞿莎！快端咖啡茶來。」

接着圍廊底下發出一種熟稔的，姣嫩的聲音來說道：「立刻就來呀！」南赫留道甫心裏頓時快活起來。「原來還在這裏呀！」他覺得彷彿太陽已經從黑雲裏露將出來，精神爲之大旺，便欣然同着奇洪到原來自己所住的屋內去換衣服。

南赫留道甫打算把喀瞿莎的事情問奇洪，問她的生活怎麼樣？出嫁不出嫁？但是奇洪的態度十分嚴正，並且恭敬，還堅持着要自己來把洗手盆中的水傾去，所以竟使南赫留道甫不敢啟齒，祇得順口問他的孫子如何，又問起一匹老馬和一隻狗名叫鮑爾庚的。老僕人答稱全都生存着，強健着，祇有那隻鮑爾庚狗却在去年發狂了。

南赫留道甫剛把溼衣脫掉，正想穿起新衣，忽然聽見一陣急遽的步聲，一會兒在門上叩了幾下。南赫留道甫很熟諳對於這種的叩門聲和步聲。原來她在那裏走來，在那裏叩門呢。

他趕緊把溼的外套穿在身上，走到門那邊，說道：『請進來罷！』

進來的果然是喀瞿莎。她的容貌比以前越發長得嬌美了。略斜，烏黑的眼睛從上到下的，望着人笑，顯出極真誠的樣子。她繫着一條清潔的白色圍裙，和從前一樣。她取來一塊剛從紙包裏拆開來的香皂和兩條極大的俄國毛巾，這是他姑母打發她送來的。那塊上面字母還未磨去的香皂，兩條手巾，還有喀瞿莎這個人——他看來都是很清潔，很新鮮，很有趣，並且未經人家動用過。她那美好的，堅硬的，紅潤的嘴唇，當看見了他，生出忍不住的快樂的時候，便顫動起來和原先一般。

她吃吃說道：『特米脫里，伊溫諾維奇，謹賀你到這裏來！』說着，臉上倏地

頰紅起來。

南赫留道甫說道：「唔，你好呀！你一向康健着啊！」說話的時候，不知道說得親密些好，還是說得客氣些好，所以臉也紅將起來，和喀瞿莎一般。

她說道：「託上帝洪福，還好着……你姑母叫我把你所心愛的玫瑰肥皂送來給你。」說着，把那塊肥皂放在桌子上面，把兩條手巾放在椅背上面。

奇洪說道：「他自己還有呢！」說着，很驕傲的指着南赫留道甫又寬又大，還帶着銀蓋的篋具，裏面放着不少玻璃杯，木梳，髮膏，香水，及各種梳粧器具。南赫留道甫說道：「請你爲我敬謝姑母。我這纔來，實在很快活。」那時候他覺得他心裏很光明，很快樂，和原先一般。

喀瞿莎祇報之以笑，不久就出來了。

姑母本來很愛南赫留道甫，這一次却比平常更愛。因爲他將出外打戰，也許因此有死傷的事情發生。姑母們想到這裏，未免擔憂起來。

南赫留道甫計算自己的行程，在姑母那裏祇能住一晝夜，可是一見着喀瞿莎，便答應多住二天，過了耶穌復活節再走，當時打電報告訴他的朋友沈寶克，因為他們兩人相約在渥台薩相會，現在既遲動身兩天，便請他也到姑母家裏來。

南赫留道甫第一天看見喀瞿莎後，又觸起從前對於她的情感來。正和原先一般，看見喀瞿莎的白圍裙，不能不動心；聽見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不能不快樂；看着她那雙烏黑的眼睛，——尤其當她微笑的時候看着，——不能不牽惹情懷；兩人相見時候一看她面頰含羞的模樣，不能不為之顛倒。他覺得他愛戀上她了，但是不是像原先那樣視愛情為神祕的情形一般，那時候他自己也不決定承認他愛不愛，那時候他深信愛祇能發生一次，——現在他是發生戀愛了，他知道這個，他很喜歡這個，他雖然自己隱瞞，可也迷迷糊糊的知道這種愛情是甚麼，怎麼能從那愛情裏走出來。

人類都具着兩種人，南赫留道甫也是這般。一種是精神的人，這種人以尋求別人的幸福爲自己的幸福；一種是肉體的人，這種人所尋求的祇是自己的幸福。爲這種幸福，甯甘犧牲全世界的幸福。他在彼得堡和軍營的生活已引起了他的自利心；正當這種自利心猖獗的期間內，肉體的人得了勝利，便去壓抑精神的人。但是一見了喀瞿莎，又從新觸起那時候對她所感受的情分，精神的人便昂起頭來，主張自己的權利。在這個復活節前兩天以內，南赫留道甫心裏不知不覺的在那裏互相爭鬪。

他心裏頭知道他應該走，不必留戀在姑母家裏，也知道留在這裏決無什麼好事發生，但是他祇願着快樂，竟不能加以決斷。

星期六晚間，就是基督復活節的前一夜，牧師帶着教堂執事到姑母家來舉行晚禱。教堂離姑母家有三俄里之遠，據他們說，他們坐在雪橇上走着，地上都是冰雪，行路異常困難。

南赫留道甫同着姑母和僕役一塊兒舉行祈禱。他一邊祈禱着，一邊不住的用眼睛偷看喀瞿莎，但見她站在門前，手裏持着一個香爐。祈禱已畢，南赫留道甫同牧師和兩位姑母接吻了一下，就打算去睡，忽然聽見圍廊下瑪德隣，柏洛夫納（瑪麗的老女僕）預備要同喀瞿莎兩人到教堂裏去，佈施復活節的麪包和乾酪。他不由得想道：『我也去呀。』

到教堂去的道路不能坐馬車，也不能坐雪橇，所以南赫留道甫只得分咐備馬，一面不脫衣就寢，反倒穿上簇新的軍服，和騎袴，外面套了一件大衣，騎着一匹行步艱難的老馬，向黑暗裏，順着冰雪道上馳去。

第十五章

這一次晚禱南赫留道甫以後一生留下很強刻，很清切的回憶。

他在深黑夜馳驅着，祇顯出白雪映成的一點微光，有時馬腳還陷在水中，許久纔望見教堂周圍的燈光，當時騎在馬上，走進教堂場院上去，那時候禱

拜式已經開始了。

鄉人中有認識他是瑪麗的姪子的。當時像他到乾燥的地方下馬，又替他
把馬繫住了，便領他到教堂裏去。那時候教堂裏的人已經滿着。右面是男人
有穿着家製外衣和草鞋，繫着潔白腳絆的老人，有穿着新呢衣，繫着時新腰
帶，套着皮靴的少年。左面是婦人：頭上裹着紅色絲巾，身上穿着綿剪絨的背
裕，套着鮮紅的袖口，和藍紅綠灰諸色的裙袴，腳上穿着裝鐵的小蠻靴。溫和
的老婦人裹着白巾，穿着灰色外衣，套着新鞋，立在少年婦人後面；他們中間
却站着頭髮梳光，衣服整齊的一羣兒童。男人們一邊搔着頭髮，一邊畫着十
字，鞠着躬；婦女們（尤其以老婦人爲甚）一邊把一雙笑眼注視在臘燭後面的
神像上面，一邊把交叉着的手指放在額際絲巾上面，或者肩上，肚腹上，有的
彎着身站着，有的在地上跪着，嘴裏喃喃的禱告着。兒童們也學着大人的樣
子，人家一看着他們，便竭力禱告起來。金色聖龕四圍都燒着巨大的臘燭。

福燈裏也都點著許多臘燭，一陣陣志願歌詠隊員的讚美的歌聲悠悠揚揚，從歌詠室裏吹將出來。

南赫留道甫走到前面去。站在中間的都是貴族；有大地主，帶着夫人及公子同來，公子穿着身水手衣服，有驛站長，有電報員，又有戴着勳章的村長，有穿着新皮鞋的商人。在講壇右面，那個地主夫人的後面，站着瑪德隣和喀瞿莎兩人；瑪德隣穿着一身閃光的衣服，圍着一條漿得極白的圍巾，喀瞿莎穿着一件潔白齊整的衣服，繫着藍帶，頭上裹着紅紗巾。

所有一切都極莊重，歡樂，美好，愉快。牧師穿着銀色的袈裟，掛着金色的十字架；教堂執事有的穿着金色法衣，有的穿着銀色法衣；志願歌詠隊員個個都打扮齊整，頭髮光澤，唱出歡樂的曲調；牧師不住的爲大衆祝福，嘴裏喃喃重複說着：「基督復活！基督復活！」這些景象都極美好，可是最好的是穿着白衣，繫藍帶，頭上裹着紅紗巾，一雙秀眼灼灼充滿着愉快的喀瞿莎。

南赫留道甫覺得她並沒有回頭，却已經看見自己了。他走到祭壇那裏，已經看出這個情形。他本沒有話同她交談，却特地想出來，走到她面前，說道：「姑母說要等到晚禱舉行後再開齋食呢。」

她每逢一見他，嫩紅的血便湧到可愛的雙頰上去，一雙黑漆似的眼睛從上到下，望着南赫留道甫，微微含着嬌笑。當時她應道：「我已經知道了。」

那時候一個教堂執事手裏持着一把銅咖啡壺，越着衆人走來，走到喀瞿莎面前，未曾看見她，衣裳角兒竟撞了她一下。大概執事因爲恭敬南赫留道甫，讓避着他，所以與喀瞿莎相觸。南赫留道甫很覺得奇怪，那個執事怎麼會不明白所有在這裏，所有在全世界上，生存的——祇爲着喀瞿莎而生，可以蔑視所有在世界上的，人，而不可以蔑視她，因爲她是萬物的中心。神靈金色爲她而閃耀，榮福燈裏和臘臺上的臘燭爲她而光明，快樂的歌曲，喊着：「耶穌已復活，人類甚歡喜，」實在是爲她而唱出。那所有在世

是好的，便全是爲她而設的。他覺得喀瞿莎也明白世上所有都爲她自己而安設。他一看她合適的身材，潔白的衣裳，和歡笑的臉容，心裏就起着這種遐思。

在早禱和晚禱的休息中間，南赫留道甫從堂裏出來。衆人都讓開他，爭先的向他鞠躬。有的人認識他，有的人都問道：「這是誰？」他站在前廳。乞丐上前圍着他，他把口袋裏所有的錢都施給他們，自己便從臺階上面走下來。

那時候天剛破曉，略能辨人，可是太陽却還未曾出來。衆人散坐在教堂附近墳墓上面。喀瞿莎還在教堂裏面，南赫留道甫站在那裏等她。

衆人全出來了，靴釘打在石板上面發出一種奇響；他們一個個走下臺階，散在院落裏和墳墓旁邊。

瑪麗的廚夫是個古派的老人，當時他搖擺着腦袋，擋住南赫留道甫，同他接吻，他的妻子年紀也很老，頭上裹着絲巾，喉管皮已經皺得不像樣兒，頓時

從手巾裏掏出一個染紅的雞蛋來給他。一會兒走來一個年輕力健的農人，穿着件新衣裳，束着根綠帶子，滿面堆着笑容，走到南赫留道甫面前，身上帶着種特別的，田野的，有趣的氣味，一面說道：『基督復活，』一面撩起捲曲的鬚鬚，三次用自己極硬，極新鮮的嘴唇親南赫留道甫的嘴唇中間。

正當南赫留道甫同那個農人親吻，取他黑栗色的雞蛋的時候，瑪德隣一身閃光的衣服和繫着紅紗巾的可愛的黑頭顯將出來了。

她早就從走到前面的人的腦袋縫裏看見了他，他也看見她那付可愛的臉龐。

她同瑪德隣走出前廳，站在那裏，她捨給乞丐東西。一個臉上滿着紅暈，癡的乞丐走到喀瞿莎面前。喀瞿莎就從手巾裏掏出一點東西，送給他，後來就走到他面前，和他接吻了三次，一點不露嫌惡的樣子，反倒歡歡喜喜的閃着眼睛。當她同那個乞丐接吻的時候，她的眼睛恰和南赫留道甫的眼睛相

觸。她彷彿問：她這樣做好不好呢？

『這樣好，這樣好，全是好的，全是美的，我極愛這樣。』

他們從前廳裏走出來，南赫留道甫趕緊迎上去。他並不想和她接吻，不過願意立近着她。

那時候瑪德隣低頭笑着說道：『基督復活！她那口氣裏彷彿說今天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便用繫在腋下的小手巾擦了擦嘴，把自己的嘴唇湊到南赫留道甫臉上去。

南赫留道甫一面親着吻，一面說道：『果真的。』

他說完，回過頭來看了喀瞿莎一下。她頓時臉紅起來，便走到他前面去，說道：『基督復活，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

他接着說道：『果真復活。』他們兩人便連吻了兩次，彷彿想一想還需要不需要，又彷彿決定是需要的，便又吻了一次，兩人都笑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不到牧師那裏去麼？」

喀瞿莎說道：「不，我們在這裏坐一會兒；」說着，胸間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彷彿在快樂的勞動以後所發來的嘆氣一般；又用自己那雙誠實，愛戀的處女眼睛看着他。

凡男女的愛情總有一個達到最高點的時候，那時候知覺毫無，也沒有一點判斷力。這天復活節晚間便是南赫留道甫的愛情達到最高點的時候。當他現在一憶起喀瞿莎，那末在他見她的各種情形中間，這個時候把別個時候都遮蓋了。她那又黑，又平，又亮的頭，整齊的白衫包裹着她合適的身材，和不高的乳房，這種紅芬的臉龐，光明的黑眼，所有這些都能顯出她那處女的愛情的清潔來，——不但是對於南赫留道甫的愛情，却是對於所有人類，對於所有萬物的愛情，不但是對於世上好人的愛情，還是對於她同他接吻的乞丐的愛情。

他知道她有這個愛情，因為他在那天晚上和早晨自己也曾覺得這個愛情，所以認識在這個愛情裏他和她是相合爲一的。

唉，如果這些事情全是那天晚上所受的情感上止住，那末够都好呢！他現在坐在陪審官室內窗傍，不由得獨自想道：『唉，這件可怕的事情竟在復活節那夜以後做成了！』

第十六章

南赫留道甫從教堂裏回來，同姑母們開了齋食，按着軍營裏的習慣，喝了幾杯酒，回到自己屋裏去，立刻就 and 衣睡熟了。門上有人剝啄了幾下，把他驚醒。從剝啄的聲音裏知道打門的就是她，便擦了擦眼睛，伸了伸腰，從床上起來，一面說道：『喀瞿莎，是你麼？請進來。』

她開們進來，說道：『請你用飯去呢。』她還穿着那件白衣裳，可是頭髮上不繫着帶子。她用眼睛撩看着他，神氣十分清爽，彷彿要告訴他一件特別快

樂事情似的。

他一面取起木梳，搔着頭髮，一面回答道：『立刻就來了。』

她還站在那裏一分多鐘。他留心着這個，便把木梳扔下，靠到她身上來。那時候喀瞿莎立刻回轉身去，趨着又輕又急的足步，走到外邊圍廊下去了。

南赫留道甫獨自尋思道：『唉，我真是傻子。我爲什麼不留住他呢。』

說罷，他就跑着追出圍廊前去。那時候他要做什么事情，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他以爲當喀瞿莎走進他屋裏來的時候，他應當做一點事情，和別人在那時候所做的一般，但是他竟未曾做這件事情。

當時他說道：『喀瞿莎，站住。』

她回身一望，一面站住，一面說道：『你要做什么？』

『沒有什麼，不過……』

他還要自己強制一下，忽然憶起在這個時候處在他地位的衆人都是這

樣辦的，便擁抱起喀瞿莎的腰來。

喀瞿莎還止住步，看着他，說道：『不要這樣，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不要這樣；』說罷，臉紅得幾乎掉下淚來，竭力用粗糙強健的手抵禦着南赫留道甫抱着她的手。

南赫留道甫只得放她走去，那時候他心裏又不合適，又慚愧，又憤怒自己。他應該相信自己，但是他不但不明白這種不合適和慚愧是他的心靈顯在外面的善情感，反倒說自己十分愚傻，應當做那衆人所做的事情。

於是他追着喀瞿莎，又擁抱着她，親她的頭頸。這一次親吻不和前兩次的親吻相同：一次在丁香樹後，一次在今天早晨教堂裏面，這兩次的親吻都是無意識的。這一次却很可怕，這個他自己也覺得。

喀瞿莎不由得喊道：『你做什麼事情？』他發出那種聲音，彷彿南赫留道甫沒有挽回的砸碎了她一件無價之寶似的恐慌，頓時就跑走了。

他走進食堂裏去。盛裝的兩位姑母，醫生和隣家婦人，早就坐在那裏。所有事情都是極平常的，祇在南赫留道甫的心靈裏發生着暴風暴雨。人家對他說話，他一點也不明白，自己回答得也時常錯誤，心裏想的祇是喀瞿莎一人，在那裏回憶起當他追她到廊下時最後那一次親吻的滋味。他一點也不能想別的事情。等到喀瞿莎進屋來的時候，他不望着她，也能知道她走進來；當時她只得強制着自己，不去看他。

飯後他立刻回到自己房內，不住的在裏面走着，心裏忡忡不安，側耳聽着屋內的響聲，等着喀瞿莎的步聲。那時候在他心裏盤據着的「肉體的人」不但擡起頭來，並且用腳躁那「精神的人」；在他初到此地的時候，並且今天早晨在教堂裏的時候，還是「精神的人」主持一切，可是現在在南赫留道甫心靈裏得勢的已經是個可怕的「肉體的人」了。南赫留道甫雖然不住的看守着喀瞿莎，可是在這一天上他們兩人相遇，總不能夠一個人也

沒有在傍邊。大概喀瞿莎正躲避着他呢。不過到了暮間，使她不能不到那間和南赫留道甫臥房相隣的一間房子裏去。因為醫生留住在這裏，所以喀瞿莎應該爲客人鋪摺牀鋪。南赫留道甫一聽見喀瞿莎的步聲，立刻輕蹣脚步，屏絕呼吸，彷彿預備去犯罪似的，跟着她走進屋去。

喀瞿莎兩手正插在口袋裏面，挾着一個枕頭，當時回頭看了南赫留道甫一下，面上合着笑，可是這個並不是像原先這樣高興和快樂的笑容，却是恐懼，哀憐的笑容。這種笑容彷彿對他說他所做的事情是很傻的。南赫留道甫站在那裏一會兒。那時候他心裏正在那裏打戰。一方面是對於喀瞿莎誠潔愛情的聲音很軟弱的在那裏說着她，說着她的情感，說着她的生命。他方面的聲音却說道：『你看：你把「自己」的快樂，「自己」的幸福拋棄了。』至終這個第二聲音壓住第一個聲音。他於是決定到她前面去。那個可怕的，難忍的肉體的情感戰勝着他了。

南赫留道甫抱着喀瞿莎不放，把她放在牀上，坐在她傍邊，心裏覺得還應該做出點什麼事情。

當時喀瞿莎哀聲說道：『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寶貝，放了我吧！』忽然喊道：『瑪德隣來了！』說着，連忙掙脫開去，果然聽見有人走向門兒那裏來。

南赫留道甫只得說道：『那末我晚上到你那裏去。你不是一個人在那裏麼？』

喀瞿莎嘴裏說道：『你怎麼了？何必呢！不要來呀！』可是她那驚擾，慌張的心靈說的却是另一件事情。

一會兒果然是瑪德隣走進來了。她手裏拿着一條被服，看了南赫留道甫一下，露出責備的態度，又厲聲對喀瞿莎說她拿的不是那條被服。

南赫留道甫一聲不言語的走出去了。那時候他竟不知道害羞。看瑪德隣的臉色，彷彿已經知道他的行為，所以露出不以為然他的樣子，不過他自己

也明白他所做的事情是很傻的，但是肉體的情感戰勝着他，填塞原先那種誠潔的愛情的空隙，獨自在那裏作主，一點也不認識別的了。他現在已經知道爲滿足情感應該做的是什麼事情，所以想盡方法去做這件事情。

這一下午他這個人已經不是自己的了，一會兒走到姑母那裏去，一會兒離開他們走到自己屋裏去，一會兒走到臺階上去，心裏想的祇是怎樣一個人和喀瞿莎相見；但是喀瞿莎終躲避着他，瑪德隣也竭力不放喀瞿莎離開自己身邊。

第十七章

一晚間這樣過去，就到了深夜了。醫生已經就寢。姑母們正在收拾物件。南赫留道甫知道瑪德隣現在到姑母臥房裏去了，喀瞿莎獨自在下屋裏。他就走出臺階。院子裏十分黑暗，很潮溼，却很暖和；春雪初融，白霧大起，佈滿在空氣中間。離屋百步遠有一條河，那時候聽見在河上發出一種奇怪的聲：原來

是冰裂。

南赫留道甫從臺階上走下來，越過水窪，從結成冰的雪上走到下屋窗傍。他的心在胸間突突跳着，他幾乎聽得出那種跳躍的聲音來；他的呼吸停止了，間以深長的嘆息。屋內點着一盞小燈。喀瞿莎一個人坐在桌傍，在那裏沉思，低頭自己向自己看着。南赫留道甫看着她好久，一動也不動，想看一看她，以爲無人見她的時候，做點什麼事情。她坐在那裏有兩分鐘不動，以後擡起頭來，含着笑，搖着頭，彷彿責備自己似的，後來又挪了挪地位，兩手撐在桌上，凝目向前面望着。

南赫留道甫站在那裏，看着喀瞿莎，不由得聽見自己那顆心兒的跳躍聲和河上吹來的奇怪聲音。在河上濃霧裏面正進行着止不住的，遲緩的工作，一會兒彷彿鼯息，一會兒彷彿爆裂，一會兒彷彿嗚叫。

他站在那裏，看着喀瞿莎那愁的，爲內部工作所磨折的臉，不由得十

分憐惜她，但是這種憐惜心腸祇增加了對於她的願望，這也是奇怪的事啊。

他叩着窗。喀瞿莎全身震顫起來，彷彿受着電氣的打擊一般，驚慌的樣子顯在她的臉上。立刻立起來，走到窗傍，把臉靠在玻璃上面。臉上恐怖的態度還除不去，後來她把兩手遮在眼上，這纔看見是南赫留道甫。南赫留道甫對他笑了一下，她也還笑了一次，彷彿極服從他的樣子，可是在她的心靈裏並不是笑，却是恐怖。南赫留道甫當時用手作勢，叫她到外邊院子裏來。但是她竟搖着頭不肯出來，還站在窗傍。那時候他又把臉靠在窗上，打算叫她出來，可是忽然見她回身走到門那裏去，——大概有人在那裏叫她。南赫留道甫立刻離開那裏。那時候白霧越發降得重，離開房子不過十步路，便看不見那邊的窗，祇看見一團黑影，裏面射出來一條紅燈光。河上又發出種奇怪的鼾息聲，冰塊爆裂聲。一隻雞在院子裏濃霧中間喔喔的叫着，引起別的雞也鳴

叫起來了，以近及遠，慢慢兒一村間祇聽見一片雞鳴聲音，可是四圍除去河流以外，所有都極寂靜。這是第二次雞聲。

南赫留道甫在屋腳下來回走了兩次，腳屢次陷在水窪裏，後來又走到下屋窗傍去。燈光依舊亮着，喀瞿莎還一人坐在桌傍，神氣間彷彿有遲疑不決的樣子。南赫留道甫剛走到那裏，就被她看見了。當時他又叩起窗來。那時候喀瞿莎竟不問誰在叩窗，一直從屋中跑出來，但聽見一陣啟門闔戶的聲音，她已經出來了。南赫留道甫早就等在前室傍邊，當時就默着聲擁抱她起來。她趁勢迎上去，偎靠在他身上，擡着頭，用嘴唇受他親吻。他們兩人站在牆角那裏乾燥的地方；南赫留道甫心裏還充滿着痛苦和不滿意的願望。忽然門豁然開起來，但聽見瑪德隣怒聲喊道：「喀瞿莎！」

喀瞿莎連忙脫身走開，回至己室。南赫留道甫聽見一陣鎖門的聲音，跟着所有都滅絕了，窗內的紅光也滅下去了，祇留着一重濃霧和河上的惡戲。

南赫留道甫重新走近窗傍，可是裏面一個人也看不見了。叩了幾下門，也無人答理他。只得從前面臺階上回到自己室內，却還不去睡。後來便脫去皮靴，躡足從圍廊那裏走去。喀瞿莎房門那裏，挨着就是瑪德隣的臥房。他起初聽見瑪德隣很平安的打着呼鼾，正打算進去，忽然聽見她咳着嗽，在牀上轉側了一下。南赫留道甫頓時呆住了，站在那裏，五分鐘工夫不敢動一動。一會兒各種聲音又寂靜下去了，又聽見平安的呼鼾聲，纔敢踏在無聲響的簷板上，面，往前走去，走到喀瞿莎的門前。四面寂靜已極。喀瞿莎大概還未入睡，因為未曾聽見她的呼吸聲。南赫留道甫輕輕叫了一聲：「喀瞿莎！」——她連忙跳起來，走到門傍，很生氣的勸他走開。

她嘴邊說道：『這像什麼事情？這是能够做的麼？姑母要聽見了！——其實心裏邊却想道：『我全身是屬於你的了。』』

這一點南赫留道甫很明白，所以說着無意識的話道：『暫且開一下門。我

哀求你呢。」

喀瞿莎並未回答他，以後就聽見她在那裏摸索着尋覓門門。門門一脫；南赫留道甫就撞進門去。

那時候喀瞿莎祇穿着件黃小襖，兩臂都裸露着。南赫留道甫一進來，就拉住喀瞿莎，把她抱起來就走。

當時喀瞿莎微聲說道：「唉！你怎麼啦？」

但是南赫留道甫並不注意她的說話，把她一直抱到自己屋內。

喀瞿莎一邊說道：「唉，不要這樣，放我去罷；」一邊把身體自己就將上去。

後來喀瞿莎抖索着，靜默着，不肯回答南赫留道甫的問話，從他屋裏走出來；南赫留道甫也走到臺階上面，站在那裏，盡力設想剛纔所生事件的意思。

院內已露微光；河上冰裂的聲音越加厲害起來。霧已經漸漸行丁沉散，從霧牆上浮出一鉤弦月，死沉沉的照見着那黑暗可怕的事情。

南赫留道甫不由得自問道：「這是怎麼會事？我這樣做法，是大幸呢，還是大不幸？不過自來大家都是這樣的啊！」說着，就回去安睡了。

第十八章

第二天那個活潑並且高興的沈寶克就到姑母家裏來尋找南赫留道甫，他那種優雅的舉動，嫺熟的禮貌，高興的態度，豪俠的氣量，還有和南赫留道甫的交誼，都能使兩個老姑母點頭贊嘆。他們一方面自然極喜歡他這樣爽，可是同時對於他闊綽的舉動不免有點懷疑。走來一個瞎眼乞丐，他給他一個盧布，又把十五個盧布散給僕人們作茶錢。莎費亞，伊溫諾夫納有一隻佛林狗，名叫瑞齋卡，在沈寶克面前傷了一隻腿，流出血來，他立刻跑上前給那隻狗繫縛，竟不加思索的裂開自己一條繡花手絹，給那隻狗作繃帶。莎費亞知道這種手絹至少值二十五盧布一打，但是她未曾知道沈寶克一身竟負着二十萬盧布的債務，他自己知道終世償還不了，所以看二十五盧布或

增或減，並不十分要緊。

沈寶克在那裏祇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同南赫留道甫同去了。他們不能再行逗留，因為入營之期已經十分急迫。

住在姑母家裏的末一天，南赫留道甫一憶起昨夜的事情，心靈裏起了兩種情感，在那裏互相交戰：一個是厭惡愛情燒熱的，情慾的回憶，是他一生夢想不到的，現在達到目的，所以異常滿意；一個是他覺得自己行為十分卑劣，而這種卑劣的事情應當加以修正，所謂修正不是爲着喀瞿莎，却是爲着自己。

南赫留道甫利己的念頭異常強烈，他所想的祇是自己，想如果人家知道他同她有這種行為，不知道要怎樣責備他，却不想喀瞿莎的感想怎樣，並且何以自處。

他想彷彿沈寶克已經猜出他同喀瞿莎的關係，他那種自愛心很使他快

樂。

沈寶克一看見喀瞿莎，就對南赫留道甫說道：『怪不得你忽然愛起姑母，竟住在他們家裏一個星期。就是我處在你的地位上也不肯走呢。真是極美的婦人！』

他還想現在離開雖然十分難受，因為他同她的愛情還未曾達到完善的境界；但是他覺得總以離開為方便，因為這樣就可以斷絕那極難維持的關係。他還想應該給他一點錢，並不為着她，也並不為着她需要這筆錢，却因為人家是這樣做的。他給她錢的多少，是看自己和她的地位認為合適，纔給多少。

在離別的那天，飯後，他在前室裏等着喀瞿莎。她一看見他，臉頓時紅了，眼望着下房的門，打算一直走過去，但是他攔住她不放。

他說道：『我來和你作別；』說着，手內握着一張信封，裏面放着一百盧布

一張鈔票，喃喃的說道：「這個我……」

她猜出他的意思，便皺着眉頭，搖着頭，推開他的手。

他重又喃喃說道：「你拿着罷；」便把那張信封塞在她懷裏，隨着皺起眉頭，呻吟了一聲，跑進自己屋內，彷彿周身燒炙起來一般，在屋內蹣跚走着，一會兒俯着身子，一會兒跳躍着，一會兒長嘆一聲，一憶起那齣悲劇，心裏便十分難受。

但是有什麼法子呢？永遠是這樣的。沈寶克同他的保姆也會這樣，這件事情他講給他聽過；他的叔父格里沙也是這樣；他的父親住在鄉下的時候也是這樣，他還生下一個私生子，名叫米鑑卡，現在還活着呢。如果大家合這樣做，那末這是應該這樣做的。他就藉此自慰，可是無論如何，總是慰藉不了。這種迴憶燒着他的良心。

在心靈的深處他知道所做的行爲十分卑劣，殘忍，並且惡毒；他既承認這

種惡行，他不但不能自己責備誰，還看着人家，不能稱他自己爲高尚誠潔大量的青年，這是他以前自己稱道自己的話。他應該稱自己是那種依舊高興並且勇敢生活着的人。但是要做到這樣，應該有一個法子，就是不去想這件事情。他於是就這樣做了。

他所處的那種生活——如新境、地、新同伴、和劇烈的戰爭——能幫助他忘記這件事情。所過的日子越久，他越加多忘這件事情。到了以後，簡直把這件事情全都忘光了。

祇有一次，戰罷回來，他希望見一見她，於是就到姑母家裏去，纔知道喀瞿莎已經不在那裏了，又知道當他離開那裏不久的時候，她因爲要生產，所以離開那裏，並且她已經生了小孩，不過這個人從此就墮落了，這都是他姑母對他講的，——他一聽，心裏異常的難受。算起時候來，喀瞿莎所養的孩子應該是南赫留道甫，但是也許不是他的。姑母們說她墮落了，並且說她素來具

着淫蕩的性質，正和她母親一般。姑母這一段議論，他覺得很中聽，因為這個可以使他用以自解。起初他打算尋找她和她的小孩，後來因為他心靈裏想起這件事情，便十分羞澀，並且痛苦，所以他不大盡力去尋找，反倒忘掉自己的罪惡，不去想她了。

現在這件突然發生的奇怪事情，便使他憶起從前一切事情，而要求他承認自己的無良心殘忍和卑陋，使他的良心裏懷着罪，舒舒服服的生活了十年。但是他現在還不肯有這樣的承認，祇想着這件事情不要給別人全都知道了，不要喀瞿莎和她的辯護人把所有事情全說將出來，在衆人面前羞辱他。

第十九章

南赫留道甫從大廳裏走進陪審官室，心裏在那裏這般想。他坐在窗傍，聽着四圍所起的談話，不住的吸煙。

那個活潑的商人大概滿心贊成司梅里闊夫的作樂事情，所以他說道：『唔，兄弟，使勁荒蕩罷。愛上這樣的美人，嘴唇總算有福呀。』

那個首席陪審官在那裏表示自己的意見，說這件案子應當憑着檢查的證據下判斷。彼得，蓋拉西瑪維奇正同那個猶太商人在那裏鬧玩笑，忽地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南赫留道甫沒精打趣的回答有些人問他的問題，可是他祇願意使自己在一邊安靜着。

後來那個承發吏又一拐一拐的跑來請陪審官出席，南赫留道甫不由得懼怕起來，彷彿不是去審判人，却是被人送到廳上去受審判似的。他心靈的深處正覺得自己是個惡徒，正眼覷人未免慚愧，可是他依舊裝着極平常，極自信的行動，走上臺上，坐在首席陪審官後面第二座位上面，翹着一隻腿，在那裏弄眼鏡。

被告人也都從廳外帶將進來。

廳裏來了幾個新人——那就是證人南赫留道甫，瞥見瑪司洛娃屢次向四面探望，又目不轉睛的望着一個服裝華美，身軀肥胖的婦人。那個婦人穿着絲織和天鵝絨的衣裳，戴着一頂大帽，臂肘顯露的手上掛着一隻華麗的手囊，坐在柵欄前第一排椅上。他後來知道這個婦人也是證人，是瑪司洛娃所住班子裏的女主人。

法庭一開，問起諸證人的名姓，信仰等事。以後又問陪審官，他們想怎麼問法：要發誓不發，有人說應該要發誓。於是那個老牧師又一步步慢慢走進來了，又把胸間的金十字架弄正了，帶着極安閒極自信的態度，帶着那些證人去發誓。誓畢，便叫諸證人就原座，祇留妓院女主人基泰娃一個人在那裏。推事問她這個案件所知道的是甚麼，基泰娃說話時候帶着假笑，說一個字便扭一扭頭，說話帶着德國口音。當時她就詳細的講道：『起初那個旅館裏的僕役，名叫西蒙的，到妓院裏來替西比里亞的富商叫一個姑娘。我就派

留巴菲(即瑪司洛娃)去過了一會，留巴菲就同商人回來了。那時候商人已經沉醉，當時又在我們那裏喝起酒來，並且請院裏姑娘們同飲；但是因爲他錢不夠了，所以就派留巴菲到旅館裏自己房內去取錢，那個商人彷彿很愛留巴菲呢；』說着，便向瑪司洛娃看了一下。

南赫留道甫看出瑪司洛娃竟含着笑；這個笑使他十分厭惡。他心裏就生出一種惡毒和哀憐混在一起的奇怪並且不定的情感。

當時瑪司洛娃的律師(他是法庭所任司法官候補人員)漲紅着臉，怯生生立起來問道：『你對於瑪司洛娃有什麼意見？』

基泰娃答道：『她是極好的人。既有學問，又具美貌。她在好家庭裏養成，還能讀法國書。她有時喝酒喝得太多，但是永不會迷糊。她實在是個好女郎。』

喀瞿莎看着那個女主人，忽然轉眼向着陪審官席那裏望去，注視着南赫留道甫，她的臉變成十分嚴重的樣子。那兩隻怪眼注視着南赫留道甫，很長

久的時候纔放。南赫留道甫心裏雖然異常恐慌，却也時常和喀瞿莎那雙斜眼相遇。他斗時憶起那一個可怕的晚上河上的冰正在那裏爆裂，滿天佈着濃霧，一弦明月剛近天明就高升起來，照見那又黑又可怕的事情。這一雙前後望着他的黑眼睛也使他憶起那又黑又可怕的事情。

他想到：『她認出來了！』他一想到這裏，便周身縮緊起來，彷彿等候着打擊。但是喀瞿莎並沒有認出來。她很平安的嘆了一口氣，又向首席推事那裏望去。南赫留道甫也嘆起氣來。他想到：『唉，快一點罷。』他現在得着一種感想，彷彿在打獵時所得的一般，那時候正要捕獲一隻受傷的鳥，便覺得又很憂愁，又很惋惜，又很惡毒。那隻捕不住的鳥也正抖索着，心裏又不快樂，又極可憐，打算趕快捕住並且忘記。

現在南赫留道甫一面聽着證人的供詞，一面受着這樣複雜的情感。

第二十章

這個案件延得很長，彷彿故意同南赫留道甫爲難似的。一個個問完了證人，又經副檢察官和律師等人照例帶着威嚴的態度，作幾個無用的問題，這纔由首席推事請陪審官查看物證。物證一共有兩件，一件是鑽石大戒指，顯得是帶在粗指頭上面的；一件是放毒藥的瓶子。這兩件東西都已封着，並且在上面標着記號。

陪審官正想過來看那些東西，忽然副檢察官又立起身來，要求在傳觀物證以前，先讀一讀醫生的檢察屍身報告。

首席推事正在趕着這件案子，使他越快越好，那末就可以早一點到那個瑞士婦人那裏去，並且他也知道讀這種文件，不能有什麼別的痕跡，祇是使人厭煩，並且耽擱喫飯的時候，但是他知道副檢察官要求讀這個文件，祇因爲他知道他自己有要求之權；可是無論如何，首席推事總不能加以拒絕，祇得表示贊成的意思。於是書記官就取了一張紙，沒精打趣的讀將起來。

外部檢察的結果發現如下：

(一)費拉傍特，司梅里濶夫的身材長二俄尺十二俄寸。

當時有個商人聽見這句話，就着南赫留道甫的耳朵微語道：『這是很康健的男子。』

(二)從外狀看來，可決定其年歲約四十餘。

(三)屍體形狀已發腫。

(四)皮色四面都是發綠的，好幾處有黑斑點。

(五)屍體的皮膚起泡甚多，有幾處還伏着，並且掛着一種形似大爛布的東西。

(六)頭髮現黑褐色，很粗糙，稍加摸動，即輕輕從皮膚上脫下來。

(七)眼珠已突出，眼膜發暗色。

(八)從鼻孔，兩耳，和口內流出多泡的，滿血漿的液質，嘴半開着。

(九)臉部及胸部皆發腫，所以頭頸竟看不出來。

(十)其他等等。

這個商人屍體的外部檢察，敘述得異常詳細，一共有二十七條，用四張紙寫成。南赫留道甫本來受着一種不定的，嫌惡的情感，現在聽人家讀那屍身的敘述，越發增加他嫌惡之感。喀瞿莎的生活，鼻孔裏流出來的血漿，眼眶裏突出來的眼珠，和那個屍首同喀瞿莎所做的行爲——他全覺得是同一次序的東西，而他現在正四面圍着這些東西。外部檢察的報告既讀畢，首席推事不由得深深嘆了一口氣，擡起頭來，希望可以完了，可是書記官竟立刻又讀起內部檢察的報告來了。

首席推事於是又垂下頭去，撐着手肘，把眼睛閉着。那個坐在南赫留道甫旁邊的商人好容易纔支持着不做噩夢，身體却不住的在那裏搖動；被告和後面的憲兵都坐着一動也不動。

內部檢查的結果發現如下：

(一)頭蓋皮已經離頭蓋骨，惟找不出血痕。

(二)頭骨中等，尚形完整。

(三)在堅硬的腦膜上面有兩個不大的黑斑點，長約四寸，腦膜本身現灰白色。

此外尚有十三條詳細的報告。後面就是助手的姓名，以及醫生的簽字和結論，結論裏說解剖時所發見，並且登在供詞上的那些腸胃及腎內的變動，大致可以證明司梅里闊夫係中毒身死，而這種毒藥是和在酒裏灌進肚腹裏去的，因為在司梅里闊夫的腹內發現巨量的酒。

那時候那個戴眼鏡的商人又微語道：『可見他是個健飲的人。』

檢察狀逾一小時始讀完，可是副檢察官彷彿還有點不滿足似的。當時首席推事對他說道：『我以爲內部化驗狀可以不必讀了。』

副檢察官嚴聲說道：『我到要請求讀這種化驗的報告呢，』讓着，並未向首席推事看望，斜倚着身體，他的口聲顯出這種要求是他的權利，為他所不能放棄的，所以如果辭絕，那末一定要做成控訴的原因。

那個長髭斜眼的推事正染着肚腹痛的病，身體覺得十分累乏，當時也對首席推事說道：『爲什麼念這個？祇是延長時間。新掃帚掃地，既是清潔不了，反倒去延長掃地的時候。』

那個戴金眼鏡的推事却未曾說話，祇看着自己，十分沉悶。却顯得果斷的樣子，他對於自己的妻子和生活並沒有什麼好的希望。

化驗狀只得又經書記官朗讀，他讀的時候，顯出一種果決的神氣，提高着嗓音，彷彿打算驅逐那襲在全場人身上的匪魔似的。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醫生某某受醫生部第六百三十八號之訓令，

（註一此係俄國諺語，喻化驗報告讀之無用處之意。）

經副醫官臨場檢查內部，所經檢查者爲：

(一)右肺及心臟(在六芬脫〔按係衡量之名〕的玻璃瓶內)

(二)胃內物(在六芬脫瓶內)

(三)胃(在六芬脫瓶內)

(四)肝及腎(在三芬脫玻璃瓶內)

(五)大腸(在六芬脫土燒瓶內)

首席推事在剛開始朗讀的時候，就僵着身體，對一個推事切切細語。後來又對那一個人說，一得兩方面肯定的回答，立刻把誦讀止住，說道：『法庭認爲讀化驗狀是無用的。』

書記官便收拾起紙張，不再往下念去；副檢察官很生氣的在那裏寫字。

首席推事說道：『諸位陪審官可以來看一看物證。』

首席陪審官和幾個陪審官立將起來，走到桌子那裏去，挨次看着戒指，玻

酒杯等類。那個商人還把戒指戴在自己手指上試了一下。

他回到自己原位上，說道：『他那隻手指，簡直像一根黃瓜似的粗大；』他說話的口聲裏彷彿要把那個受毒的商人來和自己比較，究竟那個是大富人。

第二十一章

物證已經傳觀完畢，首席推事宣告法庭審查終結，連忙一疊聲的請控訴人（即檢查官）表示意見，希望他也是個人，也願意抽煙吃飯，並且希望他能體貼衆人。但是副檢察官既不哀憐自己，更不哀憐別人。副檢察官生性是極愚的；但是竟會在中學校裏畢業，取得一個金勳章，又在大學裏因為依據羅馬法著了一篇關於奴隸的論文，還得着獎金，所以他就養成一種自信，自滿的態度，這樣態度在婦女面前很能幫助他的成功，因此却十分愚笨。當首席推事許他說話的時候，他慢慢立將起來，顯出一種威嚴的態度，把兩手放在辦

公桌上，微側着腦袋，先四圍望了大廳一下，却避着被告們的眼光，開始說道：『諸位陪審官，顯在你們面前的那個案件可以算是一種重要的犯罪……』

副檢察官這一次發言是在讀檢察報告時候預備好的。

據他的意見，凡檢察官的發言應該有一種社會的意義，同成名的律師所說的演說一般。雖然傍聽席中祇坐着三個婦人：一個是女裁縫，第二個是廚婦，第三個是西蒙的姊姊，還有一個男子是車夫；但是這個是沒有重要關係的。所以這段名論也就說起來了。副檢察官的規則在於永遠站在自己地位上面，那就是洞察犯罪的心理意義，並且暴露社會的惡疾。

『諸位陪審官，你們自能看出這件案子是近世紀末最特別的犯罪，可以現出現社會分子腐敗的，悲慘的現象，而這種社會是處在這種「進步」的沸熱的光線底下的……』

副檢察官說得很長久，一方面竭力憶念他所想得出來的聰明事情，他方

面又竭力嘴不停語，使那演說能連續不斷的經過一小時又一刻鐘。他祇有一次停住話，嚥着唾液，立刻就改正過來，用熱烈的巧語遮掩這種遲延的態度。他一會兒用柔緩，巧妙的聲音來說話，腳跨前一步，望着陪審官；一會兒用老練的輕聲說出來，還看着自己的簿子；一會兒用洪大的，譴責的聲音說着，有時向傍聽席望着，有時向陪審官望着。祇有被告，他却連一次都未曾看過，但是被告却不住的用眼睛釘着他不住。他演說裏引證甚多，以表示他學問的淵博。他的演說裏提到遺傳，天性的罪惡，朗勃洛查（註一）泰爾特（註二）進化生存競爭，催眠術，引誘，莎爾闊（註三）頽廢派等等名詞。

（註一）朗勃洛查（Lombroso）生於一八三六年，為德國著名醫學大家，迭在各大學作病理學教授。他生平著作絕多，大半講到犯罪心理學上的問題。他以為犯罪的原因全繫於罪人遺傳所得身體之氣質，他竭力對於自己的學說加以繁博的引證。

（註二）泰爾特（Tarde）為法國人，是社會哲學界裏的思想家，生於一八四三年，習法學，為

據副檢察官的意思，商人司梅里濶夫是一個有力的，不可撼動的俄國人，他的天性十分廣濶，也就因為他的信力和氣量都極宏大，所以被淫蕩的人所謀害，以致犧牲自己的性命。

〔法國學院] (Le college de France) 教授，及法政大學院之會員。他的社會學說，視模倣爲社會生活的根本，雖其言論未免過偏，但在當時頗爲盛行，而爲研究社會抽象現象有益之資料。他的著作有比較犯罪學，模倣律，刑事哲學，社會論理學，社會心理學之研究，社會學論文集等書。

(註三) 莎爾闊 (Charcot) (1825-1893) 爲法國著名醫生，以醫治慢性病，衰老病，神經病等稱於世。一八七三年，莎氏被任爲巴黎醫科大學病理解剖學教授，及一八八二年復爲之特設一神經病學講座。各種精神病均經莎氏用解剖實驗的方法加以精細的研究。其著作有慢性肺炎病，神經病學講義 (在薩爾彼羅 Salpêtrière 所演講者) 等書。莎氏且尙在醫學雜誌及病態及常態心理雜誌充當編輯云。

西蒙，喀其金是農奴制度下所傳留的產物，是愚鈍的人，沒有學問，沒有理性，也沒有宗教。葉菲米，鮑慈柯娃是西蒙的情人，遺傳的犧牲者。他能顯出那種變性的徵兆。至於這次犯罪的重要動機就是瑪司洛娃，那是個頹廢的現象的代表。當時副檢察官並未正眼看着瑪司洛娃，却說道：「這個婦人是受過教育的，——這個我們看她的女主所供之詞便能知道。她不但能讀能寫法國話，並且還能說；她是個孤兒，受胎之時已得了犯罪的遺傳性，旋在有智識的紳士家裏養成依誠潔的勞力為生活；但是她竟拋棄自己的恩人，耽於嗜好和情慾，而為求滿足這種嗜好和情慾起見，竟墮落在妓院裏面，而用自己的學問來出賣自己的貨物，又用那祕密的，新近纔發現的科學，即莎爾澗的學說，藉誘惑之名以著名的性質來勾引別人。她既用這種性質統轄了俄國的富人，而得他們的信仰，遂擅意胡為，始以偷竊，繼即殘狠的殺人家的性命。」

首席推事聽到這裏，不由得俯身向着那個嚴正態度的推事，含笑說道：「他這些話全是錯誤的。」

那個推事答道：「真是蠢才。」

副檢察官彎曲着細腰，又說起來道：「諸位陪審官，這幾人的命運在你們權力底下，而社會的運命，因為受着你們判決的影響，也就繫在諸位身上。諸位應該認定這個罪案的意義，應該看出那爲着這種病理的個人（如瑪司洛娃）而社會所受的危險，應該防止他的傳染，應該保護社會中誠潔，堅定的分子，以抵擋其傳染，防止其損害。」

副檢察官說到這裏，詞鋒已窮，隨即得意洋洋的坐在椅上，彷彿自己覺得他這種演說是很重要似的。

他演說的意思，除去巧言花語以外，就是決定瑪司洛娃施催眠術於商人，以獲得他的信用，便帶着鑰匙，到旅館裏去取錢，本打算自己把所有錢全都

奪去，後來爲西蒙與葉菲米兩人所獲，就由他們三人共同分贓。以後她爲隱藏自己犯罪的痕跡起見，又同商人走到旅館裏來，把他毒死。

副檢察官演說既終，一個穿着禮服的中年人，胸間貼着一件漿硬的白色襯衫，從律師席上立起來，大聲發言，爲喀其金和鮑慈柯娃兩人辯護。那就是他們兩人用三百盧布雇來的律師。他極力爲他們洗刷，把所有的罪全歸在瑪司洛娃一人身上。

他力駁瑪司洛娃的供詞，說當她取錢的時候，鮑慈柯娃和喀其金也在一塊兒；他主張她的供詞是無一顧之價值的。他說他們兩個勤勞誠潔的人，有時每人一天還可由住客那裏取得兩三個盧布，那末二千五百盧布的積蓄也是可能的事情。所以商人的錢是瑪司洛娃偷去的，不知道把銀錢交給那個人，也許已經丟失都未可知，因爲她那時候正在洪醉。並且毒藥也是瑪司洛娃一個人下的。

所以他請求陪審官認略其金和鮑慈柯娃於偷錢爲無罪；即使他們認那兩人爲犯偷竊罪，但是決不與毒殺有關，並且也不是出於故意的。

最末他表示對於副檢察官的意見異常贊成，不過他對於「遺傳」的一番議論雖然講得是「遺傳」的學問上的問題，可是不大能包括盡，因爲鮑慈柯娃也是不識父母的女兒。

副檢察官彷彿很生氣似的露着牙齒，在紙上寫些甚麼字，聳着一雙肩膀，帶着又藐視又驚奇的模樣。

以後瑪司洛娃的律師立將起來，露出膽怯的樣子，口吃着說起辯護詞來。他並不否認瑪司洛娃參加偷錢一層，僅主張她並沒有毒害司梅里濶夫的意思，給他藥末吃，也不過是使他快些睡熟的意思。他也想演說一下，便講到瑪司洛娃爲男子所勾引，以致墮落，但是那些男子却一點也不會受罰，而她的反應受着自己墮落的痛苦；這種涉及心理範圍的說法他簡直說不完全，並

且大家聽着也都不好意思。當他談鋒牽涉到男子的殘忍和婦女的無助的時候，首席推事阻止他，請他就他實事方面發言，以便減少他的話頭。

以後那個副檢察官又立起來，辯護自己對於遺傳的論點，以反對第一個辯護人。他說如果鮑慈柯娃是不識父母的女兒，那末遺傳學說的真實並不能因此有所破滅，因為遺傳的法則是建立在科學上面的，我們不但能夠由遺傳裏推出犯罪，還能從犯罪裏推出遺傳。至於那位辯護人說瑪司洛娃爲受那想像的男子的誘惑，遂致墮落，其實查考所有證據，不如說她引誘別人，致在她手下的人受他的犧牲。說完這段話，他重復坐下去，露着得勝的態度。以後首席推事請被告自己發言辯護。

葉菲米，鮑慈柯娃重言：她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情，並沒有什麼參加，還是堅持着把所有罪案都推在瑪司洛娃身上。西蒙祇把一句話重複了幾遍：『聽你們的自由罷，不過我總是沒有罪的。』

瑪司洛娃却一句話也不說。首席推事當時請她自行辯護，她祇擡起眼睛來，四圍望了一下，彷彿就擒之獸一般，又立刻垂下眼去，苦嘆一聲，潸泣起來。南赫留道甫忽然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坐在榜邊的那個商人一聽見這種聲音，不由得問道：『你怎麼了？』這種聲音是極力掩住的嗚咽聲音。

南赫留道甫還一點也不明白自己現在所處地位的意義，那制不住的嗚咽，和奪眶而生的眼淚，越顯得他神經的衰弱。他便戴上眼鏡，以作遮掩之計，後來又取了一塊手巾，偷偷拭淚。

他極恐怕廳內衆人都已知道他的行爲，未免欲蓋彌彰，於是他內心所生的工作竟爲一種恐受羞辱的心所掩塞。這種恐怖心他在那時是極盛的。

第二十一章

被告的辯詞說完後，首席推事又同兩個推事商議設定問題的形式，商議了許久，纔把問題定好。當時首席推事又把這件案子的概要敘述起來。

在說到事實以前，他還和顏悅色的對那些陪審官講解，說搶劫是搶劫，偷竊是偷竊，偷關着的箱子和偷不關着的箱子都有不同的地方。他講解了這一段道理，便看着南赫留道甫，彷彿特別希望他能明白他的意思，而給自己的同事講述一下。以後他覺得那些陪審官已經能夠明白這個真理，便又傳佈他別種真理，彷彿說凡能致人死的行爲謂之殺害，——所以毒害也是殺害。當這個真理，據他的意思，已能爲陪審官所了解的時候，他又講解說如果偷竊和殺害成在一塊，則犯罪的主體就是偷竊和殺害。

他雖然自己願意把這件事情趕快辦完，雖然那個瑞士婦人正等待着，他竟把這種職業弄得太熟了，所以剛一說話，就停止不住；於是他就仔細教訓那些陪審官，說如果他們認被告爲有罪，那末就有承認他們爲罪人之權；如果認被告爲無罪，那末就有承認他們爲無罪之權；如果認他於這件事情有罪，而於那件事情爲無罪，那末祇能認他於這件事情有罪，而於那件事情

無罪。以後他又解釋說，雖然這種權利已付與他們；但是他們應該用理性去享用他。他又說到如果他們對於所設的問題有肯定的回答，那末他們認所有在問題裏所設的是這種回答；如果他們不承認所有在問題裏所設的事情，那末應該保留那所不承認的事情。他正打算把這個題目詳加解釋，可是一看鐘，纔知道已經是二點五十五分，便決定立刻把談鋒移到事實上去。

他開始說道：「這件案子的事實是這樣的……」以下他所說的話都和那些律師，副檢察官，證人等所說的話相重複。

首席推事在那裏說着，傍邊那兩個推事在那裏聽着，帶着一種深思遠慮的神氣，有時還看着手錶，雖然都覺得這篇演說很好，却總嫌他太長。副檢察官也是這樣意見，就連法庭人員和傍聽人也都是同一的意見。後來首席推事把案件概要說完了。

人家以爲他什麼話都說完了。但是首席推事還捨不得和自己說話的權

利相離——他最愛聽自己那種教訓人的聲音，——還想說幾句話，提起所予於陪審官的權利的重要；他以為他們應該謹慎並且注意去享受這種權利，不要因之發生弊端，又說他們已經發過誓，他們是社會的良心，並且說會議室的祕密應該是神聖的。

首席推事一說話時，瑪司洛娃就目不轉睛的看着他，惟恐失去一句話，所以南赫留道甫也就不怕和她兩眼相遇，不住的在那裏望着她。那時候他的想像裏已經發生着平常的現象，使久不相見的情人的臉，起初覺得外部的變更十分利害，不由得有點驚愕，以後就看得和多年前所見的一般，發生的變更早已消滅，而在精神的眼睛面前祇發出一種特別的，精神體的重要素現。南赫留道甫心裏所起的現象就是這樣。

不錯，雖然穿的是囚服，身體已經肥胖，胸脯已經凸高，面部已經廣闊，額上鬢邊已露皺紋，可是還是復活節晚上用戀愛的，笑樂的眼睛從下到上，看着

她所愛的人的那個喀瞿莎，這是無疑的呀。

南赫留道甫那時候自己思想道：『那真是一樁奇事，這件案子恰巧當我輪着做陪審官的時候便會出現；我十年來未曾見過她一次，今忽然在這邊被告席上相見！唉，這個事情怎樣了結呢？快一點罷，快一點罷！』

他總還不肯降服着內心所生懺悔的情感。他設想這是偶然的事情，可以隨便經過，不破壞他的生活。他覺得自己所處地位，彷彿一隻小狗在室內犯了一件壞事，當時經他的主人拉着頭頸，把鼻子推在他所成的不潔物上面。小狗那時候吠叫着，往後退着，想遠避自己所做的壞事，並且加以遺忘；但是那個不肯讓步的主人竟不放他走。南赫留道甫也覺得他所做的惡事，覺得主人有力的手，但總不明白他所做事情的意義，不承認那個主人。他總打算不信那現在他面前的是他的事情。但是暗中有一隻不肯饒恕人的手拉住他，他也就覺得自己避不過去。那時候他還鼓着勇氣，依着習慣翹着雙腿，優

慢的弄自己的眼鏡，坐在第一排第二隻椅上，帶着一種自信的姿勢，可是在心靈深處，他已經覺出自己這種行為，和幾年來淫蕩，奢侈，自滿的生活的殘忍，卑賤，污穢；那個當時稱為怪物的可怕的幕布，十年來隱蓋着他那種犯罪行為，和他所有以後的生活，到現在已經在那裏動搖，眼見得要看見幕中了！

第二十三章

首席推事把演說講完，露出威嚴的態度，把問題紙取起來，叫首席陪審官過來交給他。陪審官個個都立起身來，喜歡能夠走出去了，却異常懷慚，因為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便魚貫着走進會議室裏去。門一開，一個憲兵就走到那裏去，把佩刀從鞘裏拔出來，放在肩上，站立在門傍。推事們也都立起來，走出去了。被告等也全被帶走。

陪審官一走進會議室，和原先一般，第一件事情就是吸煙。他們坐在大廳裏陪審官席上所感着自己地位的不自然和虛假，等他們一走進會議室抽

煙的時候，早就消滅了；他們散坐在屋內，個個心裏都發出一種輕快的情感，便起了熱鬧的談話。

那個心善的商人說道：『那個姑娘並沒有錯，她是受了人家的誘惑，應該加以寬免。』

首席陪審官抗言道：『我們現在是在那裏裁判人；我們不應該順從自己私人的印感。』

大佐說道：『首席推事後面那段概要講得很好。』

『唔，好呀！我幾乎不睡熟了。』

那個猶太式的總管說道：『最重要的關節，就是如果瑪司洛娃不同僕役們串通，不能知道銀錢之所在。』

內中有一個人問道：『據你的意思，錢是她偷的麼？』

善心的商人喊道：『那個我一點也不信！全是那個紅眼睛的魔鬼做出來』

的事情。」

大佐說道：「全都很好。」

「不過她會說過她沒有進房去過。」

「你去相信她罷。這樣的惡婦，我永世也不信她的話。」

總管說道：「這個不能不使你不信呀。」

「鑰匙是在她手裏的。」

商人抗言道：「什麼，什麼在她手裏？」

「但是戒指呢？」

商人嚷道：「這個她已經說了。那個商人性質是極特別的，又喝醉了酒，便把她頂撞了。自然以後十分憐惜他。便說，不要哭了！把戒指送給你罷。」

彼得，蓋拉西瑪維奇插言道：「事情不是這樣的。現在祇有一個問題：就是引誘並且圖謀這件事情的人是她，還是僕役？」

『僕役一個人不會做，因為鑰匙在那個女人手裏。』

不相連續的談話引得十分長久。後來首席陪審官纔說道：『諸位先生，請圍坐在桌邊，討論一下；』說着，他自己坐在主席座位上去。

那個總管堅持着定見，說瑪司洛娃是重要罪犯，便講起一個妓女在並樹道上偷竊他朋友的錢的事情，以證實他的意見，至終說道：『這些妓女個個是惡婦。』

大佐那時候也講起一件比較使人驚愕的事件，就是偷銀火壺的事情。

主席耐將不住，便用鉛筆在桌上輕輕打着，說道：『諸位先生，請你們按着問題談話罷。』

大家這纔靜默下來。審查的問題共有以下四種：

(一) 克拉品文縣，鮑爾喀村農人西蒙，彼得洛甫，喀其金，年三十三歲，被控於一八八三年正月十七日謀害商人司梅里關夫，意圖謀害，遂與他人協議，以

毒藥置葡萄酒內飲之致死，竊去二千五百餘盧布及寶石鑽戒一只，這件事情應當有罪麼？

(二)鄉婦葉菲米，伊溫諾夫納，鮑慈柯娃，年四十三歲，對於上述罪案有罪麼？
(三)鄉婦葉卡答隣，米海洛娃，瑪司洛娃，年二十七歲，對於第一問題所述的罪案有罪麼？

(四)如果被告葉菲米，鮑慈柯娃對於第一問題並沒有罪，則對於被告於一八八：年正月十七日當其在瑪佛利泰納旅館裏服務時，偷入旅客司梅里闊夫的房內，從閉鎖着的箱內偷去二千五百盧布，而這個箱子是用自己取來的鑰匙開的，對於這件事情被告沒有罪麼？

主席先讀了第一個問題，便問道：「唔，諸位先生，怎麼樣？」

對於這個問題大家回答得很快。所有人都承認喀其金於謀害及劫財二層都已加入，所以一定是有罪的。不承認喀其金有罪的祇有老工人一人，那

個人對於所有問題都主張爲罪人開脫。

主席以爲他還不明白，便講給他聽，說所有事情全已明顯無疑，可以決定喀其金和瑪司洛娃是有罪的；那個老工人却回答說他明白這個意思，不過總看他們十分可憐。他說道：「我們自己也不是聖人；」所以他終堅持着自己的主張。

第二個關於鮑慈柯娃的問題講解並且議論了許多時候，纔回答說「沒有罪」，因爲對於她參加謀害一事，至終沒有明顯的證據，這是她的律師所藉以辯護的特別要點。

那個商人存心要使瑪司洛娃脫罪，所以主張鮑慈柯娃是全案的主謀人犯。許多陪審官都贊成他的意見；主席是顧全法律的人，他說認她於謀害有關，這是毫無根據的。經過許久的辯論，主席的意見竟得了勝利。

對於第四個問題，他們回答說鮑慈柯娃是「有罪的」，後來工人的主張，

加了一句：「但應從未減」的話。

第三個關於瑪司洛娃的問題引起了熱烈的辯論。主席主張她於謀害及竊財二事均屬有罪；商人不贊成。大佐、總管和工人都附和着商人——其餘諸人彷彿都有點動搖，但是以後主席的意見又佔着勝利來，實在因為所有陪審官都已疲倦，希望趕快了結，所以都趨於妥協一方面的意見，以便釋放自己出去。

接着司法檢察所得的結果，南赫留道甫又深知道瑪司洛娃之為人，所以他信瑪司洛娃於偷竊及毒害兩事都沒有罪，起初他也深信別人都會這樣承認；後來他一看——因為商人不着實的辯護，——這種辯護根據在他極喜歡瑪司洛娃的緣故，這個他自己也不加隱瞞，——因為主席竭力的反對，又因為大家的疲倦——決議竟傾於被告一方面，他心裏打算起來抗言，但是他覺得替瑪司洛娃說話總有點害怕，彷彿大家已經知道他同她的關係

似的。但是他覺得總不能聽其自然，應該起立反對執言。他的臉色倏地變紅，倏地變白，剛打算說話，忽然那個自來未曾說過話的彼得，蓋拉西瑪維奇憤於主席威嚴把持的聲音，便起來反對他，說那南赫留道甫心裏所要說的話。他說道：「你說她偷東西，因為鑰匙在他身邊，難道那個僕役不能在他以後，用相同的鑰匙開箱子麼？」

商人點頭說道：「唔，是的；唔，是的。」

「她不能夠拿錢，因為在她的地位上，她無處去用錢。」

商人又說道：「我也是這樣說啊。」

「一定是她到那裏去，使僕役們起意，便乘着機會，以後都推在她身上去。」彼得，蓋拉西瑪維奇越說越憤怒。這種憤怒心以後傳到主席，使他也因此堅持自己反對的意見；但是彼得，蓋拉西瑪維奇也很堅硬的說大多數人都同他的意見相合，承認瑪司洛娃於偷竊金錢和戒指一事並未參加，而這個

戒指是人家送給她的。以後談鋒一到她會否參加謀害的問題，又是那個熱心的辯護人，商人，說應該認她爲無罪，因爲她並沒有毒死他的必要。主席說這個不能認她爲無罪，因爲她自己承認藥末是她所給的。

商人說道：『給了，可是她以爲是鴉片。』

那個大佐說道：『就是鴉片也能把他害死；』說着，就講起他有一位舅嫂曾中過鴉片的毒，如果醫生不住得近，想着適當的方法，也早就死了。大佐講得十分得神，露出自信和傲慢的態度，顯着那種氣派，誰也插不進話去，祇有總管一人爲這個譬喻所傳染，決定插進話去，以便講述自己的歷史。

他說道：『但是有人竟生出一種習慣來，能服下四十九鴉片；我有一個親戚……』

但是大佐不讓他插下話去，繼續講述他舅嫂吞鴉片後的結果。有一個陪審官說道：『諸位先生，現在已經五點鐘了。』

主席遂對大家說道：「諸位先生，這樣罷。認她爲有罪，却沒有劫財意思，財產也並未偷竊。這樣好不好呢？」

彼得，蓋拉西瑪維奇極滿意自己的勝利，也就贊同主席的意見。

商人說道：「但須從末減。」

大家都答應了。祇有一個老工人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說道：「不，沒有罪。」
主席解釋道：「其結果還是這樣。既無劫掠的意思，又不偷竊財物，那就是沒有罪。」

商人高興着說道：「就這樣寫罷，因此她就能脫罪了。」

衆人都已疲倦，爲着辯論把腦子攪得十分昏亂，所以誰也想不到加一句說：「是，但是沒有謀害性命的意思。」

南赫留道甫心裏正異常興奮，所以未曾想到這層。答案就是這個樣子，送到法庭裏去。

拉勃萊(註一)說，律師每逢出庭辯護，在指明所有法律，並且讀完二十張法律上毫無意思的拉丁文以後，一定要請被告擲骨骰，是雙數還是單數。如果是雙數，則原告理直；如果是單數，則被告理直。

(註一)拉勃萊(Thamnis Ralain) (183-1873) 是法國著名諷刺的人文派。幼時家甚貧，父母送他到修道院去。拉氏居院中甚久，習希臘文及百科辭書，以學問淵博著稱。既長，至各國游歷，讀書益富，智識益廣。拉氏於醫學一門研究最精，一五三六年對公眾講述骨殖的學問，遂得「醫學博士」之尊號，任為某醫院之醫官。其時拉氏著小說數篇，其目的在使病人讀之得愉快之感。此種小說均表現劇烈的心靈，充滿人道的世界觀，可為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的先聲。拉氏實是在法國文藝復興時代的理想表現者呀。他的名著為巨人傳 (Les Grandes et inestimables Chroniques du grand et énorme géant Gargantua) 其外尚著有小說二篇，及法文拉丁文詩多種。(詳見蔣方震君所著歐洲文藝復興史第六十五頁，請閱者參考。)

在這裏也是這樣。這種決議的採用，並不因爲大家都同意，却因爲（第一）主席演說過久，在這裏竟忘記他所常說的話，就是「他有罪，但無殺人之意」一語；還因爲（第二）大佐把他舅嫂的歷史講得太長太闊；又因爲（第三）南赫留道甫心裏正極擾亂，竟未曾留心到加進「無殺人之意」一語，以爲「無劫財之意」一句保留語便能消滅她的罪，並且因爲（第四）彼得，蓋拉西瑪維奇當主席讀問話和答案的時候，恰巧不在室內，——最重要的是因爲（第五）大家都已疲倦，大家都願意趕快脫身，所以那個最末的決議竟很快了結，大家不加思索，遽爾同意。

諸陪審官接了一下銖。持着佩劍站立在門旁的憲兵，把佩劍插入鞘內，站將開去。推事們已經坐在原位上，陪審官魚貫着從會議室裏走出來。

首席陪審官手裏持着一張紙，臉上露出得意的態度，走到首席推事面前，交將上去。首席推事讀了一下，臉上露出驚奇的神氣，擺着手，向一個推事有

所商議。他很奇怪陪審官既保留了一句「無劫財之意」竟會不保留第二句「無殺人之意」。據陪審官的決議，其結果瑪司洛娃不偷東西，不搶東西，却去謀死人，而並無一種顯明的目的。

他便向左邊一個推事說道：「你看，他們竟會議出這樣無意識的判決。這個應該取得徒刑，但是她並沒有罪呀。」

那個威嚴的推事說道：「唔，怎麼沒有罪呢？」

「簡直沒有罪。據我看來，這是應該援用第八百十八條的時候了。第八百十八條規定謂如法庭認控告爲不正當，得廢撤陪審官之決議。」

他說罷，對那善心的推事問道：「你看怎樣？」

他並不一下即行回答，却看着放在他面前的公文上的號數，把那個號數用「三」來除，——竟除不開。他心裏想如果除得開，那末他可以贊成這件事情，後來雖然除不開，因爲他心地太善，所以也就表示贊成了。

他便說道：『我也以為這是應該的。』

首席推事對那威嚴的推事說道：『你呢？』

他很堅決的回答道：『無論如何，這是可以不必的。各報上時常說陪審官開脫罪人；現在法庭一把罪人開脫，他們不知道要說什麼話呢。所以無論如何，我不贊成。』

首席推事看了一眼錶，說道：『真可惜，但是有什麼法子呢？』說着，把審議案交給首席陪審官朗讀。

大家全立起來，首席陪審官露出躊躇局促的樣子，一面咳着嗽，一面讀那問題與答案。所有法庭人員：如書記官，律師，和檢察官，都表示驚奇的樣子。

被告們坐在那裏，並不顯得驚慌，可見他們還不大明白答案的意義。大家又坐下，首席推事問檢察官被告應得何種刑罰。

檢察官很喜歡對於瑪司洛娃竟得着意外的成功，便斷定這個成功是他

雄辯的結果，當時就調查了一下書籍，立起來說道：『西蒙，喀其金應根據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條及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條第四項處刑，葉菲米，鮑慈柯娃應根據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條處刑，葉卡德隣，瑪司洛娃應根據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條處刑。』

這幾種刑罰祇要一加援用，都是極嚴的。

於是首席推事立起來說道：『法庭暫閉，以便規定判決。』

大家全跟着他立起來，有的走出去，有的在法庭裏走着，以為好事快將了結，臉上都露輕快之色。

南赫留道甫正同首席陪審官在那裏談話；彼得，蓋拉西瑪維奇走上前去，對他說道：『我們這樣糊塗，真是慚愧。瑪司洛娃恐怕要受徒工的審判了。』

南赫留道甫並未十分留心着傍邊的說話，當時便驚問道：『你說什麼話？』

他道：『我們未曾加上「雖有罪，但無殺人之意」一語。檢察官將科以十

五年的徒刑，——這是剛纔書記官對我說的。」

主席陪審官說道：「我們就是這樣決定的呢。」

彼得，蓋拉西瑪維奇辯論着說這是很明顯的事情，因為她既不取錢，自無殺人的意思。

主席還自抗辯道：「不過我曾在議決以前把答案朗讀過一遍；却沒有一個人起來反對的。」

彼得，蓋拉西瑪維奇說道：「當時我正走出房去。但是難道你竟睡熟了麼？」

南赫留道甫道：「我是萬想不到的。」

「我們也想不到這層。」

南赫留道甫說道：「現在還可以補救。」

「唔，不能了，——現在已經完了。」

南赫留道甫便向被告們望了一下。他們的命運已快被人決定，却還不露

的坐在柵欄後面，傍邊站着幾個兵丁。瑪司洛娃正含着笑。在南赫留道甫的心靈裏忽然動着一種惡念。他以為她如能脫罪，還留在城裏居住，那末他同她的關係將陷於不決的境況；他們兩人的關係實在是很難的。至於長期的徒刑和荒僻的西伯里亞反倒能斷絕他們兩人的關係；被創之鳥在獵袋內不住的抖索，憶念起自己窘促的地位。

第二十四章

彼得，蓋拉西瑪維奇的猜度並沒有錯誤。

首席推事從會議室裏回來，手裏持着一張紙，朗讀起來：

「一八八三年四月二十八日N城地方審判廳刑事庭，據諸陪審官之決議，依刑事訴訟法第七百七十一條第三項，第七百七十六條第三項，及第七百七十七條，判決農人西蒙，喀其金，三十三歲，町人葉卡答隣，瑪司洛娃，二十七歲，剝奪公權，徒刑流遣；喀其金八年，瑪司洛娃四年，依刑事條例第二十五

條辦理。

「町人葉菲米，鮑慈柯娃——年四十三歲——剝奪公私所有權利及特權，監禁三年，依刑事條例第四十九條辦理。此案所有法庭費用，由被告平均擔負，如被告無力清償時，應由國庫償之。」

「本案物證出賣，戒指歸原告，藥瓶消毀之。」

喀其金聽着，立起身來，彷彿欠伸似的，把手指交叉在頭頸上面，不住的摸那雙頰。鮑慈柯娃顯得十分安靜。瑪司洛娃一聽見這種判決；臉兒頓時漲得發出紫紅顏色。

她忽然向着全廳喊叫道：「我沒有罪，我沒有罪！這真是罪過我沒有罪。既不願意，也不想做。老實說。老實……」沒有說完，就坐在椅上，大聲哭泣起來。當鮑慈柯娃和喀其金出去的時候，她還坐在那裏悲泣，憲兵便上前去拉她的衣裳袖兒。

南赫留道甫那時候不由得自語道：『不，這是不能聽其自然的；』那時候他完全忘掉以前的惡念，自己也不知道什麼緣故，竟忙着跑到圍廊那裏，想再看一看她。陪審官和律師們看見案件已經了結，個個都極高興，爭先走出庭去，門那裏竟有許多擁擠在一塊，南赫留道甫也只得在門傍等候了一會，等到他走到圍廊那裏，瑪司洛娃已經走得很遠了。南赫留道甫迅步追去，也不管別人家對他的注意，後來追到了，便止住步。那時候瑪司洛娃已經止哭，祇在那裏抽氣長嘆，用三角巾一端拭那滿着紅斑點的臉，竟從他身傍走過，絕不一顧。南赫留道甫等她一走過去，趕緊又回來見首席推事，但是首席推事也已走出去了，南赫留道甫在門房那裏追着他。

南赫留道甫看見他正在穿一件漂亮的大衣，還從僕役手裏接來一根銀頭手杖，趕緊就迎上去說道：『推事先生，我能够同你談一談剛纔已判決的案件麼？我是陪審官。』

首席推事說道：「啊，足下是南赫留道甫侯爵麼？很好，我們已經見過了。」說着，同他握了一下手，斗地憶起遇見南赫留道甫的那天晚上，他正很高興的在那裏跳舞，比所有在場的少年跳得都好——他當時又問道：「什麼事務要我效勞？」

南赫留道甫帶着一種痛苦黯淡的臉色，說道：「關於瑪司洛娃一事答案裏發生了誤會。她於毒藥事並無一點罪，却判決爲徒刑。」

首席推事一邊向大門那裏走去，一邊說道：「法庭是根據你們所上的答案以作判決的，雖然這種答案法庭看來，並不與事實相合，却也沒有法子啊。」那時候他一面說着，一面憶起他曾打算給陪審官們講明他們的答案如果祇有「是——無罪」一語，而不否認殺害的意思，那末竟要變成確定有意謀殺；這一段話他當時因忙着把事情了結，竟未曾說起。

「是的，但是竟不能改正錯誤麼？」

『提出上控，那總應該是可以的。但是應該到律師那裏去問一下；——說着，慢慢把帽子歪斜的戴着，依舊向門那裏走去。』

『但這是很難的了。』

『你看，瑪司洛娃本祇有兩條路可走……』他這樣說，打算同南赫留道甫顯得親密些，便一邊整理大衣領上的鬚鬚，一邊輕輕握着他的手肘，說道：『你也不要走麼？』

南赫留道甫說道：『是的；』便趕緊穿起大衣，同他走出去了。

他們走到明亮的，熱鬧的太陽地裏去，大街上車輪來往的聲浪極大，所以說話也就要提重着聲音。

首席推事提高着嗓子說道：『那種情形很特別。瑪司洛娃兩條路裏祇能走一條；或者是減輕，就是監禁，那末她從前在監裏所住的日子也算在裏面，——或者是徒刑作苦工；這兩條路沒有別一條路可循。如果加了一無謀害

之意」一語，那末她簡直可以釋放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竟容任這樣的錯誤的發生。」

首席推事笑道：「這件事情就着眼在這一點上面。」說着，就望了自己的錶一下。離克拉拉（按即彼之瑞士情婦）所定的相見期限祇有三刻鐘了。

他便說道：「你可以到律師那裏去一下，應該尋出上控的理由。這個總可以找得出來。」說罷，便又向一個馬車夫說道：「到德倭亮街去。三十個哥幣，——多一個不給。」

「老爺，請上車罷。」

「再見罷。如有所役使，我家住在德倭亮街，很容易記憶。」說着，很親藹的鞠了一躬，便上車走了。

第二十五章

同首席推事的談話，和街上新鮮的空氣，使南赫留道甫的心靈略覺平安。

他現在想他所受的情感因爲他在不習慣的情形下所過的早晨而擴大。

『這是個奇怪，並且可驚愕的遇合！應該盡我所能，以減輕她的命運，並且要從速做去。立刻做去。應該到審判廳去打聽法那林或米其杏的住址。』他憶起兩個有名的律師來。

南赫留道甫回到審判廳，脫去大衣，往樓上走去。在第一個圍廊裏他遇見了法那林。南赫留道甫便止住他，說有一件事情奉商。法那林依着他的臉和名字都認識他，當下就說他極願爲南赫留道甫効勞。

他說道：『我雖然已經累乏……但是如果時候不多，請卽把尊事說給我聽；請到這裏來罷。』

法那林便帶南赫留道甫到一間屋子裏去，大概就是某法官的辦公室。他們兩人都坐下。法那林問道：『請問，什麼事情？』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先要求你不要使任何人知道我參預這件案子。』

『唔，那是自然的。怎麼樣……』

『我現在當了陪審官，剛纔誤判一婦人受徒刑之罪，——但是這個婦人並沒有罪。這個很使我心中難受。』

南赫留道甫說到這裏，不由得臉紅起來，口吃吃不能語。

法那林看了他一眼，立刻垂將下去聽着。

他立刻就說道：『唔，怎麼樣呢？』

『既誤判一無罪之人，我打算撤消這個案件，上控到高級司法機關。』

法那林補上去說道：『那就是說到大理院去上控。』

『所以我要托你辦理此事。』

南赫留道甫打算把這件極難的事情趕快說完，所以立刻就說道：『所有關於這件案子一切費用，無論多少，我總擔任；』說罷，臉登時紅將起來。

律師暗地裏十分好笑，他那種不老練的態度，嘴裏却說道：『唔，我們以後

可訂契約。到底怎麼一件案子呢？」

南赫留道甫便把一切詳請告訴給法那林聽。律師聽罷，說道：『好，明天我把這件案子取來看一看。到了後天，——不是禮拜四，請你在下午六時到我家裏去，我給你回信。好不好？唔，現在我們走罷，我還有點調查的事情。』

南赫留道甫同他作別後，便走出去了。

同律師的談話，和他爲營救瑪司洛娃所設的各種方法，更使他安心一點。他走到街上，天氣異常美好，他極快樂的吸著春天的空氣。車夫却上前來，願爲他駕車，他却一一辭却，徒步而行；頓時一些關於喀瞿莎和他們兩人所做的行爲的一種思想和回憶圍繞在他的腦筋裏面，他心裏便又憂愁起來，看所有事物都成黯淡的神色。他自語道：『不，我以後再想這件事情罷。現在應該散散心，把痛苦的印象忘掉一點。』

那時候他斗然憶起應該到柯爾察克家裏去午餐，一看自己的錶，還不很

晚，趕得及過去吃飯。那時候傍邊正走過一輛公車。他趕緊跑過去，一跳上車。到了一個曠場上，他跳下去，找到一輛好馬車，五分鐘就到柯爾察克家裏臺階傍邊。

一個肥胖的看門人出來開門，那扇門是橡樹製的，釘着英國式的樞鈕，轉起來一點聲響都聽不見；當時那個僕人很和藹的說道：『大人，請進來罷。他們等了您半天，不見來，先自吃了，剛要打發人來請你。』

看門人就走到扶梯，向上邊按鈴。

南赫留道甫一面脫衣，一面問道：『有誰在那裏？』

看門人答道：『郭洛沙夫和米海拉，塞格維奇；除此以外，都是自己家裏的人。』

一個穿着禮服和白色手套的漂亮僕人從扶梯上往下探望了一下，就說道：『大人，請上來罷。』

南赫留道甫升上扶梯，走過闊大華美的大廳，直到飯廳裏去。飯廳裏全家都聚在一起，祇有母親，莎費，瓦西里夫納侯爵夫人一人不在那裏，她是永遠不出自己的書房的。桌子上首坐着柯爾察克老人，同他並排坐着的左邊是醫生，右邊是客人伊凡，伊凡諾維奇，郭洛沙夫，他以前做過省長，今爲某銀行董事，是柯爾察克的好友；再往下左面是密司萊特爾，媚仙的小妹的保姆，和一個四歲的小姑娘；卽媚仙的小妹右面對坐着媚仙的兄弟，中學校第六年級的學生，柯爾察克家的獨養子，名叫潘卡，因爲等候着他的考試，所以全家都還留在城裏；潘卡的傍邊坐着一個學生，是住在那裏幫助潘卡溫習功課的；再在左面是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是四十歲的老處女，是一個斯拉夫崇拜派；對面坐着米海拉，塞格維奇或叫米薩，鐵萊金，是媚仙的表弟，桌子的盡頭坐着媚仙自己，靠着她傍邊放着一付未曾動用的器具。

柯爾察克老人一看見南赫留道甫進來，一邊嘴裏嚼着食物，一邊說道：

唔，好極了。請坐，我們剛纔吃到一碟魚呢！」說着，又張着大嘴向一個肥胖巨大的僕役說道：「斯鐵彭……」隨着就把眼睛朝空座兒那裏一溜。南赫留道甫雖和柯爾察克老人很熟，並且時常相見，時常在一塊兒同食；可是今天他那個紅噴噴的臉，死僵僵的嘴唇，繫在胸前的飯單，和肥膩的頭頸，總之一句話——那張「養尊處優」的貴族容貌特別使南赫留道甫感着不快之感。

斯鐵彭一面說道：「老爺，立刻就好了。」一面向放銀器的櫥櫃裏拿出一隻大湯匙，又點頭向一個有鬚的漂亮僕人示意，當時那個僕人就整理起媚仙身傍一付未曾動過的器具，上面蓋着一件折得十分整齊的漿淨的飯單。南赫留道甫沿着食桌走了一遍，與衆人握手。他走近過去的時候，除去柯爾察克老人和婦女外，大家都立起來。其中有些人南赫留道甫素不與之交談，現在竟繞着桌子，一一握手，心裏總覺得特別的不高興，並且可笑。他先向

衆人告罪，恕他遲來，後來就坐在桌端媚仙和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中間空位上面；柯爾察克老人要求他，雖不喝酒，也要喫一點魚蝦乳腐之類。南赫留道甫想不到自己會這樣飢餓，先吃了一點油酪麪包，竟不能止住，拚命吃將起來。

郭洛沙夫說道：「唔，怎麼樣，始端破裂了麼？」——他用那守舊報紙反對陪審制法庭的口氣來譏諷他——是不是把有罪的開脫，把無罪的定罪呢？」柯爾察克侯爵素來對於自己好友的智慧和淵博異常欽折，當時也就隨和着說道：「始端破裂了……始端破裂了……」

南赫留道甫試着做一次無禮的舉動，竟不回答郭洛沙夫，連飲着剛取到的熱湯。

媚仙含笑說道：「讓他喫東西罷；」她用這個代名辭「他」字，越顯得自己和南赫留道甫親近的樣子。

郭裕沙夫便大談起某家報紙反對陪審制法庭所著論說的內容來。米海拉，塞格維奇也隨和着他，講起那家報紙別種論文的內容來。

媚仙那一天穿着十分華麗的衣裳，等着南赫留道甫喝完湯，就說道：『你大概很累，很餓了。』

『不，倒還不十分累。你呢？去看圖畫了沒有？』

『沒有，我們緩一天再去看。我們到薩拉瑪托夫家網球場去了。察司脫克魯克擊球技出衆的好。』

南赫留道甫到這裏來，原是爲着散心的；他每到這個家庭裏來，心裏常極快樂，不但因爲那種奢華的佳調能使他的情感得着愉快的印感，却還因爲無形中圍繞着他的，諂媚的，和藹的空氣。現在却不然了，所有在這家庭裏的事物他都覺得反背，——如看門人，寬扶梯，鮮花，僕役，桌上的陳設，等等他看着都不入眼。連媚仙他看着都不很自然，沒有原先那樣楚楚動人之致。他覺

得不舒服的是郭洛沙夫那種自信，卑陋，自由的聲音，是柯爾察克老人那副蠢牛似的臉容，是斯拉夫派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的法文字句，是保姆和助讀教員困窘愁慮的臉，尤其是媚仙說起他時所說的代名詞「他」……南赫留道甫對於媚仙時常搖動在兩種關係之間：每逢把眼睛微閉着，或者在月光底下，看望媚仙，便覺得她美好，聰明，自然……忽然在鮮明的太陽光底下他就看見，不能不看見她身上所有的缺點。今天他所看的就是這樣。他看見他臉上的皺紋，並且看出她的頭髮怎樣蓬亂，看出她的手肘怎樣尖銳，看見她大手指的寬爪，又憶起她父親同樣的手爪。

郭洛沙夫講到網球一節，就說道：「那真是極厭悶的遊戲。最快樂的就是我們幼時所遊戲的大球戲。」

媚仙抗言道：「不，你還不懂這種遊戲的真趣。這是「極」能引人的呀！」她說到「極」一字發音十分不自然，南赫留道甫在傍邊聽得十分清楚。

於是兩方面就辯論起來。米海拉，塞格維奇和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兩人也都加入辯論。祇有保姆，助讀教員，和孩子們們默着聲不說話，露出十分厭悶的神氣。

一會兒柯爾察克老人哈哈大笑起來，說道：『你們永遠是要拌嘴呀！』說着，就把飯單從坎肩裏抽出來，推着椅子，僕人立刻過來端去，他便立起來了。大家都隨着站立起來，走到小桌那裏，桌上放着漱口盃和香溫水，把嘴漱完，有的人還繼續着誰都不大覺得有趣的談話。

媚仙的意見以爲在遊戲裏最能看出各人特別的性質；她當時就對南赫留道甫說道：『對不對呢？』她想引起南赫留道甫贊助她的意見；後來覺出他臉上有一種威嚴並斥責的態度，她不由得有點害怕，便願意知道這種態度之所由來。

南赫留道甫答道：『我實在不知道，我從未想到這件事情。』

媚仙問道：『你要到家母那裏去麼？』

南赫留道甫一面取着煙捲，一面說道：『去，去；』聽那種聲音，簡直顯明的說他並不願意去。

她不由得嘿着聲看着他，露出疑問的神氣；他也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他自己想道：『真是說，我不應該走到人家那裏去，惹起人家的煩惱；』想到這裏，竭力做出恭謹的神氣，說如果侯爵夫人能夠接待，他是極樂意去見她的。

『是，是，家母很喜歡你去。你也能够在那裏抽煙。伊凡，伊凡諾維奇也在那裏呢。』

主婦莎費，瓦西里夫納侯爵夫人是個躺臥的婦人。她在客人面前躺着已經有八年之久，身上蓋着絨帶和繡衣，傍列金銀器，象牙器，漆器，及花朵之類，她什麼地方都不去，却祇愛接待自己的好友，就可以說，據他的意思有出衆之才具的人。南赫留道甫也在她好友之列，因為他以聰明的青年著稱，因為

他母親同她是好朋友，又因為媚仙如能嫁給他，那是更好的了。

侯爵夫人的屋子正在大小兩客廳的後面。媚仙在前面走着，後面南赫留道甫跟着；走到大客廳那裏，媚仙忽然很堅決的止住脚步，一面執着金色的椅背，一面看着他。

媚仙很願意出嫁，南赫留道甫是她所想嫁的丈夫。她很愛他，她自己慣作一種思想，彷彿說她是她的，她並不是他的，却是他是她的，所以她要用一種無意識，却極固執的狡猾行爲——這是精神病人常有的現象——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現在她同他談話，是打算引他把自己的心境講述一下。當時她就說道：『我看你一定遇見什麼事情了。』

他憶起在法庭裏相遇的情形，不由得皺着眉頭，漲紅着臉。

他願意做一個信實的人，當時就說道：『不錯，遇見了一件奇怪的，特別的，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你不能够說麼？』

『我現在不能說。不如不說的好。這件事情一發生，我還未曾仔細想過呢！』說着，臉越發紅起來了。

媚仙說道：『你連對我也不說麼？』她臉上的青筋已在顫動，把手內所持的小椅挪移了一步。

他答道：『不，我不能；』他覺得他一邊這樣回答她，一邊也這樣回答自己，——他承認他實在發生了一件極重要的事情。

『唔，那末我們去罷；』說着；她搖着頭，彷彿要驅逐那無用的思想，便邁步向前，走得比尋常迅速。

他看出她極不自然的咬緊着嘴，忍着眼淚。他惹她生氣，自己覺得異常慚愧，異常苦痛，但是他知道那微小的軟弱正要紮縛他，殘殺他。現在他極怕這件事情，便嘿着聲同她走到侯爵夫人的書房裏去。

第二十六章

侯爵夫人莎費，瓦西里夫納午餐方終；她所食異常豐美，並且滋養；她喜歡一個人獨吃，吃的時候不許一個人在傍邊看她。臥床傍邊放着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一杯咖啡；她正吸着紙煙。她身段極瘦，却極長，頭髮自幼就是黑的，牙齒很長，眼睛又大又黑。

人家說她同醫生有一點壞關係。南赫留道甫起先對於這件事情並不十分經意。現在他不但憶想起來，竟看見醫生坐在她傍邊，頭髮十分光澤美觀，他不由得異常厭惡。

郭洛沙夫也坐在莎費，瓦西里夫納房內桌傍一張又低又軟的椅子上面，在那裏攪和咖啡。桌上還放着一杯里古兒酒。(註一)

媚仙同着南赫留道甫走到母親那裏，却並未留在房內。當時她就對南赫

(註一)里古兒(Liquor)爲酒名，味香甜。

留道甫說道：「母親如果困倦，要趕你的時候，請你到我那裏去。」她說話的那種聲音彷彿竭力顯出他們兩人中間並無若何芥蒂發生。她一邊高興的笑着，一邊走將出去，在厚地氈上走着，並不聽見一點聲息。

侯爵夫人說道：「唔，我友，祝你安好，請坐，談一談；——她說話時候，發出一種假裝的，却極和自然相做的微笑，露着兩排美麗的長牙，這兩排長牙製得十分精工，真彷彿真的一般。——『有人對我說你從法庭出來後心緒十分惡劣。我想這個一定有爲人的良心上難堪的事情，——他說這句話用的是法國話。』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錯，這是實在的。時常覺得自己……覺得自己沒有裁判人的權利……」

夫人時常喜歡對她同談的人巧作諛語，當時她彷彿爲南赫留道甫那句話的真誠所感動，便叫喊道：「這是實在的話！」

後來她又說道：『唔，你的畫圖怎麼樣？我很喜歡這門圖畫。如果我不病，也早就到你府上去了。』

南赫留道甫答道：『我已經完全棄去不顧了；』言時，態度異常嚴澀，那時候他越發現出她那些諛詞的不真實，和她所遮蓋着的衰老。他怎麼也不能支配自己，做那有禮貌的人。

侯爵夫人對郭洛沙夫說道：『那是無用的！你知道，萊賓（註二）自己都對我

（註二）萊賓（I. B. Repin）爲俄國著名美術家，歷史的畫家和描像家，生於一八四四年。

自十三歲起卽習圖畫，及長，入美術學校，其藝益進。其時作約甫及其友及耶爾女之復活二畫，竟獲金質之獎章。一八七〇年萊氏游歷伏爾喀河，秀美的風景頗以極深刻的印象，可於當時所作舵工二畫中見之。此畫中於羣衆及批評界之印象頗大，遂立卽將此畫之作者置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偉大美術家之林。萊氏是有偉大的天才，自由的筆鋒，在俄國藝術史上自能佔得極高的位置。他的作品裏還富有隱刺的

說他指南赫留道甫有極大的天才呢。」

南赫留道甫皺着眉，心裏尋思：「他說這樣謊話，怎麼會不害羞。」

後來夫人相信南赫留道甫心緒實在不佳，不能夠引起他有趣味並且聰明的談話，便對郭洛沙夫問起他對於近代戲劇的意見，推測她問話的用意，彷彿郭洛沙夫的意見應該能解決所有的疑團，這個意見的每一句話應當能垂諸萬世而不朽。郭洛沙夫對於戲劇痛加非難，因此就表示自己對於藝術的意見來。夫人很感動他言論的真實，屢次打算爲戲劇的作者辯護，却立刻降服下去，或者尋出中立的意見。南赫留道甫看着，聽着；可是所看所聽

性質，試畫「真十字架行」一畫，極意描寫拜神徒可笑的行徑，便可斷定作者諷刺的才能如何的偉大。一八七三年萊氏游巴黎，藝術的產品益行豐富並且精進，遂得爲大學院之會員。其作品中最佳者爲「逮捕」，「久不等待」，「新兵之運送」，「鐘表店前之孩童」等作品。萊氏又喜畫照像，托爾斯泰的肖像，萊氏亦曾爲之描畫多種云。

的並不是在他面前放着的人物。

他聽着莎費、瓦西里夫納和郭洛沙夫的話，第一層看出莎費、瓦西里夫納和郭洛沙夫兩人都並未研究什麼戲劇，如果他們在那裏說話，那末所說的祇是爲飯後適應生理的需要起見，運動舌頭和嗓子的筋肉罷了。第二層他看出郭洛沙夫喝着燒酒，葡萄酒和里古兒酒，未免有點醉意，可是他的酒醉並不和尋常不大喝酒的農人一般，却和那些喝酒成了習慣的人喝醉時一般。他並不四處傾斜着，也不說醉話，却處在不正當，並且極自滿的狀態底下。第三層他看出侯爵夫人在談話中間屢次望着那扇窗，露出極不安的神氣，因爲太陽的一條斜光正從窗裏射進來，射在她身上，明顯的照出她衰老的容顏。

她一邊贊成郭洛沙夫所發表的意見，說道：『這是很對的；』一邊按着牀榜牆上的電鈴紐。

那個時候醫生立將起來，彷彿自家人似的，一句話也不說，逕自走出去了。夫人一面繼續談着話，一面目送他走去。

一個漂亮的僕人應聲進來，夫人用眼睛指着窗帷，說道：『菲立布，請你把這個窗帷放下來罷。』

夫人一邊說道：『不，無論你怎麼說，他裏面有一種神祕的氣味，沒有神祕就沒有詩曲；』一邊用一隻黑眼很生氣的監察着那個僕人垂放窗帷的行動。

她慘笑着說道：『無詩曲的神祕主義是迷信，無神祕主義的詩曲是散文；』說着，還目不轉睛的望着那個僕人整理窗帷。

當時她很悲痛的說道：『菲立布，不要放這個窗帷，放那個大窗上的；』說着這句話，她彷彿覺得太費勁了，不由得異常懊悔，立刻用一隻帶着好幾隻戒指的手把香煙放在嘴裏，彷彿藉以慰藉自己的意思。

寬胸，健壯的美少年菲立布輕輕鞠了一躬，彷彿告罪的樣子，便移步向前，走到別一個窗戶那裏去，一邊很謹慎的，看着侯爵夫人，一邊把窗帷整理好，不使一根光線中在夫人身上。但是他做得又不合適，那個生氣的莎費，瓦西里夫納又要打斷自己論神祕主義的話，指導那糊塗冒失的菲立布。一剎那間菲立布的眼睛裏已經滿着火光了。

南赫留道甫觀察着這種遊戲的事情，心裏面想道：『你要做什麼，心裏老不如意。』但是那個美人和力士竟竭力遮蓋着自己那種忍耐不住的態度，很安甯的奉行着那個疲乏、無力、虛偽的侯爵夫人所分咐的事情。

郭洛沙夫騎在低沙發上面，用一雙睡眼看着侯爵夫人，說道：『在達爾文的學說裏大概有一大部分是真實的。』

他們兩人不斷的在那裏談話，可是南赫留道甫竟不插進去一句話；侯爵夫人忍不住了，只得問他道：『你相信遺傳說麼？』

南赫留道甫說道：『相信遺傳說？不，我不信。』可是在說話的時候他的想像裏不知何故竟發生着許多奇怪的形象。僕人菲立布他想像是一個畫像獵人，郭洛沙夫他想像是一個裸露的人，肚腹和西瓜一般大，頭是禿的，兩手沒有筋力和蔓藤一般。他又想像莎費，瓦西里夫納披着絲巾的肩膀十分難看；但是這種想像是很可怕的，他竭力打算把他驅逐掉。

莎費，瓦西里夫納向他看了一眼，說道：『大概媚仙正等着你呢。趕快到她那裏去，她願意給你奏蘇門（註三）的新曲……這是很有趣味的。』

（註三）蘇門（R. Schumanns）（1810-1856）為德國著名之編樂家。幼時即嗜好音樂，初入大學習政法，不成；遂轉入他大學，專習音樂，其天才始大露。奏鋼琴頗嫺熟，時人稱之。乃一手指忽麻痺不能動，奏音樂之技於是乎大窮。氏乃奮力為音樂本身之研究，終以音樂家而轉為編樂家。陸續所著樂曲頗多；每一曲出，一時風行，爭先傳習。其後游歷外國，見識既廣，作品自趨於精。雖其作品所含浪漫之色彩極重，但至今談德國音樂之

南赫留道甫心裏尋思道：『她怎麼也不願意奏琴。她總在那裏說謊話。』想着，就立起來，和侯爵夫人握手告別。

在客室裏他同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相遇，當時她就用法語說道：『我陪審官的職務很使你感出許多不快活的影響。』

南赫留道甫答道：『是的，請你恕我，我今天心神不大安寧，所以引起別人不少的煩悶。』

『爲什麼你心神不寧呢？』

他一邊尋找自己的帽子，一邊說道：『請你不要讓我說什麼緣故。』

『記得你會說過，應該永遠說真話，所以你那時候對於所有人都說這種殘忍的真話。爲什麼現在你不願意說呢？』說到這裏，正看見媚仙走過來，就對她說道：『媚仙，你記得不記得？』

佳品，仍當推蘇氏之所作，則自有其不朽者在。

南赫留道甫露着嚴正的態度，說道：『因為那不過是遊戲。遊戲是可以的，其實我們——我是很壞的，簡直一句真話都不能說。』

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彷彿未曾留心南赫留道甫嚴正的態度，還用嬉笑的口氣說道：『你不要改正，不如說我們怎麼壞法。』

媚仙道：『承認自己心神不寧，那是再壞也沒有的了。我永不自己承認這個，所以我永遠是很快樂的。還是到我那裏去罷。我們竭力給你趕去那種惡劣的心緒。』

南赫留道甫當時所受的情感，正彷彿一匹馬被人撫循着，以便套上一隻腳口，並且駕在車上時所感受的一般。但是他現在正極不願意駕車就道。所以他只得告罪，說他就要回家去。離開的時候，媚仙拉着他的手，許久不肯釋放。當時她說道：『你須記得，那個你所認為重要的事情，你的朋友也認為重要。你明天來麼？』

南赫留道甫說道：『也許要來；』那時候他覺得異常慚愧，不知道爲自己還是爲她，頓時臉紅起來，趕緊走出去了。

南赫留道甫既走，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就說道：『這是怎麼會事？這真叫我憂慮。我一定要仔細打聽一下。一定是純粹關於愛情的事情：恐怕要惹起我那媚仙的惱怒。』

媚仙打算說這也許是一件情場的密事，但是並沒有說出來，臉色已變成灰白，垂着眼睛看着自己，神色大異；可是她還不願意說出那句喪氣的話，祇對卡答隣，阿律克謝夫納說道：『我們每人的態度有好的日子，也有壞的日子。』

她想到：『難道他在騙人麼？在所有這些所生事情以後，他的意思實在不大妥當。』

如果要媚仙講出「在所有這些所生事情以後」那句話含着什麼意思，

也竟不能說得一定，但是她無疑的知道他不但能引起她的希望，並且簡直給她一種信念。這些話語，眼勢，笑容，譏諷，靜默的態度，都沒有一定的標準。但是她總以為他是她的，所以丟失他，那是她極難堪的事情啊。

第二十七章

南赫留道甫步行回家，在熟識的道上走着，心裏尋思道：『真慚愧，真惡毒，真惡毒，真慚愧。』他同媚仙說話時所受痛苦的情感到現在還未磨滅。他覺得他對於媚仙的行爲還極正當；他既沒有對她說過什麼受束縛的話，也未向她求過婚；但是按着良心，他覺得兩人已同被縛着，並且已經約好，不過他却覺得他不能夠娶她。他一想他同媚仙和所有人的關係，不由得喃喃說道：『真慚愧，真惡毒，真惡毒，真慚愧。』等到他走上自己家裏，重又說道：『真是惡毒，並且慚愧呀。』

僕人郭爾納跟着他走進餐室，室裏已經預備着器具和茶；當時南赫留道

甫對那僕人說道：『我不吃飯了。你走罷。』

『噓』——郭爾納應了一聲，却還不走，在那裏收拾食桌。南赫留道甫看着郭爾納，感出一種不喜的情感。他願意所有人都離開他，他自己要獨處一室，可是大家竟故意黏附在他身上。後來郭爾納走了，南赫留道甫走到火壺那邊去倒一杯茶，忽然聽見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的腳步聲音，因為他不願意見她，所以急忙走進客室裏去，把門關上。這間屋子（客室）就是三月以前他母親死的那間。現在他走進這間屋子，正看見兩盞反射鏡的燈，——一盞按在她父親的肖像那裏，一盞按在他母親的肖像那裏——他斗時憶起自己同母親最後的關係，這種關係他覺得十分不自然並且違心。這個真是惡毒並且慚愧。他憶起她疾病的末期，他反希望她早死。他自己說願意她死，是因為她能夠脫離苦痛，其實並不如此，却因為他自己要避免她那毛痛苦的模式。

他看着他母親的肖像，願意引起對她的好回憶來。這個像是一個著名的畫家畫的，值五千盧布。圖像上她穿着黑色天鵝絨的衣裳，胸脯是袒露的。大概這個畫家所經心描寫的是胸脯，雙乳交界的地方，和美得耀目的肩和頸。這也是很慚愧，很惡毒的。這幅像把他母親描寫成半裸露的美女，這個很使他嫌惡；尤其嫌惡的，就是在三月以前這間屋子裏正騎着一個乾瘦如「木乃伊」的婦人，身上發出一種臭氣，佈滿了全室，無論如何都沒有法子把這種氣味除掉，他彷彿他現在又聞着這種氣味。他又憶起他母親死的前一天曾用她黑瘦的手執着他僵硬的手，眼睛望着他，說道：「如果我做得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你不要責備我啊。」說着，充滿了痛苦的，眼睛裏竟流下淚來。他又看着那個半裸露的婦女，美麗寬闊的肩和手，媚人的笑容，不由得自語道：「真是惡毒啊！」在肖像裏素胸的袒露使他聯想別個年輕婦女，在前幾天曾見她身體也是半裸着。那就是媚仙，她特地想出因由叫他晚上到自己家

裏來，給他顯出穿跳舞衣服時的模樣。他念起她美麗的肩膀和玉手，不由得異常嫌惡。隨着又想起他粗魯，禽獸的父親，以及他一切已往事情，殘忍境象；又想起他母親傳着一種可疑的風說。他一想起所有事情，都能使他嫌惡，並且使他慚愧。真慚愧呀！真惡毒呀！

他想到：『不，不，應該解脫，應該逃出一切同柯爾察克家，同瑪麗，瓦西里夫娜，同遺產，同別項事情的虛偽的關係。……然後吸收自由的空氣。到國外去一轉——到羅馬去從事研究自己的圖畫事業。』……想到這裏，他又疑惑起自己的天才來，後來又想到：『唔，這是一樣的，不過爲着吸收自由的空氣。先到君士坦丁，後到羅馬，不過應該趕快脫離陪審官的職務。把這件案子也委託律師去辦理。』……』

忽然在他的想像裏很活潑的浮起那個斜黑眼睛的囚婦。她聽判詞的末一句話時如何的痛哭呀！他趕緊弄滅那已抽完的紙煙，拋在煙灰盒裏，重又

取起一根來抽，在屋內來往踱着步。於是在他的想像裏又陸續發現他們兩人已往的情景。他憶起末次同她相見的情形，當時遏不住的肉體情慾，和以後當情慾滿足時所感受的那種失望狀態。他憶起那藍帶的白衣和教堂內晚禱的情形。他想到：『那天晚上我很愛她，完全用純潔的好愛情愛她，以前當我初次住在姑母家裏著論文的時候，也是這樣愛她。』他又憶起少年時的情景。他的心裏不由得充滿着活氣，壯氣，生活的完滿可是一迴憶到現在，却又憂愁悲痛起來。

從前的「他」和現在的「他」中間有極大的區別；這個彷彿教堂內的喀瞿莎和那個當了妓女，同商人酗酒，晨間即受審判的喀瞿莎中間所生的區別一般。從前他是勇敢的，自由的人，前途開展着無限的將來，——現在他却覺得自己被獲在愚傻，空虛，無目的，卑賤的生活的鐵網裏，他在裏面既見不到什麼出路，大半還是不願意出去。他憶起他當時曾以直爽性質自傲，曾

循着永遠說真話的規則，當時他實在是個正直的人，現在他却在虛偽之中過生活，——而這種虛偽反是他四圍的人所認為真實的。在這種虛偽中也沒有什麼出路，——至少是他看不見。於是他就在虛偽中污穢着，在虛偽中習慣着，在虛偽中受用着了。

怎樣使他同瑪麗，瓦西里夫娜和她丈夫斷絕關係，免得看着他和他的兒女害羞？怎樣老老實實同媚仙解除關係呢？在承認土地私有的不合法和管領母親遺產兩件相反的事情中間挑選那一件呢？怎樣磨平對於喀瞿莎的罪惡呢？不能夠聽其如此。『不能夠拋開我所愛的婦女，更不應該僅祇用金錢買好律師而使喀瞿莎脫去她所不應得的徒刑罪。用金錢來磨滅罪孽，彷彿以前臨別時我給她銀錢，一樣是含着惡意！』

他又憶得那時候在圍廊下追着她，把錢塞在她懷裏，便行跑走的情形。他一想起這件事情，不由得帶着恐懼和嫌惡的神氣說道：『唉，這些錢呀，真是』

萬惡祇是惡徒，壞人能夠做這件事情！我就是那個惡徒，壞人呀！」他那時候發出聲浪很大，停着步，又自語道：「難道這是實在的麼？難道我實在是個惡徒麼？不是，便是誰呢？」他又繼續着責備自己道：「難道祇有這一件事情麼？難道你對於瑪麗，瓦西里夫娜和她的丈夫的關係不惡毒，不卑賤麼？至於你對於財產的關係呢？假託着母親的錢就享用那認為不合法的財富麼？你那一開暇，卑賤的生活難道再能過得下去麼？你同喀瞿莎的行爲是所有惡事的根據。你真是惡徒，壞人！他們指人類如果願意，讓他們審判我，我能夠欺騙他們，却不能欺騙自己呀！」

這時候他忽然明白那剛纔所感對於人類，尤其對於侯爵，對於莎費，瓦西里夫納，對於媚仙，還對於郭爾納的嫌惡心——就是嫌惡自己。並且是很奇怪的，那承認自己卑賤的情感裏竟有一種病態的，同時是快樂的，安靜的滋味。

南赫留道甫的一生已經屢次遇見所謂「清洗靈魂」的事情。所謂「清洗靈魂」那就是在經過長時間以後，承認內心生活的遲緩和停頓，便從事於洗淨所有積在心靈裏成爲這種停頓原因的污泥時的心靈狀態。

在這樣的興奮以後，南赫留道甫就給自己設定一種規則，決定永遠遵行；就是寫日記並且開始那希望永遠不變更的新生活。——他常自語道：『翻一新頁』就是描寫自己革新的意思。但是每一次宇宙間的誘惑總要把他壓伏，他就不知不覺的墮落了，墮落得還比原先厲害。

他經歷靈魂的洗淨有好幾次；當他夏間到姑母那裏去的時候是第一次的淨魂。這一次是極活潑，極快樂的興奮。他的結果也延得很長。以後當他去文職，甘願犧牲生命，出去戰爭的時候，那時又有一次興奮。但是這一次興奮過得是極快的。後來當他辭却軍職，到國外游歷，從事圖畫的時候，又有一次興奮。

從那時候到現在他經過了一段未曾淨洗的長時期，所以他的心靈污穢已極，而在他的良心所要求的事情和他所過的生活中間早就失其調和，他看着互相的距離，便十分害怕。

距離很大，污穢很深，使他一下子竟對於洗淨的可能大露其失望。那時候他心靈裏魔鬼的聲音竟說道：『你已經試着做好人，試着做完滿的人，可是——一點也沒有結果。你還要再試一次麼？不是你一個人，大家全是這樣的——生活本來是一樣的呀。』雖然這種聲音這般說法，可是那種自由的，精神的本質，一個是真實的，一個是勇敢的，一個是永遠的，已經引起在南赫留道甫的心裏。他不能不相信他。無論他已經做的，和願意做的中間有多大的距離，——但是這種精神本質的興奮總屬可能的事情。

那時他就很堅決，並且大聲的自語道：『解除那束縛着我的虛假，無論怎樣，總應該對大家說真話，做真事。對媚仙老實說我是荒蕩的人，我不能夠娶』

她，祇白白的驚擾着她；對瑪麗，瓦西里夫娜說——但是對她沒有什麼可說的，對她的丈夫說我是個惡徒，我欺騙你；至於處置遺產，也應該承認真實。又對喀瞿莎說我是惡徒，我在她面前是有罪的，並且盡我力量來減輕她的命運。不錯，一看見她，就應該求她饒恕我。不錯，應該求恕，彷彿小孩一般的求。」

說到這裏，他站住了步，又說道：『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娶她。』

那時候他站在那裏，兩手放在胸前，——他幼時時常這樣做法，——眼睛往上看，喃喃說道：『上帝，幫助我，教訓我，請你過來，住在我的心裏，把所有污穢事情給我洗淨了罷。』

他禱告着求上帝幫助他，洗淨他；但是因此他所求的事情已經實現了。他不但覺得生活的自由，勇敢，並且快樂，還覺得善德的權力。所有極好，並且爲人所能做的事情他現在都覺得自己也能做。

當他自言自語的時候，眼睛裏滿是眼淚；又是好，又是壞的眼淚；好的眼淚

因爲那是快樂的眼淚，奮起多年墮落的精神本質所生的眼淚，壞的眼淚因爲那是痛悔着自己和自己的善德的眼淚。

那時候他身上覺得很熱。他就走到窗那裏，把窗開了。那扇窗正臨着花園。那時候月亮已出，風聲靜滅，真是新潔的良夜；街上車輪聲隆隆的響着，一會兒所有都寂靜了。窗下看得見一棵黃楊樹的黑影垂在清潔的石階地上。左邊是馬廐的屋頂，在明亮的月光底下顯出純白色。樹枝縱橫相交着，在樹枝中間可以看出圍牆的一條黑影。南赫留道甫望着月光所照着的花園，屋頂，和楊樹的影子，又聽着，吸着活潑的，新鮮的空氣。

他心裏也正感。受。着。一。種。清。潔。之。氣，不。由。得。脫。口。說。道：『真。好，真。好，上。帝。啊。』

第二十八章

瑪司洛娃在晚上六點鐘的時候，纔回到監獄裏去，在石路上走了十五俄里路，平素未曾走慣，所以走得身子異常疲倦，兩腳發痛，肚子又極餓，又加之

受了這種特別加嚴的判決，尤其使她懊喪欲死。

當審判時宣告休息的時候，衛兵在她旁邊喫麪包和雞蛋，她的嘴裏充滿着唾沫，覺得自己餓了，可是她總不屑向人求食。以後又過了三小時，她已經不想吃食，祇覺得身子疲弱。正在這個情形之下，她又聽見了出人不意的判決。起初她想她誤聽了，不能一下就相信她所聽的話是真實的，也不能把自己和徒刑囚犯的意義相聯。可是一看那幾個推事和陪審官那付安閒正經的臉色，把這個判決當做極自然的事情，不由得慌張起來，當着大眾叫喊起來，說她沒有罪。後來看她的喊聲別人也當做極自然的，很可以想得到的，決不能把案件加以變更，所以她只得哭了，覺得應該撲滅所施於她的殘忍，可驚的不平事。最使她驚奇的就是那些男人——是青年人，不是老人——起初全極和藹的看著她，後來竟會極殘忍的定她的罪。祇有一個副檢察官她見着完全用別種心思。當她坐在囚室裏等待審判的時候和在休息的時候，

她總看見這些男子假託着辦理什麼事情，走到門那裏來，或者一直進屋來望一望她。不料這些男子忽然無緣無故的會把她判決徒刑，而她對於他們所控告的罪實在並沒有犯。她不由得哭了，但是不久即止泣，癡癡呆呆的坐在囚室裏面，等候發送到監獄裏去。她現在祇希望一件事情：就是抽煙。鮑慈柯娃和喀其金兩人於判決後也送到這間屋子裏；他們兩人也露着這樣的狀態。鮑慈柯娃立刻罵起喀瞿莎來，稱她爲囚徒。她罵道：『你得了些甚麼？你送到那裏去？賤人，你還作罪呀！你做得甚麼事情，應該得着什麼罪。在監獄裏你大概不能夠豔妝了麼。』

瑪司洛娃坐在那裏，把兩手插在衣袖裏面，低着頭，呆呆的望着自己前面兩隻腳，又望着所踏着的地板，祇說道：『我不來惹你，你也不要來惹我。你看，我並沒有惹你呀！』她把這句話重複了好幾遍，後來一聲也不言語了。一會鮑慈柯娃和喀其金被人帶走了，有一個衛兵給她送來三個盧布，她這纔露

着——點笑容。

那個衛兵進來問道：「你是瑪司洛娃麼？」喀瞿莎答應他說是的。那個兵就把錢交給她，說：「這個一位女太太送給你的。」

「那一位女太太？」

「誰知道？快拿去罷。你以為我還要同你閒談麼？」

這個錢是基泰娃妓院女主人贈送給她的。她從審判廳裏出來的時候，問承發吏能不能送幾個錢給瑪司洛娃。承發吏說是可以。當時她既得着允許，便從又白又腫的手上脫下一隻帶着三個鈕扣的手套，又從絲裙的後口袋裏取出時色的皮篋，在一大疊鈔票裏面挑出一張兩個半盧布的鈔票，又加上五十哥幣，合成三盧布，交給承發吏。承發吏當時叫衛兵過來，當着捐款人面前把錢交他。

喀洛隣，阿里皮托夫，娜即基泰娃班主之名，還對那個衛兵說道：「請你真

的交給她。」

衛兵見她這樣不信任人，自然很覺得恥辱，所以對待瑪司洛娃惡聲惡氣起來。

瑪司洛娃看見人家送錢來，自然十分喜歡，因為這個錢能給她現在所希望的一件事情。

她想到：「現在祇要得着紙煙抽一下子，就好了。」這時候她的思想全集中，在希望吸煙上面。恰巧一股煙味從辦公室門那裏穿着圍廊過來，她一開得這般香味，立刻很心的吸收空氣，可想見她希望吸煙的心了。可是她還須等待在那裏許久，因為那個應該遣發她走的書記官竟把被告忘記，正同一個律師在那裏談話，辯論什麼報上一篇論文。

到五點鐘的時候纔把她遣走；二個衛兵——一個是下城人，一個是處瓦新人——押着她從審判廳出來。剛走到法庭外屋裏，瑪司洛娃就交給他們

二十哥幣，求他們買兩塊麪包和紙煙。處瓦新人笑了一下，接着錢說道：『好了，我買去罷；』果真規矩把麪包和紙煙給他買來，還把餘錢找給她。道路上不能夠吸煙，所以瑪司洛娃一路上走着，總帶着那未滿足的抽煙的希望。她容易纔走到監獄，剛進門，恰巧遇見一百多個囚犯從大車站上運來。那些囚犯有老，有幼；有俄國人，有外地人；有的生着鬍鬚，有的把鬍鬚剃光了；有的還鎖上腳鐐，竟把一間大屋充滿了泥污，腳步聲，談話聲和臭汗氣味。那些囚犯走過瑪司洛娃面前個個都要看她一下，有幾個人還走到她面前逼弄她。

一個人說道：『哎喲，這個姑娘好美呀。』別個人瞬着眼睛說道：『我那小姑母，你好呀！』一個黑臉的囚犯，面上滿長着鬍鬚，拖着腳鐐，跳到她面前，擁抱着她。

瑪司洛娃連忙把他推開，那個人竟咬緊着牙齒，瞪着雙眼睛，喊道：『好朋

友，你不認識我了麼？你長得太俏皮了！

正在那時候，一個監獄副官從後面走過來，嚷道：「惡徒，做什麼？」

那個囚人全身縮做一團，趕緊退開了。副官却向瑪司洛娃問：「你站在那裏做什麼？」

瑪司洛娃打算說她剛從法庭裏解來，不料身體疲倦得很，竟連話都懶說了。

一個年長的兵士從囚犯羣裏走出來，把手放在帽子上，說道：「大人，從審判廳送來的。」

「唔，那末趕快交給管獄長罷。怎麼能這樣沒有秩序？」

「噓，大人。」

副官便嚷道：「莎闊洛夫！收進去！」

管獄長走過來，很生氣的拍着瑪司洛娃的肩膀，推到女囚的圍籬裏面。她

在那裏受着人家的摸索檢查，可也沒有發見什麼，因為她把煙盒塞在麪包裏去了。於是又就把她關在那間早晨從那裏出來的獄室裏面。

第二十九章

厚子厚子

瑪司洛娃所住的那間囚房是一間長屋，計長九尺，寬七尺，有兩扇窗，砌着磚石剝落的火爐，搭着舊木板的臥牀，佔去室中容積三分之二。在室中對着門放着一尊黑色的神像，在他前面放着臘燭和一束沾着泥土的鼠麴草。門傍有一塊黑木板，一張穢水桶放在上面。那時候檢查剛纔完畢，那些婦女已被關在室內。

這間屋子裏的居民共有十五個人；十二個婦女和三個小孩。

天色還十分明亮，祇有兩個婦人躺在牀上；一個用衣裳蒙着自己的頭——那是個白癡，因為沒有護照，所以入獄，她簡直已經睡熟了；一個是有肺病的婦人，因偷竊被捕。那個婦人尚未睡熟，却祇把衣裳墊着頭，躺在那裏，勉強止

這句話的描
寫可憐極
了

住咳嗽，在嗓子裏嚙着粘痰。其餘的婦女都光着頭，祇穿着一件厚布的汗衫，——有幾個人坐在牀上縫紉，有幾個人探首望着男囚院裏過道的人。三個婦人在那裏縫紉：一個是送瑪司洛娃走的老婦，名叫柯拉伯娃，容顏黯淡，眉頭緊皺，面上露着皺紋，身體很高，並且強健，斑白的頭髮垂在額際，束成一截短辮，頰上生着一瘤，額下掛着一個皮囊。這個婦人因為用斧頭殺她的丈夫，所以被監在獄內。她殺她的丈夫，是因為他戀着自己的女兒。她是這間獄室裏的長輩，還做酒的買賣。她戴着眼鏡縫紉，用三個指頭執着那個針，用鄉村の様式。坐在傍邊那個黑矮婦人也同在那裏縫紉帆布口袋。那個婦人心極慈善，却喜歡說話，一雙黑小眼睛不住的看着別人。她是鐵路守護婦，因為火車一到，不出來搖旗，以致那輛火車發生不幸的事故，被罰判監禁三月。第三個縫紉的名叫費道西，面上又白又紅，眼色明藍，露着孩子氣，兩條長辮圍在小頭上面，年紀還輕，姿色頗佳，以意圖毒死丈夫定罪。她出嫁時候祇是十六

歲的女郎；結婚後不久就打算毒死他丈夫。被捕後即取保放釋，在等候審判的八月期內，她不但和丈夫和睦，還極其愛他；法庭倒反使她丈夫和她兩人心心相印，互相愛戀起來。她婆婆尤其愛她，會和她兒子兩人極力爲她開脫，證明她無罪，但是她至終被判流到西比里亞作苦工。費道西爲人極好，精神也很活潑，時常露着笑容；她的臥榻和瑪司洛娃的相隣，她不但愛瑪司洛娃，還承認自己有着顧她，服伺她的義務。此外還有兩個婦人坐在牀上，沒有事情做：一個年四十餘歲，臉色又白又瘦，以前大概是很美的，到現在却白瘦了，——她手裏抱着一個小孩，把長白的乳喂給他吃。她的罪就是當鄉間徵兵的時候，有一個新兵據鄉下的見解，徵兵是不合法的，所以人民就把警長阻住，把那個新兵搶奪過來。這個婦人是非法被徵的新兵的孀母，她第一個上前拉住馬韁，還有一個婦人坐在牀上閒看，她身材不高，臉部緊皺，頭髮已白，背也偻僕着。這個老婦人坐在牀邊，傍邊走着一個四歲的小孩，頭髮剃得很

短，肚子極大，不住的笑着，那個老婦裝着要捉他的樣子。那個孩子穿着一件汗衫，從她面前跑過，不住的說着：『唉，你捕不到的呀！』這個老婦以放火罪和她兒子同時下獄，忍受着監禁罪，一點也不露怨氣，却祇替她同時拘在獄內的兒子擔憂；她又替她丈夫擔心，因為她監禁在這裏，她丈夫身上要生出虱子來，因為沒有人給他洗澡的緣故。

除去這七個婦人外，還有四個婦人站在窗傍，——那扇窗正開着，——撐着鐵柵欄和在院子裏走着的囚犯用手勢和呼喊聲談話，這般囚人就是瑪司洛娃在大門那裏所遇見的。其中一個婦人以偷竊被罰，身體又大又重，髮紅色，面頸上和手上都生着褐色癍痕。她正高聲向窗外喊着無禮的言語。同她一塊兒站着的有一個婦人，身材同十歲的姑娘一般大，皮膚顏色很黑，配着長的背，短的腿。她的臉是紅的，滿佈着斑點，一雙黑眼睛距離得極寬，嘴唇厚而且短，蓋不住雪白的牙齒。她正尖聲怪氣的笑，笑着院子裏所發生的事情。

她犯竊物放火罪入獄，因為她愛好修飾，人家題她一個綽號，名叫「小美人」。他們兩人後面站着一個穿着污穢的灰色衣裳，臉色很瘦，露出可憐的模樣，肚子很大，業已懷妊，她因竊物罪入獄。這個婦人靜默着未曾說話，可是對於院內所發生的事情總是笑着，露出贊許快樂的意思。第四個站在窗傍的是一個販賣私酒獲罪的女犯，身段頗小，是鄉下婦人，眼睛凸出來，臉子極其慈善。剛纔那個同老婦人游玩的小孩就是她的兒子，她還有一個七歲的女兒，也同囚在獄內，因為外面無人可以照料寄放。她也同着別人向窗外望着，却不住的在那裏縫襪，聽着院內過道的囚人所說的話，不由得皺着眉頭，閉着眼睛，露出不贊成的神氣。她那七歲的女兒披着頭髮，穿着一件汗衫，一同立在那裏，牽着紅髮婦人的裙子，正瞪着眼睛，極注意的聽着那婦人同外面的囚犯對罵的話聲，輕輕一個個字重複着。最後第十二個一個婦人是教堂親事的女兒，把自己的嬰孩扔在井中，所以被捕入獄。這個女人身材極高，却極

360
252
108
1332

360
252
108
1332

360
252
108
1332

252
108
1332

合度，頭髮散亂不理，兩眼凸出着。她並不注意到周圍所生的事情，赤着足走着，在囚室的空地上來回的踱步，走到牆頭，立刻回轉身去再走。

第三十章

門門一轉，瑪司洛娃走將進來，大家都向她望着。那個教堂執事的女兒也站立了一會，揚着眉向進來的人看望，却一句話也不說，立刻又大踏步走起來。柯拉伯娃把針插在厚布上面，從眼鏡裏看着瑪司洛娃，露出疑問的神氣。她用洪大，破碎的聲音說道：「唉，你回來了！我還以為你一定得無罪的判決呢！」說着，把眼鏡除下，把所縫衣裳放在牀鋪上面。

那個鐵路守護婦立刻就用唱歌似的聲音，接下去說道：「我剛纔正同他們講起，料到你一定能够釋放出罪。他們也說是這樣。也許還要把錢給你。你在法庭留了多少時候呀！快把前後的事情說出來，讓我們喜歡一下！」說到這裏，還要發出她和講，柔軟的言詞。

那時候費道西用那深藍的眼睛看着瑪司洛娃，不由得問道：「難道你已經忘記了麼？」說話的聲音裏都帶着悽慘悲切的口氣，她那高興，並且稚幼的臉頓時大變，彷彿預備要哭泣的樣子。

瑪司洛娃並不回答，却噤着聲走到自己牀邊，——她的牀和柯拉伯娃相鄰，在牆邊第二排，——坐在舖板上。

費道西立起來，走到瑪司洛娃面前，說道：「哎喲，你還沒有喫東西呢。」瑪司洛娃還不回答，把麵包放在枕頭上面，把污穢的外套從身上脫下來，又把三角布從捲曲的黑髮上除下來，便坐在牀上。

那個在牀舖後端和小孩子游玩的老婦人也過來了，站立瑪司洛娃對面。她很可憐的搖着頭，轉着舌頭，不住的說着：「嘶，嘶，嘶！」那個小孩也跟着老婦走來，張大着眼睛，凸出着上唇，看着瑪司洛娃取來的那塊麪包。瑪司洛娃目觸着所有這些同情悲憫的臉色，又回想到今天自身所生這樣的結果，不

由得要哭泣起來，嘴唇也顫動了。但是她還竭力的制止，直制止到老婦人和小孩走近過來的時候。當她聽那老婦極慈善，極可憐憫的「嘶嘶」的叫聲，又當瞥見那個小孩目不轉睛看着那塊麪包的時候，她已經不能夠止住自己了。她的臉顫索起來，她抽抽咽咽的哭起來了。

柯拉伯娃說道：『我說應該找一個真正的律師。怎樣，遣充出去麼？』

瑪司洛娃欲回答而不能，却嗚咽着把煙捲盒從麪包裏抽出來，交給柯拉伯娃。那個煙捲盒上畫着一個紅色婦人，髮極高潔，凸着三角的胸脯。柯拉伯娃看着那個畫，搖頭表示不贊成的意思，尤其因為瑪司洛娃空費銀錢，未免太傻，所以不住的搖着頭。她當時取出一根煙捲，放在燈上點燃，自己抽了幾口，又授給瑪司洛娃。瑪司洛娃一邊哭個不止，一邊一口口吸着煙，又吐將出來，把一間屋子弄得煙霧層層。

後來她纔哭着說道：『徒刑罪。』

柯拉伯娃說道：「這般萬惡的吸人血的富人竟會不怕上帝，無緣無故，把一個無罪的女兒定罪。」

那時候那些站在窗旁的婦人忽然大笑起來，那個姑娘也跟着笑着；她那微弱的，小孩的笑聲和成人的乾澀的，尖銳的笑聲相和。原來男犯正在院裏做些可笑的事情，所以使這邊向窗外看望的婦女受着愉快的影響。

當時那個紅髮婦人說道：「唉，這隻雄狗的行徑！他在做什麼呢？」說着，搖動着肥胖的身體，把臉兒靠在柵欄上面，罵着一些無意識，無禮貌的話語。

柯拉伯娃對紅髮婦人搖了搖頭，說道：「這塊羊皮！笑些什麼！」說着，又向瑪司洛娃問道：「多少年呢？」

瑪司洛娃說道：「四年；」說罷，淚落如雨，紙煙也被眼淚弄濕。她不由得皺着眉頭，生起氣來，立刻把那根紙煙棄去，重取一根。

那個鐵路守護婦雖然並不抽煙，却立刻檢起抽剩的煙頭，重加整理，一邊

不住的說道：『小燕兒，可見是真實的了。在這種世界上無所謂公理。人家願意怎樣，就怎樣做我們。猜你一定能夠無罪釋放。瑪脫萬夫娜說你可以得無罪的判決，我却說不能，因為我的心老是突突的跳着，可見他們對你並不懷着好意；不料果然是這樣！』她一面說着，一面彷彿很喜歡聽自己的嗓音。

那時候許多囚犯已經全從院子裏走過去了，那些同他們交談的婦人也都離開那扇窗，走到瑪司洛娃面前。最先到那裏的是那個突眼的販賣私酒的婦人同她的女兒。她坐在瑪司洛娃身傍，問道：『爲什麼你得着這樣嚴罰？』說着，繼續着忙忙的縫襪。

柯拉伯娃說道：『所以嚴的緣故，因爲沒有錢。如果有錢，雇一個好律師，一定可以脫罪。如果把那個長髮高鼻的東西從水裏拉到旱地上來，一定可以把你脫罪。』

那時候那個「小美人」也走過來，露着牙齒說道：『那怎麼能拉得來他！』

少一千盧布是不肯替你做事情的。」

那個爲放火罪入獄的老婦人也插口說道：「可見你的生活運命也是這樣的不幸。你想想：把兒子和兒子媳婦生生拆開，關在監裏喂蟲；我年紀也老了；監獄和求乞兩樣事情總是免不掉的。不進監獄——便去求乞。」

販賣私酒的婦人說道：「大概他們全是這樣的。」說着，向小姑娘的頭看了一下，把襪子放在一傍，拉她女兒到腳跟前，用手指撫她的頭，一面還說道：「他們問：爲什麼販賣酒呢？但是不販賣酒，用什麼來養育兒女呢？」說罷，她重又取起襪子，從事縫紉。

販賣私酒婦人的話引起瑪司洛娃喝酒的意思，便對柯拉伯娃說道：「酒有沒有？」說着，用袖口擦着眼淚，却還輕輕的抽咽着。

柯拉伯娃說道：「燒酒麼？把錢給我，自然會有的。」

第三十一章

瑪司洛娃把銀錢從麪包心裏取出，把一張鈔票交給柯拉伯娃，柯拉伯娃收下鈔票，看了一下；她雖不識字，却由認識字的「小美人」爲她證明，這一張值二盧布五十哥幣，便爬到透氣桶那裏取出藏在那裏一瓶酒來。那些不和瑪司洛娃的牀鋪鄰近的婦人一看見這樣，都退歸自己位上，瑪司洛娃把衣裳上和三角布上的塵土拍盡，便爬到牀上，喫起麪包來。

費道西從架上取下一隻用腳布包着的馬口鐵茶壺和杯子，對瑪司洛娃說道：「我給你留了一點茶，也許已經冷了。」

茶水已完全冷了，沒有一點茶味，祇是剩着鐵味，瑪司洛娃却還把他倒在杯裏，把麪包浸在裏面，一看那個小孩正在傍邊目不轉睛的望着她吃，便隨手摘下一塊麪包，給那小孩，隨着說道：「菲娜慈卡，給你這個。」

那時候柯拉伯娃就把酒瓶和酒杯交給瑪司洛娃。她也請柯拉伯娃和小美人喝。這三個女囚是這間獄室的貴族，因爲他們一有錢，就把所有的分給

大家。

過了幾分鐘，瑪司洛娃高興起來，大着膽子，把審判廳裏的情形講述出來，一邊還痛罵着檢察官，又把她法庭裏異常驚奇的事情講出來。最使她驚奇的，就是那些男子永遠跟着她走，無論她在什麼地方。她說法庭裏大家全望她，還故意走到囚室裏探看。

她說道：『連衛兵都說：他們大家全是來看你的。一個人來了，問紙放在那裏，又尋找些別項不相干的東西，可是我看他並不需要什麼紙，祇要用眼睛把我吃下去。』說着，含着微笑，又很疑惑的搖着頭，說道：『我正彷彿優伶一般的動人了。』

鐵路守護婦插語道：『這些人都是這樣的。』剛說着，立刻就傾盆倒下，她唱歌似的言詞，說道：『這正彷彿蒼蠅在糖上一般。對於別的他們沒有，對於這個是他們的拿手戲。麪包決不肯給別人家的兄弟吃。……』

瑪司洛娃截斷她的話說道：「就在這裏也是這樣。剛纔我又遇見一件事。我剛被他們解到此地，恰巧一羣人犯從車站上送來。他們那些人都上我面前來逼我，竟使我手足無措起來。幸虧獄中副官把他們趕走了。有一個人尤其無賴，沾在我身上，好容易纔能夠脫身。」

小美人問道：「那個人是甚麼樣的？」

「微黑的臉，帶着鬍鬚。」

「大概是他呀。」

「他是誰？」

「那就是柴格洛夫。就是剛纔走過的那人。」

「柴格洛夫是誰？」

「對於柴格洛夫這個人我倒不大知道。不過他曾兩次逃獄。現在又捕住了，至終還要逃走。管獄官沒有一個不怕他的。他一定還要逃走。」這個小美

人頗識字，常爲獄中囚犯讀書信，所以她能知道獄裏一切事情。

柯拉伯娃說道：「他逃走，也不會帶我們一塊兒走。這個不必管他了。」說着，就對瑪司洛娃說道：「你對我說，你會同律師商量請求狀沒有？現在是應該遞上去了。」

瑪司洛娃說她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正當他們說話的時候，那個紅髮的婦人把兩隻多癢的手伸進雜亂的深紅的頭髮上面，用指爪搔頭，走到喝酒的貴族面前。她說道：「我來對你說，第一步，你先應該遞呈聲明不服判決，且到檢察官那裏表白這個意思。」

柯拉伯娃對着她很生氣的說道：「你管什麼事情。你正在想喝酒，不用你張着牙齒這樣說話。沒有你說，人家也知道怎麼辦法，在這裏用不着你呀。」

「人家並沒有同你講話，你這樣用話來傷人。」

「你想喝酒麼？你實是爲着這件事情所以跑過來的。」

瑪司洛娃時常喜歡把她所有的東西分給別人，當時她就說道：『那末就給她倒一杯罷。』

『我還給她拿……』

紅髮婦人走到柯拉伯娃面前，說道：『唔，我並不怕你。』

『你是監獄中的淫婦。』

『說的就是你。』

『煮熟的狼心狗肺。』

『我是狼心狗肺，你纔是殺人的死囚！』

柯拉伯娃怒言道：『你給我走開！』

但是紅髮婦人一聽這話，反倒向前走近，柯拉伯娃推她那個肥胖的胸脯。紅髮婦人彷彿正等着這一手兒，當時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把一隻手揪住柯拉伯娃的頭髮，打算用又一隻手披她的臉頰，但是柯拉伯娃竟

把這個手拉住。瑪司洛娃和小美人也上前來拉住紅髮婦人的手，竭力給她們兩人拆解，但是紅髮婦人揪住辮髮的那隻手竟牢不肯放。她一下子把頭髮拉下來，祇爲着湊合自己的拳頭。柯拉伯娃彎曲着頭，用手搥紅髮婦人的身體，還用牙齒捉她的手。許多婦人都聚在打架人的傍邊，一面替他們分解，一面不住的嚷着。連那個害癆病的婦人也走過來，咳着嗽，看那兩個揪在一起的婦人。小孩子們擠在一起，也都哭了。女管獄官同男管獄官聽見喧鬧的聲音，都走進來看望。兩人就分開手，那個柯拉伯娃把灰白的髮辮解開，從那裏排出那已被揪掉的頭髮絲，紅髮婦人把破碎的裏衣遮在臘黃的胸脯上面，——他們兩人還嚷着，分辯着，告訴着。

女管獄官說道：『我知道你們全爲的是一樣酒；明天我告訴獄長去，讓他來收拾你們。我還聞得出這般酒味呢。趕快把所有東西都收拾好了，否則，恐怕於你們不利的事情快要發生。——我還沒有這些工夫來同你們辨別是

非。大家回到自己位上，給我安靜着罷。」

安靜一時自然不能夠實現。這些婦女還在對罵着，並且互相講述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還議論這些事情是誰的錯處。後來男管獄官和女管獄官都走了，那些婦女就靜默下來，預備安寢。老婦站在神像面前，禱告起來。

那時候那個紅髮婦人在牀舖彼端發出破鑼似的聲音說道：「兩個囚犯聚在一起了；」以下又嘎嘎的說了許多話，每句話裏都帶着罵人的口氣。柯拉伯娃立刻說道：「你看，你也快輪到了；」說着，又斷斷續續的罵起來。後來兩個人都靜下來了。

紅髮婦人又說道：「祇要人家不妨礙我；不然，我非把你的眼珠挖下來；」她還未說完話，柯拉伯娃答罵的話早就湊上去了。

靜默了一大會兒，又罵起來。靜默的時間越發長起來，到了後來，萬聲都已寂靜了。

全都躺在牀上，有幾人還打着鼾睡，祇有老婦人很長久的祈禱着，對着神像膜拜，那個教堂執事的女兒等到女管獄官一走出去，就立起身來，又來往在窗內踱着步。

瑪司洛娃並未睡覺，老想着她已經是一個徒刑罪犯，並且已經有人兩次這樣稱呼她：一個是鮑慈柯娃，一個是紅髮婦人，——她實在耐不住這樣的思想。柯拉伯娃背朝着她躺着，當時轉過身去。瑪司洛娃便輕輕說道：「我真想不到，真猜不到。別人實在做這件事情的——還不要緊；但是我却要無緣無故的受着這樣的罪。」

柯拉伯娃安慰她道：「小姑娘，不要憂愁。西比里亞也是人住的地方。你在那裏是決不要緊的。」

「我知道是不要緊，但是總覺得十分恥辱。我不應該有這樣的命運，我懶於華好的生活。」

柯拉伯娃嘆氣說道：「違背上帝是不成的。違背上帝是不成的。」

「這個我知道，但是總覺得很難受。」

說到這裏兩人都不說話了。

忽然柯拉伯娃叫瑪司洛娃注意在牀鋪彼端所發生的奇怪的聲音，說道：

「你聽見了沒有她在哭泣呢！」

這個聲音實在是紅髮婦人抽咽之聲。她所以哭，因為剛纔人家罵她打她，却不給她所希望的酒喝。她又哭着自己一生除去罵咒，譏笑，恥辱，遭打以外，不見別的好事。她憶起從前愛工人費其卡，瑪洛堅柯娃的事情，就想用以自慰，但是一憶起這段愛情，她又憶起這個愛情了結的事情。這個愛情的終結，是爲着這個瑪洛堅柯娃喝醉了酒，用鏗水戲灌在她身上，後來看着她痛苦的样子，竟和同伴們笑樂起來。她憶起這件事情，她不由得可憐自己，所以哭泣起來，以爲別人都不會聽見——她哭得像小孩一般，擦着鼻子，嚙着眼淚。

瑪司洛娃說道：『她真可憐呀。』

『自然是可憐的。』

第三十一章

次晨，南赫留道甫醒來所感受的第一情感就是他對於發生些什麼事情的知覺；他在憶起所生事情以前，已經知道發生了些重要的、好的事情。他心裏所想的祇是「喀瞿莎和法庭。」他想以後不應該說謊，應該說實話。最奇怪的一件巧事就是他所久待的瑪麗，瓦西里夫娜的復信恰巧在這天早晨送到；這封信實是他當時最需要的呀！信裏她給他完全的自由，希望他在未來的婚姻得着極大的幸福。

他讀完這封信，不由得冷冷說道：『婚姻現在我已終不生此念了。』

那時他憶起昨天曾打算把所有實在情形告訴給她丈夫，在他面前表示懺悔的誠意。但是今天早晨他仔細一想，決不可輕意做起，像昨天所決定的

一般。他想到：『如果她丈夫並不知道這件事情，何必要讓他知道，使他成爲不幸的人呢？假如他問起，那末我可以對他講，還能故意跑去對他說這件事情麼？不，這是無用的。』

後來他一想，也很難對媚仙說所有真話。實在不能夠開口說出來——因爲一說就好比羞辱她一般。處在這許多生活的關係，實在免不了有點含蓄的地方。但是今天早晨他還決定一件事情：就是不再到她家裏去，如果有人問起的時候，他便可把實話說出來。

但是他對於喀瞿莎的關係，總不應該聽其自然，因循將事。

他就想到：『到監獄裏去，對她講，求她原恕。如果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娶她。』這個爲滿足道德的要求而犧牲一切，以娶她的思想，今天早晨正特別使他感動。

他早就未曾遇見這樣精神充足的日子。當阿格拉費，彼得洛夫走進來

她說道：『你這樣做法不大對。你雖然要到外國去，但是你回來時候，一樣還用得着房屋。』

『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你不要這樣想。我並不到外國去；即使去，也完全處在別樣的地位。』

說到這裏，他忽然臉色緋紅起來，心裏想道：『是，應該對她說，——不必隱瞞着。應該對大家說所有事情。』

他就開口說道：『昨天我發生了一件極奇怪，極重要的事情。你記得我姑母家裏那個喀瞿莎麼？』

『怎麼不記得，我還教她縫紉呢。』

『昨天法庭正在審喀瞿莎那件案子，我却當了陪審官。』

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說道：『唉，我的上帝，這真可憐呀！她爲着什麼罪受審判呢？』

「爲着殺人——這全是我做出來的。」

她說道：「怎麼會是你做出來的？你說得十分很奇怪。」說着，在老花的眼睛裏燃出火來。她實在也知道他同喀瞿莎兩人的歷史。

他又說道：「實在我是萬事的根源。所以因爲這個，就把我的計畫完全變
更了。」

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歛着笑容，說道：「什麼能使你變更計畫呢？」

「她走到這條路上，全是爲我的原因，所以我應該盡我所能，來幫助她。」

「這是你良好的意志，不過你的罪一點也沒有。大家全是這樣做，到後來也就漸漸忘記，依舊快快樂樂的生活着。說到這裏，她聲音裏帶着嚴厲的口氣並且你也不必引爲己罪。我以前聽說她墮落得厲害，那末究竟是誰的罪呢？」

「那是我的罪。所以我正打算補救。」

『並且這是很難補救的了。』

『這是我的事情。如果你想到自己，那末我母親希望你……』

『我並且不想着自己。我受老主母的恩惠太深，豈敢還有所希冀。麗壯卡（她已出嫁的姪女）正叫我去；如是這裏不用我的時候，我可以到她那裏去。不過你不必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大家全是這樣的。』

『我倒不這樣想。我總求你幫助我把這所房屋出賃，還替我收拾東西。你不要惱怒我。我真是十分感謝你。』

奇怪的事情：從南赫留道甫明白自己行爲惡劣，舉動背謬的時候起，從別人停止爲他所反對的時候起，他覺得對於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和郭爾納都生一種和藹的，尊敬的情感。他打算在郭爾納面前懺悔，但是郭爾納的臉色異常恭敬並且嚴肅，所以他不決定做這件事情。

南赫留道甫又乘着車至法庭，在路上他自己覺得十分奇怪，因爲他已經

變成別一個了。

他和媚仙的婚事昨天覺得異常接近，可是今天他覺得是十分不可能的。昨天他明白自己的地位，以為媚仙要是嫁給他，一定可以得着美滿的幸福；今天他却覺得自己不但不配娶她，並且還不配和她接近。『如果她一知道我是誰，她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待我。我那時候因為她和一個人很接近，所以竟責備她！如果她現在願意嫁給我，等到我一知道那個婦人正在獄裏，明後天或就將遣送到西伯利亞去，那末難道我心裏還能自安麼？那個被我所陷害的婦人將流遣到遠方去，我還能舒舒服服住在這裏，同幼妻一塊兒享清福，見賓客麼？或者我還能同那受我欺騙的縣長一塊兒出席把學校和土地監察部的條例表決可否麼？我還能同他夫人相見，重溫舊歡麼？這個真是卑賤的行爲！或者我還能繼續從事永未畫完的圖畫麼？這些事情現在我全不能做了。』——他自己這樣說着，同時却極喜歡他所感內部的變更。

他想到：『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先去見律師，知道他的決意，然後再到獄裏去見她，昨天的女囚，把所有事情對她說出來。』

他一想到他將見她，將同她說所有真情，將在她面前懺悔自己的罪孽，將告訴她將盡力援助，或竟娶她，以消除自己的罪孽，——他這樣一想，他竟得着一種特別愉快的情感，眼睛裏包着許多眼淚。

第三十三章

南赫留道甫來到法庭，在廊下遇見昨天的承發吏，問他法庭已判決的囚犯監禁在何處，誰能有允許同犯人相見之權？承發吏說犯人監禁在各處地方，又說在宣告最終形式的判決以前，允准相見之權屬於檢察官。當時那個承發吏又說道：『等法庭審判完畢後，我再對你說，伴你去見檢察官。現在請到庭裏去。法庭一會兒就要開始了。』

南赫留道甫今天看承發吏那種樣子十分可憐，當時就敬謝他的厚意，隨

即到陪審官室裏去了。

他剛走到那裏，許多陪審官已從室內出來，到法庭裏去。那個商人的態度還是十分高興；他已吃飽了東西，喝足了酒，像昨天一般，歡迎着南赫留道甫。如遇故友。彼得，蓋拉西瑪維奇今天也已經不用那親昵的態度和喧笑的聲音來引起南赫留道甫不快之感了。

南赫留道甫打算對全體陪審官敘述他和昨天那個女囚的關係。他想到：『老實說，昨天審判時，我就應該立起來，向公衆宣布自己的罪孽。』後來他同那些陪審官，一同走進法庭，又開始昨天這樣的順序，又嚷着「開庭了！」又有三個人高坐在檯上，又是十分靜默，又是那些陪審官坐在高背的椅上，又是憲兵和牧師，——他不由得覺着雖然應該做這件事情，可是他昨天都不能斷絕這種尊嚴的態度。

開庭的時候除去陪審官宣誓和首席推事演說外，一切禮節和手續還和

昨天一樣。

今天審的是強盜的案子。被告是個十多歲的小孩，身體極瘦，肩膀極窄，穿着灰色襯衣，露出一雙灰白無血的臉頰，由兩個拔着佩刀的憲兵帶將進來。他一個人坐在被告席上，呆看着走進屋裏來的人。這個小孩所犯的罪是帶同夥伴，扭斷車房裏的鎖，搶去幾片舊草蓆，計值三盧布六十哥幣。在告發狀裏說警察看見他正同他夥伴走着，那夥伴肩上負着一捆草蓆，所以前截留，嚴加盤詰。兩個人自己供出罪來，於是就關在監獄裏去。那個夥伴是鐵匠，不久就死在獄中，所以這個小孩一人受審。那捆舊蓆放在物證桌上。

這件案子的審問和昨天一樣的手續，有證據，有證人，有宣誓，有審問，有交議的問題。證人警察對於首席推事，檢察官和律師的問話，都奄奄無生氣的說着「噓……不能知道……噓……」等話。他的行動雖然十分愚蠢，並且機械，可是能看出他極哀憐那個小孩，所以講到自己逮捕的話，總有點不大

樂意的樣子。

第二個證人是這個舊蓆的主人，年紀已老，性子十分暴躁，當審判官問他承認不承認那是自己的草蓆的時候，他極不願意承認是自己的；後來副檢察官質問他用草蓆打算做什麼東西，他需要不需要這個東西，他當時就生氣起來，回答道：『這幾片草蓆丟失了就讓丟失罷，我一點也沒有用處。如果我知道爲這幾片蓆子要得着如許的煩惱，我也不必尋找，簡直還送給他一個盧布，給兩個盧布也都情願祇須不把我提到詢問。我坐馬車費却費了五個盧布。並且我身體又不大健康。我正染着疝氣病和風濕症呢。』

證人已經供完，被告自己却直認不諱，像被捕的小獸一般，無意識的向四圍看了一下，用捷斷的聲音敘述一切的事情。

這件案子已經明顯，可是副檢察官還像昨天一般，擡起肩膀，說出那能抵住狡猾的刑事犯的一切瑣碎的問題。

他在演說裏證明這件竊案在有人居住的房屋裏成立，那末還應該有撞入他人家宅的罪，所以這個小孩應該受嚴重的刑罰。

法庭內所指派的律師却證明竊案的成立並不在有人居住的房屋裏面，所以雖然犯罪不能否認，可是這種罪人並不於社會有所危害，和副檢察官所主持的意思似的。

那個首席推事還和昨天一般，顯出自己無偏向並且公道的態度，很詳細給陪審官們講解並且指導那些爲他們所知道並且不能不知道的事情。於是又和昨天一般，休息一會兒，又抽着煙，又由承發吏喊道：「開庭了！」又是兩個插着佩刀的憲兵坐在那裏，勉強想法不讓自己睡覺。

從這件案子裏得知這個小孩爲其父送至製煙工廠裏去，作了五年的工。今年廠主和工人發生衝突，事後他被廠主驅逐出去，位置既失去，便在城裏游蕩無事，所有存蓄的錢財都已用罄。在旅館裏他和一個早就無事並且愛

喝酒的鐵匠相識，他們兩人就在晚上喝醉了酒，扭斷鎖鍊，竊去諸物。隨即被逮。他們全都直承。於是就把他們下在獄中，不久那個鐵匠未及審判，即行死去。現在檢察官竟把他看作危險物，所以他爲保障社會起見，即擬置以重罪。南赫留道甫一邊聽着這件案子，一邊想道：「他們看他爲危險物，正和昨天的女囚一般。他們是危險的。難道我們不危險麼？……我是淫蕩的人，我是驅子，但是爲什麼所有那些知道我是怎麼樣的人不但不蔑視我，反恭敬我呢？」

大家全能看出，這個小孩並不是什麼特別的惡人，却不過是平常的人，至於他所以成爲這樣的緣故，祇因爲他正處在生出這樣人的地位上面。所以如果願意使這種小孩不發生，那末應該竭力去消除這種不幸的人所由成的情形，這是極明顯的事情。南赫留道甫一邊看着小孩病態，糊塗的臉色，一邊想道：「祇要有這麼一個人，當他因爲窮困從村裏移到城中的時候，能够

憐惜他，能够幫助他的窮困；或者當他在城裏工廠內做了十二點鐘一天的工作以後，幾個年長同伴引誘他入酒店的時候，祇要找到一個人對他說：「瓦娜，不要去，這是很不好的。」——那個小孩也就不去，也就不荒蕩，也就不會做壞事了。」

「但是這種憐惜他的人，當他像野獸似的閒住在城裏，荒廢他正就學的年限的時候，竟找不到一個，不但如是，他自從住在城裏以來，所聽見於工匠和同伴的話，不過是誰能騙人，誰能喝酒，誰能罵人，誰能打人，誰能荒蕩，誰就是好漢的那些念頭。」

「可是當他貧病交迫，爲不健康的工作，喝酒，淫蕩等惡習慣所磨消，竟無緣無故，傻子似的在城裏間走着，跑到一家車房裏，拉去那無用的草蓆的時候，我們並不想怎樣給他消滅，那使他陷在現在地位的原因，却反打算嚴刑懲罰這個小孩，以補救事實。這是如何可怕的情形啊！」

南赫留道甫想起所有這些事情，已經不聽法庭所經過的事情，他很恐怖。他能發見這件事情。他同時又奇怪，爲什麼自己以前見不到此，爲什麼別人也竟見不到此。

第三十四章

剛到第一次休息的時候，南赫留道甫就立起來，走出圍廊，決意從此不回到法庭裏去。讓他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罷，要他加入這齣趣劇，那總是不能的。

他問清檢察官辦公室的所在，一直走到那裏去。僕人說檢察官公事正忙着，不放他進去。他不聽那僕人的話，徑直走進門去，當時遇見一位官員，便請他稟報檢察官說自己是陪審官，有要緊事情必須見他。侯爵的尊號和華美的衣裳很能幫助南赫留道甫。那個官員頓時進去稟報，一會兒就請南赫留道甫進去。檢察官站立在那裏接待他，對於南赫留道甫要求相見的不合時

露出極不滿意的態度。

檢察官厲聲問他道：「閣下有什麼事情分咐？」

「我是陪審官，敝姓南赫留道甫，我打算見一見被告瑪司洛娃。」——他很迅速，很堅決的說着，臉兒不由得紅將起來，覺得自己做了對於他的生活很有堅決的影響的一種行爲。

檢察官身材不高，面色極暗黑，灰色的頭髮很短，敏捷的眼睛奕奕有光，凸出的下顎上面生着極短的鬍鬚。

當時他安閒的說道：「是瑪司洛娃麼？那是我知道的。她以毒死人被控。爲什麼你必須見她呢？」——說到這裏，他願意口氣間說得溫柔些，當即接下去說道：「我不知道爲什麼你願意見她，我就不能允許你這個事情。」

南赫留道甫臉漲得更紅，喃喃說道：「因爲我有極重要的事情必須見她。」檢察官聽着，就擡起眼來，很注意的看着南赫留道甫，說道：「這樣說，這件

案子已經審判了沒有？」

「她昨天受審，被判決受四年不公道的徒刑。她並沒有罪呀。」

他並沒有注意到南赫留道甫提起瑪司洛娃無罪的那句話，僅祇說道：「既然昨天她已受判決，那末在此判決未生效力以前，她應該監禁在臨時監獄裏。在那邊祇在一定的日子允許外面人來相見。我勸你到那裏去問一下罷。」

南赫留道甫覺得那堅決的時機已經臨近，當時就顫動着下顎說道：「但是我必須見她，越快越好。」

檢察官很不安的豎起眉頭，問道：「爲什麼你必須見她呢？」

「因爲她並沒有罪，而受徒刑的判決。那全是我一人之罪。」——南赫留道甫這樣說着，發出顫索的聲音，同時覺得他說了那無須說出來的話。

檢察官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欺騙她，使她陷於如今所處的那種境況。如果她不為我所誘引，決不會受着這樣嚴重的刑罰。』

『我總看不出這件事情同會見的事情中間有若何的關係。』

南赫留道甫說道：『現在我打算跟從她……打算娶她。』他剛說起這件事情，眼淚已經充滿在眼睛裏。

檢察官說道：『是麼？竟如此麼？這實是極特別的事故。你不是克拉斯諾潘斯基地方村議會的議員麼？——他一邊問着，一邊憶起他以前曾聽見過這位發怪議論的南赫留道甫的大名。

南赫留道甫臉越紅了，惡狠狠的回答道：『請你恕我，這件事情我想與我的請求並沒有什麼關係。』

檢察官微微一笑了一下，並不含着一點驚擾的神氣，說道：『自然沒有關係，但是你的希望簡直十分奇怪，超出於尋常的形式以外……』

『怎麼樣，我能夠得着允許麼？』

『允許麼？好，我立刻就給你一張通行狀。請你坐一下子。』

他就走到桌傍，坐將下去，寫起字來。他一邊還說道：『請坐罷；』可是南赫

留道甫到底還站立在那裏。

通行狀已寫就，檢察官隨手就交給他，看着他，露出好奇的態度。

南赫留道甫又說道：『我還有一件事情聲明，我不能够繼續出席陪審了。』

『應該遞一正當的理由書到法庭去，這是你所知道的。』

『理由就是我認所有的法庭不但沒有利害，反是無道德。』

檢察官聽見這句話，微微笑了一下，這一笑彷彿現出這種的聲明是他所深悉的，是屬於打趣的一類事情的。當時他就說道：『但是你須明白，我是法庭的檢察官，我自然不能贊成你的意思。所以我勸你不如在法庭上聲言此事，法庭將解決你的聲明，將認這個聲明爲有理由，或無理由，如果無理由的

時候你還須受罰。請你到法庭裏去罷。」

南赫留道甫很生氣的說道：「我既經聲明，就永不到那邊去了。」

檢察官道：「我的榮幸。」說罷，就低頭鞠了一躬，願意趕快避開這樣奇怪的訪客。

南赫留道甫既出，一個法庭推事隨着走進檢察官的辦公室，問道：「剛纔在你那裏的是誰？」

「他名叫南赫留道甫，在克拉斯諾潘斯基縣裏議會裏屢有其各種奇怪的宣言。你想想，他是一個陪審官，在被告人裏有一個婦人，或者是女郎，受了徒刑的判決，據他說，那個人是爲他所欺騙的，所以現在願意娶她爲妻。」

「這是不能的事情麼？」

「他自己對我這樣說的……說話時態度還十分激昂。」

「現在的少年人都有點不規則的舉動。」

「他已經不很年輕了。」

「還要你那個著名的伊溫順闊夫（卽副檢察官）真叫人討厭。他會嘮嘮叨叨說個不止。」

「簡直應該把他止住，他簡直是個阻礙事務的人。」

第三十五章

南赫留道甫從檢察官那裏出來，一直到臨時拘留所裏去。但是在那裏並沒有瑪司洛娃這個人，監獄長告訴他說她也許在舊待審監獄裏面。南赫留道甫就到那裏去。果真瑪司洛娃監在那裏。

從臨時拘留所到待審監獄中間的距離極長，南赫留道甫走到監獄柵欄門那裏，已經很晚了。他意欲走進一所又大又黑的門那裏去，可是崗卒不讓他進去，却祇掣了一下鈴。管獄官應着鈴聲走出來，南赫留道甫把通行狀給他看，但是管獄官說沒有獄長的命令不能入內。南赫留道甫便到獄長住宅

那裏去。剛走在扶梯上，他就聽見在門裏發出一種奏在「批霞那」上的複雜的，急遽的歌聲。一個繫着眼睛的丫頭生氣着，出來開門；這種聲音就彷彿趁着這個機會，從室內奔擠出來，驚動他的聽覺。那支曲是李司脫（註一）討厭的詩歌，奏得固然很好，却祇到一定音級為止。一到了那個音級，就又重複着同樣的歌調。南赫留道甫便問繫着眼睛的丫頭，獄長在家否。

丫頭說不在家。

「快回來麼？」

歌聲停止了一會，又喧鬧着重複着那個調來。當時丫頭說道：「我去問一下罷；」說着，就走出去了。

歌調正在熱鬧的奏着，忽然尚未到原定的音級，就斷住了；但聽見一種婦

（註一）李司脫（L. S.）爲大音樂家，一八一一年生於匈加利，死於一八八六年。著音樂作品

人的聲音從門裏傳出來，說道：『對他說不在家，今夜不知道幾時回來。他正去赴飲，做甚麼擾個不清！』說到這裏，琴聲又起了，一會兒又停住，聽見一層推椅的聲音。大概這位生氣的女音樂家正打算對着那個來得不是時候的討厭賓客加以一番譴責。

當時一個女郎走將出來，面色死白，頭髮捲曲，憂愁的眼睛底下畫着一條青痕，露出楚楚可憐的模樣。她說道：『家父不在家。』後來一看這位少年人服裝異常華麗，便把聲調改得柔和着，說道：『請進來坐……你有什麼事？』

『我要到獄裏去見一女囚。我已得檢察官的允許。』

『唔，那個我不知道。請你到這裏來；』她又叫他從外間小屋那裏進來，又說道：『或者請你去見副獄長，他現在正在辦公處，你可以同他談話。貴姓是什麼？』

南赫留道甫並不回答她的問題，僅祇說道：『謝謝你，』就出來了。

門還未曾關好，洪大高興的歌聲已經起來。南赫留道甫在院子裏遇見一位少年軍官，帶着染黑的鬚鬚，便上前問副獄長何在。不料那個人就是副獄長。他就把通行狀取出來。副獄官接過來一看，說這是臨時監獄的通行狀，在這裏不能通用。並且天已經晚了，請明天來罷。他又說道：『明天十點鐘無論何人都准相見，你可以來，獄長一定也在這裏。那時候可以在公共室裏相見，如果獄長特許，可以在辦公室裏相見。』

南赫留道甫既沒有達到會面的目的，祇得回家去了。他走在街上，意氣十分憤激，憶起同檢察官和副獄長談話的事情。他想尋方法同瑪司洛娃相見，對檢察官說自己的決意。又到兩個監獄去，預備見她，却到底還見不着，心裏不由得十分擾亂，許久時候不能夠安靜下去。回到家裏，他立刻把那本久未動用的日記簿取來，讀了內中幾段，便奮力寫了一段在那本日記上面。『我未寫日記有兩年了，以為永不會回到這種兒戲的舉動。可是這個並不是兒

戲，却是同自己的談話，同住在各人心中的真「我」，神「我」談話。這些時候這個「我」已經睡了，我竟不能同誰有什麼談話。四月廿八日在法庭上當我做陪審官時所發生的那個出奇的事件把這個真「我」驚醒了。我在被告席看見她，爲我所欺騙的喀瞿莎，穿着囚人的衣裳。爲着奇怪的誤會，又爲着我的過失，她竟受了徒刑的判決。我剛纔到檢察官和監獄那裏去。人家不讓我進去，但是我決定盡我所能，跑去見她，向她懺悔，或者用結婚來消除我的罪孽。上帝幫助我！我心裏就覺得快樂，並且平安了。」

第三十六章

在這天晚上瑪司洛娃許久睡不着，張着眼睛躺在牀上，看着那扇獄門，又看着那個教堂執事的女兒，在屋內來回的走着，自己就思想起來。

她想如果到薩哈連島去，無論如何，不嫁給囚徒，如果遇見什麼長官，書記官，或者管獄官，副管獄官，便可以委身事之。但是不要使身體消瘦了，那就不

好辦了。她憶起那個律師和首席推事怎樣看她，那些同她遇見，並且故意從她面前走過的法庭的人員怎樣望她。她憶起，白爾泰到獄中去見她時，曾對她說她所愛的那個學生住在基泰娃班子裏，時常到她那裏詢問，很爲你憐惜。她又憶起同紅髮婦人打架的事情，不由得十分哀憐她；又憶起麵包師前次會給她多餘的麵包。她想起許多人來，可是憶想不起南赫留道甫。她幼時的事情，和她對於南赫留道甫的愛情，她早就不記得了。這是件極痛苦的事情。這些憶念已經很遠的，不動的，躺在她的心靈裏。就是在夢裏，她也永遠見不着南赫留道甫。法庭裏她所以不認識他的緣故，一方面固然是因爲她看見他的時候，祇是一個軍人，沒有長鬚，披着又短又彎曲的頭髮，現在的樣子却已經不是少年人，已經長了鬚鬚了，所以不認識他——他方面也是因爲她從未想到他這個人。從那天黑暗恐怖晚上，當南赫留道甫從戰場回來，並不到姑母家去的時候起，她對於他戀愛的憶念已經落葬了。

在那個晚上以前，她希望她能與南赫留道甫相見，雖然肚腹內懷着小孩，不但不覺得累重，反當那小孩在腹內輕輕躍動的時候，覺得十分喜歡。但是從那天晚上以後，所有事情都成別樣了。將來的小孩祇是一個累物罷了。

姑母也等着南赫留道甫，當時請他來一驗但是他却打電說不能來，因為須在定期內到彼得堡去。後來喀瞿莎知道了這樣情形，決計到車站上去見他。火車在晚上兩點鐘來到。喀瞿莎侍候主婦安睡，約好廚女瑪斯加作伴，穿上一件舊大衣，用手巾裹着，直奔車站上去。

那時候是秋天深黑的晚上，風雨頗甚。雨一會兒下着極粗的點子，一會便停住了。曠野裏腳下看不見一條道路，林中深黑，彷彿在爐內一般。喀瞿莎雖然很熟悉道路，也不免迷失方向，尋到了火車站，車已先到，僅停三分鐘的工夫，可也已經在第二次搖鈴的時候。喀瞿莎一走到月臺上，就在頭等車窗裏看見了他。這輛火車上燈火異常光明。兩個軍官對坐在天鵝絨椅上，作紙牌

戲。窗傍棹上正燃着粗燭。但見他正穿着騎袴和白襯衫，靠着椅背坐着，在那裏嘻嘻的笑，她就把自己那隻凍手伸進窗裏去。但是那時候已經搖了第三次鈴，火車慢慢的動了，起初向後倒，後來就擊着輪子，一輛輛車趕前進行。一個賭博的人手裏拿着紙牌，昂起頭來，看着窗外。她又打了一下窗，把臉頰放在玻璃上面。那時候她傍邊的那段車已經動着，並且走起來了。她一面向窗內看，望她一面跟着那輛車走。那個軍官打算把窗放下，却竟不能。南赫留道甫立起來，把軍官推在一傍，便把窗放下了。火車已經增加了速度，喀瞿莎也只得迅步跟着跑去。火車走得更快了，窗也關上了。那時候車守推了她一下，踏上火車去了。她落後了一步，却還在月臺上濕泥裏撞命的奔跑。後來月臺走完了，喀瞿莎順着階級跑下地來，幾乎墮地，趕緊撐住纔立好了。她還跑着，可是頭等車室已經往前走得很遠了。二等車室又從她面前跑過，三等車室也很快的跑過去了，但是她依舊跑着。等到最末一輛帶着燈光的車走過後，

她已經走到保衛線外貯水池那裏。一陣狂風吹在她身上，把她頭巾從頭上吹下來，衣服也捲着兩隻飛跑的腿。頭巾已被風吹去，可是她還在跑着。

那個廚女也跟在她後面跑着，不住的喊道：「喀瞿莎，喀瞿莎，頭巾丟了！」

喀瞿莎只得止步，轉過臉來，一把拉住廚女，抽咽着哭泣起來。

她不由得高喊道：「竟走了啊！」

她自己想道：「他坐在通明的火車裏，天鵝絨的躺椅上面，在那裏嘩笑飲酒，——我却在這裏，在污泥裏，在黑暗裏，在狂風暴雨之下，——站在那裏哭泣。」

她坐在地上，這樣思想着，越加高聲哭泣起來，使那個女孩弄得驚慌異常，不知所措，擁抱着她的溼衣裳。

「喀瞿莎，我們回家去罷。」

喀瞿莎並不回答那女孩，祇想着：「如果再有一輛車走，——壓在車下，也

就完了。」

她決定這樣做去。但是那個嬰孩，——她肚腹內所懷的那個嬰孩，——忽然顫動起來，很不正的欠伸了一下，又彷彿用一種極薄，極尖，極柔和的東西擊了一下，這是在驚擾以後第一次安靜時所常有的事情。經這嬰孩一下打擊，以前所有使她痛苦，以爲萬無生理的心思，對於南赫留道甫怨恨的心，和以一死以爲報復的希望，——忽然都已消滅了。她安心起來，——起身來，整理了衣裳，戴好頭巾，回家去了。

她回到家裏，十分疲乏，衣服全已潮溼，並且沾着不少污泥；從那天起她發生了一種心靈的變遷，使她能成爲現在這樣的人。從這個可怕的晚上起她已經不信上帝和善。她以前自己很信上帝，並且相信人家也信他，可是從那晚上起她知道誰也不能信仰上帝，而所有講到上帝和上帝的律法的話，那全是欺騙，全是不公平。那個會爲她所愛，並且曾愛她的「他」現在已經丟棄了她不顧了。她知道她是所有人類中最好的人，所有其餘的人還要比她

壞。而她以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更加一步步使她深信自己的意思。她的姑母，拜上帝的老婦，竟因為她不能像從前一般的服侍她，而把她趕走了。她所遇見的許多人中，——婦人竭力靠着他撈錢，男子們，從警察長起到管獄官爲止，都看她爲供人快樂的器具。在世上是沒有一個與她有關係的。她在自由生活的第二年所遇見的那個老藝術家，更使她堅信這件事情。他直接對她說，人生的幸福就在於此，——想聽這個爲詩歌和審美。

所有人生活着都爲自己，爲自己的快樂，所有講到「上帝」和「善」的話都是欺騙。如有時提起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世界上安排得這樣惡劣，竟使所有人互相仇恨，大家都受痛苦，——那末這種事情她以爲祇有不去想他爲妙。發生厭悶了——便抽起煙來，喝起酒來，或者和男子相愛起來，這個厭悶也就過去了。

第三十七章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晨五點鐘，當監獄內女囚廊下吹了一聲例行的哨子的時候，柯拉伯娃已經起來，便把瑪司洛娃叫醒。

瑪司洛娃醒來，一下子就 very 恐懼的想道：『我現在是徒刑犯了，』便擦了擦眼睛，吸了一口污臭的晨間空氣，打算再睡，回到無知覺的境界裏去，但是恐怖的习惯戰勝了睡魔，只得起身，盤膝而坐，四面望了一下。室內的婦人都起來了，祇有小孩還自睡着。販私酒的婦人正瞪着眼睛，很謹慎的從小孩身下抽出一件衣裳來，還不讓小孩驚醒。衛兵的婦人在爐上烘着嬰孩的纏布，那個小孩正在藍色眼睛的費道西手裏唱着失望的呼號，費道西擁抱着他，搖着身子，用和藹的呢聲拍他安眠。害癆病的婦人正捧着胸脯，臉頰上露出血紅顏色，不住的咳嗽，咳嗽一完，就嘆氣起來，不由得要失聲大喊。紅髮婦人也已經睡醒，仰着肚腹躺着，翹起一雙粗腿，高聲講着所見的夢境，態度異常高興。犯放火罪的老婦人又站在神像面前，輕輕說着同樣的話語，畫着十字。

鞠着躬。教堂執事的女兒坐在牀上，兀然不動，張着還未睡醒，並且十分遲鈍的眼光看着自己，小美人用手指搔着油光，堅硬的黑髮。

在圍廊下聽見一陣木靴橐橐的聲音，一會兒門門響了，走進兩個男囚穿着裏衣和灰色短跨，板着一付又嚴正又生氣的臉，抬起污水桶，扛出囚室外去了。婦人們就到廊下去，在水管上洗臉。那個紅髮婦人又同一個從隣室裏走出來的婦人拌嘴。於是又來了一陣罵，一陣呼喊，一陣抱怨……

管獄官喊道：『你們又要作死麼？』說着，在紅髮婦人裸露，並且肥胖的背上推了一下，拍達一響，打得全圍廊下都能聽見，隨着對她說道：『不許你開口。』

紅髮婦人竟受着還露喜色，說道：『你們看，這老頭子又在取笑人了。』
『唔，快一點！預備去做晨禱。』

瑪司洛娃還來不及梳髮，獄長已經帶着侍從走過來了。

管獄官便喊道：『點名了。』

那時候別的女囚也從囚室內出來了，大家順着圍廊分兩排站着，後排的婦人應該把手放在前排婦人的肩上。大家挨着數了一下。

點名以後，女管獄官來了，便引一羣女囚到教堂裏去。瑪司洛娃同費道西兩人站在衆女囚中間，從囚室裏陸續出來的一共有一百多名女囚。大家全戴着白色的頭巾，穿着白色的裏衣和裙袴，祇有幾個婦人穿着自己所禦的雜色衣裳。那就是隨着丈夫，帶着兒女同在監獄裏受苦的婦人。階梯上佔滿着行人。但聽見木鞋囊囊的聲音，和語聲笑聲。在轉灣處瑪司洛娃看見了自己那個仇人兇惡的臉，就是鮑茲柯娃，在前面走着，便順手指給費道西看。走下來時，嬌女個個都靜默着，畫着十字，鞠着躬，走到空洞無人，金色輝煌的教堂裏去。婦女的地位是在右面，大家都擁擠着，你推我跌，站在那裏。婦女進來後，又隨着進來一羣穿灰色衣裳的男囚，高聲咳着嗽，密密的站在教堂左面

和中央。上面已經站住早就帶來的囚犯。——一方面是剃光着半頭的徒刑犯，鐵鍊鈴鐺，可以顯出他們已經降臨了，一方面是未剃光頭，也未用腳鍊鎖着的待審犯人。

這所監獄教堂是由某富商新近捐建的；他爲着這個建築物一共費了好幾萬盧布。所以堂內金色燦然，滿塗着油漆。

教堂裏一時沉默起來，祇聽見抹鼻涕的聲音，咳嗽的聲音，小孩的喊聲，有時還聽見一陣鐵鏈的聲音。忽然站在中央的男犯大家移動了幾步，互相擁擠着，讓開中間一條道路，獄長就從這條道路上走進來，站在教堂中央衆人的前面。

第三十八章

禮拜式於是就開始了。

以下是禮拜式中的情形。那教士穿着一件古怪，極不便利的金色古裝服。

正在切小塊麪包，放在碟子裏，然後又放在葡萄酒的杯裏，同時喊了幾個不同的名字和幾句禱告文。那時一個助施聖餐的人先嘴裏念着斯拉夫語禱告文，文句裏很難聽得懂，而且念得又快又含糊，隨後他在衆罪犯裏輪流給他們吃聖餐。那禱告文裏大概是說願意皇上和他的家族平安。這套話已經說了好幾遍，在別個禱告文裏也有這套話，衆人那時都跪着。隨後那副牧師念了幾句使徒行傳裏幾節聖經，他聲音非常的尖脆，實在聽不懂他所念的，以後那教士自己清清楚楚念了一段馬可福音裏面說，基督死後復生，飛上天去，坐在他天父右手旁邊，他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從他身上會趕出七個鬼，馬可十六章九節後又顯現在他十一個門徒面前，他吩咐衆門徒在各地人民宣傳福音，聲明說，不信的要死亡，信的而受洗的要被救，還要逐出魔鬼，用他的手放在人民身上，就醫治了他們，談新奇的話，捉捕毒蛇，若他喝了毒水，也不會死，還是好好活着。

守這禮拜式的意思，就是要假設這小塊麪包被教士切下，放在水裏，成了一種古怪的手勢，念了幾句禱告文，就可以變成上帝的肉和血了。

那教士所作的手勢就是他先穿着他一件金布寬袍，規規矩矩的站在腳尖上，高舉着兩個手臂，隨後屈膝蹲下，用嘴親那桌子，和桌上所有的東西；不過最要緊的就是他拿着他寬袍的兩個衣角，板板眼眼的搖擺着，輕輕的在銀盆和金杯上面飄揚着。他們因為假設說在這時候那麪包和葡萄酒便會變成肉和血；所以這一段禮式是最莊重嚴肅的。

那教士在教堂一小部分的金色隔房後面喊道：『現在，向那至福至潔至聖的天母。』隨後一陣聖詩歌極嚴肅的唱出來，歌裏說着，應當贊美歸榮於童女瑪利亞，因為她生下基督，並沒有失她的童貞，所以比仙女還貞聖。比西拉歌（上等天神）還光榮得多。以後這聖禮就算完成了，那教士拿開那銀盆上的遮布，把中央一塊麪包切成四塊，先放在葡萄酒裏，隨後又倒在他嘴裏。他

就說是已經吃了一塊上帝的肉，和喝了一滴上帝的血，然後那教士拉開帷幕，打開那隔房的中央門，在他手裏拿着那金杯走出門來，問有人情願到前面來的，可以得着那杯裏上帝的肉和血。有幾個小孩子想要前去。他說的，要領這

那教士問了那些小孩的名字後，謹慎的拿一塊麵包浸在葡萄酒裏，用匙子從杯裏拿出來放在一個孩子的嘴裏。他又輪流的給別個小孩；那副主教拭了那些孩子的嘴，唱着歡歌說，那些孩子吃了上帝的肉，喝了上帝的血。完後那教士把那杯拿到隔房後面去，他在那兒喝了所有剩下的聖血，吃了所有剩下的聖肉，就慢慢理着他的上脣鬚，拭淨他的嘴和那杯，就在隔房後面極快的走出來，他那雙牛皮鞋的薄鞋底，格格格的響。此後那基督禮拜式的聖禮現在完了，但那教士願安慰那些不幸的罪犯，再做一個普通的禮拜。這禮拜就是，他走到一個鍍金鑿成的偶像，黑臉和黑手，亮着十二支臘燭，代爲他所吃的上帝，他就用奇怪雜亂的聲音詠誦以下一段文：——

「至和藹的耶穌，歸榮你的使徒，耶穌，爲殉道的所頌揚，無上的聖國；救我，耶穌我的救主呀。至聖美的耶穌，憐恤那向你哭號的人，救主耶穌呀。禱告耶穌的誕生，所有你的使神，所有你的教士被救，享着天上的福祉。耶穌，人類所愛的。」

那時他就止着，將身一縮，伏倒在地，堂裏所有人——管獄官，衛兵，罪犯們——也照樣蹲着，鐵鏈的叮噠聲不時的發出響聲。他又續着道：「衆神的創造者，無所不能的主，至驚奇的耶穌，使神所驚嚇，至大的耶穌，我們祖先的贖罪者。至和藹的耶穌，主教所頌揚。至榮耀的耶穌，國王的權力。至良善的耶穌，先知的應驗。至奇驚的耶穌，殉道的決心。至謙卑的耶穌，僧道的歡樂。至憐恤的耶穌，教士的甘心。至慈悲的耶穌，全地禱齋戒。至佳麗的耶穌，公理的喜悅。至貞潔的耶穌，義夫貞女的貞操。至長壽的耶穌，罪犯的救聲。耶穌上帝的聖子，憐憫我。」

他每說『耶穌』兩個字，他的聲音越來越發喘。至終他停了，他提起着銀邊的白聖衣袍，一膝跪下，蹲伏在地。那時一陣頌聲出來，『耶穌，上帝的聖子，憐憫我。』那些罪犯蹲伏着，再站起，他們的頭髮都披在前面，現在都搖到後背上去，和他們腳跟骨上壓鎖着的鐵鏈軋軋作響。

那禮拜做了好久。先是一個頌讚，末句是說『憐憫我。』還有一個，末句是說，『亞列盧亞！』（讚頌上帝，歸榮於上帝之意）衆罪犯用手作十字形，鞠躬，第一次每一句鞠躬作勢，第二次每兩句鞠躬作勢，第三次每三句鞠躬作勢；那頌讚完後，衆人都很歡喜，那教士合着書釋然一嘆，退進隔房裏。還有最末的禮式。那教士從桌上拿着一個鍍金大十字架，兩頭有瑤瑯質的古紀念牌，走到教堂中央。先是那檢察官前來，親那十字架，次有獄吏，最後是衆罪犯，擠着推着，彼此低聲叱罵。那教士同檢察官談話，推着那十字架，他的手一時摸着衆犯的嘴，一時摸着他們的鼻，衆犯也爭前親那十字架和教士的手。這樣

就做完了基督禮拜式，最後說了幾句那些東跑西撞的兄弟們的安慰造福一套話。

第三十九章

在那禮拜堂裏的人，從管獄官直到瑪司洛娃，沒有一個人理會那教士說了那末些次數而讚美得奇形怪像的這位耶穌，是來禁止他們在那兒所做的惡事：他們不知道，他耶穌不但禁止爲那麵包和葡萄酒作這種無意味的多話和褻慢的咒勢，而且已經清楚在經文上寫着，要禁止人類叫別人是他們的主人或在廟宇裏祈禱；他已經告訴說，每一個人應當在荒野靜處禱告；他已經禁止建造廟宇，說他要來打倒那廟宇，又說一個人應當不在廟宇裏而在精神裏和真理裏崇拜；總括說，他不但已經禁止現在他們正實行的審判人、監囚人、苛罰人、殘殺人，而且甚至於禁止了各種世上的威勢。他說他已經來給那擄囚得自由。

沒有一個在堂裏的人明白那所舉行的是一種最大的褻瀆，也是對於他們口口聲聲所說基督的侮慢。沒有一個人彷彿看出那教士拿出給大家親摸的鍍金十字架上琺瑯質紀念牌即是那繚人架的紀念物，基督以前死在這上的，藉此排斥現在所正實行的苛刑。那些教士假設代用麵包和葡萄酒，說他們吃了，喝了基督的肉和血，而他們真正吃了，喝了他的肉和他的血，並不是那一塊麵包和一滴酒，因為他們要羅陷那些基督認為弟兄的一小百姓們，「要逐出他們所有的最大福祉，要他們屈伏在最虐的苛刑底下，要把基督傳來的最大快樂藏着，不給人類——這種思想並沒有入了全堂中一個人的腦子裏。

那教士是用良心去實行他的一番責任，因為他從小孩養成，看出這是一個真信仰，是古時聖賢人所遵守的，到現在那教堂還遵守着，那國家政府也認真着。他並不信那塊麵包真會變成肉，說了那末些次的話是於心靈上得

益的。他也並不信他真是吞下上帝的一塊肉來。沒有人能信這話；但他信一個人應當信這個的。所能使他專心這信仰，就是因為他行了他的事，他這十八年內得了不少進款，可以撐着他一家，把他兒子送到大學堂去，把他女兒送到衆牧師女兒的學堂去。那副主教也是這樣的信，而比那教士還堅實些，因為他已經忘了這信仰的教義，祇知道爲死者，爲大衆，跪敬時候，或不是跪敬時候，總有一定的酬勞價，是真基督徒情願給的；所以他欣然叫出他的『要憐憫，要憐憫，』嘴裏念着說着他所聘定的種種需要，正好比別人要賣出薪柴麵粉或香煙的心急。那些管獄官和衛兵們，雖然他們永不明白，也永不明白那些教義和教堂中禮節的意思，不過相信這是他們必須信的，因爲長官和皇帝自己都這樣信。而且他們雖然糊塗，他們自己不知道爲什麼也覺得這種信仰可以保護他們暴虐的地位。但是有了這個信仰，他們就覺得極難，或者不能像現在他們這樣的安心用全權苛罰人民。那獄長真是柔心

腸的人，若是沒有這個信仰來支撐他，他實在不能像這樣活着。所以他呆站着，動都不動，彎着腰，誠誠懇懇的自己畫十字，當天使頌歌唱的時候，他總想把自己動心，當那小孩們施聖餐的時候，他舉着一個小孩，親手抱到教士面前去。

大多數罪犯信那在鍍金偶像裏，那些禮服裏，聖燭裏，金杯裏，十字架裏，那些連續禱告的『至和藹的耶穌』和『要憐憫』裏，藏着神妙的力量，可以得着此生的舒服享福。只有幾個人看清楚那班拘泥信仰的詐術，在他們心裏暗笑；但是那大多數人極力想——用種種祈禱，聚衆和聖燭的禮節——去得他們所求的舒服，而若沒有得着他們的祈禱還是沒有答應，就彼此慰信說，他們這次不成功是偶然的，這種有教育人和主教所組織的禮拜式，是極要緊，極必須的，若不是爲這輩子，死後也佔便宜的。

瑪司洛娃也是這樣的信法。她同別人一樣，覺得那信心和迷惑相混着。她

起先在欄杆後人羣裏站着，因此她只可以看見她的伴友；但後來施聖禮的人走前去，她和費道西走在前面去，他們看見那個獄長，他後面有一個少年農夫帶點小鬚和亮頭髮，站在獄官裏面。那人是費道西的丈夫，他呆眼看他的妻子。在跪敬時候，瑪司洛娃自己想追問他，低聲同費道西談話，後來看見大衆都鞠躬起來，她也鞠了一躬，畫一個十字禮。

第四十章

南赫留道甫很早就從家裏出來。一個鄉下人正在胡同裏走着，嘴裏發出奇怪的聲音，喊道：「牛奶，牛奶，牛奶。」

頭天晚上正下着初次溫暖的春雨。各處沒有石子路的地方都暴長着綠草；園內的樟樹已經發出綠芽，薔薇樹和白楊樹正開展着又長，又香的葉子，家內和店鋪內都在那裏開窗擦玻璃。舊物市場是南赫留道甫必經之路，當時在那市場上已經有許多人圍在並排搭着的帳篷附近，許多衣服破爛的

人在那裏來往走着，腋裏挾着一雙鞋，肩上披着疊平了的袴子和坎肩。酒店那裏已經擁擠着不少鮮服明靴的男子，和頭上戴着絲巾，身上穿上玻璃珠大衣的婦人。那些男女因為今天休息，能夠不到工場裏去，所以個個都臉露喜色。警察佩着裝手鎗的黃帶，站在崗位上面，正留心看着有什麼無秩序的舉動，藉此可以排解他死沉沉的煩悶。並樹道小路上，和綠草場中，迅跑着孩子和狗，在那裏遊戲，幾個高興喜歡的奶媽聚坐在道傍椅上，互相談話。

街道上左面陰涼地裏還潮溼着，中間却已經乾了，不住的來往着重載大車和輕便的馬車。各處不同的鐘聲傳佈在空氣裏面，一聲聲在那裏叫人去做禮拜，像監獄所做的禮拜一般。可是那些盛裝的男女還是散開着，各自走各自的路。

南赫留道甫的馬車走到監獄的轉灣處即行停止，因為車輛是不許直達監獄門口的。

幾個男女差不多手裏都持着包袱，站在監獄轉灣那裏，離監獄有百步路遠。右面是幾所不高的木房，左面是二層樓的房屋，外面掛着些招牌。監獄的偉大的石頭建築還遠在前面，不許人走近過去。崗卒持着槍，來往走着，對於那些打算圍近過去的人都厲聲喝止住了。在木房小門的右邊，一個穿着帶藍道制服的管獄官，手裏持着一本記事簿，對着崗卒坐在椅上。凡有人走過來，說出要見誰，便就都記下來了。南赫留道甫也走到他面前，把卡答隣，瑪司洛娃的名字說出來。那個穿制服的管獄官也就記下來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爲什麼還不放人進去呢？」

「裏面正在早禱呢。等到早禱一完，就可以放人進去了。」

南赫留道甫便退到等候着的那羣人裏去。那時候有一個人身穿敝衣，頭戴破帽，赤着雙腳，臉上全是紅癩，從人羣中走出來，直向監獄走去。

那個負槍的兵士向他喊道：「你往那裏去？」

那個敝衣人受着崗卒的叱喚，臉色一點也不驚慌，徑自回轉去了，嘴裏還說道：『你喊什麼？你不放我進去——我就等着。何必這樣胡嚷呢？』

衆人都點頭笑將起來。那些探獄的人大半衣服穿得很平常，還有是很破的，可也有外貌異常體面的男女。同南赫留道甫一塊兒站着的有穿得很好的一個人，頭髮剃得很光，身體十分肥胖，臉色紅腫，手裏攜着衣包。南赫留道甫當時問他，是不是第一次到這裏來？那個人說他每禮拜都來，兩人因此就扳談起來了。那人是銀行的看門人，他的兄弟以欺騙罪被監禁，故此他來探望他。這個慈心的人把所有自己的歷史都講給南赫留道甫聽了，正要問他的時候，忽然一輛膠皮馬車馳將過來，便把他們的注意力吸收到那上頭去了。那輛馬車裏坐着一個大學學生和帶面紗的女郎。那個學生手裏持着一個大包袱。他走到南赫留道甫面前，說他帶來許多麪包，打算施給囚犯，問他能不能做這件事情。他並且還說道：『那是我未婚妻的意思。那個女郎就是

我的未婚妻。她的父母也勸我們把這些東西施給獄囚。」

南赫留道甫答道：「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來，所以不大知道，但是我想你可以問一問這個人。」說着，便指着那個拿着簿子，坐在右面，穿着制服的管獄官。

當南赫留道甫正在同那個學生說話的時候，那扇中間裝着小窗的監獄的大鐵門已經開了，從裏面走出一個穿制服的軍官，還有別的管獄官，當時那個手持簿子的管獄官大聲說探獄的人現在可以進去了。崗卒向傍邊一退，許多人都擁擠着急忙走進牢門，惟恐其遲慢。門傍站着一個管獄官；探獄人一個經過他面前，他便一面數着，一面說着：「十六，十七，十八……」屋內又有一個管獄官也在那裏用手搖揮着，一個個數清走進來的人，以便在出門的時候，對一對數目，不要留一個人在獄裏，也不要放掉一個囚人。這個點數的人並不走着走過來的人是誰，竟朝南赫留道甫的背上用手擊了一下，

這一擊很使南赫留道甫覺得恥辱，可是立刻他憶起到這裏來是做什麼的，不由得很慚愧自己能發生這樣不愉快並且恥辱的情感。

門後第一個場所是一間大屋，小窗上圍着鐵柵欄。這間屋子名叫集合室，南赫留道甫看見在那邊神龕裏放着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神像。

南赫留道甫慢慢的走着，讓那些急忙忙的人走在前面，心裏感着許多錯亂的情感，既恐懼監禁在這裏的惡人，又憐憫那些清白無罪的人，如喀瞿莎和昨天那個小孩是，並且還對於那將臨未臨的相見有點膽怯和痛悔的意思。從第一屋內出來時，一個管獄官站在門那裏，正說些什麼話。但是南赫留道甫正在深深的思考，所以並未注意及此，依舊隨着許多人走的地方走去，不料竟走到男囚部去了，並未走進他想去的女囚部。

他走得落在人家後面極遠，到相見室的時候是最末後的一個人。不料一下子就使他驚愕不置，原來他開門走進那間屋子的時候，忽然幾百個人的

聲音合成一片呼喊聲直衝到他的耳鼓上去，使他的耳朵幾乎震聾。他剛走近那些人身傍去，但見他們像蒼蠅躲在糖上一般，靠在鐵網上面，這條鐵網把這間屋子分爲兩塊，他這纔明白所以然的道理。原來這間後牆上有密的屋子分成兩截，用的不是一個鐵網，却是兩個鐵網，從頂到地都用鐵網擋住。管獄官在兩網中間時常走來走去。在網的那頭是囚犯，在這頭是探獄的人。兩網中間距離有三尺多遠，所以不但傳遞完全不可能，便是彼此的面目望起來亦極模糊，最苦的尤其是近視眼。說話既很難，所以只得盡力喊嚷，使那邊的人聽得見。兩方面的臉都緊靠在網上，妻子呀，丈夫呀，父親呀，母親呀，兒女呀，個個都彼此對看，說所應說的話。但是因爲每一個人都竭力說話，要使那邊的人聽見，而他傍邊的人也用同樣的聲音來互相妨礙，所以不得不個個人叫喊起來。這種巨聲之所由起，而使南赫留道甫一進門來，立即驚愕不置的原因卽在乎此，辨清人家的說話，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祇能從臉色

上決定所說的是什麼話，談話人中間有何等的關係。站在南赫留道甫旁邊的是一個戴頭巾的老婦人，但見她正把臉靠在網上，顫動着下顎，向一個臉色死白，頭髮剃去一半的青年人叫喊。在那個老婦人旁邊立着一個穿無袖衣的少年，正在一面搖頭，一面聽着一個同他相像的囚人的話，那個囚人帶着一付憂愁的臉色和灰白的鬚鬚。又遠一點站着那個敵衣人，正搖着手，一頭笑着，一頭嚷着。他的旁邊有一個婦人帶着一個嬰孩，坐在地上，她戴着極好的毛絲巾，一看見那邊那個灰白臉色的人，穿着囚衣，剃着頭髮，上着鎖鍊，不由得坐地痛哭起來。在那個婦人旁邊的就是會同南赫留道甫談過話的看門人，但見他正用全力向那邊一個禿頭亮眼的囚人叫喊。

南赫留道甫站在這間屋內有五分鐘的工夫，感受着一種厭悶，並且承認自己無力的情感，覺得自己將同全世界分裂的一般情形，彷彿船隻動搖一般，道德的情感已經占住他了。

後來他鼓勵着自己，說道：『但是應該做你應來做的事情。這個怎麼辦呢？』他使用眼尋找辦事人，一會兒看見一個低身量的瘦人，帶着鬚鬚，戴着軍官的肩章，在衆人後面走着，便走上去，用異常恭敬的態度問道：『先生，你能對我說，婦人監禁在何處，在那裏允許和他們相見？』

『你莫非要到婦女部去麼？』

南赫留道甫又恭恭敬敬的答道：『是的，我要見一個女囚。』

『那末在集合室裏，你就應該早說，你要見誰？』

『我要見卡答隣，瑪司洛娃。』

『她已經判決了沒有？』

『是，三天以前她已受判決了，』——南赫留道甫說話說得特別的恭敬，惟恐拂逆獄長的意思，不理這件事情。

大概獄長因南赫留道甫的外貌也已決定他是值得注意的，便說道：『既

是探望女犯，就請到那邊去罷。」說着，便對一個多鬚，佩勳章的下級軍官說道：「西道洛夫，把這位先生送到女子部去。」

「啞……」

那時候在柵欄傍邊斗然聽見一種奪人魂魄的嗚咽聲。

所有這些事情都能使南赫留道甫奇怪，最爲奇怪的就是他應該向獄長和管獄長道謝。而他們也認爲對於他有應盡的義務。

管獄官把南赫留道甫引出男囚探望室；走到廊下，直向對面女囚探望室內的門那裏走去。

第四十一章

這間屋子和男探望室一般，用兩個網分成三截，但是比較小得多，裏面探望的人和囚犯都是很少的；不過喧鬧的呼聲還和在男室裏一般。在兩網中間還是走着辦事人。這個辦事人就是女管獄官，他穿着袖上鑲道的制服。網

傍兩方都靠着那些人也正和男室的情形一樣：一方面是穿着各種衣裳的市民，他方面是穿着白衣的女囚，還有幾個是穿着自己衣服的一片網傍已經站滿了人。有些人躡着腳立着，在別人頭上聽那方面的談話，有些人却坐在地板上講話。

女囚中一個衣服破敝，容貌憔悴的采乾婦人，聲音和態度最顯得可憐，她頭上戴着頭巾，包住一蓬亂頭髮，站在屋的中央，柵欄上柱傍，急匆匆正同一個穿藍服，並且腰帶繫得很低的采乾男子噉。在采乾人傍邊，一個兵丁坐在地，在那裏同女囚談話；一個年輕的男子，穿着草鞋，長着明亮的鬚鬚，漲紅着臉，靠網站着，眼眶裏很痛苦的包着一泡眼淚。一個容貌美麗，皮膚純白的婦女正同他談話，用一雙鮮明的藍色眼睛看着對談的人。那就是費道西同他丈夫在那裏談話。在他們傍邊正站着一個敝衣人，同一個寬臉的婦人講話；往後又是兩個婦人，一個男子，又是一個婦人，各人對面——有一個女囚

站着。在這些女囚裏並沒有瑪司洛娃。但是在後面還站着一個婦人，南赫留道甫立刻就明白她便是瑪司洛娃，並且立刻覺得他的心跳起來了，他的呼吸停止了。堅決的時間臨近了。他走到網傍，知道真是瑪司洛娃。她正站在那個藍眼睛的費道西後面，含着笑，聽她所說的話。她不像前天一樣，穿着寢衣，却穿着白衣，束着腰帶，所以胸間的衣裳便高聳起來。頭巾底下依舊掩着相糾結的黑髮。

他想到：「立刻就決定了。我怎麼叫她呢？或者她自己能來。」

不料她自己並不過來。她正等着克拉拉，並不想到這個男子是來找她的。那時候在網間走着的女管獄官走到南赫留道甫面前，問道：「你要見誰？」

南赫留道甫喃喃說道：「見瑪德隣，瑪司洛娃。」

女管獄官便喊道：「瑪司洛娃，有人找你哩。」

瑪司洛娃回身一望，便抬着頭，挺着胸脯，露着一種尋常的豫閒的態度，走

到柵欄傍邊，從兩個女囚身傍擠過來，看着南赫留道甫，露出驚奇疑問的神氣，並不認識他是誰。不過從他衣服上看來，知道是個富人，便朝他笑了一下。當時她把那張合着笑容，並且裝着斜眼的臉靠在柵欄上，說道：「你有什麼事？」

南赫留道甫遲疑了一下，輕聲說道：「我願意見你，我願意……」

那時候在他傍邊的敝衣人忽然喊道：「你還沒有對我說呀！你取了，還是沒有取？」

對面有人喊道：「簡直要死，衰弱極了……」

瑪司洛娃並未聽見南赫留道甫的話，但是他說話時候的那種臉色忽然使她提起那為她所不願意記憶的話，於是笑容就從她臉上退去，額際發出衰老的皺紋。

她當時喊道：「我並沒有聽見你說的話！」說着，眉頭和額角上的皺紋越

發多起來了。

『我來是……』

他剛說幾個字，便想道：『我應做當做的事情，我應該懺悔。』他一想到此，眼淚滿含在眼眶裏，喉嚨已經塞住了，用手指拉住柵欄，說話也停頓住了，用力使自己不要哭出聲來。

那時候這邊又有人喊道：『如果你康健着，我也不來了。』

那邊一個女囚喊道：『上帝相信，我並不知道這件事情。』

瑪司洛娃看出他這樣驚擾的態度，不由得使她感動起來：她的眼圈也自紅了，白腫的臉頰上露出紅暈的顏色；但是她那付臉依舊顯着很嚴正的樣子，一雙斜眼依舊很謹慎的向前看望。

她喊道：『面貌很像，却還認不出來。』

他也大聲喊道：『我來這裏，爲着求你饒恕；』他說這句話並沒有一點音

節，正彷彿熟讀的功課一般。

他說過這句話，他不由得慚愧起來，便回面望了一下。可是他立刻就發生了一種思想，彷彿說：如果他慚愧，那便是最好的事情，因為他應該忍着這種慚愧，所以他便繼續說下去道：『我的行為很壞，很惡毒，請你恕我。』

她站在那裏不動，目不轉睛的望着他。

他不能够再說下去，便離開柵欄，竭力止住搖蕩他心胸的悲哀。

那個吩咐引南赫留道甫到女囚探望室去的獄長大概很注意於他，所以自己到這裏來，看見南赫留道甫並不站在柵欄傍邊，便問他為什麼不同那個應說的婦人談話。南赫留道甫用手巾拭了一下鼻涕，竭力做出平安的態度，回答道：『隔着柵欄簡直不能說話，一點也聽不見。』

獄長凝神想了一下，說道：『既是這樣，暫時可以把她帶到外面來。』說着，他便對女管獄官說道：『瑪麗，卡洛夫娜！把瑪司洛娃帶到外邊來。』

第四十一章

等了一會，瑪司洛娃從傍門那裏走出來了。他輕步走到瑪司洛娃面前，站在那裏，用眼睛斜看着她。黑頭髮還和前天一般亂蓬蓬結成一塊，那個不健康，又白又腫的臉十分可愛，並且安閒；一雙黑漆似的秀眼閃閃的放光。

獄長說道：『你們可以在這裏談話；』說着，就走了。

南赫留道甫坐在牆傍椅上。瑪司洛娃對副獄長看了一下，露出疑問的神氣，以後很驚奇的聳了聳肩，跟着南赫留道甫走到椅傍，整理着裙袴，在他身傍坐下。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知道你很難饒恕我，』說時，覺得眼淚滴下，又續說道：『如果已經不能改正過去的事情，那末我將盡我力之所能去做。請你說』

……』
瑪司洛娃並不回答他的問話，祇用一雙斜眼似看非看的望着他，問道：『

你怎麼會找到我的？」

南赫留道甫看着她這樣變動的臉色，自語道：「我的上帝！幫助我！教給我應該做的事情！」

他說道：「前天法庭審判你的時候，我正當陪審官。你竟不認識我麼？」

她答道：「不，不認識你了。我當時並沒有看望，自然是不認識你的。」

他問道：「聽說你會生一孩？」說着，覺得他的臉紅暈起來。

瑪司洛娃避開他的眼光，很惡毒的說道：「可憐當時就死了。」

「怎麼，爲什麼緣故？」

瑪司洛娃低着眼睛說道：「我自己也病了，幾乎死去。」

「怎麼姑母會把你放走？」

「丫頭懷了姙，誰還肯留呢？一下子發覺出來，便要被逐了。這些事情現在也不必談了，——我一點不記得，早就忘了。所有事情都已終結。」

「不，不能終結。我不能聽他這樣。我現在打算贖自己的罪。」

她說道：「何必贖罪呢；所有事情都已過去了。」說着，忽然看着他，不自然欺騙並且很可憐的笑了一下，這一笑是南赫留道甫所希望不到的。

瑪司洛娃簡直想不到能見着他，尤其是現在，在這裏；所以他的出現一下子使她異常驚愕，使她憶起她永憶不到的事情。她一下子很模糊憶起那種情感與思想的新奇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那個愛她，並且被她所愛的美好少年爲她開闢的；以後她又憶起他不明白的殘忍和各種低卑及痛苦的事情。她想到這裏，不由得難受起來。但是她既沒有力量辨別這件事情，所以她在也要像原先這樣的作爲起來了：就是驅去這些憶念，竭力用荒蕩生活的濃霧遮蓋着這些憶念。最初她把那個坐在傍邊的人，聯想做她曾經愛過的少年；可是後來她一看這是極痛苦的事情，便停止把他聯想做這種人了。現在這個華服美鬚的先生在她看來，已經不是當年所愛的南赫留道甫，不過

是尋常利用像她這樣婦人的男子中之一人罷了，所以像她這樣的人也應該利用他，以爲自己的利益。於是她靜默着不說話，想法子怎樣去利用他。

後來她說道：『所有事情都已完結了。現在已經被判決受徒刑了。』

她說出這句可怕的字，她的嘴唇不由得抖索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知道，我相信你沒有罪。』

她說道：『自然是沒有罪。難道我是賊或是殺人兇犯麼？我聽說這些事情全關係於律師。聽說應該遞呈文上去。不過要化許多錢呢……』

南赫留道甫說道：『這是一定的。我已經請過律師了。』

她說道：『決不要愛惜金錢，應該找一好律師。』

『我必定盡力做去。』

兩人靜默不語了一會。她又這樣微笑了一下。忽然說道：『我想求你……給一點錢與我。不要多……十個盧布……』

南赫留道甫心慌意亂着說道：「是，是，」就掏出皮篋來。

她很快的看着那獄長，但見他正在獄室裏來回走着。當時就說道：「在他面前不要給我，讓他走時再說；不然，就要被他奪去。」

南赫留道甫剛掏出皮篋的時候，獄長恰巧回過身去，可是一會兒又回過臉來向着他們，所以他來不及把十盧布的鈔票給她。他只得且把鈔票握緊在手中。

南赫留道甫看着那種當時極美麗，現在十分穢辱的腫臉，還有那雙閃閃放光的斜眼，一會兒看着獄長，一會兒看着南赫留道甫手中所握的紙幣，他一看這種卑賤的情形，不由得想道：「這已經是死了的婦人。」他便又到了心志搖蕩的時候。

昨天晚上對他說話的那個魔鬼，又在南赫留道甫的心靈裏說起話來，要竭力把他從應該做的問題裏，引到怎樣從惡行裏脫出來，怎樣有利益的問

題上去。

那種聲音說道：『你同這個婦人在一起，是一點也沒有辦法的。祇是給你頸上掛了一塊石頭，使你淹死，還阻止你替別人做有益的事情。不如把所有錢全給了她，同她辭別，以後永不相涉。』

他起初這樣想，可是一會兒他立刻覺得現在將成一種心靈裏極重要的事情，他內部的生活那時候正站在搖蕩的天秤上，不過用一點力量就能傾於一方面或他方面去。所以他正在用這種力量，要呼出那個昨天曾在他心靈裏顯出的上帝，而那個上帝立刻就應呼而至。他於是決定立刻把所有事情給她說出。

他說道：『喀瞿沙！我來求你饒恕，你却不回答我；你究竟饒恕我麼？』她並沒有聽見他的話，祇一會兒看着他的手，一會兒看着那個獄長。當獄長回身的時候，她趕緊拉着南赫留道甫的手，把鈔票取去，揣在腰裏。

她一邊笑着，一邊說道：『你說的話很奇怪；』說話之間，很露出藐視的態度。

南赫留道甫覺得瑪司洛娃對他含着的一種敵意，用現在所處的地位來作保障，妨礙他穿進她的心肺。

但是很奇怪的事情，這個不但不使他退却，反倒增加了一種特別的新力量，來使他親近她。他覺得他應該精神上叫醒她，他自己也知道這是極難的事情，——但是也就因為事情的困難引起他的興趣。他現在對於她感出一種情感，是他以前對於她，對於別人未曾感出的，在這種情感裏也沒有一點私意：他為自己絕不對她有什麼希望，却祇希望她不再做她現在這樣的人，希望她醒悟過來，做她以前這樣的人。

『喀瞿莎，爲什麼你這樣說話？我認識你，記得你，還在潘諾瓦……』
但是她並不降服，也不打算降服。當時皺着眉頭，恨恨的說道：『舊事憶他』

做什麼？」

他說道：「我憶念這個，爲着消除，並且贖取自己的罪孽。喀麗莎……」他正打算說要娶她的話，可是和她的眼光一相遇，就看出那眼光裏有一種極可怕，極愚魯的東西，推拒他不能說出這句話來。

那時候深望的人都走出去了。獄長走到南赫留道甫面前，說見面的時間已經終結。瑪司洛娃便立起來，很恭敬的等着把她帶進。

南赫留道甫說道：「再見罷，我還有許多話要同你說，但是現在你看已經不能了；」說着，就伸出手來，說道：「我再來罷。」

「大概全都說完了……」

她遞出手來，却不去緊握。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我還要同你相見，預備多說幾句話，那時候我要說應該對你說的極重要的事情。」

她笑着說道：『好，你來罷；』他那種笑容彷彿對喜歡她的男子所作的態度一般。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看你對我比我姊姊還顯得親近。』
她說道：『真奇怪呀！』隨着就搖了搖頭，走到柵欄那裏去了。

第四十三章

南赫留道甫起初以為第一次相見時，喀瞿莎一看見他，知道他服務她的意思和他的懺悔，一定要欣悅感動，又成爲喀瞿莎，但是等到相見後，他看出喀瞿莎已經沒有了，有的祇是一個瑪司洛娃。這個十分使他驚愕不置。

最使他驚愕的就是瑪司洛娃不但覺得自己所處的地位並非女囚的地位，——這個她倒覺得很可恥，——却是妓女的地位，爲可恥，還彷彿異常滿足，引爲自傲。但是這個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無論何人，爲活動起見，應該認自己的事業爲好，爲重要。所以無論人的地位是怎樣的，他一定要造成一種

人生的觀念，以使他的事業在他看來覺得好，並且重要。

平常人都以為盜賊、兇犯、妓女承認自己的職業是壞的，所以應該對於他的職業覺得恥辱。其實在事實上完全是相反的，世人因為自己的命運和錯誤使他處在特定的地位中，無論他的地位怎樣不規正，一定要設定一種人生觀，以使他的地位在主觀上是好的，是可注意的。所以為維持這種觀念起見，人們天然要保守着這種範圍，在這種範圍裏是承認他們為自己所造成。對於生活和適合於生活的地位的見解的。可是當盜賊以敏捷自傲，妓女以淫蕩自傲，殺人兇犯以殘忍自傲的時候，我們便覺得十分奇怪。而這種情形所以使我們驚奇的，祇因為這種人的範圍太受限制，最要的也就因為我們處於這種範圍以外，但是當富人以自己的財產自傲，官吏以自己的勝利自傲的時候，難道所發生的不是同樣的現象麼？我們所以不看見這種人對於人生和善惡的見解的卑陋的緣故，也祇因為具着這種見解的人的範圍比

較大些，而我們自己，也屬於這種範圍裏面。

瑪司洛娃對於自己的生活和世界上的位置的一種見解也是如此。她是一個妓女，被判決受徒刑；雖然如此，她也自己造成一種人生觀，藉之以鼓勵自己，也許要把自己的地位在人面前誇做一下。

這種人生觀之所由成，就在於所有一切男子——無論是老的，少的，中學學生，軍官，有智識的人，無智識的人——的重要幸福都在於同淫蕩的婦女交際，而這些男子雖然假裝他們從事於別種專業，其實祇願意做這樣一種事情。至於她呢，——淫蕩的婦人，——有能適應這種願望的，有不能適應這種願望的，所以她就成了重要並且必須的人了。所有她以前和現在的生活即是確定這種觀念的公平。

十年以來，她無論處於什麼境遇，從南赫留道甫和老警察長起，直到監獄管獄官為止，她總見出所有男子都是需要於她的；她沒有看見，也沒有理會

出那不需要於她的男子。所以她看來全世界不過是爲肉慾所煽動的人類的集合，這種人類從四面八方看守着她，還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哄騙，強力，購買，狡詐，——強力去占有她。

瑪司洛娃的生活觀念是如此的；她既具着這樣的生活觀念，所以覺得自己是很重要的。瑪司洛娃很尊重這種生活的觀念，以爲比世上所有都好，——其實她也不能不加以尊重，因爲一變更這種生活的觀念，她就喪失了這種觀念在人類中所予於他的意義了。所以爲不喪失生活的意義起見，——她天然要保守着那種觀察生活和她一樣的人的範圍。後來她覺得南赫留道甫打算引她到別種世界上去，而她預先看出如果一到了這種被他所引去的世界裏，她就要喪失自己在生活裏有自信力，自尊力的地位，所以她竟極力反對他。爲着這種原因，她把自己幼時和同南赫留道甫相愛的回憶從自己腦筋裏驅去。這種回憶和她現在的人生觀完全不相容，所以應該被

驅在她的記憶以外，或者應該保存在她的記憶裏絲毫也不動，或者加以關鎖，加以油漆，正彷彿蜜蜂黏住蟲巢，免得使他們走近過來，妨害蜜蜂的工作。因此現在的南赫留道甫在她看來已經不是那個她曾用誠潔愛情愛他的人，却不過是可以並且應該爲她所利用的富人，她現在同他的關係也正和同所有別的男子一般。

南赫留道甫同着衆人走出門去，心裏想道：「我今天竟不能把重要的事情說給她聽。我沒有對她說我將娶她。但是終應該這樣說，這樣做去呀。」管獄官站在門傍，又是用兩手數着，放探獄人出去，不使有餘人走出，也不使有外人留在監獄裏。那個管獄官還是一個個用手拍背，南赫留道甫這一次受着，並不覺得恥辱，——因爲他簡直沒有留心到這件事情。

第四十四章

南赫留道甫打算變更自己外部的生活：租去大房，遣散僕役，自己遷到旅

館內去居住。但是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說冬天以前在生活的建設裏有所變更，是毫無理由的；在夏天誰也不肯租屋，並且器具和什麼也應該找個地方存留。所以南赫留道甫雖然竭力想變更自己外部的生活，——他打算實行簡便的學生生活，——可是一時未見實行。不過雖然諸事仍照舊軌，可是家裏已經開始劇烈的工作：就是把許多毛皮衣服物件取出來曝曬，家裏人如男女僕役，廚子等都來幫助，連郭爾納自己也參加在裏面。起初把各種制服和誰也用不着的奇怪的皮衣取出來，掛在繩上，以後又拿出地氈和家具來；那些僕役一個個擄起衣袖，露出強健的手臂，用力拍那些東西，拍得很合音節；全屋裏佈滿着石腦油的氣味。南赫留道甫在院子裏走着，在窗裏看着，便很奇怪怎麼這些東西這樣多，怎麼有這許多無用的東西。南赫留道甫想道：『這些東西唯一的使用和用途就是使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郭爾納，廚女和大小僕役得着運動身體的機會罷了。』

他又想道：「在瑪司洛娃的案件未曾決定以前，現在可以不必變更生活的形式。並且這是很難的。她或者要被釋放，或者就要流放，而我要跟她一同去，那末這種生活至終是要變更的。」

在法那林律師所訂相見的那天，南赫留道甫屆時就去了。法那林的住宅很大，是自己建築的，宅內花草頗多，窗上掛着奇美的簾子，陳設十分富麗，足以證明這個暴富的人不勞而得銀錢實在是很多。南赫留道甫到時，接待室裏已經有許多人等着，許多人都坐在那裏，以讀畫報爲消遣，正彷彿坐在醫生那裏一般。律師的助手正坐在高大的公事桌傍邊，一看見南赫留道甫，就走到他面前，同他問好，並且說他立刻去通報律師。可是他剛走到書房門那裏，門忽然自己開了，但聽見法那林同一個年紀不小的人洪大活潑的談話聲音，那個人臉色極紅，頭髮繁盛，穿着簇新的衣服。這兩個人臉上的態度正同剛做了有利益，却不十分好的事情時所顯的樣子一般。

法那林含笑說道：「先生，那是你自己錯了。」

「很喜歡到天堂上去，但是罪孽不許去呀。」

「唔，唔，我們知道的。」

兩個人不自然的笑了。法那林一看見南赫留道甫，便說道：「侯爵，請進來罷。」一邊向退出去的商人點首爲禮，一邊引南赫留道甫到辦事室去，坐在南赫留道甫對面，忍着剛纔那件事情成功的笑容，說道：「請吸煙。」

「謝謝你，我是爲瑪司洛娃的事情而來的。」

他說道：「是，是，立刻就談。唔，這個狡猾的東西！你看見那個少年人麼？他有千二百萬的財產，却還說着不許呢。如果你抽出二十五盧布的鈔票來，——他一排牙齒都要突出來了。」

南赫留道甫想道：「他說着不許，你却說着二十五盧布的鈔票。」他覺得這種心眼多的人十分討厭，他的聲音裏總願意表示出他同南赫留道甫是

一家人，而同別個過來委託訟事的人是很生疎的。

「這個可怕的惡徒，簡直苦我太甚。所有精神都被他奪去了；」律師說着，彷彿證明他所說並不是案件，又說道：「唔，現在可以談你的事情……這件案子我很注意讀了一遍，正如屠格涅甫所說的，「其中的內容我不加贊成。」那個律師真是太不濟事了，已將所有上控的理由白白放去。」

「那末你怎樣決定呢？」

那時候律師的助手，走將進來。律師便對南赫留道甫說道：「立刻就說，」隨着就對助手說道：「請你對他說，我怎麼說，就是怎麼辦：成功——更好，不成功——可以不必。」

「但是他不同意呢。」

律師說道：「唔，那末就不必了；」那時候他的臉已經從快樂，平安的心神變成惡毒，黑暗的態度。

一會兒他臉上重又變成原先的快樂態度，說道：「聽人家說律師還可以白白拿人錢呢。我會把一個負債不能清償的債務人從完全不公平的控告裏脫身出來，所以現在許多人都跑到我這裏來求我。但是每種這樣的案件都需要絕大的勞力。因為我們正彷彿某著作家所說的一般，應該把一小塊肉留在墨水壺裏。」註一唔，你的事情，或者說是你所留心的事情，辦理真是異常困難，上控的好理由已是沒有，但是我總要盡力辦理這件事情，我現在把研究結果寫了一點下來。」

他說着，便取出一張紙來，讀着，把幾處乏味的照例文章急匆匆含糊過去，重要的地方便特別注着重着朗誦起來。

「呈刑事上控司……爲呈請事……爲毒殺司梅里關夫一案瑪司洛娃被陪審官之決議認爲犯殺人之罪，依據刑律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條被判處

（註一）「肉留在墨水壺裏」喻絞腦汁費精力之意。

徒刑苦工。……』

他讀到此處，略停了一下；他雖然對於這種事情已有很大的習慣，可是總很願意聽自己的作品。

他繼續極注意的讀下去道：『此判決得案情違背及錯誤之結果，實應加以撤廢。』讀司梅里闊夫內部化驗狀時，其始即為首席推事所停止。……這是第一個原因。』

南赫留道甫奇怪着說道：『這須是檢察官要求讀的。』

『一樣的，律師也有要求讀內部化驗狀的權利。』

『但是這個完全沒有用處。』

『這也是一個理由呀。再往下讀去：二，瑪司洛娃之律師於發言時經首席推事停止，其時該律師適欲敘述瑪司洛娃之人品，並涉及被告墮落之內部原因，但因律師之言論不與事實直接相關，故竟遭阻止；惟大理院曾屢次聲

明，凡審判一刑事案件，當首先調查被告之性質及道德之容貌，以作正當之判決。……這是第二個原因；」讀罷，看了南赫留道甫一眼。

南赫留道甫愈加覺得驚奇，當時就說道：「並且他說得也很壞，所以一點也不能夠明白他。」

法那林笑說道：「這個小孩簡直是個傻子，一點也不會說正經話；但是總算是一個理由。唔，再往下讀去罷。三，首席推事於發言終結之際，違背刑事訴訟法第八百零一條第一項原則上之要求，竟未向陪審官解明無罪之見解出於何種法律之要求，亦未曾言雖經承認瑪司洛娃進司梅里闊夫以毒藥之事實為確，但因無謀殺之意，故彼等有不將此種行為認為有罪之權，即有罪亦為過失之罪，而非刑事之罪，——而商人之死，在瑪司洛娃為不謹慎之結果，非其所能逆料者。……這是第三個原因。」

「這個我們自己能夠明白，這是我們的錯誤。」

法那林續讀道：『四，法庭關於瑪司洛娃有罪與否之問題，陪審官所設之答案，完全爲顯明之矛盾。瑪司洛娃被控毒害司梅里闊夫，實具有特別貪財之目的，此目的即爲殺人之唯一動機，但陪審官在答案中否認瑪司洛娃盜財意，則其否認被告殺人之故意，亦頗明顯，徒因首席推事未曾明言，遂致引起誤會，在答案中未曾用相當形式以表之，故陪審官之答案應絕對要求援用刑事訴訟法第八百十六條及第八百零八條，即規定由首席推事方面向陪審官言明彼等所成之錯誤，應將此答案交回重議，以昭慎重。』

『那末爲什麼首席推事竟不這樣做呢？』

法那林笑着說道：『我也願意知道什麼緣故呀。』

『如此說，大理院當能改正錯誤。』

『這就要看那時候誰在那裏做主席了。唔，以下又寫着說：陪審官如此之宣告決不能予法庭以定瑪司洛娃刑罰之權，試援用刑事訴訟法第七百七

十一條第三項之規定，是顯然與俄國刑事順序之根本情形相違反。據上述理由，謹依刑事訴訟法第九百零九條，第九百十條，第九百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九百二十八條，請求將此判決撤廢，重交該法庭他科加以審議，……唔，這件呈文就是這樣，凡我力所能爲的，我都盡力做去。但是老實說：恐怕這案子很少能够成功。但是這個全關係於大理院司裏的意思。如果在那裏有熟人，不妨運動一下。」

『我還認識幾個人呢。』

『那末應該快一點纔好，否則，他們全要散到各地醫痔疾去了，那時候須要等候三個月纔成。……如果那裏不成功，還可以上訴狀給皇帝。那末應該先預備起呈文來。』

『謝謝你，——報酬金多少？』

『助手將把贍正訴狀給你，那時候也由他對你說多少酬金。』

「我還要問你一句話：檢察官給我一張獄內通行狀，可以去見那個女囚，但是監獄裏人對我說，在約定的地點和日期以外，探望囚人須經總督允准。有沒有這事？」

「是，我想是這樣。但是現在總督不在那裏，由代理總督理事。這個人很淺，恐怕你同他相處不來。」

「那就是瑪司亮尼闊夫麼……？」

「是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那末我認識他呀。」說罷，立起來便想走開。

那時候一個矮醜黃瘦的婦人迅步飛進這間房屋，——那就是律師之妻，對於自己的醜貌一點也不加憂慮。她不但結束得異常華麗，——她身上穿着一些天鵝絨和絲綢的衣服，都是鮮黃濃綠的顏色，——連柔弱的頭髮都梳得捲曲起來，她得意洋洋的飛進會客室裏，身後隨着一個長身材兒，滿面

笑容的男子，那個男子一臉的土氣，穿着燕尾服，戴着白領結。那個就是著作家；南赫留道甫看着臉纔認識他。

她開着門，就說道：『阿拿托爾，律師名快跟着我來。謝蒙，意溫諾維奇答應讀他自己的詩，你也應該讀高爾遜（註二）的文。』

南赫留道甫打算離開這裏，可但律師之妻同她丈夫耳語了一會，立刻就對他說道：『侯爵，我會認識你，所以以爲不必再介紹了，——請你也降臨我們那個文學的晨會。很有趣味。阿拿托爾讀得也極妙。』

阿拿托爾搖着手，說道：『你看，我有多少雜務在身呀，』說着，一面笑着，一面指着他妻子，表示不能反抗這樣傾城美貌的婦人的意思。

南赫留道甫當時拉下一付又愁又嚴的臉來，帶着恭謹的樣子，謝律師夫
人一番懇勤邀請的意思，並且說因爲沒有工夫，所以只得辭謝。隨即走出來，

（註二）高爾遜(Topunnis)俄名著作家，一八五五年生，一八八八年死。

到接待室裏去。

等到他一出去，律師的妻子背後就說他道：『這個傻孩子！』

在接待室律師的助手把一張繕正的呈文交給南赫留道甫，問起報酬金多少，他就說阿拿托爾，謝蒙諾維奇定了一千盧布，並且聲明這種的案件他照例是不收理的，也就是因為他的緣故。

南赫留道甫問道：『怎樣簽名在呈文上，誰應該簽名？』

『被告可以簽名，如果有困難的事情，阿拿托爾，謝蒙諾維奇得着她的委任書，也可以簽名。』

南赫留道甫很喜歡在定期以前又有和喀瞿莎相見的機會，所以說道：『不必，我可以去讓她簽字。』

第四十五章

監獄裏在平常時候管獄官在圍廊下叫哨了一下；獄室的門都開了，許多

囚犯都走將出來，有的赤了腳，有的穿着藤鞋，圍廊裏一下子充滿了令人嫌惡的臭氣；男女囚犯都出來洗臉穿衣服，或者出來點名，點名以後就去取水。

飲茶的時候獄室裏正在很熱鬧的談着，說今天有兩個犯人受皮鞭之罰。其中一個犯人是個識字很多的少年，名叫瓦西里甫，是商店的總管，因嫉妬殺死他的情婦。他爲人極其寬宏，性質亦甚高興，對於長官的態度尤其堅硬，所以獄內同夥沒有一個不愛他的。他知道法律，時常要求法律的實行。以此，獄中長官都不大喜歡他。三星期以前，一個囚犯把一碗湯誤潑在管獄官的新制服上面，獄官頓時打了他幾下。瓦西里甫維護着囚犯說沒有毆打囚人的法律。管獄官當時說道：『我特把法律交給你；』便把瓦西里甫罵了一頓。瓦西里甫也這樣回答他。管獄官打算打他，瓦西里甫却執住他的手，相持了三分鐘的功夫，變過手來，把他推到門外去了。管獄官把這件事情一五

十告訴給獄長聽，獄長吩咐把瓦西里甫放到暗獄中去。

暗獄是一排黑暗的雜具室，外面遮着圍牆。在那裏沒有牀鋪桌椅，所以在裏面的人只得在污穢的地板上坐着或躺着，獄內鼠類極多，不住在囚人身傍跑着，並且十分膽大，在黑暗裏竟藏不了麪包。那些老鼠還從囚人的手裏爭食，如果囚人身體不動的時候，他們還要上前來攻擊那些囚人。瓦西里甫說他不到暗獄裏去，因為他並沒有罪。後來用強力來逼他。他便抵抗起來，兩個囚人還幫着他，和管獄官爭鬪。所有監獄官都來了，那個以大力著名的彼得洛夫也在其內。當時便把囚犯捉住，推進暗獄裏去了。獄長立刻呈報總管說發生了一件似乎暴動的事情。不幾天公文來了，飭令把兩個重要的罪犯——瓦西里甫和浪人不知姓名者兩人——各打三十皮鞭。

這個刑罰應該在囚婦接待室裏實行。從早晨起這個消息傳遍了監獄全體囚人，各個獄室裏都談論着這件刑罰的事情。

柯拉伯娃，小美人，費道西和瑪司洛娃數人坐在屋角裏，面色個個發紅，意態都極活潑；他們已經喝了許多燒酒，都是瑪司洛娃做的東道主人，現在他們在那裏喝茶，講論着這件事情。

柯拉伯娃一邊用堅硬的牙齒嚼碎小糖塊，一邊講起瓦西里甫的事情，說道：『難道那是他暴動麼？他不過爲朋友幫忙罷了。受着鞭撻，實是不應該的。』費道西頭後垂着大辮，盤膝坐在放茶壺的牀板對面，說道：『聽說，他是個好漢呀。』

那時候鐵路守護婦對瑪司洛娃說道：『你一定要對他說呀；』這個「他」字就是暗指着南赫留道甫。

瑪司洛娃答道：『我一定要說。所有事情他都肯替我辦的，』說罷，搖着頭，微笑起來。

費道西道：『他不知道什麼時候來，聽說他們立刻把他放到別處去，這真

是可怕，』說罷，長嘆了一聲。

鐵路守護婦講起一段極長的歷史來，開始說道：『我曾看見在村裏一個鄉人被撻。我公公那時恰巧派我到村長那裏去，我到了那裏，就看見……』

鐵路守護婦的談話被上面圍廊上語聲和步聲所截斷。

婦女們大家都安靜下來，偷偷的聽着。

小美人道：『那些魔鬼把他拉去了。他們現在就要打他。那些獄官個個都把他恨死，因為他不給他們出路。』

一會兒樓上都寂靜了，鐵路守護婦敘完了自己的歷史，說她在那裏怎樣恐懼，看見鄉人在馬廐裏被撻，她的心臟都跳躍起來了。小美人也說起柴格洛夫也曾鞭打，可是他連一個聲音都不哼出來。費道西以後收拾好了茶具，柯拉伯娃和鐵路守護婦從事縫紉起來，瑪司洛娃抱着膝坐在牀上，覺得異常無聊。她躺下去，正打算睡覺，女獄官便進來叫她到辦公室去見客。

瑪司洛娃在水銀已經剝去一半的鏡前整理頭巾，那時候有個老婦人孟壽夫走上前來，對她說：『請你一定要說起我們的事情。不是我們放的火，是他自己，那個惡人，工人也看見了；他可以做見證。你對他說，請他問一問米特里。米特里可以把所有事情，如在手掌上似的隨便指給他看；不然，怎麼辦呢，被關在監牢裏，連一點聲息都聽不見，可是那個惡人却作着別人家的妻子，坐在酒店裏作樂。』

柯拉伯娃說道：『這個真是沒有法律。』

瑪司洛娃當時答道：『說，我一定說；』說着，轉了一下眼睛，又說道：『再喝一杯酒壯一壯膽，好不好？』

柯拉伯娃倒了半杯酒給她。她一飲而盡，擦了擦嘴唇，裝着極高興的神氣，重複着那句「爲着壯膽」的話，搖頭笑着，跟着女管獄官出到圍廊下去了。

第四十六章

南赫留道甫早就等在外屋裏了。

他走到監獄那裏，在大門傍邊按了一次鈴，把檢察官的允許狀遞給值班的獄官。

「你要見誰？」

「見女囚瑪司洛娃。」

「現在不能夠：獄長正忙着呢。」

南赫留道甫問道：「獄長在辦公室裏麼？」

「不是，在這裏，在接待室裏；」獄官這樣回答，露出不安的態度。

「難道他現在見客麼？」

他道：「不是，有特別的事情。」

「怎麼能見他呢？」

「請進來等着。他一會兒就來。」

那時候從傍門那裏走進一個武官，戴著光明的肩章，放着一付正經的臉色，臉上的鬍子滿為煙氣所養成。當時他很威嚴的對獄官說道：『爲什麼把他放進這裏？……到辦公室裏去……』

南赫留道甫說道：『人家對我說獄長在這裏呢；』說罷，看出那個軍官臉上露出一種不安的神氣，不由得奇怪起來。

那時候裏面的門開了，開出一個滿臉臭汗，態度惱怒的彼得洛甫來。

他對那武官說道：『應該記住呀。』

武官用眼睛指着南赫留道甫，彼得洛甫便不說話了，皺着眉頭，走到後面門那裏去了。

南赫留道甫想道：『誰應該記住爲什麼他們這樣形色蒼皇爲什麼武官對那個人做這種態度？』

武官又對南赫留道甫說道：『不能在這裏等着，請到辦公室去罷。』南赫

留道甫正想走開，獄長已從後門那裏走出來，不安的態度比他的屬下更甚。他不住的嘆氣。一見南赫留道甫，就對獄官說道：『費道托甫，把在第五婦女室裏的瑪司洛娃叫到辦公室來。』他又回頭對南赫留道甫說道：『請罷。』他們兩人順着傾斜的扶梯，走到一間小屋裏去，那間屋子祇開着一扇窗，放着一隻辦專桌和幾把椅子。獄長坐將下來，取了一根粗大的煙捲，對南赫留道甫說道：『真是艱難的責任呀。』

南赫留道甫說道：『你大概很疲乏了。』

『對於所有的職務都疲乏了，——真是困難的責任。打算減輕一點羈絆，可是所得的結果簡直是很壞的；我現在祇想着怎樣脫身的方法；真是萬分艱難的任務呀。……』

南赫留道甫不知道獄長所謂困難究竟在什麼地方，可是現在他看出他心裏有一種特別的，引起人憐惜的，憂愁的，無望的心緒。

他說道：『是，我想那是很艱難的呀。但是你做什麼要實行這種責任呢？』
『家產沒有，並且受着家庭的重累。』

『唔，但是你覺得困難……』

『但是我對你說，他們總能得着利益；我時常盡我所能，寬待那些人。別人處在我的地位上，簡直要辦不下去。有二千多個人，這豈是容易管理的！應該知道管理的方法。囚犯也是人，自應加以憐惜。但是太放任了，也是不能的。』
獄長於是講起新近發生一件囚徒相爭鬪的事情，結果打死了一個人。

獄長的談話剛完，瑪司洛娃就被獄官帶將進來。她剛走到門口，還未見着獄長，南赫留道甫就看見她了。她的臉是紅色。她很勇敢的跟獄官走着，不住搖着頭，面含笑容。她一見獄長，帶着付恐懼的臉望着他，却立刻就改過態度來，很高興，很勇敢的向南赫留道甫笑着。

她緊握着他的手，含笑說道：『晨安。』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現在來請你簽名在呈文上面；』說着，對於她現在和他相遇時的勇敢的態度未免有點驚奇起來，又續說道：『律師擬好一個呈子，應該簽名在上面，我們就可以送到彼得堡去。』

瑪司洛娃皺了一下眉頭，笑答道：『可以簽字。總是可以的。』

南赫留道甫從口袋裏取出一張折疊的紙來，走到桌子傍邊。

南赫留道甫問獄長道：『能在這裏簽字麼？』

獄長說道：『到這裏來，請坐。這裏有筆。你會寫字麼？』

她說道：『從前是會的；』說着，笑了一下，整理了一下裙子和衣袖，坐在桌傍，用一隻有力的小手執着筆，很不自然的樣子，重又笑了一下，對南赫留道甫望了望。他就上前來指點她應該怎樣寫法，並且寫在何處。

她很謹慎的在筆上蘸了一點墨水，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紙上。

寫完，她又問道：『別的還有什麼寫的麼？』一邊說着，一邊看着，南赫留道

甫和獄長，把那管筆一會兒放在墨壺上，一會兒放在紙上。

南赫留道甫把那管筆從她手裏取去，說道：『我還有幾句話要對你說。』她說道：『那末請說罷；』忽然若有所思，或者打算睡覺似的神氣，變成莊重的態度。

獄長立起來，走出去了，南赫留道甫同她兩人留在屋裏，眼對眼的看着。

第四十七章

帶瑪司洛娃過來的管獄官坐在窗台上面，離那張桌子極遠。南赫留道甫已經到了決定的時機了，他不住的責備自己在第一次相見時未曾把極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起意娶她的事情——告訴給她聽，所以現在決定對她說起這件事情。她坐在桌子一傍，南赫留道甫坐在她的對面。這間屋子裏的光線十分明顯，南赫留道甫第一次在近距離裏看清她的臉部，——眼傍的皺紋和眼睛的腫浮。他不由得愈加憐惜她起來。

他把手肘靠在桌上，使那個坐在窗傍，斑白鬚鬚，猶太人模樣的管獄官不聽見他的說話，祇有她一個人聽見。他說道：「如果這個呈文沒有結果，那末就要上訴呈給皇帝。我將盡我所能去做這件事情。」

她揷言道：「早一點有好律師都不錯呀……我那個律師簡直是個傻子。他對我說的都是些敷衍話。如果他們知道我同你交情很好，也就不會得這樣的壞結果了。要不然，他們還當我是賊呢！」說着，低頭笑了一下。

南赫留道甫心裏想道：「她現在怎麼這樣奇怪呀！」他剛想說出自己的意思，她又說下去道：「我還有一件事情求你。同我住着有一個老婦人，是正經的。這個正經的老婦竟無罪下獄，她的兒子也同時被捕；大家知道他們是沒有罪，可是有人告發他們犯了放火罪，遂被捕下獄。她聽說我同你相熟，——瑪司洛娃說到這裏，搖了搖頭，向他看着，——所以求我請你運動把他兒子釋放出來，他將把所有情形告訴給他們聽。他們名叫孟壽夫。你能辦這

件事情麼？那個老婦人是正經人；你一見即知。請你替他幫一幫忙罷。」說着，又望了他一下，垂頭微笑着。

南赫留道甫很奇怪瑪司洛娃的態度。今天忽然活潑起來。他納着悶說道：「好，我可以辦，讓我調查一下。但是我還有自己的事情要對你談一下子。你記得我前次對你所說的話麼？」

「你說了許多的話。前次你說的什麼話呢？」她說時，不住的微笑，左右轉着她的頭。

他說道：「我曾說，我來求你饒恕我。」

「唔，怎麼了，全能够饒恕，饒恕一點也沒有用處……你不如……」

南赫留道甫續言道：「我打算贖自己的罪。不用言語來贖罪，却用事實來贖罪。我決要娶你。」

她的臉忽然變成恐懼的樣子。一雙斜眼瞪着南赫留道甫，顯出似看未看

的樣子。一會兒，她皺着眉頭說道：『這個還有什麼用處呢？』

『我覺得我在上帝面前應該做這件事情。』

她說道：『在那裏還能找到什麼上帝呢？你說的全不是這樣。上帝怎樣的上帝？如果你在那時候記得了上帝，那纔好了。』說着，張着嘴，靜默了一會。

南赫留道甫現在纔覺得她嘴裏發出來一般強烈的酒氣，便明白她這樣興奮的原因。他當時說道：『你安心着吧。』

『我不必安心。你以為我喝醉了麼？我就是喝醉了酒，也能記得自己所說的話。』說到這裏，她說話的聲音愈加迅速起來，臉兒全都紅了，又續說道：『我是囚犯，你是貴族，侯爵，你也不必受我的污辱。你快給我到侯爵女那裏去罷，至於我的價值——不過是一張紅票。』

南赫留道甫全身抖索着，輕聲說道：『無論你說得多少殘酷，你不能够說出我所覺得事情，你也不能夠設想我覺得自己對於你的罪到如何程度！』

……」
她很惡毒的譏笑着說道：「覺得自己的罪……那時候倒並不覺得，祇把一百盧布塞在人家懷裏，所以——你的價值……」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現在有什麼法子辦呢？現在我決定不離開你。怎樣說，就怎樣做去。」

她說道：「我却說這是決不可能的！」說罷，大聲笑將起來。

他又說道：「喀瞿莎！」說着，上前握他的手。

她臉上全變爲怒容，趕緊抽脫她的手，喊道：「請你離開我。我是囚犯，你却

是侯爵，你不必在這裏擾亂。你想借着我使自己得救……」說到這裏，她索性把她心靈裏所生的情境全行表示出來，所以又續說道：「你想借着我的樂其生，你想借着我在世界上得救！我實在嫌惡你的眼鏡，你的顏面，我都不願意見。你去罷，你去罷！」她一邊喊嚷着，一邊盡力蹀起腳來。

那時候管獄官走到他們面前，說道：『你鬧些什麼！難道能夠這樣……』

南赫留道甫說道：『請你任她這樣罷。』

管獄官說道：『你不要自己忘了啊。』

南赫留道甫道：『不，請你再等一會兒。』

管獄官便又走到窗子那裏去了。

瑪司洛娃又坐下去，垂着眼睛，緊握着自己那雙手指互相交叉的小手。

南赫留道甫站在她面前，不知道怎麼辦。一會兒又說道：『你不相信我呀。』

『你要想娶我——那是決不能成的事情。我寧可自己絞死！這就是對你

說的話。』

『但是我終願意為你服務。』

『唔，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過我並不需要你有所幫助。這是老老實實對

你講的。唉，當時我不就死呢？』說着，痛哭起來。

南赫留道甫也流下眼淚來，竟說不出一句話來。

她抬着眼睛，望着她，彷彿很奇怪的樣子，一面就用手巾擦去流在臉頰上的眼淚。

那時候管獄官又走過來，提醒着說離別的時候到了。瑪司洛娃便立起身來。

南赫留道甫就說道：『你今天精神很受激動。明天我也許還要到這裏來。請你好生想一想罷。』

瑪司洛娃並不回答，也不看他一眼，竟低頭隨着管獄官進去了。

瑪司洛娃回到囚室裏，柯拉伯娃對她說道：『唔，姑娘，你現在可以活了。你一定可以得着他的寵愛；他來的時候，你不要疎忽呀。他可以把你贖出。富人是什麼事情都辦得到的。』

鐵路守護婦發出唱歌似的聲音說道：『這句話真是不錯。窮人娶婦，晚上

都要變短，富人祇要想一想，猜一猜，——心裏想什麼，就辦得到什麼。我鄉下有一個人，他做了……」

那個老婦人問道：「怎麼樣，我的事情提起了沒有？」

但是瑪司洛娃一言也不答，躺在牀上，一雙斜眼望着屋角。直躺到晚上纔止。她心裏正進行着痛苦的工作。南赫留道甫對她所說的話能引她到一種受苦的世界上去，這種世界是她所忌恨並且不了解的，她會從那裏逃將出來。她現在又憶起既往的事情，但是她對於以前的生活明白記憶，終是所得很苦的。晚上她又買酒，和同伴們共飲。

第四十八章

南赫留道甫從獄內走出來，心裏想道：「唉，她竟墮落到如此地步！」到現在他纔完全明白自己罪孽的深重。如果他決意消平，贖回自己的壞行爲，他永遠不會覺得他所有的罪，也就永遠不會覺得由這種罪所造成的惡。祇

是現在全在自己的恐怖心裏表現出來了。他現在祇看出他同這個婦人的心靈所做的事情，她却見出，並且了解所同她做的事情。以前南赫留道甫以自己的情感爲遊戲，以自身及自己的懺悔爲快樂，現在他簡直恐懼起來了。他現在覺得拋棄她是不能夠的了，並且也設想不到他們兩人的關係到底到何種結局的地步。

南赫留道甫出門時候，有一個人給他一張紙條。出獄後，便看了一遍。紙條上爲鉛筆所書，字跡十分粗大，內容如下：

知道你到監獄裏來看望一個女囚，我很願意同你見一下。你向獄中請求同我相見，必定可以成功。我將對你說出關於你的被保護人和政治犯的重要事情。

維拉，德赫滑上。

南赫留道甫心裏正充滿着剛纔和瑪司洛娃相見的印象，一下子竟記憶不起這樣的名字和筆跡，當時心裏不由得想道：『德赫滑！德赫滑是誰？』一

會兒想起來，便說道：「啊！就是那一次獵熊時所遇見的教堂執事的女兒。」

原來維拉，德赫滑是新城省窮僻鄉村中女教師，南赫留道甫曾同幾個同伴到那邊去獵過熊。這個女教師當時曾向南赫留道甫求助，予以銀錢，以便到城裏去讀書。南赫留道甫給了她錢，也早就把這事忘光了。現在這個女人大概已做了政治犯，被監禁在獄內，在獄內得悉他的行蹤，所以寫信給他，預備有所效勞，以報答他的恩德。那時候心裏他這樣輕快，這樣隨便，現在他的心裏竟這樣難受，這樣複雜了。南赫留道甫很活潑，很快樂的憶起當時和維拉，德赫滑相見的情景。這件事情發生在大齋節（註一）之前，一個離鐵路六十俄里遠的鄉村裏面。他們這一次打獵極獲勝利，殺死了兩隻熊，便大家吃起飯來，正打算離開這裏，忽然他們所住的房屋主人進來說有一個教堂執事的女兒要來見南赫留道甫侯爵。

（註一）大齋節是歐俗節期之名，記念耶穌於荒野野間之禁食，在復活節前四十日間。

有人問道：『那女人貌美麼？』

南赫留道甫說道：『唔，得啦！』說着，立起身來，做出那種正經的臉色，很奇怪。這個婦人有什麼事情來找他，便走到主人房屋裏去了。

一個戴着毛氈帽，穿着小皮襖的女郎坐在屋內，她的臉龐又瘦又不美，祇有一雙眼睛還生得好看，眉毛也極秀美。

那個老主婦說道：『維拉，葉夫瑞毛夫納，這位就是侯爵。你可以同他談話，我可就要走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有什麼事情爲你效勞。』

那個女郎態度十分窘迫，當時喃喃說道：『我……我……你是富人，你在小事上，在行獵上揮霍許多錢。我是知道的。我却祇願意做一件事，做有益於人類的事情。祇可惜我不能夠，因爲我一點也不知道。』

『叫我怎麼做法呢？』

『我是個女教師，却志願求學，可是他們不讓我走。也不是他們不讓我，他們其實可以放我，但是必須經費呀。所以請你借給我，等我畢業以後，再行設法還你。』

她那雙眼睛露出一種慈善正直的態度，她那又堅決，又膽怯的神氣很能叫人感動，使南赫留道甫忽然對於她的苦情表示十分同意。

她又說道：『我以爲，富人獵熊，並且役使農夫，——那都是惡事。爲什麼他們不做善事呢？我祇要八十個盧布，如果你不願給我，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她看見南赫留道甫望着她所生的那種固執的，嚴正的眼光，便以爲這個於自己有利，所以纔很生氣的說出以上一番話來。

『但是我很感謝你，因爲你能給我一個機會……』

當她明白他已經答應給她，頓時臉紅起來，不說一句話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立刻就給你取來。』

他便走到外屋裏去，在那邊遇見一個同伴，正聽着他們的談話。同伴們不免要說些玩笑的話，南赫留道甫不回答他們，從皮包把錢取出，交給她了。

「請你受我這一點錢，也不必謝我。我還應該謝你呢。」

現在南赫留道甫憶起這件事情，心裏異常覺得有趣；後來又憶起一個武官爲這件事情打算替他造成惡劣的玩笑話，兩人幾乎拌起嘴來，虧得有別個友人幫助他，因此他同那個友人的交情愈加親近了。那一次他們打獵，所獲甚多，個個人都露出高興的態度，等到他們晚上回到車站去的時候，他尤其覺得心曠神怡。幾輛雪車慢慢地魚貫而行，在林間狹窄的道上走着，絕無一點聲息可聞，松枝受雪太重，都被壓折。黑暗裏祇可以看見一二人吸煙的火光。驅熊人喘着氣，在前後雪車傍邊跑來跑去，雪沒膝蓋，有時坐在地上，講起麋鹿這時候正在深雪中走着，吃着樹皮，又說現在熊正藏身在巢穴裏面，呼吸着熱氣。

南赫留道甫想起這許多事情，立刻就引起他快樂之感，承認當時他正遇着那種康健，有力，無愁無慮的生活。那時候他的肺正呼吸着凝凍的空氣，雪從樹枝上墮下，撲他滿臉；身體是溫和的，臉色是清爽的，心靈裏沒有掛慮，沒有責備，沒有恐怖，也沒有慾望。那真是好呀！但是現在呢？我的上帝，真受苦，真困難呀……

第四十九章

第二天早晨，南赫留道甫醒來，憶起昨天晚上所有的事情，不由得恐怖起來。

但是無論他怎樣恐怖，他早就決定總要繼續做完那開始做的事情。

他帶着自己責任的觀念，從家裏走出來，到瑪司亮尼闊夫那裏去求他允准他到獄裏去見瑪司洛娃和孟壽夫母子。就是瑪司洛娃向他求援的那個老婦人。除此以外，他還想請求能和德赫滑相見，她也許對於瑪司洛娃有所

助力。

南赫留道甫在軍營裏已和瑪司亮尼闊夫相識。當時他是營中會計。他爲人極其心善，盡心職務；除去軍營以外，他不知道——也是不願意知道——所謂世界。他現在已經做了行政官員，省城和省公署代替了他的軍營。他娶了一個能幹並且有錢的婦人爲妻；他能夠棄武就文，也是他夫人的力量。他夫人時常嘲笑他，時常愛撫他，視他如自己的馴獸。南赫留道甫會到他們家裏去過一次，看着他們一對匹偶，覺得毫無趣味，所以以後也就不去了。瑪司亮尼闊夫看見南赫留道甫來了，臉上露出高興的樣子。他的臉依舊是又肥又紅，身軀依舊十分肥大，衣服依舊像在軍營裏服務時一般，穿得很講究。那時候穿得是時式的清潔的軍服，這時候穿得却是時式的文官禮服。南赫留道甫和瑪司亮尼闊夫兩人年紀雖然差得很遠，瑪司亮尼闊夫已經是四十歲模樣，兩人還是稱「你」道「我」，說話時十分親密。

他說道：『今天你能來，真是好極了，我很感謝你。請你到我妻子那裏去。我在會議以前恰巧有十分鐘的閒空工夫。總督正出去旅行。我現在正代替他的職務。』說時，露出一種遮掩不住的快樂。

『我有點事情，所以來見你。』

『什麼事？』他用那彷彿快樂，却極恐懼，極威嚴的聲音這樣問着。

『在監獄裏有一個囚人，我很加關切——說到「監獄」那個字——瑪司亮尼闊夫的臉色越發變得威嚴了。——我打算同那個囚人相見，不在公共室裏，都在辦公室裏，不但是定期，還是在無論什麼時候。有人對我說這個事情是歸你管的。』

瑪司亮尼闊夫用兩手摸着自己的膝蓋，彷彿願意鎮定自己的尊貴氣，當時就說道：『我很願意爲你盡力。這件事情當然是可以辦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不過是一小時內的教主。』

「那末你能够給我一張紙，使我能同她相見麼？」

「那是婦人麼？」

「是的。」

「她因爲什麼入獄？」

「因爲毒殺案。但是她已經受了不公平的判決了。」

「唉，這就是所謂法庭，他什麼事情都不會辦。我知道你的意見與我不合，但是也沒有辦法，各人都有各人的意見。我知道你是個自由黨人；」隨着他就表示自己一年來在各種守舊報紙上所感的意見。

南赫留道甫很奇怪人家總要把他歸入一種黨派，因爲他曾說過「審判一個犯人，應該先聽他的說話，在審判時候所有人一切平等，不應該虐人，打人，尤其不能打在未曾判決以前的人」的話，所以人家都稱他爲自由黨人。當時他聽見瑪司亮尼闊夫這樣說法，便含笑着說道：「不知道我究竟是自

由黨人不是，但是祇知道現在的審判廳無論怎樣壞，總比以前的審判廳好些。」

「但是你請誰當律師呢？」

「我請了法那林。」

瑪司亮尼闊夫皺着眉頭，說道：「啊，是法那林呀！」說着，他憶起去歲會做過證人，在法庭受法那林的質問，至半小時之久，終乃惹出全場人的大笑，所以他一憶起這個人，立刻就說道：「我極不喜歡你用法那林。他是個有缺點的人。」

南赫留道甫並不回答他，却還說道：「我對你還有一種請求。我以前認識一個女教習，——她是個極可哀憐的人，現在也下在獄中，願意同我相見，你能把對於她的許可狀給我麼？」

瑪司亮尼闊夫低頭想了一下，說道：「她是政治犯麼？」

『是，人家對我說是政治犯。』

『照例僅祇親戚纔能同政治犯相見，但是我可給你一張公共的通行狀。我知道你不會欺詐……她的名字叫甚麼，你的被保護人麼……德赫滑麼？她貌美麼？』

『十分醜陋。』

瑪司亮尼闊夫一面搖着頭，露出不相信的意思，一面走到桌傍，取出印刷好了的紙，在上面很迅速的寫着，內容如下：

『執此券者特米脫里，伊溫諾維茲，南赫留道甫侯爵，余准其與繫獄之瑪司亮尼闊夫及醫院助手女德赫滑兩人在監獄辦公室中相見。』

他寫完，就在下面簽了一個粗闊的名字，隨着說道：『你在那裏可以見出獄內整齊的秩序。在那裏保守秩序，實是艱難，因為獄中人犯已滿；但是我總很嚴的監察着，很留心這件事情。你將見出——他們在那裏都很好，都很滿

意。對於這些囚徒祇須會待遇就好了。新近又有一件不好事情——囚犯不服從的事情。如果是別人，早就認爲囚徒作亂，要做出許多不幸的事情。可是放在我們手裏却竟平平安安的過去了。對待這些囚犯——一方面應該用親善的手段，他方面應該用堅硬的權力。」

南赫留道甫說道：「唔，這個我不知道。我到過那裏兩次，我心裏很覺得難過。」

瑪司亮尼關夫談得高興起來，索性繼續講下去道：「你應該同伯爵夫人柏塞克相識纔好。她一生專心致力於這種事業。她行了許多善事。老實說來，我也許是爲着她纔能把監獄加以改良，改變得沒有從前那樣的恐怖，他們關在那裏，也覺得是很好。這個你可以看得出來……至於法那林呢，我自己並不認識他，可是按着我在社會上的地位，我們的道路是不相合的，可是他實在是個壞人，在法庭裏說出那些無道理的話來……」

南赫留道甫取起那張紙來，道了一聲『謝謝』，未曾聽完他的話，立刻就向那老朋友告辭。

『你不到我妻子那裏去麼？』

『不去了，請你恕我，我現在沒有工夫呢。』

瑪司亮尼闊夫說道：『唔，這樣她就不能饒恕我了，——說着，送他老友到扶梯的第一級上，每逢他送不是第一重要，却是第二重要的人總到此地爲止，南赫留道甫所以也被歸爲第二重要一類的人了。後來他又說道：『不能，你總要去一會兒。』』

但是南赫留道甫還是堅執着自己的主張，說現在怎麼也不能夠去，那時候一個僕役取了大衣和手杖授給他，門兒開了，外面站着一個警察。

瑪司亮尼闊夫從扶梯上向他叫喊道：『那末請你星期四來。這是她見客的日子。我要對她說說了！』

第五十章

當天南赫留道甫從瑪司亮尼闊夫那裏出來，一直就到監獄裏去，想先到獄長的住宅那裏問一下子。又聽見和從前一般，惡劣的琴聲，奏得非常使勁，非常精密，非常迅速。一個丫頭走出來開門，說主人在家，便引南赫留道甫到一間小屋裏去，裏面放着幾張桌椅，桌上還放着一個燒焦一處的玫瑰色的紙燈罩。一會兒獄長出來了，帶着一付不愉快，憂慮的臉色。

他一邊扣着制服的中紐，一邊說道：『請問，有什麼事情？』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剛纔到副總督那裏去，得了一個許可狀，——說着，把那張紙交給他看，——』我願意見一見瑪司洛娃。』

音樂的聲音吵得一句話也不聽見。獄長問道：『瑪司洛娃麼？』

『瑪司洛娃。』

『唔，是的。唔，是的。』

獄長立起身來，走到音樂聲音所從出的那扇門那裏去，說道：『瑪露絲，稍爲等一等好不好。一點也聽不見說話。』他說這句話，口氣裏可以見出音樂成了他生命的十字架。

琴聲斗然止住，但聽見一陣不滿意的脚步聲，有個人在門外探望着。琴聲一止，獄長心裏彷彿覺得輕快異常，就抽起煙來，還請南赫留道甫抽一根。南赫留道甫辭謝了。

『我要見瑪司洛娃……』

獄長道：『瑪司洛娃現在不方便見。』

『爲什麼緣故？』

獄長微笑道：『那是你自己的錯誤。侯爵，你不應該直接把錢給她。如果願意，可以給我，由我經手。其實在我那裏，所有錢都是屬於她的。昨天你把錢給她，她竟取來買酒喝，——惡性是總不能除去的。——今天竟喝醉了，——簡

直變成一個酒鬼。」

「難道是這樣麼？」

「是的，應該使用嚴厲的方法——我打算把她搬到別間囚屋裏去。她是靜穆的婦人，可是請你總不要給她錢。這種人……」

南赫留道甫很真切的憶起昨天的事情，他心裏又恐怖起來。靜默了一會，便問道：「但是政治犯德赫滑能夠見麼？」

獄長說道：「那當然是能夠的。……唔，你要什麼？」他回身對一個五六歲的小姑娘這樣說着，當時她正走進屋裏來，奔到父親那裏去，一邊却轉着頭，目不轉睛的向南赫留道甫望着，忽然一足絆在地氈上，幾乎倒地，便趕緊跑到父親身旁去了。獄長看着，不由得含着笑說道：「你看，你幾乎墜地。」

「如果能夠。那末我現在就要去。」

那個小姑娘依舊向南赫留道甫望着。獄長一面抱着她，一面說道：「可以，

可以請罷……」說着，立起身來，很慈愛的把那個女孩放在一傍，便走到外室裏去。

獄長剛穿好女僕授給他的大衣，還未走出門去，精密的琴聲已經又響起來了。

獄長一邊從扶梯走下來，一邊說道：「小女曾進過音樂學校，但是那個學校裏秩序不大好。她有很大的天才，打算在音樂界中露一露名呢。」

獄長同南赫留道甫一塊兒到監獄裏去。獄長到時，小門忽然開了。管獄官對他舉手行禮，目送他走進去。四個剃光頭髮的人，揷着水桶，正同他們兩人走過道上相遇，看見獄長，大家都變成倉皇的顏色。有一個人特別鞠下躬去，轉動着一雙黑眼，皺着愁眉，露出不安的神氣。

獄長並不注意那些囚犯，還繼續着他的談話，說道：「天才應該加以完成，不能把他毀滅；但是在我這樣的小屋裏住着簡着很難受呀；」說着懶洋洋

洋伴着南赫留道甫，到集合室去。

獄長問道：「你願意見誰？」

「見德赫滑。」

「這是在瞭望塔那裏的麼？你還得等一等呢。」

「那末能不能我暫時先去見一見孟壽夫母子，是因放火罪下獄的囚犯。」

「那是第二十一號的囚犯麼？可以把他們引出來。」

「我不能在他的囚室裏見他麼？」

「你在集合室裏見他，總是清靜一點。」

「不，我覺得很有趣味。」

「那末就找那有趣味的的事情做去罷。」

那時候從傍門裏走出一個服裝華美的副官來。

獄長對他說道：「你把侯爵領到囚室去找孟壽夫。二十一號的孟壽夫，以

後就到辦公室裏去。我再把她叫出來。她叫什麼名字？」

南赫留道甫道：「維拉，德赫滑。」

監獄副官皮膚極白，年紀很輕，鬚鬚染得很光，週身都是香水氣味。

當時他含笑對南赫留道甫說道：「請罷。你倒很注意我們監獄的房屋麼。」

「是的，並且特別注意那完全無罪，却下入獄中的人。」

副官聳了一聳肩，一面很恭敬的讓客人先走進寬闊，污穢的圍廊裏去，一邊安然說道：「是，這倒是常有的事情。有時他們也在那裏說謊話。」

囚室的門正開着，圍廊下站着幾個囚人。那個獄官引着南赫留道甫從一個圍廊那裏，向左引到一個鐵門關着的圍廊裏去，畧與管獄官點首爲禮，又斜望着那些囚犯，但見他們有的靠着牆頭，躲進囚室裏去，有的把手伸到頸際，站在門傍，照着軍中的禮節，目送長官走去。

第二個圍廊比以前那個還窄小黑暗奇臭。圍廊兩面屋內都緊鎖着。門上

有一個小孔，名叫眼兒。圍廊下除去一個老獄官帶着一付愁臉在那裏蹣跚走着以外，不見一個人。

副官問那個獄官道：「孟壽夫在那一號裏？」

「左邊第八號。」

南赫留道甫問道：「這些囚房都佔滿着麼？」

「除去一間以外，都已佔滿着了。」

第五十一章

南赫留道甫問道：「能够看一下麼？」

副官含笑說道：「請罷。」說罷，在那裏問管獄官幾句話。南赫留道甫向一個洞裏打望：但見那裏一個高身的少年穿着白衣，長着小黑鬚鬚，在屋內來回踱着步。聽見門外低微的響聲，他望了一下，皺了皺眉頭，依舊走着。

南赫留道甫又向別個小孔張望：他的眼睛正和裏面在那裏張望的一隻

恐懼的大眼相遇；那隻眼睛頓時就退開了。向第三孔裏看望時，他看見在牀上躺着一個背朝裏面的小身材人，頭上蓋着自己的汗衫。第四個囚房裏坐着一個寬臉，却作死白色的人，低着頭，手肘靠在膝上。這個人聽見腳步聲音，抬起頭來，望了一下。在所有臉部上，尤其在大眼上，顯出一種無望並且煩憂的態度。誰向那囚房裏看望，他也不值得去知道。南赫留道甫不由得恐懼起來，他再也不敢張望，一直到第二十一號孟壽夫那裏去。管獄官把門門打開，門就開了。一個長頸，有筋力的少年人，帶着一雙善良的圓眼，生着小鬚鬚，站在吊牀傍邊，看着走進來的人，趕緊穿起寢衣來，露着恐懼的臉色。一雙善良的圓眼不住的從南赫留道甫那裏釘到副官，又從副官那裏釘回來，露出疑問和驚慌的神氣，尤其使南赫留道甫深深的感動。

「這位先生打算問你的案件。」

「很感謝。」

南赫留道甫便走到囚室中央，站在污穢鐵柵窗傍邊，說道：『有人對我講起你的案子，所以我願意聽聽你自己所說的話。』

孟壽夫也便走到窗傍，講起話來，起初十分膽怯，屢次望着副官，後來慢慢膽大了。等到副官從房內踱出圍廊，在那裏分咐什麼命令的時候，他簡直更加大膽了。依談吐和容貌看來，這種談話是一個極平常的農家好少年的話，南赫留道甫竟從一個穿着污穢衣服的獄中囚徒口中極奇怪的聽得。南赫留道甫一面聽着，一面望着屋內的陳設，但見一張低矮的吊牀，上面敷着草蓆，窗上都網着粗鐵桿子，牆頭又污穢，又潮濕，又看着不幸的鄉人那付可憐的臉，他心裏越發覺得憂愁起來，他不必去相信這個良善的人所講的話是否都是真實，——已經不忍得去想着人無論如何，不能爲着辱他，便把一個人捕住，放在這裏生生給他穿上一件囚服。如果再要想那種真實的談話和良善的臉都是騙人和假造，那末未免更加不忍了。他的談話如下。孟壽夫新

婚以後，一個酒商把他的妻子誘去。他向各處尋求法律。但是都是酒商得了勝利。有一次他用強力把妻子奪回，第二天她又跑走了。那時候他便去要索他的妻子。酒商說他妻子不在這裏，可是他進去的時候，已經看見她了，叫他走開。他不肯走。酒商便同着一個僕人把他打得流血出來，不料第二天酒商的舖子竟失火燒掉。他同他母親同被告發，其實他並沒有放火，那時候正在親戚家裏。

『實在你沒有放火麼？』

『老爺，連念頭都未曾打過。也許是那惡人自己放的火。聽說這所房屋他剛保了險。他說我們母子兩人會到那裏去威嚇他。這是實在的，我因為生氣不過，曾在那次罵過他一頓。但是並沒有放火。當起火的時候，也並沒有在那裏。他却誣告我們母子兩人會到那裏去。其實是他自己放火，爲得着保險金，却誣告我們。』

「難道是這樣麼？」

「是的，我敢在上帝面前說這句話。老爺，你是我的親父母呀！」說着，要跪將下去，可是南赫留道甫竭力止住他，他又續說道：「請你救我這無辜受監禁的人罷。」他的臉色忽然慘變，他哭起來了，不住的用很污穢的衣袖擦那眼睛。

副官進來問道：「完了沒有？」

南赫留道甫道：「是了。你也不必發愁；我將盡力替你辦這件事情。」說着，就出去了。孟壽夫站在門那裏，管獄長關門的時候，用那扇門推了他一下。等到管獄官把門閉好，孟壽夫還從小孔裏向外面看望呢。

第五十一章

行到長廊那裏，恰巧是吃飯的時候，囚室的門都已開着，許多囚人穿着鮮黃的衣裳，短闊的袴子，當他走過去的時候，個個都看着他，露出可憐的顏色，

他不由得感出一種奇怪的情感，十分可憐他們，同時又極慚愧，怎麼能很安心的看着這種境象。

一個人拖着鞋在圍廊下跑着，跑到囚室門那裏，一會兒從那裏走出一羣人來，擋住南赫留道甫的道路，向他鞠躬，還說道：『大人，簡直不知道怎麼會把我們老關在這裏，請你憐憫我們一下。』

『我不是長官，我一點也不知道。』

一個很生氣的聲音說道：『對誰說都是一樣的。我們並沒有罪，已經受了兩個月的苦了。』

南赫留道甫道：『怎麼樣？爲什麼緣故？』

『關在獄裏。住了兩個月，自己還不知道爲什麼緣故。』

副官說道：『不錯。這是特別發生的事情。這些人因爲沒有護照，所以關在這裏，應該把他們送到自己的省裏去，可是那邊的監獄已經遭了火，省公署

通知我們，叫我們暫時不要送去。所以我們把別省的人都遣送回去了，還有這些人祇得留在這裏。」

南赫留道甫站在門那裏，問道：「怎麼，祇是爲這個緣故麼？」

一羣有四十多人，大家都穿着囚服，圍繞着南赫留道甫和副官兩人。許多人都爭搶着說話。副官止住他們，說道：「由隨便一個人說話。」

於是從一羣人裏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高身，端貌的農人，講給南赫留道甫聽，說他們所以下獄，祇因爲沒有護照的緣故。其實他們是有護照的，不過過期了一兩禮拜。每年都有過期的護照，也未受什麼責罰，現在却把他們促住，關了兩個多月，同囚犯一般看待。

「我們都是石工，都在一夥裏做工。聽說省城裏監獄燒燬了。但是這個不是我們的過失。請你救一救我罷。」

南赫留道甫聽着，却一點也不明白那個面貌端正的老人所說的是甚麼

話，因為他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那個老人頰際頭髮上面，但見一隻深灰色，多脚的大虱正在髮際爬將出來。

南赫留道甫對副官說道：『真是這樣麼？祇爲着這件事情麼？』

副官道：『是的，他們應該遣送回原籍去。』

副官剛說完話，羣中又走出一個穿囚服的矮人來，很奇怪的張着大嘴，說他們在這裏無辜受罪的話。他開始說道：『比狗還壞……』

『唔，廢話不必多講，閉着你的嘴，否則……』

矮人很失望的說道：『真叫人摸不清楚。難道我們有罪麼？』

長官喊道：『不要多說話！』矮人就不說話了。

南赫留道甫從囚室裏走出來，自語道：『這是怎麼會事？』那時候有幾百隻眼睛送着他出去。

他們兩人既從圍廊裏出來，南赫留道甫問道：『難道果真可以監禁無罪』

的人麼？」

副官說道：「有什麼辦法呢？不過他們也有許多是說謊的。聽他們的話——個個都是無罪的人了。」

「但是這些人却一點也沒有罪呀。」

「這個固然是不錯。不過那些人也是很壞的。不能不從嚴待遇。有些危險的人物，連手指都放不進他的嘴裏去。所以昨天有兩個人迫着不得不使用刑罰。」

南赫留道甫問道：「怎樣刑罰呢？」

「依照命令，用皮鞭施刑……」

「但是體刑却已經廢除了。」

「對於停止公權的人，免不了要用體刑。」

南赫留道甫憶起他昨天等在外屋裏所見的情形，纔明白刑罰正在他等

候的時候實行；他心裏不由得起了一種好奇、憂愁、疑惑、嫌惡的混雜情感。

他並不聽副官的話，也不向四圍看望，匆匆忙忙走出圍廊，想到辦公室裏去。獄長正在圍廊那邊，爲他事所纏，忘記把德赫滑叫出來。南赫留道甫一進辦公室去，他纔憶起曾答應過人家，一件事情，當時就說道：『我立刻派人把她叫來，請你坐一下子罷。』

第五十三章

辦公室是兩間馬屋。在第一室內有一隻破舊的大火爐和兩扇污穢的窗，一個量囚犯身材的黑尺放在屋角裏，別一屋角裏掛着基督的像。在這間屋裏正站着幾個管獄官。在第二室內有二十多個男女坐在牆邊，三三兩兩的低聲談話。窗傍放着一張書桌。

獄長坐在書桌傍邊，指一隻椅子請南赫留道甫坐下。南赫留道甫既坐，便向在室內的人看望。

最先引起他的注意的是一個穿短衣的少年，放着一付愉快的臉色，站在一個年紀不大輕，眉毛深黑的婦人面前，很高興的同他談話，還做着許多手勢。傍邊坐着一個戴藍眼鏡的老人，交叉着手，正聽着一個穿囚衣的年輕女子對他所說的話，身子坐着一點也不動。一個兒童寫實派露着一種遲疑，恐懼的臉色，目不轉睛的看着老人。離他們很遠，一對互相愛戀的人正坐在屋隅：那個女郎頭髮極短，臉龐肥壯，皮膚白淨，容貌很美，年紀極輕，還穿着時色的衣裳；那個少年臉色極細膩，頭髮捲曲如浪水。他們坐在屋隅，在那裏微語，大概正爲愛情所醉。離桌最近的地方坐着一個白髮婦人，穿着黑衣，大概就是母親。她看着那個癆病模樣少年人，要說些什麼話，可是淚下不能成聲，欲言復止。那個少年人手裏執着一張紙，不知道怎麼辦法，帶着生氣的面孔，把那張紙折疊了，却又團碎了。他們傍邊坐着一個肥胖，紅色，美貌的女郎，眼睛突出着，穿着灰色的衣裳和圍裙。她同哭泣着的母親並排坐着，撫摩她母

什麼叫伊人
流水

親的肩膀。這個女郎十分貌美；白淨的大手，捲曲的頭髮，堅硬的鼻唇，在在都足顯出嫵媚的態度；良善的，正直的，綿羊似的栗色眼睛尤足顯她臉部的嬌美。南赫留道甫進來時，她那美麗的眼睛恰巧脫離母親的臉部，便和他的眼光相遇。可是她立刻又回過身去，和她母親講話。離一對相愛的男女不遠，坐着一個黑髮，敝衣的人，帶着一付憂愁的臉色，和一個無鬚的探望人很生氣的那裏說話，那個人彷彿是個閹人。南赫留道甫同獄長坐在一起，很好奇的看着周圍所有的人。那時候一個剃平頭的小孩走到他面前來，輕聲對他問道：「你等誰呀？」

南赫留道甫很奇怪這個問題，後來一看那個小孩，見他那付正經，並且解事的臉和注意，並且活潑的眼，便也正正經經的回答他說正等着相識的婦人。

小孩又問道：「她是你的姊妹麼？」

南赫留道甫不由得異常驚奇，當即答道：「不，不是我的姊妹。但是你在這裏同誰在一塊兒呀？」

小孩說道：「我同着母親呢。她是個政治犯。」

獄長覺得南赫留道甫同小孩的談話有點違法，就說道：「瑪麗，潘甫洛納，把郭略帶去罷。」

瑪麗，潘甫洛納就是那個帶着一隻羊羴的美麗姑娘，爲當時南赫留道甫所最注意的一人，聽見獄長這句話，便立起身來，踏着強硬，闊大，並且像男子似的足步，走到南赫留道甫和小孩面前去。

她問南赫留道甫道：「他問你什麼，問你是誰麼？」說着微笑起來，很信任的看了他一眼，看得十分隨便，彷彿她深信同所有人類都應該有一種平常的，和藹的，友愛的情分似的。她一會兒又笑着說道：「他什麼事情都要知道一下；」南赫留道甫和小孩兩人不由得也都微笑了一下，報答她的微笑。

「是的，他問我來見誰。」

獄長說道：「瑪麗，潘甫洛納，不應該同傍人交談。這是你所知道的。」

她說道：「是，是，」——便用那隻白手拉着郭略的小手，回到患癆病的母親那裏去。

南赫留道甫問獄長道：「這個小孩是誰的？」

「一個女政治犯的兒子，在獄中所生。」

「難道真的麼？」

「是，現在要同他母親到西比利亞去了。」

「至於那個女郎呢？」

獄長聳肩說道：「那個我可不能回答你。德赫滑在那裏來了。」

第五十四章

維拉，德赫滑從後門那裏出來，她身段極小，頭髮已薙光，臉色異常黃瘦，眼

睛又大又善良。

他握着南赫留道甫的手，說道：『感謝你能來。你還記得我麼？請坐！』

『我想不到會在這裏尋見你。』

德赫滑說道：『啊，我很好；別的也沒有什麼希望，』說時，用着那很大很圓的眼睛望着南赫留道甫，又轉着黃瘦的頭頸，衣服上的領子已經污損。

南赫留道甫問她怎麼會監禁在這裏。她便高高興興，講起她的案件來。她的談話裏時常雜着關於宣傳，破壞解剖等科學上的外國字，這些字她自己深信大家都能明白，可是南赫留道甫却從來未曾聽見過。

她講給他聽，深信他知道了這些事情，必定覺得很有趣味。南赫留道甫却望着她那可憐的頭頸，蓬亂的頭頸，不由得奇怪她爲什麼要做出並且講出所有這些事情。他覺得她十分可憐，可是完全不像農人孟壽夫，手和臉彷彿蒼蒼根一般的死白，無事監禁在污穢的監獄裏面那種可憐的模樣。她最可

憐的就是她腦筋裏那種錯亂的思想。她認自己爲英雄，在他面前極力描寫自己的生世，這一點他覺得尤其可憐。南赫留道甫看出她臉上這種自己表現的顏色，同時也看出屋內幾個人具着同樣的顏色。他一到那裏就惹起他們的注意，他覺得他們把所要做的行爲做得稍爲兩樣一點，因爲他在這裏的緣故。這種顏色在穿短衣的少年人，在穿囚服的婦人，在一對互相愛戀的男女，都可以見出。沒有這種顏色的祇是害癆病的少年人，羊眼的美人，和敝衣黑髮同着一個瘦而無鬚彷彿閩人的人談話的男子罷了。

維拉，德赫滑要同南赫留道甫談起的事情，就是她有一個女友，名叫蘇斯托娃，並不屬於她的一黨，因爲在她家裏搜出托她保存的書籍和信札，遂致被捕。她認自己在蘇斯托娃的判決裏有一部分罪，所以求南赫留道甫盡力營救她。

南赫留道甫說他在這裏不能有所動作，却允許當他到彼得堡的時候，可

以盡力辦一下子。

她說她在產科醫校畢業後，即投入某黨。起初進行得還極順利，後來被官廳捉住一個黨員，搜出文書，纔把所有黨員都捉去了。

末後她說道：『也把我捉住了，現在就要判決徒刑……但是這個是不要緊的。我覺得很快樂，很舒服；』說着，慘然笑了一下。

南赫留道甫問起那個羊眼的姑娘是誰，德赫滑說那是某將軍的女公子。她代他人受罪，所以入獄，現在將受徒刑苦工了。

她贊嘆着說道：『她性質極好，對於世人都施博愛……』

還有一件是瑪司洛娃的事情，德赫滑也要同他商量的。她很熟悉瑪司洛娃的歷史和他們兩人的關係，獄中人也大半都已曉得，所以她勸他運動把瑪司洛娃搬到政治犯房屋裏去，或者到醫院裏去充當看護婦，現在那邊病人極多，並且很缺少女工。南赫留道甫謝了她的勸告，說要極力想法去辦。

第五十五章

獄長立起來，宣告相見的時候已經終結，即刻應該離別，他們的談話因此也就中斷了。南赫留道甫立起來，同維拉，德赫滑告別，就退到門那裏去，站在那邊，觀察屋內所發生的景象。

獄長一會兒立起來，一會兒坐下，說道：『先生，到時候了，到時候了。』

獄長的要求祇引起在屋內的囚犯和探望的人一種特別的活潑，但是誰也想不到離別。有幾個人立起來，站着說話。有幾個人繼續坐下，還在那裏談話，有幾個人一面告別，一面哭泣起來了。尤其令人悲慘的是那個害癆病的兒子同他母親的情景。那個少年人不住的轉着那張紙，他的臉色越發變得惡了，——他竭力忍住，勉為歡笑，不要使母親的情感受着傳染。那個母親聽見說要分離，便伏在他的肩上，擦着鼻涕，痛哭起來。南赫留道甫不由得又轉到那個羊眼的女郎，但見她站在痛哭的母親前面，同她說話，安慰着她。戴藍

眼鏡的老人也站在那裏，執着她女兒的手，她每說一句話，他便點頭一次。一對相愛的青年也立起身來，互相執着手兒，四隻眼對視着，嘿然不語。

一個穿短衣的青年人站在南赫留道甫傍邊，也和他一般，望着那些離別的人們，當時指着那一對相愛的少年，說道：『就是這兩個人是快樂的。』

那兩個男女覺着南赫留道甫和那個少年眼光注意着他們，便釋手回過頭去，笑起來了。

那個少年說道：『今天晚上他們在獄裏結婚，她跟他一塊兒到西伯里亞去。』

『他是誰？』

『他已經判決徒刑，罰作苦工了，』說着，聽見害癆病人母親的哽咽聲，便又說道：『幸虧得他們快樂，不然，聽着真叫人難受呢。』

獄長又催着說道：『先生們請罷，請罷。不要逼我取嚴厲的方法呀。』等了

一會，又微聲說道：『請罷，快請罷。這是什麼意思？已經早到了時候了。萬萬不能夠這樣的。我這是末一次說了；』說着，露出煩燥憂愁的樣子，抽起煙捲來。後來囚人和探望的人就散了：囚人向裏門去，探望的人向外門去。許多男子都走了，瑪麗，潘甫洛納帶着那生在獄中的小孩也走了。

探望的人都走將出來。戴藍眼鏡的老人一步步很艱難的走着，南赫留道甫也跟在他後面走着。

那個愛說話的年輕人同着南赫留道甫一塊兒從扶梯上下來，彷彿繼續着被斷絕的談話，說道：『是，這是很奇怪的秩序。還是那個軍官——他是極好的人，不十分守規矩。可是人家還說苦楚很大呢。』

那個少年自己介紹，名叫梅鄧柴夫；南赫留道甫一面同着他說話，一面走到外室那裏，獄長帶着一種疲乏的神氣，先到他們面前，彷彿願意特別同南赫留道甫顯殷勤似的，說道：『如果你願意見瑪司洛娃，請你明天來罷。』

南赫留道甫說道：「很好，」就急忙着走出去了。

他不由得自問自道：「這是爲什麼呢？」心裏便深深感到一種由精神上移到肉體上的嫌惡情感，這種情感在監獄裏就懷在心裏，他雖然這樣自問自，可是總找不出一個回答來。

第五十六章

第二天南赫留道甫到律師那裏去，告訴他關於孟壽夫的案件，請他擔任辯護。律師聽見了這段事情，說他要調查調查案卷去，如果真像南赫留道甫所說的一般，他能够擔任辯護，還可以不受報酬金。南赫留道甫還講給他說有一百三十人因爲誤會被囚在獄裏，問這件事情歸誰辦理，究竟是誰的錯處？律師不言語了半天，彷彿打算用實在話回答似的。

他很果決的說道：「誰的錯處？沒有人錯。對檢察官講——他說錯在總督，對總督講——他說錯在檢察官。誰也不肯認錯。」

「我立刻到瑪司亮尼闊夫那裏去對他說。」

律師含笑說道：「唔，這是沒有益處的。他同你非親非故。他簡直是個傻子，同時還是個狡猾東西。」

南赫留道甫憶起瑪司亮尼闊夫評論法那林律師的話，所以也就不回答什麼話，同他告別後，就到瑪司亮尼闊夫家裏去了。

南赫留道甫打算請求瑪司亮尼闊夫兩件事情：一件是把瑪司洛娃搬到醫院去的事情，一件是一百三十名不幸的無護照的人的事情；請求他平素不加敬重的人，心裏自然有點難受，可是要幫助那些可憐的人，祇有這個是達到目的的唯一方法，所以也就不請求一下。

南赫留道甫走到瑪司亮尼闊夫門前，看見階傍停着車馬極多，便憶起今天恰巧是瑪司亮尼闊夫夫人見客的日子，前天他曾約過他到他家去。當南赫留道甫走到門前的時候，一輛馬車停在門傍，一個戴制帽，繫肩章的僕人

正扶着一位貴婦升階，那位貴婦拉着自己的燕尾服，顯出一雙華麗的鞋子。在所停的馬車裏他識出一輛是柯爾察克家的馬車。一個灰髮，紅臉的馬夫很恭敬，很歡迎的除下帽子來，視同極熟的老爺。南赫留道甫還來不及問僕人米海爾，伊溫諾維慈，瑪司亮尼，闊夫之名及父名在那裏，他已經自己出現在舖地氈的石階上面，送着一個極重要的客人，直送到石階底下。那個客人穿着軍服，正用法國話，說要開標賭，以捐助建築在城內的貧民公寓；他又表示意見，說這是婦女們的好事業：「又得快樂，又可以集錢！」

他當時又說道：「這真是有趣的事情，上帝賜福於他們……」說到這裏，一看見南赫留道甫，就迎上去說道：「喔，南赫留道甫，你好呀！怎麼許多時候沒有見你？快去爲婦人們服務。柯爾察克家裏人也在這裏。娜丁，蕭哀夫，鄧也來了。差不多都是城內的貴婦人。」說罷，他那制服輝煌的僕人上前把大衣給他披上，他聳了聳肩，就穿好了，便和瑪司亮尼，闊夫握着手說道：「朋友們，

再見罷。」

瑪司亮尼闊夫露出興奮的態度，說道：「唔，到樓上去罷，我真快活極了！」說時，拉着南赫留道甫的手，張着手臂，把他引將上去。瑪司亮尼闊夫因爲那個重要的人物竟能垂青於他，所以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他這種快樂正彷彿一隻狗受着主人的撫摩，抱着他，搔他耳朵以後的情景，那時候他搖着尾巴，垂着耳朵，無意識的轉着大圈。這時候瑪司亮尼闊夫也要預備這樣去做。他不理會出南赫留道甫正經的臉色，也不去聽他的話，兀自沒命的把他拉到客廳裏去。南赫留道甫辭不獲已，也只得跟着他走了。

他同着南赫留道甫從大廳那裏走過，一面說道：「有事情以後再說；你有什么麼分咐——我都能照辦。」——一面對一個僕人說道：「快去稟報將軍夫人說侯爵南赫留道甫來了；」那個僕人邁着外國的步伐，趕在他們前面走着。瑪司亮尼闊夫又說道：「你有什么麼分咐，以後再說。你一定要見一見內

子。那一次我不領你去，竟受了許多的責備呢。」

僕人剛進去稟報，他們已經進去了；副總督夫人，將軍夫人，她所自稱婀娜，伊格娜奇夫納正坐在椅上，有許多客人圍着她，當時她從人羣裏向南赫留道甫點頭。屋的彼端，桌傍放着茶，坐着許多女太太，男子有穿禮服的，有穿軍裝的，都站在傍邊，男女搶着說話，聲音異常雜亂。

「你這纔來了！你怎麼竟忘了我們？難道我們有什麼羞辱的地方麼？」婀娜，伊格娜奇夫納這樣說着，露出一種特別的親昵態度，又說道：「你認識麼？認識的。這是白略夫夫人，這是米海，伊溫諾維慈，柴諾夫先生——請坐，坐近一些。」

「媚仙，請你到我們桌上來。你的茶在這裏呢。……」說着，又對那個同媚仙說話的軍官說道：「你也……請到這裏來。候爵，不要喝茶麼？」

一個婦女的聲音說道：「無論如何，我不能贊成；她並不愛他呢。」

「那末她愛糕餅麼？」

又有一個婦人戴着高帽，穿着絲繡衣裳，還戴了些鑽戒寶石，笑着說道：「你總是要開玩笑。」

「這個糕餅倒是很好的，質地很輕。還可以取一點來。」

「怎麼，你快要游行去麼？」

「住在這裏，今天已經是最末天了。所以我們要到這裏來。」

「這樣良好的春天，在鄉下的風景正好着呢。」

媚仙戴着帽子，穿着黑紋衣服，伏貼在她那細腰上面，一點也沒有皺紋，正彷彿她是天生生成穿這件衣服似的，臉貌越發顯得嬌美了。她一看見南赫留道甫進來，臉就紅了。

她對他說道：「我以爲你要走了。」

南赫留道甫道：「差不多就要走了。却被事務牽着。我到這裏來也是爲着

事情。」

她說道：「請你去看看我母親。她正想見你呢。」說着，覺得自己在那裏說謊，他也明白這個意思，臉不由得越發紅了。

南赫留道甫竭力做出那種不留意媚仙臉紅的樣子，很嚴澀的說道：「恐怕來不及了。」

媚仙生氣起來，皺一皺眉頭，聳了聳肩，轉身向着那個漂亮的軍官，那個軍官連忙從她手裏端去糕餅碟子，佩劍觸了椅子一下，同媚仙兩人到別桌上談話去了。

「你也應該爲貧民公寓捐款。」

「我決不能辭絕，但是在開桌以前我打算保藏着自己的豪爽氣。到那時候我再盡力辦去。」

有人發出一種假笑的聲音說道：「唔，看着你罷。」

見客的日期實在是很熱鬧，婀娜，伊格娜奇夫納心裏十分快樂。

她對南赫留道甫說道：「米卡她那肥胖的丈夫，瑪司亮尼闊夫對我說你近來極留心監獄的事務。我很明白這個事情。他辦事也許有什麼缺點，但是你知道他爲人是極善的。所有這些囚犯都是他的兒女。他對待他們都是很慈悲的。他有一種善德……」

說到這裏，找不出別個話頭來形容她丈夫的「善德」，只得止住，立刻就含着笑，朝着一個剛進來的老婦人迎上去了。

他極力說了幾句不傷禮節的話，就立起身來，走到瑪司亮尼闊夫面前，說道：「你能夠聽我幾句話麼？」

「唔，可以怎麼不能呢？」

「到這裏來罷。」

他們兩人就走進一間日本式的小書房裏去，坐在窗傍。

第五十七章

瑪司亮尼闊夫當時就說道：「唔，我聽你的話。你要吸煙麼？你等一等，我們不要把這個地方弄毀了。」說着，取了一個煙灰罐過來。

「我有兩件事情求你。」

「好，請說罷。」

那時候瑪司亮尼闊夫的臉變成黯淡並且憂愁的神氣。小狗受主人撫摩胸頸時興奮的痕跡已經完全消滅。客室裏還傳進聲音來。一個婦人的聲音說道：「不信，我總不信。」又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在那裏談話，屢次重複「男爵夫人倭洛諾夫和維托·阿拉克新」的話頭。還從一方面聽見喧笑聲和言語聲。瑪司亮尼闊夫一面注意着客室內的情形，一面聽着南赫留道甫的談話。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又講着那個婦人的事情。」

「是，那個無罪受判決的婦人。我知道，我知道。」

『我打算請求把她歸到醫院裏去做看護婦。聽說這是可以辦得到的。』
瑪司亮尼闊夫咬着嘴唇，悄悄想了一下，纔說道：『也許能夠。明天我去打聽，再發電告訴你。』

『我聽說醫院裏病人很多，極需要幫忙的人。』

『唔，是啦。我總可以回報你。』

南赫留道甫道：『那就好極了。』

那時候客室裏又傳進一陣公同，並且極自然的笑聲。

瑪司亮尼闊夫笑着說道：『那一定是維托。他真善於諧謔。』

南赫留道甫道：『還有一件事情：現在有一百三十個人下在獄裏，祇因為

他們的護照過期的緣故。他們已經被監了二月了。』

他往下又講起拘留他們的原因。

瑪司亮尼闊夫臉上頓時現出一種不安和不滿意的神氣，問道：『你怎麼

會知道這件事情呢？」

「我去見一個被告，那些人在廊下把我圍住，求我……」

「你去見那一個被告？」

「就是那個無罪被控的農夫，我已經替他延請好了律師。但是和這件事情毫無關係。難道這些毫無罪過的人，僅祇因為護照過期的緣故，便拘留在監獄裏，並且……」

瑪司亮尼闊夫趕緊插言下去，說道：「這是檢察官的事情。你說審判廳辦事極其迅速，並且十分公正。副檢察官的責任，應該常到監獄裏去，調查囚犯的拘留合法不合法。他們竟一點也不做這件事情。鎮天的賭博。」

南赫留道甫很憂愁的問道：「你對於這件事情竟不能盡力麼？」說時，斗然憶起律師說總督一定要推到檢察官身上去的話來。

「不，我不能夠辦。不過我可以調查這件事情。」

那時候客室裏又傳進一個婦人的聲音，說道：『對於她是很壞的。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她說話的那種口氣顯出對於這件事情異常落漠似的。

別處又發出男子高興的聲音，說道：『無論如何，我是要取這個的；』可是有一個婦人不肯給他，却發起一陣笑聲來。

婦人的聲音說道：『不，不，無論如何不給。』

瑪司亮尼闊夫說道：『好了，我都竭力辦去；』說着，用一隻戴着鑽戒的白手把煙捲壓滅，說道：『現在我們去找那些婦人罷。』

南赫留道甫還未曾走進客室，站在門傍，就說道：『不錯，還有一件事情告訴你。有人對我說昨天監獄裏答罰人犯呢。』

瑪司亮尼闊夫臉紅起來，說道：『唉，你這件事情也知道了！不應該放你到獄中去，你簡直什麼事情都要管一管了。我們快去罷，婀娜快叫我們了；』說時拉着南赫留道甫的手，又表現出一種經重要人物注意後的興奮狀態，不

過現在並不是快樂的興奮，却是驚慌的興奮。

南赫留道甫竟脫手走去，不向人鞠躬，也不說什麼話，露着一種憂愁的面色，從客室和大廳裏走過，穿過跑來跑去的僕役，直走出街上去。

婀娜問他丈夫道：「他怎麼啦？你得罪了他什麼？」

有人說道：「這是法國派。」

「什麼是法國派，簡直是蠢人。」

「唔，他總是這樣的呀。」

有人立起來了，有人來了，談話依舊照常進行着，不過大家利用着南赫留道甫的行徑，做新鮮談話的方便資料罷了。

南赫留道甫在見瑪司亮尼闊夫後第二天，就接到他一封上面蓋着印花和官印的信，裏面用粗大的手筆寫着，彷彿說關於瑪司洛娃移往醫院一事，他已經致函於醫官，大約此事或可成功。後面簽字用款是「愛你的老友，」

所簽「瑪司亮尼闊夫」一個字筆跡特地寫得粗大些。

南赫留道甫忍不住要罵他一聲「傻子」因為在這個「老友」一句的意思裏他覺得瑪司亮尼闊夫十分看低他，彷彿他雖然認自己是極重要的人，可是以為應該顯出他總不肯以尊大自傲的樣子，所以稱自己為他的「老友。」

第五十八章

一個極平常，極普遍的迷信，說每人有他自己一定的性質，說人有善，有惡，有智，有愚，有強毅，有無情。其實人並不是這樣的。我們可以說這個人善時多，惡時少，聰明時多，愚笨時少，強毅時多，無情時少，或者反過來說；可是如果我們說那個人永遠是善的，或聰明的，這個人永遠是惡的，或愚笨的那就不實在了。但是我們時常這樣分別人類。這是不對的。人類彷彿河川一樣：在各處河裏的水都是一樣的，但是每條河有窄的，有快的，有寬的，有靜默的，有清潔

的，有冷的，有污穢的，有溫暖的。每個人有所有人類性質的本原，有時表現一種，有時表現他種。有幾個人這種變更特別的稀少。南赫留道甫是屬於這種人的。這種變更的發生既由於肉體的原因，又由於精神的原因。現在他又發生這種變更了。

南赫留道甫自從到法庭和初次和喀瞿莎相見後，所感的那種快樂和得意的情感，在末次和她相見以後，已經完全消滅，換了恐怖和嫌惡的心和義務的觀念。他決定不離開她；如果她本心願意，也不變更他娶她的決意；但是這個到底使他十分難受，十分痛苦。

見瑪司亮尼闊夫後次日，他又到監獄裏去見她。

獄長這一次允准相見，却不在辦公室裏，也不在律師室裏，而在女囚探望室裏。獄長心雖極慈善，可是對待南赫留道甫，比以前落寞得多；大概是因為他同瑪司亮尼闊夫談話的結果，得了對於這個人取嚴厲手段的命令。

他說道：『相見是可以的，不過關於錢的事情，我請求你……至於講到遷移到醫院裏去一節，總督會來信提及，倒是能夠辦到，醫官也答應了。不過她自己不願意，說她頭腦一時尚不能寧靜……侯爵，這種人實在很難辦呀。』

南赫留道甫一言也不回答，祇請他放進去相見。獄長派了一個管獄官，南赫留道甫便跟着那人走到空虛無人的女囚探望室裏去。

瑪司洛娃已經在那裏，當時就從柵欄那裏輕輕的走將出來，露着膽怯的樣子。她走到南赫留道甫面前，看着他，輕聲說道：『請你饒恕我前天我說了些不好的話。』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是我饒恕你……』

她說道：『不過總請你離開我罷，』說罷，又用一雙斜眼看了他一下，南赫留道甫覺得他眼光裏含着的一種惡意。

『爲什麼我要離開你呢？』

『已經是這樣了。』

『爲什麼這樣呢？』

她又用着她那惡意的眼睛看了他一下，又說道：『老實說，無論如何，請你離開我罷。我不能這樣。你簡直離開我罷。我寧可自己弔死。』說着，嘴唇都顫動了。

南赫留道甫覺得在她的辭却裏有對於他的一種嫉恨心生在裏面，決不是什麼好意。他悄悄想了一會，極沉痛的說道：『喀瞿莎，我以前怎麼說，現在還是這樣說。我求你嫁給我。如果你不願，或者當你不願意的時候，我還和以前一般，你到什麼地方，我也到什麼地方去。』

她說道：『這是你的事情，我再也不多說了；』她的脣又顫動起來。他便靜默着，覺得自己沒有力量說話。

後來他又說道：『我現在要到鄉下去，後來就到彼得堡，運動你的，也就是

我們的事情，希望能夠撤廢這種判決。」

她說道：「就是不撤廢——也是一樣的。我固然無罪，在這裏無罪的人還多得很呢。……」他看見她極力忍住眼淚，又說道：「唔，你見過孟壽夫沒有？他們實在是沒有罪麼？」

「是，我也這樣想。」

她說道：「她是一個良善婦人。」

他便講起同孟壽夫相見的事情，後來又問瑪司洛娃需要什麼東西；她回答並不需要什麼。

他們又靜默着不言語了。

她忽然用一隻斜眼，看着他說道：「關於醫院的事情，如果你願意，我也可以去，酒以後也不再喝了。……」

南赫留道甫一言也不發，看着她的眼睛。她那雙眼睛正在含笑呢。

他說道：『這是很好。』一面在以前的疑惑以後，他又感出一種新的情感，深信愛情終不會失敗，心裏又想到：『是，是，她完全又是一個人了。』

瑪司洛娃在會見以後，回到自己污穢的囚室裏面，脫下囚衣，坐在自己的牀舖上面，雙手垂在膝蓋上面。在囚室裏祇有癆病婦人，佛拉地米爾卡和她的乳孩，老婦孟壽夫，和鐵路守護婦同兩個小孩。教堂執事的女兒昨天被認為發精神病，送到醫院裏去了。其餘婦人正在洗衣。老婦人躺在牀上睡覺；孩子們都在廊下，室門正開着。佛拉地米爾卡抱着嬰孩，鐵路守護婦縫着襪子，走到瑪司洛娃面前去，問道：『唔，見了沒有？』

瑪司洛娃坐在牀上，並不回答，搖着蓬不到地板的雙腿。

鐵路守護婦說道：『神氣怎麼這樣不舒暢？勇氣決不可消磨呀！』
瑪司洛娃還不回答。

佛拉地米爾卡說道：「他們都洗衣服去了。聽說今天有許多食物賞賜下來呢。」

鐵路守護婦忽然向門那裏喊道：「菲挪慈卡！你往那裏跑呀。」

她便拔出一根針來，插在絨線球上，走出圍廊去了。

那時候在圍廊裏聽見一陣脚步的聲音，和婦女的說話聲；一會兒那些囚室的居民，赤足穿着草鞋，走將進來，每人手裏拿了一塊麪包，還有拿兩塊的。費道西立刻走到瑪司洛娃面前去，用一雙明藍的眼睛望着瑪司洛娃，問道：「怎麼，有什麼不合意的事情麼？我取來了喝茶的東西了。」說着，把一塊麪包分成兩片。

柯拉伯娃道：「他不想娶你了麼？」

瑪司洛娃答道：「不，並不是不想，却是我不同意。我就對他這樣說了。」

柯拉伯娃大聲道：「你何其傻呢。」

費道西說道：「既然不願意同居，爲什麼要結婚呢？」

鐵路守護婦道：「原來你的丈夫也是要來找你的呀。」

費道西說道：「我同他是法律上的夫妻，既然不願同居，何必接受法律呢？」

「真是傻爲什麼？他既然娶了她，自然會把她裝成金的。」

瑪司洛娃說道：「他說無論我被遣送到那裏，他都要跟我去。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不去求他。現在他要到彼得堡去運動我的案件。許多總長都是他的親戚，但是我總不需要於他呀。」

柯拉伯娃忽然贊成起來，說道：「這是自然的事情！」說着，收拾起自己的口袋，大概正在想這件事情，又續說道：「怎麼樣，我們喝酒麼？」

瑪司洛娃答道：「我不再喝酒了。請你們自己喝罷。」

復活卷中

第一章

在兩星期內瑪司洛娃的案子即要提到大理院去了，南赫留道甫便打算到彼得堡去，倘在大理院控告不成功，那麼他便要上訴於皇帝，這是草那呈文的律師替他出的主意。這件案子，依律師的意思，上控恐怕沒有結果，因為上控的理由十分薄弱；那麼上控一失敗，瑪司洛娃等一千人犯在六月初頭就要起程，所以南赫留道甫必須去看他的田產，並在那裏拼擋一切，以便隨她到西比利亞去，這是他堅心決意要去做。他首先到黑土縣境內最近的一處大田產那裏去，這處田產名叫科司敏司奇，他進款的一大半是從這裏得來的。

南赫留道甫童年時和少壯時就在這田產那裏住着，後來又到過兩次；有

一次是因他母親的請求，用了一個德國的管家到那裏去，和他一塊兒調查產業。所以那裏一切的情形，和農夫們對於辦公處就是對於地主的關係，他早就都知道了。農夫對於地主的關係便是完全依靠着他的管理的。這些事情南赫留道甫在學生時代已經知道了，那時候他信認和宣傳享里佐治的學說，並且根據着這種學說，把他父親所遺下的田地全都分給農夫們了。但是自從他在軍隊裏服役以後，便沾染了每年耗費兩萬盧布的習氣，那時候從前那些智識在他的生活上不算必要，自然全都忘掉了；他不但不問問自己，他母親所許他的錢財是那裏來的，並且還避却不去憶想這件事情。可是他母親死後，那財產的承繼和管理他的必要，却又提起他對於土地私有的問題來。在一個月以前南赫留道甫便要回答說自己沒有力量能把事物向來的秩序改變一下；管理產業的人並不是他；無論如何他還要遠遠的離開那田產繼續住着，把錢財都送給他，總須使他心中暢快。可是現在他却決

定雖然他將有西比利亞之行，還要和牢獄世界發生些複雜的，和困難的關係，爲着這個，一定需要社會上的地位，而最要緊的却是銀錢，但是他總不能夠把這件事情依舊照原先的情形辦去，而應該損害着自己，加以變更。所以他決定不去經營那田地，却把來低價租給農夫們，使他們去耕種，並且能夠離開地主而獨立。南赫留道甫一拿一個租主的地位和一個奴主的地位來兩相比較，便以爲賃給農夫們田地，代替雇用工人來耕種一事，和奴主們在農奴中勒抽償金以代替工人的老制度是相等的。這還不是那問題的解決，不過是向着解決的一步罷了；不過是從一個較野蠻佔有人的方法移到不野蠻的一種方法罷了。這便是他想去幹的。

南赫留道甫在下午到了科司敏司奇。他要勉力去簡樸他的生活，所以連電報都不發了，僅在驛站裏雇了一輛鄉車。車夫是一個少年，穿着紫花布的外褂和很長的背心，下面繫了一根帶子。他很喜歡對老爺們談天，他們談得

高興起來，竟使那氣促的白馬，和那加駕的瘦馬一步一步的走去，這樣走法是他們常常喜歡做的。

車夫談起科司敏司奇的管家來，却不知道他正搭着那個管家的主人。南赫留道甫也存心不告訴他自己是誰。

那車夫他會到過城裏，讀過小說，坐在車箱旁邊，用手擄着他的長鞭，極力誇耀他的技藝，說道：『那個驕大的德國人有三匹黃馬，他同着他的太太趕車出來的候……啊，我的那所大房子裏，到了聖誕節便有一棵聖誕樹。我搭了幾位客人到那裏去。屋裏還有電燈咧；在全縣裏你也不能夠看見像這一類的東西了。他撈了許多錢。可怕呀！所有一切事務都在他權力之下。我聽說他還買了一處好田產哩。』

南赫留道甫自己着實毫不關心到那管家管理他田產的方法，和他從中所取得的進益上面去。可是聽着這個著長背心的車夫的話，他便不快活起

來了。

他很嘆賞那天的豔麗的日子：只見濃厚的黑雲時把太陽遮蓋起來；田間的農夫們正在各處鋤耨幼麥；靈雀正在那深厚碧綠的草地上翱翔；樹林裏除去晚橡外，全都覆着嫩綠的葉子；牧場裏有牲口和馬匹在那裏吃草；遠處的田畝也在耕犁……可是他又不時的記起那無趣的事情來，當他自問那是什麼東西的時候，便又記起那車夫所講的那個德國人怎樣管理科司敏司奇的談話來了。

等到他到了科司敏司奇，便着手工作，那種無趣的情緒也就過去了。

他把辦公室的賬簿查了一下，又和管家談了一會話，管家說農夫們自己沒有田地，他們都歸在地主的田畝了；他又忠忠實實的指出從中取得的進益，可是這一來反使南赫留道甫更加堅決不去經營，却願把他的田地租給農夫們。

南赫留道甫看了辦公室的賬，和管家談了一回之後，知道三分之二的最良的田地現在正雇了定價的工人用新式的機械耕種着，其餘三分之一是給農夫們耕種的，每畝祇付五個盧布的工資。就是農夫們須把每畝田犁三次，耙三次，撒種子，刈稻穀，再要收拾好了送到打穀場，纔能換得五個盧布；可是雇的工人做了同樣的，自由的工作，却至少可得十個盧布。農夫們由田產處取用的一切東西，價格都很高，他們都拿工作來抵償。他們拿工作來抵樹林，蕃薯秧，和草地等物的使用；他們幾乎全都欠那辦公室的債了。在農夫們租去耕過的田畝以外，其餘的田地倘按五分利息放出，那麼還可生產出來，却也這樣的多抽了農夫們四倍的價值。

這些事情南赫留道甫從前全都知道的，可是現在却換了一種新眼光來看了，他很奇怪爲什麼自己，和在他這種地位上的別人，能夠忍心目睹着那樣酷刻的條件。那管家的辯駁以爲倘把田地租給了農夫們，那麼那些農器

便不能生產，竊連他們四分之一的價值也取不出來了；農夫們再把田地隨便一毀；南赫留道甫可就要遭極大的損失了。但是這種辯駁反倒堅決了南赫留道甫的良知，以爲拿田地租給農夫們，和這樣的奪去自己進款的一大部是做一種好事。現在他已決定趁自己在這裏的時候，立刻把這件事情辦妥。米穀的收穫和出賣，農器和無用的建築物的出賣——這全是管家在他走以後應該做的事情。他又叫管家於次日招集科司敏司奇田產中三鄰村的農夫們，來開一個會，以便把他的意思在會上告訴大家，並且給他們設定租賃田地的期間。

南赫留道甫既具着一種反對管家的辯駁所表示的決心，和爲農民而受犧牲的準備，心裏不由的異常爽快起來，便離了辦公所出來，再三想着前途的事情。他繞了屋子踱去，穿過那失修的花園——今年的花全都種在管家的屋前了——行經網球場，現在場中却長滿了蒲公英，又沿着菩提樹的蔭

路，他從前常常在此地吸烟，還曾和美麗的克利毛娃（他母親的賓客）在這裏賣弄過風情。對農夫們的演說，他心中已草草預備了一下，後來又和管家談了一回話，茶後他重把自己的思想整理一番，他走到大邸中給他預備的屋子裏去，這間屋子是從前作為延接賓客用的。

那間清潔的小屋裏牆上掛着威尼斯（註二）的風景，兩扇窗戶中間懸着一面鏡子，排着一張潔淨的牀，上面舖了彈簧的褥子，牀旁有一張小桌，桌上放着玻璃的水杯，和燈兒，和一個熄燈的小筒。鏡子旁邊，又有一張桌子，桌上放着他的已經打開的皮包，裏面有他的鏡匣和幾本書：一本是俄文「刑律通詮」，一本是德文，一本是英文，都是同樣的題目，這些書是他打算在旅行鄉間的閒暇時候讀的。可是今天已經太晚，不能讀了，他急忙收拾睡覺，以便明天好早早的起來，預備和農夫們會面。

屋中角隅處放着一把舊的烏木的鑲花圈椅，南赫留道甫一看，便又想起

這把椅子曾放在他母親的臥房裏面，他的靈魂就突然激起了一種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感。他想起這屋子即要頹壞，花園即要荒蕪，樹木即要伐倒，又想起田場，馬廐，草舍，機械，馬匹，牛羣等物來，凡此種種雖不是他的，却也知道是費了許多力氣所得來的。和所保有的，於是他心中忽然憐惜起來了。要把那些東西全數捐棄，看來固然很容易，可是現在却不但送掉那些東西，就連出租田地和喪失他進款的一半也都難能起來了。登時又起了一種理論，表明把田地租給農夫們而毀掉他的產業是無意識的事情。那時候便有一種聲音說道：『我必得維持我田地上的產業。可是倘使我在田地上不佔有產業，那麼我便不能夠保持這些房屋和田畝……』但是那時我已到西比利亞去啦，那麼房屋既已用不着，田產也用不着了。『又有別種聲音說道：『這些事情都是如此的，可是你並非要把你一輩子全都消磨在西比利亞啊。你總要結婚，育兒女，並且還須好好的把產業遞給他們，正像你接受來時的情形一

般。對於田地呢，亦負有一種責任。捐棄他，把一切都毀壞，那是很容易的啊，可是再想得他，就極難了。無論如何，你須先想想你將來的生活，和你自己將要去幹的事情，隨着也須安排安排你的產業。你是憑你良心做去呢，還是因為要誇耀纔去幹的呢？」南赫留道甫這樣的自問自答起來，不得不承認他的決意是被人家要議論他的思想所感動了。他越想着這事兒，問題便起得越多，又似乎越不得解決。

他想睡覺，希望自己拼却了那些思想，等到明天早晨再來用清新的頭腦去解決那些問題，所以他，就在那潔淨的牀上躺將下來。可是躺了半天，也不能夠睡着。但聞蛙聲哇哇，雜着園中一對夜鳴鳥鳴聲，有一隻棲在靠窗的丁香樹的花間，隨了清風和明月送進屋來。南赫留道甫靜聽着蛙和夜鳴鳥，便

(註一) 威尼斯 (Venise) 爲意國名城，重要之商港及軍港，風景頗稱佳勝。

想起那驛吏的女兒，和驛吏自己的音樂來了。這又使他想起瑪司洛娃來，當她說着『你必須完完全全的把他捐棄』的時候，她的嘴唇便像蛙叫似的顫起來了。那時候管家的德國人就下來到蛙那裏去。應該把他拉住，可是他不下來，並且變成了瑪司洛娃，過來責備南赫留道甫道：『你是一位侯爵，我却是一個囚犯。』『不，我一定不服從，』南赫留道甫想罷，自己便醒了，不由的問着自己道：『好，我做錯了，還是做對了呢？我不知道，我也不去顧慮了。那都是一樣的；我必須睡覺了。』他自己便下降到那個和瑪司洛娃所爬的地方去，而那裏也就全都完了。

第二章

南赫留道甫在早晨九點鐘醒來。伺候主人的少年書記一聽見南赫留道甫起身，便拿鞋子和水給他，鞋子閃閃有光，水是絕清的冷泉，他又報告說，農夫們已聚集在這裏了。南赫留道甫跳下牀來，把他的思想蒐集了一下。昨天

對於捐棄他的財產和這樣毀壞他的憐惜情感，早已消滅得蹤跡全無。他記得那種憐惜的情感，倒吃驚起來；他欣然樂觀前途的工作，甚至不知不覺的自傲起來了。

他能夠由窗中看見滿長著蒲公英的舊網球場，農夫們已在那裏聚集了。昨晚的蛙果然沒有白叫；今天的天色陰沉得很。一點風也沒有；只見晨光裏面降着柔軟溫暖的小雨；樹葉，樹枝，和小草上都掛着水滴兒。除去新鮮的植物嗅味以外，還有一種潮濕的嗅味由窗中穿進來，足徵雨還要多降些。

南赫留道甫穿衣的時候，向外望了聚在網球場上的農夫們好幾次。只見他們一個一個的來到，摘去他們的帽子，互相鞠躬致禮，圍着站成一個圈子，各自撐着棍子講話。那管家是一個強壯堅實的胖少年，穿了一件大鈕子的深綠色粗絨短衫，他過來稟說農夫都已聚齊，在那裏等候着，不妨請南赫留道甫吃完早飯再出去——茶或咖啡兩種都備着，隨便他喜歡用那一樣。

南赫留道甫一想到自己即將和農夫們談話，就起了一種不期而來的畏縮和羞澀的情感來，他說道：『不，我想我最好馬上就去見他們去。』他將要去滿足農夫們的願望去，這事是他們連希望都不敢希望到的：低價租給他們田地，可算是賞給他們一個大恩典了；然而他還有點慚愧。當南赫留道甫走到農夫們那裏的時候，白頭，鬚頭，禿頭，灰色頭，一齊在他面前赤將起來，他倒覺得非常模糊啦，竟使他一句話也不能說出了。滴滴的小雨繼續下着，遍落在頭髮上，鬚鬚上，和人們的粗外褂的細毛上存留着。農夫們兀自注視着主人，候他說話，可是他非常羞澀，竟至說不出話來。這種侷促的靜默，却被那嚴澀而自信的德國管家打破，他自命是一個管治俄國農夫的行家，他說俄國話也說得非常好的。這個吃得太多的胖子，和南赫留道甫自己，映照着那些皺皮瘦臉的，肩胛骨突出外褂的農夫們，便自呈出一種奇狀來。

管家說道：『這兒是這位侯爵，要想賞給你們一點恩惠……把田地租給

你們；不過你們却值得罷了。」

「瓦西萊，楮利奇，我們怎麼值得我們不給你做工麼？我們都很滿意那已經故世的太太——上帝安放了她的靈魂！(註一)——現在少主侯爵不見棄我們，我們謝謝他呢。」這是一個紅頭髮，多說話的農夫說的。

又有一個肩胛寬大的農夫說道：「我們一點也沒有忤逆主人的事情；我們都苦在缺乏田地。不穀過活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對了，這便是我招集你們的緣故。我願意讓你們隨便把所有的田地全都租了去。」

農夫們一語也不發，宛如他們既不懂又不信這事一樣。

一個中年的人問道：「租給我們田地——有什麼用意呢？」

(註一)「上帝安放了她的靈魂」一語為俄國俗語，每一提起死者名字時，為尊敬起見，常作

此語，亦即我國所謂「在在之靈」之意。

『把田地租給你們，你們可以出低價使用他。』

一個老頭兒說道：『一件非常合式的事情。』

又有一人說道：『要是租價僅是我們出得起的。』

『我們不應租田地一事，真是沒有理由啊。』

『我們是慣常靠着耕種土地來生活的。』

又聽見幾個聲音說道：『你亦稍爲安靜些罷。除却收租以外，你也便沒有事了。不過現在去想想你所有一切的罪孽和騷擾罷！』

管家說道：『罪孽全都在你們身上。如果你們勤勤懇懇的盡了你們的工作，又照着秩序……』

一個尖鼻子的老頭兒說道：『那是我們所不能毅的。你說：「你爲什麼讓馬跑進穀裏去？」但是誰把他放進去的呢？我在那慢騰騰的日子裏，搖着鐮刀或這一類的東西，直到那日子好像一年似的長久，所以晚上看守馬匹的

時候，我就睡着了，馬跑進了雀麥裏去，現在你却來剝我的皮了。」

「好呀，你們應該守着秩序。」

一個面黑，多髮，高身材的中年人答道：「你講秩序是很容易的，可是我們却受不了了。」

「我沒有告訴你去裝一個籬笆麼？」

一個面貌老實，身材矮小的農夫說道：「那麼給我木材去做啊。去年我要裝設一個籬笆，便砍倒了一棵嫩樹，你就把我拘了三個月，在監獄裏喂蟲子。」

南赫留道甫轉身向管家問道：「他講的什麼事情？」

管家操着德國話答道：「那個人是村中最大的賊骨頭。他每年在樹林中偷取木材，吃我把他捉着了。」隨着回頭向那農夫續道：「你必得學着尊重別人的財產。」

一個禿老頭兒說道：「怎麼啦，難道我們不敬重你麼？怎麼啦，你能用一根

繩子把我們絞將起來；我們都在你的掌握裏面。」

德國人說道：「唉，我的朋友，決不能羞辱你們。你們巴不得準備羞辱我們。」

「你正羞辱我們，你沒有打我嘴巴麼？打完了却也沒有事。法律好像對有錢人沒有效力似的。」

「你却應當接着法律去做。」

顯然打了一陣舌戰，加入戰團的人誰也不知道爲的什麼緣故；可是這方面是被恐怖限制着的痛苦，他方面是一種重任和權力的意識，這是很堪注意的。南赫留道甫竭力把所有那些話都聽了，所以他便回到安排租價和租期的問題上來。

「現在很好，田地的事情怎麼樣了？你們願意得他麼？倘使我情願把田地全數租給你們，你們要付多少價錢呢？」

「財產是你的；價錢由你規定。」

南赫留道甫便將數目說出。那數目雖然比近鄰所付的價錢低得多，可是農夫們還是聲稱太高，於是照常照例和他們議起價來了。南赫留道甫以爲他的貢獻必能欣然見容於農夫們，可是一點欣喜的朕兆也沒有看見。

南赫留道甫祇看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貢獻是利於農夫們的。問題是在誰當承租那田地：是全鎮，或是一個專特的會社；農夫們起了一種猛烈的爭辯，有人願意把衰弱的除外，有人不願定期交租，要被除外的農夫們自必也有一番爭論。到末了還是爲着那管家，租價和租期都定妥了；農夫們也就嘈然講着話，向着他們的村莊走下山去，這時候南赫留道甫和管家亦就走進辦公室去草契約。各種事情都安排得如南赫留道甫所願意和所希望的了。農夫們祇須出百分之三十的租價，便可得着田地，比在這個縣境裏無論那裏都便宜。田地的收入已經減少一半，可是南赫留道甫還嫌太多，他尤其嫌他賣掉一處樹林所收入的款項，以及那些亦要賣却的農器所收入的

款項，各種事情都佈置得很美滿了，然而他還覺得有點慚愧。農夫們嘴雖說着感激的話，却並未滿意愉快，而還有所希冀，這種情形是他能夠看出來的。結果他雖奪去了自己許多許多，可是還沒有滿足了農夫們的慾望。

次日契約簽了字，南赫留道甫便帶了一種不爽快的，有事未了的情感，離了辦公所出來，後面有幾個選出來充當委員的老農隨着，他走上那管家的華麗的馬車如驛站車夫所說的，便對着農夫們說道：「再會罷，」農夫們站在那裏露出失望和不滿意的狀態，搖了搖頭，他便驅到驛站去了。南赫留道甫不知道什麼緣故，也不滿意於自己，時時覺得有點憂愁和慚愧。

第二章

南赫留道甫由科司敏司奇到他姑母遺贈他的田產那裏去；他初次遇見喀瞿莎就是在這個地方。他打算舖排那裏的田地，正彷彿在科司敏司奇所做的一般。可是除去這事以外，他更想調查出所有關於喀瞿莎的事情，和他

們的小孩的事情；那孩子是否真的死了，和怎樣死的。

他在清早便到潘那服去，當他到了那裏時，第一件使他吃驚的事情便是那房屋的傾頹和腐壞。只見房屋的鐵頂已鏽得發紅，有幾片鐵竟已彎將下來，這或者是風雨摧殘所致。蓋屋的木板也有幾處裂開，倘在那些去處把釘着木板的鏽頂打開，木板也更容易拔出了。兩面的遊廊都已枯朽敗壞，可是那個旁廊他却記得很熟稔；可嘆所剩下的祇是些桁枅了。有幾扇窗戶已用木板釘沒，總管所住的屋子，廚房，馬廄……都已衰壞，變成了灰色。沒有衰壞者祇有花園一處，正是花木燦爛，更加顯得濃密碩茂了；籬笆後面但見盛開的櫻桃，蘋菓，杏子等樹，看去直彷彿白雲一般。構成籬笆的丁香樹好像十二年前的情境一般，開得非常燦爛，回想那時，南赫留道甫在一棵丁香樹後面會同着十六歲的喀瞿莎一塊兒捉迷藏，又曾跌了一交，手也觸着了荊棘。他的姑母在屋子左近所種的落葉松，那時候僅是一根短枝，現在已長成一棵

樹了，樹幹已可構成一個大樑，樹枝也覆着黃綠色的軟針，彷彿蓋着絨毛一般。河水在河中衝過水閘，聲響很大。河旁葦草上，遍地點綴着農夫們的各種牲口。

那總管是一個未經畢業的中學學生，面帶笑容，在院中歡迎南赫留道甫。他笑容未退，即請他到辦公室裏去，在柵欄後面走着，他那笑容宛如預示什麼特別的好事似的。一回兒只聽見小語幾聲，那車夫從驛站搭南赫留道甫來的車夫取得了茶錢，叮叮瓔瓔一陣鈴響，驅車去了，於是什麼都靜了。於是一個赤足的女郎，身穿繡花的農衫，耳掛紅絲的纓兒代替耳環，跑着經過那窗戶，後面跟一個厚鞋的農人。

南赫留道甫傍窗坐着，向花園裏一面望着，一面聽着。一陣溫柔清新的春風帶着新掘出來的土地的氣味，吹進窗來，吹在他那潮溼的前額上的頭髮，和都已用刀裁開了的，放在窗檻上的紙張上。

「察……巴……差潑，察……巴……差潑，」這是由河中傳來的一種聲浪，婦女們正在那裏洗濯衣服，用木根按着規則的節拍捶打那些衣服。聲浪四播在鬧塘中閃閃有光的水面上，河水下處，聲如韻律似的由鬧間發出，一個被驚的蒼蠅薨薨的大聲鳴着，突然飛過他的耳朵。

一剎那間他想起了往事：多年前他年輕而清白的時候，如何聽見鬧間押韻的聲調之際有婦人們用木板捶打那溼衣服的聲音，春風如何一模一樣的吹着他潮溼的前額上的頭髮，和擾亂那都已用刀裁開了的放在窗檻上面的紙張；如何恰巧一模一樣的有一個蒼蠅高聲鳴着，正好飛過他的耳朵。他却有憶起自己是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可是他覺得自己是那時候的那個同一的他，帶着同樣的清爽和純潔，前途滿着同樣的浩大，無限的可能性，又在同樣的時候，夢着他知道凡此種種都已歸於無有之鄉，便又覺得萬分憂愁。

總管笑着問道：『你願意在什麼時候去喫點東西呢？』

『隨便你什麼時候，我不餓。我先要在村中散一回步哩。』

『你不願意走進房子裏去麼？裏面各種事情都收拾好了。請進去一看，倘使外面……』

『現在不能了，謝謝你，以後再來罷。請你告訴我，你知道這裏有一位名叫瑪德隣，哈蓮娜的婦人麼？（這就是喀瞿莎的姑母。）

『哦，是了；她在村中開了一家祕密的酒店。我知道她的勾當，我控制她，並且辱罵她；可是去責罰她呢，又是怪可憐的。一個老太婆，你知道；她還有孫子孫女咧。』那總管說着話，一邊繼續笑容滿面，一面表明他奉承主人的盛意，和表明他的判斷力，以為南赫留道甫觀察那些事情正像他自己所觀察的一樣。

『她住在什麼地方？我要逕直去見她。』

那總管很文雅的笑道：「在村子的盡頭處；較遠的那一邊，倒數第三家。左面有一所磚房，她的茅舍就在外面。可是最好還是由我送你罷。」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必，謝謝，我自能找着她的；你好生去招集所司的農夫，告訴他們，我要對他們講關於田地的事情。」他意欲在這裏和農夫們訂立和科司敏司奇同樣的契約，如果時候來得及，就要在那天晚上辦到的。

第四章

南赫留道甫走出門來，遇見了那個帶耳纓的女郎正沿着畦地走回來，只見畦地橫臥牧場間，場中叢生着蒿荏和野草。她束着一條顏色鮮明的長圍裙，提起一雙赤着的，下垂的腳，迅步走着，她的左臂便也在前面幌搖得很快。她的右臂在胸間挾着一隻小雞。這隻小雞兀自抖着他的紅冠，看來十分安靜；眼睛不時的溜動，一隻黑腿伸出縮進的抓着女郎的圍裙。當女郎漸漸的走近主人的人時候，就移動得慢了些，她的跑步也換成常步了。當她走上他

面前時，即便止住腳步，搖了搖頭，向他鞠了一躬；他剛一過去，她便又帶着那隻小雞開始向家跑去了。他向着一口井那裏走將下去，又遇見一個穿着粗糙，醜陋的衣裳的老太婆，她那彎曲的背上橫了一根車轆，挑着兩隻滿水的桶兒。老太婆很細心的把水桶放下，她的腦袋同樣的向後一搖，鞠下躬去。

南赫留道甫既走過了井，便進了那村莊了。那天正是一天光明炎熱的日子，時雖未到十點鐘，但是已足令人汗出不止。只見雲彩四集，太陽時被遮沒。有一種酸澀不堪入鼻的獸糞味兒，充斥在街上空氣裏。這種臭味發自向山邊去的車中，可是大部分是出於茅舍的，開着的門內，裏面院子裏堆着擾亂了的糞料，這道門却是南赫留道甫必經之路。農夫們都赤着腳，衣袴都沾染了糞料，他們轉身注視着這位高胖的老爺，灰色的帽子上繫了一根綾統的帶子，走進村來，手執閃閃有光的行杖，走一步便在地上觸一下。但見農夫們在空車中搖搖擺擺的由田間馳將回來，看見這位非常的人進到他們的街

道上來，隨着便很詭異的把他們的帽子摘掉。婦人們也走出門來，或者站在茅舍的廊下，互相指指點點的望着他走過去。

南赫留道甫走過第四道門時，恰巧有一輛車出來阻住去路，車上高高載着糞料，車輪格格有聲，糞料已經壓實，覆着一張席子，上可坐人。一個赤足的六歲的小孩跟着車子，他有坐車的希望，便喜歡極了。一個少年農夫腳下穿了樹皮編成的鞋子，大腳步引着馬走出院來。又有一匹灰色的長腿的小駒竄出門來；可是一見南赫留道甫，便緊貼在車旁，不料車輪刮着他的腿，於是他就向前竄去，掠過母馬；母馬拉了重載，走出門道，輕輕的嘶着。第二匹馬是一個赤足的老頭兒引了出來的，老頭兒穿着肩胛，穿了一件很髒的短衫和破碎的袴子。堅硬的道路上遍撒着小塊的灰色的乾糞，當馬匹達到那道路上的時候，老頭兒便回到門口處對南赫留道甫鞠躬。

「你是我們兩位主婦的姪子，你不是麼？」

『是的，我便是她們的姪子。』

那多說話的老頭兒說道：『你惠然來探望我們，噲？』

南赫留道甫不知道說什麼纔好，就問道：『對了，我來探望你們的好啊，你們日子過得怎麼樣？』

『我們過得怎麼樣？我們過得壞極了，』老頭兒好像給他快樂似的說得很沉長。

南赫留道甫跨進門去問道：『爲什麼這樣壞呢？』

老頭兒說道：『除去最壞的生活以外，我們還有什麼生活呢？』說著隨了

南赫留道甫走進院中遮著棚的去處。南赫留道甫便站在棚子底下。

老頭兒續道：『我家裏一共有十二口人，』他指著兩個婦人，她們手中都拿著鐵叉，頭巾也已掉開，捲起了衣服，露着很髒的，赤着的腿肚，她們站在殘餘的糞料堆上，不住的出汗。老頭兒又說道：『過不了一個月，我又須去買六

升小麥去，可是錢由那裏來呢？」

「你自己生產出來的小麥不夠用麼？」

「我自己麼？」老頭兒帶了一種卑狹的笑容反覆說着，「怎麼啦，我僅僅得着三個人的田地，去年我們還不夠挨到聖誕節的哩。」

「那時候你們又怎麼辦呢？」

「我們又怎麼辦？怎麼啦，我叫一個兒子出去充當工人，我便在貴處借了些錢。不料在春節前我們却把錢全都用完了，可是稅錢還沒有付呢。」

「稅錢又是多少呢？」

「怎麼，我們的房租是十七個盧布。唉上帝哪，這種生活啊！誰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去過這種生活。」

南赫留道甫問道：「我可以走進你的茅舍裏去麼？」說着便步到院中棕黃色的糞料層上去，那些糞料已用鐵叉耙好，發出一種強烈的臭味。

『怎麼不可以呢？進來罷！』老人說着，抬起一雙赤腳，急忙趨過糞料，腳指間擠了那糞漿，竄過南赫留道甫前面去，把茅舍的門開將開來。

婦人們已把頭上的頭巾整理了一下，她們的麻布衣服也便放了下來；潔淨的老爺，袖上帶着金鈕釦，走進她們的屋子，她們便都很詫異的望着。兩個小女孩子，奔出茅舍來，身上除去粗糙的裏衣外，別無長物。南赫留道甫把自己的帽子脫掉，俯首穿過那扇低門，過了甬路便進到那間又髒又窄的茅舍裏，但聞裏面發出酸澀的食物的臭味，而且一大半地方已被兩架織布機佔着。茅舍裏面有一個老婦人在火爐旁邊站着，袖口捲上她那細瘦而有力的棕色臂膀。

老人說道：『這兒是我們的主人來看看我們哩。』

老太婆把袖子拉下，柔聲說道：『我實實知道我們極喜歡見他的。』
『我想來看看你怎麼過活的。』

敏捷的老婦人用勁把她的頭一抖，說道：「我們過活正像你所看見的模樣兒罷了。茅舍快要倒下來了，說不定那天就要壓死人哩；可是我那老頭兒他說這是够好的了，所以我們就像皇帝一般的過活着。我正做飯呢；去喂那些做工的人們。」

「你們的飯食又是些什麼東西呢？」

老太婆露着她的已經壞掉了一半的牙齒，說道：「我們的飯食麼？我們的飯食却是非常的好。第一件是麵包和酸麥酒；第二件呢……酸麥酒和麵包。」

「不，只要讓我看你們將要去吃些什麼東西好了。」

老人笑着說道：「去吃？我們的並不是一種妙絕的飯餐。你給他看看罷，老婆。」老太婆却將她的頭搖了搖。

「要看我們農家的食物麼？很好，你是一位探訪的老爺，現在我却來看看你。他想知道各種事情。我沒有告訴你麵包和酸麥酒麼？往下我們再有一件

湯。一個婦人給我們送了些魚來，這就是熬湯的東西，這個以後，蕃薯。」

『沒有別的麼？』

『你還想有什麼東西？我們又有一點兒牛乳。』老婦人一面說着話，一面笑向那扇門看着。門正開着，外面甬道那裏擠滿了人——男孩子，女孩子，和抱着嬰孩的婦女們——擠在一塊兒都注視着那位要看農家食物的奇怪老爺。老太婆似乎十分自傲她對着一位老爺所作爲的模樣。

老人說道：『對了，這是一種愁苦的生活，我們的呢；那也就不容說啦，先生。』他又對甬道裏的人喝道：『你們在那裏幹什麼呢？』

南赫留道甫說了一聲『好吧，再會，』便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慚愧和不安的情感。

老頭兒說道：『謝謝你肯來探望我們。』

甬道裏的人擠緊攏來，讓南赫留道甫過去，他就出來繼續上道。那時有兩

個小孩跟着走出甬道來——大的孩子穿着原底是白色的短衫，那一個是穿着一件破舊的淺紅短衫。南赫留道甫便回頭看着他們。

穿白短衫的孩子問道：『現在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南赫留道甫答道

——『到瑪德隣哈蓮娜那裏去。你們知道她麼？』

那穿淺紅短衫的孩子不知在那裏笑的什麼事情；可是那大的却嚴重問道——

『你說的是那一個瑪德隣呢？她是年老的麼？』

『對了，她是老的。』

他便沉沉長長的說道：『哦——哦；那一個，她便是在村裏的別一頭……我們領你去罷。對了，費脫卡，我門同他去，我們同他去麼？』

『對了，可是馬匹呢？』

『馬匹不會出錯兒的，我敢說。』

賚脫卡也同意了，三人就走上街去。

第五章

南赫留道甫覺得和小孩子們在一塊兒倒比和成年人相處安適得多了，他們相偕走去，他便同他們談起話來。那穿淺紅短衫的小的也就歛了笑容，說話說得伶俐正確正像那大的一樣。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能告訴我，你所知道的，這兒誰是最窮的人麼？』

『最窮的麼？密嘉爾最窮，雪蒙瑪卡洛甫和瑪佛……都是極窮的了。』

小費脫卡說道：『還有安尼司耶呢，她亦窮得很；她連一頭牛都弄不着。他們要討飯了。』

年長的孩子反對道：『她沒有牛，可是她祇有三口子，瑪泰的家裏却是五口人呢。』

淺紅的小孩替安尼司耶辯道：『可是那個是一位寡婦。』

年長的孩子說道：『你說安尼司那是一個寡婦；可是瑪泰亦正和寡婦無異，正是一樣……她也沒有丈夫。』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麼她的丈夫在那裏呢？』

年長的孩子用着農夫們的常態說道：『在監牢裏喂蟲呢。』

淺紅的孩子急忙聲明道：『一年前他在地主的樹林裏割下了兩棵樺樹，所以他被的禁起來；直到現在他已在監獄裏坐了六個月了，弄得他的妻子就要去討飯。他還有三個小孩，和一個祖母呢。』他講得非常之詳細。

南赫留道甫問道：『她住在什麼地方呢？』

小孩答道：『就在這間房子裏；』說罷，便指着一間茅舍，那個茅舍前面，在南赫留道甫所走過的一條窄路上，正站着一個麻色頭髮的小嬰孩，他那灣軟的小腿兀自攙着，在那裏很困難的學步。

一個婦人穿着骯髒的灰色寬衫，正從屋內跑出，她喊道：『瓦司！小光棍，

跑到那裏去啦？」只見她面帶驚慌，奔向前來，在南赫留道甫沒有走到那個嬰孩處以前，她便一把將他抓住，抱將起來，宛如她恐南赫留道甫要傷害她的兒子一般。

這就是那個婦人，她的丈夫爲了南赫留道甫的兩棵樺樹，便入了獄。

他們走近瑪德隣的屋子時，南赫留道甫便問道：「這個瑪德隣，她也很窮麼？」

淺紅的小孩決然答道：「她會窮，不怎麼啦，她出買燒酒呢。」

當他們走到那屋子的時候，南赫留道甫把孩子們留在外面，自己便穿過門道，進到茅舍裏去。這間茅舍長約十四尺。床舖排在火爐後面，還不夠一個高身材的人躺在上面伸開身子的地兒。南赫留道甫便想道：「喀瞿莎就在這張床上生產她的孩子，後來便又臥了病罷。」茅舍的大部分被一座織機占着，那老婦人，和她的長孫女，當南赫留道甫進去的時候，正在機上排列縱

橫的線索。門口很低，他進門時，不留神碰了前額一下。瑪德隣的其他兩孫兒突然在南赫留道甫後面奔到，把着門楣，站住了腳步。

老太婆抗聲問道：『你要找誰？』她兀自在那裏發脾發氣，因為她不能把線索收拾整齊，況且她做了這種不法的燒酒賣買，自是任何生人進來的時候，她常常心虛害怕。

『我是近鄰田產的主人，我便要對你說話。』

老婦人便不言語，她兀自打量着他，面目立刻就改變了。

老婦人口聲間帶了虛偽的溫柔，說道：『啊，原來是你，我的密糖；我呢，傻子，當是一個過路的呢。看天面上，恕了我罷！』

『我願對你一個人說話，』南赫留道甫說着便向門口瞥了一眼，那裏的孩子們後面，站着一個婦人，抱着一個蒼白萎頓的嬰孩，那孩子面似病態的笑着，戴着一頂補湊成功的小帽子。

老太婆對着門口處的人們喊道：『你們瞧着什麼呢？我給你們。把我的張布勾子遞給我。關上門，你們！』

孩子們走開了，抱着小孩子的婦人便把門關上。

老婦人說道：『我正在猜度「這是誰呢？」原來就是主人自己，我的寶貝。正猜度他賞光到這兒來。』她使用她的圍裙擦着坐位說道：『請在這兒坐下罷，老爺。我正猜度「這又是什麼惡魔進來了，」却不料是老爺你，主人自己，這個好老爺，我們的恩人。恕了我罷，我真是個老傻子；我簡直成了瞎子了。』

南赫留道甫坐下，老太婆便站在他前面，她的右手擦着她的頰兒，一面那隻左手便托她的右臂的尖肘兒。

她用一種唱歌的聲音說道：

『啊，你老了，老爺。你是常常像雛菊花一般的新鮮的。現在呢！亦還保重麼，我盼望？』

「你還記得喀瞿莎，瑪司洛娃麼？這就是我來此的事情。」

「喀瞿莎麼？讓我想想看。怎麼啦，她是我的姪女。我怎麼不記得呢？我爲了她也不知淌了多少眼淚了。她的事情我全都知道。唉，先生，誰沒有在上帝面前作過孽？誰沒有對着皇帝犯過罪？我們知道少年是什麼？你常常喝茶和咖啡，所以惡魔就抓住你了。她有時便強健起來。怎麼辦呢？現在，如果你會拍過她，可是沒有，正好看見酬賞她，給她一百個盧布。她呢？她會做什麼來？她就不講理了。如果她聽從了我，她就可以好好的過活了。雖然她是我姪女，我却一定要說真話的，那女孩子真正不好，她的地位，以我看來，真是一個好地位呀！她不願服從，却去辱罵她的主人。我們這類的人配去辱罵老爺們麼？好了，她走了。後來她就在林主那裏。她便可以在那裏過活了；可是，不，她又不願意。」

「我想知道那小孩的事情。她在你的屋裏分娩的，是不是？孩子在什麼地方呢？」

『至於那孩子，當時我猜他是很好的。她病得非常利害，我永不想她再能起來的了。好，所以我正當當的給那嬰孩洗過禮，我便把他送到育嬰堂去了。人怎麼好當那母親死了的時候，任着一個清白無辜的靈魂平白的凋殘呢？別人都是這樣辦法的：他們存心捨了嬰孩，不去喂養，嬰孩便廢掉了。可是，我想，不好；我情願去費一點煩惱，把他送到育嬰堂去。錢也够了，所以我就把他送去。』

『你在育嬰堂裏取了掛號的號碼沒有？』

她說道：『對了，有一個號碼，可是那孩子却死了。她把孩子拿去不久，孩子便死掉了。』

『她是誰？』

『就是那個常住在司柯洛特挪的婦人。她是拿這事來營生的。她的名字叫作瑪蘭亞。現在她已死了。她是一個聰明的女子。你想她常常處理得怎麼

樣？他們給她送去，她就喂他養他，等到人數一多，她便把來送到育嬰堂去了。（註二）她三個或四個的時候，便一時都把她們拿去。她那裏陳設得好不清楚，一種大的——雙的——的搖牀，她能夠把他們安放在這裏面，不是這樣，便是那樣，却都很得當。搖牀上面有一個圈柄。所以她把四個安放在裏面，腳對腳，頭却分開，不致使他們互相對磕。所以她一次便拿四個。她給他們幾個乳頭含着，好使他安靜一些。」

『好，往下說。』

『好，卡德隣（即瑪司洛娃）的孩子，養了兩個禮拜以後，她便把他拿去，那孩子就在她的屋中病將起來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是一個很好的孩子麼？』

老太婆的眼睛閃了一下說道：『好一個小孩子，倘使你再想好一點的，你便一個也找不到了。』

老太婆的眼睛閃了一下說道：「好一個小孩子，倘使你再想好一點的，你便一個也找不到了。」

「孩子因爲什麼病了呢？食物不好麼？」

「唉，什麼食物？不過冒充食物的名兒罷了。不是自己的孩子時，自然是這樣的了。孩子在那裏不過僅夠活着的罷了。她說她正料理着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不料他却在那裏死掉了，她取了一張驗單……應有盡有。她真是一個聰明的婦人。」

南赫留道甫對於她的孩子的事情，這就是所有他力能訪得的了。

第六章

南赫留道甫又在兩道門的頂上碰了兩下頭，出來走到街上，只見紅白兩個孩子正在那裏等候他。有幾個新來的人和他們一塊兒站着，婦人們裏面有幾人的懷中還抱着嬰孩，那抱着戴補綻帽子的嬰孩的瘦婦人也在裏面。

那血色全無的嬰孩輕輕的在她的懷中勾搭着，乾枯的小臉兒兀自很奇異的笑着，他的彎曲的大拇指也不住的移動。

南赫留道甫知道那付笑容是一種痛楚的笑容。他便詰問那婦人是誰。

年長的孩子說道：『我對你說過的安尼司耶，這就是她了。』

南赫留道甫便轉向安尼司耶。問道：『你怎麼過活的？你活着做什麼？』

『我怎麼過活的……我去求乞。』安尼司耶說着便哭起來了。

乾枯的嬰孩滿面笑着，兩腿比蟲子厚不了多少，在那裏不住的蜿蜒。

南赫留道甫掏出他的皮篋，給了那婦人一張十盧布的鈔票。不料他還沒走上兩步，又有一個婦人，抱着嬰孩，追趕過來，隨着便來一個老婦人，隨着又有一個年輕的。人人都述說自己的窮况，並且求他幫助。南赫留道甫把他所帶的六十盧布——全都是小張的鈔票——給了他們，心頭却覺得非常頹唐，也便回到總管家裏去了。
此處亦又根本

總管帶笑迎着南赫留道甫，報告他說農人們就要在晚上集會。南赫留道甫便謝了他，逕自走到花園裏去，但見落花滿地，野草叢生，便沿徑散步，輾轉想着所有他所看見的事情。

起初萬籟皆寂，可是不久南赫留道甫便聽得兩個發怒的婦人彼此相忤的聲音，來自總管的屋後，不時又有那常笑的總管的聲音攙和其中。南赫留道甫便傾耳聽着。

一個婦人的怒聲道：『我的力量算是盡到底了。你幹什麼，難道要把我的十字架由我頭頸上扯去麼？』(註一)

第二個聲音道：『可是不過進去了一回兒罷了。還給她，我告訴你。你要磨

一物。
(註一)凡洗禮於俄國希臘教者頸間常懸一個十字架；此物幾爲人離其所有者之最後

難畜生做什麼呢？孩子們亦要用牛奶麼？」

總管的聲音道：「那麼，付錢，要不就做工抵償。」

南赫留道甫離開花園走進遊廊，看見兩個蓬頭散髮的婦人在距廊不遠的去處站着——其中有一個婦人身已懷孕，並且一望而知將近她的產期了。那總管身穿荷蘭布的外衣，雙手插入口袋裏，在遊廊的階沿上沿着。當他們看見主人的時候，婦人便不言語，手中就弄起她們的手巾來，那總管把手拔出口袋，也開始笑起來了。

所發生的事情且待下面說來。據總管說來，似乎是農夫們把小牛，甚至母牛，都放進了田產界內的草地上，竟習以為常了。那兩個婦人家裏的兩頭母牛曾在草地裏被人發覺，就被趕到院中去了。總管的要求婦人們每頭牛給三十哥幣或者兩天的工作。然而婦人們却堅持牛進草地不是她們有意放的，却是出於牛的本心；說她們實在沒有錢，並且請求說即使那事須有日後

做工抵錢的諒解，可是總要把牛歸還他們，牛自從早晨起便在灼灼的日光裏站着，也沒有吃東西，兀自怪可憐的在那裏阡着。

帶笑的總管回身看着南赫留道甫，宛如要叫他見證似的說道：「你在午間趕着你的牲口回家的時候，難道我沒有常常央求你看他們一眼麼？」

「我剛剛跑到我的小孩那裏去了一回，不料他們就走開了。」

「那麼你既擔任了看牛的時候，便不要跑開啦。」

第二個婦人說道：「誰去喂小孩呢？我想，你不要給他奶麼？現在呢，倘使他們真個損壞了草地，人家也就不拿來放在心上了；可是他們不過在那兒徘徊了一回罷了。」

總管轉向南赫留道甫說道：「所有的草地都損壞了。我若不索些罰金，連乾草都要沒有了。」

懷孕的婦人喝道：「可是現在，還要像這樣的作孽啦；我的牛從未在那裏

捕着過。」

「現在那隻却被捕着了，給錢，或者做工抵償。」

她發怒道：「好呀，我就做工抵償好了；不過現在就要把牛給我，不要磨難牛挨餓。可真是，我日夜都沒有休息的。婆婆病了，丈夫又喝酒；只有我一個人去作所有的工作，我的力量算是盡到底了。」

南赫留道甫請求總管讓她去取牛，便又回到園中詳思他的問題；可是不復有所可想的了。

現在各種事情在他看來都是非常清楚，致使他不由的驚奇怎麼各人會看不出這種事情，怎麼他自己過了很久，一時間纔見到這樣清楚顯見的事情。人們正要累死了；他們竟習於累死的過程，所以習慣成自然，生命也與之契合了；小孩子呀，工作過度的婦人呀，和餒養不足的老年人呀，其間却有極大的道德。人們漸漸的來到這種境遇裏，却是非常遲緩的，致使他們竟會不

手
推
之
序
真

覺得其中的恐怖，並且也不怨尤了，所以我們便以為他們的境遇是自然的，和正當的了。人們窮極無聊的主要原因便是他們所知道的，和常常指出的那個原因，這是明顯如同日光一樣的了，換一句話說來，就是祇有田地一物能夠養活他們，而田地却被地主們奪去了。

一望而知孩童和老年人是因為沒有牛奶而死去，而牛們更因為沒有牧地，和沒有穀粒或製造草料的田地，所以沒有牛奶，這全是極明顯而易見的事情。人們所有的苦况，或至少為其最大的，和最直接的原因，事實上是在於理應養活他們的田地不在他們手中，却在一般「惟地主權的利益是圖，而依這些人們的工作為生」的人們手中，這事也是十分顯見的。人們固需要田地很急的，現在却給他們奪去，豈不致了他們的死命；那些餓鄉裏的人們把田地耕好了，結果米穀便被賣給境外，地主們却給自己買了許多帽子和手杖，馬車和銅牌等等。馬匹在他們所羈的圈欄裏把所有的草都吃盡了的

時候，除非把他們放到其他能夠得食的地去，他們一定不免要消瘦和挨餓的。現在南赫留道甫已經了解這種事情，正像他了解那馬匹事情一般的明瞭清楚。

這種思潮真可怕，不可繼續下去了。必須想法子把他改變一下，或者至少不去參與他。他一面在樺樹底下園徑上來回的踱步，一面想道：『我甘願去找他們。想當初我們在國立書院的科學社裏，和在報紙上面，高談人民窮困的原因，和改良他們的境况的方法；可是我們却不論及那些真能光明他們的境遇的實在方法，實言之，把他們所十分需要的田地給還他們。』

享佐治的根本勢力又活活潑潑的返現在南赫留道甫的心中。他記得從前怎麼曾爲其所移化，却又驚奇他何能把其忘掉了。『土地不能爲任何人的產業；土地猶之水，空氣，和日光，不能贖買或賣的。世人對於天賦的利益都有一個均等的權利。』現在他知道自己爲什麼一想起在科司敏司奇所辦

的事情來，便覺得慙愧無地的緣故了。原來他自騙自了。明知無人可以佔有的田地，他却接受了像他這種樣子的權利，而僅把事物的一部分分給了農夫們，深心自問，他知道無論如何自己對於這種事物是沒有權利的。現在他要這樣做去，並且還要把在科司敏司奇的設施變更一下。他心中謀劃了一個計策：一面把田地租給農夫們，一面承認他們的地租是他們的財產，把來存着充付稅金和公共的費用。這種辦法自然還不是那種單稅制度，尙是就近單稅制度的一種辦法，却也相差不遠，正像在現存的環境底下能製造成似的。然而他的主要的思潮是不願再去這樣的占有田地上的產業來自肥。

當南赫留道甫回到屋裏的時候，那總管的面上露着特別悅目的笑容，問他現在是否要用飯，表示深恐他的妻子得了那個帶耳繸的女郎的幫助，正在那裏預備的筵席要做得太過火了。

桌上覆着一塊原色的粗布，一方繡花的手巾鋪在上面以代檯布。檯上放

着一個破柄的舊盛湯器，只見裏面灌了蕃薯湯，湯是用雞做成的，那隻雞剛纔還把雞腿不住的伸出縮進，可是現在却已宰割成許多小塊兒了，雞塊上面還隨處帶着雞毛。湯以後的菜多半仍是那隻毛雞炒出來的東西，再往下便是黏包子，這個東西極油膩，並且糖用得極重。所有這種東西雖然一點口味都沒有，南赫留道甫吃着却也毫不注意；他的腦海間已被一種思潮所佔據，他自村中回來的時候，所帶着的憂愁也被這種思潮所摧散了。

帶耳繮的女孩子狀極驚慌，當她送菜碟進來的時候，總管的妻子便在門口處張望；那總管談笑風生，越來越起勁，自己竟大誇起他妻子烹調的手藝來了。飯後，南赫留道甫費了許多氣力，纔叫總管坐將下來。爲要修正他自己的思想，和要把自己的思想表明出來給別人聽聽起見，他便把租田地給農夫們的計劃解釋給總管聽，而徵求他的意見。不料總管真正不明白這件事情，只是一味兒的笑着，宛如他自己早就想到所有這事情一般，聽了却

也十分喜歡起來。這個並不因為南赫留道甫沒有把自己的意思表白清楚，却實因為依了這個計劃，結果南赫留道甫必要爲了別人的利益，反捐棄了自己的利益；常人的思想祇知道損人利己，這種思想在總管的概念裏，簡直是根深蒂固，致使南赫留道甫說由田地得來的所有的進款，都應該拿去做農夫的公共資本的時候，這纔知道他並未明白什麼事情。

總管恍然大悟說道：『哦，我看出來了；那麼你自然要從那資本裏抽取幾成了。』

『啊，不對！你還沒有看出來，我要把田地全都捐棄呢。』

總管也不笑了，說道：『那麼你一點兒的進款也不受收了。』

『不，我將要捐棄他呢。』

總管長嘆一聲，可是他重復笑起來。現在他已明白過來了。南赫留道甫顯然是十分不合法了；他登時就估量南赫留道甫捐棄田地的計劃裏，自己怎

麼樣能夠得些利益；他勉力的觀察這個計劃，專從自己的利益方面着想。可是他既看出這層也是辦不到的，便發起愁來，這個計劃休想便宜他，他就繼續笑將起來，也不過要使他主人喜悅罷了。

南赫留道甫見總管沒有明白自己的意見，也便讓他自去，他自己就旁着窗檻坐下，那地方的紙都已裁開，墨水也很狼藉，於是他就把他的計劃寫在紙上。

菩提樹上滿覆着新鮮的綠色，太陽已在樹後落下，蚊子羣集，進來叮南赫留道甫。他恰巧把紙寫好，便聽見牲口的吼叫聲，和開門的相擦聲自村中發出，又有農夫們聚集攏來開會的聲音。他告訴總管不必去喚農夫們到辦公所來，因為他正想走到人們集會的村裏去會見他們。總管端上一碗茶來，南赫留道甫急急把茶喝完，就到村中去了。

第七章

村長的院子前面羣衆集聚，人聲大起；可是南赫留道甫一到，談話聲馬上停止，衆農夫都把自己的帽摘掉。正像科司敏司奇的農夫一般。此處的農夫比起科司敏司奇來，還要顯得灰色。人們穿着樹皮鞋子和自己家裏製成的襯衫和外褂。有幾人赤着腳，穿了襯衫，彷彿還沒有做完了工就來了。

南赫留道甫鼓着一股勇氣，開始他說辭，把自己要拿田地一齊交付給他們的願望告訴他們。農夫們默然不語，面上的神色也絲毫未被改變。

南赫留道甫漲紅着臉說道：『因為我以為，我相信，各人都有一個使用田地的權利。』

有幾個聲音說道：『這是一定的。這的確是這樣的。』

南赫留道甫接續述說由田地裏取得的收入應當分給大家，所以他就提議把田地貢獻給他們，他們便應當自己定價去租田地，所得的租金就拿來做一種公共的基金，爲他們自己的使用。不料贊成和同意的語聲尚未聽見，

可是農夫們嚴澀的臉却變得更嚴澀了；衆日本來都注在那老爺身上，那時候却也垂將下，這付神氣宛如要讓他知道各人都已明白了他的詭計，不能受他的欺騙，而他們却又不好意思使他羞恥無地一般。

南赫留道甫說得很清楚，農夫們也很聰明，可是他們都並不——不能——明白他的意思，這個理由這就是總管關了半天猶不能明白他的理由。

他們滿心祇知道各人計算自己的利益是件自然的事情。他們好幾輩子的經驗會爲他們證明地主們是常常計算自己的利益而損害農夫們的。所以若有一個地主開一個會招集他們，爲他們做某種新的貢獻，豈不明明有意花言巧語更甚於前的誑欺他們麼？

南赫留道甫問道：「好，那麼你們租田地要定什麼樣的租價呢？」

羣中有幾個聲音答道：「我們怎麼能殼定價錢呢？我們不能幹這事。田地是你的，權力是操在你的手中。」

「哦，完全不對。你們可以自己在公共的需要上享用這筆錢。」

「我們不能幹這事；社會是一件事情，這却另是一件事情。」

那總管他曾跟着南赫留道甫赴會，面上帶着笑容，說道：「你們沒有明白，侯爵正要把田地租給你們呢，所得的租錢，再拿來還給你們，做一種公共的資本。」

一個刻薄的，沒有牙齒的老人，低着頭，垂着眼說道：「我們十分明白了。有點像一個銀行；我們須要定期交款。我們不願意這事；像這樣，這就設難的了，那麼一來，却要把我們一骨腦兒全都毀了。」

於是有幾個不滿意的，甚至粗魯的聲音說道：「這可不能。我們情願原照老法。」

當南赫留道甫聲明他要草一個合同，要他們簽押，那時候反對聲便大起了。

教育有本淺了

「爲什麼要簽押呢？我們甘願照舊繼續，去做工得了。這又是爲着什麼緣故呢？我們是黑暗的人啊。」

「我們不能毀贊成，因爲這事對我們太新奇了。往常是怎樣的，現在也就讓他繼續下去得了。祇有種子我們倒很願意取回去。」

這就是說：按照現時的規定，種子須農夫們自備，而他們却極想地主給他們預備。

南赫留甫道招呼着一個中年，赤脚的農夫問道：「那麼我明白了，你們反對租田地麼？」那農夫身上穿着一件襤褸的外衫，左手執了他那破舊的帽子，手臂伸得特別的直，這種樣子是當兵士們得令脫帽的時候，執帽的姿態。『正是這樣。』這是那個農夫說的話，一望而知他還未去掉在軍中服役時的習氣。

『照你們的意思說來，你們已經有了很充足的田地麼？』

只有那個退伍的兵士矯作喜容，很小心的在他面前執着他的破帽子，宛如要拿來呈獻給人一般。他說道：『不，先生，我們沒有。』

『好，別的且不說，你們最好把我所說的話細細想一想。』

南赫留道甫很驚訝的說着，又再三述說他的貢獻。

面貌嚴澀的，沒有牙齒的老頭兒喃喃的怒道：『我們不用去想這事了；我們既然說過，所以就是這樣罷。』

『我可在這兒逗留到明天，倘使你們改變了你們的心思，就給我送個信，好讓我知道。』

農夫們並沒有置答。

所以這次會議竟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當他們回家的時候，總管說道：『侯爵，倘使我要說一句話，你便永不能得他們的同意；他們太頑梗了。這些人們在一個會上固執了一方面，便更改變

不動他們了。這是因爲他們被種種事情嚇壞了。怎麼呢，就是那幾個農夫——白頭髮的那個，或者黑頭髮的那個——都是很聰明的人，却也會反對起來。他們一人來到辦公室的時候，便叫一人坐下來喝采，這倒像在「智慧宮」裏……。他真是一個外交家啊。」總管一邊說話，一邊笑着；「他猜度種種事情都猜度得很對的。可是在會上他便換了一個人了——說一句，反來覆去還是這句話——」

南赫留道甫說道：「好，不能夠把幾個較聰明點的農夫喚到這兒來麼？我要細細心心的解釋給他們聽。」

帶笑的總管說道：「這倒可以辦到的。」

「對了，請你明天去喚他們罷。」

總管笑得越發快活起來，他說道：「哦，我一定去。我天明就去喚他們來好了。」

『正好聽着他；他並不狡猾，他不，』這話是一個黑髮粗鬚的農夫說的，那時他正坐在一匹喂得很壯的母馬上不住的向兩旁搖擺着，招呼着一個老頭兒，這個老頭兒是穿了一件破敝的外褂；也騎着馬在他旁邊。這兩個人正在黑夜裏沿了大道的旁邊，趕着一羣農夫們的馬匹，偷偷兒在地主的樹林裏喂草。

『白給你田地，你祇要簽押……他們不常常這樣的把我們耍夠了麼？不，我的朋友，你的欺騙手段少用些罷。近來我們也有一點兒意識了，』這話是他續說的，忽然一隻小馬不見了，於是他就呼喚起來。

他把自己的馬按住，向四下裏望了一望；可是那匹小馬已不在後面，却已往道旁跑進草地去了。

小馬自投在香氣芬芳的草地上，兀自長嘶着馳騁起來，羊蹄草的莖幹格

格的發出聲來，那粗鬚黧面的農夫聽見這種聲響；便說道：『驚擾那個土耳其的兒子；他跑到地主的草地裏去了。』

穿破敝外褂的瘦農夫說道：『你不聽見格格的聲音麼？那天放假，我們須派婦人們去剪芟草地，要不然我們的鐮刀又要鈍了。』

粗鬚的人對於地主的演說發出意見，繼續說道：『他說道：「簽押。」「簽押」吧，實在說來，讓他把你們去吞了罷。』

老頭兒說道：『那是一定的。』於是他們便不言語了，但聞沿着大道上馬匹的行聲。

第八章

南赫留道甫回來時，看見辦公室中已給他排了一張牀。一個很高的牀架鋪着一塊羽毛的牀墊，還有兩個大枕頭，都已在屋中安置好了。牀上蓋了一條暗紅色的大錦被，這條被服縫得很精，又很美麗，却是非常的堅硬。一望而

知這是總管夫人粧奩裏的東西。總管又把午飯的餘食獻給南赫留道甫，可是南赫留道甫却拒絕了，總管謝了食物和陳設的粗陋的罪，也便讓南赫留道甫一個人在那裏，獨自去了。

農夫們的反對，南赫留道甫心中完全不以為煩腦。反過來講，雖然他的貢獻在科司敏司奇見容了，甚且還因此領了謝，在這兒却遭了猜疑，甚至仇視，可是他倒覺得很滿意，很愉快。

不很乾淨的辦公室却又很窄隘。南赫留道甫出來走到院中，正要走到花園裏去，可是他便憶起了疇昔之夜：下女屋中的窗戶，圍廊……他心中覺得很不舒服，也就不願經過那個為孽海所沾穢的地方了。他就地坐在階前，在暖和的空氣中呼吸着。小樺樹的葉子，香氣正盛，乃撲鼻而來，他留連良久，環顧黑漆漆的花園，兀自傾聽着水閘，夜鶯，和某種鳥兒的叫聲，鳥兒就在他近旁的樹上，叫聲純和可聽。總管窗中的燈光熄滅了；東方穀倉後面月兒正在

大國
序
方

上升，月光剛要現將出來。正在這個時候忽見電光閃閃，不時的洩露那頹敗的房子，和花草盛開而樹木叢生的花園。但開遠遠的雷聲起處，一朵烏雲時已彌漫了穹空的三分之一。夜鶯和其他的小鳥都寂無聲息了，鬧水淺潏的聲際，又傳來了咯咯的鵝叫聲，於是村中和總管的院中那種「頭雞啼」便開始了，時比平常略早，在溫暖的雷夜常是如此的。諺語傳聞雞若啼得早，那麼這夜便是欣喜的。那天晚上對於南赫留道甫却有過於欣喜者：真可算是一夜快樂又愉快的一夜了。幻想一起，印象重新，想當年他在這兒的時候。正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似的消受那快樂的夏天，那時他曾覺得他自己所處的境地不僅是一時的，却是他畢生所有的良辰美景了。他不但記起了往事，並且還好像在當初一般的覺得在十四歲的時候，禱告上帝以真理指示他；或在孩提的時候，臨別哭倒在母親的短衣旁邊，永誓爲善而不使她痛苦；他又覺得自己和尼奇蘭卡歐頓耶甫在當初所做的事情，他們兩人常常立定

志向，彼此砥礪去過一個良好的生活，並且勉力去使人人都快樂。

他想起他在科司敏司奇爲物所誘，所以自己就憐惜起房子，樹林，田畝，和田地起來，現在他又拊膺自問：他究竟憐惜呢，不憐惜呢？想來却也似乎奇怪，他竟能憐惜這些東西了。所有今天他所見所聞的事情全都縈迴在他的腦海裏啦：那個有許多孩子的婦人，她的丈夫因爲在他的南赫留道甫的樹林裏砍倒兩棵樹，便被拘在獄中；那個可怕的瑪德隣以爲（或者至少在談吐間彷彿她以爲）在她那地位上的婦人是應當服從貴族的，他又想起了她對待嬰孩的態度，把嬰孩送到育嬰醫院的法子；那個不幸的，帶笑的，枯乾的孩子，戴着一頂補綻的帽兒，餓得要死；和那個瘦弱的，懷孕的婦人，她因爲工作過勞，一時疏忽了她的餓牛，致不得不去給他做工。

於是一剎那間他又想起了監獄，薙了髮的頭顱，小屋子，觸鼻的氣味，鎖鏈，階級意識，和旁邊種種的東西，和富人們奢費如狂的城市生活，自己也在其中。

皎潔的明月現在幾乎豐滿無缺，已在穀倉上面升將起來了。黑影橫臥院中，只見那頹壞的房子上面，鐵質的屋頂也放大光明起來。夜鶯宛如不願枉費了這種光明似的，又開始他們的鳴聲了。

南赫留道甫心中兀自回憶他在科司敏司奇花園裏裁奪將去做什麼事的時候，如何計算他的生世，如何心亂如麻，如何莫衷一是，如何每一問題裏都有許多困難。現在他又拿這些問題來問自己，却驚訝如何都會簡單起來。此其所以簡單的緣故，因為他現在所想的不是關係自己的事情，却是他應當去做的事情。說也奇怪，他應當做的事情是爲自己的，他便不能決定，可是他應當做的事情是爲別人的，他却決然知道了。他現在確切知道應該把田地租給農人。他現在確切知道不當捨棄喀瞿莎，且應繼續援助她，並把自己對她的罪孽贖將回來。他確切知道他應當研究，考察，解明，了解所有這種關於判斷和懲罰的事情，別人是漠不關心這種事情的，他却覺得自己已有所

見了。這事的結果怎樣，他全不知道，可是他確切知道所有這些事情是他應當去做的。這種堅實的篤信便使他快樂起來了。

天空中已滿佈了烏雲；電光閃閃的打閃，照着那些院子，舊屋，和傾頹的遊廊；雷聲也當頭轟轟的吼將起來。所有的烏兒都不作聲了，只有樹葉子沙沙的發出聲響，南赫留道甫在塔上坐地兀自弄着他的頭髮，風也迎面括上塔來。一顆水滴落下了，隨着又是一顆，隨着便在樹葉上，鐵質的屋頂上，敲鼓一般的落將下來，空中照耀着，充滿了一道很亮的閃光；南赫留道甫還沒有數到三顆雨珠，就有一個可怕的霹靂當頭響將起來，於是轟轟的雷聲便在滿天裏施展開了。

南赫留道甫走了進去。

他想到：「是，是我們生平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的全體，這種工作的意義，是不能使我明白的。我的姑母有什麼呢？尼奇蘭卡歐頓耶甫怎麼死了？……」

而我還活着呢？喀瞿莎有什麼呢？我的狂癡呢？那次戰爭這麼樣了？後來我那不法的生活怎麼樣了？要了解這事，要了解上帝意旨的全體，實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可是要去做「他」在我良心上所描寫的意旨，却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這就是我所確切知道的事情。而當我實行這事的時候，我便可得平安，這是無可疑義的。」

雨降如注，水由房頂上直衝到下面一個桶裏去；那時候閃光照耀房子和院子已緩和了些。南赫留道甫走進他的屋子，脫衣躺下，一眼看見壁紙又髒又破，他就疑心有臭虱出來，於是他便大懼起來。

「是，我覺得自己不是那主人，却是一個僕人了，」南赫留道甫一邊想着，一邊便引這種思想以爲樂。

他的恐懼並不是沒根由的。果然他剛剛把蠟燭吹滅，臭虱就攻擊他，噬嚙他起來了。

『捐棄了田地，到西比利亞去……跳虱，臭虱，爛泥，好吧，有什麼要緊呢？如果這是這樣的，我也甘願忍受的。』可是顧不了那良好的願望，他實在忍不住了，於是坐起身來，開窗外望，不覺嘆賞起來，原來風消雲散，月亮重又出現了。

第九章

到了早晨南赫留道甫纔能睡着，所以他一覺醒來，時已不早了。午時農夫裏選出由總管請來的七個人已來到菓園裏面，總管在蘋果樹底下設了一張棹子，和幾條板櫂，地上還插了許多標桿，尖端上都釘着木板。農夫們待了良久，纔得寬慰下懷，脫去帽子，在板櫂上坐下。退伍的兵士今天却穿了樹皮鞋子，態度尤其持重。他昂然直立，按着軍中的喪儀，執着他的帽子。農夫們裏有一個闊肩的老人，態度很足令人生敬，花白的鬚鬚捲作小環狀，很像米格安治（註二）的摩西像，灰色的鬚髮直繞在他那棕色禿光的前額上，這個老人把他的衣服週身拉了一下，又把帽子脫下來，便自在棹後坐下，這個時候，其

餘的人便都學他的榜樣了。大家既就坐，南赫留道甫便在他們對面坐下，倚在棹上，看着一張紙，紙上草着他的計劃，當時他就開談起來。

南赫留道甫心裏覺得絲毫不亂，也許是因爲當場的農人較少，也許是他所忙的不是自己，却是事情。他不由的對着那闊肩的老人說起話來，盼望他加以贊成或反對。但是南赫留道甫竟猜度錯了。那位面貌可敬的長老，雖然很稱許似的把他的妙頸點着，並且當別人提出反對的時候，又兀自搖頭皺眉，可是一望而知極不容易使他了解；尤其在別人用自已的口吻重說着南赫留道甫所說的話的時候，他更難於了解了。有一個矮身老人，幾乎鬚髮全無，並且瞎了一隻眼睛，穿着一件補綻的紫花布外褂，和破舊的鞋子。他坐在

(註) 米格安治 Michel-ange Buonarroti 爲意大利佛洛蘭市人，一四八五年生，一五六四年死，爲著名之彫刻家，畫家，建築家，且兼詩家。所著作之品頗多，具抵抗及恐怖的色彩。參觀

蔣方震先生所著歐洲文藝復興史第五十一頁。

長老的旁邊，南赫留道甫久後纔發覺了他，他是一個造爐匠，他倒了解得好多了。這個人眉毛移動得很快，鼓勇隨着南赫留道甫的話，登時用自己的口吻重說出來。又有一個身材短小的老人，鬚鬚斑白，眼睛明慧，也了解得很快，趁着各個機會，插入一種譏諷的笑話，明明要想出出風頭。那個退伍的兵士似乎也已把諸事了解，可是因為他習於無意識的軍人談話，所以又弄得糊塗起來了。衆人裏面最莊謹最持重的是一個短鬚，長鼻，低聲，高身的人，他穿着很乾淨的，家製衣服，和簇新的樹皮鞋子，這個人已把各種事全都了解啦，並且非有必要的時候，他便一語也不發。其餘還有兩個老人，一個沒牙齒的，就是在昨天晚上對着南赫留道甫的各種提議，提出一種很清析的反對聲的老頭兒，一個是高身材，白衣裳，跛足，慈面的老人，他並不多說話，可是每有說話，衆人却很注意的聽着。

南赫留道甫首先表示他對於個人田地私有的意見。

他說道：『據我的意見看來，田地是既不能買，又不能賣的，因為如果買賣起來，那麼一個人有了充分的錢財就可以把所有的田地全都買來；那些無錢的人呢，用了田地，他就可以任所欲爲的勒索起來了。』

長鼻子的人用着很低的聲音說道：『這却不錯。』

退伍的兵士說道：『正是這樣。』

白鬚的人說道：『一個婦人，她的牛兒吃了一點兒草；就把牛捉去，拘禁起來了。』

沒有牙齒的老人接續說道：『我們自己的田地祇有五里長，至於再要租一點，却實在辦不到；價錢長的太高，我也給不起了。他們把我們絞將起來；真是比奴隸更壞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所想的正像你們所想的一樣，並且拿占有田地當作一種罪孽，所以我要把來送掉啦。』

像米格安治的摩西像的鬚鬚老人說道：『很好，這是一件好事。』他明明想南赫留道甫打算把田地租出。

『我到這兒來的緣故，就是因為我不再願意占有這些田地，現在我們應當措商最好的方法，去分配田地。』^{好的}
^{有牙齒的} 私人^的 分配^{是很難的} 沒有牙齒的^或 老人說道：『把田地送給了農人們，這就完了。』
^{汗不這樣說}

南赫留道甫一時覺得慙愧起來，心想這句話裏對於他那誠懇的意思還包含着疑，但是他登時復了原狀，並且利用這句話，順口回答出來，表明他的心跡。

他說道：『我很喜歡把田地送出去。可是送給誰呢？^{像他好外行？} 怎麼給法呢？^{給何查是} 末們呢？因為什麼送給你們的社會，却不送給台敏司克呢？』^{台敏司克是近} 隣一個村莊，田地非常缺少。

大家都^不言語了。於是退伍的兵士說道：『正是這樣。』

南赫留道甫說道：『好，那麼對我說，倘使一定要在農夫們裏分田地，那麼你們想怎麼分法呢？』

造爐匠捷然上下起落着他的眉毛說道：『怎麼分法？我們應當平平均均的按照人數分配。』

那跛足的，性情的老人說道：『不這樣，便待怎樣呢？自然按照人數了。』大家視爲很滿意，都首肯這個說法。

南赫留道甫問道：『按照人數麼？那麼屬於宅裏的僕人們也有一份麼？』退伍的兵士極力顯出勇敢和欣歡的神氣，他說道：『哦，不是。』可是那高身材的，有理性的人却不贊成他。

他稍爲想了一下，用他那很低的聲音說道：『倘使一人能夠分着，那麼大家都應當是一樣的有份兒。』

南赫留道甫早就把回答預備好了，他說道：『這却是不能辦到的。倘使大

家都是一樣的分得，那麼那些自己不做工的人——不耕種的——就要把他們所得的份兒賣給富人。這麼一來，田地便又跑到富人的手裏去了。而靠着種田地生活的人們加起倍來，田地便又缺少了。於是富人們即將重復把需要田地的人們歸在他們的權力裏面。」

退伍的兵士失聲嘆道：「正是這樣。」

造爐匠很有氣的插話道：「禁止出賣田地；只許耕種的人能得田地。」

對於這一層，南赫留道甫回答說：要辨別誰爲自己耕種，誰爲別人耕種，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高身材的，有理性的人提議說：須設定一個組織，大家都應當共同耕種，耕種的人便得分享所生產的東西，不耕種的人便什麼東西都得不着。

對於這個共產主義的計劃，南赫留道甫也已預備好了一個答案。他說這樣的組織必須大家都有犁器，所有的馬匹都須相等，纔能使誰也不落在人

後；犁器，馬匹，打穀機，和所有其餘的器具，都應當歸於公共；要辦到這一層，却非得各人都同意不可。

沒有牙齒的老人說道：『我們的人們，這一輩子也不能使他們同意的了。』
帶着笑眼的老人說道：『我們無妨去做有規則的奮鬥。』

南赫留道甫說道：『現在對於田地的性質問題，又該怎麼樣呢？誰當得着豐富的土壤，誰當得着泥地，和沙地呢？』

造爐匠說道：『那麼可把田地分割成許多小額子，各人便可收受均等的份兒。』

對於這個主意，南赫留道甫回說：這種事情並不關於一社會間之分割的，却是關於各省田地的分割的。如果隨便把田地交給農夫們，那麼何以有些人能得好田地，有些人却得壞田地呢？其勢非大家都要得好田地不止。

退伍的兵士說道：『正是這樣。』

其餘的人都不言語。

南赫留道甫說道：「由此看來，事情固然很簡單，其實並不簡單。可是不是我一個研究這事，餘外研究的人多着呢。有一個美國人，名叫亨里佐治；這就是他所研究出來的，我很贊同他……」

沒有牙齒的老人說道：「怎麼啦，你既是主人，你便能夠隨便把田地送掉。什麼東西會阻撓你呢？權力又是你的。」

這一來却把南赫留道甫的心弄得擾亂起來，可是這陣打岔，他看見不僅是他一人不滿意，也就覺得喜歡起來。

有理性的人用着嚴密的沉音說道：「你稍微等一回兒罷，西蒙叔叔；讓他給我們講。」

經他一說，南赫留道甫勇氣頓增，便開始解釋亨里佐治的單稅制度了。他說道：「土地不是人的；是「上帝」的。」

衆聲說道：『正是這樣；是「上帝」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土地是大家公有的。大家對他都有同等的權利。可是田地有好有壞，人人却都願取得好的田地。那麼怎麼分配，纔能公允不偏呢？』他回答自己的問題，繼續往下說道：『用這個法子：使用好田地的人當把代價付給得不着的人。因為難於說出誰當付錢給誰，又因為公共的消費需要款項，所以我們應當設定：使用好田地的人當把那田地的價值付給公共，以應他的需要。那麼人人都可分享得平平均均了。倘使你想使用田地，可付代價——多的當得好田地，少的當得壞田地。倘使你不願意使用田地，便儘可一點兒也不付，可是使用田地的人就要替你付稅捐作公共的消費了。』

造爐匠骨碌着眼珠說道：『這便對了。有好田地的人應當多付錢。』

那嚴重的長老說道：『好，他真有頭腦，這個佐治。』

高身材，低聲音的人顯然看出了這個計策還藏着隱情，說道：『是否付價

是按照我們力量的。」

南赫留道甫回答道：「付價不當太高，亦不當太低。倘使太高了，便不夠償付，就要有損失；倘使太低了，田地的占有便要買賣起來。這麼一來，田地上又要有交易了。」他續道：「好，這就是我意欲在這裏和你們措商的事情。」

農夫們這纔完全了解了，他們便興高彩烈的說道：「這可合式了；這真對了；是，就怎麼辦罷。」

鬚髮潤肩的老人說道：「他真有頭腦，這個佐治。請看他所發明的事情。」

總管說道：「那麼很好，假如我想取些田地呢？」

南赫留道甫說道：「倘使有一份數餘的股兒，便去取來做工得了。」

帶着笑眼的老人說道：「爲什麼？你已經很富足了。」

會議就此告終了。

南赫留道甫再三聲說他的貢獻，並不馬上就要回答，却囑告他們好好酌

和鎮裏其餘的人討論討論，再來報告結果。

農夫們說他們就去討論，討論好了，便來回復，他們就亂闖闖的去了。他就要回去的時候，還能聽見他們高大的談聲，晚間便有人聲由村中沿河傳將過來。

第二天農夫們沒有上工，却把這天消費在考慮地主的貢獻上面。鎮上可分爲兩派——一派拿這個貢獻當作一個有益的貢獻，並且看出受了他決沒有危險的；第二派却是猜疑，恐懼，和了解他。然而到了第三天，大家便都同意，就派了幾個人去見南赫留道甫，算是容納了他的貢獻。此番多虧一個老人力說地主的行爲，打消了他們所有怕^{上加}的懼心。這種解釋便把他們感動過來，這纔使他們立定了主意。這個解釋便是：主人想着了他的靈魂，希望得救，便在這個道兒上幹去。南赫留道甫在潘那服捨了許多錢，做了許多善事；所捨的錢，計算起來，總數極大，因此他的心跡大明，更其堅強他們的

信仰了。南赫留道甫先前從未接近過像這個地方的農夫們所處的赤窮，和他們所駭極了了的精光的生活，所以他便慈心捨起錢來，可是他也知道這種捨法是不合理的。然而他不由自己不捨錢——他現在有了很多的錢，因為年前賣却了一所樹林，收入了一筆大款，賣出了科司敏司奇的牧畜和器具等物，又收入了一筆款項。主人捨錢的名聲一經傳出，一羣一羣的人——其中大半是婦人——便不絕的來求他幫助了。他却不知道怎麼施捨的方法：怎麼規定多寡，和施與什麼人纔好。有了這麼許多錢財，他覺得拒絕那些赤貧的人，不給他們錢，實在是不可能的；然而給了那班常來乞討的人呢，却未免是糊塗了。

在潘那服的末一日，南赫留道甫遍看遺在他姑母房屋裏的東西；有一隻烏木櫃子，飾着銅獅頭，穿了鈴鐺，他在這隻櫃子裏的抽屜底下尋着了幾封信件，其中還有一張像片，像片上有幾個人，其中有他的姑母莎費亞，伊溫諾

夫納和瑪麗，伊溫諾夫納他自己，那時他還是一個學生，和那個純潔可愛，而充滿人生歡欣的喀瞿莎。宅中所有的東西裏面，他祇取了信件和像片。他把其餘一切東西一齊遺給一個磨坊主人，這個人是總管所推薦的；他把這所房子和裏面所有的東西全都買去，價錢祇及實價十分之一。

南赫留道甫回想他在科司敏司奇對於喪失產業所感得的戀棧的情緒，便自驚奇起來，簡直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感得這種情緒的。現在他已感得不斷的解放的快樂，和一種新的情感，彷彿一個旅行者發見了新地時所感得的情緒一般。

第十章

南赫留道甫歸途所過的城鎮，觸目都覺得新穎特別。晚上上燈之後他纔歸來，由車站出來乘車回到家裏，但聞裏面的房屋猶有石腦油的氣味。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和哥爾納兩人都很疲乏，很不滿意，甚且還在那裏拌起嘴

來，爭執那些要掛起，晾開和打包的東西。南赫留道甫的屋子雖已空了，可是東西還沒有就緒；到他那屋子裏去的道兒也給許多箱篋壅塞住了，所以他來到了，顯然就妨礙了那間屋子裏的事情，這種事情正按着一種奇異的性情在那裏進行。自從農夫們的愁苦生活，給了他那種印像後，這種明明顯顯的蠢愚的作爲——從前他也曾身歷其境——南赫留道甫對之覺得太無意味，所以他決定次日便搬到客棧裏去居住，那些東西任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以爲怎麼合式，便讓她怎麼去安置，等到他的姊姊來了，再把宅中各種東西結束一下。

南赫留道甫一早就離開家中，在一家很賤而並不特別乾淨的客棧裏揀了兩間房子，這地方到監獄去也很近便；他吩咐把他的東西都送到那裏，他便去見律師去了。門外天氣很冷，大雨大風後天氣就變冷，在春天常常是這樣的。天氣很寒冷，風勢也很銳利，所以南赫留道甫穿了很薄的大衣便覺得

十分寒冷，他就放快脚步，希望取一點兒暖氣。他心中充滿了關於農夫們的思潮——婦人們，孩子們，老人們——和所有他眼見的窮況和瘦狀，尤其那個笑得很奇異的，面色蒼白的，和蜿蜒着沒有後肚的小腳的嬰孩；想到此處他不由的拿來和城鎮裏的事物比較起來。他經過肉店，魚店，和裁縫店，便好像初次看見似的，觸目着那些乾淨，肥碩，丰神飽滿的夥計們，你也不能在鄉間找出一個像他們這樣的農夫了。他們欺騙不很知道他們的貨物的人們，處心積慮所受的痛苦，這些人們反恬然認爲不是無用的，却是很重要的事情。車夫們後臀闊大，鈕扣排列成行，圍人們帽上帶着金線，婢女們束着圍裙，帶着鬆纓，腫胖的車夫尤其顯著，頸項雍得絕淨，坐在車箱裏面，向後靠着，帶了那卑鄙放肆的神氣，在那裏細察着經過的路人——大家的神氣都很飽滿。在所有這些人們裏面也有幾個農夫因爲缺乏田地被迫來到城裏，南赫留道甫不由的不看他們。其中有幾個照着城鎮生活的情形，想出謀利的方

法，一變便變得像他們的主人一般，並且也很喜歡他們的地位；有幾個就不然了，他們的光景反倒不如在鄉間，他們比鄉下人還要可憐。

這種人全是那些鞋匠，南赫留道甫在地底宿處所看見的；蓬頭，蒼白的洗衣婦人，赤着她的很瘦的臂膀，在窗中盪熨衣服，窗中還冒出鹹性的蒸汽；又有兩個泥瓦匠，繫着圍裙，也沒有襪子，腳上污滿了顏料，他們的棕色的，軟弱的臂膀，赤到肋兒上面，南赫留道甫正遇見他們搭了一桶顏料，彼此兀自拌嘴。他們的臉看是很野蠻，並且很生氣的樣子。車夫的黑臉在車上擺搖着。那付神氣却很像站在街角隅裏討飯的襤褸男女一樣。南赫留道甫經過一家飯店，只見洞開的窗中也有那付同樣的面目。骯髒的桌子上，放着些茶具和瓶子；白衣的夥計在桌子中間不住的奔來跑去；紅面，汗流的人們，迷迷糊糊坐在那裏兀自呼呼喝喝的鬧個不休。有一個人臨窗坐着，揚着眉毛，凸着嘴唇，定着眼睛，宛如在那裏勉力追憶什麼事情一般。

冷風起處，把塵埃、油膩氣，和新顏料的氣味吹在一起，南赫留道甫不覺吸了一口進去，便自問道：『爲什麼他們都集聚在這兒呢？』

在一條街上他趕上了一排貨車，車上不知放着些什麼東西，在那崎嶇不平的街道上，轟轟的大響，直使他的耳朵和頭腦都痛將起來。爲超過這排貨車起見，他開始把腳步加快着，這個時候他忽然在轆轤的響聲裏面有人叫着他的名字。他止住脚步，看見一個官員，這個官員的鬍子又尖又大，面上燦爛有光，在一個腫胖的車夫的車上坐着，譎然擺着手，笑時特別的露出白色的牙齒。

『南赫留道甫！是你麼？』

南赫留道甫第一次的情感是十分愉快的。

當時他欣然說道：『啊，沈寶克！』可是他立刻就明白完全沒有什麼可樂的事情。

這人就是那天在南赫留道甫姑母家裏的那個沈寶克。南赫留道甫好久時候沒有和他相見，祇聽說他竟不顧他的債務，仍在騎隊裏面安處着；也不知道他用了什麼手段，會依然在富人羣裏保持着他的地位。他那活潑滿意的丰采，可以證實這個消息。

他走出車來，伸着肩胛說道：『我抓着了你，真正巧了。城裏一個人也沒有啦。啊，老朋友，你已經老了。我看見你走路的姿態，這纔知道是你。看這兒，我們應當一塊兒去吃飯。那裏有能令人大嚼的去處麼？』

南赫留道甫一面想着怎麼脫去他的纏糾，却又不可傷了他的感情，一面回答道：『我怕我不能夠多耽擱工夫了。』又問道：『你到這兒來，有什麼貴幹呢？』

他說道：『爲着事情來的，老朋友。關於監護職的事情。我現在是一個監護人了。我正管理着塞蒙諾甫的事務——那個大富翁，你是知道的。他有腦虛

病，他曾得着了五萬四千畝的田地。」他說話時，帶着一種特別的驕氣，彷彿他自己有那些田地似的。他又傲然說道：「事情廢弛得太利害了。所有的田地都租給農夫們啦，他們却沒有付錢，便負有八萬多盧布的債務。我却在一年間全都把他贖來，就從這裏取得了監護職。你怎麼想不着這著呢？」

南赫留道甫聽了這番話，這纔想着這個沈寶克因為把財產全都用光，故而債臺高築，後來不知他用了什麼勢力，被派為一個正在蕩產的富翁的監護人；可想而知沈寶克現在靠着這個監護的職務餬口了。

只見他那豐滿的臉兒兀自放光，鬍子也很粗大，南赫留道甫一面注視着這個臉兒，一面細聽着他那又友愛又談諧的閒談，一味兒述說何處可以大嚼，並且大誇他做監護的事情，南赫留道甫便想道：「我怎麼摒絕他，並且不開罪他呢？」

「那麼很好，我們在何處吃飯呢？」

南赫留道甫一看他的錶，說道：『我實在沒有工夫。』

『那麼，看這兒。今晚在賽馬會上見罷……你能到那裏去麼？』

『不，我不到那裏去了。』

『必得來。現在我自己一匹也沒有了，可是我騎格利沙的馬匹哩。你記得；他有一羣良馬。請你來罷，你不來麼？我們便可一塊兒吃晚飯啦。』

南赫留道甫一笑說道：『不，我實在不能和你一塊兒吃晚飯。』

『好呀，這可太糟了。你現在要到何處去呢？要我給你幫幫忙麼？』

『我正要去看一個律師，就在這兒左近……一拐灣兒。』

沈寶克笑道：『哦是的，自然啦。不知你在監獄裏有什麼事情……我聽說你做了一個囚犯的保人。這是柯爾察克對我說的。他們已經出城了。這事都是些什麼意思呢？告訴我聽一聽。』

南赫留道甫答道：『是，是，真對了。可是我不能在街上對你講這事呀。』

「自然，自然；你總是個怪人。可是你到賽馬會去麼？」

「不，我不能，我實在不想去。請你不要爲我生氣。」

「生氣？啊，不！你住在什麼地方？」忽然他的臉色變得嚴澀起來，定着眼睛，眉毛也皺起來。他似乎正在追憶什麼事情一般，那付蠢態活像飯店窗中南赫留道甫所看見的那個揚眉凸脣的人。

「天氣多麼冷，咳！」

「是，是。」

沈寶克轉向車夫道：「你取得包裹沒有那麼很好，再會罷。我遇見了你，真正快活極了。」說着便很熱誠的把南赫留道甫的手握了一握。他跳進車去，在他那漂亮的臉前揚着一隻著白手套的手，笑容裏也露着那特別潔白的牙齒。

南赫留道甫依舊向律師那裏去，心裏想道：「難道我是這樣的人麼？唔，雖

然不完全是這樣的人，可是正打算做這樣的人，正打算這樣過我的一生呢。」

第十一章

律師允許南赫留道甫越次提前，登時就討論孟壽夫的案子，他一面讀着案文，一面又大怒控告的不合法。

他說道：「這個案子完全是反背矛盾的。恐怕是那主人因為想得保險金，所以自己放火把房屋燒毀，可是主要的事情却是孟壽夫的罪案完全沒有證實。無論如何，總沒有證據。這事都是緣於審察官的粗心失察，和檢察官的特別熱心。設使他們不在一個縣裏審理而在這兒，那麼我擔保他們就可釋放，我也可以不取酬金。現在再說第二個案子……費道西，皮留可娃。上訴皇帝的控告狀已經寫好了。倘使你到彼得堡去，你最好把狀文帶去，用你自己的名義去請求，親身把狀文上遞，要不然他們就將寥寥質問一下，這事便要沒有結果。你必得極力託託呈文委員會裏有勢力的會員纔好。我想，沒有別

的事了罷？」

「不；這兒還有一封信……」

律師一笑說道：「我看你簡直變成了一個水管啦……一個放水的龍頭，獄中所有的痛苦都從此奔放出來了。這可真太多了；你也要管不過來啦。」

「不，可是這個實是一件驚人的案子。」南赫留道甫說畢，就把村中農夫的案子說了一個大概，說那農夫是因爲和他的朋友們習誦，討論了福音。那些牧師就拿這事當作一種罪過，便報告到官廳裏去。官府把他核察了一下，檢察官草了一道公文，法官便傳審他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這事真正太可怕了。這能是真的麼？」

「你驚訝些什麼事？」

「怎麼啦，各種事情，我很明白。那警官，他是老實服從命令的，可是檢察官却草得出那種控狀來！他還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呢。……」

「那就是錯誤所在的地方。我們常常以為那些檢察官和審判官大概都是正直不苟的人。有一時他們固會不愧為正直，可是現在却是十分不同了。他們現在身為官僚，只知道盼望二十號發薪的日子了。他們既領得薪水，却還是不夠用，這就是他們的主義之所終了。然後再拿人家控告，審判，和定罪，一任他們的所欲。」

「是，可是有一個人，因為和他人習讀聖經，便判決充發西比利亞，法律上真有這事麼？」

「是的，假如你能證明他讀聖經而任意向別人胡亂解釋，那麼就要充發了，並且還要歸罪於教會所給的解釋，按着充發西比利亞條例第一百九十六條應該懲責公民中現行的希臘正教。」

「不能夠！」

律師繼續說道：「我老實對你說這實在是這樣的。我常常對那些審判官

說我不得不對他們表示感謝；因為你，我和我們大家得不陷在圈套之中，倒真受了他們仁心仁政的賜。可是要剝奪我的私權，把我們送到西比利亞去，在他們却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好，可是如果這事真是這樣的，如果種種事情都靠在龜鶉和其他操縱法律的人們身上，那麼再要審問做什麼呢？」

律師不禁哄然大笑起來。他說道：「你發的真是個奇問。我的好先生，這都是哲理哩。很好，我們也可以一談這個。禮拜六你能夠來麼？你在那天，可在我家遇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那時候我們便可討論這些公共的問題了。你見了我的妻子沒有請必要來。」他說出「公共的問題」數字時，便裝着詼諧譏笑的口氣。

「謝謝你；我可勉力爲之。」南赫留道甫說畢，覺得自己却說了謊話，因為知道如果他真勉力一幹，勢必要越俎律師的文學夜會，和他的科學，藝術，和

文學等家的範圍了。

南赫留道甫說「審判官若任意操縱法律，則審問毫無意義」的時候，正和律師的笑聲相合，這陣笑聲和他說「哲理」「公共的問題」「數字的聲音合攏來，却給南赫留道甫指出他和那律師，或者律師的朋友們，觀察起事情來，各自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他又覺得自己和他先前的侶伴沈寶克和他諸人之間現在相隔的距離雖然很遠，可是他覺得他自己和律師和他的朋友之間，相隔的距離，比較着還很遠呢。

第十一章

到監獄去道路很長，而時已不早，所以南赫留道甫就雇了一輛馬車。那車夫是一個中年人，面貌很是聰明慈善，他們坐在車上，沿着一條大街走去，他忽轉身向着南赫留道甫，一手指着一所正在蓋造的房子，說道：「他們正在蓋造的房子好不偉大，你看啊！」彷彿他對於這房子的建築也有一半責任

似的，所以兀自把他引來誇傲。

那所房子可也真正偉大，是一種複雜的，奇怪的樣式。松木的架子用鐵索連着，把那所房屋圍了起來；一層圍籬便把房屋和街道截然分開。那些工人都被灰泥污染，在那架子的木板上不住的移來移去，彷彿馬蟻一般；有幾個人正在砌磚頭，有幾個人正在割磚塊，有幾個人挑了重重的泥桶和水桶走上，空了纔走下來。只見一個衣服很體面的胖老爺——亦許是那工程師——在架子一旁站着，向上指指點點不知對一個工頭——一個由佛拉底米省來的農夫——解釋些什麼事情，那工頭便在那裏恭恭敬敬的聽着。滿載的貨車由門中進去，空虛的即便拉將出來，都從那工程師和工頭旁邊經過。

南赫留道甫看着那所房子，心中兀自想道：『他們全都深信——自身做工的人以及使人做工的人都在其內——這是應當如此的；一方面他們家

裏的妻子正在那裏沒命的苦作，他們戴着補綻帽子的孩子們笑將起來彷彿老人一般，小腿殼顛顛的扭轉，可憐不久就要遭餓死之哭啦，一方面他們却應當給某個蠢愚無用的人——就是搶掠他們，蹂躪他們的人——建造這所蠢愚無用的房子。」

他心裏想着，不覺脫聲說道：「是，這是一所蠢愚的房子。」

車夫不由的怫然答道：「怎麼會是蠢愚呢？多謝他，人們因此便得工作；這並不是蠢愚的。」

「可是這個工作是沒有用的。」

車夫道：「既然建築起來，就不是沒有用的。人們靠著這個便得着麵包。」
南赫留道甫不言語了，也就因為車聲軋軋，所以說話也很難聽見。

那時候他們離監獄已不遠，車夫繞過石道，走到沙路上去，此時便容易說話了，於是他又轉身朝向南赫留道甫。

他在車箱上一轉身，用手指着一羣農村的工人——工人們正向着他們走來，手中提着鋸子和刀斧，身上穿着羊皮的褂子，肩上還背着口袋等物——說道：『現在人們却成羣成隊的上城裏來了；好可怕啊！』

南赫留道甫問道：『比往年還多麼？』

『多得多。今年各處都擁擠不開啦，所以實在是可怕得很。雇主們拋棄工人們彷彿拋棄糝糞一樣。就連一個短工都不容易找到哩。』

『這是什麼緣故呢？』

『他們人數多了。沒有餘地給他們。』

『好，可是人數多了，便怎麼樣？他們爲什麼不住到村中去呢？』

『他們在村中沒有事情可做，得不着田地。』

南赫留道甫忽然覺得一陣難過，彷彿觸着了傷痛處一般。受傷的部分宛如覺得常常被刺觸似的；然而所以覺得觸刺的緣故却僅因爲那地方是痛

了。

他兀自想道：『各處都能發生着這樣同樣的事情麼？』想畢，就問那車夫的村中有多少田地，他自己有多少田地，並且因爲什麼要離鄉。

車夫露出很高興的態度，說道：『先生，我們每人有一畝，我們一家共有三個人的份兒。我的父親和哥哥在家裏管理田地，還有一個哥哥正在軍中服役。可是那裏也沒有什麼事情可管理的。我的哥哥便也想到莫斯科來了。』

『田地不能夠租賃麼？』

『現在人家怎麼肯出租呢？那些紳士們把他們自己的田地一齊蕩個精光，一般商人便把田地取來，全都入了他們自己的手中。人家不能由他們那裏租賃——他們却自己去經營。我們那裏有一個法國人統管着我們那地方；他由我們先前的地主那裏把田產買來，再也不租出去，這麼一來，可就絕了源啦。』

「這個法國人是誰呢？」

「那個法國人的名字叫作杜福。或者你會耳聞過他，也未可知哩。他本在大戲院裏給戲子們做假頭髮。這是一種好生意，所以他就發了財咧。他在我們的主婦那裏把田產全部收買了去，現在我們便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就駕馭我們起來，一任他的喜怒。感謝上帝，幸而他自己是一位好人；祇有他的妻子，一個俄國婦人，真是一隻畜生——上帝賜給我們的慈惠。她簡直把人們剝掠起來啦。這纔可怕呢。好，這兒便是監獄了。要我拉你到那門口處麼？我怕他們不許我們罷，可是。」

第十三章

南赫留道甫在門前接鈴的時候，一面想着今天可以訪找瑪司洛娃在裏面的情形，一面感著她的不可思議之處，和獄中衆人的不可思議之處，他心中便覺得難過起來。管獄官開門出來，他便詢問瑪司洛娃。管獄官盤問數聲，

便報告他說她在醫院裏面。醫院的閹人是一個很仁慈的老婦人，她立刻就讓南赫留道甫進去，問明他想見誰，便引他到孩童看護室去了。

一個少年醫生身上沾濕着一種酸液，走將出來，正在過道處撞見了南赫留道甫，便嚴嚴重重問他要幹什麼。這個醫生常常使囚犯們多得一點舒服，所以時常和獄官們鬧翻起來，就連和醫長也是這樣的。他一則恐怕南赫留道甫不知要要求些什麼不法的事情，一則要想表示他對任何人都不是不開特例的，所以就裝作着兇兇逼人的模樣，說道：『這兒沒有婦人們；這個是孩童看護室。』

『是，我知道的；可是有一個囚婦曾被派到這兒充當保姆的助手。』

『是的，這兒有這樣的兩個。你要見那一個呢？』

南赫留道甫回答道：『我和其中一個名叫瑪司洛娃的有密切的關係，我願對她說話。關於她的案件，我即將上彼得堡遞控訴狀到大理院去，我願把

這個給她，這是一張像片。」南赫留道甫說着便把一個封袋取出衣袋來。

醫生的氣差不多平了，便說道：「好了，這是可以見的。」隨又轉向那白圍裙的老婦人，叫她去喚因婦瑪司洛娃來。他又問道：「你要在這兒坐一下，還是要走進等候室去呢？」

南赫留道甫說道：「謝謝你，」醫生的態度變得寵惠起來，他趁此就詢問他瑪司洛娃在醫院裏面，他滿意不滿意。

「哦，她真不錯。倘論起她從前的生活的情形來，她做工要算做得好的了。」
老保姆登時在一扇門裏走將出來，瑪司洛娃便在後面跟着，但見她身穿綠色柳條的衣服，下束白淨的圍裙，頭裏一條毛巾將髮滿滿的覆沒。她一看見南赫留道甫，面上一陣紅暈，便止住了腳步，彷彿遊移不決的樣子，隨後她皺了皺眉頭，便下垂着眼睛，急急的沿着過道中央的一條地氈上奔向他去。她走到南赫留道甫處時，並不願意把手給他，可是那時候却不由的給了他。

他，面上便嫣然紅得更深了。

南赫留道甫自從那天她乞他饒恕她一時怒忿的談話以來，還沒有見她一次，他滿心希望她仍像那天一樣。可是今天她却大大的不同了。看她面上的神氣却有點新奇的樣子，又有點冷淡和羞愧的樣子，並且在他看來，她對着他亦有點怨恨的樣子啦。他便把方纔說給那醫生聽的事情告訴她——說他即將到彼得堡去——並且把他由潘那服帶來的像片連封遞給她。『我在潘那服找得了這個……這是一張舊像片；你或者喜歡要他也未可知。把他拿起來罷。』

她把她那深黑的眼珠擡將起來，斜睨着秋波，很詫異的看着他，彷彿問道：「這個是爲何呢？」她便一聲也不發，拿起那像片就揣在圍裙裏面。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在那裏見了你的姑母。』
她很不經意的說道：『你見了麼？』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在這兒很好麼？」

她答道：「哦，對了，很好的。」

「不十分難麼？」

「不。可是我還有做慣這事。」

「爲你起見，我很喜歡。無論如何，這事總比那兒好些。」

她的臉兒又紅暈起來問道：「比什麼地……那兒麼？」

南赫留道甫迅即答道：「那兒……在監獄裏。」

她問道：「何以好些？」

「我想在這裏的人們總要好些。那兒當有的人，這兒却沒有。」

她說道：「那兒也有許多好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孟壽夫的事情我已經看過了，並且希望他即可釋放

出來。」

她一陣微笑，重又申說她對於那老婦人的意見，說道：「上帝允許他們可以的好一位老太太！」

「今天我要到彼得堡去了。你的案子不久便要下來，我希望判決案即可廢除。」

她說道：「廢除，不廢除，現在是一樣的了。」

「何以現在？」

她說道：「這樣，」她便帶着急問的樣子，把眼一瞥，兀自對着他的眼睛看着。

南赫留道甫明白她這兩個字，和這一看的意思，是說她意欲試試他是否仍舊決心堅持，抑或竟容了她的反抗。

他說道：「我實在不懂何以這個對於你全都是一樣的。至於說到我呢，你得判決無罪或否，自然都是一樣的。無論如何，我總去做我所告訴你的事情。」

她把頭抬將起來。她那黑漆斜睨的秋波却定注在他的身上，臉龐兒也喜得放起光來。可是她所說話和秋波所表示的事情却是大大的不同。

她說道：『你最不必說這會事了。』

『我說了，好叫你明白。』

她勉強把一陣笑容遏止着，說道：『關於這個的各種事情都已說過了，再也沒可說的啦。』

但聞醫院看護室裏驀的傳來一陣聲響，和一個小孩的哭聲。

她便很不安心的周視着說道：『我想他們在那裏喚我哩。』

他說道：『好，那麼再會罷。』

他便自問道：『她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正想着什麼事？她感着什麼事情？她打算試探我呢，還是真個不饒恕我？是不是她不能夠，或者不願意，表明她的所想，和她的所感？她軟化了呢，或者強硬起來？可是他卻尋不出一個解答』

而這個變化不但對她把他連合了，並且對上帝亦連合起來啦；爲着上帝的緣故，那個變化正在進行不止。這個連合却觸動了他的心，並且把他刺激得快樂起來。瑪司洛娃回到看護室的時候，——室中安放着一隻小牀——便遵着保姆的命令，去收拾一隻牀；不料她帶着被單，身子彎得太遠了些，不覺一失足，險些兒跌將下去。

一個病漸就痊的小孩，頸上用布裹着，兀自注視着她，不由的笑將起來。瑪司洛娃自己再也不能含蓄了，嘆噓一聲便自破口大笑起來，這陣笑聲却也忒能傳染，引得幾個孩子亦破聲笑將出來，於是看護婦便很生氣的把她責罵開啦。

『你嘻嘻哈哈的只管笑點什麼？你以爲你是在你隨便慣了的地方麼？把食物取來罷。』

瑪司洛娃便靜默了，取了瓦器就走到人家派她去的地方去；可是她一眼看見了那個裹布的孩子忍俏含笑的模樣，又要笑出，却即斂住了。

不拘何時，她一有暇時，便獨自一人輾轉把那像片由封袋中拉出一半來，很羨慕的瞧看；可是到晚上她的職務既完，便獨自一人在她和保姆合住的臥房裏，那時候她便把像片正正取出封袋來，不聲不響的用眼睛詳細細細的痛惜各個面目和各個衣服，和廊廡的階級，和做她的，他的，他姑母的背景的樹木；她在這張顏色退得發黃的像片上看了好半天，便情不自禁的羨慕起來，尤其看見她自己那青春美麗的臉龐，額前圍織織的鬚髮，更自不勝其羨慕了。她已十分醉心，竟沒有聽見她那同伴保姆走進屋來。

性情善良的胖保姆俯身看着像片說道：「他給的這個是什麼？這個是誰？……你？」

瑪司洛娃帶笑看着她同伴的臉兒說道：「不是我却是誰呢？」

「這便是他自己麼？……還有這個，是他的母親麼？」

「不是他的姑母。你看不是我麼？」

「永不會的。全部的面貌都已改變了。怎麼，這一定在十年以前。」

瑪司洛娃說道：「不能說年，却是一生呢。」一剎那間她的精神爽氣忽歸無有，面龐變得幽晦起來，兩眉之間便現出一條深深的皺紋。

「何以如此呢？你一生的道兒一定是一條容易的路罷。」

瑪司洛娃閉着眼，搖着頭，重複說道：「容易，實在比地獄還壞。」

「怎麼，何以至此呢？」

「何以至此！早晨由一點鐘到四點鐘，而且夜夜都是一樣的。」

「那麼他爲何不把這個棄掉呢？」

瑪司洛娃跳將起來，把像片擲在桌子的抽屜裏，哭道：「倘使他們想把這個棄掉，他却也不能。可是談他何用呢？」她便勉強遏制着怒淚，跑出去，把門

在她後身一摔，便走到過道上去。

她看着那張照片時，覺得自己是身在其間的一人，兀自夢想着那時候她的幸福，和現在同他可待而取的幸福。可是她那同伴的話頭却提醒了她現在是什麼，和她曾經是什麼來，於是一骨碌又將此生的恐怖帶了回來，她覺得此生簡直是蕩漾不定，也不敢自許去感覺了。

現在那些恐怖之夜的記憶又活潑潑地回向她來了，尤其是大齋節那一夜，更加來活現；記得那時候她正在盼望一個學生，這個學生會答應她把她的贖出來。她回憶怎樣那紅色露胸的絲衫，衫上已浸滿了酒痕，不潔淨的頭髮上插着一隻紅色的押髮；困憊不堪，軟弱難支，又有半分酒意，看她的顧客出去——約在夜間兩點鐘時分，在跳舞的一個休息時間內，她便在鋼琴旁邊，挨着一個奏提琴的，瘦骨面黑的女樂師坐下，就訴起她那澀運的苦來；又回憶怎樣這個女樂師說她也覺得自己的地位困難，並且也願意變更一下；又

回憶克拉拉忽然間來到她們那裏；又回憶如何她們三人決定了去變改他們的生活。她們正打算各自散開，忽然聽得了對面屋子裏酒言醉語之聲。於是那奏提琴的便又拉起聲調來，女樂師也奏起鋼琴來，他們奏的是一種四重舞蹈的第一式，這種舞蹈是按入了一曲最愉快的俄國歌譜。一個人，身材矮小，汗流滿面，酒氣薰人，身上穿着燕尾服——他在第一式之後便把燕尾服脫掉——帶着一個白領結，兀自噎噎的打着呢兒，來到她那裏，把她捉了起來；那時候別有一個有鬚的胖子，也穿着禮服，他一直由一個跳會上來，却把克拉拉提將起來：於是他們便舞蹈，呼嘯，縱飲……良久始開。所以也就這樣的下去，過了一年，又是一年。她怎麼能夠變更呢？而所有一切的原因都在於他。

一剎那間從前她爲他所受的種種痛苦一齊回醒過來；她意欲辱罵他，譴責他。她很懊悔今天錯過了機會，不會一再對他聲說她，知道他的意思，並且

不願意嫁給他——不願意讓他在精神上，像在肉體上似的利用她。於是她又渴想喝酒，意欲壓住那自憐的情感和罵他的，無用的情感。如果她在獄中，她就要破戒了；然而在這兒除掉那懇求那醫藥助手外，她不能夠得着一點燒酒的；可是她很怕他，因為他也屬意於她，而現在她却很嫌惡和男人們有親密的關係。她在過道中的長凳上坐了一會，便退回她的小屋中，也不留心她同伴發話，却自痛哭她那悽慘的生世良久良久。

第十四章

南赫留道甫在彼得堡要幹四件事情：上瑪司洛娃的呈子於大理院；控費道西的呈子於呈文委員會；應維拉，德赫滑的兩個委托——一是設法使她的朋友蘇斯托娃出獄，一是使一個母親得一探她獄中的兒子——爲這件事情應該到憲兵事務局一行。維拉，德赫滑所寫給他的兩個委托，南赫留道甫祇當作一事情計算。

第四件他要做的事情是那些教徒的案子，他們因為習誦，討論了福音，所以背別了家人，被發到高加索去。這個在他們並不十分多，像在他自己一般，所以答應盡其力之所能去把這種事情伸雪個水落石出。

南赫留道甫自從末次拜訪馬司亮尼闊夫以來，尤其自從到過鄉下以來，覺得對於他以前所生活的社會起了一種很大的嫌惡。這個社會把千萬人所受的痛苦，爲保全少數人的舒服和快樂起見，竟盡行隱藏起來，直使身在個中的人竟會看不出這些痛苦，以及他們自己的生活的殘酷和凶惡。南赫留道甫不復能在這個社會裏活動，却優遊不覺其咎，却不自責自罵。然而所有那些戚誼，友誼，和自己的習慣，凡此種種的束縛兀自在那裏拉他回到這種境界裏去；更以現在單獨和這個社會的關係，以及他要援助瑪司洛娃和其他諸受罪者的欲望，在在都需這個社會中人的援助和義務，可是這人呢，他不但不能敬重他們，並且他們還時常引起他的忿怒和卑視來。

南赫留道甫行抵彼得堡，止歇在他姑母家的時候——他母親的姊妹，蔡斯奇伯爵夫人，一位前任總長的夫人——登時看見他自己已在貴族羣中，這種貴族便是他所十分不屬意的。這個果然是非常不樂，可是也沒有逃免的能力，不住在姑母家而止宿在旅館裏，就不免要得罪他的姑母，更以她和高貴顯很有連絡，對於他所從事的事情上，必定大有可用之處。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蔡斯奇伯爵夫人在他到後不久，即拿咖啡給他喝，她說道：「這是我所聽見你的麼？種種奇怪的事情。你儼然佔了霍華特的地位——援助罪人，環遊監獄，糾正案件。」

「哦，不，我並沒有這樣想。」

「怎麼不然呢？這是一件好事情，不過這裏似乎有什麼浪漫的歷史。請你把這件事情告訴我聽聽。」

南赫留道甫便一五一十的把他對於瑪司洛娃的關係告訴她聽。

「是的，是的，我記得你那可憐的母親也會對我講過這件事情。那時候你正和那兩個老太婆同住著。我相信她們意欲把你和她們那個孤女成親。」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常常看不起南赫留道甫父輩的姑母。）「原來就是她。她還美麗麼？」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是一個爽亮，強健，剛毅，健談的婦人，年紀已在六十左右。她的身材很高，並且非常肥胖，她的嘴唇上顯出黑色的鬚鬚。南赫留道甫是很喜她的，甚至覺得被她的強毅和歡樂所薰染，彷彿一個小孩子一般。
「不，我的姑母，這個却是完了，我不過想援助她一下，因為她無緣無故的被人誣告了。我便是這個案件的成因，並且是她所遭際的命運的成因，我覺得爲她盡力，是我的責任。」

「可是我聽你要娶她，這是怎麼會事呢？」

「是的，這是我的願望，可是她却不願這個。」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垂目揚眉，看着她的姪子，兀自不言不語的在那裏詫異。一剎那間，她的面目就變了，她露着快活的神氣說道：『好，她是比你聰明。唉呀，你却是一個傻子。你想要娶她麼？』

『一定不移的。』

『在她那種行爲以後？』

『所有這許多，因為我是這個的成因。』

他的姑母止住笑容，說道：『好，你却是個渾人——一個可怕的渾人；可是正因爲你是這樣的一個渾人，所以我就愛你。』她再三說着這句話，——似乎要把她那姪子的正確的道德觀念輸進她的心裏一般。『你知道麼？……真是一個好運氣。亞蘭有一個奇怪的家庭……那「從良的妓女的家庭。」我也曾到那裏去過。他們是非常的可憎。後來我便洗了又洗。可是亞蘭却靈魂和肉體都專心在這個上啦，所以我們要把她安置在那裏……我是說你

的那個。」

「可是她已判決充發西比利亞了。我的來意就是要上控。這是我懇求你的一件事情。」

「啊，這件案子你要到那裏去控告呢？」

「大理院。」

「啊，大理院！是的，我那可愛的李俄表弟是在大理院裏，可是他在紋印科裏，在有關係的科裏我却一個人也不認識。他們的名字都是那些德文：該呀，番呀，代呀，……都是些字母……要不然就都是那類伊溫諾甫呀，孫姚諾夫呀，尼幾丁呀，再不然就是伊凡南苛呀，孫蒙南苛呀，尼幾頓苛呀，種種不同。好吧，都是一樣的，我就對我丈夫說一下；他都認識他們。他認識種種的人們。我說是對他說一下，可是你必得從傍解釋……無論我怎樣說，他老不明白我的意思。這就有一定的點兒，人人都明白，祇有他不懂。」

正在那個當口，一個穿長襪的僕人，手裏托着一隻銀盤，盤中盛着一封信，走了進來。

「恰巧是從亞蘭處寄來的信。你就要有一聽開斯韋脫的機會。」

「誰是開斯韋脫呢？」

「開斯韋脫麼？今晚你來，你便可看見他是誰了。他這樣的演說，竟使成百個罪人拜倒在地，哭泣和悔罪。」

說也奇怪，那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雖然很不檢點其他的操節，却是一個毅然恪守那「基督精義在於相信救世」的學說的信徒。她常常蒞臨那些宣講當時很時式的學說的集會，並且還在她自己家裏招集一般篤信之徒。雖然這種學說廢除了所有的偶像，洗禮和其他繁文末節，可是卡德隣，伊溫諾甫納却在各間屋中都有偶像，甚至有一個還懸在她那牀頭的牆上，並且觀察所有教會中規定的事情，也不是知道一點矛盾。

伯爵夫人說道：「倘使你那從良的妓女能够聽聽他，她便可以回心轉意了。今晚在家裏等着；你可以一聽他啦。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我的姑母，這個不會使我開心的。」

「可是我告訴你，這個是很有趣的，你必須回家來。現在你不妨出去走走。還有別的需要我的事情麼？請一齊說出來。」

「第二件是禁衛軍裏的事情。」

「禁衛軍裏麼？這事可以給你寫一封信，你拿了去投克利茲麥司男爵去。他是一個極勇敢的人。唔，可是你也認識他；他是你父親的一位同僚。他是信唯神論的。可是這也不要緊的，他確是一位很好的人。你在那裏想幹什麼呢？」

「我要去求他們允許一個做母親的去一探她那被拘在那裏的兒子。可是據說這事不歸克利茲麥司管，却是仇偉安司奇的事情。」

「我却喜仇偉安司奇，可是他是瑪麗愛脫的丈夫；我們可以請求她。」

必能爲我幹這事。她是非常溫好的。」

「我還須給一個婦人請願，她並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就被拘在那裏。」

「不要害怕；她知道得熟透了。他們都知道得非常之熟悉的，這個辦得他很正當，這些短髮的東西。」

「我却不知道這個辦得他們正當不正當，但是他受罪是一樣的。你是一個基督徒，又信福音的學說，然而你如此沒有憐惜之心……」

「這可和那個沒有什麼關係。福音自是福音，可是憎惡的事情却也不失其爲憎惡的。假如我假裝愛好虛無黨，尤其愛好那短髮的女虛無黨，其實我却不能忍受他們，那可就不好了。」

「爲什麼你不能忍受他們呢？」

「你問爲什麼，三月一號那天以後。」（註一）

（註一）皇帝亞歷山大，第二被弒於俄歷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一日。

「他們並不是全都參與三一事件的。」

「請不要介意；他們不應當多管不是他們的事情。要知道這個不是婦人們的事情。」

「然而你却以為瑪麗愛脫可以參與事情啦。」

「瑪麗愛脫麼？瑪麗愛脫是瑪麗愛脫。有一個名叫哈瞿波金的打算教導着所有的人。」

「不是教導，却不過是扶助人類罷了。」

「沒有他也能知道誰要扶助，誰不要扶助。」

「可是人們却是窮乏極了。我剛從鄉下回來。農夫們應當殫精盡瘁的工作，並且永遠食不得飽，一方面我們却正在這窮奢極侈裏面生活着，難道這是應該的麼？」南赫留道甫被他那姑母的善良的性情引得不知不覺的把他肺腑中的事情告訴了她啦。

列寧在批評托
爾斯泰的文章
中曾批評比

「那麼你想要什麼呢？說我應當工作，却不吃一點東西麼？」
南赫留道甫不知不覺的笑道：「不是的，我不是要你不吃東西，我僅僅想

你做口舌之命我們大家都應當工作，大家却都吃食。」

他的姑母又垂下目去，揚起目來，很詫異的看着他。

她說道：「我愛，你將要沒得好結果咧。」

「可是何以見得呢？」

正在那個時候，那位將軍，即是前任總長，蔡斯奇伯爵夫人的丈夫，一個高

身材，闊胸肩的人，走進屋來。

他一面回轉臉來對着南赫留道甫，親他的臉頰，一面說道：「啊，特米脫里，

你好啊？你什麼時候來到的？」他又不言不語的親了親他的妻子的前額。

伯爵夫人轉身向她丈夫說道：「這是不可應付的事情。他要我去洗衣服

和吃蕃薯。他真是一個可怕的傻子，但是也要照樣的請求你哩。一個可駭的

渾人。你聽見了沒有？開明斯奇的母親這般的絕望，竟使他們恐怕她有性命之憂了。你應當到他那兒去一遭。」

她的丈夫說道：「是的；這個是可怕的。」

「現在走開罷，對他談話去好了。我須要寫幾封信呢。」

南赫留道甫剛剛走到應接室的隔壁一間屋子那裏，還沒有進去，她就把他叫將回來了。

「那麼我要寫信給瑪麗愛脫麼？」

「請寫罷，我姑母。」

「我將留出一塊空白來給你寫那短髮人的事情，把他的命令交給她的丈夫，他就可去辦事了。你不要猜度我是惡劣的；他們大家都不喜歡你那些受你保護的女子們煩惱他們，但是我却不願意他們有一點兒損傷。好了，去罷，可是今晚一定要在家裏等着一聽開斯韋脫，我們在那時候還有些禱告

DR way's
Best
Stories

See Wolcott's
Reconnection

Chap - 15 -

復活 卷中

一百二十二

哩。倘使你祇要不拒絕，那麼你就可得着許多好處。我知道你那可憐的母親和你們合家，在這些事情上是常常十分嫌惡的。現在，再會罷。」

第十五章

伊凡，米海利奇伯爵會做過一任總長，是一個信力堅強的人。他的信力從小就發生，彷彿一隻鳥兒一般配吃蟲子，配披毛羽，配在空中翱翔，所以他配吃最好最貴的物食，雇用很貴的廚子來預備，配穿最舒服最昂貴的衣服，配駕最良最快的馬匹；所以所有這些東西都應當給他預備著。此外伊凡米海利奇又以爲從國庫裏各種的錢得着越多越好，寶星賞得越多越好，同男女貴族相見和交談，也是越多越好。其他各種事和這些定見一比較，伊凡米海利奇伯爵都以爲是無意思的，並且無趣味的。其他各種事情不得其正，便是適得其反。伊凡，米海利奇伯爵這樣的在彼得堡居住，動作，約有四十年之久，後來便達到了總長的地位。

他能達到這個地位的主要性質：第一是他會了解公文和法律的意義，又會草那雖然拙笨，而尚稱通達的公文，並且會把公文裏的字拚得正確無誤；第二是他那付官氣十足的神氣，使他在必要時，不但能夠十分的高傲，並且能夠威風凜凜，令人不敢就近，可是一方面在別種必要的時候，他却也能够江於狐媚；第三是他並沒有什麼公同的方針或規則，無論是關於道德的或關於國家的，所以在必要的時候，他什麼都可以贊成，而在必要的時候，也能同別人反對。當他這樣的作爲的時候，他唯一的勞力便是保持他那付學識優擅的神氣，不使露出十分明顯的謬誤來。他的行爲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其結果對於全俄帝國能造最高的幸福，還是能造最大的罪惡；在他看來是毫無關係的。

當他做了總長的時候，不但倚靠他的人（這類人很多很多）和與他有關係的人信服他是一位十分聰明的政治家，並且許多賓客，連他自己，也都是如

此。可是過了幾時，却一事也沒有成功，一事也沒有解決，於是按照生存競爭的定律，其餘像他一般有官氣，沒方針的官僚，也會學會書寫和了解文書，便起而代替了他的位置，那時候人人便都看出他不但是遠不及聰明，並且實在是一個頭腦淺顯，教育不良，自信自任的人，他的觀念簡直達不到「守舊」的報紙所著論文的見解的水平線。他比起其他那些教育不良，自信自任的官員們來，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去處，這是已經很明顯的了；他自己倒也看出了這層。可是這個一點也不能搖動他的信力，他每年總須由會計科支出了一筆大款和禮服用的新飾品。這種信力却非常之堅牢，簡直沒有人有此膽量去拒絕他這些東西，他每年要支幾萬盧布，一半算是養老金，一半是充當一處立學院的職員，和種種委員會和議會的主席的薪金，此外尚有肩上一處繫用新標帶的權利，和禮服上綵錦帶和寶星的權利。因此伊凡·米海利奇伯爵便有極高的交際。

伊凡，米海利奇伯爵聽着南赫留道甫的話，彷彿往常聽着科裏祕書的報告一般，聽完了，就說他要給他兩封信，其中一封是給上控司議員華爾甫的。他說道：『人家固然說他種種壞話，可是無論如何他總是一個紳士。他很欠我的情面，所以他必能替你出力。』

第二封是到控訴委員會裏一個有勢力的分子的。南赫留道甫講述費道西的故事，他聽得非常有趣。南赫留道甫說到他想上書皇后陳述這事的時侯，伯爵便回答說這事實是一段動聽聞的故事，如果時機到來，也無妨把來告訴她，但是他却不能當時答應下來。呈文須用正當的形式上遞。如果有機會，如果禮拜四能招集一個小會，那麼他思想他就可把這段故事講給她聽。南赫留道甫一俟接得了那兩封信，和他姑母致瑪麗愛脫的信，馬上就起身往各處去了。

他首先到瑪麗愛脫家去。他知她是一個貴族的女兒，可是家境却不很富

足，他知道她嫁了一個人，這個人南赫留道甫聽說很壞，但是他的境遇還算不錯；他又照常覺得對一個爲自己所不重視的人乞恩，心裏著實不大好過。在這種情境裏，他常常覺得心中有一種爭辯，和對於自己的不滿意，並且搖搖不定，不知是去乞這個恩呢，還是不去乞；他却又常常決去乞。他在一般人的虛僞的地位中，自己已經不復以爲是個中人了，可是他們却猶把他當作他們自己方面的一分子；現在呢，他又覺得自己重復在舊時所嫻熟的軌道上去啦，然而也顧不了自己許多，祇好順從那不小心不正經的語氣，這種語氣是在那個範圍裏所盛行的。在他姑母家裏他已經感得了這個，當對她說莊重的事情的時候，她却墮到玩笑的口氣裏去了。

總而言之，他所久未居住的彼得堡，已經引起他尋常的，肉體上興奮，精神上頹唐的印象。各種事物都十分潔淨，都佈置得十分安適，人們在道德的事務上也都十分寬容，竟使生活也非常的容易起來啦。

車夫很有禮貌，並且潔淨好看，搭着他驅車沿了灑過水的街道上馳着，街道也很潔淨好看；經過了一般又有禮貌，又潔淨好看的巡警們，又經過了許多潔淨好看的房房，便到了瑪麗愛脫的住宅。

只見門前立着一對英國馬，套着英國式的馬具，和一個貌似英國人的馬夫，穿着一身號衣，坐在車箱上，志氣高傲的執着一根馬鞭。

閹人穿着十分清潔的號衣，呀的一聲，把門開開，便將他延進客廳，但見廳中也立着一個侍者，穿着清潔的號衣，緣着金黃的帶子，執着很華美的，編得很好好的拂塵，那裏又有一個衛兵站着，穿了一套鮮明的制服。

「將軍不接見，太太也不接見；她恰巧正要出門。」

南赫留道甫取出卡德隣，伊溫諾甫納的信，走到放着賓客薄的桌子處，就要寫下「未能晤面，殊為悵悵」等字樣。那時候侍者便走上樓梯去，閹人便走出去叱喚馬夫，衛兵也便雙雙垂着兩手，硬僵僵的站在那裏，目送一位短

小敏捷的夫人急步走下樓來。

瑪麗愛脫戴着一頂帶羽毛的帽子，穿著鮮色服裝，披着一件披肩，套着簇新的手套。她的面龐用一塊面紗蒙着。他看見南赫留道甫便把面紗掀開，露出了她那非常美麗的玉容，一雙明亮的眼睛兀自瞧着他，若有所問。

她用一種柔軟和悅的聲音說道：「啊，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南赫留道甫侯爵。我要知道……」

「什麼！你連我的名字都還記得麼？」

她用法國話說道：「我想着這樣哩。怎麼呢，我和我的姊妹們甚至還鍾愛你哪。啊喲，可是你怎變得……哦，可惜我必得出去。讓我們再回上去罷。」她說到這裏，便遊移起來。於是她抬頭瞧了瞧鐘，又說道：「不，我不能夠了。我正要到開明斯奇家裏去會那死者的醮齋去。那母親却真痛楚難受得利害啊。」

「開明斯奇是誰呢？」

「你沒有聽說麼？她的兒子決鬪死了。他和波生戰鬪。他却是個獨的兒子。可怕呀！那母親傷心極了。」

「是的，我聽說過一點的。」

「不，我最好走罷，今晚或明天你必得再來一輪。」她一邊說着，一邊便輕步急足的向門口走將出去。

他就在她後面跟出來說道：「今晚不能夠來了，可是我有一件事情要懇求你。」他瞧着那對馬，正在那裏拉着，靠緊門前來。

「是什麼事情呢？」

「這個是我姑母致你的一封信，」南赫留道甫說着，便把一個窄小的信封遞給她。又說道：「你看過信就可知道了。」

她那隻穿黑手套的小手虛虛的摸着她的衣袋，說道：「我知道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猜度我在我的丈夫的事務裏有點勢力。她却錯了。我既

無能爲力，却也不喜歡去干涉。可是爲伯爵夫人和你起見，那我自然情願破一下例兒的。究竟是什麼事情呢？」

「有一個姑娘被拘在禁衛軍裏，她並沒有罪辜，現在又生起病來了。」

「她叫什麼名字？」

「蘇斯托娃……利地亞，蘇斯托娃。在信上寫着的。」

「好啦；我盡力做去得了。」她說着便輕輕跳進了她那裝潢得很柔軟的小廠車裏，車上的踏板漆得絕亮，兀自在陽光裏面閃光；她上了車，便把遮日傘打開來。侍者坐在車箱上面，宣示車夫，叫他起程。馬車移動了，可是正當那時候她的傘不覺觸了車夫一下，美麗的馬匹不知怎麼也停了一停，又把那羈着韁轡的，美麗的馬頸彎將下去，這纔得得的要走去。

她說道：「可是你必得要來；不過請不要帶着謀利的原動力啦。」說着便嫣然一笑，這一笑的力量，她是很知道的；隨着彷彿這齣戲演完了，她正在拉

下幕來一般，把面紗落下來，將玉容蒙着。『好了，』她又將她那傘觸了那車夫一下。

南赫留道甫把他的帽舉將起來，那兩匹大肥馬也就微嘶一聲，蹄兒在石頭上一蹴，一陣鈴響，便騁馳起來啦，只見那輛車子的新橡皮輪子滾滾的轉去，又快又光，不過走過路上幾處崎嶇的地方，便不時要顛躓一下罷了。

第十六章

南赫留道甫憶起他和瑪麗愛脫間的笑容時，兀自搖起頭來。

當不得不諂媚他所輕視的人時，他往往感得不合和疑惑之氣壓塞於胸間，他想到：『你還沒有回轉身來，却又要墮落在這種生活裏了。』

南赫留道甫想了一想第二處到那裏去，纔可免得徒勞腳步，想畢便向大理院出發。到了那裏便有人引他到辦公室裏，他進去一看，只見室中華麗的部分那裏，有許多極文雅，極潔淨的官員。他們告訴南赫留道甫說瑪司洛娃

的呈子已經收到，並且已經通過，着大理院議員華爾甫準備考核和報告。華爾甫就是南赫留道甫要把他伯父的信給他的那個議員。

一個官員對南赫留道甫說道：『本院在這個禮拜裏將開一次會議，可是瑪司洛娃的案子除非有特的請求，或者可以禮拜四取決，不然恐怕不能提出會議。』

南赫留道甫在辦公室中，等候查案的時候，只聽他們不住的談論那件決鬪的事情；如何那個少年開明斯奇不幸被殺，他聽得了一個詳細情形；這個案子正是當時全彼得堡的談資，他却在這兒初次聽見完全的事實。且把這段故事寫在下面。原來有幾個官員正在那裏吃蠔蠣，並且照常喝了很多的酒，那時候忽有一人不知咒了開明斯奇所屬的兵營什麼壞話，開明斯奇也還罵他是一個撒謊的人。那人就打起開明斯奇來。第二天他們便決鬪。開明斯奇傷了胃部，過了兩個鐘頭便一命嗚呼了。後來兇手和助手們就被拘禁。

起來，可是據說他們雖然被禁在看守所裏，不過兩個禮拜便可釋放出來了。
南赫留道甫由大理院出來，便去見「呈文委員會」的會員佛羅標夫，他住在克郎街的華屋裏面。閩人很嚴重的告訴南赫留道甫說男爵除掉接見日之外概不會客，說他今天要和皇帝在一塊兒；又說明天還須給一個報告。
南赫留道甫把他伯父的信交給閩人留下，便又去見大理院議員華爾甫。
華爾甫剛剛吃完點心，南赫留道甫進去的時候，他正接着向來的習慣在室吸着雪茄，不住的來回躡躑，藉以幫助消化。佛拉底米，瓦西利奇，華爾甫實是一個惟我獨尊的人，他把這種自尊的性質看得非常高超，以為別人個個都夠不上這個高度。他也着實視他這種性質為非常高超的，因為他得造成一個顯赫的境遇，單單受了這種性質之賜。這個境遇便是他所願的境遇，——藉着結婚，他便得着一注產業，一年可以給他生產一萬八千盧布之譜，又藉着他自己的努力，他便謀到了一個大理院議員之職。他不但自以為一個

最尊的人，且亦自以爲一個廉潔高尚的人。說到廉潔一層，他固然明白不受私人的祕密賄賂。可是力索政府的種種津貼，車費，和旅費，他却不以爲不廉潔；回來時，政府需要他的事情，便無所不爲，他也不以爲不廉潔。他任波蘭某省的總督的時候，毀掉好幾百個無辜的人民，使他們下獄和充發，因爲他們愛他們自己的人民，愛他們祖上的宗教；他並不以爲不高尚，反倒以爲這種事，是可貴的，豪俠的，和愛國的。他的妻子戀愛他，他便把她的和她妹妹的種種東西，都給奪過來，他也不以爲不廉潔。反過來說，他以爲這個是處理家政的最聰明的方法。他的家庭裏有他那浮泛無用的妻子，他的小姑子，和他的女兒。他那小姑子的產業，已被他變賣，把錢財劃入自己的賬下；他的女兒却很溫柔坦白，不過在這種寂寞無聊的生活裏面生活着，兀自覺得乏味，她近來入了一福音主義一派，藉以娛樂消遣，所以常赴亞蘭家裏的，和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家裏的集會。華爾甫的兒子是一個瀟灑的人，十五歲上

便長了一嘴鬍子，他在那時候就喝上了酒，養成了一種放蕩的生活，常在一般下等社會裏走動，在外面負了債，便連累他的父親；直到了二十歲上，他只是這樣的荒唐，他的父親因為他不修學業，便把他趕將出去了。原來他父親有一次替他償了二百三個盧布的債務，不料隨後又負六百個盧布的債，可是這一次他便警告他兒子說此番是末一次替他償債了，如果他再不改新，他便要把他趕出家去，他和家庭間的關係也一齊斷絕。他的兒子並沒改新，却又負了一千個盧布的債，並且胆敢對他的父親說家裏的生活無論如何是一種煩苦。於是華爾甫便對他兒子聲明說他隨便到那裏去都可以，可是他不再復是他的兒子。自從那時候以後，華爾甫便裝作沒有兒子，家中也沒有人敢對他提及他的兒子，而佛拉底米，瓦西利奇，華爾甫却堅信他已把他的家庭生活處理得最好不過了。

南赫留道甫被人引進去的時候，華爾甫便止住脚步，不在書室中來回的

躡躑了。他帶笑迎接南赫留道甫，這種笑容雖是友善的，却微微的有點譏諷，這便不知不覺的露出了他那「惟我獨尊」和「衆人之上」的神態來。南赫留道甫把信遞給他，他便讀將起來。

他說道：『請坐，請你恕我，請你許我續着來回躡步。』他一邊說着，一邊把手插入衣袋，又在他那陳設得井井有條的大書室中，開始輕輕的躡將起來。他嘴裏吐了一口藍色的青烟，很小心的把雪茄移動一下，不使烟灰掉下來，便說道：『得認識閣下，使我非常高興，伊凡，米海利奇，伯所希的事情，我自然很喜歡去做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祇求那案子能得早早的批下，倘使那囚婦免不了到西比利亞去，那麼她也好早早起程了。』

華爾甫常常預先知道人家將來說出來的事情，當時帶着他那種謙恭的笑容說道：『是的，是的，同着一隻第一批由尼支尼開來的輪船。我知道的。囚

婦的名字叫什麼？」

『瑪司洛娃。』

華爾甫走到桌子那裏看着一張公文，這張公文在公文夾裏放着。

『是的，是的。瑪司洛娃。好了，我將問問別人看。我們將在禮拜四聽審這個案子。』

『那麼我可以打電報給律師麼？』

『律師！要這個做什麼？可是你若喜歡，怎麼不可以呢？』

南赫留道甫說道：『上控的理由或者不充分，可是我想這個案件將表明罪案的通過是由於一個誤解。』

『是的，是的；這個或者是如此的，但大理院却不能決定這個案子，』華爾甫厲聲說着話，眼却瞧着雪茄的烟灰。『大理院祇考核使用法律的正確，和法律的正當的解明。』

『可是我想這個是件例外的案子。』

『我知道，我知道！所有的案件都是例外的。我們當盡我們的責任。這就完了。』煙灰仍舊掛着，可是已經有了一條裂口，險些兒落將下來。

華爾甫拿起雪茄，不使下落，便又說道：『你常在彼得堡麼？』可是煙灰已搖動起來了，華爾甫便很小心的將雪茄拿到烟碟處，灰就掉將進去。

他說道：『這個開明斯奇的事情真可怕呀。好一個少年。獨生子……尤其是那個母親的地位。』他所說的，和彼得堡城中人人所談論的，簡直字字都是相同的。後來華爾甫又談起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和她對於新教學說熱心的事情，至於他對於這種學說却既不贊成，也不反對，因為他覺得像他這種養尊處優的人簡直無須乎此。等了一會兒，他按了按鈴。

南赫留道甫便鞠下躬去。

華爾甫伸出手來說道：『禮拜四倘有暇，請來吃飯，我將給你一個決定的

「回。」

姑丈

時候已經不早，南赫留道甫便回到他的伯父家裏去。

第十七章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的晚餐是在七點半鐘，晚餐設備的那種模樣，南赫留道甫看得十分新奇。侍者把碟子排在桌上之後，便自出去，他們就自助起來啦。男人們不肯讓太太們吃力，所以吃菜呀，喝酒呀，都毅然以幫助太太們自任，這也是較強的男性應合如此的。第一道菜既吃畢，便將設在桌上的電鈴鈕兒按了一下，侍者便無聲無息的走進屋來，急速把碟子搬開，換上盆子，端進第二道菜來。飯菜非常的精緻，酒也十分昂貴。一個法國的廚子同兩個白衣的助手正在那光明寬大的廚房裏做菜。席上有七個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們的兒子（他是一個暴戾的官員，他坐在那裏，兩腕擱在桌上，南赫留道甫，一個法國人，還有伯爵的總管，是新從鄉下來到的。吃飯時的談話

也是關於決鬪的事情，大家都表明皇帝視這案的意見。盛傳皇帝爲那母親起見，便十分的憂愁——於是大家都替她憂起來；又盛傳兇手係保衛他軍服的名譽，所以皇帝也不打算辦他，因之人人亦都寬恕了那個官員。祇有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却一味兒的信口亂講，不加思索，表明她的反對。她說道：「他們喝了酒，便把正經的少年殺死。無論如何我總不原諒他們的。」

伯爵說道：「這就是我所不明白啊。」

伯爵夫人就說道：「我知道你永遠不能明白我的話的。」她轉向南赫留道甫續說道：「除我丈夫外，人人都明白。我說爲那母親躊躇，並且不願他殺了人，就讓他心滿意足。」

她的兒子本來對於這件事情，並沒有發過言，現在却來替兇手辯護，攻擊自己的母親。他辯駁說身爲軍官，除此而外，更沒有別種方法可施，因爲他的

同僚就要定他的罪，把他逐出隊去。南赫留道甫聽着他們的談話，並不上去搭談。他自己也曾做過軍官，因此他雖然不贊成，却也明白那少年的辯論，可是同時他又將他在獄中所見的少年囚犯和這個軍官的遠近比較起來。那個少年亦是因為殺死了人，却要判罰到礦場裏去。兩人都是因醉成兇。那個農夫因一時氣忿，殺死了一個人，便須別妻子，離家室，脚下套著桎梏，頭上薙了頭髮，行將到西比利亞去做苦工；一方面那軍官却坐在看守所內一間很講究的屋子吃很好的飯食，喝很好的酒，又得書籍閱着，且將在一二日內釋放出來。仍舊還他從前的生活，這種事情却僅使他加一分高興。

南赫留道甫將他所想的說出，他的姑母卡德隣，伊溫諾甫納起初似乎贊成他，後來也像別一般，不言語了，南赫留道甫便覺得自己說得不大適當。

那天晚上飯後不久，在大跳舞廳中，高背靠椅排列成行，準備着開會，一隻圈椅放在一張小桌旁邊，桌上有一瓶子水，是給講員預備的；廳中人已聚滿，

都是爲聽那外國人開斯韋脫講道來的。

前面大門那裏站着一羣華服的僕人。那陳設得很講究的屋子裏有許多女太太們坐着，她們的服裝有綢緞的，有天鵝絨的，有花邊的，有的帶着假髮，有的緊着衣裳，種種不同，她們當中有穿制服和晚禮服的，男人又有五個平常人：兩個是男僕，一個是店鋪夥計，一個是侍者，一個是馬夫。

開斯韋脫是一個身材短大，面色蒼白的人，他講的是英國話，所以有一位瘦小年輕的姑娘替他譯成俄國話，那位姑娘翻譯的很好，並且很直爽。

他說我們的罪孽太重，刑罰也太大，太不可免，活着簡直不能夠預料到這種刑罰的。

他眼中含着一泡眼淚，聲音抖索着說道：『可愛的兄弟姊妹呀，讓我破費一刻工夫來想一想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怎麼生活着，我們怎麼開罪於博愛的上帝，我們怎麼使基督受苦；我們不可不明白我們並沒有宥赦，並沒有

逃免，並沒有拯救可以得到哪？就是我們大家都得定個滅亡的罪案。一種可怕的氣數……就是永久的苦難……正等候着我們呢。唔，兄弟們，我們怎能夠得救呢？我們怎麼能夠從可怕的火災裏逃出呢？房屋已在烈焰中了；却没有一點出路。」

他靜了一刻，眼淚便真的淌下面頰來了。八年以來他每次宣講他這篇得意的說辭的時候，一講到這段，他便覺得喉頭有一種梗塞，鼻內有一種刺激，於是淚水便跑進他的眼睛去了；可是這些眼淚却又把他感動得更深啦。

但聞廳中起了一陣抽咽欲泣的聲音。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頭倚在手肘上面，身子靠在一張鑲桌上面，她那肥胖的肩膀不由得顫將起來。一個馬夫很恐怖，很驚訝的，看着那德國人，彷彿覺得他的車轆行將把他撞倒，而那個外國人却又不肯躲開他的道路。大家坐在那裏的神情和卡德隣，伊溫諾甫納的模樣相似。華爾甫的女兒酷肖她的父親，是個瘦小時裝的姑娘，

那時候已跪在地上，把臉龐用自己的手掩着。

那演說員的臉面忽然變更了，神態十分真實的笑了一笑，彷彿伶人們表示快感一般，他又用一種溫厚甜密的音調說將起來。

『然而也有一條得救的道路。這就是在這兒……一條又快樂又容易的道路。上帝的獨生子爲我們而流血，他爲我們起見而投自身於患難。他的痛苦，他的血將要救濟我們。兄弟們和姊妹們呀！』他說着又要流淚，『讓我們讚美上帝啊，他捐棄了他的獨生子來拯救這個世界。他的聖血……』

南赫留道甫覺得十分不高興，他竟不言不語的立起身來，皺緊眉頭，呻吟了一聲，躡足退出，便自走到他的屋子裏去了。

第十八章

第二天南赫留道甫剛剛穿好衣裳即要走下樓去，侍者拿進一張莫斯科律師的名片來給他。原來那律師爲了自己的事情也來到彼得堡，如果瑪司

洛娃的案件提審得早，那麼他也可以在大理院裏出席。南赫留道甫發出的電報却和他兩相錯過了。

他聽見南赫留道甫提說瑪司洛娃的案子行將聽審，和那幾個議員預定出席，便嫣然笑了。

他說道：『三種樣式的議員正好齊備了。華爾甫是一個彼得堡的官僚；科佛羅尼可甫是一個理想的法律家，比哀是一個實踐的法律家……所以他們三人之中要推他是最活潑了。並且他也最有希望哩。』呈文委員會「怎麼樣了？」

「哦，我現在正要到佛羅標夫男爵那裏去呢。昨天我沒有見着他。」

「這倒不錯；我們一塊兒走出去罷。你搭坐在我的馬車得了。」

他們正在動身的時候，一個侍者進來，正和南赫留道甫相遇，那侍者便把由瑪麗愛脫處送來的一張條子交給他：

『因欲使君高興，我的作爲竟大背了我向來的主義。君之保護人一事我已囑我夫代爲說情。我夫已經函告該司令，結果此人將能釋放。請君時常駕臨敝寓，我必等着君呢。瑪上』

他們離開屋子出來，律師所雇來的那輛好看的馬車便近門前，律師就說道：『你搭坐我的馬車好麼？』

律師對車夫說了到那裏去，那兩匹又好又快的馬便把南赫留道甫搭到那男爵所住的府邸。這次男爵却在家了。見第一室裏已有一個少年官員和兩個婦人在那裏，那官員穿着制服，頭頸又長又瘦，喉頭又高高的突起，走起路來也非常輕快。

那個少年橫過那兩個婦人，趨向南赫留道甫，十分輕快，十分安詳的走將過來，問道：『請問貴姓？』

南赫留道甫便把名字告訴了他。

那個少年便是男爵的副官，他說道：『男爵曾說起你過……我立刻就去通報』……說着便穿過一扇內門，走出去了。他回來的時候，又領着一個穿着早服的女太太來。那個哭哭啼啼的婦人用着她那瘦弱的手指，兀自在面上梳攏那散亂的面網，意欲把她的眼淚遮蓋起來。

少年對南赫留道甫說道：『請進罷，』說着便輕步走到書房的門口處，一手把門打開。南赫留道甫進去一看，但見屋中有一隻大寫字檯，檯的對面有一把圈椅，椅上坐着一個短髮，胖大，中流身材的人，穿着一套常禮服，神氣非常的高興。

反襯着白頭髮和白鬍鬚的老臉顯得嫣紅可愛，他轉身向着南赫留道甫一笑，備極友誼的神情。

南赫留道甫在那裏把費道西的故事講給他聽的時候，他把他那白頭髮說道：『我很喜歡見你的。令堂和我還是老相識，老朋友呢。我眼見你從前』

是一個小孩，到後來你便也做了官員。請坐下來告訴我，要我怎麼爲你效力……是的，是的。往下說，往下說。我十分明白了。這個實在動人聽聞極了。可是你遞了呈子沒有？」

南赫留道甫從衣袋中把呈子取出，說道：「我已經呈子預備好了，可是我想先對你說知，希望案子在那時候可以引起特別的注意。」

男爵陡然在他那付高興的臉上，想極力加上一點憐恤的表情，他說道：「你辦事辦得非常的好。我一定自己去報這事。十分動人聽聞呀！她分明是一個小孩子，那丈夫對待她是很粗澀的，這就逼迫她了，但時光流逝，他們彼此相愛起來。是了，我將報告這個案子。」

「伊凡，米海利奇伯爵亦將提說這件事情呢。」

南赫留道甫話猶未畢，男爵的臉上便變起色來。

他說道：「最好還是把呈子遞到院裏去罷，我却願盡力辦去。」

正在這個當口那少年官員又走進屋來，他行走時明明很誇耀他的闊綽的態度。

『那位女太太請問可否許其再說幾句話。』

『好，叫她進來……啊，我愛，我們看她淌了多少淚兒呀！倘使我們能夠把他們大家都弄乾了，那麼……一個人盡了他的力就得了。』

那女太太走將進來。

『我忘記求你不要讓他捐棄他的兒子，因為他預備着……』

『我已經告訴你我願意盡力去做了。』

『男爵，爲上帝的愛起見！你救救一個做母親的罷。』

她拉住他的手，便親起來了。

『各種事情我都能辦好。』

當那女人走出去的時候，南赫留道甫也就要告辭了。

「我們願盡我們的能力去做事。我想把這事拿到司法部裏去談談，當我們得了他的解答的時候，我們就盡力做去。」

南赫留道甫離開那書房，又走到大理院去。正在院中辦公室裏的一處熱鬧的部分那裏他看見了一羣非常華美的官員們——他們的談吐，和衣服無不是潔淨，有禮，嚴密無誤，和與衆不同的。

「他們人數怎麼有這許多；何以非常之多，何以看他們的神氣都是這樣的飽滿。他們都有何等潔淨的襯衫和手，他們的鞋子如何都擦得這樣好看。誰給他們製造這個？不但比較囚犯們，就比較起農夫們來，他們大家都是何等的安適！」這些思潮不知不覺的進了南赫留道甫的腦海裏。

第十九章

彼得堡的囚犯須靠着一個人纔能把他們的命運減輕，那個人是一個退職的老將軍，德國的男爵。他很擅心計，所以人們便說他聰明過度。他亂七八

糟的得了許多勳章，但是他平常僅帶一個——一個白十字勳章。他在高加索軍中服務的時候，曾令一羣薙髮的俄國農民，穿着制服，帶了刀槍，把一千多保衛自由，家室，和妻子的人殺死，因此他便得了這個勳章，他把這個東西也就看得十分貴重。不久他又在波蘭服務，又唆使俄國農民犯了種種不法的罪惡，他便又博得了許多勳章和裝飾品，在他的制服上。後來不知他又在別的什麼地方供職，現在却已是一個年高力衰的老人了，他遂佔了這個位置，這個位置也便承保了他一所好房子，一筆進款，和一種尊貴。凡「上官所下的訓令，」他都嚴密的考察，他以為世界上除掉上官所下的訓令以外，都可以變更的，所以便十分熱忱的去實行那些訓令，並且引為一種特別的要務。他的職務是管理判罰徒刑的男女政治犯。可是自他管理以來，十年之中犯人却已死亡了一半：有幾個是喪心而死的，有幾個是患癆病而死的，有幾個是藉絕粒，和用玻璃片割破血管而自殺的，有幾個是自縊或自焚而死的。

這都是在他眼前所發的事情，他也不是不知道；但是這些事情比起雷雨交作，大水驟至等等偶然事情來，更不足以觸動他的良心。這些事情便是用他的威嚴，實行「上官」所下的訓令所致的一個結果。實行這訓令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想那實行後的結果是絕對沒有用的。老將軍就連他自己也不準其去一想這種事情，卻拿這個當作他的愛國的責任，彷彿一個兵士一般，對於自己十分重要的職務的實行，決不去想那不能勝任的恐懼。老將軍每禮拜巡閱獄舍一次——這便是他的職務——並且詢問囚犯們有什麼請求沒有。囚犯們却有種種的請求。他就靜靜的聽着他們，不言不語的作出令人不可猜度的模樣來，並且永未履行過他們的請求，因為都和這些訓令是不符合的。

南赫留道甫乘車剛到那老將軍的府邸時，便聽見那鐘樓上發出諧音，響道：「主是何等偉大啊，」隨後打了兩下鐘。

那時老將軍正在他那黯淡的應接室內坐在一張鑲花的桌子那裏，桌上放着一張紙，紙上有一個茶盤。將軍在那裏轉着那個茶盤，有一個藝術家在旁相助，這個藝術家是他一個下屬的兄弟。藝術家的手指又瘦又潮又軟弱，兀自壓着老將軍的皺皮，僵硬的手指，兩人的手這樣的合在一塊，正在那紙張上面移動着那盤子，只見這張紙上，寫着字母表裏所有的字母。那隻盤子正在那裏回答老將軍所設的問題，問題是問：人死後，魂靈怎樣彼此相識。

當南赫留道甫叫一個充當侍者的衛兵送進自己的名片去的時候，貞德女（註一）的靈魂正借着那盤說出幾個字——『他們彼此相識是要……』這些字已經抄下來了。當那衛兵進來的時候，那盤子就停在『要』字處，隨着便來回的亂動起來。這種亂動是因為接着那將軍的意思底下一個字一定是『被』字——就是貞德女應該說那些靈魂彼此相識是要被洗除世

（註一）貞德是法國的女愛國家，生於一四一二年，卒於一四三一年。

界上的一切事物，或是同類的語句；但是這種意思却和那藝術家的意相衝突，藝術家以爲下面一字一定是『有』字——就是那些靈魂彼此相識是要有星體的光耀照着。將軍皺着他那叢黑的眉毛，坐在那裏，注目看着盤上的針，心想那針一定向那面走的，於是用手推着那盤向『被』那面去。那面色蒼白的少年藝術家，纖稀的頭髮披在耳朵後面，他那無生氣的藍眼兀自看在室中一個幽暗的角隅裏，一面不住的移動他的嘴唇，一面却推着那盤向『有』字方面去。

衛兵進來打岔，將軍便作了一個怪臉兒，可是停了一回兒，他便拿起名片，戴上眼鏡，呻吟了一聲，便立將起來，也顧不了他的腰痛，一面擦着他那麻木的手指，一面直直的挺了挺他的身子。

『請他到書房裏去罷。』

藝術家立起身來說道：『得大人的允許，我願獨自一人把這事辦完。我已

覺很靜心哩。」

將軍又嚴重又毅決的說道：「很好，獨自一人辦完了罷。」說罷，急忙走進書房去，只見他的脚又大，又堅決，又有分寸。

「和你相見，使我十分高興，」將軍一面對南赫留道甫說這句聲調嚴而措辭親暱的話，一面用手指着寫字檯旁邊的一隻圈椅。他又說道：「你在彼得堡很久麼？」

南赫留道甫便答稱自己剛剛來到。

「伯爵大人——你的母親——安好麼？」

「家母已經故世了。」

「請你宥恕，我非常之抱歉。小兒對我說他已經遇見你了。」

將軍的兒子做着和他父親同樣的職業，曾在軍事學校畢業，現在在探訪局供職，他在那裏十分誇傲他的職務。他握有政府偵探的管理權。

「怎麼，我和令尊還是同僚哩。我們是朋……同伴哩。你呢；你亦在服務麼？」

「不，我沒有。」

將軍把腦袋很不悅意的彎將下去。

「將軍，我有一事奉懇。」

「十……分樂從。我怎樣能給你服務呢？」

「倘使我的懇求不稱當，那麼還須請你有恕我。可是我又不得不請求。」

「這是什麼事情呢？」

「在這裏拘留着的一個名叫顧開維奇的人，他的母親請求和他會一面，或者至准許她送幾本書籍給他。」

將軍對於南赫留道甫的請求既不表明滿意，也未表明不滿意，只見他把腦袋彎在一傍，閉着眼睛，若有所思，其實他什麼事都不想，就連南赫留道甫的請求也不大經意，因為深知自己是要按着法律回答他的。他完全沒運思，

却僅在那裏養神罷了。

最後他說道：『你看，這個不干我事。會面一層，有上官的訓令在呢。至於書籍，我們却有一個圖書館，書籍也很合宜，祇要許可的書籍他們儘管可以拿去。』

『是的，可是他要科學書；他想研究哩。』

將軍喃喃說道：『不要相信這個，』靜一回，又說道：『他不是想研究，這個不過是不安靜罷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可是怎麼辦呢？他們在這種難堪的景況裏應當把他們的時光消遣消遣纔好。』

將軍說道：『他們時常在那裏呻吟訴苦。我是知道他們的。』

他說着他們，彷彿說着一種特別的人種似的。

他又續道：『他們在這兒總比別幾處監獄舒服些。』他要證實他自己的

話，所以把囚犯們所享的安適歷歷舉將出來，彷彿監獄的目的是送給囚在那裏的人們一種安適的家室一般。

將軍續道：『以前對待很有點粗暴，這話是實的，可是現在他們在這兒，却看護得很周到。他們的飯食有三道菜——一道是肉，或是肉塊兒，或是肉丸子。到了禮拜日，他們更有一個第四道菜——一碟子甜的東西。上帝允准一個俄國人都得安安逸逸的過活。』

那將軍像尋常的老人一樣，一談到熟口的題目，便歷舉種種以前常說的證明，說囚犯們要求的無理，和他們的忘恩負義。

老將軍面上帶着一種晦昧的假笑，說道：『他們有許多宗教的書籍，和舊的雜誌閱看，我們有一個圖書館呢。可是他們很少去閱看的。起先他們彷彿有點興趣，後來新書放著，半頁都不裁開，（註二）舊書也是一翻也不翻的擱在

（註二）外國書籍常照原訂賣出，不將合頁裁開。

那裏。這是我們試過他們的。我們故意放幾片小紙在裏面，過了幾時一看，紙片還是照舊放在裏面，」他續說道：「寫字亦是不禁止的。給他預備一塊石板 and 一支石筆，以便他們好寫字消遣。他們能把石板擦淨，再在上面寫字。可是他們亦是不寫。唔，他們變得極快，不久便變成心平氣和啦。先前他們似乎有點浮燥，可是後來他們長得也胖了，變也變得極安靜起來咧。」將軍這樣的一直說著，却不想一想他這話語裏的可怕的意思。

南赫留道甫傾聽着那又粗又老的聲音，注視着那僵直的四肢，那黑眉下面無光彩的眼睛，那很乾淨，很柔輦的老頭，和那個白十字勳章，——知道對着這個老頭，回答他也沒用；替他解釋他自己話語的意義也沒用。他另又鼓着一股勇氣，詢問他囚婦蘇斯托娃的事情，因為照他那天所得的報告看來，釋放她的命令已經下來了。

他說道：「蘇斯托娃……蘇斯托娃麼？我不能夠把他們的名全都記得，他

們人數太多啦，」他彷彿辱罵他們似的，因為他們人數太多了。他把鈴一按，吩咐喚書記進來。他等候着書記的時候，便勸導南赫留道甫服務，說道：「誠實的貴人」（他把自己也算在其內）「是特別為皇帝所需用的，」他續道：「……而國家……」他說這三個字，明明祇要圓環他的語句罷了。「我已老啦，可是還在鞠躬盡瘁的服務呢。」

那書記是一個乾燥、枯瘦的人，進來報說蘇斯托娃是囚在某個奇異的堅固的地方，並說關於她的事情，他並沒接得什麼命令。

那將軍狡然一笑，老容一變，說道：「我們那天得命令，我們便那天放她出來。我們用不着留他們；我們也不希罕他們常來造訪。」

南赫留道甫對於這個可怕的老人憐怒交作，他便立起身來，極力遏止着，不把這種混合的情感表現出來。

在老人一方面呢，以為他老友的这个不思的，迷塗的兒子，不應責之過嚴。

不該任他不受教訓而去。

他決然說道：『再會罷，親愛的小朋友；不要走錯了道兒。要知道我說這話是從我心裏說出來的。像在我們這兒的這種人，你不要和他們交友啦。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清白的呢。所有那些人們全都是不道德的。我們是知道他們的。』

他並不疑惑自己，不是因為這是實在情形，可是因為如果這是這樣的，那麼他便不能自許為一個高尚的英雄，以娛其晚年餘日，却是一個賣掉良心的光棍了。

他又續道：『最好去服務，皇帝需用誠實的人……而國家。怎麼，猜我和別人家像你這樣都不服務麼？誰又願意剩下來呢？我們在這兒吹求事物秩序的瑕疵，可是不願意幫助政府。』

南赫留道甫嘆了一聲，深深鞠個躬，伸出他那大而露骨的手握了一下，便

退屋外

退出屋外。

將軍很不稱心的搖了搖頭，把他的腰擦了擦，便自走到應接室裏，藝術家正在那裏等候着他。貞德女所答的話已經寫下來。將軍戴上眼鏡念道：「他們彼此相識是要有星體的光照着。」

將軍閉着眼，首肯道：「啊。倘使星體的光全都一樣的，那麼使他如何會相識呢？」於是他又同那藝術家弄起盤來。

車夫把南赫留道甫搭出大門。

他轉向南赫留道甫說道：「先生，今天這兒真氣悶。我幾乎等不得你出來，就要走了。」

南赫留道甫點着頭說道：「是，氣悶得很。」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抬頭望着天空中的烏雲，意識之間覺得很是舒釋，並且看着內瓦河上爲船隻所激起的波紋。

第二十章

第二天瑪司洛娃的案子就要在大理院裏聽審，威風凜凜的大廈門口，已有幾輛馬車等在那裏，南赫留道甫和那律師便在那邊相遇。登上雄壯而森嚴的階級便達到第一層地板，那地方出入的去處法那林是全都知道的，只望左面一轉便穿進了一扇門，這扇門上還標着實行訴訟法的日期。

他在一間小屋裏把大衣脫下之後，一問那夫役，知道議員們全都在那裏，那最後到的也剛剛走了進去。法那林穿着燕尾服，白裏衫前面繫了一個白領結，走進第二間屋中，這間屋子中右邊是一隻大櫥和一張桌子，左邊是彎曲的樓梯，有一個官員身穿制服，手臂底下夾着一個書夾，正在那裏下樓。這間屋子裏，有一個老頭兒，頭髮又長又白，看那付神氣很像一個牧師長，引起屋中各個人的注意。他穿着短的外衣和灰色的袴子。二個夫役在他旁邊恭敬的站着。那白髮的老頭兒走進大櫥，呀的一聲便把自己關在裏面。

法那林一看有一個同業律師，服裝和自己一樣，也是白領結和禮服，他便和他搭話，二人登時就談得親暱起來了。那時候南赫留道甫正在那裏細察屋中的人們。共總約有十五個人，其中有兩個是女太太——一個是年輕的，戴着一付眼鏡，一個是年老的，頭已灰了。

有一件誣辱名譽的案子要在那天聽審，所以公衆比平時多了許多——大多數是新聞記者。

紅面頰的承發吏是一個貌美的人，穿着一身華麗的制服，手裏拿着一張紙頭，走到法那林那裏詢問他的事情。他聽說是瑪司洛娃的案子，便不知記下了一些什麼事情就走開了。後來大櫥的門開了，那貌似長老的老頭兒便走將出來，身上不復是短衣了，但見胸脯前的硬板閃閃有光，一套飾着金的服裝穿在身上，看去却像一隻鳥兒。

這身詭怪的制服似乎使老頭兒自己也覺得不舒服起來，他匆匆趨出那

對着進口的門去，走得比往常的習慣快得多了。

法那林對南赫留道甫說道：「那人便是比哀，是一個最有價值的人。」後來他又把他介紹給他的同業，便將那行將聽審而他以為極有趣的案子解釋了一番，

不久即要開始聽案，南赫留道甫和其餘旁聽人便走到左面，進了那參議室。他們大家——法那林也在內——就在一排欄杆後面就坐。只有那彼得堡的律師却走到欄杆前面的一張文案那裏。

大理院廳並沒有地方審判廳那麼大，陳設也比較得簡陋一點，然而前面的桌子却覆着深紅的，飾金的天鵝絨毯，代替那綠色的布；但是所有審判的地方的裝飾品像公裁鏡和神像等物那裏却也有。

承發吏照常帶着嚴肅的狀態宣佈道：「開庭了。」各人都照常立將起來，穿制服的議員們便進來在高背的椅子上坐下，靠在桌上，極力露出自然的

模樣，正彷彿地方審判廳的推事一般。出席的議員有四人——尼幾丁，他是一個剃得潔淨的人，面孔很窄小，眼睛很剛強，坐在椅子上面；華爾甫，雙唇緊壓，一對又小又白的手兀自翻弄着事務文書的紙張；斯科佛羅尼可甫，是一個沉重，肥胖，而麻面的人——就是那有學問的法律家；還有一個便是比哀，就是剛纔最後來到的那個貌似長老的人。

書記長和檢察官同着議員們走將進來，那檢察官是一個剃得潔淨的少年，中流身材，容色黯淡，黑眼多憂。南赫留道甫一看，登時就認識他，雖然他穿着那奇異的制服，並且六年以來沒有見過他。在他們的學生時代他曾爲南赫留道甫的一個最要好的朋友。

南赫留道甫轉向律師問道，「那檢察官是賽列甯麼？」

「是的。怎麼？」

「我很熟識他。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也是一個很好的檢察官……照例辦事。現在他却是與你有益的人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無論如何，他總是本着他的良心去做事，』說着，便憶
了自己和賽列甯間的親暱的關係和友誼，和賽列寧的可愛而動人的品質
——純潔、誠實和忠厚。

法那林傾聽着那開始報告的案子，小語說道，『是的。現在却太晚了。』
案件開始是對於高等審判廳的判決上控，因為高等審判廳不把地方審
判廳的決議加以變更。

南赫留道甫兀自聽着，極力想明白下文的意思；可是正彷彿在地方審判
廳一般，放着明顯的要點不討論，却祇討論旁岔的支節，因此南赫留道甫便
聽得困難起來了，那案子是一家報館發表一篇記事，披露一個股分公司的
董事設騙局的事情。重要的問題似乎就在那公司的董事是否真的濫用他
的信用，如果屬實，那麼阻止他做這事就完了。但是所考核的問題却是那記

者是否有一種法定的權利發表那項事情，他既發表了這個便有什麼罪，——是誹謗罪，還是誣辱罪，——誹謗罪如何包含在誣辱罪裏，或者誣辱罪如何包含在誹謗罪裏，還有種種普通司的條例和決案，在平常人是頗不可了解的。

南赫留道甫所明白的事僅是：華爾甫在昨日雖然極力的膠持說大理院不能據事來審案，可是他在這個案子裏却明明極力的贊成廢除法庭的判決，和賽列寧背違了他自己的謹慎的特性，竟述說反對的意見，並且十分熱心，却令人意料不及。

平時自治的賽列寧所表示的熱心竟使南赫留道甫吃了一驚，原來賽列寧所以熱心之故却因為他確認那經理在錢財事務上有暗昧，並且偶然風聞了華爾甫在不多幾天前曾赴那驢子家裏大宴會。

華爾甫報告那案子雖然很老當，却是明明有所偏重，那時候賽列寧便大

怒起來，忿忿的表明他的意見，其實對於一件平常的案子，他的意氣却也太強烈了。賽列寧的措辭顯然得罪了華爾甫。但見他漲紅着臉，把他的椅子移動了一下，做着靜默的吃驚的態度，就和其他議員退到辯論室裏，神氣非常端嚴，並且非常惱怒。

承發吏招呼着法那林，又詢問道，「你來是。什麼案子？」

「我已經告訴你了：瑪司洛娃的案子。」

「是的，是。這個便在今天聽審，可是……」

律師問道，「可是什麼？」

「好，你看看，這個的任何辯駁他們都不希望聽了，所以在目下的案子裏把他們的判決宣告出來後，他們便不再出來了。可是我願去報告他們。」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要去報告他；我要去報告他們。」於是那承發吏又在他的紙頭上不

知寫些什麼事情。

議員們真的意欲把誣辱案的判決宣告以後，便不離開那辯論室，喝着茶水吸着烟捲，就要把其餘的事情——瑪司洛娃的案子也在其內——辦完。

第二十一章

華爾甫一俟議員們在辯論室裏圍着桌子坐定，便活潑潑的開始述說贊成廢除的種種理由。那位主席簡直是一個性情乖僻的人，他的性子在那天却又特別的乖謬。他的思想祇管集中於他的日記本上的字，而那上面的字寫着未格蘭諾甫被任命爲他垂涎已久的一個要缺，而自己却得不着那個好差。首席尼幾丁以爲他對於與他有關係的兩個高級官員的意見可以供給將來的歷史家很有價值的材料，這個便是他的懇切的意識。昨天他已寫了一章，裏面着實臭罵了那兩個最高級的某官員一頓，說他們阻止他挽回時局，又說俄國當局正駕着國家向滅亡的道兒上去；其實這個不過是說他

們阻止他賺一筆較高的薪水罷了，——他現在正想着所有這些事故爲後裔起見怎樣得着完全新的光明。

華爾甫對他說的話他也沒有細聽，却回答道：『是的，當然了。』

比哀愁容可掬在那裏傾聽着華爾甫說話，並且在他面前放着的紙上畫了一個花圈。比哀是一個極純粹的自由黨人。他保守着六十年期（十九世紀）的自由黨口傳的黨綱，視爲神聖不可侵犯，如果他曾踰越那嚴密的中立的界限，那麼這是常常在自由主義的方向的。所以在這個案子裏：除去正在控告的騙人的董事是一個壞東西一事以外，爲認辱而控一個記者的那個原告，其所爲，却是傾向於限制出版的自由，本身就使比哀厭棄那控訴了。

華爾甫收束他的辯論的時候，比哀便住手不畫花圈，並且發出一種憂愁而溫柔的聲音（他覺得自己不得已要表明這種真實，便憂愁起來）約略略，簡簡單單，確確實實的代表說那控告的事情沒有根據，說完後，便把他

的白頭低將下去，繼續畫他的花圈兒。

坐在華爾甫對面的斯科佛羅尼可甫在那裏兀自用他的手指把鬚鬚塞進他的嘴裏去，可是一俟比哀不言語，他就停止嚼他的鬚子，便用又高大又粗糙的聲音說那董事雖然是一個刁徒，可是如果對於這個法律上極有根據，那麼他也可以起來廢除這個定案，可是因為沒有，所以他便贊同比哀的意見了，說的時候心裏十分喜歡，覺得他這段話是華爾甫的致命傷。

首席贊成斯科佛羅尼可甫的意思，那控訴就算廢棄了。

華爾甫很不滿意，尤其因為這事好像是不忠實的偏私；所以他假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展開了瑪司洛娃案的文書，兀自在那上面發愣。那時候議員們按鈴吩咐備茶，便又在一塊兒談論起那風傳全彼得堡的決鬪的事情來了。

承發吏走進來報告說律師和南赫留道甫意欲出席審問瑪司洛娃的案

子。

華爾甫說道，「這個案子是十分怪誕的。」隨着便告訴他們對於南赫留道甫和瑪司洛娃的關係他所知道的事情。議員們對於這件事稍微談了一談，把他們的茶和煙捲用完，便回到大理院廳宣告那誣辱案的判決，隨着便開始聽審瑪司洛娃的控訴了。

華爾甫細聲報告瑪司洛娃的控訴十分充分，但是又有所偏重，明明願望廢除那定案。

首席轉向法那林說道，「你還有所加添麼？」法那林立將起來，展着他那又闊又白的胸脯，逐條證明如何地方審判廳有六條失却了法律的確義，他的正確和辯才却也令人驚嘆；除此以外，他更依據案中的事實簡略一說，並且高唱那定案的不公道。他那短而有力的說辭在議員們看來不過是一種平淡的表白罷了，他們用透徹的聰明和審案的智慧來聽，却也不能夠把所

有這個明白和了解得比他自己還好，因為他那說辭不過是爲履行他所從事的責任起見而視爲緊要罷了。

人聽了法那林的說辭後，就可以想見議員們應當廢除地方廳的判決案，並且是毫無疑義的了。法那林完結他的說辭的時候，面上便露出一陣矜誇的笑容，南赫留道甫看見這種笑容，兀自覺得那案件一定打贏了。不料他再看議員們，這纔知道法那林獨自一人在那裏笑着矜誇。議員們和檢察官不笑也不矜誇，看來他們却像疲乏的人們，正在那裏想道：『我們時常聽見你這類話的——這全都是徒然的啊。』律師的說辭完畢後，緊跟着那首席便轉身向着檢察官。賽列寧覺察了刪訂的所有理由爲不充分，便很簡略，很清楚的表明本人贊成地方廳的判決案不變動。後來議員們就退到辯論室中去。他們的意見各自分歧。華爾甫是贊成允准那控訴的。比哀了解了這個案情，便很熱心的加入這一邊，並且還活潑潑的對着他的同事們描寫地

方廳的情形，有如他親身所清清楚楚的看見一般。尼幾丁是常常在嚴肅的禮儀一方面，所以取了反對方面。凡事都靠斯科佛羅尼可甫的投標了，而他却投在拒却控訴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因爲南赫留道甫要娶那婦人的決心，依着道德上的根據，由他看來是極端荒謬的。

斯科佛羅尼可甫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又是一個達爾文的信徒，並且拿抽象道德的各種表象，甚或至於宗教，不但把來當作下賤的呆事，並且將之視爲對於他自身的一種人格的恥辱。所以他把他的鬚子塞進口去，便做起臉來，並且十分巧妙的喬作對於這個案件別無所見，祇知道控訴的理由不充足，因此他贊同那首席，地方廳的判決案應當保留不變動。

所以那罪案保留着不廢除。

第二十二章

『可怕呀，』南赫留道甫說着，那時候他和律師出來走進等候室裏，那律

師正在整理他那書夾裏的文件。他又說道，「在一件十分明白的事情裏，他却祇着重形式，而竟拒却不辦，可怕呀！」

律師說道：「案子是在地方審判廳裏弄壞了。」

「賽列寧也贊成拒却。可怕呀！可怕呀！現在却將怎麼辦呢？」

「我們何妨上控於皇帝陛下，你在那裏的時候，可把呈文親身上去。我願給你一寫這個。」

在那個當口，小華爾甫穿着制服，掛着寶星，走將出來，走到等候室裏，行近南赫留道甫來。他將他的很窄的肩膀竦了一下，眼睛也一閉，說道，「親愛的候爵，這個無可救藥了。一個控訴的理由不充足。」說畢便自走他的道路了。華爾甫以後，賽列寧也將出來，他曾聽見議員們說的老朋友南赫留道甫是在那兒。

他走上南赫留道甫那裏說道：「好啊，我真料不到會在這兒遇見你。」但

見他一面祇用兩唇笑着，一面他的眼睛却含着憂愁。他又說道：「我不曉得你在彼得堡呢。」

「我却也不曉得你是個檢察長。」

賽列寧改正道，「副檢察官。可是你怎麼會在這兒大理院呢？可是你在这兒幹什麼呢？」

「這兒麼？我在這兒的緣故是因為我希望找找公道，並且救一個無辜定罪的婦人。」

「什麼婦人呢？」

「她的案子剛剛判決的那個。」

賽列寧斗然憶記，說道，「哦！瑪司洛娃案。無論如何那控訴是沒有根據的。」

「這不是那控訴；這是那婦人，她是無辜的，並且正受了罪罰。」

賽列甯嘆了一口氣。「那個或者是不錯的，可是……。」

「不是或者，可是這個是……。」

「你何以知道呢？」

「因為我也在陪審官之列。我知道我們怎麼樣鑄成了錯誤。」

賽列寧便沉思起來。他說道：「那時候你就應當做一個呈文。」

「我做了一個呈文了。」

「這個應當寫成一種官樣的報告。如果這個加添到那控訴的呈子上，那麼……。」

「是，可是那判決案明明仍是這樣的荒謬。」

賽列寧一面心中想起了剛纔所聽的案子，一面說道：「大理院沒有權力來說如此。如果大理院對於那些判決是否恰當之處，依據着本院自己的見地逕自刪訂那法庭的判決，那麼陪審官的判決案就要盡失其意義了，不要說大理院沒有根據可憑藉，寧拼命的背違公道而不去扶助扶助。」

「舉凡我所知道的是：這個婦人是十分無辜的，和救她出一個無稽的刑罰的最後希望是絕滅了。誰知最大的不公道，却被最高的法庭坐實了。」

賽列寧把兩眼一瞞，說道：「這個還不會坐實哪。大理院沒有，並且不能夠進造案件本身的事實啊。」他時常忙碌，並且不大達進社會之中，所以他對於南赫留道甫的故事罔無所聞。南赫留道甫知道這個，也硬決定不提他和瑪司洛娃的特別關係爲妙。

賽列寧顯然意欲換個題目，說道：「諒你必和你的姑母一處住着。她昨天告訴我，說你在那兒，並且約我夜上來會你，聽說那天晚上還有一個外國教士演說哩。」賽列寧又祇用他的兩唇笑將起來。

南赫留道甫很惱賽列寧換了題目，便質直說道：「是的，我在那兒，可是很高興的離開了。」

賽列寧說道：「爲什麼不高興呢？原來這個雖然是一面的，並且是異教的，

却也是宗教感想的一種表象呀。」

「怎麼，這個不過是一種怪異的呆事罷了。」

賽列寧彷彿急於要讓他那老友知道他現時的見地似的，便說道：「哦，決不是的。我們自己教會裏的學說我們知道得太少不過，所以我們便看見了我們自己的根本信條的新默示，這個纔是奇異的事情哩。」

南赫留道甫連驚訝帶考察的注視着賽列寧，而賽列寧便垂着兩隻眼睛，露出一付，不但是憂愁並且是懷恨的神氣。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麼你還相信教會裏的信條麼？」

賽列寧回答道，「我自然是相信的，」便帶着一種無生氣的神色直直的注視到南赫留道甫的眼睛裏去。

南赫留道甫嘆了一口氣。他說道，「這却奇怪。」

賽列寧說道，「可是我們改日能得一談……」那時候承發吏恭恭敬敬

的走近他來，他便接着回答那承發吏說道：『我就來了。』他一聲嘆息，又往下說道：『是的，我們應當再會。可是我能去拜訪你麼？你在午後七點鐘去尋我，我在那時候常常在家的。我的住址是拿代慈丁司喀耶。』他便把門牌說出。『啊，時光不早啊，』說畢，祇用他那雙唇笑了笑，回轉身來便去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倘使我能夠來，我是很願意的。』他兀自覺得一個從前曾和他又親暱又憐愛的人忽然間被這段小小的談話所改變，如果不是變爲寇仇，那麼就是奇怪，疏遠，和不可了解的了。

第二十三章

南赫留道甫認識賽列寧做一個學生的時候，真不愧爲一個佳兒，一個真友，並且依他的年紀而論，也可算是一個通明達理的世界的有學問人了。他平時常是嫺雅，華美，並超乎尋常的真實和誠懇。他學得很好，並不十分費力，也無誇學之事，他的論文却常得金的獎牌。他以爲人類的服務便是少年的

生活目的，不但應該表於言語，並且要見於行爲，他看出欲爲有益於人道除服務國家而外，便別無他法了。所以一俟學業完成，他便有統系的考察所有的事業何者他可專心致意去從事。他決定他對於草訂法律的宮庭祕書廳第二科最有用處，因此他便進了這個機關去服務。可是這個職務雖然是最精細，最正確的，而需要他的責任，但還沒有滿足他那求爲有用的慾望，他也不能引起自己正在做「正當之事」的意識。

他的長官是個虛浮而心眼極小的人，這種不滿意之心，經了他的磨折，便大大增長起來。竟使他離開宮庭祕書廳，進到大理院來。那裏雖說比較上好些，但是同樣的不滿意之心仍然追隨着他；他覺得這個和他所期望的事情，和他所應做的事情還是十分不同。

一方面他在大理院裏，一方面他的親戚給他運動了一個侍從官之職，於是她不得不穿了一身錦繡的制服，繫上一條白色的麻裙，坐在一輛馬車裏，

去拜謝給。他謀得這個官職的種種人們。雖然他費了許多氣力，却也不能夠尋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說明這個位置的存在。他覺得這個不是那一「正當之事」，就連大理院都比不上；可是他卻不能夠拒絕這個，因為恐怕得罪那些確信自己藉這個官職便給了他許多滿意的人們，又因為這個正投着他的本性的底下的部分。在一面鏡子裏他看見自己穿着飾金的錦繡的制服，並且承受人家因他的地位而致的恭敬，便使他高興起來啦。

當他娶親的時候，有些同樣的事情發生了。從世俗的眼光看來人家是給他張羅了一個極漂亮的配偶，於是他便娶了，大抵是因為拒絕下來，他就要中傷那願意嫁他的少婦和那些給他張羅親事的人們，可亦因為和一位良好，年輕，而出自名門的姑娘聯姻，正投合了他的虛榮之心，並且使他快樂起來。但是這頭親事轉瞬便證明比較那政府的職務和他那法庭的位置，更不是「正當之事」了。

那妻子在她的第一個孩子生產以後，決定不再多要，並且開始墮在那種奢華的，世俗的生活裏，這種生活不管他是喜歡，或是不喜歡，現在是不得不分享的了。

她並不是特別的美貌，她對他是忠誠的，她從她所有墮入的生活中，雖然這種生活使她費了許多精力，却似乎除去疲憊之外，便一無所得了；然而她還是執迷不悟的繼續在這種生活裏，雖然這個正在那裏毒害她丈夫的生活。他想變更這種生活，不料費盡了氣力却像撞石城似的都被她的意識打破了，所有她的朋友和親戚都維持着她那種意識，舉凡一切都彷彿是應當的一般。

那個孩子是一個小女兒，赤着兩腿，並垂了很長的金髮，她完全不肖乃父，大抵因為她所受的教育大左他所願望她去受的。夫妻之間始而生出了通常的誤解，繼而厭惡互相了解，終則遮着外人的耳目，爲情勢所引誘，便有一

種靜默的戰爭。凡此種種都足使他視家庭生活如累贅，而這個便變成連他的職務和他的官都不是那「正當之事」了。

但是別的且不論，他對於宗教的態度纔最不是「正當之事」哩。如同他那社會和他那時代裏的各個人一般，藉着理性生長，用了不小的魄力，他使將宗教迷信的桎梏打破，他就是在那種桎梏裏長成的，並且連他能得自由的確期都不大知道。在他的少年時代，和他以一個學生與南赫留道甫相契厚的時候，因為他是懇誠並且正直，所以並不隱藏自己對於國教的厭惡。可是歲月逝去，他在職務上升將起來，尤其在守舊派復興於社會的時代，因此他的精神的自由阻礙了他的道路。脫開了家庭的壓迫——尤其在他父親過世的時候，和爲他開追悼會的時候——並且除去了他母親的願望（這種願望半爲公共的意見所助長，說他應當守戒，並且預備齋齋），政府的職務兀自要求他出席種種職務，道謝，感恩，和諸如此類的事情。簡直沒有一天

不守宗教的外表而便過去的了。論及那些職務，却有兩樁事情，他須擇一而作之：一件是假信他所不信的事情，——却因為他是真實的，故不能做這樁——一件是，決定了那些外表是虛偽的，所以要改革他的生活，就是他不應當出席這些繁禮禱節。可是要做似乎十分簡單的事情，却也要費掉許多許多。除却遭親近他的人們永遠的仇視不計外，他還不得不捐棄他全部的地位：捨棄他的官職，並且犧牲所有的利益，他以為他正在那裏藉着那個官職，把這種利益歸還人道，又希望這種利益將來還得增加起來。一個人要做這樣一個犧牲，便須堅堅實實的確信是正當的。而他却堅堅實實的確信他是正當的，好像我們時代的有學問人一般，無一能得令人確信誰知道一點兒歷史，和知道那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會——怎麼造成的。他祇能知道他是正當的，而不認識教會學說的真理。

他本是一個真實的人，但是在他日常生活的勢力底下，他允許了一點兒

很小的虛僞偷入，他說對於一件不合理的事情，爲行公道起見，吾人必得一研究那不合理的事情。這個是一點兒很小的虛僞，但是這個却使他浸在那很大的虛僞裏，現在他便沉溺其中了。

是否他生在其間，和養在其間的正教包含着真理，——就是那個人人期望他承認的正教，並且沒有這個他便不能繼續他那十分有益人類的事業——在他未給他自己設下這個問題以前，他早就決定了那答案。所以要講明這個問題，他並不讀福祿特爾，叔本華，斯賓塞，或者孔德，却讀那赫哲爾的哲學著作，和那佛印內脫和何覓耶可甫的宗教的著作，自然他便在那些著作裏尋見了他所尋覓的東西了，——有些像心的平安，和那種宗教學說的一個表真。他是在這種學說裏受的教育，他的理性却久已停止承認這個，可是沒有這個，他的全部生活便充滿了不快樂；就是承認了那學說，舉凡一切便都可隨之轉移過來了。

所以他採取所有那些平常的詭辯主義，這種主義是去證明一個單純的人智不能夠知道真理的；證明真理是僅僅默示到人們的社會裏的，並且是祇藉着默示纔能知道的，而這種默示却是那教會保守的等等。他並不知道那種虛謊，於是從那個時候起，便懷着一顆安靜的心，時常張羅着蒞臨那些祈禱會，和死人的醮齋，懺悔，神像前面十字的簽押，並且仍舊繼續那個職務，這個便是把有用的感想給了他，而且使他從他那無樂趣的家庭生活裏得着一種釋放。雖然他相信如此，可是他滿心覺得他的這個宗教比較所有別的來，却並不是「正當之事」，這就是爲什麼他的眼睛常露出憂愁的緣故。南赫留道甫是他在所有這些虛謊沒有在他心內生根之前認識的，不料一見他，便使他憶了從前所做的事情來；尤其在南赫留道甫匆匆促促的點醒了他那現在的宗教觀之後，他的情感便越發比往時強烈起來，覺得所有這一個全都不是「正當之事」，於是他就變得很痛苦的憂愁起來了。南赫留道

甫遇見了他的老朋友，在那第一次快樂過去以後，便亦覺得了這個。

所以他們雖然互相答應相會，却是一步也不向那個相會上走去，所以南赫留道甫在這次留在彼得堡的時候，他們兩人至終沒有再度相見過。

第二十四章

離開了大理院，南赫留道甫和那律師便一塊兒徒步走去，那律師已經吩咐了他那馬車的車夫跟在他們後面。律師歷歷給南赫留道甫講故事，說怎麼「如此這般」的女主人在交易所裏賺得了幾萬元之鉅，又怎麼「某人某人」聯合了「某人某人」賣掉他的妻子。但聽那律師講完了一個，便又開始講論關於一個騙子和種種罪惡的別種故事，說一般高等地位的人們犯下了那些罪惡，也不繫獄，反倒高坐在那些國立學校的校長座上。對於這些笑話，那律師似乎有一種滔滔不絕的資料，並且像他們所做一般，詳明盡致的表明，說他那撈錢的方法比起彼得堡最高級的官員們所用的方法來，

便是十分公正而清白的了，因此他越發講得高興起來。不料南赫留道甫還未聽完那個故事，便自喚了一輛車，道了一聲再會，就離開他去，當時那位律師却未免吃了一驚。

南赫留道甫覺得非常憂愁。他的憂愁大抵爲的是大理院的拒却訴訟，堅牢了無辜的瑪司洛娃正在那裏忍受的無意識的苦難，且亦爲了這個拒却實使他更難於聯合他們兩人的命運，因此便憂愁起來了。那些論及目下的罪惡的故事，祇聽那律師述說得津津有味，却不知更增高了他的憂愁。從前那優良，純白，高尚的賽列寧現在却給了他那種又冷淡又不仁的狀貌，這個也是使他增高憂愁，那種狀貌兀自在他心頭反來覆去的輪轉着。

在他的歸途，閤人交給他一張條子，並且很褻慢的說這張條子是某種婦人在客廳裏所寫的。原來這是蘇斯托娃的母親的條子。她寫下說她來謝謝她女兒的恩人和救主，並且懇求他到瓦西蘭甫斯基，第五巷門牌某號去見

見他們。因為維拉，德赫滑的緣故，這是極必須的。他用不着懼怕他們要用感德的言辭來煩困他。他們並不要說他們的感德，可是僅僅喜歡瞻仰他罷了。如果可以光顧，那麼明天早晨他不要來麼？

又有一封信是一個舊同僚包格諦列夫寄來的，包格諦列夫是皇帝的御衛，南赫留道甫曾托他親身把替教徒們辦的呈子交給皇帝。但見包格諦列夫大而堅實的手筆寫着說，他要如他所允許，把那呈子放在皇帝自己的手中；可是依他看來，最好南赫留道甫首先去見見這件事情所依靠的那個人。南赫留道甫在近數日中受了那些印象之後，便覺得任何事情的成功都完全絕望了。他在莫斯科所定的計劃現在看來，却彷彿青春少年的幻夢一般，當涉及塵世的時候，便免不了一場虛景，隨着烟消雲散了。然而，他現在身在彼得堡，自是以爲盡他所欲而爲之便是他的責任，所以決定第二天問過了包格諦列夫之後，他便要依着他的勸告去見教徒們的案子所依靠的那

個人去。

他從他的書夾裏取出教徒們的呈子兀自讀將起來，那時候只聽一聲門響，但見一個侍者走了進來，傳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的話，請他上去同她用茶。

南赫留道甫便說馬上就去，他把紙張放在書夾裏面，就向他姑母的起居室走去。他在路上一窗中向外一望，看見瑪麗愛脫的一對黃馬在屋前站着，猛不覺光服頓啓，忍不住嘖的一聲笑將出來。

瑪麗愛脫頭上戴着一頂帽子，那頂帽子不是黑的，却是一頂雜色輕裝的了。只見她手裏拿着一個茶杯，坐在伯爵夫人的安樂椅旁邊，一面嘵嘵的不知她閒談些什麼事情，一面她那美俏含笑的秋波兀自在那裏閃耀。南赫留道甫進屋的時候，瑪麗愛脫剛剛在那裏不知說出了什麼事情，只覺得十分怪誕，並且很無恥的怪誕——他在那種嬉笑上看出來的，——直使那慈善

的，有鬚的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的肥胖身子忍不住笑得直在那裏擺搖，那時候瑪麗愛脫的含笑的嘴巴微微的扯在一旁，她的腦袋也彎轉了一點兒，又有一種特別的惡劇的神氣在她那高興而奮勇的臉上，只見她坐在那裏不言不語的注視着她的同伴。

南赫留道甫竊聽了幾句話，便猜她們正在那裏講彼得堡的鄙俚的新聞，瑪麗愛脫說得十分怪誕，便使伯爵夫人不能自持了好半天。

她一面咳着嗽，一面說道：『你要害死我了。』

南赫留道甫說了一聲『你好啊』之後，便坐將下來。他心裏正要暗罵瑪麗愛脫的輕佻無禮，當時她一看他兩隻眼睛裏那種嚴澀而甚且稍微不滿意的神氣，便想使他高興，只見她倏然一變，不但把臉上的神色改去，並且把心理的態度也換了，一剎那間她對於自己的生活變成嚴重而不滿意起來，彷彿在那裏追求和掙扎什麼事情似的。要知道她並不是假作，雖然她不能

够把南赫留道甫當時的心境表之於言語，可是她的方寸裏却實實在在的複產了他那同樣的心境。

她詢問他的種種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了。他便把在大理院中的失敗和與賽列寧的相會告訴給她聽。

兩位婦人用着彼得堡的社會中通常加於賽列寧身上的形容詞來說道：「啊，好一顆純潔的魂靈！他真是無恐而不辱的武士。一顆純潔的靈魂啊！」

南赫留道甫問道：「他的妻子如何？」

「他的妻子麼？好；我不願意去批判她，可是她不了解他。」

瑪麗愛脫帶着正真的同情問道：「他亦會拒却那個控訴麼？」她嘆了一口氣續說道：「這纔可怕哩。我却爲她躊躇。」

他皺了皺眉頭，想把這個談話的題目換掉，便講起蘇斯托娃來。蘇斯托娃前被禁在防衛所裏，現在經瑪麗愛脫的居間出力已得釋放出來了。他謝過

了她的叨擾，正將望下說他想這個何等可怕，說那個婦人和她闖家的受苦是僅僅因為無人給他們提醒官廳；可是瑪麗愛脫一下子把他阻住，便自表明她自己的忿怒。

她說道：『不要對我說這事罷。我的丈夫告訴我她能得釋放的時候，這個就把我打擊了一下，』如果她是無辜的，那麼到底因為什麼她又被繫獄呢？』她表明南赫留道甫將要說的話，又往下說道，『這是倒行逆施……倒行逆施。』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知道瑪麗愛脫正在那裏同她的姪子賣弄風情，這事却也使她很樂意。他們不言語的時候，她便說道：『我要告訴你什麼。想一想你明天晚上到安蘭家裏去。開斯韋脫將在那裏哩。』她轉向瑪麗愛脫說道：『你也去罷。』

她對她的姪子繼續說道：『他知道你了。他告訴我說你說的話（我把這

個全都背給他聽了）是一個極好的朕兆，並且說你一定要皈依基督了。你絕對的應當去。瑪麗愛脫，告訴他，並且你自己也去。」

瑪麗愛脫說道：「伯爵夫人呀，第一層，我無論如何沒有權利去進任何忠告給侯爵，」她給南赫留道甫使了一個神色，這個神色好比建立了一個完滿的了解，在他們的態度之間，論及那伯爵夫人的話語和通常的福音的意旨：「第二：我並不十分注意，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的，你常常繞着錯誤的道兒，和依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的。」

瑪麗愛脫一笑說道：「我自己的意思麼？我相信好像那極普通的農婦一般。還有第三層，明天晚上我正要到那法國戲院去。」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問南赫留道甫道：「啊，你會看見那個……她的名字叫什麼？」瑪麗愛脫便把一個超等的法國女伶的名字說出。

「你極端決定的一定要；她是神奇的啊。」

南赫留道甫笑說道：「我的姑母，我首先去聽誰：女伶呢，或者傳教士呢？」

「請你不要抓住我的話頭。」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想應當先傳教士而後女伶人，要不然，求一篇訓言的欲望便要一古腦兒消滅了。」

「不；寧願先和那法國戲院周旋，隨後再悔罪罷。」

「現在，現在，你不要給我開玩笑啦。傳教士是傳教士，戲院是戲院。一個人何須扯了一具長長的臉兒，爲了得救起見便哭泣起來。應該有信仰，那時候就有着快樂了。」

「我的姑母，你講起道來，比任什麼傳教士都講得好。」

瑪麗愛脫說道：「你要記得！明天到我的包箱裏去。」

「我恐怕我不能夠……」

侍者報稱有一位客人來到，便把談鋒打斷了，來的是一個講仁愛的會社裏的書記，伯爵夫人便是這會裏的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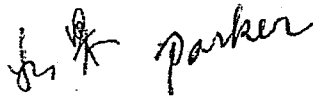
伯爵夫人說道：「哦，他是一個最蠢不過的人。我想我不妨到外面那裏去接見他，隨後再回到你們這兒來罷。」瑪麗愛脫，給我一點茶喝。」說着便搖着她那平常的快步，要離開屋去。

瑪麗愛脫脫去她那隻又堅實又很肥的手上的手套，只見那隻手的第四指上帶着幾枚戒指。

她一面說道：「要多少？」一面便拿起銀茶壺來，伸出着她那小指，作出一種奇異的狀態，那茶壺底下還有一盞酒精燈燃燒着。

她的臉上露出又憂愁又嚴澀的神氣。

「我一想那意見爲我所尊重的人把我自己和我所處的地位相混雜，我便老覺得心裏難受得很。」

parker

當她說那末了數字的時候，便似乎要哭出來。如果有人把這數字分析起來，那麼雖然沒有意義，或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極泛的意義，可是南赫留道甫看來却是有格外的深奧，意義，和善意。這個年輕，美貌，並且豔裝的婦人，但見她那秋波隨着言語便傳起神來，只將南赫留道甫引誘得不知所可。

南赫留道甫不言不語的注視着她，他的眼睛兀自不能在她的臉上奪下來。

『你以為我並不了解你和你身上的事情。怎麼啦，人人都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哩。這是一個公開的祕密。你的工作使我很喜歡，我很贊成這個。』

『真正沒有事情可令人喜歡；我所做的事情還少得很呢。』

她一看他，臉上不喜歡的神氣，便說道：『不要緊。我了解你的情感並且也了解她。對了，對了。我不再多說這事了。』瑪麗愛脫唯一的欲望是要引誘他，並且用了她婦人的本能去猜想他引為親愛和重要的事情，但聽她往下說

道：『可是我亦了解看見獄中所有那種痛苦和恐怖之後的事情，你意欲扶助這些受苦的人們：被別般人們，和被他們殘忍和無情迫令受苦的那些人。我了解這捨身的心願，在這樣的一個原因中，我便能捨去我的，可是我們各有自己的命運。』

『那麼你不滿意你的命運麼？』

她問道：『我？』彷彿吃驚這樣的一個問題能放在她身上一般。她說道，『我不得不滿意，我便滿意了。可是有一個蟲子，這個蟲子醒將起來……』

南赫留道甫墮入了羅網，只聽他說道：『就不得由他再昏睡下去了。這是一種應當遵守的聲音。』

此後南赫留道甫便屢屢帶羞憶起他同她的談話來。他憶起了她的話語和她的臉兒；她的話語並不十分都是撒謊，像他自己的假冒一般；當他告訴她監獄的恐怖，和他在鄉下所受的印像的恐怖時，她便注視着他，似乎很有

同情的注意。

伯爵夫人回來的時候，他們正在那裏談天，不僅像老朋友一般，並且像獨有的朋友一般，在各不相干的人叢之中，這種獨有的朋友便獨自互解的解。

他們談的是強權的不公道，不幸的人的痛苦，人們的貧窮；然而實在講來，在他們談話的聲音中間，只見他們兩對兒眼睛彼此兀自相照，意思之間問道：『你能愛我麼？』便答道，『我能，』於是兩性的情感取了那最意料不到和最光明不過的形式，把他們彼此的撮合起來。

她臨行告訴他說無論什麼祇要自己能夠，她是永遠甘願爲他出力的，並且請他在第二天到戲院裏去見她，因爲她有一樁極重要的事情告訴他。

她一面很小心的在她的帶珍寶的手上扯那手套，一面却嘆道：『是的，我在什麼時候再將見你呢？你要來啊。』

南赫留道甫答應了。

那天晚上南赫留道甫獨自一人在他的屋中，將燈熄滅之後便騎將下來，那時他並不能夠睡著。一時間瑪司洛娃呀，大理院的判決呀，（他曾決定無論如何總跟着她，）他的田地的棄絕呀，全都憶起來了——轉瞬之間瑪麗愛脫的玉容現將出來，回應他那些思潮，那時候只覺得她那嘆息和瞥眼，彷彿她在那裏說道：『我在什麼時候再將見你呢？』於是她的笑容十分活潑起來，竟使他也笑將回去，宛如他看見她一般。他便自問道：『我到西比利亞是將幹正經去麼？我捐棄了我的財產是會幹了正經來麼？』

他在垂掛的窗簾裏看見彼得堡這樣光明的夜景，不由得發生了這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很不確定的。他腦筋裏總是很亂。他又引起自己原先的心緒，又憶起自己原先的思潮，但是這些思想已經沒有原先這樣信力了。

他又自語道：『我忽然想起所有這些事情，也沒有力量去這樣生活，懊悔我做了好事情了。』他既沒有力量回答這個問題，於是心裏感著從前未曾感過的憂愁和懺悔的情感，睡下去做了個極可怕的夢，這樣的夢當他賭牌大輸以後也曾經做過一回。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南赫留道甫一覺醒來，覺得彷彿他在昨天造下什麼罪惡一般。他兀自思索起來。他並不能夠憶起會做任何錯事來，他沒有犯惡的行爲。可是他有了惡的思想。他以為所有他那目下的主意，娶喀瞿莎和棄他的田地，都是不能實現的夢想；他一定不能忍受的，這是矯作而不自然的，又以為他還須照從前一般的繼續往下生活。

他並沒有犯惡的行爲，可是遠甚於惡行爲的事情却是他懷著惡的思想，而惡思想便是惡行爲的所從出。

一個惡的行爲可以不重做，並且能夠改悔掉；可是惡的思想却生產出所有的惡行爲來。

一個惡的行爲不過爲其餘別的惡行爲坦平道路罷了；惡的思想却任情的把人拖拉在這條道路上。

南赫留道甫心中反來覆去的想着昨天的思想的時候，便吃驚何以他竟相信了那些思想一回兒。他所決定去做的事情雖然是新穎而艱難，可是他知道這個是他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道路；要回到他的從前的情境，雖然是容易而自然，可是他知道這個情境便是死亡。昨天的誘惑似乎像一個人由大夢醒來而沒有睡意的情感一般，一面要想在牀上安安適適的多睡一回兒，一面却亦知道起身的時候已到，歡欣而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他去開始。

因此他在彼得堡的末一天早晨就到瓦西蘭甫斯基，俄斯脫羅甫去見蘇
斯托娃。

蘇斯托娃住在二層樓上；南赫留道甫既被人指點到後樓那裏，便一直的走進了那熱騰騰的廚房，但聞食物的氣味非常強烈。只見一個年長的婦人反撩着雙袖，束了一條圍裙，帶着一付眼鏡，在火爐旁邊站着，不知在一隻蒸氣蓬勃的鍋子裏炒什麼東西。

她透過眼鏡注視着他厲聲問道：「你找誰？」

還沒有容出南赫留道甫道出姓名的工夫，只見她的臉上已露出了一種驚喜交集的神氣。

她忙在圍裙上擦着她的手，呼道：「哦，侯爵！你是你爲什麼從後面來呢？我們的恩人啊！我是她的母親。他們幾乎把我那小女孩殺死。你救了我們了。」她說着便抓住了南赫留道甫的手極力的親着。

蘇斯托娃的母親說道：「昨天我去拜見你的。我的姊姊教我去的。她在這兒。請走這條道兒，這條道兒。」那時候她一面領着道，穿過一扇窄門，和一處

黑暗的過道，一面便把頭髮整理了一下，又把她那摺攏了的袖子扯將下來。她在一扇關着門前止住了脚步，小語續道：『我那姊姊的名字是苦尼洛娃。你一定聽見過的。她還在一樁政治事情裏厮混哩。真是一位聰明絕世的婦人。』

蘇斯托娃的母親，呀的一聲將門開開，便把南赫留道甫引進一間小屋裏去，屋裏沙發前面有一隻桌子，那沙發上面有一個碩胖短小的姑娘坐着，她的面貌酷肖乃母，蓬鬆的黃髮圍捲在她那蒼白，滾圓的臉兒上面。

她的對面有一個鬚鬚微黑，身穿俄國繡花裏衫的少年在一把圈椅上坐着，他向前靠着幾乎把他的身體折成了一半。只見他們兩人正談得高興，直到南赫留道甫進到屋中之後，他們這纔回轉身來。

那母親說道：『利地亞，南赫留道甫侯爵！就是那個人……』

那面色蒼白的女郎跳將起來，用力把耳朵後面的一蓬頭髮掠了回去，只

見她那灰色的大眼睛裏露出一種吃驚的形色，兀自注目看着新進來的人。
南赫留道甫一笑問道：『維拉，德赫滑要我代爲說情的那位危險的婦人就是什麼？』

利地亞，蘇斯托娃嫣然一笑，只見她那磊拓、仁慈，和孩子氣的笑容裏露出了一列美麗潔白的牙齒來，但聽她說道：『是的，就是我。這是姑母她急急要見見你。』她便對着一扇門哇的叫出一聲溫和悅耳的聲音道：『姑母！』

南赫留道甫說道：『你的坐獄直使維拉，德赫滑非常的憂急。』

少年剛剛由那把破舊的安樂椅立起來，利地亞便指着那椅子說道：『請在這兒坐下，或在這兒很好。』

她見南赫留道甫注視着那少年，便說道：『我的表兄，柴哈洛夫。』

少年含笑歡迎客人，正如利地亞一般的仁愛，南赫留道甫落坐的時候，他就給自己搬過別把椅子來，在他旁邊坐着一個黃髮的學生，約摸在十六歲

左右，亦走進屋來，不言不語的在門檻那裏坐下。

蘇斯托娃說道：「維拉，德赫滑是我姑母的一位至友，可是我自己却不很認識她。」

後來便有一個婦人由第二間屋子裏走將進來，她的容貌非常和藹，身穿一件白色的寬衫，繫着一條革皮的帶子。

她在沙發上利地亞的傍邊就坐，一俟坐下便開口說道：「你好啊？感謝光顧。」

「好，維拉怎樣呢？你見了她麼？她怎麼忍受她的命運哪？」

南赫留道甫說道：「她並不抱怨訴苦。她說她的感情是「四年的。」」

那姑母搖頭搖腦的笑道：「啊，這就是像維拉了。我認識她。一個人應當認識她。她有一個良好的品性，事事爲人，無物爲己。」

「不，她果然是無物爲己，可是似乎祇爲你那姪女打算罷了。最使她煩惱

的事情，據她說，是你那姪女無緣無故的被拘去。」

那姑母說道：「是的，這是真的。這却是一樁可怕的事情。她受苦的原因實在是在是因爲我。」

「姑母，全不對。」

那姑母說道：「容我詳細說來。」她對着南赫留道甫望着，說道：「你瞧瞧，所有事故的發生都是因爲某人教我把他的紙張保存一回兒；我呢，因爲那時候沒有家，便把紙張拿到她那兒去了。不料當天晚上，巡捕就搜查她的屋子，把她和那些紙張都提去了。就將她一直關禁到現在，逼她說出那些紙張是誰給她的。」

利地亞急忙說道：「可是我永沒有告訴他們，」便用力掠着一鬢頭髮，其實這鬢頭髮並未越範。

姑母回答說道：「我也沒有說你告訴他們啊。」

利地亞說道：『倘使他們把米丁拘去，那麼這個一定不能經過我了。』說着，面上便嫣然起了紅暈，並且很不安心的周視起來。

她的母親說道：『利地亞，我愛，不要說及這個。』

利地亞說道：『爲什麼不說？我喜歡說這個。』她再也不笑了，頭髮亦不掠了，可是她兀自在那裏把頭髮繞在她的手指上，臉兒也越漲越紅起來了。

『不要忘記昨天你說及這個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完全不會……不要管我，媽媽……我不說，我祇守了靜默。他審問我米丁和姑母的時候，我却一事也不說，並且告訴他說我不願意回答。』

『後來這個……彼脫羅甫……』

姑母對南赫留道甫解明她姪女的話，攙入道：『彼脫羅甫是一個偵探，一個憲兵，又是一個光棍。』

利地亞又怒又疾的繼續道：『後來他就勸慰起來了，他說道「任什麼事

情你告訴了我也決不會害人的；反過來說，我磨難無辜的人是沒有用的，如果你對我說了，那麼我們就好釋無辜的人了。」好吧，我却仍然沒有說出。後來他又說道：「好極了，不說吧，可是不要否認我所說的。」他就把米丁的名字道出。」

那姑母說：『不要說及這個了。』

她兀自扯着頭髮並且向周圍看着，望下說道：『哦，姑母不要打斷……後來他便估料得到了，第二天我就聽說米丁也被拘了，這是他們用敲牆的法子讓我知道的。好啦，我以為我賣了他了，這事却使我十分難受，這個使我難受得幾乎發起瘋來。』

『其實完全不是因為你，他纔被拘禁起來的麼？』

『是的，可是我並不知道。我想道：「現在我賣了他了。」我在牆旁不住的走來走去，却也不忍想了。我躺下身來，把我自己蓋將起來，便不知聽見一些

什麼小語聲，但聞說道：「賣了！賣了米丁！米丁賣了！」我知道這是一種錯覺，可是不由你不聽。我意欲睡去，我又不能夠。我意欲不想，却也不能自止。這可真可怕呀！利地亞越說越激厲，把頭髮不住在手上繞，繞完就鬆開，眼睛兀自向周圍瞧看。

母親推着她的肩膀說道：「利地亞，我愛，安靜些罷。」

可是蘇斯托娃兀自不能夠自止。

她又說道：「這真可怕得利害……」可是話猶未畢，只見她跳將起來，哇的哭了一聲，便奔出屋去。

她的母親回轉身起，跟着她就走。

坐在窗檻上的學生說道：「他們應當絞死，這般流氓！」

母親說道：「說什麼？」

那學生便答道：「我不過說……哦，沒有事，」桌上放着的烟捲兒，他取了

一支便吸將起來。

姑母攪着腦袋說道：『是的，幽禁對於少年人是可怕的，』說着亦點了一支烟捲兒。

南赫留道甫應道：『我却說對於任什麼人都可怕的。』

姑母回答道：『不，並不對於大家都是如此。對於真正的革命家，我聽說，這個却是又可休息又很安靜哩。一個人被警察監緝着，患己患人的處在一種缺乏物質和常常憂勞的生活裏；到末了他被拘了，什麼都完了，所有的責任也卸肩了，那時候他便能坐坐，並且休息一下。可是少年人和無辜的——他們常常先捕像利地亞一般的無辜的——第一次的掙擊，對於他們，纔是可怕哩。喪失自由呀，不良的食物呀，醜惡的空氣呀……這倒都是不要緊的。一個人初次被拘的時候，如果不是爲道德的掙擊，那麼三倍的苦難便可以容易的生產出來。』

『那麼你曾經驗過麼？』

她帶着一陣憂愁而溫和的笑容答道：『我麼？我曾繫過二次獄。我初次被拘的時候，却一點事情也沒有做。那時候我正是二十二歲，跟前有一個小孩，却又盼望着別人。我覺得自己已變成一件東西而不復爲人生的時候，我所感想的比較那喪失自由，和離別夫子的事情來，雖然這些事情也很令人難堪，可是相形之下，便覺得沒事了。我意欲對我那小女兒話別。人家就教我走，又教我進到一輛車裏去。我問他們要把我捕到什麼地方去。他們祇回答說我到了那裏便會知道的。我問我被發了什麼事情，可是他們並不置答。我被審之後，他們就把我的衣服脫去，給我穿上編着號數的囚衣，便引着我走到一個環洞那裏，但聞呀的一聲打開了一扇門，只把我一推，便推將進去，隨又把門鎖好，只剩下我一人在那裏。外面有一個哨卒荷槍實彈兀自在我的門前來回踱躩，並且不時的在一條裂隙間向內張望，那時候我便覺得十分

的抑鬱。當時最使我吃驚的事情便是審問我的那個憲兵官獻給我一支烟捲兒的事情。他們既知道人家喜歡吸烟，那麼也應當知道人家喜歡自由和光明，也應當知道母親們愛她們的孩子，孩子們愛他們的母親了。那麼他們又怎麼能夠無心無憐的把我從所有我所親愛者那裏拆將開來，却把我當作一隻野獸一般的關在獄中呢？那種事情，沒有惡意思，是不能生產出來的。無論那一個信仰上帝和人類，並且相信人們互愛的人祇要經過所有那些事情以後，都將停止相信這個。自從那時候以來我便停止信仰人道，並且也變得殘刻起來了，『只見她笑了一笑便止住不言了。

利地亞的母親從她女兒出去的門中走將進來，報告說，她痛哭得十分利害，不能夠再走出來。

那姑母說道：『這種少年生活爲着什麼事情而被毀壞了呢？我以為特別痛苦的事情便是我是這事的不由自主的原因一事。』

母親說道：「她在鄉下就可復原，願上帝保佑。我們就要把她送到她的父親那裏去。」

那姑母說道：「是的，倘使不是你，她的性命就要不保了。謝謝你呀！可是我想請你帶一信給維拉，德赫滑，這便是我想見你的原因。」她便在她的衣袋中掏出信來。她又說道：「信沒有封口；你把這信讀一讀便撕掉，或者把這個交給她去，一聽你的主義去提醒你好了。這信內容所載也沒有什麼事情。」南赫留道甫取了那信，並且答應了交給維拉，德赫滑去，他便告辭走將出來。他也沒有讀，便把那信封好，打算如她所請，去投遞這封信。

第二十六章

使南赫留道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後一事便是教徒們的案子，他想假他的舊同僚包格諦列夫御衛的手把他們的呈子呈遞給皇帝。他早晨便到了包格諦列夫的家裏，看見他雖然預備着要出去，却還在那裏吃早餐。包格諦

列夫身材不很高大，可是骨格却又堅實又強壯：是一個仁慈，誠實，正直，甚且寬宏大量的人。他雖然有這幾種品質，在官中却是很親暱的，並且很得皇帝和皇室的寵眷。他在這種最高的社會中生活着，也不知他用了什麼奇妙的辦法，竟能專門看出其中好的事情來，其中的惡孽和腐敗，他却一概不加入。任是何人他都不去懲責，任是什麼法度他也不去妨礙，有時只是一語不發，有時却高聲直噪的說他不得說的事情，幾乎叱將起來，常常笑起來也是這樣的誇傲。他並不是爲交際的緣故而這樣做法，可是因爲這個就是他的性質。

「啊，你來了，這就對了。你要用點早餐麼？坐下，牛排骨可真好呀！我時常起首便吃些硬的東西……末了也是這樣。」只見他指着一玻璃杯紅酒叱將起來道：「哈！哈！哈！好呀，喝一杯酒罷。我正想着你呢。我就要去遞那呈子。我要放在他自己的手裏。不過據我看來，你最好先去一見屠包樂弗。」

南赫留道甫聽他說出屠包樂弗，便做了一個歪臉兒。

「這個全都是靠在他的身上的。無論如何他是總好商量的。或者能得合着你的願望，也未可知哩。」

「倘使你勸告這事，我便走一遭好了。」

包格諦列夫叱聲道：「這就對了。好，怎麼彼得堡和你合意起來？告訴我。」

南赫留道甫回答道：「我覺得自己已經生倦了。」

包格諦列夫哄然一聲，笑了出來，說道：「生倦了！你任是什麼東西都不要吃麼？好，聽隨尊便罷。」他用手巾擦了擦他的鬍子。「那麼你要走麼？咳！如果他不要做這事，那麼，把呈子給我，明天我去呈遞好了。」他一面呼喝着這些話，一面便立起身來把他的佩刀扣在身上。

「再會罷；我必得走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們一塊出去罷。」他便在門塔前握了握包格諦列

夫的手，就別去了。

南赫留道甫雖然希望不着此行有什麼好結果，然而仍舊依着包格諦列夫的勸告去見屠包樂弗，教徒們的命運就依在這個人的身上。

屠包樂弗所居的地位實在含有一種不合理的意思，這種地位也祇有顛而在道德上又很冥頑的人纔能據之無疑。屠包樂弗却兼這兩種性質而俱有之，他所居的不合理的地位且待下文慢慢的說來。原來他的責任是藉着外界的不暴烈的法度維持和保障教會爲上帝親自所造成之說，他常常宣言說教會決不能被地獄的門，或任是何種人類的力量所搖動的。這種奧妙的，定而不易的，上帝所造的機關却不得不用一個人類的機關——就是聖會大會——來扶助和保障，這個機關便是被屠包樂弗和他的官員們所管理的。屠包樂弗既沒有看出這種不合理，却亦不願將之看出來，所以他便十分關心的從事，不讓某種天主的神甫，某種牧師，或某種教徒來毀壞那種

教會，地獄的門和這種教會對峙着，便決不能夠流通的。根本的宗教情感承認人類的平等和友愛，屠包樂弗却像所有那些十分缺乏這種情感的人們一般，滿心相信普通的人民是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物，以爲人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卽無之，却亦能好好的活着。這個是因爲他的心地裏無所信仰，並且覺得這樣一種情境是非常方便和悅意的緣故了。然而他還生怕人們亦要來到這樣的一種情境裏，於是他便把這個視爲他所謂救他們的神聖責任。

有一本論庖廚的書籍說螃蟹喜歡生烹活煮。他却有同樣的思想和言論，宛如人們也喜歡被拘在迷信裏一般；不過他是出於本意的，但是反過來說，那本庖廚書却不然了。

他對於他所主持着的宗教的情形正像一個守禽人對於他喂雞的臭肉的情形一樣：臭肉是非常可憎的，可是雞却喜歡吃這個東西，所以用臭肉喂

雞是很對的。

自然所有這種伊柏利安，楷仁，和司樂蘭斯奇『諸位聖母』的神像的崇拜是奉承偶像的事情，可是人們却喜歡信仰這種事情，所以迷信一定要維持的。屠包樂弗的思想是這樣的，他也不想人們祇不過因為世上有了像他自己一般的殘忍的人們，纔喜歡迷信罷了，他們這流人果然光明了，不料竟然不用他的光亮去扶助別人掙扎出那暗無天日的矇昧，却倒藉以把他們在這個裏面一陷，便陷得更深了。

當南赫留道甫進到接待室裏的時候，屠包樂弗正在一間內屋裏和一個尼姑談話，那尼姑是一個活潑的，貴族的婦人，她正在西俄羅斯的居民中傳佈希臘正教的信條，那些居民是承認羅馬教王的，可是正教的信條却正在那裏強迫行使在他們身上。

接待室裏的一個官員詢問南赫留道甫何事，當他聽說南赫留道甫打算

遞一個呈文於皇帝的時候，便問他可否把那呈文先讀一徧。南赫留道甫把那呈文給了那官員，他便拿進內屋去了。那尼姑頭戴大帽，面上飄着面紗，離開內屋，走將出來，只見她的長裙在後拖曳着，雪白的手裏拿了一串黃玉的珠串。南赫留道甫待了一回兒還未見請進去。屠包樂弗正在那裏讀着那呈子，並且擺着他的腦袋。他見了呈文裏的又清楚又着重的語氣，不覺很不快活的驚訝起來了。

他一面讀一面想道：『如果這個東西到了皇帝的手裏，那麼便要發生誤解和令人不快的問題來了。』後來他把呈子放在桌子上面，便按鈴吩咐說把南赫留道甫請將進來。

他憶起了這些教徒的案子來了；原來以前他也曾有他們呈上的一份呈子。這個案子且待在下文一說。這些教徒們脫離了那希臘正教會，他們經過第一次的勸告以後，便受了法律的審問，可是公判了無罪。後來牧師和縣吏

推說他們的結婚是不合法的，設計要充發他們，並且要把丈夫、妻子、兒女，都分離開來。那些父親們和妻子們便請願說他們不應該被分離開來，屠包樂弗回憶這個案子知會到他這裏的時候，他在當時會遊移是否不以這等事情爲妙。可是後來他一想，如果斷定了那判決案，把教徒們的家庭分別充發出去，結果却也沒有什麼害處，而且反過來一說，設使允許了農夫的教門照舊存在那裏，這便是在那地方其餘的居民身上留下一種惡勢力，使他們也要脫離正教了。後來再一看，這件事情却亦證明了那牧師的熱心，所以便決定仍讓這案子循着原來的路線進行下去。

可是現在他們既有一個在彼得堡有點勢力的，像南赫留道甫這樣的人來做他們的辯護士，便可親身對皇帝指摘這個案子爲一種殘酷的事情，或者還要傳到外國的報紙上面去。所以他立刻下了一個意料不到的決心。他帶着一種極忙碌的神氣立將起來接待南赫留道甫，說道：「你好啊？」

旋即去視他的事務。他一面拿起那呈文指給南赫留道甫瞧看，一面又說道：「我知道這件案子的。我一看見這些人名，便想起了這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感激你提醒我這事。這事乃是該省主事人的熱心過度。」

南赫留道甫不言不語的站在那裏，注視着在他面前的那付不動不彈的，灰白的假面具，心中一點也沒有仁慈的感想。

「待我下命令撤消這些法度，並且恢復那些人的家庭得了。」

「那麼我使用不着這個呈子麼？」

屠包樂弗答道：「我最確切的答應你了，他那「我」字說得很着重，顯然自信「他的」誠實，和「他的」言語是最好的保證。『倘使我登時就寫，這便最好了。請坐一坐罷。』」

他走到桌子那裏，就寫將起來。南赫留道甫却没有坐下，兀自在那裏注視着那又窄又禿的頭顱和那引筆疾書的，漲着青筋的肥手，並且驚異何以這

個顯然無情的人却會做起他所做的事情來，何以他又會如此細心的做起這事來。

屠包樂弗封好了信封便說道：『好，你可以教你那托你告狀的人們知道了，』說畢便伸出兩脣，效了一下顰兒。

南赫留道甫接收那信封的時候，說道：『那麼他們爲什麼要受罪呢？』

屠包樂弗昂首一笑，宛如南赫留道甫的問題使他十分快樂一般。『我却不能對你說了。所有我能說的是：人們的利益，受了我們的保護，是十分重要的，竟使在宗教事件上不免熱心過度，所幸這個却也不十分危險或有害，好像現在正通行的冷淡……』

『可是分散家族一事……托名宗教摧殘正義的最急的需要，這是怎麼會事呢？』

屠包樂弗兀自很體貼的笑着，顯然以爲南赫留道甫所說的話是很好聽

的。南赫留道甫所能說的任何事情，他都以為極好聽而極偏執的。他自以為他那達到的政治地位是高超極了。

他說道：『從我個人的私見看來，或者是如此的，可是從治理的眼光看來，便很不同了。』屠包樂弗一面低着頭，伸出他的手來，一面說道，『然而現在我必得別你了。』

南赫留道甫不言不語握了一握手，急忙走將出來，却又懊悔握了那隻手。南赫留道甫一面走出來，一面想道：『人民的利益你說，你的利益吧！』那時候他心中思潮湧起，兀自想着那些主持宗教和教育人民的機關施在人民身上的種種事情。他先想起了那婦人因為私賣燒酒而受懲罰，孩子因為偷盜，遊蕩的人因為遊蕩，放火的人因為縱火毀了房屋，公司股董因為撞騙利地亞，蘇斯托娃祇因為他們能從探得他們所偵察的消息，便被拘禁起來。後來又想了教徒們因為破壞正教而受懲罰，哥開未奇因為沒有合法的政

家數
環衣

府；南赫留道甫清清楚楚的看見這些人們下獄的下獄，拘禁的拘禁，充發的充發，而考其原因，其實並不因為他們真正于犯了司法，或者行爲不法，可是僅僅因為他們是一種障礙，這種障礙是阻礙了官員們和富人們安享他們由人們手裏搶來的財產。沒有護照而賣酒的婦人，在城閒遊的偷兒，藏匿文書的利地亞，蘇斯托娃，打破迷信的教徒們，和渴求憲法的哥開未奇，都是一種真正的阻礙物。所有那般官員們，上自他姑母的丈夫，議員們，和屠包樂弗，下至這些清楚，正齊，重要，坐在辦公席上的老爺們，完全不以無辜的人民在這種情形底下受罪的事實爲意，却僅僅關心從事怎麼能免掉那正真的危險；這是南赫留道甫看得十分清楚的。

所以，十個罪人可倖逃，而一個無辜不可誤定的規則，不但沒有顧及，並且反將過來，却爲了除去一個真正危險的人起見，竟將十個不危險的人也懲罰了，正彷彿割贅疣的時候，往往也把好肉割將下來一般。

這個解釋南赫留道甫看來十分簡單，並且十分清楚，可是這種簡單和這種清楚却使他猜疑躊躇，不敢承認那個解釋了。這般複雜的一個現象能夠有這般簡單和可怕的解釋麼？所有這些公道，法律，宗教，和上帝等等的字樣能夠僅爲遮蓋那最粗暴的貪婪和殘忍的字樣麼？

第二十七章

那天晚上南赫留道甫本要離開彼得堡，可是他曾約瑪麗愛脫在戲院裏見她；雖然他知道不應當守這個約，可是他却自驅以爲食言是不對的。

他不十分真誠的自問道：『我力能抗拒這些試誘麼？我無妨做末一次的試驗。』

他穿了晚服來到戲院裏，那時候舞臺上正演名劇『茶花女』的第二幕，只見一個外國女伶正在奇形怪狀的二次表演一個患癆病的婦人怎麼死法。

戲場裏看客已滿。南赫留道甫一詢瑪麗愛脫的包廂，立刻便有人恭恭敬敬的指示他。一個穿號服的僕人站在走廊外面；他對南赫留道甫，好像對他認識的人一般，鞠了一躬，便把廂門一手打開。

對面的那些包廂裏坐着或立着的人們，坐在近旁的人們，和在底下正廳裏的人們，個個都凝神望着那瘠瘦的女伶，只見她穿着絲綢和花邊的衣裳，兀自在他們面前蠕蠕伸縮，並且用一種不自然的聲音說着話。

門啓處不知什麼人叫了一聲『靜默！』那時候並有兩股氣兒，一股是冷氣，一股是熱氣，掠過南赫留道甫的臉兒。

廂中有四人：兩個婦人和兩個男子。一個婦人便是瑪麗愛脫；一個婦人穿着紅色圓圓的衣服，帶着累贅的首飾，南赫留道甫不認識她。兩個男子面貌嚴重不測，身材高大俏美，穿了一身制服，鼻子像羅馬人的人，便是瑪麗愛脫的丈夫，那個將軍；還有一個是很漂亮的人，一嘴鬚鬚好不威風，其間下領那

裏却有一小塊已剃光了。

瑪麗愛脫舉措溫雅，身段瘦小，容貌秀美，她那低頸的衣裳露着她的又豐滿，又美好的斜肩，肩頸交接處有一顆小小的黑痣。她立即回過身來，笑容滿面的表示歡迎和感激，只見她將她那扇子一揮叫南赫留道甫坐在她身後的椅子上，由南赫留道甫看來，這事真是蓄意極深了。

那丈夫注視着他，和他注視各種事物一般的冷靜，並且鞠了一躬。瑪麗愛脫立起身來，一手挽着她那嘲嚮有聲的絲衫，整備走到小廂的後面，把南赫留道甫介紹給她的丈夫。南赫留道甫和他的妻子互相交換的神情，那主人，那美婦的占有人，行將立刻看見了。

舞臺上獨唱既畢，戲場中拍手之聲便霹靂的響應起來。瑪麗愛脫起身挽着她那嘲嚮有聲的絲衫走到廂的後部，將南赫留道甫介紹給她的丈夫。

那將軍，眼中的笑容沒有停止，說他是十分喜歡，後來便坐在那裏不言不

語，露出那種令人莫測的樣子。

南赫留道甫對瑪麗愛脫說道：「今天我要沒有約會，便應當離去了。」

瑪麗愛脫回答她含蓄的意思說道：「你要不嫌下賤，來見我，你就可看見一個神奇的女伶。」她說到此處，便回身向她的丈夫問道：「末幕裏她不是很華麗麼？」

那丈夫點了點頭。

南赫留道甫說道：「這種事情不足感動我，今天我會看見了許多真實的痛苦，就是……」

「對了，坐下來對我講講。」

那丈夫也傾聽着，他的笑眼越來越顯譏諷的樣子。

「我看見了那個婦人，他們把她釋放了，她在獄中拘禁得十分長久，真是把她毀得狼狽不堪。」

瑪麗愛脫對她的丈夫說道：「那就是這婦人，我對你說的。」

那丈夫含笑點了一點頭，便很冷靜的說道：「哦，是的，她能得釋放却使我十分喜歡。」他笑時由南赫留道甫看來，似乎他的鬍鬚子底下還帶着很明顯的譏諷。他又說道：「我要出去吸烟去了。」

南赫留道甫坐在那裏候着，要聽瑪麗愛脫不得不告訴他的不知什麼事情。不料她竟一字也不提，就連什麼事情都不用力說，她祇是一味兒的談笑笑，在那裏講戲，以爲這種戲應當特別的感動南赫留道甫。

南赫留道甫知道她沒有可說的事情，却祇想在他面前顯顯她自己晚妝的豔麗罷了；他覺得這事雖然悅目，却也可憎。

迷魂的障面網爲了南赫留道甫的眼睛，曾把所有這種事情遮將起來，這個障面網並沒有移去，可是他彷彿能夠看見放在底下的東西似的。他一面看着瑪麗愛脫，一面在那裏讚美她；然而他却知道她是一個謊子。她的丈夫

正用了好幾百人的血淚和生命來造他的境遇，她和他相處着，對於這事祇是漠不關心。所有她昨天說的話全都是假的，並且她所企想的事情——他和她都不知道其所以然——是要使他鍾愛她。這事却使他又喜歡又憎嫌。他屢次拿了帽子打算出走，可是依依不捨，仍舊留將下來。

可是挨到後來，她的丈夫回來了，只見他那濃鬱的鬍子上帶了一股子強烈的煙味，又驕佚，又卑狹的注視着南赫留道甫彷彿不認識他一般，在那個時候，廂門還沒有關閉，南赫留道甫便離開廂子，尋着他的外衣，就走出戲院去了。

當他循着南甫司奇街走回家去的時候，不覺看見了一個服裝華美，身材高大的婦人在他前面沿着地瀝青的寬大砌道，靜靜寂寂的走着。一看她的臉兒和全身的形狀便知道她意識間可惡的勢力。來往經過這婦人的人們個個都注視她。南赫留道甫走得比她快，於是他亦不知不覺的向她臉上看

去。那臉兒或擦了粉也未可知，亦還漂亮。那婦人秋波灼灼，嫣然一笑也注視着他。可也奇怪得很，南赫留道甫一剎那間又想起了瑪麗愛脫，因為正好像在戲院裏的情形一般，他重復覺得又喜歡又憎嫌起來了。

南赫留道甫既很迅速的趕過了她，自己便煩惱起來，只見他一個轉灣，望馬斯喀耶走去。循着走過了隄岸，他便在砌道那裏不住的來回走將起來，直使一個巡警吃了一驚。

他想到：「那一個，當我進戲院的時候，恰好也是這樣對我一笑，而這兩笑的意義都是一樣的。那唯一的區別祇是：這一個是又明白又顯見的說「你要我，就取我，不要，便走你的道兒，」那一個却假裝她不想這事，可是在某種高而精緻的境况裏生活着，——其實底子裏還是那種同一的事情。這一個至少亦得是真實的，可是那一個却撤了謊啦。况且這一個是驅於不得已一方面，那一個却玩着那種迷魂，可惜，可駭的情慾，開着她自己的心。這個街上

的婦人好比一個腐濁的死水，貢獻給那口渴之情較嫌惡之心強盛的人；那個戲院中的却好比一種毒物，一不留神，便毒害爲其所觸的各種物事。

南赫留道甫憶起了他和縣長的妻子的私愛，於是羞愧的記憶就在他面前起來了。

他想到：『人類殘暴的天性裏的獸性是可惜的，可是祇要這個存留在赤條條的形式裏，我們便從我們的精神生活的高處觀察這個，並且輕視這個；不論一個人是墮落了，或者是抗拒了，一個人總不失其爲故我的。可是當那種同樣的獸性詐爲詩和審美的情感，並且要求我的崇拜的時候——那麼我們便被這個完完全全的吞沒，並且崇拜起獸性來，便再也不能夠分辨善惡了。這纔可怕呢！』

南赫留道甫現在察透了所有這種事情，正像他看見宮殿，哨卒，炮臺，河流，船隻，和交易所一般的清楚。而正在這種北方的夏夜，地上並沒有安息的黑

暗，可是祇看見一種矇昧昏暗的光線從一個看不見的源泉那裏射將過來，所以在南赫留道甫的靈魂裏也沒有那安息的黑暗和顛頂。

各種事情都清楚了。各種事情，凡視為重要而良好的却都是沒有意思而惡毒的，這是很清楚的了；所有這種光明和榮華都遮沒了這老而明知的罪惡，這也是很清楚的；這種罪惡呢，不但未被懲罰，並且裝飾了種種人們所能想出的繁華。

他想將所有這個一齊忘掉而絕不一顧，可是他也不復再能看見這個了。雖然他不能看見這光線的泉源；雖然這光線由他看來是矇昧昏暗而不自然的，可是他却不由的看見了這個所默示的事情，並且覺得又快樂又憂愁。

第二十八章

南赫留道甫回到莫斯科，立刻便走到監獄醫院報告瑪司洛娃惡消息，說大理院已經承認了地方廳的判決，並且她應當預備到西比利亞去。那律師

所草的，上皇帝的呈子他也沒有成功的希望，現在姑且把他帶來，叫瑪司洛娃簽字。說也奇怪，這個時候他竟不願這事成功了；他想慣了到西比利亞去，在充發在那裏的囚犯們中生活，如果瑪司洛娃釋放出來，那麼他的和她的生活如何造成，他簡直不容易對自己描寫出來。他憶起美國著作家左路的思想，當奴隸存在美國的時候，這個著作家說道：『政府把任何不義的人監禁獄中，可是一個正義的人的真地位亦是一個監獄。』南赫留道甫遊過彼得堡，並且發見了種種事情之後，也有這樣的思想。

他想到：『是的，如今在俄國合於一個老實人的唯一的地方便是一個監獄。』當他坐車到監獄那裏去，進了獄牆的時候，甚且覺得這個是指他自己哩。

醫院的閤人認識南赫留道甫，見他進來便立刻告訴他說瑪司洛娃已不在那裏了。

「那麼她在什麼地方呢？」

「她又是在監獄裏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因為什麼把她挪移過去呢？」

閻人藐然笑道：「哦，大人，這種人是什麼東西？她勾上了那個醫藥助手，所以醫長就命令她回去了。」

南赫留道甫不知道瑪司洛娃和她的心境對他多麼相近。他吃這些消息一駭，幾乎沒驚失了魂靈。

他的感想彷彿一個人臨着不測的大禍所感想的一般，他的痛苦也便非常難受了。

他的頭一個感想是一種羞愧。他以爲她的靈魂裏正起了一種變化，這種快樂的觀念現在他自己看來，似乎很可笑。他以爲所有她的侮罵和眼淚，所有她不願承受他的犧牲而說的話語，都不過是一個潑婦的計策，想足足

的利用他一下罷了。他似乎記得在上次和她相見時看見了那些硬心的朕光。當他戴上帽子，離開醫院的時候，凡此種種都穿過他的心頭，閃出光來。

『現在我要做什麼事情呢？我仍舊屬意她麼？她這種行為沒有放我自由麼？』可是當他對自已發了這幾個問題的時候，便立刻知道如果他自以為自由而捨棄了她，那麼這個本是他願意做的事情，干她甚事，他要責罰便責罰自己得了，於是他就害怕起來。

『不對，發生出來的事情決不能夠改變我的決心，這個祇能助長我的決心罷了。隨她去做由她心境裏奔流出來的事好了。如果直是勾上了那個醫藥助手，那麼便隨她勾上那個醫藥助手好了，那是她的事情呢。我應當做我良心要求我的事情。而我的良心却要求我應當犧牲我的自由。我要娶她和追隨她的決心仍舊保持着不變。』南赫留道甫離開醫院，一面猖狂剛復的將凡此種種對他自己說着，一面躑躅獨步向着監獄的大門走去。

他在門口請求那值職的守衛兵報告獄長說他想見瑪司洛娃。守衛兵認識南赫留道甫，好像對一個相知說話一般的將他們獄中重要的新聞告訴他聽。舊獄長已經撤換，有一個新的，非常嚴澀的官員任命了他的位置。

管獄吏說道：『如今他們是十分嚴密了，這却真正可怕。他在這兒，馬上就去告訴他去。』

新獄長確在獄中，他不久就出來到南赫留道甫那裏。他是一個身材高大，模稜有度的人，臉頰骨很高，行動起來很嚴肅並且極遲慢。

他並不看着南赫留道甫，却說道：『指定的日期內，在探視室裏，纔許相見。』

『可是我有一張上皇帝的呈子要她簽字。』

『你可把這個給我。』

『我一定要我自己去見那囚婦。從前我常得許可的。』

獄長對南赫留道甫偷瞥了一眼，回答道：『是的，從前是這樣的。』

南赫留道甫抗辯道：「我有官長的許可狀，」他便把他的補珍小書掏出。獄長的眼睛仍然沒有看着他，說道：「讓我，」他便用手將南赫留道甫的紙張取將過來，慢慢的念着，他的手指又長又乾又白，大拇指上還帶着一只金戒子。他說道：「請走進辦公室來罷。」

這個時候只見辦公室裏闕無一人。獄長坐在桌旁，就收拾起放在桌上的公文來，明明要想參與會見。

當南赫留道甫詰問他可以不可以見政治犯德赫滑的時候，獄長便簡短回答說不能夠。

他說道：「和政治犯相見是不許的，」他又專神注意在他的公文上面。南赫留道甫衣袋中懷著致德赫滑的信，便彷彿覺得他曾極力想犯什麼罪，不料枉費心機，他的計策已被發覺了一般。

瑪司洛娃進屋的時候，獄長便抬起頭來，既不看她，也不看南赫留道甫，却

說道：『你可以談話，』便繼續收拾他的公文。

瑪司洛娃又穿了白色的衣褲。當她走到南赫留道甫那裏看見他那又冷又硬的神氣的時候，便一陣紅暈，面上漲得飛紅，只得用手摺弄着她的衣邊，兩眼也垂將下來。

由南赫留道甫看來，她的滿面羞愧已證實了醫院關人的話語。

南赫留道甫打算款待她一若從前的樣子，可是不能使自己去同她握手，現在他看得她十分可恨。

他也不看着她，也不攔她的手，祇用純一的聲音說道：『我給你帶惡消息來了。大理院已拒却了上控。』

她彷彿喘氣一般的用了一種奇異的口聲說道：『我知道他們要拒却的。』南赫留道甫在從前就要詰問爲什麼她說她知道他們要拒却；現在他却僅僅注視着她。只見她的眼睛已飽含了淚珠兒。

可是這個並不使他心軟；却更加惹起了他對她的刺激。
獄長起身兀自在屋中來來回回的躑躅起來。

那時候南赫留道甫雖然覺得她可恨，可是他以為應該把他對於大理院判決的惋惜之情表白一下。

他說道：『你決不要失望。上皇帝的呈子還可以成功，我希望……』

她那雙眼淚汪汪的眼睛悽悽慘慘的對她看着，說道：『我却不想那事情。』

『那麼什麼事情呢？』

『你到過了醫院，想必他們對於我的事情告訴你說……』

南赫留道甫眉頭一皺，冷冷的說道：『這有什麼呢？那是你的事情。』

失意而殘忍的情感已經抑將下去，當她提起醫院的時候，却又帶着重新
的勢力升了起來。

他是一個濁世的公子，任何望族的女郎都以嫁他為幸福，他自願為這個

婦人之夫，不料她連等都等不及，就和那個醫藥助手勾串上了；他面露恨容，兀自在那裏想着。

他從衣袋中取出一個大封袋，一面把紙放在桌上，一面便說道：『好吧，把這個呈文簽上字罷。』她用她的手巾的一角擦了一擦眼淚，便詢問寫什麼和寫在何處。

他既指點了她，她便坐下來，用左手整理右手的袖口。他立在她後面，不言不語的，看着她的背，只見這背兀自慢慢的顫搖着。那時候好惡兩種情感在他胸中打起仗來：失意的情感和憐恤她受苦的情感——而後面的情感竟戰勝了。

是憐恤她之情先入他的心呢，還是他先憶起他的罪孽——他自己的惡毒行爲呢？這兩者他已不記得何者先入了。無論如何他又覺得自己有罪，又覺得她很可憐。

呈子既已簽好字，她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褲上擦了一擦，便立將起來看着他。

南赫留道甫說道：『無論發生何事，無論結果如何，我的決心總是保存着不變的。』他已饒恕了她的思想，增高了他的憐恤之情和溫和待她之心，他便想要安慰安慰她。他又說道：『我願實踐我所說的事情；無論他們把你送到那裏去，我總要隨着你的。』

雖然她全部的臉色都光明起來，可是她却匆匆促促的打斷了他的話頭，說道：『這是什麼用處呢？』

『你最好想一想你在路上需要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特別的東西，謝謝你。』

獄長走將過來，南赫留道甫便不等她發話就告辭出去，他心中那種平安快樂，和愛情是從來未曾感得過的。舉凡瑪司洛娃的行爲都不能變更他對

她的愛情，這個確定使他萬分快樂，並且將他升到一個向所不得的高度上去。讓她私通那醫藥助手好了，這是她的事情。他不是爲他自己而愛她，却是爲她和上帝起見罷了。

這個私通，瑪司洛娃因之便被逐出醫院，南赫留道甫信之爲她的真正的罪惡，且將這件事情，寫在下面。

保姆長派瑪司洛娃到走廊的盡頭處藥房裏去取藥茶，不料那裏闖無別人，祇有那個醫藥助手，他是一個身材高大，面多疹子的人，他囉唆瑪司洛娃已非一日了。瑪司洛娃極力想擺脫他，便將他這樣的一推，誰知他的頭顱碰的一聲，撞在一個檯架上，只見有兩個瓶子墮將下來摔破了。

恰巧那時候醫長在那裏經過，聽見摔壞玻璃的聲音，又見瑪司洛娃面上十分紅暈的跑將出來，便很有氣的喝她——

「啊，我的好婦人，如果你在這兒私通起來，我爲你的事情，就要把你送去

了……這是什麼意思？」他一面對那醫藥助手接連說著，一面很嚴重的側過眼鏡注視著他。

那助手笑了一笑，便將自己表白一番。那醫生並沒有留神他，只見他走進看護室去，將頭昂了起來，以便透過眼鏡而正視。當天他就對獄長說即日送一個莊敬些的副保姆來換瑪司洛娃的地位。

這個便是瑪司洛娃和那醫藥助手的「私通」，為一個情人而被逐出，所以由她看來，私通是特別的痛苦，因為和男人們的關係她毒之已久，而自從會見南赫留道甫以來，便尤其變得可憎了。一拿她那過去的和現在的情形來評判她，人人，那面多疹子的助手也在內，都以為自己有褻嫚她的權利，並且她一拒絕，便要詫為奇異；這種思想實是重傷了她的心，使她自嗟自憐，並且使她的眼睛裏生出淚珠兒來。這次她出來見南赫留道甫的時候，原想為自己辨解那冤枉的事情，因為她知道：他必已聽說這件事情了。不料她開始

自白的時候，便覺得他不相信自己，她的解說僅僅助長了他的疑團；於是眼淚兒將她扼住，她便一聲兒也不言語了。

瑪斯洛娃仍然想着自己沒會宥恕他，並且嫌恨他，一若她在他們第二次相會告訴他似的，聊以安慰安慰自己。可是實在說來，她又愛上他了；因為愛他，所以她便不知不覺的做了所有他願望自己做的事情：戒酒，絕煙，和不賣弄風情，因為她知道他願望這個。如果每次他把這個提醒了她，那麼她便要照樣的拒絕他的犧牲，而嫁給他，這是因為她喜歡反覆伸述自己曾一度說過的驕話，又因為和自己結婚是他的一個不幸。她已毅然下了一個決心，說她決不受他的犧牲。然而他輕視她，而誤信她是依然故我，並且不注意她心中所起的變化，這些念頭却實屬可痛。

他仍然以為她在醫院方面做了錯事，也未可知；每念及此，便使她萬分難受，甚於得着她那罪案被判決的消息。

第三十章

瑪司洛娃行將和第一批人犯一塊兒送出，所以南赫留道甫便準備他的起程。可是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竟使他覺得時間雖然很多，却也不能够將事情都做完了。原來現今和從前大不相同了。從前他慣於強迫找事情，這種事情的利益是常常集中於一人的，就是特米脫利，伊溫諾維慈，南赫留道甫；可是他的生活的種種利益雖然這樣的集中起來，可是這些事情却是非常的無聊極思。現在呢，所有的事情都是關於別人家的，並不是特米脫利，伊溫諾維慈的，却不料都有趣和可愛起來，簡直沒有止底了。還有未盡的事情，從前特米脫利，伊溫諾維慈，南赫留道甫的事情是常常使他覺得煩惱和有氣的；現在這些事情却生出了一種快樂的心境。

如今南赫留道甫所從事的事情可分作三大端。他以自己平素的誇學之事，把事情那樣的分析，又按着將論及各事的文件分別放在三個書夾裏面。

第一件事情是關於瑪司洛娃的，大抵是謀劃步驟，引起她那上皇帝的呈文的注意；和預備她尚未確定的，到西比利亞去的行程。

第二件是他的田產諸事的佈置。在潘那服一處，他已把田地送給農夫們，那裏的情形是他們付了租價，就把來資供他們自己的公共費用。可是他還須用一種印契來堅定這個交易，並須遵照這個立他的遺書。在科司敏司奇呢，諸事的情形仍若先前所佈置的一般：他還得收租價；可是期限却須定規，且亦視他用錢的多少，以核農夫們用途的多少。因為不知道他到西比利亞去的行程要費多少錢，所以他雖把這筆進款打了一個對折，却還沒有決定全數喪失。

他的事情的第三部分是幫助諸囚犯，因為他們曾屢次三番的懇託他。

起初他遇着那些囚犯們，他們請求他幫助的時候，他馬上就為他們代求，希望減輕他的厄運；可是不久他便又有了許多懇求的信，竟使他覺得不勝

盡幹這些事情，這個自然引導他從事別種工作，最後這種工作引起了他的興趣，更甚於先前那三種。

這種新事情包括在下面諸問題的解決裏面：這種奇異的，名爲刑律的定例是什麼東西？這個監獄（其中的人犯他略爲知道的）和從彼得堡的彼得羅拍甫洛甫斯奇城起到沙哈林島止，許多其他的幽禁的地方，都受了這個定例的厚賜；由他看來真是奇異，其間竟有千百個這種刑律的犧牲物在那裏衰滅：這個因爲什麼存在呢？這個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根據他親身和囚犯們的關係，根據被監禁的人們的來信，和考問律師和監獄牧師的來信，南赫留道甫下了一個斷案說所謂罪人的囚犯們可以分爲五類。第一類是十分無辜的人民，被審案的錯誤定了罪的。此類如孟壽夫的被定爲縱火犯；瑪司洛娃和其他等人是。這類人爲數不多，照着那牧師的估量祇有百分之七罷了，可是他們的情形却激起了特別的興趣。

第二類包含因爲在特別的情形底下——類如氣憤呀，嫉忌呀，或者酗酒呀——做出那些行爲，而被定罪的人們；其實一般審判他們的人們在這種情形底下，必定也要犯那同樣的行爲的。據南赫留道甫的觀察，屬於此類的，比所有罪人的半數還要多。

第三類包含因爲犯了那些行爲而受懲罰的人們，這些行爲，據他們自己的意思，自是十分自然，並且善良的，可是別人家造法律的人們却以爲是罪惡。此類如沒有護照而出賣燒酒的人們，販運私貨的人們，在屬於皇族的大田產和大林樹裏找採草料和木材的人們，山盜們，和那些侵略教會的不信教的人們等等是。

屬於第四類的人們僅僅因爲他們在道德上立得比較社會中普通的水平線高超，所以被繫了獄。類如那些教徒們；類如葡爾人和叟喀謝人爲恢復他們的獨立而叛亂；類如那些政治犯，社會主義者，和罷工的人們等等都是。

據南赫留道甫的觀察，有一大成是屬於此類的，並且其中有幾個是最好的，人，祇因抗拒了官廳，便被他們定了罪。

第五類所包含的人們被動的獲罪於他們和社會的關係實在遠甚於他們自己犯罪。這些人們便是被縣連不絕的苦難和引誘所醜毒的廢物，類如那個偷席的孩子，和南赫留道甫在獄中獄外所看見的其餘的數百人，他們在其下生活的境况似乎很有系統的引出那些名為罪惡的行爲。南赫留道甫近來遇着的許多許多的偷兒類和殺人的兇手，據他的估量看來，便是屬於這類的。那些心術敗壞的東西，他亦把來劃在這一類裏，這種人們犯罪學的新派別之為犯罪之模型，這個東西的存在他們視為刑律和懲罰的必要之主要根據。據南赫留道甫看來，這個頹喪敗壞的醜模型恰巧和這些社會獲罪他們的人們一般，不過此處社會並不是直接獲罪於他們，却是獲罪於他們的父母和祖先。

末類中有一個名叫俄霍丁的積賊，尤其使南赫留道甫吃驚。俄霍丁是一個妓女的私生子，在一另妓館裏養育成人，他到了三十歲上，明明沒有遇着過道德在一個巡警之上的人，並且在很幼小的時候便入了一個賊黨。他生性非常滑稽，藉此使他自己十分令人喜悅。他請求南赫留道甫爲他關說，同時却又戲弄他自己，律師，監獄，和人的與神的律法。又有一個漂亮的菲奧德羅夫，他是一黨強盜的首領，帶領手下，曾切殺了一個老年官員。菲奧德羅夫是一個農夫，他的父親曾把他的房屋非法奪去，後來當兵的時候，因爲愛上了一個官長的夫人，便受了罪。他有一種迷魂和癡狂的性情，無論如何，總是渴望着快樂。無論有什麼事情，他從沒有遇見過約束自己的人；除去快樂外，他從沒有聽得過一字論及什麼人生的目的。南赫留道甫分明看見這兩個人的天賦都很豐富，不料竟被荒蕪和虧耗，如同無人管理的植物一般。他又遇見了一個遊蕩者和一個婦人，他們藉着他們的愚惑和伴爲的殘忍來拒

絕他，可是就連在他們裏面，他都不能尋着那意大利學派所謂罪人之模型的影蹤，不過他在他們裏面祇看見了他以爲可惡的人，正像他在獄外所看見的那些身穿燕尾服，肩掛金絲綫，或者飾着花邊的人們一般。

所以因爲什麼一方面這些種種不同的人們都被繫在獄中，一方面其餘和他們一樣的人們却逍遙自在甚且審判他們，這個緣由的考查便爲南赫留道甫造成了一個第四件的工作。

他希望在書籍中尋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於是遍購凡論及這種事情的書本。他買得了浪勃洛查，家羅法洛，番利，李斯慈，馬慈列，泰爾特等諸集，並且很細心的瀏覽這些書籍。

可是當他閱讀的時候，却不料越來越失望起來了。他的失望猶之那些展開科學書，不爲下定例，不爲作文章，不爲討論，不爲教授，而僅爲求一個日常生活問題的答案的人的失望一般。科學回答了幾千個關於刑律的，非常與

妙的問題，可是他正在極力解釋的那個却回答不了。

他問一個極簡單的問題：『因為什麼，有什麼權利，有些人把別些人拘禁，磨難，充發，鞭撻，和殺却，一方面他們自己也正像爲他們所磨難，鞭撻，和殺却的人一般？』所以他便熟思人類是否有自擇善惡之權。是否犯罪的朕兆量量頭顱便可探出。那部分遺傳性在罪惡裏作劇。不道德是不是可以遺傳。瘋癲是什麼，衰壞是什麼，品質是什麼。氣候，食物，顛頂，仿效性，催迷術，或者情慾，如何影響及罪惡。社會是什麼。社會的責任是什麼……等等。

這些推論使南赫留道甫憶起了他從前由一個小孩兒口中得來的那個答案，這個小孩兒正從學校歸家，他便遇見了他。當時南赫留道甫問他學過拼音沒有。

那孩子回答道：『是的，我能夠拼音。』

『那麼很好，你怎麼拼 "soul" (腿) 一字，告訴我。』



孩子面上露出一種巧猾的神氣說道：「一隻狗腿呢，還是別種腿呢？」

在問題的形式上，恰巧這種答案是南赫留道甫要回答他那根本的疑問而在諸科學書上尋得的答案。有許多果然是聰明，有學問，和有意思的；可是在要點上却沒有一個答案：有些人有什麼權利來懲罰其他的人？

不但沒有回答這件事情，並且所有的辯論都是用來解釋和表白刑罰的，並且拿刑罰的必要視爲一種不易之論。

南赫留道甫讀得雖多，却不過呼吸一陣罷了；他既安下這種讀法的失敗，便希望以後再求這個答案。他不讓自己相信那常常自己現在他面前的答案。

第三十一章

瑪司洛娃等一千人犯行將在七月五號起程，於是南赫留道甫也張羅在同日起程。

前一日，南赫留道甫的姊姊和她的丈夫進城來看他。

南赫留道甫的姊姊娜泰萊，伊溫諾甫納，羅瓜金斯開，比她的弟弟大十歲。南赫留道甫長育成人，大半受她的感化。他做孩子時，她非常喜歡他。到了後來，在她出閣以前，他們彼此都非常親愛，彷彿他們是一對兒一般；因為她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少婦，他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子。這時候她愛上了她的朋友尼可蘭楷，就有了終身之約。他們倆都愛尼可蘭楷，並且在他和他們身上，愛那好的事情，和那聯合所有男人的事情。

自從那時候，他們兩人都敗壞了：他受了軍中的職務和一種溷濁的生活的影響，她受了出嫁與一個人的影響。她帶了一種色慾的愛情愛戀他；他呢，不但不小心她和她弟弟從前所以為親愛而神聖的事情，並且連向道德的完全和人類的職務的那些軒昂大志的意義都不懂得。這種志氣從前定過她的生活，並且給他們安下了好高之心，和一個誇耀的欲望——這就是他

所明白的唯一的解釋。

娜泰萊的丈夫是一個名聲，財產俱無的人，可是在他的職業上却十分機巧；他很敏捷的在自由派或守舊派之間調度，看兩種潮流何者最合他的意思，便利用何者；最出色的是經過了某種品質能使婦人們喜悅；因此種種，他便做了一任比較上很光明的審判事業。當他旅行外國的時候，那時候他已不復在他的初期少年時代；他既結識了南赫留道甫，便巴結那個亦已不復少年的娜泰萊，使她戀愛自己；這却很違背她的母親的願望，她以為女兒和他結婚簡直是和下等人結婚。

雖然他極力的自藏此事，雖然他奮鬪此事，可是南赫留道甫總記恨他的姊夫。

南赫留道甫對他的很強烈的憎惡之情果然是羅瓜金斯開的感情的卑賤和他的自信自任而窄小的心地所致，可是激起這種憎惡之情的緣故却

大半是因爲娜泰萊爲他起見，竟湮沒了她曩昔心內的善良，怪她公然不顧她丈夫的天性的狹窄，邊能將他愛得十分熱情，十分私見，和十分嗜慾。

這個常常害南赫留道甫想起娜泰萊是那個多髮的，自信的，頭上一塊禿頂閃閃有光的人的妻子。甚至對於孩子們牽引的感情，他都不能夠制服，當他聽說她又耍養一個孩子的時候，他便感得一種憂愁以爲她又被這個對他十分疏遠的人不知傳染了什麼壞東西。

羅瓜金斯開夫婦二人把他們一子一女兩個孩子留在家裏，輕身來到莫斯科，住在上等旅館的上等房間裏。娜泰萊一到莫斯科，馬上便到她母親的老宅裏，可是聽見阿格拉費，彼得洛夫納說她的弟弟不在家裏，現在正住在客棧裏面，她便乘車往那裏去。骯髒的僕人在那緊密的過道中迎接她，只見那裏黑漆漆的祇有一盞終日在那裏燃着的燈兒。他對她說侯爵已經出去了。

娜泰萊叫他引進他的屋中，因為她想留一張字柬給他，那人便引她上去。娜泰萊細細心把她弟弟的兩間小屋察看了一下。她素來深知道他愛好潔淨和秩序，她看見屋中佈置得非常簡單，却未免吃了一驚。在他的寫字檯上，她看見一個頂上有黃銅狗的紙壓，這個東西她還記得起來；他的各種書夾和寫字的材料放在檯上，那種齊整的樣式，她亦很熟稔的，又見一柄象牙的彎曲的大裁紙刀擱在一本泰爾特所著的法國書中，這本書和其餘論刑罰的書卷放在一塊，還有一部享里，佐治所著的英文書。

她在檯子那裏坐將下來，寫了一張字柬請他當天一定要來。她對着她所看見的東西不免有所驚異，只見她搖了一搖頭，便自回轉她的旅館裏去了。現在有個關於她弟弟的問題使娜泰萊關心：其一是他和喀瞿莎的婚事，這事情她聽見他們鎮中的傳說，因為人人都談這件事情；其二是他把田地捨給農夫們，此事她亦已知道，並且驚以為一種政治性質的和危險的行動。

喀瞿莎的婚事却有一樣使她高興。她很讚美那個堅忍的志趣，這個志趣却十分像他和她自己，因為在她未嫁前，他們常常在那些快樂的時光裏的。然而她想着她弟弟要和這樣一個可怕的婦人成親的時候，便自害怕起來了。後面的那個情感在兩者之中比較強烈些，於是她決定用全力來阻止他，雖然她知道這事的難辦。

把田地捨給農夫們一事却没有使她緊怯着，可是她的丈夫倒很惱怒這事，並且盼望她能感化感化她的弟弟。

羅瓜金斯開說這樣的一種行為簡直是背謬，輕浮，和驕誇，——這種行為的唯一可能的解釋便是實現原始，驕於誇傲，和高談闊論的欲望。

他說道：『把田地租給農夫們，却把租價付給他們自己，這種事情能有什麼意識呢？如果他決定做這樣的一種事情，那麼爲什麼不把田地由農工銀行經手賣給他們呢？這麼一來，便算有些意識。實在說來，這種行為簡直近於

癡狂了。』

羅瓜金斯開便鄭鄭重重的想把南赫留道甫放在法定的監護之下，並且要求妻子說她應當嚴重對她弟弟說說他那奇怪的志意。

第三十二章

那天晚上南赫留道甫回來，一看棹上他姊姊的字柬，即便起身出來去見她。他到了旅館，只見娜泰萊獨自一人在那裏；她的丈夫正在第二間屋子裏安息着。她穿了一件緊貼身子的黑絲衫，前面有一個紅色的紐結，她那黑漆的纖髮是按着最新的時色挽攏來的。

數年來她做了她丈夫的匹偶，只見她爲他之故而竭力裝出時色的樣子。她看見了她的兄弟，便跳將起來，直奔他去，但聞她那絲衫窸窣有聲。他們接過吻，兀自含笑互相注視着。那種不可思議的，極有意義的，完全是真實的，並且不可以言表的，神氣的交換過去了。後來不真實的言語便來了。他們自

母喪以來，還沒有會過面。

他說道：『你比從前長得又碩壯，又年輕了。』她聽着，不禁很愉快的把嘴唇繃將起來。

『你却變瘦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好，你的丈夫好麼？』

『他正安息着；他終夜的不睡覺。』

千言萬語說不出；祇有他們的神情把他們言語所說不出的事情表將出來。

『我已到你的客棧裏去過了。』

『是的，我知道的。我移住的緣故，是因為那房屋太大了。我那裏寂寞得很。那裏所有的東西全都用不着，所以你最好把東西全都收下罷。我是說家具和那些東西。』

『是的。阿格費納，彼得洛夫納已告訴我了。我到過那裏了。多謝你。可是……』
那時候旅館中的侍者送進一套銀茶具來。他收拾桌子的時候，他們便不言語了。後來娜泰萊在桌子那裏坐下；弄茶，仍舊不言不語，南赫留道甫也自一語都不發。

後來還是娜泰萊毅然說將起來。

『很好，將米脫利。這個我都知道了。』說畢，她便注視着他。

『這有什麼呢？我很喜歡你知道。』

她問道：『她進了那生活以後，你怎麼能希望改良她呢？』

他在一隻小椅子上直僵僵的坐在那裏，很細心的聽着，極力了解她的意思，並且正正確確的回答她。上次和瑪司洛娃相會所生出的心境仍然充滿了他的靈魂，帶了很安逸的愉快，並且對所有的人們都很悅意。

他回答道：『這個不是她，却是我自己想改良。』

娜泰萊便嘆了一口氣。

「除去結婚，還有別法可想啦。」

「可是我想這是最好的了。況且這個引我進到一個我在其中能夠有用的世界裏面呢。」

娜泰萊說道：「我不能信你能得快樂。」

「我的快樂不在這一點上。」

「自然啦；可是如果她有一顆心，她不能夠快樂……連想都不能想他。」

「她並沒有想他。」

「我懂的；可是生活……」

「是……生活麼？」

「需要的東西有點不同。」

南赫留道甫目光注在她的臉上說道：「除去我應當做正當的事情外，生

活什麼東西都不需要了。」只見她的眼睛和嘴巴周圍雖然微縐，却仍不失其爲漂亮。

「我不懂，」他說畢，便嘆了一口氣。

他想到：「可憐的親愛的人呀，她怎麼能變到這個地步？」他又憶起了未出閣以前的娜泰萊，並且對著她感得了一種幼時無數記憶所構成的溫存之情。在那個當口羅瓜金斯開進了屋子，只見他頭向後，胸朝前，擺著他的常態，又輕又慢的踱將進來，他的眼鏡，他的禿頂，和他的黑眼烏珠，全都在那裏閃閃放光。

他說道：「你好呀？你好呀？」他很不自然加重他的話語。

他們握過手，羅瓜金斯開便慢慢的一把安樂椅坐將下去。

「我沒有打斷你們的談鋒麼？」

「沒有，我很不願意瞞着我正在說的或正在做的事情，什麼人也不告訴。」

南赫留道甫一看見他那有毛的手，和一聽見他的自傲自信的語氣，他的溫柔之性一下子便離開他去了。

娜泰萊說道：『是的，我們正在講他的志願哩。』她取過茶壺來，續說道：『我給你一杯茶，你要麼？』

『是，請罷。那是一些什麼特別的志願呢？』

南赫留道甫講道：『和一千囚犯到西比利亞去的志願，囚犯之中有一個婦人，我自以為待錯她了。』

『我聽說不但跟隨她，此外還有別事呢。』

『對了，如果他願意，我便娶她。』

『真的啊！可是倘使你不見怪，你可一表你的動機麼？我總不了解他們。』

『我的動機是這個婦人……是這個婦人的墮落的第一步。』

南赫留道甫因為不能尋得正當的說明語，兀自在那裏自怒自惱起來。『

我的動機是：我是罪人，而她却得了懲罰。」

「如果她受了懲罰，那麼她便不能是無辜的。」

「她却完全是無辜的。」

於是南赫留道甫就很熱忱的把那事情全部講出。

「是的，在首席推事方面，這是一個失案的案子，在陪審官方面却又斷了一個不思議的答案。可是像這樣的案件，還有大理院在呢。」

「大理院已經否認上控了。」

羅瓜金斯開顯然懷著真理乃法律判決之產品的通俗見地，他說道：「好，如果大理院已否認了這個，那麼必是上控的理由不充分。大理院不能鑽進案件的事實裏面去。如果正真有一個差誤，那麼應當請願皇帝。」

「這個做是已經做到了，可是恐怕沒有成功的希望。他們將要採用部中司裏的主意，司裏也就和大理院裏商量，大理院亦便把本院的判決重復一

下，而這無辜的人却照常要受罰。」

羅瓜金斯開很謙讓的一笑說道：「第一層，部中司裏決不會和大理院商量的，司裏傳令把原來的文書由法庭移送過來，如果發現了一個錯誤，便將依法判決了。第二層，無辜的人是永遠不會受罰的，或者受罰，也不過是在十分罕見，十分特殊的案子裏罷了。要知道受懲罰者乃是罪人。」羅瓜金斯開很謹慎的說著，並且很自滿的笑著。

南赫留道甫對著他的姊夫懷著一種惡意，只聽他說道：「我却確知其反面，我確確切切知道大部分受法律定罪的人是無辜的。」

「在什麼意思上呢？」

「在無辜兩字的本意上。正好比這個婦人毒殺人的無辜；好比我剛剛知道的一個農夫永不會犯殺人罪，而竟然蒙了殺人罪的無辜；好比母子二人現即將定成縱火罪，其實火是那房屋的主人放的，罪當然是他犯的。」

「好啊；自然啦，法律的錯誤是常常有的。人類的機關是不能夠完全的。」
「此外還有許多定了罪的人，他們所做的事情本來是無辜的，而他們所處的社會却以為是不正當的。」

羅瓜金斯開神氣又安詳又自信，笑容微微含著輕蔑，招得南赫留道甫特別的生氣，他說道：「請恕我，這却不然；個個偷兒都知道行竊是不當的，並且知道我們不應當行竊……那是不道德的。」

「不對，他不知道這個；他們對他說「毋偷盜」，他却知道工廠的主人低落工價，偷他的勞工；政府，經過百官的手，用稅賦來劫掠他。」

羅瓜金斯開靜心審度著他小舅的言語，說道：「怎麼啦，這是無政府主義哪。」

南赫留道甫繼續說道：「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我祇說所發生的事情罷了。他知道政府劫掠他，他知道我們田地的業主們早就劫掠他了，他知道

田地應該是大家的公產，却會把他搶去；田地是由他那裏竊去的，而後來如果他從那裏拾起一些樹枝兒來燒火，我們便把他放在監獄中，極力安慰他，說他是一個賊。他自然知道做賊的不是他，却是那些奪他田地的人們，並且知道謀得恢復由他那裏所竊去的東西是一種對於他的家庭的責任。

羅瓜金斯開確切以爲南赫留道甫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並且以爲社會主義需要所有的田地都應當平均分開，而這樣的一種分法是非常傻蠢的，並且以爲自己能够很容易的把這個證明是如此的。他很安詳的說道：「我不懂；要不然，如果懂了，我也不能贊同的。田地應當是某種人的產業。如果你把他分開……如果你如今把他均分了，來日他却又在最勤敏和最聰明者的手裏了。」

「沒有人想均分田地。田地不應當是任何人的產業；不應當是一種買賣或者租賃的東西。」

大自
以

「產業的權利是天賦給人的；沒有此權，田地的耕種使沒有指使，把產業的權利一毀壞，我們便要墮入野蠻主義之中了。」羅瓜金斯開冠冕堂皇的

述說這種事情，將平常贊成田地私有制的論調重溫了一遍。

「反過來說，祇要田地不是人家的產業的時候，便可不再荒蕪了，好比現在的情形一般，一方面田主們如同狗在馬槽，不能使自己應用馬槽似的，不讓能用田地的人們用之，一方面田地就荒蕪了。」

「可是特米脫里，伊溫諾維克啊，你所說的不過是瘋話罷了。試問在我們這時代，能不能把田地上的產業剷除？我知道這是你的老嗜好。可是我對你說得很率直，還要請你原諒。」羅瓜金斯開面色灰白，聲音也顫將起來：「顯然這個問題把他激動得非常利害：『我總勸你在未實行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先好好的揣度揣度。』」

「你是說我本身的事情麼？」

沒有
男大相之
太子想

「對了。我們處在特別的環境中，我以為我們應當擔負從這樣的環境所生出來的責務，這種責務應當扶持我們生於其間的情境，我們會把這種情境從我們的祖先遺傳下來，我們便應該將之傳遞給我們的後裔。」

「我以為這是我的責任……」

羅瓜金斯開說道：「宥諒我，」他不許南赫留道甫插口，「我並沒有說我自己或者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地位是確定了：我所賺的，足夠我們安安逸逸的過活，我盼望我的孩子也是這樣的過活。所以我繫念你的行為——倘使你不怪我這樣說來，我便要說這種行為還沒有考思完備——不是根於本身的動機；乃是根據原理的，所以我不能夠贊同你。我勸你好好的思考，再讀讀……」

南赫留道甫面色轉成灰白，他說道：「請你讓我定奪我的事情，讓我自己選擇讀什麼和不讀什麼。」他覺得兩手冷將起來，並且覺自己不復是自己

的主人，他住了嘴，便在那裏喝起茶來。

第三十三章

南赫留道甫稍覺安定的時候，問他的姊姊道：『好，你的孩子們都好麼？』
他的姊姊告訴他，說孩子們和他們的祖母一塊兒留在那裏。她很喜歡他，她丈夫兩人的辯論告終，她便繼續告訴他她的孩子如何玩耍，說他們正在那裏旅行，好像他常常拿着三個洋囡囡，一個黑奴，又有一個他叫作「法國婦人」，這樣的玩一般。

南赫留道甫笑道：『這些事情你真個全都記得麼？』

『是的；可也奇怪，他們竟玩耍得一模一樣。』

不愉快的談鋒已經告終，娜泰萊心中便覺得安定一些，可是她不高興在她丈夫面前談祇有她兄弟能够明白的事情，所以她想提出一個普通的談話，便講起開朋斯奇死於決鬪，他母親因喪了她那獨生的兒子而悲傷憔悴

一事來，因為這個是彼得堡當時的談資，現在已經傳到莫斯科來了。羅瓜金斯開對於這事的情形表示不滿之意，說決鬪中的謀殺不在通常的刑事罪之列。

此種言譚激起了南赫留道甫的答詞，於是一個新的辯論在這個題目上挑將起來。什麼事情都沒有解釋清楚，兩個對頭都沒有自己心中所懷的事情表明出來，却是各執己是，而各貶人非。羅瓜金斯開覺得南赫留道甫貶責他，且看輕他的行爲，並且想把他的意見的不公道指謫給他看。

在他方面看來，羅瓜金斯開干涉他辦理田地的事情，南赫留道甫都覺得被他那姊夫嘔了他一肚子的氣，並且惱怒這個窄心眼兒的人一味兒的認南赫留道甫信作糊塗和有罪的事情爲合式的，和合法的。這種膠持很使南赫留道甫生氣。

他問道：「法律能够做什麼？」

『能够把兩個決鬪者之一，像一個普通謀殺犯一般，定了罪案充發到礦山那裏去。』

南赫留道甫的兩手又冷將起來了。

南赫留道甫很熱烈的問道：『好，這個有什麼好呢？』

『這個是公正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公正彷彿是法律的目的。』

『不是如此，還有怎樣呢？』

『階級利益的扶持！據我的意見看來，法律不過對於我們這階級的利益做一種扶持現有事物的秩序的器具罷了。』

羅瓜金斯開很鎮靜的一笑說道：『這個完全是一種新眼光，通常以為法律是有一個全然異樣的目的。』

『對了，所以在理想上，却不在實際上，這個是有的，如同我所尋出的一般。』

法律志在保守事物的現狀，所以這個殘害和處決那些立在普通水平之上，而想將之擡高起來的人們，就是所謂政治犯者——正和殘害和處決那些在中人以下的人們，所謂罪人之模型者相彷彿。」

「我不贊同你。第一層，我不能承認列在政治犯的罪人受罰，因為他們是在中人以上。照大多數的情形看來，他們是社會上的下流，樣式雖然不一樣，顛倒搗亂却十分像你視為中人以下的罪人之模型一般。」

「我偶然知道人們依道德而論是遠在他們的審判官之上；所有那些教徒都是有道德的，從……」

可是羅瓜金斯開乃是一個自己說話時不慣別人打岔的人，他並沒有聽着南赫留道甫，却在同時繼續往下講話，因之越發惹他生氣了。

「我亦不能承認法律的對象是扶持事物的現狀。法律志在改良……」

南赫留道甫插嘴道：「好一種改良，在一個監獄裏面！」

羅瓜金斯開一味兒望下說道：『或者移化那些驚駭社會的，搗亂而兇殘的人們。』

『這個正是法律所不能的事情。社會沒有既做這事又做那事的方法。』
羅瓜金斯開勉強一笑說道：『這是怎麼會事呢？我不懂。』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的意思是說祇有兩種合理的刑罰存在，這兩種是古時所有用的：就是笞刑和極刑，這兩種刑罰都已越來越不通行，因為人類的本性漸漸的軟化了。』

『聽你說話，可真是十分新穎，非常奇怪。』

『對呀，打人以儆其將來不做招打的事情是合理的；當人有害或危及社會的時候，便斬其首級，更是十分合理了。這些刑罰實有一個普通的意義。可是一個人沒有職業，又看了壞榜樣，因之顛倒搗亂起來，便被繫在獄中，試問這種的意識何在？把他放一種地位裏，這個地位是專給預備的，是助長他的

惰性的，又是使他和最會搗亂的人們相處的，試問這種的意識何在？從士拉到歐哥慈克省政府，或者從苦爾斯克……每人要納五個盧布的公費，這個意識又是何在？

「是的，可是大家都是一樣的，大家都怕公費的行程，如果沒有這樣的行程和監獄，爾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坐在這兒了。」

「監獄不能夠保證我們的平安，因為這些人不能永久在那裏拘留着，總久再要釋放出來的。在反面看來，人們在這些機關裏却養成了最大的淫弊和墮落，所以危險不但沒減少，反倒增加起來了。」

「你的意思是說懺悔制度應當進步起來。」

「這個不能夠進步的。進步的監獄；所消耗的比現在人民的教育所費的還多，並且在人民身上便要加上一層更重的擔負。」

羅瓜金斯開並沒有注意他的舅弟，兀自繼續說道：「可是懺悔制度的缺

點決不會毀壞法律本身的。」

南赫留道甫便揚聲說道：「這些缺點是無可救藥的。」

羅瓜金斯開說道：「那麼是什麼呢？我們勢必把他們殺却麼？要不然，就如同某個政治家所提議的一般，去挖出人們的眼睛麼？」

「對了，這事不免殘忍些，可是很有效力，如今所做的事情是很殘忍的，却不但沒有效力，並且是十分蠢笨，竟使人家不能明白怎麼人民在他們的意識上會參與這樣荒謬而殘忍如刑律的事業。」

羅瓜金斯開面色變得灰白起來，但聽他說道：「我剛巧參與在這個裏面。」

「那是你的事業。可是我以為這個是不可解的。」

羅瓜金斯開顫聲說道：「我想有許多許多的事情，你是以為不解的。」

「我曾看見一個檢察官怎樣極力的把一個不幸的小孩定了罪，其實這個孩子祇有令公平人引起同情的份兒，並不能惹出什麼事情來。我知道又

有一個檢察官怎麼盤問一個教徒。怎麼本着讀福音一事，設計捏造一個刑事罪名：實在說來，法庭裏全部的事情都包括在那類又無意識又殘忍的事情裏面。」

羅瓜金斯開立起身來，說道：「如果我作這般想，那麼我決不去供職了。」南赫留道甫看見他姊夫的眼鏡底下有一種特異的光耀。他便想道：「這個會是淚珠兒麼？」原來這個果真是傷失體面的淚珠兒。只見羅瓜金斯開走到窗邊，取出他的手帕，但聞一陣嗽聲，抹了抹他的眼鏡，他既把眼鏡脫下，便亦把他的眼睛擦將起來。

當他回到沙發那裏的時候，便點了一支雪茄煙，再也不講話了。

南赫留道甫既把他的姊夫和姊姊得罪到這等程度，却覺得苦惱和慚愧起來，特特因為第二天他就要走開，並決不再見他們。

他昏昏亂亂的別了他們，便乘車回去。

他想到：『凡我所說的話可以是真的……無論如何他沒有回答這個。可是我沒有用恰當的方法去說。如果惡的情感竟如這樣的得罪他和中傷可憐的娜泰萊一般的會把我潛移過去，那麼我便一點兒都不能改變了。』

第二十四章

瑪斯洛娃等一千囚犯即將趁下午三點鐘的火車離開莫斯科；南赫留道甫想看囚隊起程，並且和囚犯們一塊兒到車站去，所以他打算在十二點鐘以前便到監獄那裏。

前一夜他正在收拾打束他的文件的時候，隨手抽出他的日記本來，來回讀了幾頁。末一頁是在他到彼得堡之前所寫的，其文曰：『喀瞿莎不願意收納我的犧牲；她意欲自己做一個犧牲。她已戰勝了，我亦戰勝了。她那內心的變化使我很快樂，我雖然懼怕相信這變化，可是我已爲這個正在她心中進行着。我懼怕相信這個，然而她却似乎正在那裏恢復生機。』後來他更望下

讀道：『我的生活，有點是非常慳澀，有點是非常快活。我聽說她在醫院裏行爲極壞，我忽然就覺得萬分痛苦。我永想不到這事會如此痛苦的。我懷着憐憎和怨恨對她說話，後來我斗然憶起我所怨恨於她的事情，雖祇在思想上面，從前自己却也屢屢的犯過甚麼且現在仍然犯着。於是立刻之間，我便慊惡起自己來，並且憐她，並且又覺得快樂起來了。如果我們能够設法常常用我們自己的眼睛來看那光線，那麼我們當可多麼和善啊。』後來他便寫道：『我已見過娜泰萊，而自滿之心又使我不仁和惡毒起來，並且有一種沉悶的情緒貼在心上。好啊，這個已無可救藥了。明天即有一個新生活開始。對於舊者便作一個最後的握別罷！許多新印象已屯積起了，可是我還沒有把他們聯合起來。』

第二天早晨南赫留道甫醒來，他的第一個情感即是悔恨他自己和他姊夫兩人間的事情。

他想到：『我不能够像這樣隨便走了。我應當去和他們說合一下。』可是他一看錶，知道已經沒有時候到他姊那裏去，但當趕快出去，以免太晚了，不能看見囚隊開拔上路。他匆匆忙忙的把各種東西都預備妥當，叫一僕人和太拉司把東西送到車站，太拉司是費道西的丈夫，他亦是步行的。隨後他雇了他所看見的第一輛馬車，只見車夫一揚鞭便趕到監獄那裏去了。

囚犯們的火車祇在他所乘的火車前兩個鐘頭開發，所以南赫魯道甫在客棧裏把他的賬目付過，一概都料理清楚。

那時候正是七月時令，天氣熱不可當，但覺熱氣騰騰的由石上，牆上，房屋的鐵頂上蒸發到靜着不動的淨空中去，這些石頭，牆壁，屋頂，那酷熱的夏夜也都沒有把來冷一冷。少有間隙，而微風起處，亦祇冒起一股又髒又熱的空氣，却還有飛塵彌漫其間，油漆的氣味觸鼻難聞。

街道上絕少行人，即有一二出外的人們也自勉強歇足於道旁蔭涼的所在。祇有些曬黑的農夫們，銅顏黑鞋，正在那裏修理道路，只見他們坐在炎日之下，塊塊的把石頭錘入那如焚的沙中；——一方面那些面目嚴澀的巡警，身穿荷蘭布的寬衫，橘紅的帶子拴着很大的手槍，憂容可掬，兀自鬱鬱悶悶的站在街道的當中，兩腳不住的在那裏掉換着；又聞鈴聲錚錚，貨車，馬匹在那陽光曝曬的道上，來回不絕的經過，只見馬頭上都遮馬帽，帽上有兩個馬耳的罅隙。

當南赫留道甫趕到監獄那裏的時候，囚隊尙未離院。解交和接收囚犯們的工作在清早四點鐘就開始，直到那時仍然沒完工。囚隊共有六百二十三個男囚和十四個女囚。他們都須被人家點過名，按着名冊，一個一個的把他們收下；把病的弱的檢將出來，其餘大家都解交到衛隊那裏去。新獄長偕兩個副獄官，醫長和副醫官，衛隊的長官和書記，正在獄中院子裏一座牆頭的

蔭處，臨棹而坐。棹上放着文具和公文。

太陽的光線已經漸漸的達到了那棹子，那時候風息都無，非常的躁熱，緊挨在旁邊的囚羣吸出氣來，使人萬分的難受。

衛隊長官是一個身材高肥，面色鮮紅，肩胛高聳，兩臂很短的人，只見他一口把吸在嘴裏的雪茄煙吐將出來，噴在他那濃厚的鬍鬚裏面，他說道：「天呀，這事竟永不告終麼？」他又深深的吸了一口煙，說道：「你們害殺我了。你們由什麼地方把他們全都弄來了？還有很多麼？」

那書記在冊子上看了一下。

「不算女囚，還有二十四個男囚。」

衛隊長官對那些尙未經過察視而擁擠擠在那裏魚貫站着的囚犯喝道：「你們站在那裏幹什麼？」囚犯們已經在那裏足足的站了三個多鐘頭，他們在飽滿的太陽光芒之下，排列成行，候着他們輪次。

監獄院內的情形是這樣的，同時門外（除去帶槍的哨卒照常站崗不計外）約有二十輛大車和一羣囚犯們的親友。大車已經套好，是載囚犯們的行裝和搭那類弱不勝步的囚犯們的。那羣親友們站在角隅那裏，等候囚犯們出來，一見他們；如果有一個機會，便可交換一句半句的話，並且送給他們一點兒東西。

南赫留道甫亦就列羣中。他在那裏站着，已有一個鐘頭上下，那時候轟轟的鏈索聲，得得的脚步聲，叱咄的喝令聲，哼哈的咳嗽聲，和一大羣人低低的怨艾聲，便都在聞了，

如此者，約有五分鐘之久，在這個五分鐘裏有幾個管獄官不住的在門道那裏走出走進。最後號令下來了。但開轟的一聲大門已開，鏈索的辟拍聲便高將起來。衛兵們白衣肩槍走出街心，在門前列成一個很大很整的圓陣。一看便知這是一個平時操練有素的陣勢。後來號令再下，囚犯們便兩人一對，

開始走將出來。但見他們那薙了髮的頭上，都戴着扁平的，薄餅式的帽子，肩上扛着囊包兒，底下拖了他們那絆了索的腿，上面一臂還須扶着他們的囊包兒，那一隻臂膀便不住的揮動起來。

罰充苦工的人們在前面走，大家一律都穿了灰色的衣袴，背上註着號目。他們大家——老少，肥瘠，灰色，紅色，黑色，有鬚，無鬚，俄國人，韃靼人，猶太人，種種不同——走將出來，索聲琅然可聽，臂膀揮動得很快，彷彿預備去走一條長道一般。可是他們走了十步之後，便住腳不前，馴然互相退步，成爲四人並行。後來爲時不久，便有較多的薙髮男人攤了出來，服裝是一色一樣的，不過腿上沒有鏈兒，可是互相都用手鏢拴着。這些人便是判定充發的。他們照樣的快步出來，照樣的斗然站住，並且列成四人一排。後面出來的便是那些被他們鎮中所定罪的人們。

隨後婦人們出來的次序是一樣的：定充苦工的在先，身着灰衣，手拿手帕；

後面是流放的婦人和志願跟她丈夫前去，穿着鄉衣村服的婦人。有幾個婦人還把嬰孩懷在灰色外衣的前面，帶着前往的。

同婦人們一塊兒出來的有男女的小孩子，孩子們好比小駒在馬羣裏一般，緊附在囚婦們中間。

男人們不言不語的就列隊中，祇不時的咳幾嗽，或者短語數聲罷了。

囚婦却連續不歇的在那裏講話。南赫留道甫以爲當他們出來的時候，他便看見瑪司洛娃，却不料她登時在大羣人衆中失去了，於是他祇能看看那些灰色的東西罷了。這些東西簡直不成人形，無論如何總不像是女流，只見她們跟在男囚之後，背負囊包，四下裏還有孩子們圍着她們。

雖然所有的囚犯在獄牆裏已經點過了名，可是衛兵還須用表冊對照着號目重點一遍。此舉大費時候，特因有幾個囚犯移換了地位，便擾亂衛兵的計數。

衛兵們一味的向囚犯們叱喝，推拉，並且把他們數了又數。囚犯們外面自然十分順從，可是心裏却非常有氣。那時候大家都已點畢，衛隊長官便發出號令，大隊就移動起來了。軟弱的人，和婦人，和孩童彼此齊向火車奔去，把口袋等物放在車上，自己便亦爬將上去。婦人們抱着啼哭的嬰孩，小孩們在那爭執地位蠢愚的男囚面露狂容，只見他們都上了大車。

有幾個囚犯脫去了他的帽子，走到衛隊長官那裏，不知有什麼請求。後來南赫留道甫知道他們是在那裏懇求大車上的地位。不料那長官嘴裏噴出一股所吸的雪茄煙，並沒有正眼一看那些囚犯，後來他在一個囚犯面前把他那很短的手臂一擺，那人急忙將他那薙了髮的腦袋在他的兩肩中間，彷彿怕吃老拳似的，縮回，只見他順勢一跳，便退將出來。上面的情形是南赫留道甫所目睹的。

但聞那長官喝道：『我送給你一輛車，你就記得了。你必得一直走到那裏。』

只有一個腿上帶鏈的老頭兒算是恩准了，南赫留道甫眼見他脫去了他那薄餅式的帽子，走到大車那裏，直將自身橫在那裏。他費盡氣力，却不能够爬上車去，因為那鏈索阻止他那對軟弱的老腿上升。可是到了後來，正在車上坐着的一個婦人，幫助了他一下，一手把他拉將上來。

所有的包裹都已載在車上，所有准其坐車的人們都已上車，那時候那個長官脫去自己的帽子，把的前額角，禿頭頂，和紅脖頸，都擦了一擦，自己又作了一個十字。

他號令道：『開步走！』於是兵士們便托起槍來，囚犯們脫了帽子都在那裏劃十字。看着他們出發的人們不知喝出了一些什麼話，囚犯們也不知回喝了一些什麼話。在婦人當中呢，更有一番熱鬧的吵鬧了。兵士們，身衣寬衫，前後圍擁着囚隊，向前移動。囚犯們腿繫鏈索，腳蹠沙土，於是塵頭大起。兵士們在前面走；後面便是罰充苦工，腿鏈錚錚有聲的囚犯；隨後便是充發流放

的人們，兩人一對，手腕都被繫着，隨後便是婦人們。大隊後面，載着包裹的車上；便是軟弱的人們。在一輛車上，高高的坐着一個婦人緊緊的將身體裹着在那裏抽咽悲鳴。

第三十五章

隊伍極長，載行李和病罪人的車子發動時，在前面的人早已看不見了。末一輛車走動的時候，南赫留道甫便上了停在那裏候着他的馬車。他叫車夫追趕前面的囚犯，以便看看囚隊裏有他認識的沒有，且亦可試試在囚婦羣裏一找瑪斯洛娃，詢問她送去的東西收到沒有。

天氣炎熱的利害。淨空無風，囚隊移下街心的時候，千足踏處，一陣飛塵揚將起來，高懸空中，直到囚隊過去。囚犯們走的很快，緩行的車馬過了一時纔趕上他們。他們一排一排的經過那些模樣可怕的怪東西，南赫留道甫却是一個也不認識。他們向前走去，服裝都是一樣的；千腳鑽動，鞋屨也都是一樣

的；自由的臂膀兀自揮動着，彷彿要提起他們的精神來一般。他們的人數太多了，他們的模樣忒煞相像了，他們所處的境界亦都是這樣的奇怪和異常，因此種種，直使南赫留道甫以爲他們不復是人類，却是某種奇特而可怕的東西了。一會兒這種印象便過去了，因爲他在囚犯羣中認出了那謀殺菲與德羅夫，又在流放犯中認出了那證人俄霍丁和別個遊蕩者，這個人是會請求過他援手的。馬車過處，幾乎個個囚犯都回過頭來注視着車中的老爺，奧德羅夫把腦袋向後一仰，做了一個暗號，表明自己已經認出南赫留道甫，俄霍丁也拿眼睛來示意，可是兩人都沒鞠躬，他們以爲這是不准的。

南赫留道甫趕上囚婦羣，立刻認出瑪司洛娃。她在第二排上。該排第一個是一個腿短，眼黑，貌陋的婦人，衣襟直疊在腰帶上。這個婦人便是小美人。第二個是一個孕婦，只見她拖着自身，很形困難。第三個便是瑪司洛娃；她的肩上扛着她的包裹，目不旁矚，直向前望。她的面容露出安靜和剛毅的神氣。排

中第四個是一個美貌的少婦，脚步很快，穿着短衣，她那頸巾繫成農婦的樣式。這個婦人便是費道西。

南赫留道甫下車走近囚婦羣去，打算問瑪司洛娃已收到他所送的東西沒有，並想一詢她的感想如何，不料在那邊走着的衛隊委員一眼看見了他，便向南赫留道甫這兒跑來了。

委員走到他那裏喝道：『先生，你不要這樣。挨近囚隊是違章的。』

可是當那委員認出是南赫留道甫（獄中個個人都認識南赫留道甫）的時候，便舉手行禮，立在他面前說道：『先生，現在却不能够；等到我們到了車站那裏再說：這兒却不許……』說到此處，他便對囚犯們喝道：『不要落後；前進！』他竟不顧炎熱和他脚上所着的華美的新鞋，放下一種敏捷的神態，跑回原處去了。

南赫留道甫走到砌道那裏，叫車夫把車趕在後面，跟着前行。囚隊經過無

論什麼地方都引起人家驚憐交集的注意。乘車經過此處的人們，都探身車外，送之以目。道上行人亦都很驚恐的駐足注視這幅可怖的景象。有幾個人跑來送些賑濟的物品給囚犯們，這些東西便被衛隊收去了。有幾個人竟跟着囚隊走去，彷彿受了催眠一般；後來也就止住脚步，搖了搖頭，祇將眼睛送了他們一陣罷了。各處的人們都走出門戶來，並且招呼別人也出來；有的在窗中探身外望，都不言不語，不移不動的看着那隊駭人的隊伍。在一處十字路口¹的地方，一輛很講究的馬車被大隊截住去路。車箱上面坐着一個胖馬夫，面上閃閃有光，背後有道鈕子；面向馬匹坐着的是夫婦兩人；夫人是一位面色蒼白的瘦婦，頭上戴着淺色的帽子，手裏拿了很漂亮的日傘；丈夫戴着一頂高帽子，穿着很講究的淺灰外衣。座前坐着他們的兩個孩子：一個是小姑娘，一個是八歲的小孩子。小姑娘衣服都麗，美髮鬆鬆，好比花朵一般的鮮艷；小孩子頭上戴了一頂有長帶子的水手帽，他的脖頸又長又瘦，肩膊骨也

是很尖的。

那父親很有氣的責罵車夫錯過機會不在囚隊前面過去。母親却皺緊眉頭，雙眼半合，露出不愉快的神氣，兀自把日傘靠近她的臉，遮著塵土和太陽。那馬夫很生氣，皺着眉頭，對於主人的責罵很覺不平，因為走這條街是他自己吩咐的。他挽住那壯黑的馬匹，煞費氣力，也便不耐往下走去。

巡警滿心想止住囚隊，討好那華輿的主人，然而覺得隊伍的森嚴，即使爲一個十分豪富的老爺，也不應當破壞的。他僅僅舉手爲禮，對富人們表示敬意，並且嚴顏注視着囚犯們，彷彿無論如何，他總防着他們以保護馬車的主人一般。所以馬車不得不靜候全隊過去，一直等到末輛載着包裹和囚犯的大車走過時，這纔能够向前移動。那個犯氣鬱病的婦人坐在車上，本已安靜了一些，不料她一看見那華美的馬車，却又抽咽悲鳴起來了。後來馬夫輕輕的一動韁轡，但聞蹄聲得得，黑色的馬匹拉着象皮輪的輕車，向別墅去了。那

個別墅就是丈夫、妻子、小姑娘和小孩子們正要去做娛樂的所在。

父親和母親兩人都沒有給那女孩和男孩解釋解釋他們一千人是怎麼會事，所以孩子們自己找出這種奇景的意義來了。

女孩拿她父親和母親面上的印象來設想，來解決問題，所以決定這些人是異類的男女，和她的雙親和他們的相識大不相同的；又決定他們是壞人，所以必須受這樣的待遇。所以這位姑娘別的不知道，祇覺得很害怕，並且當她不復看見那些人們的時候，便喜歡起來。

可是那個長頸的男孩却把這個問題解釋得很不相同，方纔他注視着那囚犯的队伍，他的眼睛簡直沒有移開一下。因為上帝直接授意，他確切無疑的知道這些人，和自己，和別人，都是一樣的同類，所以必定有人加一種不應當的罪過於這些人們身上；於是他很為他們躊躇，並且覺得為那些被羅被鎖，和那些羅人鎖人的兩種人擔憂。後來這個孩子的嘴唇越噓越高，可是他

却極力的忍住不哭出來，以爲因爲這種事情而哭起來豈不可羞。

第三十六章

南赫留都甫走着，同囚犯們走到一樣快。衣裳雖然穿得很單薄，可是他覺得熱得不得了，又在那種悶氣，靜止，熱得像火燒，充滿了塵土的空氣中更覺得難於呼吸。

他大約走了九百碼的時候，便又上了馬車，可是在街心曬着仍然覺得很躁熱。他極力的追憶昨晚和他姊夫兩人所談的話，可是那些回憶不復像早晨那樣的刺激他了。因爲囚犯的起程和他們的進行，尤其那種忍不住的熱度，所造成的印象把那些回憶戰勝了。

砌路上有幾棵樹的蔭處，他看見兩個小學生站在一個跪着賣冰的人旁邊。一個孩子已經啜了一角匙，正在那裏嚼他的冰，第二個孩子也在那裏候着一杯，只見杯中不知盛滿一些什麼黃色的東西。

step

南赫留道甫極想吃點東西，他便問車夫道：『這地方那兒能得一些東西喝嗎？』

車夫回答道：『近邊有一家很好的酒館，』說畢，便拐過一個灣兒，趕到有一塊大招牌的門那裏。那個胖夥計，穿了一件俄國式的短衫，站在櫃臺的後面。侍者們身穿很髒的白衣，因為一個顧主也沒有，所以都坐在棹子那裏。他們很詫異的看着這位異常的客人，連忙上來招呼他。南赫留道甫要了一瓶汽水，便在離窗不遠的一張小棹那裏坐下，棹上，鋪了一塊骯髒的布。有兩個人坐在第二張棹子那裏，在他們面前放着茶具和一個白瓶子。他們擦着自己的前額，狀態很覺親暱，不知在那裏猜度什麼事情。其中有一人的面貌很黑，並且是個禿頂，腦後也有一縷頭髮，正像羅瓜斯金開一般。這種景象又使南赫留道甫憶起了昨天他和他那姊夫的談話，和自己想見他和娜泰萊兩人的願望。

他想到：『在火車未開發以前，我決不能見他們了；我最好寫信給他們罷。』他便要了紙張，信封，和一個郵票。他一面在那裏喝着那很涼的，起泡的汽水，一面便揣摩他應當說的話。可是他的思想兀自遊移起來，竟不能夠作書。他寫着道：『我親愛的娜泰萊，——昨天和姊夫的談話，誠使遺下極大的印象，我實不能挾此印象以俱去。但是怎麼辦呢？請他恕我昨天所說的話麼？可是我所說的不過是我所感想的罷了。這麼一來，他即將以為我反覆無常了。況且他干涉我的私事……不，我不能……』於是他又覺得記恨那個十分和他不對付的人之情，油然而起於他的心中。他把那沒有寫完的信摺好，放在衣袋中；付清了賬，走將出來，便又上了車，追趕囚隊去了。

天氣越來越熱了。石頭和牆頭似乎在那裏噴出熱氣，脚踏砌道如同灼焦；南赫留道甫手觸車上的漆濺板，頓覺燥炎如焚。

馬匹已經疲乏，得得緩行蹄聲一致，擊着那崎嶇骯髒的道路；車夫也在那

裏打起盹來。南赫留道甫兀自坐着，毫無所思，祇是漠不經心的向前望着。

一所大廈的門前——此處街道傾趨路溝——聚着一羣人，旁邊立着一個衛兵。

南赫留道甫阻住了車夫，不向前行。他探問一個擔夫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知同一個囚犯有什麼事情。」

南赫留道甫便下車，挨近人羣去看。只見有一個囚犯躺在那路溝的，很粗糙的石頭上，頭在下面，腳向上面；這個囚犯，年事已高，胸脯寬大，紅鬚扁鼻，臉面漲得通紅。他穿着灰色的上衣和灰色的褲子，仰天躺着，他那兩隻有斑點的手，填在背下，手心向下。一對凝血的眼睛直向天空瞪着，待了良久他那寬大的高厚的胸脯纔挺將起來，他便呻吟了一聲。在他旁站着的有一個神氣兇橫的巡警，一個做小賣買的人，一個郵差，一個書記，一個老婦人，支着一

把小日傘和一個短髮的小孩提了一隻空籃。

南赫留道甫剛剛走到那裏，那書便招呼他道：「他們病了。他們病了。他們坐禁在獄中，已生病了，後來他們又引他們經過這最高的熱度。」

支小日傘的老婦人慘聲說道：「他極像快死了。」

郵差說道：「應當把他的裏衫解開來。」

那巡警使用他的粗厚，抖索的手指把繫住裏衫的棉紗線解開。顯然他是又生氣又紛亂的，可是他仍然惦着招呼衆人要緊。

「你們聚在這兒幹什麼？沒有你們來擋風，天氣已是够熱的了。」

書記自耀他的法律知識道：「應當叫一個醫生把他診察一下，有病的人就須留下來。他已弄得九死一生，他們纔把他送出。」

巡警既解開那裏衫的棉紗線，便起身向四圍看了一看。

他說道：「走開，我告訴你們。這個不是你們的事情，是不是？看着那兒什麼

東西？」他便轉向南赫留道甫，看他表同情不表，可是在他的臉上什麼都看不出，便又轉向那個衛兵。

可是這個衛兵正立在一旁察視他那踏坍了的鞋根，絲毫沒有注意這個巡警的紛亂。

但聞衆口異聲議道：「這些人的事情是不關心的。像這個人似的把人家弄到死地，試問這是正當的麼？一個囚犯果然是一個囚犯，可是他仍舊是一個人哪。」

南赫留道甫說道：「把他的腦袋擡得高一點，再給他灌一點水。」

巡警說道：「水已經派人去取了，」說畢便用手臂把囚犯托起，很費勁的將他的身體拉高了一些。

忽然有一種堅決的，命令的聲音說道：「怎麼啦，這羣人在這兒幹什麼？」只見一個警官已走到人羣這兒，他穿着絕清而放光的寬衫，很亮的鞋尖，仍

在那裏閃耀。

他還未知道是什麼事情招人圍觀，便對衆人喝道：「走開。不要在這兒站着。」

當他走近過來，看見了那將死的囚犯，他的腦袋便做了一個贊成的朕兆，^(佛)他十分希望衆人圍觀一般。後來他即轉身向那警巡說道：「這是怎麼啦？」

巡警便說，當一隊囚犯經過的時候，這一個犯人跌倒在地，衛隊的官長便吩咐把他留下。

「很好，那就是了。應當把他帶到巡警區裏去。喚一輛車子。」

那巡警舉手爲禮，並說道：「已有一個擔夫去喚了。」

店鋪掌櫃的忽在那裏叫起熱來。

警官便嚴嚴重重的瞧着他說道：「這是你的事情麼？礙走開。」

南赫留道甫說道：『你應當喝一點兒水。』警官亦嚴嚴重重的瞧着他，却沒有說什麼話。當擔夫取了一泥罐水來的時候，他便叫那巡警給囚犯灌一點下去。巡警便將那低垂的腦袋扶了起來，勉力望嘴裏灌了一點兒水，可是那囚犯却不能喝下去，水不住的流在他的鬚鬚上面，濕了他一身。

警官吩咐道：『澆在他的頭上。』於是巡警把那薄餅的帽子脫掉，夾頭夾面將水澆在他的紅髮和禿頂上。他的眼睛彷彿恐怖一般的大開了，可是他的地位仍然沒有改變。

髒汗在他灰色的臉上淌將下來，可是嘴裏照樣在那裏很有規則的喘着，並且全身又搖動起來。

警官便指着南赫留道甫的說道：『看這兒！乘這一輛罷。你那兒，趕起來！』那車夫瞧也不瞧，便回絕道：『我已有買賣了。』

南赫留道甫即轉身向車夫說道：『這是我的車；可是搭他罷。我情願付你

車錢。』

警官就喝道：『好啊，你們等着什麼呢？上手呀。』

巡警，擔夫，和衛兵三人把這個垂死的人托起來運到車上，便他放在座上。可是他不能夠起坐着；他的腦袋垂在後面，他的全身也就滑下座來了。

警官吩咐道：『把他放躺下。』

巡警便將那個垂死之人橫置在車座中，又把他的壯健的右臂繞着身子挽將過來。他說道：『對了，大人；我就這樣的把他帶到區裏去罷。』那個衛兵又把那雙穿着囚鞋不著襪的腳拿起來安插在車箱裏面。

警官向四下裏一望，看見了那頂薄餅式的囚帽，便自去把他拾起來，放在那個溼而下垂的頭上。

他吩咐道：『走。』

車夫很有氣的回面一望，便搖了搖頭，那個衛兵却在後面跟着，直向巡警

區那裏慢慢的退回去。

巡警坐在犯人旁邊，那犯人的身體不住的要滑下座去，他一面扯着那身體，不料一面他的頭顱却向兩邊擺將起來。

衛兵在車旁走着，南赫留道甫在後面跟着。

第三十七章

警區門口站着一個救火員在那裏巡哨，（註一）馬車從他旁邊經過，驅到院中，停在一扇門前。

院中有幾個救火員撩着袖子正在那裏洗刷一輛車，並且高聲的講話。車既停住，便有幾個巡警圍攏過來，把那囚犯的沒有生氣的身體托出車箱，不料分量過重，車子竟格格的作起響來。

（註一）在莫斯科，救火團和警區通常是連在一處的

抱那身體的巡警走將下來，把他那蕪木無知的手臂搖了一搖，把他的帽子脫去，自己便劃了一個十字。他搬着身體，進門上樓，南赫留道甫便在後面跟着。他把那身體運到一間又小又髒的屋子裏，其中排着四付牀鋪。有兩隻牀上各坐着兩個身穿病服的病人，兩個病人：一個是缺嘴綳頸，那個是患的癆病。其餘兩牀是空着的；那囚犯便被安放在一隻上面。那時忽有一個身材短小的人輕腳急步的走向前來，這個人祇穿着襯衫，襯袴和襪子，兀自擠着眼睛，不住的移動着眉毛。他先對囚犯一看，又對南赫留道甫一看，便哈哈大笑起來。這是一個瘋人，那時他正被禁在巡警醫院裏面。

他說道：「他們想恐嚇我；可是不對，他們沒有成功。」

搬運屍身的巡警後面還隨着一位警官和一個醫藥助手。

那醫藥助手走到囚犯的身子那裏，把那麻斑點點的手擋將起來，這隻手雖尚柔軟，可是顏色灰白，早就發冷了。他把手執了一回兒，便放下來。再一摸

死人的胸口，已經覺得沒有生氣。

醫藥助手說道：「他已經完了，可是他顯然很安靜。他解開他的潮溼的裏衫，把他的鬆曲的頭髮掠回來，放在他的淡黃色的，寬大的，不移動的胸脯那裏。那時候大家都不作聲。醫藥助手又立起身來，推動他的頭顱，用手指觸他的第一層眼泡皮，隨着便超過那開着的，瞪着的綠眼，又摸那第二層。

瘋子向着那醫藥助手的方向唾了一口，反復的說道：「我不怕，我不怕。」

警官問道：「好麼？」

醫藥助手答道：「好麼？應當把他放入墳墓裏去。」

警官說道：「小心啊！你確切麼？」

醫藥助手把裏衫扯過屍身的胸脯，說道：「我應當知道的，便是時間了。然而我情願請馬泰，伊溫尼奇來，讓他一看。彼脫羅甫，喚他去。」他便從囚犯的身體那裏踱開。

警官說道：「把他搬到墳墓那裏去。」他又對着那一刻不離囚犯的衛兵續說道，那麼你應當進辦公所去簽押了。」

兵士說道：「是，先生。」

巡警運起囚犯的身體，又把他搬下樓去。南赫留道甫想跟下去，不料被那瘋子截回。

他說道：「你不在黨裏，所以給我一支煙捲罷。」南赫留道甫便取出烟盒，給了他一支。

瘋子兀自把他的眉目移動得很快，要述說他們磨難他的情形。

「怎麼啦，他們都同我過不去，設計磨難我和纏擾我。」

南赫留道甫道了一聲「對不住，」不再多聽，便自離屋走到院中，想看看把囚犯的身子放到什麼地方去。

那個負重的巡警早已走過院子，正要進一個地窖的門。南赫留道甫意欲

走上他們那裏去，不料被那警官阻住。

「你有什麼事？」

「沒有事。」

「沒有事麼？那麼走罷。」

南赫留道甫從命，便回到他的車夫處，只見車夫正在那裏打盹。他把他喚醒，他們便向火車站馳去。

他們還未走上一百碼，便遇見一輛車，後面跟着一個肩槍的衛兵。車上躺着別個囚犯，這個囚犯明明已經死了。囚犯仰天躺在車上，車子每一搖蕩，他的雜了頭髮的腦袋便自搖撞起來，薄餅式的帽子已經滑將下來，溜到鼻子那裏。車夫腳蹴重鞋，手挽馬韁，在車旁步行。有一個巡警，也是徒步，跟在後面。南赫留道甫觸了他那車夫的肩膀一下。

車夫停車說道：「正好看他們正在做什麼事情！」

南赫留道甫下來，跟着那輛車，又經那哨卒，走進警區的大門。這回救火員已把車子洗刷完畢；那時他們已去，換了一個瘦長的人站在那裏，這個人是救火團的團長，帽上纏了一條綠帶，雙手插在袋中。很嚴重的看着一匹粗頸，飽健的黃色牡馬，馬被一個救火員拉着，在他面前來回的溜放。這匹馬的前腳已經跛了一條，只見那救火團團長很有氣的對着一位立在一旁的獸醫先生不知說些什麼話。

警官亦站在那裏。他既見第二個屍身，便走上衛兵處來。

他很不悅意的搖頭問道：『你在那兒把他拾起來的呢？』

巡警答道：『在高白脫街上。』

救火團團長問道：『是一個囚犯麼？』

『是的。今天這是第二個了。』

團長說道：『好我說他們佈置得奇異。可是自然今天是一天酷熱的日子。』

後來他便轉向牽跛馬的救火員喝道，——

『把他放在馬房裏去罷。你這狗才！你還弄得不好，不如我來教你打跛馬的法子吧。你這光棍！』

巡警和第一次一模一樣的把死人從車上取下，便把他搬至樓上的醫院中。南赫留道甫不由得跟着他們，彷彿受了催眠一般。

有一個巡警問道：『你有什麼事情？』可是南赫留道甫沒有回答，兀自隨着屍身走去。那個瘋子坐在一張牀上，很喜歡的吸着南赫留道甫所送的煙捲。

他說道：『啊，你已回來了，』便笑將出來。當他看見屍身的時候，便做了一個怪臉，又說道，『又！我很厭惡這個東西。我不是一個小孩子，不是，噯？』他便轉身向着南赫留道甫，露出一種含有問意的笑容。

那時候南赫留道甫正看着那死人；剛才死人的臉被他的帽子遮着，現在

已看得見了。先前那個囚犯是很醜的，現在這個的面貌和體格却是很美的。這個人正在英年壯盛之時。雖然薙去了一半頭髮，弄得不成個模樣，可是那個不很高的，峭直的頭額却是十分美觀；他的鬚子又纖又黑，其上的鼻子亦很俏美。他的嘴唇早已變成綠色，笑容却還存於其上；小鬚生處，劃出了臉面的下部；薙去頭髮的一邊，人家一看，即可瞧見一隻豐滿，好看的耳朵。他的面上的神氣是安靜的，嚴肅的，而且仁慈的。

一望而知這個人的上流生活的可能性已被毀壞，可是他那雙手和帶桎的兩腳的骨格，和他那相稱的肢體的強筋壯肉却露出這個人當時會是一個俏美，壯健，和輕捷的人類的動物。猶憶那個黃色的牡馬跛了，那救火團的團長便十分的生氣；其實馬和這個人都是動物，可是他這類的動物却比馬完善得多哩。

然則他已被人弄死了；不但無人哀其爲人類，並亦無人哀其一種良好的，

做工的動物之死。祇有一種絮煩之情流露於外：因怕屍身腐爛，故須搬道外間，這是很麻煩的事情。醫生和他的助手進了醫院，區長也跟在後面。醫生是一個身材矮胖的人，穿着一件絲綢的外衣，袴子也是綢的，緊貼在他那很肥的大腿上面。區長是一個小胖子，但見他那紅色的臉袋兒圓得如同一個球兒一般，他常常用氣膨脹他的兩頰，又慢慢的把氣放出，這種習慣便把他的臉袋兒做得更紅和更圓了。醫生坐在牀上，旁着死人，也把他兩手托起，正和他那助手的作爲一樣；他又俯身把耳朵放到心口那裏，旋即起來，把他的袴子拉直。

他說道：「不能多死了。」

只見區長在那裏用氣膨脹他的面頰，後又慢慢的把氣放將出來。

他問衛兵道，「他從什麼監獄裏來的？」

兵士告訴了他，並且提醒他死人腳上還帶着鏈索。

區長說道：『我就要把鏈索取下了；我們又可照顧一個鐵匠哩，感謝上帝，』他又把他的面頰膨脹起來，向着門口走去，又慢慢的把氣放出。

南赫留道甫問醫生道：『這個因為什麼發生出來的？』

『這個因為什麼發生出來的？你說他們因為什麼中暑死去麼？這個是因為什麼。他們在獄中坐了一冬天，也不操練，也沒有光亮，忽然把他們取出來，放在像今天這樣的日光中：他又是成羣的進行，所以他得不着空氣，結果便中了暑啦。』

『那麼為什麼要他們送出來呢？』

『哦，至於那一層，你去問送他們的人罷。可是敢問閣下是什麼人呢？』

『我是一個客人。』

『哦，好吧，再會罷；我沒有工夫。』醫生很覺煩腦；他把他的袴子朝下一拉，便自向病人的牀鋪那裏走去了。

他問那曲嘴綽頸，面色灰白的人道，『好，你身體怎麼樣？』
在那個當口，那瘋子坐在一張床上，既把他的煙捲吸完，便又向着醫生處
睡將起來。

南赫留道甫下來走到院中，經過那些救火員的馬匹，和幾隻母雞，和那個
戴銅盔的哨卒，出得大門，上了馬車，一看那個車夫又在那裏睡着了。

第三十八章

南赫留道甫行抵車站的時候，囚犯們都已坐在火車上，車上的窗戶是裝
着鐵柵欄的。有幾個人來看他們開發，他們站在月臺那裏，只是不准走近車
輛。

那天真把衛隊磨難死了。從獄中到車站，一路上除去南赫留道甫所看見
的兩人以外，又有三個囚犯中了暑，倒地死去。一個是像先前兩個一般，搬到
最近的警區裏去，那兩個是死在車站上的。衛隊裏的辦事人員却不以為苦，

因爲死掉了五個不該死的人，減輕了他們的職務，這種事情雖然不煩腦他們，可是他們却很掛慮，恐怕在這種情形裏，必要撤銷什麼法律所需要的事物。搬運屍身到指定的地方去呀，把那些運到尼慈尼去的人銷案呀，傳遞公文呀——所有這種事情是萬分討厭的，而在這種熱天裏爲尤甚。

衛隊人員所忙的便是這種事情，直到這種事情全都做完，南赫留道甫和其他諸人便去請求他們准予走到車輛那裏去，結果却未得允許。然而南赫留道甫把衛隊委員一疏通，立刻就許他走上去了。那委員雖放南赫留道甫過去，却囑他快去把話講完，不要被長官撞見。一共有十八輛車，除去給官員佔一輛外，餘多擁滿了囚犯。當南赫留道甫經過車輛的時候，便聽他們在那裏幹什麼。但聞所有的車輛裏都是些鏈索的琅璫聲，和混着聲高語鄙的吵鬧聲，對於他們的同伴的死囚犯，却未道及一字。所有的談話都是講包裹，飲料，和爭座位等事情。

南赫留道甫看見一輛裏有兩個衛兵在那裏給囚犯個開脫手鐐。諸囚犯伸着自己的手臂，一個兵士便用一個鑰匙打開那些手鐐，便都脫下來了；那一個却在那裏招集他們。

南赫留道甫既經過所有的男囚車，便來到女囚車那裏去。從女囚車的第二輛那裏，他聽見一個婦人呻吟道：『哦，哦，哦，上帝啊！哦，哦，上帝啊！』南赫留道甫經過了這輛車，便有一個兵士對他指出他那第三輛，他就走到這輛車上的一扇窗戶那裏。他把自己的臉放近窗戶的時候，就覺得有很烘烘的空氣，夾着人身上的汗酸臭，沖將出來；並且有婦人們的尖聲，聽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座上都坐滿了紅面汗顏，高聲講話的婦人。身上穿着囚服和白色的短衫，南赫留道甫的臉在窗戶那裏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坐得最近的婦人便停止談話，對他望着。瑪司洛娃穿着白色的短衫，頭上沒遮着，坐在對面的

窗前。美容，含笑的費道西所坐的地位離開他很近。認出了南赫留道甫，他便暗推瑪司洛娃，並且指着那扇窗。

瑪司洛娃急忙立起身來，把頭巾披在她的黑髮上面，走到窗戶那裏，紅面帶笑，手執一條鐵柵。

他帶着一種喜歡的笑容，說道：「好啊，今天很熱。」

「你收到那些東西沒有？」

「收到了，謝謝你。」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還要什麼東西不要？」那時候車中的熱氣如同一個火爐一般的沖將出來。

「我不要什麼東西了，謝謝你。」

費道西說道：「不知我們可能喝一點水。」

瑪司洛娃重伸道：「對了，不知我們可能喝一點水。」

「怎麼啦，難道你們沒有水喝麼？」

「剛纔他們放了一點在裏面，可是都已喝完了。」

「我可以直接去請求衛隊裏的人員。現在我們就要分散了，直到我們到了尼慈尼，彼此纔能相見呢。」

瑪司洛娃說道：「怎麼啦，你要走麼？」她彷彿不理會這個一般，並且很愉快的看着南赫留道甫。

「我搭下次的火車走。」

瑪司洛娃沒說甚麼話，僅祇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一個面貌嚴澀的老囚婦說道：「先生，我聽說今天已糟場死了十二個囚犯，這事是真的麼？」她的聲音和一個男人的嗓子一般低沉。

這個婦人是柯拉伯娃。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沒有聽說是十二個；我祇看見了兩個。」

「他們說他們已殺了十二個了。他們便沒有事麼？祇想一看看這些惡魔！」
南赫留道甫問道：「婦人中沒有一人病倒麼？」

又有一個身材矮小的囚婦說道：「婦人比較強壯些。」她便笑了一聲；手指方纔發出呻吟聲的鄰車說道：「只有一個婦人，腦中惦念着釋放。她在那裏走着。」

瑪斯洛娃勉過那快樂的笑容，說道：「你垂問我們有什麼事情沒有？這個婦人真受罪，不知能不能把她留下來？如果你願告訴官長們……」

「是了，我願意。」

她目示那含笑的費道西繼續道：「還有一件事情；她能一見她的丈夫……」

……泰拉司麼？他同你一塊兒來了，是不是？」

一個衛隊委員說道：「先生，你們不要談了。」

這人不是放南赫留道甫通過的那個人了。南赫留道甫就離開那輛車，去

尋找一個官員，想對他說那孕婦的事情和泰拉司的事情，可是他既不能找着他，——問了半天衛隊裏的人——又沒有得着一個回答。他們已忙做一團了：有幾個人在那裏引導一個囚犯；有幾個正在車中安置他們的東西，或者隨着一個女太太，這個女太太後面跟着那衛隊的長官，尚有幾個正在那跑着，去取他們食物去；所以他們很不願意回答南赫留道甫的問題。

南赫留道甫在第二次鈴鳴過以後，（註一）纔找着衛隊官。

這個短臂的官員正用着短臂，擦着他那滿嘴的鬍子，並且聳着肩膀，不知爲了何事在那裏責罰一個曹長。

他問南赫留道甫道：『你要做什麼事情？』

（註一）在俄國的車站上通常於火車未開前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鳴第一次鈴，第二次鈴是說在十分鐘前，第三次鈴後便要開車了。但在中部諸站上同時比較短些。

『你把一個婦人放在那裏，她正要分娩呢，所以我想無妨……』
『好吧，讓他分娩罷，隨後我們便去看看好了。』他匆匆揮着他的短臂，一溜氣跑到他的車輛那裏去了。

正在這個當口，只見車衛手持警笛，吹了一聲，走將過去，於是月臺上的人們和婦人們的車中起了一陣哭泣的聲音和禱告的字眼。

月臺上南赫留道甫站在泰拉司旁邊，眼看車輛一一馳去的情狀，只見裝着鐵柵的車窗裏盡是些薙去頭髮的男囚的頭顱。隨後便是第一輛女車，窗戶裏的頭顱也有遮着頭巾的，也有赤露着的；隨後便是第二輛其中的呻吟聲仍舊未絕；隨後便是瑪司洛娃在裏面的那輛車。只見她和其他諸人臨窗而立，望着南赫留道甫面上露出一種動情的笑容。

第二十九章

南赫留道甫所搭乘的客車離開車還有兩個鐘頭。他想利用這個時間再

去一見他的姊姊；可是一觸著早晨的印象，他便覺得十分惱怒，並是十分灰心，竟使他在頭等車的休息室中一張沙發上坐將下來，覺得十分困倦，所以他便翻過身去，用手支着腦袋，登時睡着了。

一個身穿服^刺的侍者手拿茶布，把他喚醒過來。

「先生，您是南赫留道甫侯爵麼？有一位女太太正在尋您呢。」

南赫留道甫跳起身來，揉了一揉眼睛，兀自在那裏追憶自己在什麼地方，和一早晨所發的種種事情。

他在虛幻間看見了囚犯們的隊伍，沒氣的屍身，裝柵欄窗的火車，和關在裏面的婦人們，其中有一個臨產乏助的婦人，同時又有一個却很動情的在柵欄中對自己發笑。

在他面前實現的境界便大大的不同了：只見一張桌子，其上花瓶呀，燭盤呀，瓷器呀，一應俱全；伶俐的侍者們兀自圍桌侍候着；屋中盡頭處有一個櫃

子，一排瓶子，幾隻葉瓶，一個理髮匠，和幾個理髮客人的背影。

當南赫留道甫起身坐着，漸漸追溯他的思潮的時候，看見屋中諸人現出探問的形狀，不知看着門道那裏所發生的什麼事情。於是他也一看，原來是一隊人，擡着一把椅子，椅上坐一個婦人，這個婦人的頭，不知用何種紗裹着。在前面擡着椅子的僕人，南赫留道甫一想，自己却認識他，後面的人是一個鬮人，帽上還緣金條，看去也很面熟。一個佳麗的閨婢帶着纓兒，束着圍裙，在椅後步行，手裏拿了一個包裹，一把日傘，和一隻圓皮囊，囊中不知放着一些什麼東西。隨後便是那個嘴唇寬厚，脖頸肥膩，頭戴旅行帽子的柯爾察克侯爵來了：他的後面便是媚仙，她的表弟米薩，和南赫留道甫的一個相識——就是那個長頸的外交家，奧斯頓，依然談笑風生，狀態欣歡。他對媚仙不知說些什麼事情，講得雖然詼諧，却是非常動聽。醫生在後面走着很有氣的吹着一支煙捲兒。原來柯爾察克家人要從他們近城的家產處移到尼慈尼鐵路

上爵女的姊姊的一處產業那裏去了。

這隊人——擡椅子的人們，婢女，和醫生——進了女候車室，惹得旁觀者心中起了一種好奇和恭敬的情感。可是老侯爵却留着未走，在桌子那裏坐下，喚侍者來吩咐飲食。媚仙和奧斯頓亦留在休息室裏，他們剛要坐下，忽然看一個相好在門道處，他們便走到她那裏去了。這個婦人是娜泰萊，羅瓜金 斯開。

娜泰萊進了休息室，阿格拉費，彼得洛夫納在後面跟著，兩人便周屋環視了一下。娜泰萊同時看見了她的弟弟和媚仙兩人。她祇向他的弟弟點了點頭，却先向媚仙處走去；可是她既吻過她，登時便又轉向他這裏來了。

她說道：『我到底找着了你了。』南赫留道甫立起身來迎接媚仙，米薩，和奧斯頓，稍爲對他們說了幾句話。媚仙對他說他們的鄉屋遭了火災，所以他們不得不搬到她的姑母那裏去。奧斯頓便講起一場火燒的故事，講得非常詭

怪離奇。

南赫留道甫並沒有注意，却轉身向着他的姊姊。

『你來了，使我非常喜歡。』

她說道：『我到這兒已好久了。阿格拉費，彼得洛夫納跟着我呢。』她便指着阿格拉費，只見她身穿絲衣，頭戴帽子，遠遠的站着，對他鞠了一躬，神氣很慈嚴，並且躊躇着不願突然走上去。

『我們在各處尋遍你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却在這兒睡着了。你們來了，使我非常喜歡。我正寫信給你呢。』

只見她神色驚慌的說道：『真的麼？什麼事？』

媚仙和紳士們知道姊弟間即將開始一種親密的談判，便自走開了。南赫留道甫和他的姊姊臨窗坐在一隻天鵝絨的沙發上，其上還放着一件花格

的絨布衣，一隻匣子，和一些別的東西。

南赫留道甫說道：「昨天我別你之後，便想回去表明我的悔心，可是我不知道他要怎麼辦。我對姊夫說得很快，這就使我煩惱起來了。」

他的姊姊說道：「我知道，我確知你一定不是說這個。哦，你知道啊！」於是淚水直湧到她的眼睛裏，她便摸着他的手。

語句雖然不清楚，可是他已完全了解，並且受了這種句子所表明的意思的感動。原來她的話語的意思是說除去對她丈夫應有的愛情以外，她對她弟弟的愛情亦看得很重要，很有價值，所以他們兩人間的種種誤會都使她萬分難受。

他說道：「謝謝你，謝謝你。」他突然憶起了那第二個死的囚犯來，便說道：「哦！今天我所看見的事情！兩個囚犯被殺死了。」

「殺死麼？怎麼啦？」

「對了，殺死了。在這種熱度裏，他們却把他們放將出來，便有兩個人中暑死了。」

「不能罷！什麼，今天麼？剛纔麼？」

「對了，是剛纔。我看見他們的屍身了。」

娜泰萊問道：「可是爲什麼殺死呢？誰殺死他們的呢？」

南赫留道甫覺得她亦帶了她丈夫的眼睛來看這事，便帶怒說道：「強迫他們走路的人們殺死他們的。」

阿格拉費，已上他們那裏，說道：「哦，上帝啊！」

南赫留道甫續道：「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那些不幸的人所遭遇的事情。可是這事却應當知道知道的。」說畢便看着老柯爾察克，柯爾察克坐在那裏，頸上圍着一塊手巾，身前放着一個瓶子，那時候剛剛轉過身來向着南赫留道甫。

他喊道：『南赫留道甫，你不願和我一塊兒喫點點心麼？在一個長期旅行前，這是很有意味的。』

南赫留道甫謝絕了，並且回轉身去。

娜泰萊續說道：『可是你要去做什麼事情呢？』

『我所能的事情。我不知道，可是我覺得我應當做一些事情。我要我力能做到的事情。』

她笑了一下，又看了柯爾察克一眼，便繼續說道：『對了，我懂的。再說他們怎樣呢？這便能夠沒有事麼？』

『完全能夠的，我還以為兩方面都沒有有一點兒悔心哩。』

她怯然續說道：『真是可憐，我很發愁。我是喜歡她的。然而，假定這是如此的，那麼爲什麼你想縛來……縛來你自身呢？爲什麼你要去呢？』

南赫留道甫回答道：『我去，因爲我應當去。』他的語氣又嚴澀，又冰冷，宛

如意欲停止這個談判似的。可是登時他便覺得自己的冷淡可羞起來了。他一面看着那老僕人，一面想道：『因為什麼不把我所想的種種事情告訴她，並且亦讓阿格拉費聽聽呢？』而這個老僕人在他面前，便更使他給姊姊背自己的決心的慾望加強了。

他說道：『你說我想娶喀瞿莎的願望麼？好吧，你瞧瞧，我決心要做這事，可是她却一味兒堅持反對，』於是他的聲音顫起來，如同平時講到這事時的震顫一般。他又說道：『她不想承受我的犧牲，可是她正在她的地位中，自己要犧牲許多；如果這個犧牲僅是一種一時的衝動，那麼我却決不能承受這個了。所以我要跟她同去，她到那裏我也到那裏，盡我所能，極力去減輕她的惡運。』

娜泰萊沒有作聲。阿格拉費，露出一種含着問意的神氣看着她，兀自攪搖着她自己的頭顱。正在這個當口那隊人又從婦人室裏現將出來。那個漂亮

的僕人（菲列布）和閨人擡着柯爾察克侯爵夫人。兩人正擡着她前行，她忽止住他們，招手叫南赫留道甫前來；她的神氣又可憐，又衰頹，伸出她那帶戒子的白手，懷着一種恐怖的意識，滿想得他的手來堅堅的握一下。

她叙那天的熱度道：『可怕呀！我真受不住啊！這種氣候要燒死我了！』她短短的談了幾聲俄國氣候的可怕，並且請南赫留道甫過訪他們，隨後她便向兩人做了一個手勢，又望前走去。

把她擡走的時候，她回轉她的長臉向着南赫留道甫續說道：『務必要來見見我們。』

侯爵夫人等這隊人轉到右邊，向着頭等車走去。南赫留道甫同着擔夫和泰拉司便轉向左去；擔夫帶着他的東西，泰拉司搬着他的包裹。

南赫留道甫指着泰拉司對他的姊姊說道：『這位是我的同伴，』他的歷史先前南赫留道甫已對她講過。

當南赫留道甫駐足在一間三等車室前，泰拉司和那擔夫把東西帶進去的時候，娜泰萊說道：『一定三等麼？』

他說道：『對了，我愛坐三等。我和泰拉司一塊走呢。』他續道：『還有一件事情，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把科斯敏斯奇田地送給農夫們；如果我死後，你的孩子，就把他承續下去罷。』

娜泰萊說道：『特米脫里，不要！』

『如果我要把他送掉，不容說種種東西都是他們的，因為我不像要娶親；即使我娶親，我也不會有孩子的，所以……』

娜泰萊說道：『特米脫里，不要這樣講！』可是南赫留道甫已看破她很喜歡聽自己說這事。

頭等車室的旁邊，高高的立着一羣人，仍然兀自注視着那車室，原來柯爾察克侯爵夫人已被擡至其中了。大多數搭客都已坐在位上。有幾個晚來的

人急急忙忙的循着月臺的地板疾走，只聽得足音登登的響着。車衛請搭客進來，並請送客的人出去，便將車門關將起來。

南赫留道甫進了那又熱又臭的車室，可是登時便又出來，踱到後的小月臺處。

娜泰萊戴着時式的帽子，披着漂亮的肩衣，和阿格拉費，一塊兒站在車室近旁，一望而知她在那裏極力想找些話來說說。

她連『通信給我』一句話都不能說出，因為他們常常恥笑這種離別的口頭談。姊弟間骨肉之情充溢在他們的心中，不料一時間竟被關於錢財事件的談判所毀壞。他們覺得兩相疏遠起來，因此當火車移動的時候，她倒喜歡了；只見她面上露出又憂愁又溫存的神氣，點了點頭，祇能說聲『別了，別了，特米脫里。』

可是一俟火車過去，她便尋思自己應當怎樣對他丈夫學說和她弟弟兩

人的談判，於是她的臉就變得又嚴澀，又煩腦起來了。

南赫留道甫雖然對於他的姊姊除去最慈愛的感情以外，便無其他，雖然什麼事情都不隱瞞她，可是現在他對她却亦覺得鬱抑不安而喜歡與之離別了。他覺得這個曩昔和自己十分親愛的娜泰萊現在不復存在了，在她那方面看去，她不過是一個奇怪，醜陋，黑面，多毛的人的奴隸罷了。把田地送給農夫們和承繼等事是特別有利於她丈夫的，當他說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她便豁然開顏，異常精神起來：這種情狀是他清清楚楚的眼見的。

這種事情便使他憂愁起來了。

第四十章

很大的三等車輛終日曬在炎熱的太陽裏，其中的熱度非常的高，所以南赫留道甫逗留在後面小露臺上，並沒有進去。可是那地方亦沒有一口新鮮的空氣，到了大車經過房屋，又有一陣暢風括過露臺的時候，南赫留道甫這

纔呼吸得痛快了。

他對他姊姊所說的語句，他又把來對自己說道：『對了，殺死了。』於是在他的幻像中，在其餘諸印象中，那第二個死囚犯的俏臉兒，清清楚楚的現將出來，只見唇間含笑，眉端嚴澀，一隻豐滿的耳朵在那雍過的綠髮底下。

他尋思道：『看來真正可怕，他被人家戕害了，却還無人知道誰戕害了他。然而你已被人家戕害了，他像所有其餘的囚犯一般，是被瑪司亮尼可甫的命令所引出來的。可是馬司亮尼可甫將一張公文簽上他那拙笨的花押，發出命令來，也是常事，決決不會以為他自己有罪的。那診察囚犯的，細心的醫生更將自以為無罪了。他正正確確的行使他的職務，祇知把病人分離開來。他又何能預先見到這種可怕的熱度，他們要這樣晚纔起程，和人數會這樣的衆多呢？至於那獄長呢？他祇管施行命令：命令說在某數某某男女流犯和囚犯要送出去，他便按着命令做去。護送兵亦不能夠有罪，因為他的事情是

在一定的地方收了一定的的人數，仍舊將同樣的人數解交上去。他督率他們一若平時的狀況，却不能預見兩個如我所見的，十分強壯的人會忍受不住而死去。沒有一人是有罪的，然而兩人竟被這些人所戕害，這些人却又無辜於他們的死亡。」

南赫留道甫又想到：「總督們呀，獄長們呀，警官們和巡警們呀——所有這般人們都以爲有些去處人類之間人類的關係是無關緊要的：却不知一念之錯，所有這種事情便都從此產出了。瑪司亮尼可甫呀，獄長呀，護送官呀，——設使所有這些人們不是總督，獄長，官長，那麼未把這樣的一大羣人，在這樣的熱度裏，送出去之前，他們就要反覆考慮他二十多次——就要在路上停歇他二十多次；看見一個人出了毛病，喘着氣息，就要把他領到蔭涼的去處，給他喝口冰，叫他安歇安歇；如果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那麼他們還要表明表明哀憐之情哩。可是他們不但不做這種事情，並且還要阻撓別人

去做，因為他們不把人們和自己對他們的責任想一想，却僅僅念着他們自己所尸的官職，並且拿那種官職看在人類的關係之上。那就是事情的全部了。」南赫留道甫接着想道：「如果我一度承諾無論什麼事情——僅須一個鐘頭，或在某種特殊的情況裏就夠了——都能比一個愛我們同類的情感還重要，那麼沒有罪意，便不會有罪惡：就是我們可以不在意去犯罪了。」

○南赫留道甫的思想全佔了他的腦海，所以天氣起了一個變化，他竟沒有覺察。那時候烏雲低垂，已把太陽遮住。一陣稠密烏雲從西方疾行將過來，只見遠遠裏已有大點粗雨落在田畝上和樹林上。雲中發出的溼氣便和空氣攙合起來了。電光閃閃，不時的將烏雲劈開；雷聲轟轟，越趨越和隆隆的車聲相混在一起。雲彩越來越近前來，風吹雨滴，只見點點的斜打在露臺和南赫留道甫的外衣上面。稻穀和地面候雨已久，因之一下雨，這兩種氣味便和空氣混合；他踱到車臺的那一邊，吸着這種新鮮的溼空氣，便自站在那裏望

着花園，樹林，黃色的小麥田，綠色的燕麥田，和深綠色的，開着花的番薯條等等，一一的向後面逝去。看去種種東西都光澤起來了：綠的變得更綠，黃的變得更黃，黑的變得更黑。

這陣有益的大雨竟使花園和田畝復新起來了，南赫留道甫對此景色，兀自喜歡，但聞他自語道：『多些！多些！』這場驟雨並沒有延遲多久。雲的一部分已經降下成雨，一部分已經行將過去，不多一時最後的甘滴便直落到潮溼的地面上了。霎時間太陽重復現出，各種東西便又輝耀起來；擡頭一望，只見東方距天際線不很高的去處，現出了一條光明的彩虹，這條彩虹祇有一端已漫散，因為紫色層非常的鮮明。

天然界的變化已過去；火車在山路的斜坡處由高馳下的時候，南赫留道甫自問道，『對呀，我兀自想着什麼事情呢？』

『哦！我正在這兒想着那般在職的獄長和護送官呢，他們大半都是仁慈。

的人，其所以殘忍的緣故，僅因為他們的職務罷了。」

他憶起了瑪司亮尼可甫的冷心，和獄長的嚴澀，和護送官的忍心害理——拒絕求座的人們坐車；火車裏有一個婦人分娩，他也不加注意。祇因為這般人們職務在身，所以最簡單的憐恤之情便侵不入，滲不透他們了。山路是用種種不同的顏色所砌成的，雨水自然不能滲入地中，便順流衝將下去了。南赫留道甫看着石路尋思道：「他們當了官員，人性情感的不能滲透他們，亦猶雨水的不能滲透這種砌地一般。砌坡須用石頭，亦未可知，可是一看地上，不料沒了植物，便又令人發起愁來：原來這個地方也像這條山路的上面一般，亦可以生產稻穀，青草，叢林，或樹木。」

南赫留道甫又想到：「在人間也是這個道理。這般總督呀，獄長呀，巡警呀，說不定是不可少的；可是一看人間，不料沒了人類的要品——就是相互的愛情和同情，——却叫我害怕起來了。」他接着想道：「這事情是這樣的，這

般人誤認不是法律的東西爲法律，而全然不將法律認爲永久不變的法律，上帝在人類心中所定的法律。當我和這般人相處的時候，那個便是我心中覺得鬱不樂的原因。我單單怕他們。他們也真可怕，比強盜們還可怕些。一個強盜終久心裏可以生出憐恤之情，他們都決不會有的；憐恤之情格格不能入他的心中彷彿植物對石頭決不會相生一般。這就是使他們令人十分害怕的緣故。傳聞破該柴夫黨和拉金黨（註一）是很可怕的了。可是這些人却可怕得千倍哩。」

南赫留道甫續想道：「當今所謂基督的，慈悲的，簡樸的，仁愛的人們犯了最大的罪，却還不自覺其有罪，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個心理的問題祇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可想：就是一考他們的作爲便得了。這些人只有三件必要的事

（註一）兩人都是俄國亂黨的首領：司鐵根，拉金在十七世紀，破該柴夫在十八世紀。

情：第一他們應當是總督，獄長，巡警等等；第二他們應當充分的了解一種事業，這種事業名爲政府的職務，可以隨你拿別人，當人類看待；第三他們應當團結一氣，對他們事業的結果，共同負責，不使落在個人身上。現在我已證實，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麼那些可怕的行爲決不會見之於今世的。有人以爲不用愛情來和人類相處的時候，便可別開境界，却不知凡百事情都基於此處了。可是這境界那裏會有呢？我們和事物相處可以不用愛情——我們砍樹，造磚，打鐵，儘用不着愛情——可是我們和人類相處却不能不用愛情，猶之我們和蜂羣相處，不能不加小心一般。倘使你和蜂羣相處而不加小心，那麼你就要傷蜂自傷了。和人類相處亦是這個道理。這是不能似如此的，因爲互愛是人生的根本法律。一個人不能強迫別人愛他，好比他能強迫自己爲自己做工似的。可是一個人切不可和人家相處而不用愛情；如果一個人有求於人，或有望於人，那麼尤其不可不用愛情了。『南特留道甫接着想道：

『倘使你心中覺得沒有愛情，那麼悄悄的坐在那裏，自己去和諸事物，和你自己，和凡你所喜歡的東西幹旋罷，祇是不要和人類相處就得了。好比你餓時，祇要不害你自己，你便能去吃，所以你愛時，祇要有用而無害，你便能和人相處。只要使你自己像我昨天和我姊夫似的，不用愛情來和一個人相處，那麼你自招的痛苦便要如我生平證明的一般，流於無窮了。』南赫留道甫尋思道：『對了，對了，這是如此的，』他重想一遍道：『這是真的；對了，這是真的，』因爲在酷熱之後，得享那清新的空氣，並且知道他那久懸未決的問題已得了最清楚的解答。

第四十一章

南赫留道甫佔座的車室中人已半滿。其中有僕人，工人，工廠裏的職工，屠夫，猶太商人，店鋪夥計，工人的妻子，一個兵士，二位女太太，（一老一少，老的露着手臂，帶着錫子，）和一位嚴顏的紳士，他的黑帽子上有一顆帽章。他們

就座的喧嘩聲鬧了半天始息，所有的搭客都安安靜靜坐在那裏；有幾個人噓着香瓜子喫喫，有幾個人在那裏吸煙，有幾個人兀自和人講話。

泰拉司坐在車門右邊，神氣非常快活，他給南赫留道甫守着一個坐位，在他對面坐着的一個人談得津津有味；這個人很強健，身上穿一件布衣，到後來南赫留道甫纔知道他是一個園丁，正要到一個新地方去上工。南赫留道甫在未抵泰拉司處之前，先駐足在門口那裏，和一個教長老頭兒相去不遠，老頭兒嘴邊有一把白鬍子，身上穿着一件紫花布的外衣，正和一個農裝的少婦在那裏談話。少婦的次邊坐着一個七歲的小姑娘，只見這個小姑娘穿着一套村服，她那極美的頭髮上披着一塊頭巾，不歇的噓着香瓜子。

那個老頭兒一轉身看見了南赫留道甫，他便在那閃光的座上把自己的衣襟撩起，給南赫留道甫容出餘地，就帶着一種友愛的神態說道：『請了這兒有一個坐位。』

南赫留道甫謝過他，便去就坐。那婦人一俟他坐，便繼續他們那剛被打斷的談話。

她正從城裏她的丈夫處出來，要回到村中去，她在那裏所講的便是她丈夫接待她的情形。

她說道，「我在那裏過了狂歡節，（註一）現在，上帝助我，我又在那裏了。那麼在聖誕節上，上帝亦願我去了。」

老頭兒一面看了南赫留道甫一眼，一面說道，「那就好了，最好是常去看他，要不然一個少年人住在城裏，是很容易學壞的。」

婦人說道：「哦不能，先生，我的那個不是這種人。什麼沒意思的事情他都

（註一）狂歡節是天主教裏大齋前的狂歡星期，在這星期內大行各種宴飲，跳舞，奏樂，等等歡樂的事情。

沒有；他的生活是像一個年輕的處女一般。他所賺的錢都送回家來存在一個櫃子裏。至於我們這兒的女孩子呢，他們却很喜見她，也就沒有什麼話了，她說在此處，便笑將起來。

小女孩兒一面噓着瓜子，睡着殼兒，一面靜聽着她母親的話語，並且擡着頭，彷彿要證實他們一般，用着她那安詳，聰明的小眼注視在南赫留道甫和老人的臉上。

老頭兒說道：『好，他竟這樣的聰明，那就更好了。』在車室那一邊，坐着夫婦兩人，一望而知這兩人是工廠裏的職工；老頭兒對着這一對兒看了一眼，續下說道：『沒有那種事情麼？』原來那個男的正在那裏仰着頭顱，執着一個瓶子，把燒酒灌下自己的喉嚨裏去；那個女的呢，却捧着一個口袋，坐在那裏，兀自專心看着他，那個口袋便是他們從中取出瓶子來的。

那個和老人談話的婦人心喜又有機會再把她丈夫揄揚一下，當時說道，

「不，我的那個既不喝酒，又不抽煙。不，先生，地球上少有像他一般的人了。」
她轉向南赫留道甫接着說道，「他就是那種人。」

老頭兒看着那工廠的工人說道：「怎麼好呢？」只見那男人喝過酒已把瓶子遞給他的妻子。她笑了一聲，搖了搖頭，便也端起酒瓶湊到她的唇邊。一看南赫留道甫和那老人正在那裏注視着他們，那工廠的工人便招呼起南赫留道甫來。

「先生，怎麼啦？說我們喝酒麼？啊，沒有一人看見我們怎麼做工，可是人人却都看見我們怎麼喝酒。我賺下錢來，我便喝酒，並且用來款待我的妻子，此外就沒有別人了。」

南赫留道甫不知道說什麼纔好，祇得說道，「是，是。」

「真的，先生。我的妻子是一個穩健的婦人。我很滿意我的妻子，因為她能體貼我。瑪佛拉，我說得對不對？」

她的妻子把瓶子還給他，說道：『你把酒喝了罷，我不多喝了。』她又續說道：『你那樣的刺刺不休做什麼呢？』

『你看！她是好的……好的；（突然之間，她像沒有膏油的車輪一般，啾啾呀呀的叫將起來了。）瑪佛拉我說得對不對。』

瑪佛拉笑了一笑，帶了醉態將手搖着。

『哦，我的，他又來啦。』

『你看！她是好的……好的；可是祇要讓她把她的尾巴放過韁繩去便得了；你說不出她要到什麼東西上去……我說得對不對？先生，請你恕我；我已喝了一滴了！可怎麼辦呢？』工廠的工人把話說完，已是倦得要睡，他便在那合笑的妻子的大腿，把頭放將下來。

南赫留道甫和那老頭兒一塊坐了一回兒，老頭兒便把自己種種的事情講給他聽。老人是一個造爐匠，他業此已有四十三年之久，所造的爐子，為數

太多，連他自己都算過來了。現在他想休歇休歇，可是他總分不出工夫來，所以他進城來雇了幾個年輕的人；那時候他正要到鄉下去，看看他家裏的人們。南赫留道甫聽完老頭兒的故事後，便自走到泰拉司給他守着的地方去了。

園丁坐在泰拉司對面，擡頭望着南赫留道甫和聲說道：「先生，很好；請坐下罷，我們把口袋放在這兒好。」

泰拉司笑道：「未免太擠了，可是我既是朋友，也就不要緊啦。」他便把那包裹搬過去，橫在窗戶那裏。那個包裹約有五石多重，可是泰拉司舉將起來，却像一根羽毛一般。

他說道：「地方很有敷餘，況且一個人還可以隨便立着或坐着。我們十分安適啦。爲什麼還要假裝不安適呢？」只見他滿面放光，露出友愛和仁慈的態度。

泰拉司常常說自己不喝一口酒，便不能說話；他說酒能助他找出正當的字眼來，之後，他便可以表明各種事情了。果真當泰拉司酒醒的時候，他便緘默不語；可是一喝酒，他便談笑風生起來，然而他却不常喝酒，不過偶爾一試罷了。他既喝酒，可就妙口懸河的說將起來；話裏語間的簡樸和真實還在其次，最足見稱的是他那仁愛之情。碧眼溫柔，笑容和藹；這種仁愛之情便自流露出來。

今天他便在這種情境裏了。南赫留道甫走近前去，就把那談話打斷了；可是當他放好包裹的時候，泰拉司又坐將下來，雙手摺在膝上，眼睛直向園丁面上看着，又繼續講他的故事了。他將他妻子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詳細講給他的新朋友聽：把他充到西比利亞去的事由，和現在他跟着的原因。

南赫留道甫向來沒有聽說過這事的詳情，所以他也很高興的在那裏聽着。當他走上來的時候，故事已經講到毒殺計成爲事實，和家人發現那是發

道西的所爲。

泰拉司誠懇懇的招呼南赫留道甫道：『我正在這兒講話，大約這是我攪擾罷。我剛巧遇見了這樣的一位誠懇的人，我們便談起話來，我就儘情的講給他聽。』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看見的。』

『很好，我的朋友啊，這樣一來，這事兒便露將出來了。母親呢，她就取過那個餅去。她說道：『我要警官裏去啦。』我的父母正是一個老頭兒。他說道，『妻子呀，等一等看，這小婦人僅是一個小孩子，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的什麼事情哩。我們應當憐恤憐恤纔對呢。她還可以明白過來哩。』啊約，可是我的母親滿不肯聽這一套。她說道，『我們把她留下，她好把我們像殺螳螂似的一齊結果性命。』好呀，朋友，後來她便出去到警官處去了。他立刻就闖將進來。搜取證據。』

園丁問道：「好，你呢？」

「好，我，你瞧瞧，朋友，連肚痛帶嘔吐的滾起來了。所有我肚內的東西都傾在外面；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好，後來父親去套好馬匹，把費道西放在車中，先到警區，後來便到衙門裏去了。你知道，她是始終如一的，所以在那裏便把所有的事情，一齊供給縣官聽——她那裏得來的砒霜，和她怎麼捏成那餅的情形，全都說將出來。他說道，「你爲什麼要做這事呢？」她說道，「爲什麼？因爲我看他可恨。我甘願終身在西比利亞，不願和他在一塊兒。」那就是我了。」泰拉司說到這地方便笑了出來。

「好，所以她就一齊供認出來。後來，自然是……監獄，父親便獨自一人回家來了。收穫的時候到了，母親剩下一個人在家裏，她也不再強頂了。後來我們便想怎麼辦法。我們不能够把她保釋出來麼？後來父親去見一個官員。不與。後來又去見別個。我想他已走了五處，我們便想扔下這事不問。可巧後來

我結識了一個書記——這樣機巧的人，是不容易多得的。他說道：「你給我五個盧布，我就可把她弄出來。」減到三個，他便同意了。好，你想怎麼樣呢，朋友？我就去當她親自織成的麻布，便當來的錢給了他。『泰拉司』接着長聲說道：「一俟他把那張呈子寫好，我登時即去辦理。那時候我便前去，自己把她帶了回來。」

「好，朋友，後來我到了城裏，把馬匹安置下來，帶着那張呈子，便跑到監獄那裏去了。『你有什麼事情？』我說道，『這個便是我的事情，你把我的妻繫在這兒獄中了。』」那麽你有呈子麼？我把那張呈子給了他。他對我看了看。他說道：「等着罷。」所以我就在一張長凳上，坐將下來。一看太陽，不料那時候早已過午了。有一個官員走了出來。「你是瓦古朔夫麼？」「我便是。」「好，把她領去罷。」只見門開處，他們已把她引到外面，她仍舊穿着他自己的衣服，一點差池也沒有。「好，過來罷。」「你步行來的麼？」「不是，我騎馬

來的。『於是我便去付了客棧裏的賬，把剩下的乾草全都放在車中，再蓋上一塊粗麻布，好叫她坐在上面。她上了車，圍好她的披肩，我們便開車了。她一句話也不說，我亦一句話也不說。我們快要到家，她纔說道，『不知你的母親怎樣了？她還活着麼？』『是的，她活着呢。』『父親呢？他活着麼？』『是的，他活呢。』她又說道，『泰拉司，我不懂事，你饒恕了我罷。我做的什麼事情，我自己一概沒有知道。』於是我便說道，『空言是不濟事的。可是我却早就饒恕你了。』她便不說了。我們到了家裏，她便一頭跪倒母親的腳前。母親說道，『上帝將要恕你。』父親說道，『你好啊？』又說，『既往毋咎。從此你得極力的望好裏做去。』他又說道，『對於種種事情現在還不是時候；祇有斯枯羅荻，挪那裏的收穫須去收拾一下。』『那地方本是瘠田，得上帝的幫助，那裏竟會長出那樣的小麥。連鐮刀都割不動他了。這個全都長得又亂又重，所以已經垂將下來；這們應該去收割了。明天你和泰拉司最好到那裏去看一看。』

好，朋友，從那時起她就做工，不料做工做得人人都奇怪起來了。在那時候我們便租了三畝田，靠託上帝的幫助，小麥和燕麥兩種我們都得了極豐的收成。我刈割，她縛滑車，有時候我們兩人同去收割。我長於做工的，不怕做工的，可是她拿起無論什麼話來，最好是靜的。她是一個伶俐的婦人，年紀很輕，並且非常的活潑；講到工作和朋友，她又十分熱心，竟使我不得不阻止她了。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們的手指也腫了，我們的臂膀也彎了，可是她還不休息，還要跑到穀倉那裏去捲滑車的繩索，預備第二天使用。這樣的一種變化！

園丁問道：「好，那麼對你呢？她已變得慈愛一些麼？」

「那是不成問題的了。她戀愛得我，彷彿我們兩人是一個靈魂一般。無論我想什麼，她都了解的。就說母親罷，像她那樣的生氣，却也不由的說道：「我們的費道西好像已經變化了；她現真正別是一個不同的婦人啦！」記得有一次我們用兩輛車去運滑車。她和我在前面一輛裏，我就說道，費道西呀，你

怎麼會想做那事兒呢？」她說道：「我怎麼會想做這事麼？這是這樣的，我不願意和你相處罷了。我想我情願死去，也不和你相處。」我說道：「那麼現在呢？」她說道：「現在你却在我心上了！」——泰拉司停住嘴，欣然笑將起來，彷彿吃驚一般的搖了一搖腦袋。他接着說道：「我們剛剛把麥稈弄回家來，我便去灌溉蘇田，不料我回家的時候——」他說此處，便停了一回兒——「便看一張傳票：說她應當去受審問。原來她還要受審問呢，我們却把這局子事情忘記得個乾淨。」

園丁說道：「這却非惡人做不到。無論何人，自己能想去，活活的毀壞一個人麼？有一次我有一個同伴——」園丁正將開始說一段故事，不料那時候火車已緩慢下來了。

他說道：「我們似乎到了一個車站了。我要去喝一口水了。」

談話停止了，南赫留道甫，便跟着那園丁下車，走到車站的濕月臺上。

第四十二章

在南赫留道甫沒有出去以前，他看見了幾輛馬車在車站的院子裏，有幾輛是三馬的，有幾輛是四馬的，馬匹都很肥壯，馬具上還玳玲瓏瓏的掛着馬鈴。當他在月臺中又黑又濕的板地上踱出來的時候，他看見一羣人站在頭等車的前面。其中有兩人最容易招人注目，一個是腳細身長的少年男子，一個是矮胖的太太，帽上插着貴重的羽毛，身上穿了一件雨衣。少年男子的旁邊有一頭肥壯的大狗，頸上套着一個很貴的頸圈。有幾個拿着包裹和雨傘的僕人和一個馬夫，在他們後面站着——他們亦是來迎火車的。

這羣人，上自那胖太太下至那個拿着長衣，站在那裏的馬夫，全都露出一種自信的靜態和安嫺的印象。一羣好事而諂媚的人霎時間便把這羣人圍圍住——戴着紅帽子的車站司事人，一個憲兵，一個很瘦的少婦（這個婦人穿着一身俄國式的服裝，熱得頸上盡圍着汗珠；一夏天她專門看火車

進來，一個電報局的書記，和男女的搭客們。

南赫留道甫認識那個帶狗的少年是小柯爾察克。那個胖太太便是侯爵夫人的妹妹，現在柯爾察克家人便是遷到她的田產那裏去。長鞋金帶的車衛把火車門打開，兀自站在那裏執着門樞表示恭敬，那時候菲立苻和一個白單裙的擔夫便將坐在疊椅上的長臉的侯爵夫人，很細心的擡了出來。姊妹兩人相見之下，彼此便寒暄問候，於是噤噤咕咕的法國語句便對飛起來了。

侯爵夫人要坐密車呢，還是廠車？最後，隊伍便向出口處發動，那個帶鬚纒的閨婢在後端跟着，手中拿了那日傘和皮箱。

南赫留道甫不願意會見他們，並且不願意再和他一一告辭，所以他還未走到門口，便停足不前，候着全體隊伍過去。

侯爵夫人，她的兒子，媚仙，醫生，和婢女先走出去，老侯爵和他的姨兒留在

後面，南赫留道甫離開得太遠，所以什麼事物都瞧不見，祇在他的談話聲裏聽得了一兩句不連貫的法國語句。有一句話，侯爵已把他說了好幾遍，不知什麼緣故，這句話竟會連腔調帶口音的留在他的記憶之中。

恭敬有禮的車衛們和擔夫們跟在侯爵和他那姨兒的後面，當他們走出車站的時候，但聞侯爵仍舊用着他那高聲，自信的音調說道那句同樣的話：「哦，他是最上品的社會裏的人，最上品的社會裏的人。」

正這個當兒，忽然由車站的角隅後面，現出了一羣穿着樹皮鞋的工人，他們的背上還扛着他們的羊皮外衣和口袋。祇見這些工人們走到一輛最近的車室那裏，脚步雖輕，却是很有決心的；他們正將進去，不料登時被一個車衛趕開。工人們並未停步，兀自匆匆忙忙，互相擁擠，走到第二車那裏，便走將進去，面對着車角和車門，守着他們的包裹；可是又有一個車衛由站門那裏望見了他們，便厲聲向他們叱喝起來。工人們已經進去，經那車衛一喝，便又

奔出，仍舊往下走去，脚步仍舊輕而堅決，走到次輛車室處——這輛便是剛纔南赫留道甫坐在裏面的那車了。一個車衛又要來阻止他們，可是南赫留道甫便說裏面有很多餘地，他們最好走到裏去。他們一聲答應便走將進去，後面跟着南赫留道甫。工人們正將就坐，當時那個帶帽章的紳士和兩位女太太看見他們的車中發生這種企圖，竟視爲一種人格的侮辱，便帶怒抗議，要想把他們驅出去。這些工人們——他們共有二十個人，其中有年老的，有十分年幼的，他們大家的臉却都是疲乏的，曬黑的，憔悴的——立刻望下走去，穿過車室，祇對那些座位，車牆，和靠着包裹的車門等等看了一看。他們顯然覺得他們自己是錯了，他們似乎預備着望下走到世界的盡頭處一般，他們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坐，只要人家叫他們坐在什麼地方——甚至鐵釘上都可以的。

他們又遇見了一個車衛，但聞他喝道：「你們這些惡鬼，你們要撞到什麼

地方去？在這兒坐下來。」

兩個婦人中，一個年事較輕的用法國話喊道：「這兒的事情可真有點新奇，」她滿心以爲她那好法文必能引起南赫留道甫的注意。

那個帶鐮子的太太兀自歪着臉兒，在那裏用鼻子吸氣；她和那很有味兒的農夫們一塊兒，倒也覺得有趣；她在那裏喃喃說着那種樂趣，却是聽不出說的什麼話。

大凡人們逃出了某種危險，便覺得快樂和平安了，那些工人們既嘗着這種快樂和平安，便一抖身把他們肩上的重包扔將下來，塞在座位底下。

園丁在先離開了他自己的地位去和泰拉司談話，現在却回來了，所以南赫留道甫和園丁一出去，車中便空了三個座位：泰拉司的對面空兩個，泰拉司的旁邊空一個。那時候有三個工人已把這三個座位佔住，可是南赫留道甫穿着紳士的衣服，走到他們那裏的時候，他們便手忙腳亂的立起身來要走

開；不料南赫留道甫却叫他們留着勿動，自己便走到車室中間門道旁邊的座臂上坐下。

一個年約四十歲的工人和一個年事較幼的人廝對着，只見他臉上的神氣變得驚訝，甚至害怕起來。南赫留道甫不像一個紳士的氣派，不但不罵他們，不把他趕開，並且還捨棄他自己的座位，送給他們；這事却使他們又驚疑又躊躇起來了。他們甚至恐怕這種事情不知要有什麼壞結果哩。

可是不久他們便聽見南赫留道甫和泰拉司講話講得十分簡單，他們這纔知道並沒有暗計。那時候他們覺得非常快活，他們便叫一個小孩子坐在包裹上，並且死乞百賴的讓南赫留道甫歸位。有一個年事較老的工人坐在南赫留道甫對面，起初他兀自退縮着他的兩腿，直恐怕觸着了這位紳士，可是過了一回兒，他便變得像朋友似的了。他和南赫留道甫和泰拉司講話，有時候他想把自己的話引起一種特別的注意，他甚且親親暱暱的打起南赫

留道甫膝蓋來啦。

他把所有他的事情全都講給他們聽，他是在泥炭田裏做工的，現在他從那裏出來，要回到家裏去了。他在那裏做了兩個半月的工，積下的工錢却僅有十個盧布，因為把他雇去的時候，已經預付了一些。那時候他正要把錢送回家去。他說他們做工，站在水裏總須沒到膝上，從日出起至日落止，一天祇有兩點鐘喫飯的間隙，其餘都是做工。

他說道：『不慣做這事的人自然覺難了，可是如果伙食不錯，那麼一個人做慣了的時候，也便不要緊啦。起初的伙食弄得很壞。後來人們一抱怨，他們便開出好伙食來，這麼一來也就容易做工了。』

後來他又講給他們聽怎樣他出外做了二十五年工，和如何把自己賺來的銀送回家裏去：起先把錢交給他的父親，後來交給他的大哥，現在却交給他的姪子，因為這位姪子是合家的主位上了。他自己却是所費無幾，他一年

賺得五六十個盧布，他僅僅用掉兩三個去兩件奢侈品——煙葉和自來火。他帶着一種引咎的笑容續道：『可是我是一個罪人；我疲乏起來，有時候還要喝一點燒酒呢。』

隨後他又給他們講婦人們在家裏做工的情形，工頭在起程的前一日拿半桶燒酒餉男工們的情形，死掉一個人和回家病倒一個人的情形。他所說的那個病人是在這輛車的一個角隅間。他是一個年輕的孩子，面龐又淺又灰，嘴唇也發了綠色。一望而知他是患的瘡子。南赫留道甫便走到他那裏去，可是這孩向上看着，兀自露出十分嚴澀和痛苦的神色，所以南赫留道甫也不去問他，以免他煩腦，却勸告那年長的人替他買點金雞納霜，並且把藥名寫下來給他。他意欲給他買藥的錢，可是那老工人却說他自己出錢好了。老人對泰拉司說道：『好，像我這樣的老出門，却沒有遇見過這樣的紳士。不但不捶你的頭，他倒真個對你放棄了他的地位。』

南赫留道甫一面看着那些強健的四肢，粗糙的衣服，曬黑的，和藹的面貌，一面覺得自己四面都圍着新的人們，和一種嚴澀的，勞工生活的興趣，快樂和痛苦。他便想道：『是的，這個真是一種又新又異的世界。』

南赫留道甫想起了柯爾察克侯爵的話，並且憶起了柯爾察克家所屬的那種漫惰的，奢華的世界，心中尋思道：『這兒纔是真的大世界呢。』一個旅行人發見了一處新的，無人知道的，並且美麗的世界，其樂可知，那時候他便覺得了這種快樂。

復活卷中終

復活卷下

第一章

瑪司洛娃等一羣罪犯已經去了大約三千里路了。她和其餘犯人都因犯法被公家用鐵道和輪船一直遣發到了白耳摩村。她所以能跟政治犯一同遣發，是南赫留道甫一人從中爲力，和政治犯裏有一個名叫維拉，德赫滑的在旁設法，才得允准。

這次白耳摩的長旅行，於瑪司洛娃的身體上和德行上都很受艱苦：身體上喫苦，因爲擁擠太過，塵土，和那班不得使她安頓的顛狂惡徒；德行上是因爲同那些惹人壓惡的賤民相起居。那些惡漢般的男犯，雖然各人有鎖着的地方，總想做出一種求情的媚態。他們常擁圍着她，不給她一刻安寧。在那般女犯和男犯裏，獄吏和衛兵裏，都穿着一套粗悍骯髒的衣服，叫人無味，只有

那班女犯肯賣弄她們那尋常做慣的女性醜態。在那裏面，一刻不定的這樣恐怖鬧氣，真是很辛苦，而瑪司洛娃尤其受窘，因為她的容貌十分秀媚，並且人人都知道她以前的事情。但是她總極力拒抵不理所有男犯的那副媚態，實在使他們生氣，使他們對她生出一種惡意。不過那時她有兩個熟人，費道西和特拉司，特拉司是因為聽見他妻做女犯很喫苦，所以他故意被他們捉到尼疵里，洛夫高羅地方，好保護她，因此現在也是一個罪犯同衆犯一塊走，瑪司洛娃坐的地方近他們兩人，所以還安些。

瑪司洛娃已經被允許跟政治犯同居，她的地位就好受的多。不但是因為那般政治犯住得好些，喫得好些，待遇得不苛些，並且瑪司洛娃的情形大為變好的緣故，是因為她不再被那些惡漢攪擾，起居着可以不想起她所日夜求忘的過去事。實在說，這樣一搬移，頂大的利益就是她認識了許多人，他們都很願意感化她的德性，改良她的行爲。

瑪司洛娃被准許同政治犯一塊在鎖欄裏居住；但是她是個強健有力的女人，所以要逼着跟刑事犯一同走。所以一路上從湯姆斯克地方起總是步行走着。裏面有兩個政治犯：一個是瑪麗，潘甫洛納，她是很漂亮的女郎，褐色的眼睛，起初南赫留道甫到監獄去見德赫滑的時候，他很注意她的，還有一個是西蒙生，一個蓬髮深眼的黑少年，南赫留道甫去見德赫滑，同時也很注意他，他現在正被遣發到耶哥斯克縣去。瑪麗，潘甫洛納現在步行走着，因為她把車上自己地方讓給一個有孕的女犯；西蒙生却以為享用階級的特權是不合公理的，所以也步行走着。這三個人（瑪司洛娃，瑪麗，潘甫洛納和西蒙生）每天晨起老早跟罪犯一同起程，那在車裏的罪犯總要落在後面；這是第末次罰苦行，以後一直到某大城，那邊有一個新衛官來管理這羣罪犯。

那一天是潮溼九月天的早晨。突然來一陣暴怒的冷風，雨和雪隨後落下。全隊罪犯（大約四百男犯和五十女犯）已經聚在關鎖着的大法院裏。有許多

圍擠着那護送官長，因為他正指派幾個罪犯，給他們兩天所用的錢，去分散給其餘犯人；有許多爭前向幾個放進場院的女販搶買食物喫。在外面可以聽見罪犯數錢的聲音，搶買食物聲和女販的尖脆聲。

喀瞿莎和瑪麗，潘甫洛納兩人都穿着拖鞋，短毛衫，用毛巾繞着頭部，從屋裏走到場院，那兒許多女販靠着院北牆腳坐下，躲那寒風，各人爭前伸出她們的食物來：熱肉餅子，魚，糖蛋細麪，蕎麥粥，豬肝，牛肉雞蛋，牛乳；有一個人還高舉一隻小燻豬。

西蒙生穿着橡皮製的短套，橡皮套鞋，用線綁在絨線襪上，他是個守齋的人，所以不用死獸的皮毛，他也在場院裏等着全隊出發。他站在臺階傍邊，在他筆記本上記載他那時一陣的思想。他寫道：『如若一條微生物看見人的手指甲，去研究，他一定要說那是無機物；因此我們看着地球，去研究那地面，就說他是無機物。這是不對的。』

出發的時候到了，大家亂動起來，瑪司洛娃買了雞蛋，麪包，魚，和餅乾一大堆，全放在她口袋裏，瑪麗，潘甫洛納把錢付給女販。衆人都靜着，全回到原地。那軍官走出來，喊了一聲出發前最後的號令。

各事都照常。罪犯都點過名，檢察他們腿上的鎖鏈，那些罰步行的犯人都一對一對的用手鎖鎖起來。那時忽然聽見官長的威怒喊嚷聲和小孩哭啼般的打人聲。衆人一時無聲，不久人羣裏發出一陣抱怨聲。瑪司洛娃和瑪麗，潘甫洛納兩人走向那聲音傳來的地方去。

第二章

瑪麗，潘甫洛納和喀瞿莎兩人往外一望，她們看見這種情景。那個軍官很強健，長着小鬍鬚，皺着眉，正說着粗罵的字，立在那裏，磨他右手的手心，因爲他用右手重打那一個罪犯的臉。他面前站着一個高瘦的苦力犯，半面臉打破了，穿着一件很小的外套，他那條褲子尤其太小，一手揩着他流血的臉，一

手抱着一個圍着毛巾的小女孩，她正在驚喊着。

獄官長嚷道：『我要給你一嘗這種滋味。我還要教你怎樣瞎辯這些廢話呢。你一定要這孩子交給她們女人！現在好了，把他鎖上！』

那個罪犯被他小村裏充軍出來，從湯姆斯克地方一路上帶着他的女兒，因為在湯姆斯克，他的妻患瘟疫熱病死了。軍官當時吩咐把他鎖上。那苦力犯說，若他上了手鐐，就不能抱那孩子了；這句話激怒了那位怪皮氣的獄長，所以他猛然把那搗亂的罪犯打了一下，因為那囚犯並不服從。

一個衛兵站在那受傷的苦力犯旁邊，還有一個黑鬚的犯人，一手摸着他的鬍子，那衛兵悽然斜着眉，看看那獄官，看看那受傷的罪犯和小女孩。那軍官又吩咐衛兵把那女孩拿走。衆犯的喧嘩聲慢慢響起來。

一陣粗聲從後面傳來說道：『從湯姆斯克一路上走着，全沒有上過手鐐。』
『那是小孩子，不是小狗。』

又有一个人說道：『他要小孩子有什麼用？』

又有一个人說道：『不是法律呀。』

軍官彷彿被人刺了一針，跳嚷道，『那是誰？』他撞進人堆裏去，『我要來教教你們法律。誰說的你嗎？你嗎？』

一個矮短，寬臉的罪犯說道：『人人都這樣說，因為——』

他還沒有說完，那軍官用兩手猛擊那人的臉，說道：『這就要謀叛麼？我要告訴你這謀叛兩個字怎樣講，我要把你們一個一個全像狗似的排鎗打死。把那女孩抱走。』

衆犯默然無聲。一個衛兵推着一個急叫無望的女孩子，還有一個上着那罪犯的手鐐，但那罪犯現在倒坦然伸出手來。

獄官結好他的佩刀帶，喊道：『把她帶到女人那邊去。』

那小女孩，臉長得很紅，在毛巾底下想把小手臂脫出來，不住的急叫。瑪麗，

潘甫洛納從人堆裏走出來，到那軍官身旁，說道：『你肯許我抱那小女孩麼？』

獄官問道：『你是誰？』——『我是政治犯。』

瑪麗，潘甫洛納的俏麗臉子和她那神活艷美的眼睛，那獄官上次初接任時候，他已經很注意她了。早就把獄官迷着，自然發生效果。他靜靜看了她一下，好像思索了半晌，就道：『我倒不打緊；你要願意就抱去。你倒很容易發出慈悲心！但是她若逃走了，誰負這個責任？』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在人手臂裏，一個小孩子怎能好端端逃掉呢？』

『我沒有功夫跟你談話。你既願意，就拿去罷。』

衛兵問道：『要我給她麼？』

『好罷，給她。』

瑪麗，潘甫洛納想用好話誘她來，說道：『上我這兒來。』

但那在衛兵手裏的小孩子向她父親張着小手，仍然死命的哭號，不願到

瑪麗，潘甫洛納去。

瑪司洛娃從她袋裏拿一塊餅乾，說道：『瑪麗，潘甫洛納，等一等。她要到我這兒來。』

那小女孩認識瑪司洛娃，當她看見她臉和餅乾，就自己讓她抱去。

衆人都靜着。門都開着，衆犯都走出，列成一排。護送官又點了一遍名。許多行囊都堆在車上，那些病老犯坐在車頂上。瑪司洛娃手臂裏抱着那女孩，在女人堆裏站在費道西傍邊。西蒙生鎮天留心來往一切事，現在決然大步走向那軍官那裏去，那時獄官剛喊完號令，要走進馬車裏，說道：『你的行爲太壞了。』

『好好坐在那兒去，沒有你的事。』

西蒙生把亂眉一皺，傲然看着軍官的臉，說道：『這正是我的事，來告訴你，說，你行爲太壞了，我已經告訴你了。』

獄官不理西蒙生，只顧喊道：「預備了嗎？前進！」他拉着車夫的肩，自己爬進車裏去。全隊前行，前面忽然有一條泥濘大道，兩旁有水溝，直進深林裏，所以全隊分散着走。

第三章

雖然他們這種情形很苦，但是在政治犯裏過日子，倒於喀瞿莎很舒服，因為她以前在城裏六年的污辱，奢華，淫蕩的生活和幾個月刑事犯的監禁，已經喫够苦了。註二現在每天只走十五到二十俄里的路，喫好食物，走了兩天，休息一天，很可以操練喀瞿莎的身體；跟她一同走的新伴友交際，倒使她生活中開了夢想不到的興趣。這樣奇怪的人（她心裏這樣想着她現在所遇見的，乃是她生平永沒有遇見過，也是意想所不到的。

（註二）刑事犯大都是下品人，所以對待得很苛暴，政治犯比較得優待些。

她說道：『想當年！當我被判決時候，我哭得要死。好了，我一定要一輩子感謝上帝。我已經曉得了許多我若不是這樣，便永不能遇見的事。』

她現在很容易看透，她明白那班護送人民的軍官的存心，她自己是一個人民，也替他們發出憐心。她明白他們官長是爲人民，是抵拒那般上等人，雖然他們自己也是上等人，但他們已經犧牲了他們的權利，他們的自由和他們的生活爲那人民。這種思想實在是把她身價抬高，也使她借此重視他們。她交了許多新伴友，她心裏異常喜歡，而尤其心悅的就是那位瑪麗，潘甫洛納；她不但歡喜這個伴友，而且極其親近，恭敬，熱慕的愛她。她看着這位美女郎會說三國文字，她是富將官的女兒，她竟然肯把她哥哥送給她的東西都棄了，來過這種極簡單的苦女生活，穿得不但樸實，而且破爛，但她決不顧慮她的容貌，喀瞿莎一知道了她的歷史，不由得非常受着感化。並且瑪麗，潘甫洛納這種性情完全沒有貴族式的嬌媚態度，尤其使瑪司洛娃驚異，因此

敬愛她。

瑪司洛娃能看出瑪麗，潘浦洛納所知道的，並且心裏很歡喜知道，她是醜美的，但她決不喜好向男子作媚態：她很怕這件事，她決心厭惡男女的愛情。她的男伴友知道這副皮氣，所以永不向她求情——或者他們生了愛心，就自己趕快劃去他，——因此對待她，如同對待一個男子一樣；但是生人時常來侵犯她，她那副身體強壯，所生出的驕氣使她神色不變。

她笑着告訴喀瞿莎道：『有一次一個男子在街上總跟着我，無論怎樣，他總死命的不離開。到末了，我給他這樣一搖，他就嚇跑了！』

她成了一個革命家，她自己也這樣說，因為她絕口反對自從兒童到老年那種貴族式的生活，她很愛平民的生活。她以前常常被人家譏罵，因為她不在客廳裏好好坐着，她一天到晚在僕人屋裏，在廚房裏，或在馬廐裏盤旋着。她說道：『但是我同廚夫和馬夫在一塊兒倒覺出興趣來，跟着那般夫人

紳士們周旋，真是無味。以後當我明白事理的時候，我看出我們家裏那種生活，完全錯了。我那時沒有母親，也不喜歡我的父親，所以我在十九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家庭，同一個女朋友在工廠裏做工。」

她後來出了工廠，住在一個村裏，不久又回到鎮上，住在一間屋子裏，那屋裏有幾個同志開私家印刷所。她是在那屋裏被捕的，判決她做苦工。她自己並沒有說出被捕原由，但喀瞿莎從傍人聽來，瑪麗、潘甫洛納被判決，因為那屋子被巡警搜查的時候，有一個革命家在黑暗裏放一聲鎗，她就被控告無故放鎗。

喀瞿莎知道了瑪麗、潘甫洛納的歷史後，她看出瑪麗、潘甫洛納的一舉一動決沒有爲她自己一人打算，她總想貢獻自己，去服侍人：無論大小難易，總是極力救人。她新朋友中有一個名叫諾弗羅羅，說她專心實行人道主義的運動。這句話是真的。她一生的興趣就是去找那服侍人的機會，好似那獵

人要找打獵一般的心急。這種打獵已經變成了她生活中的習慣，她的事業；她欣然去做這些事情，很顯出自然，至於那般知道她的人倒並不感謝她，以為這是她應做的事情。

瑪司洛娃初來的時候，瑪麗，潘甫洛納對她十分冷淡並且厭恨。喀瞿莎那時也曉得的；但是她後來又看出瑪麗，潘甫洛納漸漸打破了那種感想，對於她特別顯出親近和愛來。她那種不堪言狀的親近和愛，感動了瑪司洛娃，甚至使她情願把全心全意都交給瑪麗；就不知不覺有什麼事來，都想起她彷彿在面前。而瑪麗，潘甫洛納也被喀瞿莎的專誠愛心感動了她，常想互相報答。她們兩人也因為都厭恨男女愛情，所以這樣的心心相投。一個憎恨愛情，因為她經歷了種種驚恐的事情；一個憎惡愛情，是因為她永沒有經歷過，看世上事不十分了解，而同時又認為這些事情能够侵犯人類的優超性質。

第四章

瑪麗·潘浦洛納的感化，是瑪司·洛娃近來所受種種感化之一，是因爲瑪司·洛娃愛瑪麗·潘浦洛納而起。還有一個感化，就是西蒙生賜給她的。這是因爲西蒙生愛瑪司·洛娃而起。

一切人在世上生活着，活動着，一半是照着他們自己的意志，一半是照着別人的意志。他們去做這件事或那件事的發展程度，卽是人類分等級的最要一點。有一種人大抵使用自己的思想，視爲智識的遊戲，他們處處講究理性，好比一個不連着皮條的飛輪，他們的一舉一動要被別人的意志，被習慣風俗，或被法律所引導着。還有一種人，把他們自己的意思認爲他們所有事業的原動力，聽着他們自己理性的要求，也極服從他，有時偶然，或自己商酌輕重以後，纔聽聽別人的主張。西蒙生是這類的人；他照着他自己的理性去決定，安配各事，一決定好，就要照着做去。

當他做學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做一個政治公局裏的發餉官，他日用的款

項是從中不潔得來的，他決心告訴他父親那錢應當發給平民。但是他父親不但不聽他的話，而且大罵他一頓，他就離了家，不再用他父親不潔的錢。他自己心想，所有存在的罪惡都由人民無知生出來的，所以他一出大學，就加入了平民團，擔任當一個村中教員，就膽大對他的學生和農夫宣講解釋他所承認的公理又極力反對他所認的非公理。

因此他被捕去審判。

審判時候，他心想着那般審判官沒有權利去審判他，他就當面把這話告訴他們。但是審判官不聽他的話，仍然往下審判，他就打定主意不答他們一句話，他們問他的時候，他竟堅定着不作聲。

他被遣發到亞下日爾省去。他在那兒自己編了一種宗教的學說，而藉以決定他一生的事業。那種學說根據着一個學說，就是，天下萬物都是活的，沒有什麼東西是死的，我們所認為無生命或無機物的，他說是一個無限大而

人類所不能周行的有機物的一小部分，我們人類的工作也是一個極大組織的一部分，維持着這個有機物和千萬活物的生氣。所以他把殘殺生物認爲一種罪惡，他極反對戰爭，斬刑和種種殺戮，不但是人類，獸類也算在裏面。對於結婚事，他也有自己的學說：生殖是人類的下等功用，上等的功用是去服侍那現在已存的生命。他這種學說自以爲很有根據，他說人血裏有一種微生蟲，照他的意思說，不娶的男和不嫁的女都好，是那種微生蟲。這蟲的使命就是去助救那組織裏軟弱病瘦的部分。從此他決定主義，照着這樣生活，雖然他青年時代荒廢了許多光陰；他現在把他自己和瑪麗、潘甫、洛納等人都認爲人類血中的微生物。

他對於喀瞿莎的愛情，並不侵犯他這種學說，因爲他愛她，是無肉慾的戀愛，他以爲這種愛情，並不阻止他做那微生蟲的工作，但反面說，究竟總有點心動。

他除去心靈問題用自己的意思去解決以外，還有許多實際的事，他也用自己的意思去解決。他對於平常日用的東西，自己有一個理論：有一定的規則，多少時做工，多少時候休息，喫什麼食物，穿得怎樣適宜，還有屋子裏的溫度，光線。

這樣一來，西蒙生是很謹慎節制的；他只要決定了主意，什麼都不能搖動他的。

所以這個人，因為他對於瑪司洛娃的愛情，賜給了她不少的感化。瑪司洛娃早就用女性的特質看出是他愛她，又知道這種人竟然會對她有愛情，反倒把她自己身價抬高起來。南赫留道甫由俠義心而想娶她，也因為以前所做的的事；但是西蒙生愛她，因為現在她是這樣，也不過因為他心喜她。她自己覺得西蒙生看她是個異常女子，有非常高尚的品德。她不十分信這高尚德品是他賦與給她的，但她想妥當一點，想叫他對她失望，所以她極力喚醒

自己，造成她所能達到的最高點。德品，盡力改過爲善。

這種情景，當他們仍在監獄裏的時候已經發現了，有一天當政治犯公共相見的日子，她看見他那和藹深藍的眼睛在皺眉下呆呆望着她。在那時候她已經看出這是一個奇異人，他那副奇異樣子看着她；她那時又看出他那種莊嚴態度，硬頭的頭髮和皺紋的前額，再加上他臉上現出孩童的善心和天真爛漫。後來她搬到政治犯一羣裏去的時候，她在湯姆斯克地方又看見他。他們兩人雖然沒有說一句話，但他們眼線一交，彼此神情相會，便敬慕相憐起來。就是以後沒有彼此長談的時候，但當他遇巧看見她，瑪司洛娃總覺得他對她說的一字一語必是爲她而說的，所以他竭力把話說得十分清楚。到現在他同那些刑事犯行走，所以他們越發親近了。

第五章

一直到他們離了白耳摩城，南赫留道甫祇和喀瞿莎見過兩次面——

次在尼威里，洛夫高羅地方，罪犯登船被鐵網所圍之前看見的，一次是在白耳摩監獄裏看見的，兩次看見她，她對他都很快淡畏縮。他那時候問她，「起居用物缺少嗎？」「在裏面舒服嗎？」等語，她回答的時候總現出含羞掩飾的態度，他心裏想她又犯了以前那種怨恨責罵的性情了。她那時心意抑鬱，——這也是常日與男犯周旋攪亂所生的結果，——真使南赫留道甫爲難。他很爲憂愁，恐怕她這次長旅行所受了艱難無味的情形，發作了她以前的易怒皮氣，以致失望顛狂，又恐怕她想忘去以前的事，又要時常喝酒吸煙。但是在這次旅行時，他百法也不能救助她，因爲他永沒有機會能看見她。後來祇在她搬到政治犯那裏去以後，他不但信自己這種憂慮，毫無根據，還在同他相見時候，見出她內心的變更越發確定，這是他極希望在她心裏能這樣發生的。他們第一次在湯姆斯克地方相見的時候，她同那離莫斯科時候的態度絲毫不變。她看見他的時候，並不皺眉，也不拘束，喜躍，活潑潑地稱呼他，

感謝他以前對她的恩德，更感謝他很出力把她搬到現在的地位。

她同罪犯全隊苦行了兩個月以後，她內心的變更，已經露出在她形式上了。她的臉被日光晒黑，漸漸瘦了，看着老多了；她鬢角上和嘴唇邊露出皺紋。她現在前額上沒有卷髮了，髮上遮着頭巾。她的衣裳態度，改成了這樣，一點沒有女性的媚態了。但是她這種的改變，却不住的使南赫留道甫引起一種快樂的情感。

他覺得她變成了他從前所料想不到的性情。他這種情感並不關係着他初次對她的高超愛情，更不連帶着他以後對她的肉慾愛情，乃是滿足他自已於她的責任也有一點自滿心，因此他心戰了好久，他至終決定與她結婚。他這個情感完全是他慈善憐心所生出的情感。他初次在監獄裏遇她的時候，就生出了這種情感，至於後來在醫院以後，當他戰勝了自己的嫌惡心，饒恕她同那助手醫生所發生的想像的歷史的時候，他又生了這種情感。這種

歷史的不公平以後再講。他現在又生了這種情感，但所不同的就是：以前的是暫時的，現在却已成了永久的了。他現在心裏想什麼事，做什麼事，他心中總存着一種慈悲憫恤的心，那種慈悲憫恤的心不但對於她，而且對於什麼人都是這樣。這種感想却把南赫留道甫心靈裏所不能流出的愛心，現在把那水開開了，所以他的愛心流出來，給與他所遇的人。

在這苦行時間內，南赫留道甫的情感越發得衝動，所以他不得不注意調查這全隊的人，從馬夫衛兵起，一直到監獄官和他所交涉的總督止。

現在瑪司洛娃在政治犯裏面，南赫留道甫自然要同政治犯相親近；第一次在熱喀特林堡地方，那些政治犯很得自由，衆犯都聚在一間大牢裏，在路上是五個男犯和四個女犯一同走，她也在裏面。南赫留道甫自從這會親眼看見這種政治犯的遣發去後，所以他的心完全注意這些罪犯。

自從俄國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更自從三月一日亞力山大第二被刺以

來南赫留道甫極藐視厭恨那班革命家。他極端反對他們攻擊政府所用方法的殘忍和秘密，最反對的即是他們已犯了殺戮人類的慘暴；他又厭恨革命家所通流的自重和自大的特性。但他近來親自接觸他們，知道了政府手中所對待人民的苛刑，他就明白他們除去這種法子是沒有辦法了。

雖然他們那些政治犯受了苛刑後，驚嚇得精神恍惚，但在他們臨判決以前和以後，至少給他們一點假公理；但是到了現在的政治犯，連一點假公理都沒有，這種情形南赫留道甫早就從蘇斯托娃和許多新朋友那裏看出來了。這些苦民正好比捕在網裏的魚；無論什麼東西，只要網子一到，全拉到岸上來，以後就把他們所需要的大魚都挑出來，那末小魚就棄之不顧，讓他們乾死在岸上。政府把千百個無罪良善的庶民捕了去，年年的鎖在牢獄裏，他們在牢裏，生了肺癆病，或失了神經，或自殺了；把他們無理捕起來，不過爲獄官們無法放他們自由，只好仍舊關在監牢裏，給他們講講法律審

事。那般無辜招殃，不知所以的良民的命運全靠那些巡警，或偵探，或官，或縣知事，或總督，或理事官的幻想，高興或~~或~~氣。有幾個長官很鈍魯，想自己出出風頭，捕了一大羣人，有的鎖起來，有的放走他，照着他們的意想天開，或照着長官的威權。至於上官們，也是一樣心腸，或跟上面總督有連帶關係，把人民充軍到地球那面去，把他們悶悶地關鎖着，把他們遣發到西比利亞去，罰他們做苦工，處他們死刑，或是強要某某女人來贖他的罪。

他們如在戰場上似的待人民，也用攻敵的手段來攻人民。正好比軍人假冒衆民的意見，不但遮蓋了他們殘殺的罪名，而且認他們的殘殺爲英雄的功績，而那般政治的官吏也同樣的假冒着衆民的意見，乘着許多危險，侵犯人類所最愛的自由和生命，用保護的假名義，遮蓋了他們所做的殘暴行爲，還以爲是他們的榮光。南赫留道甫看透到這個地方，就明白那些奇怪的現象：那些極馴順的良民彷彿一點不知道殘殺生物的苦楚，會安心承認，讓他

們去殺人；差不多他們全把殺人認爲一時間內的合法公平行動；好比爲保護自己起見，爲高尚人格起見，爲公衆安寧起見的行爲。他們自己給與政府的機會，也是自己給與自己的響應，使得政府能够辯護自己的行動，就王洪無爲的大戾不道起來。他們人民要替自己想個高尚主意，好忍着他們所受的苦。

南赫留道甫看透了他們以後，他就確信他們是作孽的人，並不是有人以爲那班卑賤的惡徒，也不是別人以爲那般英雄的長官，乃是各地平常的庶民，有的好，有的壞，有的酌乎其中的人民造出來的因果。

他們裏面有許多已經變成了革命家，因爲他們很誠摯的認撲殺存在的魔鬼是他們的責任，但又有一般人，專爲沽名釣譽的動力，去活動這種事業。但是那大多數人民都因爲想除去危險災禍，維持人生的快樂，還有南赫留道甫從他自己軍人經驗裏所得出的感想，也是普通一般年輕氣壯的人所

適有的感想，於是人人心中都已被那革命思想佔據着。但這般人與平常人有點不同，因為他們道德上的觀念比較的高些。他們不但把自主，苦生活，真理，無偏見認爲他們的責任，而且把替公衆謀利益，而犧牲一切，生命在內的事業，認爲他們所當爲的。所以他們裏面最好的就站在道德的平線上，但這種平線實在不容易站，因此那些最壞的反而深落在平常人之下，多數變了無真理，假冒爲善，同時又現出自信和自驕。所以南赫留道甫對於他的新朋友，有的是敬重他們，或全心的愛他們，但對於裏面別種人，他却很冷淡藐視。

第六章

南赫留道甫後來極心愛克里祖甫，一個患肺癆的青年，被罰充苦力，是同喀瞿莎一隊裏的人。南赫留道甫在熱喀特林堡認識他的，後來常常在路上談話。夏天有一天，南赫留道甫差不多費了一天，同他在獄站裏談話，克里祖甫談開了頭，就把自己的一段歷史告訴他聽，他又說怎樣他變成爲革命

家的原因。他的歷史一直到現在監禁時候纔講出來。他在嬰孩時候就失了他的父親，他父親是在俄國南部一個富田主。他是個獨生子，他母親養活着他。他在中學和大學裏讀書都很容易，他對於算學一門可以說他在那時候是第一。他在大學裏可以做得免費生出洋求學。但他那時心中不決定。他生了愛情，想結親，就想在地方廳裏做點事。他什麼事都要做，但他不能決定專入什麼門。正在躊躇的時候，有幾個大學裏同學爲公共事業請他捐點錢。他知道那公共事業就是革命事業，他在那時候並不很熱心的，但是他已經捐給他們，因爲朋友面子，因爲自高心，要不然，他們一定以爲他是膽小。那班受錢的學友都捕了去，而他們手中的捐款紙上明明寫着克里祖甫捐給的錢。所以他也被捕去，先在巡警區裏，後來關在牢監裏。

克里祖甫接着說：他坐在高床架上，肘骨壓在兩膝上，方正的頰，兩只敏捷的眼睛閃閃地，看着南赫留道甫道：『那時候在牢獄裏並不嚴緊。我們天天

談話——不但可以鑿牆說話——我們可以在游廊下自由踱步；彼此可以交換衣服食物，在晚上我們還能同聲高唱。我那時喉音很好。是的；若那時不爲着我母親——她憂悶得利害——那倒很舒服，倒很快樂，有趣。在監裏我認識一個有名的人彼特洛夫，他後來用一塊玻璃和雜物塞在窗臺裏，把自己打死了。我那時還不是一個革命家。我在牢裏認識了兩個隣居。他們兩人犯了同罪被捕，後來波蘭衛兵帶他們到車站，但他們在路上想脫逃，所以下了監。一個是波蘭人名叫洛青斯開，一個是猶太人名叫羅祖夫斯克。不錯的。這個羅祖夫斯克還是個小孩。他說他十七歲，但他像十五歲。很瘦，很小，很活潑，兩只小黑眼，也跟普通猶太人一樣，很會音樂。他的聲音破了，但他唱得極好。是的。我看見他們兩人一同被審問。他們在早晨捉來的。他在晚上回來，說他們都處了死刑。沒有人想得到的。他們的情形，真並不十分重要；他們不過想從衛兵裏逃走，並不想害什麼人。而且真不應該殺死像羅祖夫斯克這樣

的孩子。而我們在牢監全這樣說，這不過要恐嚇他們兩人，並沒有什麼確實證據。起初我們很爲寒心，後來我們安慰自己，還照樣過日子。是的，好了，有一天晚上管獄官來到我的門傍，輕聲跟我說道，有許多木匠來蓋起不少盜犯架。起初我一點不明白。什麼東西？什麼盜犯架？但那老看獄的神氣不對，我立刻知道那盜犯架一定是爲我們那兩個人而設的。我要鑿牆告訴我的伴友們，但又恐怕那兩個聽見。衆朋友也不作聲。果然人人知道了。那天一鎮夜在游廊裏和黑牢裏，什麼東西都好似死物般靜肅着。我們並不鑿牆，也不唱歌。到了十點，那管獄官又來告訴說一個絞死刑的罪犯從莫西科剛到的。他說完就走開。我就叫他回來。突然我聽見羅祖夫斯克在游廊裏喚我道：「你怎麼了？爲什麼你要叫他？」我就假裝回答說我要他帶點煙來，但他彷彿心猜問我道：「今天晚上我們爲什麼不唱；我們爲什麼不鑿牆？」我不記得我那時說什麼了，但我那時候退後幾步，好不說給他聽。是的；那天真是恐怖的一

夜。我鎮夜聽着各種聲音。忽然將近清早，我聽見門開聲，有人走着——許多人。我爬起走到我門上門木旁邊。在那邊游廊裏點着一盞燈。頭一個人走過的就是獄長。他是個胖子，平常彷彿很堅定，自信的，但他現在臉上鬼般的青白，低着頭，嚇得發抖的樣子；後跟着他的副官，很繃眉的，但倒很膽壯；後面都是管獄官。他們經過我的門，到隔壁的門，那時候副官怪聲喊道：「洛青斯開，快起來，穿上乾淨的襯衣！」是的。我就聽見那門軋軋聲。他們進了他的牢屋。我以後聽見洛青斯開的腳聲在對面游廊裏走。我祇能看見那個獄長。他青着臉呆站着，把他大衣上的結扣，忽而解開，忽而卸上，他的肩戰戰的抖着。是以後，彷彿有什麼事驚嚇了他，他急忙的躲開。從他身旁走過的就是洛青斯開，他走我門前來。你知道他是個美少年，穿着波蘭式極講究的衣裳：寬肩膀，他頭上有帽子式的捲髮，很細，很好看，還有他那兩只神韻的碧眼。這樣華美，這樣鮮艷，這樣健壯。他在我門旁止着腳，所以我能完全看見他的臉。好

一個可怕，偉大，活潑的臉子。「克理祖甫，你有幾枝雪茄煙嗎？」我想遞給他，但旁邊那副官急忙拿出煙盒，給他一根。他拿着一根，那副官替他劃了一根火柴；他點着煙，一面吸着，一面彷彿思索。不久他好像記起心思來，就說道：「這太殘暴不公平了。我並沒有犯什麼大罪。我——」。我看見在他的白色嫩喉裏有點東西顫動，但我看不清楚，他就停了。是的。在那時候我聽見羅祖夫斯克用他尖脆猶太的嗓在那裏喊着。洛青斯開把雪茄煙擲掉，離開我的門走去。一會兒羅祖夫斯克走到我門門旁邊。這個孩子的臉，加着皎亮的黑眼，又紅又汗溼。他也穿着乾淨的套衣。那褲子太大，手不住的拉着褲腿，渾身發抖。他靠着我的門門伸着那副可憐的臉子。「克理祖甫，上會大夫給我一張咳嗽的藥方，這真對。是不是？我現在不大舒服。我要喫點咳嗽藥。」但沒有人回答他，他作疑問狀，一時看着門，一時看着那獄長。我那時候也不懂他說的什麼意思。是的。忽然那副官裝着莊嚴的口氣，銳聲喊道：「現在好了，有什麼閒

談可說的？我們走罷。」羅祖夫斯克好像不知道他要等着什麼。急忙的在走廊裏面亂跳。但不久他又拉回來，我能聽見他那尖脆的聲音和急哭聲。以後就聽見腳步聲，衆人喧嘩聲。隨後他又急號悲哭。那聲音漸漸低下，聽不見，直到門關聲，各處都又靜着……是的。他們已經被人絞死了。兩人都被繩子勒死。一個獄官另是一個看見他們，來告訴我，洛青斯開並沒有倔強；但羅祖夫斯克爭力了好久，所以他們一定要拉他到吊架上去，硬把他的頭塞在繩結裏的。是的。這個獄官有點傻笨。他說：「先生，他們告訴我，那並不害怕的；那真一點不害怕。他們被絞時候，不過把肩縮了兩下——像這樣——」他說着，他把自己的肩向高一聳，又一下。——「隨後那縊刑手稍微一拉，把繩結一緊，這算完了一件事，他們決不再會動一動了。」

克理祖甫又重復那獄吏的話：「一點都不要害怕。」他說着本想強笑一聲，但反倒落下眼淚來。

他靜着好久，深深呼吸，悲哭得氣都不出來，他極力忍着。

他稍微憩過來一點，就用幾個字完了他一段歷史，說道：『從那時以後，我就變了一個革命家。是的。』

他加入了『納洛德甫斯特夫』隊裏，後來做了「無組織軍隊」的首領，那軍隊的目的是要恐嚇政府，使他自己棄權退職。他抱定了這個宗旨，就旅行到聖彼得堡，到基輔京城，到渥台薩城，又到外國去，而什麼地方都有成效。後來他所完全信託的一個人洩露了機密。因此他又被捕，審問，監禁二年，處他死刑，但後來死刑改為無期徒刑。

他在牢獄裏得了肺癆病，看他這種情形，差不多活不到幾個月。他也知道，但並不懊悔，並說道：『若他有第二生命在世，他仍是抱定這個主義行事去破壞他所眼看到的這些情境。』

這個人的生平歷史和同他相親近，實在使南赫留道甫多多明白他以前

所未會曉得的事。

第七章

那天護送官強把一個罪犯的小女孩抱開的一天，南赫留道甫在村中旅館裏一夜未睡，所以醒得較晚，又寫了幾封信，寄到隣村裏去；因此他出旅館很遲，趕不上那大隊罪犯了，他走着，直到天色黑了，才走到第二個獄站。

他自己在旅館裏安頓好了，那旅館是一個頭頸肥而白的老婦所管理的，他走進一間裝飾着許多偶像和圖畫的清潔屋子裏，喝了一杯茶，就趕快去請獄官讓他見喀瞿莎的面。但他在最後六個獄站，決不能得獄官的允准去見她。雖然那獄官常是遷換，却沒有一個人肯讓他進站的，所以他有一個星期多沒有看見喀瞿莎的面。是因爲有一個重要獄官長正要走過這條路，所以恰好要這樣嚴禁。現在這位官長走過，並沒有參觀這犯人隊，所以南赫留道甫希望那看守全隊的獄官准他進去探望罪犯，雖然早晨那獄官不肯准

許。

有一個村婦給他坐一輛車，拉到獄站裏去，因為那站在村子極遠處，但赫留道甫要走去。一個工人，闊肩年輕的哈珂爾斯，穿着很有力的尖頭皮鞋，用臭黑油揩得很亮，他自己情願給南赫留道甫做個引導。

一陣重霧把天遮黑了，天色很黑，那青年工人在前三步走，而南赫留道甫不能看見他，直到路旁窗內的燈光照着那人，才知道前面是他，但他能聽見他的重步聲，踏在半融不化的雪地上。他們兩人走過教堂前的場地和一條長街，路旁一排窗裏的燈光在黑暗裏照着，以後南赫留道甫跟着他的嚮導，走到村莊的邊野地方，黑漆漆地不見一物。但這兒也有一條光線，在前面獄站裏的燈光直射進霧氣裏，立即可以在黑暗裏看得清楚。遠處的紅燈光，漸漸放大。至終可以看見那木寨的橫門，行走的哨兵，那油漆着白黑色的旗杆和一個哨兵舍。

那哨兵照例喊道：『誰在那兒？』他看見來者是個生人，就現出極莊嚴的樣子，大有不准他們兩人站在木寨裏面之勢。但是南赫留道甫的嚮導並不被這莊嚴的態度拘束着。

『喂，哨兵！爲什麼這樣兇猛？你先叫總官去，我們在這兒等着。』

那哨兵一點不理，在門旁，向內嚷幾句話，就挺立着看那寬肩的青年工人在燈光底下，用一條木擦南赫留道甫皮靴上的泥。在木寨後面出來一陣男子和女子的談話聲。在裏面喧譁了三分鐘，那大門就開了，從黑裏走出一個外委官，他的外衣披在肩上，走到燈光下。

那外委官沒有像哨兵般的莊嚴，可是他很喜歡多問。他一定要知道南赫留道甫要找獄官幹麼，和他是誰，他故意要問，不放他走。南赫留道甫說他因爲特別的事體而來的，他要謝謝他；問他肯替他把一封信轉交給獄官嗎？那外委受着那封信，點點頭，就走去。

半晌後，門又開了，許多女人帶着筐子，箱，瓶，和囊包，走出來，她們走到大門的時候，高聲談她們特別的西比利亞方言。她們裏面沒有一個人穿着農人衣服；全穿着村中時裝，襯着短衣，披着毛線的外套。她們的裙提得很高，頭上全包着白頭巾。她們在燈光下驚目看着南赫留道甫和他的嚮導。其中有一個女人看見那鬮肩人，很嬉笑他，用一種西比利亞的譏笑話，對他講。

她稱呼他道：『你這邪鬼，在這兒幹麼？叫鬼神來捉你去！』

那青年人答道：『我已經把這位旅客引導到這兒來，你們把什麼東西帶到這兒來？』

『牛酪料，我今天早晨帶了不少來了。』

那青年人問道：『喂，他們不要鎮夜的留着你們嗎？』

她笑喊道：『你該死，你這說謊！喂，同我們一塊兒到村裏去。』

那青年人所答的話，不但叫那些女人笑，而且連那哨兵都笑了；他就向南

赫留道甫說道：「你一人會找你的路了嗎？不要迷了路，會不會？」

「我會找了。」

他說道：「你走過了教堂，在兩層樓屋的第二間即是。哦，你拿着我這根手杖，」說着，把他那比他身子還高的手杖遞給南赫留道甫；他就同那些女人一塊兒，大踏泥溜的走進黑暗裏去了。

他的聲音，雜着女人的尖聲，仍然聽見在霧氣裏蕩漾着，後來那門又輾軋聲開出，那外委官出來，請南赫留道甫跟着他去見那獄官。

第八章

這處獄站跟西比利亞路上的站一樣，四面圍着場地，外邊有尖頭木的木寨繞着，裏面房子是三層樓。其中有一間頂大的屋子，鐵欄的窗，是罪犯住的；還有一間爲衛兵的；第三間是公事房，爲獄官的。三間屋子窗裏都有燈光，而這裏的燈光跟各處的燈光一樣，但這兒格外隱約幽涼些，閃閃地照着。燈都

在門廊下燒着，沿着牆，掛着五個燈照着場地。那外委官引着南赫留道甫經過場地裏的鋪板道，走向一間最小房的門廊下去。他在廊下走了三步，就領南赫留道甫進一間號房裏去，屋裏點着一盞小燈，滿着煙霧。近火爐旁站着一個兵，穿着一件粗布短衣，綁紮帶的黑褲，穿着一個尖頭靴，在那兒吹火壺（註一）裏的黑炭，脫下那個尖頭靴來當風箱（註二）用。他看見了南赫留道甫，就放了那火壺，幫南赫留道甫脫下外皮套，就進到裏屋去。

『他已經來了。』

一陣怒聲說道：『好罷，讓他進來。』

（註一）俄國的火壺是一個圓形的壺，裏面裝著水，可以不用火，自己熱著。

（註二）俄國所穿的長靴，是手風琴式的，把他放在火壺的煙窗口旁，可以代風箱用，叫那裏的煤炭燒著。

那兵說道：『從這門進去。』說着，自己又忙着收拾那火壺。

在第二間屋內，點着一盞掛燈，那獄官，兩條鬍鬚，很紅的臉，穿着奧國式的短衫，緊襯着他那寬肩闊胸，坐在一張蓋着檯布的桌旁，上面放着他的飯食和兩個瓶子。在這熱屋內，雪茄煙味很重，雜着一種難嗅的氣味。那獄長看見那位新客，就站起看着他，作驚異藐視狀。

他說道：『你爲什麼事來的？』他不等新客的回答，就向門那裏高聲喊道：『勃洛夫！火壺呢！你在那兒幹麼？』

『立刻就來。』

獄官嚷道：『我天天要喊一聲「立刻」，好叫你記得。』說着，把眼睛兇兇的一瞪。

那個兵高聲說道：『我來了，』隨着拿進那火壺來了。

南赫留道甫等着那兵把火壺放在桌上。獄官的小瞎眼看着那兵，彷彿要

找個好地方用眼光鑽他一下，看着那兵出去，他就倒了杯茶，從他的旅行囊裏拿出一個方形玻璃罇，和幾塊亞貝地方的餅乾。他把各物都放在桌布上後，又向南赫留道甫說道：『好了，我有什麼職務要替你做的？』

南赫留道甫並不坐下，說道：『我希望你准我探望一個罪犯。』

獄官說道：『一個政治犯？那於法律上所禁止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所說的是女人，不是政治犯。』

獄官說道：『是的；請坐下。』

南赫留道甫坐下道：『她不是個政治犯，後來經我的請求，長官們就許她加入政治犯隊裏的——』

獄官插嘴道：『哦，是的，我知道。一個小黑女人好罷，成，那倒可以想法子你吸煙麼？』

他把雪茄煙盒授給南赫留道甫，他又慢慢倒了兩杯茶，遞一杯給南赫留

道甫說道：『請隨便。』

『謝謝你，我想見——』

『這晚上很長。你有很多時候。我要派人帶她出來見你。』

南赫留道甫說道：『但我不能在那地方見她嗎？何必要帶她這兒來呢？』

『到政治犯那兒去嗎？那是違背法律。』

『我以前進去了好幾次了。再說如若我有什麼危險物件要傳給他們，我可以交給她，也是一樣的。』

獄官作不悅貌笑道：『唔，不會的，她先要被檢查一下。』

『那末爲什麼不檢查我一下？』

獄官說道：『沒有錯的，我們可以不必過慮。』說着，開那糖盒子，拿到南赫留道甫的一杯茶旁。『要我來給你嗎？不嗎？好罷，請你自便。一個人若住在這兒西比利亞地方，他真喜歡同一位有教育的人遇見。我們這兒是極苦的工』

作，你也知道的，所以要用一點較好的物件，那真不容易。他們村裏人看着我們，總心裏以爲我們護送官是粗暴無教育的人，沒有一個人彷彿曉得我們也在很好的地位上生長着的。」

這獄官的紅臉，他的氣味，他的戒指，還有他那陣怪笑，實在很惹南赫留道甫的厭恨；但因爲他今天旅行了一鎮天，他很注意外面的情形，覺得他自己不應當那樣疏忽藐視別人，他想一定要同無論什麼人都可以講話，因爲他近來看出他本身與人類的關係。現在他聽着那獄官，明白他的心思，就莊然說道：『我想在你的地位上，要去救助那些受災的人，也可以得着安慰。』

『他們受什麼災了？你不知道那些是什麼人呀。』

南赫留道甫說道：『他們不是特別的人。他們跟別人一樣，而其中有些人實在是清白無辜。』

『他們裏面自然是各種人都有，人一定要憐憫他們。有一類人一點不違

犯規矩，所以我很極力減輕他們的苦境。情願讓我受勞一點，不要叫他們累着。有些人真服從各條法律，直到處死刑，也一言不發的；我很可憐他們……要我倒嗎？再喝一杯。」說着，又倒一杯茶給南赫留道甫。接着道：「那末她，你所要見的女人是誰？」

南赫留道甫答道：「那是不幸的女人，她入了妓館，在那兒被人家告發她用毒藥害死人，但她確是一個極好的女人。」

獄官搖着頭，說道：「是的，也有過這種事的。我能告訴你，有一個女人叫依瑪，她住在喀山地方。她照家譜說，是個匈牙利人，但她的眼睛真像波斯人。」他想起來，忍不住的笑，續道：「她那樣的機巧靈活，真可以做個伯爵夫人！」

南赫留道甫止住那獄官的話，依舊談他的原題。

南赫留道甫把一個字一個字說得極清楚，好像同異國人或小孩說話一樣，說道：「我想你足能够把你手下所管的罪犯的苦境減輕一些，並且若你

這樣做，我敢擔保，你一定能得着大快樂。」

獄官閃閃的眼睛看着南赫留道甫，等着他說完，有點忍不住，他好接續講那匈牙利女人的波斯眼睛，因為他腦子裏深印着她兩只活潑的眼睛，想那時已經迷了他。

他說道：『是的，自然了，那實在是對的，我也很憐憫他們；但我很喜歡告訴你，南赫留道甫，你想他做些——』

南赫留道甫說道：『這與我沒有大關係。我一定要直爽的告訴你，雖然我有一時自己很喜歡這類事，我現在恨這種與女人的關係。』

獄官瞪目看南赫留道甫一眼，說道：『你再要喝點茶嗎？』

『不了，謝你。』

獄官喊道：『勃洛夫！把這位客帶到滑哥老甫那兒去，告訴他把這位客讓到一間空房裏去，他可以在那兒，一直到了檢察的時候。』

第九章

南赫留道甫跟着那個傳令兵走出，到那紅燈光照着的場地裏去。

衛兵向傳令兵問道：『那裏去？』

『到那邊房子第五號去。』

『你們這兒走不過去，這兒鎖上了。一定要繞那條路。』

『爲什麼？』

『總官到村裏去了，鑰匙他拿着。』

『那末走這條路。』

那兵引着南赫留道甫經過鋪板道，走到那面門口。南赫留道甫在場地裏，已經聽見裏面喧嘩亂談的聲音，好像一羣黃蜂正擁擠在蜂房上的亂叫；但他走近來，門一開，那鬧聲更高，變了一種很清楚的嚷聲，罵聲和笑聲。他聽見鐵鏈的鏘聲，又聞出那種出名^多的臭味。

這吵嚷的聲音，這鐵鏈的鏘聲和這塞氣的臭味，使南赫留道甫發出一種悲痛的感情，同時又使他生出那種有害身體的神經覺觸。

南赫留道甫一進去，頭一件事他所看見就是一個大而惡臭的水桶，有一個女人坐在桶邊上，她面前站着一個男子，他剃光的頭上，斜戴着一頂薄餅式帽子。他們兩人在那兒談話。那男子看見了南赫留道甫，他眼睛一閃，說道：『連那俄皇自己都拿不回那水了。』

那女人把她外衣上的衣邊拉下來，現出含羞的樣子。

在門口有一長條游廊，幾扇門開着。第一間是家眷室，第二間是年輕人住的，最末兩小間是爲政治犯的。

那所房子本爲一百五十個罪犯住的，但現在有四百五十個罪犯，自然擁擠的很，罪犯不能全擠在屋裏，所以在外面院裏都站滿了。有許多人坐着的，躺在地上，有許多人拿着空水壺出去，有許多拿滿着熱水的壺回來。特拉

司也拿着水回來。他趕上南赫留道甫身旁很誠摯的招呼他。特拉司那個和藹的臉上，鼻子上，眼睛底下都染了許多黑痕。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近來有什麼事發生了？』

特拉司一笑道：『是的，有一點事。』

衛兵說道：『不錯，他們常是打仗。』

在特拉司後面的一個罪人說道：『都因為是那個女人。他跟瞎子吵了一場。』

『那末費道西近來怎樣了？』

特拉司答道：『她近來很好。我現在正替她拿瓶水去呢。』說着，走進家眷室去。

南赫留道甫向那門裏望着。那屋裏男男女女擁擠着，有些在牀架上面，有些在牀架底下；裏面裝滿着從溼衣裳裏蒸發出來的水氣，再有女人的談話

聲吵嚷不已。隔壁的門是一間少年人住的。這屋外更擠；就是在門口和旁路上都堆滿着一大羣喧嘩的男子，衣裳都溼的，有的忙忙碌碌做事情，有的是討論這個，討論那個。那護送外委官在榜講明說，那個罪犯被派出去備買食物，但他正在那兒把買食物的錢還了一個賣買騙子所欠的錢，那騙子專會騙犯人的錢，或借錢給他們，他拿回來幾張紙牌做的小黑紙片。當他們一看見那衛兵和一個紳士走來，臨近的幾個人便靜着不作聲，睜眼看着他們。南赫留道甫向那羣罪犯裏看見一個他所認識的犯人菲爾德羅夫，那人傍邊總跟着一個腫臉高眉的壞男孩子；又看見一個嫌惡，無聲，痘斑的游民，那人在罪犯裏很著名的，因為他在濕田裏殺死了一個互相逃脫的同犯，傳說他把那人的肉喫了。那游民挺立在路上，他的溼短衣披在一面肩上，驕傲藐視的看着南赫留道甫，直直的站着，一點不躲開。

雖然他看慣這種情境，雖然在上三個月他看見了這四百多政治犯很多

次——好比那次在日光下，他們鎖着鐵鏈的脚一路上打得塵土飛揚起來；那次在路旁休息處；那次在獄站裏面；那次在場院裏熱空氣中，那時發生了一件無恥淫蕩的慘境——可是每一次來到他們裏面，他們每次也像現在這樣的看他，禁不住他的羞恥心，和他輕視罪犯的良心上罪過激他難過起來。在他這種羞恥心和良心上罪過以外，還加上一陣不可戰勝的憎厭和恐怖的覺想。他明明知道他們那些人在他們這種地位上，不得不像他們現在這樣，可是他還不能戰勝他的嫉恨心。

南赫留道甫走過那政治犯屋門口的時候，聽見有一個人粗聲說道：『頂好再給他們一個送進食物的管子。』(註二)那說話的人又說了幾句粗魯罵人的話，然後發出一陣嘲弄侮慢的笑聲。

(註一)這句話是罵人的戲言，罵他們紳士們天天飽食，無事做，最好有一個送進食物的管子，省得他們動手。

第十章

當他們走過了無家室者屋子後，那同着南赫留道甫的護送外委官跟他分手，說在檢察時候以前來找他。那外委官去了以後，跟着就有一個罪犯急忙的拖着鐵鏈，赤着腳，跑到南赫留道甫身旁去，他身上發出一陣汗酸味，大驚小怪的低聲道：『先生，請你解決一下。他們驅了那孩子了；他們把酒灌醉他，今天檢察時候，他已經承認他的名字是叫克瑪諾夫了。叫他不要這樣；我們不敢，他們要害死我們。』說完慌慌四面一看，就走了。

這件事就是：有一個罪犯名叫克瑪諾夫，要強迫一個被充軍的年輕罪犯，彼此交換姓名，因為那青年同他的面貌相似，所以要他克瑪諾夫自己替那人去充軍，把那人替他在這黑礦裏。

南赫留道甫知道這件交換名字的事。有一個犯人在一星期前已經告訴了他。他點點頭，彷彿他已經明白，他要盡力去做，就抬着頭，走他的道兒。

南赫留道甫知道方才跟他說話的犯人，他很奇怪那個犯人的行動。在喀特林堡時候，這犯人請過南赫留道甫准他的妻跟隨他。他是個極普通農村裏的人，身量不高不矮，三十多歲，他被審判罰苦力，因為他意圖謀財害命。他名字叫瑪喀爾，德夫金。他犯的罪惡很是奇怪。他以前跟南赫留道甫說過，他說那罪過不是他瑪喀爾所做的，乃是那魔鬼所做的。他說一個旅客到他父親家裏去，要雇一輛轎車到二十六里地以外的村莊裏去。瑪喀爾叫他去趕那旅客的車。瑪喀爾駕好了馬，穿了衣裳，同那旅客坐下喝茶。那旅客坐在茶桌旁，說他正要去成婚禮，他身邊帶着五百盧布，是從莫西科得來的，當瑪喀爾聽見了這句話，就跑進他院裏，把一個斧子藏在轎車草堆裏。

他說道：「我那時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我要拿那把斧子。他（那魔鬼）說：『拿着那把斧子，』我就拿了。我們上了車就走。我們一路上走得很好。我差不多忘了那斧子。好了，眼看就要到那村莊，只有四里地的路走了。忽然經過

一條十字路，要到前面一條山路上走，但那路是條斜坡。我就下來在車後步行着，那時他（那魔鬼）低聲喊醒我道：「你現在想什麼呢？你上了那條山路，就有人看見你了，不久就到那村莊了。他要拿那錢帶走；若你要做，現在就動手。」我彎着腰，在車上，好像要放好那稻草，而裏面的斧子彷彿自己跳到我手上似的。那人在前面回頭道：「你現在幹什麼？」我就舉着斧，想照他的身砍下去。但是他手脚很快，跳出來，搶着我的手。他罵道：「你幹什麼，你這惡鬼！」他把我擲在雪裏，我那時一點都不能動，立刻倒在雪裏。他用他的帶子綁着我的手臂，把我放在轎車上，把我一直送到巡警區裏去。我就入了監獄，又被審問。那村裏人都對我很好；他們說我是一個好人，我以前一點沒有做過錯事。我所工作的田主們也都替我說好話，但我們沒有錢請律師，所以我被審決做四年苦力。」

方才就是這個人想救出那同村的青年人，雖然他知道，他這樣一說，他的

命要沒有，因為若他們知道他所做的，他們一定要絞死他，但他仍然把他們的祕密告訴了南赫留道甫。

第十一章

政治犯都聚在兩間小房裏，那兩扇門開着，把廊道截成幾段路。南赫留道甫進到這段路，就看見西蒙生穿着橡皮製短衫，手裏拿着一條松木，在火爐前蹲着，爐門被熱氣在裏面吸進吹出的搖動着。

他看見了南赫留道甫，皺着眉仰頭看他，他並不起來，伸出手來給他。

他眼睛裏帶着敬重的神氣，看着說道：「你來這兒，我很喜歡。我要跟你說話。」

南赫留道甫問道：「好罷。什麼話？」

「稍微等一等。我現在正忙呢。」西蒙生說着，轉頭向火爐，他燒那爐，又是用他的定理；他說燒火，所失走的熱力越少越好。

南赫留道甫正要進第一扇門，看見瑪司洛娃彎着腰，用一個無柄掃帚把一大堆廢物塵土掃到爐子底下，便從那門裏出來。她穿着白色短衫，她的胸衣邊捲下來，一塊手巾蓋着她頭上，不使塵土落在她頭髮上。當她看見南赫留道甫，就把衣袖拉下來，臉上漲得很紅，極急忙的放下掃帚，在衣角上拭她的手，就在他面前站着。

南赫留道甫跟她握手，說道：『你正在整理房間呢，我知道的。』

『是的，我的舊住房。』她一笑：『但是這塵土，你永想不到這樣的多。我們清理了又清理！』她向西蒙生問道：『那絨布袍乾了嗎？』

西蒙生答道：『差不多了。』說着，把怪眼看她一下，南赫留道甫不由得詫異起來。

她道：『好罷，我就來，我去拿件套衣來晒晒乾……』她向南赫留道甫道：『我們全住在這兒。』指着那第一個門，一面走進第二扇門去。

南赫留道甫開那第一扇門，走進一間小房，裏面一盞小細燈放在很低的牀架上，微紅光照着四牆。裏面很冷，有一陣塵土味（剛掃起，還沒有落下），溼氣味和煙味。那小燈把近處照得很亮，但那些床都在黑暗裏，床的黑影在牆上閃搖着。

兩個男犯派爲備辦伙食的，已經出去煮水和飯食，有一大半罪犯都擠在這間小屋裏。南赫留道甫的老朋友維拉，德赫滑在人羣裏面，她比從前更瘦更黃，她那大而驚怕的眼睛，短頭髮，和前額上的圍巾。她穿着件灰色的短衣，坐着鋪一張報紙在前面，她那極快動的手正忙着捲紙煙。

依米，蘭齊娃也在裏面，這個女人南赫留道甫以爲她是衆罪犯裏最快樂的人。她管那些家務的事，就在極累之艱難的時候，她也極力動人心目，使他們發生家庭安慰的感想。她坐在燈旁，衣袖捲起着，她那兩隻伶俐，紅色，晒黑的手，在床架上鋪着的白布上面，拭淨幾個茶杯和酒杯。蘭齊娃是個很清潔

素白的女人，臉上現出聰明和諷的様子，她笑時候，可以忽然變成靈活，歡喜，嬌媚。她看見南赫留道甫來了，也是這樣一笑，歡迎他。

她說道：『怎麼了，我們想你已經回到俄國去了。』

在一面黑牆角裏，瑪麗，潘甫洛納忙着手梳理一個光亮頭髮的小女孩，那個女孩活潑潑地同她談笑。

瑪麗，潘甫洛納向南赫留道甫說道：『你來這兒真好。你看見喀瞿莎了嗎？我們這兒有一個小客人。』她指着那小女孩。

克理祖甫也在那兒，穿着皮靴，彎着背坐着，縮在那邊牆角裏，搖動着脚，手臂插在套衣袖口裏，抖縮縮的眼看着南赫留道甫。南赫留道甫正要走向他去，但門右面有一個男子戴着眼鏡，紅色鬚髮，穿着橡皮的短衣，坐下跟那美容笑着的緬拉伯斯談話。這男子是著名革命家諾勿特復甫。南赫留道甫急忙招呼了他一聲；他這次格外的急忙，因為這個人是他所恨厭的罪犯之一。

諾勿特復甫皺着眉看着南赫留道甫，他的藍眼在眼鏡裏閃着，伸出他的狹窄手來。

他作譏笑狀問道：「喂，你這次旅行得舒服呀？」

南赫留道甫假裝不注意他的譏笑話，恭恭敬敬的答他的問題道：「是的，有許多事極有趣的。」說完，就走向克里祖甫去。

雖然南赫留道甫面上露出冷淡，他實在並不冷淡，諾勿特復甫這種話，實在他心裏故意要做出來的，南赫留道甫本心不願輕視人，但那時真忍不住，後來他覺得憂悶難受。

他握着克里祖甫寒冷發抖的手，問道：「怎麼樣，你現在好呀？」

克里祖甫急把手放在衣袖裏，答道：「還好，不過我不能得溫暖。你看這兒冷得要命。看那兒，那，那窗上玻璃都破了，」他指着那鐵欄後面的破玻璃。「那你近來怎樣呢？爲什麼你近來不長來了？」

「我以前不得許進裏面來，那守望真嚴禁；但今天那獄官真溫和。」
克理祖甫提高聲音道：「溫和，真太溫和了！去問瑪麗今天早晨他做什麼事了。」

瑪麗，潘甫洛納在那邊牆角裏坐着，把那天早晨離那獄站時候，獄官對待那小女孩的事情說出來。

維拉，德赫滑決然說道：「我想一定要有一種羣衆的擁護。」但她東看西看，有點驚嚇不決的態度。「西蒙生很從中保護，但一人究竟不夠。」

克理祖甫縮着身，皺着眉，含糊道：「你要什麼保護？」維拉，德赫滑的不好，樸直，假術的態度和她那種精神恍惚，就使他心中不悅了。

他向南赫留道甫說道：「你是來看喀瞿莎的嗎？她鎮天的做工。她已打掃了這間——男屋子——現在她又去打掃女屋子了。可是實在不能把虱子打掃盡了。——虱子喫活人的血。瑪麗」

麗，潘甫洛納所坐的牆角裏。

蘭齊娃答道：『她正在那兒梳理她養女的頭髮呢！』

克理祖甫問道：『可是她不要把她身上的虱子跳到我們這兒來罷？』

『唔，不會的；我很留神的，她現在是個乾淨的小女孩子了。』瑪麗又向蘭

齊娃道：『你看着她。我去幫助喀瞿莎去，我一定會把她的絨衣帶給她的。』

蘭齊娃把那小女娃抱在她腿上，壓着小肥屁股，把那小手臂摸她的胸部，

好像母親般的親愛，又給她一塊糖喫。

瑪麗，潘甫洛納剛出屋子，進來兩個買辦的男犯，拿着熱水和食物。

第十一章

進來的人之中一個是短而瘦的年輕人，穿着一件布面羊皮裏的大袴和長靴子。他拿着兩個出熱氣的水壺，手臂底下夾着一塊布包着的食物，又輕又捷的走進來。

他說道：『喂，我們那位皇太子又裝飾上了，』說時，把水壺放在茶杯傍，把麪包遞給蘭齊娃，續說道：『我們帶來不少奇怪事情，』說着，脫下羊皮袴，把他拋過別人的頭落在床架上。『瑪爾克買來了牛乳雞蛋好了，我們今天晚上有個正式的跳舞會了。而蘭齊娃正要顯顯他美學清理的本領呢。』說着，向蘭齊娃一笑。『她現在去煮茶。』

這個人的全身：他的行動，他的聲音，他的神氣，彷彿很健壯，很快樂。第二個進來的跟前人正相反；他的容貌很是喪氣憂愁。他也很短，很瘦，頰骨突出來，面色很淡黃，薄嘴唇，很活潑的小紅眼，兩眼離得很遠。他穿着一件舊絮袴，高靴和套着雨靴，帶着兩罐牛乳和兩個樺木的圓箱，他把那箱放在蘭齊娃面前。他向南赫留道甫鞠躬，但只把頭頸彎了一彎，兩眼釘看着他。他伸出他的溼手跟他相握後，就把所買的食物拿出來。

這兩個政治犯都是平民。第一個是農夫，名叫納勃塔夫；第二個是一個工

廠裏工八名，叫瑪爾克。瑪爾克成年以後，才入了革命黨；納勃塔夫只在十八歲時候就入了黨。納勃塔夫很有出衆人才，離了村裏學堂，就進高等書院。（註一）他在那兒，把所學的教出去，得着教授費來過生活，教授完以後，得了一個金牌。他不進大學，因為他還在這高等書院第七班，所以他決志在同村人衆裏交際，使那些失志抱悲觀的同胞們振作精神來做事。他就這樣去做，先得着大村裏政府書記的地位。他不久被捕去，因為他在農人裏宣講實業互助主義，又組織了一個實業互助團。官家監禁他八個月，就釋放出來，但那時還被巡警所暗察。他被放後，就跑到別村裏去，得了一個學校教授，他還像在前村裏一樣的活動。他又被捕，監禁了十四個月，從此他的心志就堅了。

監禁十四個月後，又被遣到白耳摩政府去，他在那兒脫逃了。因此又監禁

（註一）高等書院是一個研究文科或理科的高等學校。

了七個月，到期又遣發到亞爾干日爾去。他又想逃，無奈又被捕，這會被審決，充軍到雅庫次克省裏去；所以他成年後，差不多一半生活，都在監牢和充軍裏過去。但所有他遇見的事，並不使他失志灰心，並不使他的精力失掉一點，反倒磨練他的銳氣。他是個活潑的少年人，很風流常常喜躍快樂健壯。他從來沒有懊悔過什麼事，從來沒有顧慮過將來，總用他全身的精神，聰明和實際知識來發展實行他的眼前情況。他自由的時候，就照着他自己所抱定的目標去躬行，就是——聯絡那些苦工和工廠工人，使他們有智識，明白事理。他被監的時候，他依舊的精銳實行，想法子與外界相接觸，把他自己的生活和他同友的生活維持到極適當極舒服的情況。對於一切事——他很能交際周旋，是公衆社會裏的一分子。他彷彿對於他自己一點都不打緊，自己有一點就滿足了，但爲他的同友們要求的極多，他能够替他們做事，無論是苦力或苦心，白天或晚上，不睡或不喫，沒有不盡心的。他是個農夫，他很肯勤勞。

細心和敏捷；他同時又很自然的自制，非常守禮節，他隨地留心別人的願望和意見。他的寡母，一位不識字，迷信的老農婦，還活着，納勃塔夫很孝敬她，當他被釋放時，屢次見望她。當他在家過日的時候，他全心服侍他母親，幫助她做工，跟少時的游友相來往，同他們一同吸那「狗脚」（註三）的香烟，跟他們一塊拳鬪，跟他們講解那政府怎樣欺弄他們，和他們怎樣應當自己抵抗他們的受欺。當他想到或說到怎樣有個革命時候，他總是假定一種人民，在某地方他所親身到過的，但所受的情況一定是相類似的，却不把那般紳士和官僚說出來。他想像中的革命——他這想像與諾勿特復甫和諾勿特復甫的同志，瑪爾克並不相同——不應當剷除平民生活的根本狀況，不應當完全拆毀那房屋，乃是應當把他所親愛的華美，堅實，巨宏的古建築之四周

（註三）「狗脚」是一種香烟的名字，煙的一頭用紙捲成一鈎形，為農人所常用的。

圍牆拆了再新築。

他也是對於宗教觀念中一個模範農人：他永不想那些形而上的問題，永不想萬源的源，永不想將來的新生命。上帝對於他（正好比對於法國物理學者亞拉高一）（註三）是個他現在所用不着的學說。他不注意這世界的因源，也不管摩西或達爾文是對是不對。他的朋友所認為最要緊的達爾文主義，於他心上，也好比那六日的創造一樣的心理上娛樂是了。

地球的原始問題並不引起他的注意，就因為在這地球怎樣活着最適當

（註三）有人說，當法國大天文學家拉波列西送他的著作，題名『宇宙論』，『Mécanique

（Chacal）給拿破崙時，拿破崙說道：『拉波列西，我聽見你關於宇宙著了一部大

書，但永沒有說到宇宙的創造者。』但拉波列西答道：『皇上，我並沒有這種假設。』

那物理學者亞拉高在那時年紀很幼，還不知道有這名辭（指創造者），後來纔知道的，但他決不信。

的一個問題，天天在他的心目中。他永不想將來的新生活，常把他的心靈堅
堅實實信服一種解釋，這種解釋是從他祖先遺傳下來，乃是這地上一切工
人所通有的。就是：我們看世界上草木禽獸，沒有一物不存在的，不過各物連
續着變他的形狀——糞料變成米麥，米麥變成食物，科斗變成水蛙，毛蟲變
成蝴蝶，橡子變成橡皮——以此推究，我們人類也不消滅，不過變化幾次而
已。他深信這種解釋，所以他看着死就在面前，不稍害怕，在前面的一切艱難，
他都勇敢忍受住，一點不在心上，也不在嘴裏說出。他愛工作，常常親身做實
用的工作，也常鼓勵他的伴侶照他這樣。

那第二個政治犯，瑪爾克，正是大不相同的人。他十五歲就開始做工，他吸
煙喝酒，因為他很氣怒他以前的受欺。他起先看出那天耶穌誕日，他們工廠
裏工童被工頭請到他所做的聖誕樹那兒去的時候，他受欺了。他在那兒受
了一個錢的叫笛子，一個蘋果，一個鍍金的胡桃，和一個無花果，又是那工頭

的小孩子所得的禮物彷彿在仙島上送來的好看，他後來聽見那禮物值五十盧布呢。所以他很生氣。他到三十歲時候，一個有志的女革命家來到他們工廠當個女工，她看見瑪爾克的出衆能力，就給他許多書和著作看，跟他談話，講明他現在所處的地位和救濟的方法。當他心裏明白他自己和別人的能够脫離壓制，他看着現在萬事的不公平越發殘暴，越發可怕，所以他專心希望，不但得着自由，而且想處罰那些組織，維持這種殘暴不公平的人。他那時知道祇有知識能够辦得這件事，所以瑪爾克自己專心極力的求知知識。問。他心裏還不明白知識怎樣能達到社會主義的意想，但他深信那知識告訴他現在所處地位的不公平，也就把不公平無形消滅了。他心裏還以爲知識能把他高出人衆。所以他棄去吸煙喝酒，工畢暇時，就一心的求學。

那女革命家教給他功課，而他那求各種學問的熱望和他理會學問的容易，真使她詫異。兩年內，他已經精知了代數學，幾何學，歷史（歷史一門，他很喜

歡，還很知道美學，批評學，和最著重的社會學。

後來那女革命家被捕，瑪爾克也同捕去，禁書都在他們兩人手裏搜出來，他們就入了監牢，又遣發到瓦洛塔省裏去。瑪爾克在那兒認識了諾勿特復爾，寫了許多關於革命的書本，他也全記得，所以他對於社會主義的觀念越發堅固深印了。他被遣後，當了一個大示威團的首領，結果把一個工廠解散，殺死了廠主。他又被捕，遣發到西比利亞。

他的宗教觀念跟他對於近來經濟狀況的觀念同樣的極端反對。他看出他少時入宗教的種種虛假，他現在已經費大力脫離了，——起先很害怕，後來很歡喜——他彷彿自己要報那欺弄他和欺弄他祖宗的讎，所以一心想念的要痛罵污辱那些教士和宗教的教義。

他是靜肅寡慾，成了習慣，自己有一點就很滿足，他也跟別個工人一樣，從小做工慣了，筋肉很發達，他時時都能做很多工，很容易，很快；但他最寶貴的

光陰就是在監牢裏獄站裏暇時能專心求學的時候。他現在正讀馬克斯著作第一卷，他把這本書如大寶貝似的藏在衣囊裏。他除了諾勿特復甫一人外，對於所有伴侶都現出薄情冷淡，而對諾勿特復甫異常親近，那人關於無論什麼問題所發的議論，都認爲不可移的真理。

他最嫉恨女人，因爲把女人看爲一切有用進行的阻礙物。但他很憐恤瑪司洛娃，因此與她很溫和，因爲他把她當作下等人爲上等人所利用的一個模範。他也因此厭恨南赫留道甫所以不同他多談話，永不緊握他的手，他要來招呼的時候，就伸出手去讓他握。

第十三章

火燒着，爐旁很熱；茶已經煮好，倒在幾個杯裏，和碗裏，牛乳加在裏面；餅乾，新麥子，麥麪包，牛油，煮熟的雞蛋，小牛頭和牛脚，全放在布上。各人都走到這當爲食桌的床架邊，坐下喫着談話。蘭齊娃坐在圓箱上倒茶。其餘人擁圍着

她，只有克理祖甫，脫下溼衣衫，用乾絨袴圍着，坐在原地同南赫留道甫談話。他們這一天走了又冷又溼的苦行，他們又看見在這兒的塵土，不整齊，忙忙碌碌打掃了半天，現在已經喫了飯，喝了熱茶，就一個一個都生出嬉笑活潑的精神來了。

他們坐在這兒，聽見隔壁外面的脚鏢鏘聲，呼喊聲，罪犯相罵聲，四周都是聲音，但他們彷彿聽慣了，很舒服似的。好比在大海中孤島上，聽見四圍受苦受難的呼喊聲，自己覺得在一塊狹地上，並沒有沉沒下去。這種聲音反倒激刺他們的精神，叫他們高興。他們什麼事都談，只是不談他們現在的狀況和以後的苦處。他們同平常一般青年男女一樣，——像他們這樣強逼着一齊聚合在一處時候——所有稱心和不稱心，和動心的各種事揉雜在裏面，把心潮一齊湧出來。差不多什麼人都入了情網。諾勿特復甫心愛上美媚，笑容的赫拉伯斯。這是一位幼時，無思想的女郎，她正去求學，對於革命問題完全

抱冷淡態度，但因為伏屈在當今的權勢下，與別人起了爭端，就此被遣發出來。她被審問時候，在牢獄裏，和在充軍時候，於男子方面的交際，跟她以前自由時候一樣的活潑。她現在一路上安慰自己，說諾勿特復甫很中意她，她的心愛他。維拉，德赫滑心想自己愛一個人，但她看不出有人愛她，因為她很希望兩人彼此相愛的，所以有時愛納勃塔夫，有時愛諾勿特復甫。克里祖甫彷彿有點愛瑪麗，潘甫洛納。他用男子的愛情去愛她，但他知道她對於男女愛情的態度，所以他藏着這情感，假裝對她友愛懷恩，因為她常幫助他所不及的。納勃塔夫和蘭齊娃兩人因為很複雜的原因，彼此親近。正如同瑪麗，潘甫洛納是個完全貞潔的女童，蘭齊娃也比得上瑪麗，她是她自己丈夫的完全貞潔妻君。

當她十六歲做女學生時候，就同一個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生倫司甫相愛，他沒有出大學，就同他結婚了，她那時十九歲。她丈夫在大學裏四年，加入了

一種學生暗黨，就被官家從聖彼得堡充軍出去，從此他變了革命家。若她並不看出她丈夫是個最聰明最好的人，她就不會心愛他，若她並不心愛他，她就不會同他結婚；但現在已經愛了他，已經同她所認為人類中最好最聰明的他結了婚，她自然就像那般最好最聰明的人生觀，去求她的人生和她的生活目標。起先她丈夫認人生目標是求學問，所以她也把求學當她生活的目標。他後來變了革命家，所以她也變了。他能夠確實證明現在社會的狀況實在不能再往下做了，我們每人的責任就是要去戰勝這狀況，另外造出一個人人都能得自由的新狀況，等等一套話；而她以為她也是這樣的思想感覺，但實在說，她不過把她丈夫所想的百物認為絕端的真理，她只求她自己的心靈與她丈夫的心靈永久完全相稱相合，她所要求的狀況，就是她心意裏能完全滿足的狀況。

她跟她丈夫和他們的孩子（她的母親養着他）分離，實在是很難受，但她很

靜心安穩的忍受着，因為替她丈夫方面着想，因為她承認她一點都沒有疑惑心，也因為她丈夫同時喫苦。她思想中總同她丈夫在一處，現在再也不愛另個人，也不能再愛另個人，因為她只能愛她丈夫。但納勃塔夫對她的真心淨潔愛情動了她的心。這個高尚，直爽的男子，也是她丈夫的朋友，總想像姊妹般待她，但不免形式上親近她，他們兩人也有點驚異，常常同病相憐他們這種苦境。

所以在一大羣裏，只有瑪麗，潘甫洛納和瑪爾克兩人真正脫離了情網的羈絆。

第十四章

南赫留道甫坐在克里祖甫身旁，同他談話，等着喝完茶，想同喀瞿莎私下談話，因為以前幾次都是這樣。他談閒話中，把瑪喀爾的罪過和瑪喀爾請求的事告訴克里祖甫。克里祖甫靜聽着，眼閃閃釘在南赫留道甫身上。

他忽然說道：『是的，我常想我們在這兒跟他們（官長）一塊走着——他們是什麼人？就是我們一天一天替他們過日子的人，可是我們不但不知道他們，而且並不願意知道他們。他們呢，更壞了，他們恨我們，仇敵般的看我們。這豈不可怕嗎？』

諾勿特復甫在旁聽見他們談話，喊道：『這並沒有什麼可怕的。衆平民都常崇拜勢力，只崇拜勢力一樣。現在勢力落在政府手裏，他們崇拜那勢力，就恨我們。來日我們有了勢力，他們就來崇拜我們了。』

那時一陣罵聲和鐵鏈聲從牆後傳來。有一陣打拳聲，又急叫聲驚嚷聲。有一個人被打，有人在那兒嚷道：『殺人了！救命呀！』

諾勿特復甫靜靜說道：『聽聽他們，那些獸心人！我們同他們那些人有什麼關係？』

克理祖甫抗聲道：『你叫他們獸心人，南赫留道甫剛告訴我，他們的獸心

事；』說完，又談關於瑪爾喀冒險救同犯的事。說道：『這却不是獸心事；是英雄行爲。』

諾勿特復甫埋怨短嘆道：『直是假裝多情！我們真不容易明白那些人的情感和他們所作爲的動力。你看以爲很慈愛，但或者是別個罪犯的嫉妬。』瑪麗，潘甫洛納突然瞪眼抗聲道：『你怎麼沒有一次願意說人家一句好話的？』

『可是人怎能知道所並未存在的事？』

『一個人要臨了可怕的死，自然是一件存在的事實。』

諾勿特復甫說道：『我想若我們要做一件事，第一個情形就是——（瑪爾克，起先在燈傍讀他的書，現在把書放下，靜聽他良師的話）『就是我們不應當幻想，應當看實在的事物。我們應當盡我們的全力，爲公衆做事，決不想有什麼報酬。那般公衆人民只能做我們活動底目的物，他們不能做我們的工作。』』

友，因為他們現在有這種惰懶成性的皮氣。」他像演說般，作手勢續道：『所以，要他們在發達進行以前，來幫助——我們這種進行，乃是為他們——這種現象，真是欺詐虛假。』

克理祖甫面漲得很紅，說道：『什麼發達的進行？我們現在說我們要抵抗那些暴虐的專制主義：難道這不是最可怕的專制主義嗎？』

諾勿特復甫慢慢說道：『一點沒有專制主義。我現在不過要說我知道那條人民必須的路，我能指給他們那條路。』

『但是你怎能確信你所指的條是一條真路？那異教審問和法國革命的殘暴行動都根據着這同樣的專制主義，是不是？他們也用科學方法來說那是一條真路。』

『他們以前是錯的，不能證明我現在要說。再說，思想家的心狂和經濟狀況的實事，大不相同。』

諾勿特復甫的聲音震滿了住屋子，他一人洶洶的說話，別人都靜着。靜了半晌，瑪麗，潘甫洛納說道：『他們一天到晚的吵罵。』

南赫留道甫問她道：『那末你自己呢，你意思裏怎麼樣？』

『我想，克理祖甫說我們不應當把我們的觀念牽強在他們人民身上。這句話是對的。』

南赫留道甫一笑道：『你呢，喀瞿莎？』說時，很注意的等着她，但心裏害怕她說出錯話來。

她面上漲得大紅，說道：『我想平民方面受欺了，我想他們平民大喫虧。』
納勃塔夫喊道：『這對了，瑪司洛娃，極對。他們真是大喫虧——那些平民——他們不應當受欺，我們全副工作全在他們裏面。』

諾勿特復甫作鬚橫狀，說道：『好一個革命目的底奇怪思想。』隨後靜悄悄的吸煙。

克理祖甫低聲道：「我真不能同他談話。」他就不作聲。

南赫留道甫說道：「最好不講罷。」

第十五章

雖然諾勿特復甫爲所有革命家所重推，雖然他很有學問，彷彿很聰明，但南赫留道甫看他是的個相去道德品性太遠的革命家。他的智力——他的不要緊處——真算很大；但他自己的獨裁性——他的最要緊處——更大了，與他的智力相距太差了。

他的爲人，正與西蒙生相反。西蒙生是一個有男性的氣質，而照着他自己的理性去行事底人。諾勿特復甫，正相反，是一個有女性的氣質而一半照着他感想所求的主張，一半照着他感想所證的事實，當他的理性去行事底人。諾勿特復甫的革命全精神，雖然他能極闡明極確實的宣揚出去，但在南赫留道甫眼裏看出來，不過是他的好名和高超的願心所致的。起先他能吸

收別人的思想，矯正的替他們解釋，他這種能力，在那時大學和高等書院裏學生和教員所重視，因為像他這種特質很有人崇拜，所以他就合了格。但他畢了業，得了文憑，別人也不崇拜他，他忽然變了他的意志，克理祖甫不喜歡他，所以說出來好得着別地方的崇拜，因此從一個節制的自由黨人變而爲納羅獨甫司復黨的激烈份子。

他研究那些疑難不決的倫理學和美學以後，他不久在革命派裏得了個地位，他又合了格；做了一個團體的首領。他這次變了方面，不再疑難不決了，所以他確信他這次的方針決不錯了。每一件都彷彿很簡單，清楚確實。因為他的眼光很狹窄，很偏私，所以看什麼事都簡單和清楚；他說做一個人只要善於辯。他的自信力很大，他能抵抗別人，使他們服從他。他在很年輕的人裏活動他的手段，那般青年都誤信了他對於智識聰明的神聖自信力，所以大多數人都信服他，他在革命界裏大爲活動。他的活動力都因為他常時奪權

招集會議。他自己編了一個秩序單，在會議前宣布出來，他還確說他這個秩序單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他的伴友崇拜他，但不敬愛他。他也不愛什麼人，他看着有名的人，如仇敵般，若是他愛了某種人，一定像老猴對待小猴般的對待他們。他頂好想把別人的心智力，和本能都棄掉，好使他的天才露角出來。他只待遇那些鞠躬崇拜在他面前的人很好。在現在這旅行時候，他很善待瑪爾克，受了他佈道的感動，還有維拉，德赫滑和小辯拉伯斯兩人，因為這兩個女子都心愛他。雖然在大義上說他很傾向婦女，但他內心裏實在看女人都是笨愚不重要的，除了那些他所心愛的女人（好比他很愛辯拉伯斯）而這些他認為例外的女人，他越發善視她們。

他對於兩性關係的問題，很主張自由聯合。

他以前有一個正式妻，一個真妻；但他同她離了婚，因為他說他們夫妻兩

人沒有真愛情，他現在想同羅拉波斯兩人實行自由聯合。諾勿特復甫厭恨南赫留道甫，因為他說南赫留道甫跟瑪司洛娃『作鬼』（他這樣說）更因為南赫留道甫可以隨便目觸現在狀況的缺點，可以自由設法矯正那些缺點，這些事不但諾勿特復甫所不能公有，而且是南赫留道甫所能獨有；所以他格外的嫉恨。南赫留道甫早覺出諾勿特復甫對於他的關係，他心裏很憂悶，因為他近來在這旅行中的內心覺悟，使得他又不得不拿善意向他，心想拿自己的錢幫助這個人，同時他又不能去他對於那人的恨心。

第十六章

隔壁屋子裏聽見有獄吏的聲音。所有罪犯都靜着不作一聲，一個傳令官，後面跟着兩個衛兵進來。檢察時候到了。傳令官照次點名，點到南赫留道甫，恭恭敬敬的稱呼他一聲。

『檢察以後，你不能再在這兒了，侯爵。現在你該走了。』

南赫留道甫知道他的意思，走到那傳令官旁，把一張三盧布的鈔票放在他手裏。

「啊，那末好罷；同你在這兒有什麼事？你要等一會兒，就等一會兒罷。」那傳令官剛要出去，又有一個官後面跟着一個細瘦的犯人進來，那犯人有點鬍子，眼下有拳打的傷痕。

那犯人說道：「我來看看那個小女孩子。」

一個小孩的尖脆聲傳來，「爹爹在那兒來了！」一個黃髮的小頭從蘭齊娃後來鑽出來，因為那時蘭齊娃正在把她自己的裙衣改成一件小女衫，給那女孩穿，旁邊喀瞿莎和瑪麗，潘甫洛納幫助她做。

那犯人名叫博祖夫金嬉，笑道：「是的，女兒是我。」

瑪麗，潘甫洛納悽憐地看着他拳打傷的臉，說道：「她在這兒很舒服，讓她跟我們在一塊兒。」

那女孩說道：『那些媽媽們給我做一件新衣裳。』說時，指着蘭齊娃的針線。他又笑嬉嬉道：『好——好——好看，紅——紅的衣裳！』

蘭齊娃抱着那女孩道：『你願意同我們一塊兒睡嗎？』

『好，我願意。爹爹也來罷？』

蘭齊娃臉上現出一笑。說道：『不，你爹爹不能。』她向那父親道：『那末我們看着她好了。』

第一個傳令官說道：『是的，你們可以看她。』說着同第二個出去。他們兩人剛出門，納勃塔夫跑到博祖夫金身旁，拍他的肩說道：『我說，老朋友，克瑪諾夫要交換的事真不真？』

博祖夫金的溫和慈愛的臉，忽然變了憂悶，他的眼睛彷彿遮着一層帷幕。他慢慢說道：『我們沒有……聽見什麼。』他眼裏仍現出淒涼，向他女兒看着。

他說道：『好罷，亞克蘇卡，你彷彿自己跟幾位媽媽們在一塊很舒服。』說罷，急忙的走出。

納勃塔夫說道：『交換的事是真的，他一定知道得清楚。你現在想怎麼辦法？』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要去告訴第二鎮的長官。我全親眼看那兩個人了。』衆人都靜了一會，恐怕再起爭端。

西蒙生本來拿着書躺下，用手臂枕着頭，不作一聲，現在他突然起來，慢慢走過坐着人的身旁，走向南赫留道甫。

『現在你肯聽我的話麼？』

『一定了，』南赫留道甫站起，跟着他。

喀瞿莎作驚狀看着，跟南赫留道甫的眼鋒相遇，她面漲紅，搖了一搖頭，彷彿很疑惑。

他們兩人走出，到門路旁，西蒙生先說道：『我所要同你說的就是這件事。』門廊下發出一陣罪犯嘈聲，隨後嚷聲大起。南赫留道甫臉上有驚色，但西蒙生一點不覺得。西蒙生用和藹的眼直看南赫留道甫的臉上，莊重清楚的說道：『知道了你和喀瞿莎，瑪司洛娃兩人的關係，我想我的責任是要——』他說到那兒不得不停頓，因為有兩陣罵嚷聲同時在門旁出來。

一陣聲音嚷道：『我告訴你，傻小子，他們不是我的。』

那陣也嚷道：『看你生氣罷，你這魔鬼。』

瑪麗，潘甫洛納那時出來，到門路旁。她說道：『怎麼能在這兒談話？到那裏去；維拉一個人在那兒呢。』說着，她走到第二門，進那一間小房，真像一間黑窟，現在當作女犯的睡室。維拉，德赫滑躺在床上，從頭到腳都蓋沒。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她頭痛了，正睡着呢，所以她不能聽見你，我勢必要先走開。』

西蒙生說道：『真相反，請你在這兒。我對於什麼人都沒有秘密事；於你更沒有了。』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好罷。』說着，身子像小孩般的一扭，一直走到床邊，她靜靜坐下聽着，她那副出神的淡紅眼，彷彿看着遠處。

西蒙生從復說道：『好了，這是我的責任。知道你和喀瞿莎，瑪司洛娃兩人的關係，我想我自己勢必要你知道我對於她的關係。』

南赫留道甫不得不佩服西蒙生同他說話時的簡單直爽。

他問道：『這怎麼講？』

『我說我心想同喀瞿莎，瑪司洛娃結婚。』

瑪麗，潘甫洛納瞪眼看着他，說道：『好奇怪！』

西蒙生續道：『所以我決心要求她做我的妻。』

南赫留道甫說道：『與我有甚關係？這是看她了。』

「是的，不過她沒有你，她心決定不了。」

「爲什麼？」

「因爲你和她兩人的關係沒有安頓好，她的心拿不定。」

「至於我的關係，早已安頓了。我所要做的，就是我認爲我責任的事，同時要恢復她的命運；但是我一點不存心要強制她。」

「是的，不過她的情願受你這種犧牲。」

「這並不是犧牲。」

「我知道她這會的決心就是第末次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好了，那末，可以不必同我說了。」

「她要你承認說你所思想的，就是她思想的。」

「我怎能承認說我不准去做我認爲我責任的事呢？我所能說的就是我現在不能自由，但她很自由。」

西蒙生靜着，思索了半晌，又說道：「那末，很好，我要告訴她去。你一定不要想我心愛她。我愛她，因為看她是個喫盡辛勞的麗人。我並不要她什麼。我只是深深祈望要改好她的地……。」

南赫留道甫聽見他的聲音顫動着，很詫異。

西蒙生續道：「想想改好她的地位。若她不惜願受你的幫助，就讓她受我的幫助。若她答應了，那末她在那兒監鎖着，我也要求他們送我到她的地方去。四年功夫不算終身了。我總想靠近她住着，或者乘此能恢復他的命運……。」他又停着，急慌得說不下去。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有什麼可說的？我很喜歡她有像你這樣一個保護人。」

西蒙生插嘴道：「這真是我所要知道的。我要知道，若是我這樣愛她，這樣願她快樂，那末你會以為她同我結婚是正當的嗎？」

南赫留道甫決然道：『唔自然了。』

西蒙生說道：『這全看她了。我祇希望這種受苦的心，想求婚成功，所以受苦的。』

西蒙生站起，跑到南赫留道甫身旁，矚然微笑，親他的嘴。

他說道：『我要把這話告訴她。』說罷就走開了。

第十七章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你以為怎麼樣？愛情，真生了愛情了！現在這件事，我永想也想不到他這樣的——就是西蒙生會生出愛情，而且這樣可笑，孩童氣的樣子真奇怪，老實說也真可憂。』說時，嘆了一聲。

南赫留道甫問道：『但是她——喀麗莎呢？你看她的神氣怎樣？』

『她嗎？』瑪麗，潘甫洛納停一下，很想清清楚楚回答他。『她嗎？好，你也看

出來，她同以前的人大相反，她有了一種極高尙的性質，——還有很良善的情感。她愛你，她正當的愛你，她心想好好的待你，就是不好，也不使你因她煩惱。同你結婚一事實在於他是個大恥，是比以前所做的還要壞；所以她決不答應的。可是你現在這一來，真使她難過。」

「那末我現在該怎樣是好呢？我應當脫離關係嗎？」

瑪麗，潘甫洛納天真爛漫的一笑，說道：「是的，一半。」

「叫我怎能脫離一半呢？」

「我亂說呢。但是至於她，我一定要告訴你，她或者看出他西蒙生那種古怪愛情的笨傻——他並沒有同她說過——又想諂媚，又是心裏害怕。你知道，我不配說這些事情；可是我還能信，雖然這種虛假，這也是尋常男子大都有這種幻想的。他說這種愛心刺激他成這樣，是無肉慾的，這種話我也知道的，就說他是出乎常人的外，他的內心究竟已經存了同樣的齷齪……諾勿

特復甫和喬拉伯斯兩人也犯了這個毛病。」

瑪麗，潘甫洛納把正題推開，說到旁處去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末，我應該怎麼辦？」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我想你應當把每一件事都告訴她聽。最好什麼事都要清楚。同她詳詳細細的講明。我要去叫她來。要我去叫嗎？」

南赫留道甫說道：「好罷，費你心。」

瑪麗，潘甫洛納走去。

南赫留道甫一人在這小屋裏，聽見那睡着的維拉，德赫滑輕呼吸聲，有時身動呻吟，還有外面不斷的嚷聲，從那兩扇門過去的刑事犯屋裏傳出來，他那時一陣奇怪的感想從心上來。剛才西蒙生把實話告訴他後，他倒可以自由脫離他所自認的責任，因為他軟弱時候，他看這種責任太重太難；但他現在心裏總覺得又不快樂，又難過。他心裏想西蒙生這種求情正是破壞他的

犧牲精神，因此在他自己和別人眼裏失掉了那犧牲的價值。若是這樣一個好人，他與她一點沒有連帶關係，約束着而要求她的情，那末這種犧牲却不算大。這或者有常人的嫉妬心在裏面。他已經得了她的愛心，所以他不喜歡她愛別一個人。

若是她能夠自願了，那末，他以要陪着她跟着她的方針可以取消。若她同西蒙生結了婚，他就更不用來到這兒，他可以另打方針了。

他剛要分拆他的感想，喀瞿莎推門進來，但門一開送進一陣衆罪犯的高嚷聲。今天罪犯裏有什麼事，特別的熱鬧。

她迅速走近他身旁。說道：『瑪麗，潘甫洛納叫我到這兒來。』

『是的，我一定要同你談一句話。你坐下。西蒙生已經跟我說了。』

她坐下，兩手圍着膝衣，彷彿很心靜，但南赫留道甫剛說出西蒙生的名字，她的臉登時通紅。

她問道：「他說什麼了？」

「他告訴我，他要同你結婚。」

「她的臉上突然現出憂容，但她不作一聲，祇是垂下眼廉。」

「他要求我的答應，或是替他想法。我告訴他，說這完全看你怎麼樣，你一定決定一下。」

她含糊說道：「唔，這話都怎麼講起的？爲什麼了？」說時，她一斜眼，這一斜眼，以前總把他動了心，看着他的眼睛。

他們兩人靜了幾秒鐘，彼此看着眼睛，而這樣一看，已經告訴他們兩人。

南赫留道甫依舊說道：「你一定決定。」

「我有什麼可決定的？每件事都早已決定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是，你必須要決定，你究竟要受西蒙生的要求不受。」
她皺眉道：「我配做什麼人的妻——我，一個罪犯？爲什麼我又要去破壞」

「西蒙生？」

「那末祇要收回那句話好了？」

她說道：「唔，讓我去罷。沒有什麼再可說的了。」起身，出屋子去。

第十八章

當南赫留道甫跟着喀瞿莎回到男犯屋裏時候，看見每一個人在那兒都驚惶失措。納勃塔夫正在那兒四處的跑，看看人，摸摸物，把那件驚人的新聞傳出來。這件新聞就是：他在一面牆上拾得一張紙條，是革命家比特林寫的，比特林已經被罰苦力，人人都知道他到了卡拉地方；現在他新近走過這兒，只有他一個政治犯在刑事犯裏。

那張紙條上寫着：「在八月十七日我被他們在刑事犯裏遣發出去。南維洛甫跟我在一處，但他在瘋人院裏自己吊死了。我近來很好，很有精神，希望全好。」

每人都紛紛討論比特林的近狀和南維洛甫自殺的原因。祇有克理祖甫一人靜坐着，思索，閃閃的眼睛定看着前面。

蘭齊娃說道：『我丈夫以前告訴我說南維洛甫在彼特羅潘洛斯克黨裏看見過一個幻境。』

諾勿特復甫說道：『是的，他是一個詩人，一個夢想家；那些人在壓制的圈裏站不住的。當我在他們專制圈裏時候，我一點不把我的心思棄掉，依舊有秩序的過我日子，所以忍受得很慣。』

納勃塔夫想安慰大眾的愁心，嬉笑道：『一個人什麼事都能忍着一點的。他們來把我鎖上時候，我心裏喜歡的很。一個人若什麼事都怕：那就是他自己捉住，貽累別人，把全事都破壞了，他於是手被人家鎖上，所有責任都消滅了，他就完了一生——他只能閒坐着，吸煙。』

瑪麗，潘甫洛納注意克理祖甫臉上變色狂野的表示，問道：『你很知道他

罷？」

克理祖甫喘着氣，彷彿他已經大嚷高唱了好久似的，突然說道：「是那南維洛甫夢想家麼？南維洛甫那個人，真是我們守門者常說所謂「地球上容不下」的人了。是的……他的性質，好比結晶體；你看他，能看得出來。他不會說謊話，他連裝假學人都不會。他不但瘦皮露骨，而且彷彿剝掉皮般的全筋肉都沒有了。是的……他的性質真複雜極多，不像一個……我們讀這個有什麼用？」他停了一會，又怒色皺眉道：「我們都彼此爭論，我們應當先教育人民然後改良社會生活的狀況，還是先改良社會生活的狀況；隨後我們又爭論，我們怎樣奮鬥：或是用和平宣傳的手段呢，或是用激烈手段？我們都辯論。但是「他們」並不辯論，他們只知道他們的事業？他們不關心，幾十或幾百個人死去。他們那種人！不好人死得越多，越稱他們的心。是的，赫西恩說那般暮氣晚老的人應當逐出我們社會平民界線以外。我實在也這樣想。那時赫

西恩自己和他的同友被逐出，而現在在這南維洛甫……。」

納勃塔夫嬉笑道，「他們不能全逐出掉。留着他們好造出些人類來。」

克理祖甫高聲喊着，不讓別人插嘴，續道：「不倘若我們可憐「他們」，就不必留他們。給我一支雪煙。」

瑪麗，潘甫洛納說道：「唔，克理祖甫，煙與你沒有益的。請你不要吸煙。」

他抗聲道：「不要管我。」說時，點着一支煙，但他吸一口就咳嗽作嘔彷彿要病了。吐了一口痰，就說道：「我們以前所做的事，不是我們的真目的。不要起爭端，是要聯合起來……去破壞他們。」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過他們也是人類。」

「不，他們不是人。人是什麼時候都能做他們現在所做的……不……有人說各種炸彈和氣球已經發明了。好了，人應當拿着許多炸彈坐在氣球裏，像蟲子似的撒下去，一概都炸死他們……是的。因為……」他想往下說，但

臉上漲紅着，咳嗽得極利害，從嘴裏吐出一口鮮血來。納勃塔夫急跑去拿雪水。瑪麗，潘甫洛納拿來甘松草汁，想滴在他身上，但他呼吸得又急又重，用他細白的手推開她，緊閉着眼睛。雪和冰水放在他頭上，稍微好一些，就躺在床上，那時南赫留道甫看見傳令官在外面等了好久，就同各人告別，跟那官出去。

刑事犯們現在很靜，大多人都已睡覺。雖然衆犯都躺滿在床架上，底下，旁邊，但屋子裏面還躺不下，有許多人在外面門路旁躺著，頭上遮着短腳，身上蓋着汗溼的衣。不久鼾聲，呻吟聲，囁語，雜在一處從屋裏出來，傳到門外。各地方都塞滿着人堆，上面蓋着罪犯號衣。只有幾個人醒着；坐在男犯室裏，臘燭頭旁，（他們聽見檢查官來，就立即吹滅）一個老頭人赤着背，坐在路旁燈下，把他的襯衣捉虱子。在政治犯屋裏的熱濁空氣，比較這兒刑事犯屋裏的臭腥味乾淨得多。一盞出煙的燈在煙霧裏亮着，真難呼吸。沿着門廊下走，要

留心着，才能找着一小塊空地，踏下一隻腳，還得找第二塊空地來踏下第二腳。有三個人實在連門路旁都找不着空地，只好在前面放着骯髒破裂小桶的一間號號裏躺着，三人中一個是個老猓子，南赫留道甫常看見他在大隊裏走的；還有一個是十二歲的男孩躺在那兩個犯人中間，他的頭枕着一個人的腳上。

南赫留道甫出了門，深深的呼吸一下，就在清潔的霧水空氣裏呼吸。

第十九章

那夜很清晴，星光照耀着。街上泥水冰凍得很硬，只有幾塊地方溼着，南赫留道甫在街上回到旅館裏去，輕輕打一扇黑窗。一個寬肩的工人，赤着腳出來開門，讓他進去。右面一扇門，通着後面屋宇，出來一陣睡着那兒車夫的粗悍鼾聲，在院裏一陣許多馬咬嚼麥草的聲音。前門旁幾個偶像前面點着一盞紅燈，一陣艾草味和汗味，人雖然有個好肺，睡着嗅見這種味一定要打鼾

聲。南赫留道甫脫下外套，把他皮製的旅行枕放在油布沙發，鋪着皮毯，躺下想一遍那天所聽見所看見的事情。想到那一個小孩，頭枕着那罪犯的腿上，躺在那，從臭水桶裏徐徐流出的水上，這種情狀比什麼都淒慘。

那夜裏所想不到而很重要的，與西蒙生和喀瞿莎的談話，他現在並不想起。他對於這件事的關係太繁複不窮，他索性心裏不想他。不過那幅慘苦圖畫，裏面那些不幸的苦民，呼吸那腥臊的空氣，躺在水桶中徐徐流出的水上，那最觸目的，睡在罪犯腿上的十二歲男孩那副無辜面目，在他心裏躍躍的湧出，不能忘掉。

心裏知道極遠處有許多人在那裏用各種柔滑，強硬，非人類的苛暴手段去壓制蹂躪別許多人；而一方面有三個月連連目觸着那些殘無人道的污辱罵打，這是兩件不同的事；南赫留道甫覺出來。在這三個月裏，不至有一次，他要扣心自問：『是我瘋了會看見別人所不看見的事呢，還是他瘋了會去

做我所看見的事？』可是他們（這類人很有許多）做了那他所詫異驚奇的事，還剖白坦然的說他們所做的是必須的，是重要有用的工作，所以不能信他們是瘋了；可是這方面他——知道他自己的思想很清楚——不能信他是瘋了。這個問題，他常常在心裏猶豫不決的。

以下是他在這三個月裏所看見的感想。——

人類裏面，那些得自由的人，那些最有精神，最熱心，最易受感觸；最有本領，最強健，而最不細心最狡猾的人們，用那種省議會或國家命令的手續被推舉了。但那些人民，絲毫都沒有比那般自由人險惡的，反倒先鎖在牢獄裏，遣發到西比利亞去成月成年的懶惰坐着，喫飯過日子，完全脫離他們的自然，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有用工作：總括着說，他們失了自然適當生活所需的種種情況。這是第一件感想。

第二件，那些人民屈伏在人類超性的不自然底下，因為有了那些刑具：鐵

鎖，雍頭，和可恥的犯衣；這就是把那能引軟弱人民入快樂生活的原動力完全剷除——在衆意上，羞恥心上，和人類超性的良心上實在難以過去。

第三件，他們的生活都入在永久危險裏，並不是中暑，水災，或火災的偶然危險；是從那骯髒獄室裏，從疲乏，從拳打而得來的傳染瘟疫；這些人民終身住在那——那所謂最好最道德的人因為要保護自己去施行因此饒恕那般已施行的人這種最暴虐最可怕手段的——慘境。

第四件，這些人民被威所逼，去同那班已經邪心卑污的惡人相處，最危險的是那不規則的行動：姦污，兇手，騙子在一處；不久要把這些潔心不污的人，如酵水在生麵裏似的傳染壞了。

第五件，所有各種威勢，暴虐，和無人道舉動不但為政府所寬容，而且所准許，因為正合政府的意思，這種事實深印在這些人民的腦裏，加上他們所受的無人道虐待：那些嬰孩，婦女，和老人所受的苦；木棍皮鞭的笞打；追回逃犯

（生的或死的）的獎賞；夫婦的離散，還有與他人的妻和夫的獸性衝動底聯合；鎗斃或吊縊的種種現象。所以那威勢舉動加施給那些已經失了自由，已經臨了危險缺乏的人民，只好算傲倖的呢，因為還有較暴虐的苛刑在前面。

所有這些苛刑彷彿故意為造出敗德腐心而設的，故意為廣傳這成熟的敗德腐心，無處不及而設的。

南赫留道甫思索那牢監裏和獄站裏所做的事時候，他心裏說道：『這正彷彿一個大問題安停了：想出最好最穩堅的方法去敗壞最多數人的人心！』每年有幾千萬人民被帶到最高的敗德懸崖上，等他們完全敗德了，就釋放他，使他們在獄裏所養成的道德病傳染出來。

在都門，熱喀特林堡，湯姆斯克的牢獄裏和路過的獄站上，南赫留道甫看出社會對於這狀況的心理。尋常的平民，本來具有俄國農民之社會的和基

督教的道德觀念，現在已失了這種觀念，得了一個新的，監獄的觀念，看無論那種人類殘害陵辱的行動，只要是於本身有利益，就認他是公平的。那些人民住在獄裏後，看錯了他們的生人觀，因為看着他們的環境，就完全把那教堂裏和道德家所宣傳的敬人和惻隱心一切德性誠條，都棄在他們真生活之外，因此他們就可以不必守那些誠條。南赫留道甫看出這種牢獄生活的結果在所有他知道的罪犯——菲奧德羅夫，瑪喀爾和泰拉司——與他們兩個月的相處，實在使南赫留道甫在他的理性缺少了些道德心。他在他旅行裏，聽見那些惡犯從步行乘機脫逃，要強迫伴友跟他們一同逃跑，然後再殺死他們，喫他們的肉。（他親眼看見一個人被這樣控告，就知道那人的行為。）最可怕的就是這人食人的野蠻，不是一次兩次，却是常有的事。

祇要用這些刑具把一個俄國人養成了這種惡性，就可以成了一個游民，假冒採用尼采（註二）的最新學說，看什麼事都施行得，沒有事要禁止的，他於

是可以先把這學說宣傳在衆罪犯裏，因此再宣傳到平民裏去。

這些所做的事，祇有一個解釋的理由，就是要免除罪惡，威嚇犯罪的人，改善行惡的，和書上所謂拿『合法的報仇』去處待他們。但實在說那所結的果絲毫都不像他們所說的。不但不能免除罪惡，而反倒多生些罪惡；罪犯們不但不能爲所嚇畏，而反倒被鼓勵去行事，（有許多游民自己有意要回到獄裏；）不但不能改善，而反倒使各種罪惡都奇出不窮的生產；政府不但不能用報仇名詞來馴善人心，而反倒深種在人心裏，本不是天性。偏做成習慣。

南赫留道甫自己問道：『那末爲什麼就去做？』他找不出這問題的回答。

最所驚怪的就是，這些所做的事，並不是偶然的，並不是錯誤的，並不是這

（註一）尼采 Nietzsche 是德國大哲學家，一八四四年生，一九〇〇年死。

一次，乃是幾百年連續下來，所不同的就是：起先犯人的鼻子被割下，耳朵被切去；以後在他們身上打烙印，縛在鐵棍上；而現在就上了手鐐，遣發出去，不用小車，而用汽船火車。

在政府機關裏做事的人要辯護說，這些事所以要使南赫留道甫氣不平，是因爲監獄裏的房屋組織得不完備，若是一間新式的牢獄蓋造起來，那末一定沒有這種壞現象，但南赫留道甫不承認這是對的，因爲他知道，所以使他憤氣的不是獄房的好壞問題。他讀過泰爾特書上對於模範監獄的電鐘，電氣死刑，但這改善的苛刑，於他反更爲氣憤。

但他所最氣憤的就是，有許多人在法庭和大理院裏，領着從人民手中搶出來的大薪水，參看着那——那般同類的，爲同一原動力所致的——官吏所著的書，編成了一本違犯這個或那個法律的舉動底憲章，隨後服從着這些憲章，就把這般犯那種罪的人送到他們所永不看見的地方去，送到那些

人民完全屈伏在這般殘忍無人肝的檢察官，審判官，衛兵的手掌下的地方去，送到那幾千萬人民喪失身體靈魂的地方去。

現在南赫留道甫已經身臨了監獄的實在經驗，他就看出罪犯們裏面的一切罪過，——酒醉，賭博，殘忍可怕的行動，甚至人食人主義，——不是意外事，不是因爲人心退化，並沒有存在着罪犯性的發育物，那般優科學家，這樣的想，推到政府身上，乃是一種不可目觸的感心所發出的不得不存在底結果，這感心或者可以叫人類彼此相責怨。南赫留道甫知道人食人，並不在荒地裏發生起來，乃是在法院，大理院和國家機關裏發生出來，然後在荒地裏結果成實。好比說，他看見他舅兄的舉行，實在說所有律師和官吏，從嚮道官一直到總督，全絲毫都不管公理，不管人民好處，却在嘴裏空說，祇是爲他們所做出敗德災禍的事情，所酬報的盧布罷了。這實在一點不假。

南赫留道甫心裏想道：『那末，這能說全是因爲無知誤會嗎？在所有官吏

應當得的薪水外，再加上一種賞款，叫他們把現在所做的棄掉不做了，能不能呢？』想到這兒，雞已經鳴了第二次，雖然他一翻身，虱子像泉中水般的跳出來，爬滿在身上。——他只得閉着眼睡覺了。

第二十章

南赫留道甫還沒有醒，那車夫早就出了旅館。一個村婦喝完了茶，進來，一面用她手巾拭她肥而汗流的頸頸，對他說，有一個兵從獄站送來一封信。那封信是瑪麗，潘浦洛納寄來的。她寫着，克理祖甫的病利害得多了。寫的是：『我們先想放在這兒，都陪着他，但總是不得准許，所以我們同他一處起程走路；但我們怕他病利害了。請你設法一下，若他勢必要在第二鎮上留住，一定要我們裏面有一個人陪着他纔好。若是一定要我同他結婚，好讓官長准許我陪着他，那末我自然肯這樣辦。』

南赫留道甫叫小工到驛馬廄裏拉馬車出來，他自己就匆匆穿好衣服。他

未喝盡第二杯茶的時候，那三馬驛車趕着向大門來，鏗然作鈴響，車輪在冰泥上飛轉着，如在石上轟轟響着。南赫留道甫付了那肥頸店婦的旅費，急忙走出，進了車，吩咐車夫趕得越快越好，追好那全隊。剛過了村畧草場，他們追上那裝着行李和病犯的大車在冷泥上走着，車輪正滾得很快。獄官已經不在那兒；他在前面走着。許多衛兵臉上現出酒容，沿路談笑着跟在後面。路上的車很多。每一隊車的第一輛車裏面坐着六個病老的刑事犯，緊緊的擠着。在每隊的第末輛裏面，有三個政治犯。諾勿特復甫、獮拉伯斯和瑪爾克坐在一輛上；蘭齊娃、納勃塔夫和瑪麗，潘甫洛納所讓地的孕婦三人在一輛上。在第三輛車上克里祖甫躺在車裏乾草堆上，頭下有個枕頭。瑪麗、潘甫洛納坐在他旁車邊上。南赫留道甫吩咐車夫停着，他走出，跑到克里祖甫身旁。有一個醉兵向南赫留道甫搖手，但他不理，一直走到克里祖甫，在車旁同他握手。克里祖甫穿着一件羊皮袴，頭上戴着皮帽，嘴用手巾縛住，他的臉更白更瘦。

了。他那美善的眼睛看着很大，很光亮。車走時震動着，他的弱身兩旁的搖，他躺在那兒，瞪眼定看着南赫留道甫；但問他身體病狀時候，他就閉着眼，怒搖他的頭；他彷彿盡平生的力去忍受那車的震動。瑪麗，潘甫洛納坐在那邊上。她作含意狀看南赫留道甫一眼，表示她對於克理祖甫病狀的焦急，半晌就微笑說道：『彷彿那獄官自己也含羞的。』那時車輪聲很響，所以她要嚷才聽得見。『比特林的手鐐去了，所以他自已把他小女孩抱去了。喀瞿莎和西蒙生同他在一處，維拉也在那兒。她跟我換了地方。』

克理祖甫那時說了幾句話，但因車聲很大，不能聽見，他皺着眉，用力忍着咳嗽，猛搖他的頭。南赫留道甫就彎腰，近他的嘴，聽他的話，克理祖甫拿手巾放開他的嘴，輕聲道：『現在好多了。不過不要受了寒。』南赫留道甫默然點點頭，又向瑪麗，潘甫洛納看了一眼。

克理祖甫盡力笑着，低聲道：『那三個物體的問題怎麼樣了？這解決是難

罷？」

南赫留道甫一點不懂，瑪麗，潘甫洛納在旁替他解釋，他所說的三個物體是個著名數理的問題，指出日月地球三體的地位，現在克里祖甫拿來比方南赫留道甫，喀瞿莎和西蒙生三人的關係。克里祖甫點頭，表示瑪麗，潘甫洛納替他的笑話解釋得很對。

南赫留道甫說道：「這解決於我沒有事。」

瑪麗，潘甫洛納問道：「你得着我的信了麼？你肯出力麼？」

南赫留道甫答道：「自然了。」他看見克里祖甫臉上露出不悅貌，他就回到他的馬車坐着，兩手按那大車的邊，岸上，當路過道上深轍處，他的手很爲震動，所以他的車先跑過這大隊，大隊裏雜着灰色的汗衫，羊皮袴，鐵鏈和手鐐，在路上——長條，點着四分之三的里地。南赫留道甫在路對面看見喀瞿莎的藍頭巾，維拉，德赫滑的黑外衣，和西蒙生的線帽，白絨襪，如同芒鞋似的綁着

許多布帶子。西蒙生在那兒同婦女走着，討論着正熱鬧呢。

當他們看見了南赫留道甫，他們都向他鞠躬，西蒙生作莊容高舉着帽子。南赫留道甫沒有話可說，就不叫車夫停了，所以不久就走在他們前面。路上又平一點，那車夫趕着馬，跑得很快；但常時要躲開那重車所壓的深車轍，讓全隊的大車走去。

那條深車轍的路經過松樹的密叢林裏，雜着樺樹和矮松在裏面，尙未凋落的黃葉反照着很亮。南赫留道甫那時出了松林盡頭，已經過了罪犯全隊的一半。現在路的兩旁都是寬遠的田地，遠處看見僧廟的十字塔和圓頂閣。雲都四散了；天氣根晴；早日光昇出松林上，閃閃地射在黃葉，冷水潭和僧廟的鍍金十字架和圓頂閣上。右面山頂在黑藍天色裏漸漸照耀着白起來。那車進了一個大村。村中街上走滿着居民，有俄國人，也有別國人，戴着奇怪的帽和衣服。醉酒未醒的男女擁擠着，圍着茅屋，酒店，和大車旁喁喁的談話。大

鎮離這村很近。

那車夫用手一拉向馬背的右面鞭了一下，他坐在右邊，好把馬韁擲在右面，加力趕得快，一直奔到河邊的木筏處。那木筏正向他們撐行來，已經到了河水的中流。大約有二十輛車等着要渡過河去。南赫留道甫等了不久功夫。那木筏盡力到了上流的岸邊，就順着流水，一溜兒就到了下流岸邊。

那高身，靜默，寬肩，有力的木筏手穿着羊皮，那時把繩索向岸一拋，他那老練的手碇泊了他的木筏，送上面的車登了岸，又去渡對岸等着的車輛。全木筏上滿着大車和許多見水驚動的馬。那急流的寬河水激濺着繩繫在碇泊岸邊的小船面上。那木筏已經滿了，南赫留道甫的車和脫駕的馬都在上面，緊擠着木筏的一面，在人堆裏站着，那時木筏手挺立在進路處，岸上許多人看見沒有地方，求他讓步登筏，但他不理，解開了繫繩，順流一直下去。

在木筏上，人都靜着無聲；祇聽見木筏手的皮靴聲和驚馬的蹄踏聲。

第二十一章

南赫留道甫站在木筏邊上，看着那條寬河。兩幅畫印起在他腦子裏。一幅是那因怒將死的克理祖甫搖着他的頭，一幅是喀瞿莎沿路上在西蒙生身旁傲然步行着。第一個感想，是關於克理祖甫，他並沒有預備死，而眼看就要死，使他生了一種煩悶憂愁的感想。第二個感想，是於喀瞿莎，她很有精神得了像西蒙生這樣男子的愛情，找着了一條真正，堅實的真理道路，應當在他心裏很喜樂，不過在南赫留道甫的心始終有一陣不能戰勝的深感想。

一個大銅鐘的浪聲從大鎮裏傳到這兒。南赫留道甫的車夫站在他旁邊，還有其餘人站在木筏上，都高舉着帽子，自己恭恭敬敬的劃十字祈禱。——祇有一個矮身蓬髮的老人靠在木柵傍站着，沒有祈禱。南赫留道甫以前沒有注意他。那人自己並不劃十字，只抬着頭，呆看着南赫留道甫。那老人穿着一件破補的外衣，布褲，和一雙補了又破的鞋。他背上背着一個小包袱，頭上

戴着皮毛破露的高帽子。

南赫留道甫的車夫戴上帽，整理一下，向那老人說道：「你爲什麼不祈禱，老頭兒？你領洗過麼？」

那衣衫襤褸的老人，決然抗聲，一字一字問道：「誰是我所要祈禱的？」

那車夫作衰萎貌說道：「爲誰？自然爲上帝？」

「那末請你趕快指給我看，他在什麼地方——這位上帝？」

那老人的形色裏，彷彿帶了莊重嚴肅，使得那車夫心覺要對付那強硬直心的人，倒有一點羞恥；但他想不露出來，不好意思不發一聲，又不要在大衆注目之下丟臉，所以脫口說道：「在什麼地方？自然在天堂裏？」

「那末你到那兒去過麼？」

「不管我去過沒有去過，反正人人都知道一個人必須要祈禱上帝的。」

那老人的眉毛上很莊重的一皺，極急的說道：「沒有一個人，在無論什麼

時候曾看見過一次上帝的面。那個獨生子在聖父的胸懷裏，祇有他宣傳了聖父。」

那車夫把他馬鞭的柄推進在他腰裏，把一匹馬的駕馬具安放一下，說道：「這末說起來，你一定不是一個基督徒，是崇拜洞穴者。你要向洞穴祈禱。」

一個人笑着。

一個中年人站在傍邊，他的車旁，問道：「你的信仰是什麼，老頭？」

那老人依舊決然快說道：「我一點沒有信仰，因為我什麼人都不信——除了我自己，沒有人了。」

南赫留道甫插語問道：「你怎麼能信你自己呢？你或者也有錯處的。」

那個老人搖頭仍然抗聲道：「我一生沒有錯過。」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末爲什麼世界上有不同的信仰呢？」

「這正都因爲人類要信任別人，而不信任他們自己，所以有不同的信仰。」

我以前也信任別人，所以把我自己彷彿落在濕澤裏——把我自己失了，所以我沒有希望救我自己出來。那般舊信仰派，新信仰派，猶太莎派，赫利斯蒂派，波波甫西派，和非波波甫西派，亞甫斯特列克派，和斯哥疵西派——每一種信仰祇想誇揚他自己，所以他們都像小瞎狗似的爬伏在下面。世上有許多信仰，但他們的精神是一個——在我裏，在你裏，和在他裏，祇有一個。所以若人人信仰自己，一切可以聯合起來；人人是他自己的個人，就一切都合爲一體。」

那老人高聲說，時常四面的看，明明要聽見他話的人越多越好。

「那末你主持這個信仰好久了嗎？」

「我嗎？好久了。自從他們苛待我以來，已經二十三年了。」

「苛待你！怎麼樣？」

「好像他們苛待基督，他們也苛待我。他們捉我去，帶我到公堂前面，教士

前面，律法師前面，發列賽人前面。他們有一會把我放在瘋人屋裏；但他們拿我沒法，因為我是自由的。他們說：「他叫什麼名字？」我想我自己要叫一個名字。但我並沒有給我自己一個名字。我把什麼都棄掉了；我沒有名字，沒有住址，沒有國家，沒有「沒有」。我就是我自己。「你名字叫什麼？」「人。」「你多大了？」我說，「我不數我的年數，也不能數他，因為我以前也是我自己，我以後也要是我自己。」「誰是你的父母？」「我沒有父母，祇有上帝和母親。」「地球。」上帝是我的父親。「那末皇帝呢？你承認有皇帝麼？」他們要這樣說。我就說，「爲什麼不呢？他是他自己的皇帝，而我是我自己的皇帝。」他們說：「你談他有什麼好處？」我說：「我沒有叫你同我講話。」所以他們就苛待我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末你現在到那兒去？」

「到上帝引我的地方去。我能够找着工作，我就做工。若我不能找出，我就

那老人看見那木筏快到岸邊，就止着不說，四面看着旁聽的人，作洋洋得意的態度。

南赫留道甫拿出錢袋，給那老人幾個錢，但他拒絕着說道：『我不受這種東西；麵包，是我所要受的。』

『那末好了，請你饒我。』

『沒有什麼事要饒恕的，你不要氣我，不能氣我的。』說時，把他拿下來的包袱，依舊背在背上。

不久，驛車已經上了岸，馬駕上了。

南赫留道甫付了那黑色木筏手的渡費，又進了車裏，那車夫說道：『先生，我很奇怪你，會同他談話的。他不過是個無價值的游民罷了。』

第二十二章

當他們上了岸頂，那車夫回頭看南赫留道甫，問道：『要我趕到那個旅館

裏去？

「那一個是頂好？」

「沒有比西比利亞旅館再好的，不過杜哥甫旅館也不錯。」

「你要趕到那一個，就去好了。」

那車夫又坐在旁邊，趕得極快。那鎮跟別個鎮相彷彿。那同樣的房屋，也有方格的窗，綠色的屋頂，同樣的禮拜堂，同樣的店舖，在大街上的商家，甚至於那同樣的巡警。祇有不同的，就是差不多所有屋室都是木蓋的，街上都不鋪磚石。那車夫在一條大街裏一個旅館門前停着車。但那兒沒有空屋子，所以他又趕到別個旅館裏。在這兒旅館裏，南赫留道甫，在兩個月以後，纔又找得一間他以前住慣的清潔安樂地方。雖然他進去看的屋子，很簡單，但他周旋了兩個月的驛車，村棧，和獄站，他在這屋裏已經覺得舒服多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除去那些虱子，因為進獄站一次，就得了許多虱子，實在沒有法子去

他們。他打開行李，安置好了以後，就先到一個俄國浴室內。然後換了一套村中時服——一件極出客的套衣褲子，上面都有摺痕，一件罩衣，和一件大衣——去拜訪這鎮中的省長。那守門者叫了一個車夫，那車夫有一匹肥健的克爾菲名馬，那輛車不久把南赫留道甫送到一宅大房的大門前，前面站着哨兵和一個巡警。那屋子前後面都有花園，裏面白楊樹和樺樹的無葉樹枝，夾雜着密而黑青的松杉樹。那省長那時不舒服，所以不見客，但南赫留道甫叫那僕人把他的名片再拿進去，後來那僕人出來恭敬答道：「請你進去。」

那大廳，那僕人，傳令官，樓梯，跳舞室，油亮的地板，跟聖彼得堡裏的裝式大約相彷彿，不過比較上更為虛飾，更為骯髒不潔。

南赫留道甫被請進入內室。

那省長是一個胖腫，煙形鼻的熱心人，額前頭核巍然起，眼下也有脹處，一個禿頭，他圍着韃靼絲製睡衣坐着，吸着雪茄煙，從銀壺裏倒出一杯茶來。

他說道：『你近來怎樣，我的先生？恕我穿這件睡衣；這比我不接見你好多了。』說着，把睡衣蓋着他的脖子，一直縮到頸項。『我現在不十分好，但不要出去。你從遠鄉來，帶什麼消息？』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近來同那罪犯全隊旅行，罪犯裏有一個人，與我很有關係。所以我到你省長這兒來，一半是爲那一個罪犯，一半爲別的事情。』

那省長又吸了一口，喝一杯茶，把那煙頭擲在白雀石灰壺裏，他兩隻狹窄眼睛定看着南赫留道甫，坐下莊色靜聽，只有一次插他的嘴，因爲要給他一支煙。

那省長是個軍人中受教育的，他信那自由仁慈的眼光能够穩固他們地位的。但他的天性忠厚聰明，他不久就覺出這二者（那種眼光和他的地位）實在不相容的。所以他不管他所處地位的不稱合，他就把自己荒廢，養成了喝酒的惡習慣，他在軍界很估勢力的人，現在因爲三十五年軍務以後就成了

溺酒，變了醫生所謂『醉酒病的人。』他肚裏裝滿着酒精，所以他稍微喝一點酒，就要大醉。可是雖然痛飲是他所一日不可離的——他不喝酒，不能活，——因此每夜要酩酊大醉，然而他仍然沒有發酒話，狂談的。若是他能說狂談，他就不會成這樣的，一定認他是很聰明，因為他所處的重要高位，勢必要說些瞎話。祇在今天早晨，就是南赫留道甫來見他的時候，他是個很有理性的人，能明白向他說的話，常常拿他所最喜朗讀的一句格言：『他是酒醉，但他是聰明，所以他兩方面都喜歡。』長官們知道他是個醉漢，但比別人受了很多學問教育，——雖然嗜酒時候他的教育已經停了，——他很勇敢，很敏捷，雖然醉時也露出他的才幹，所以被推舉在如此衆大如此負責任的地位。

南赫留道甫告訴他說，他所關係的是一個女人，她被刑罰得很冤枉，還有一張訴呈已經爲她送到皇帝那兒去。

省長說道：『是的，以後呢？』

『我得了允准在聖彼得堡裏，關於她命運的新聞，遲不出這個月，就送給我，而到這地方——』

省長伸着手，用他幾個短粗的手指向桌上，按了一下鈴，依舊看着南赫留道甫，吸着煙，高聲的咳嗽。

『所以我要請你允准這個女人可以留在這兒，等到她訴呈的答案來了這兒。』

那僕人，軍裝的傳令兵，進來。

省長向傳令兵道：『去問問安娜，維西耶娃起來沒有。再拿點茶來。』又向南赫留道甫道：『是的，還有什麼？』

『我第二個請求，是關於一個政治犯，他在那全隊裏。』
省長詫異搖首道：『這件事！』

「他病的很利害——將死了——他或者留在這兒醫院裏。所以政治女犯裏面有一個女人要同他在一塊兒，好服侍他。」

「她於他沒有什麼關係嗎？」

「沒有，但若她一定要與他有關係纔能得允准，那末她情願先嫁給他。」
省長閃閃的眼光釘在他對談的客身上，他的神氣像要他不成功一般，靜聽着，不歇的吸煙。

南赫留道甫說完後，省長從桌上拿着一本書，把他手指用舌頭一舐，極快的翻着書頁，找着關於婚姻的一條法律，一面讀下。

省長眼看着書，問道：「她被審決的什麼刑？」

「她嗎？罰苦工。」

「好了，那末，罪犯被判決後的地位不能以婚姻而變好的。」

「是的，但——」。

「恕我失禮。就是一個自由人要同她結婚，她也必須得做她所審決的事。在這種情形時候，那問題就是，他們兩人的罰刑，誰的是較重些，她的呢，還是他的？」

「他們兩人都罰苦工。」

「很好；那末他們兩人雙方不喫虧，」說時，一笑。「她同他所被刑的一樣，祇是他現在病了，他可以留在這兒，自然他所當受輕刑的地方，一定要給他的。不過至於她，就若是嫁給了他，也不能同他留在這兒。——」

那僕人喊道：「太太正在喝咖啡。」

省長點一下頭，又續道：「雖然如此，我一定要想一想。他們兩人名字叫什麼？請你寫下來。」

南赫留道甫寫下他們的名字。

南赫留道甫請允准，是那將死的人，但省長回答說道：「我又不能做到。自

然我並不疑心你；不過你爲他和別人出力，都有利益，你有了錢，而我們這兒做什麼事都要的是錢。他們告訴我：「丟掉那賄賂錢。」但是什麼人都受賄賂。叫我怎麼能丟開賄賂呢？他們的地位愈低，愈想受賄賂。在這三千多里地方裏誰能找出一個不受賄賂的？在那地方，每一個官吏，都是一個小皇帝，正跟我現在在這兒一樣。」說着，微笑。你或者進去見過那些政治犯了：你給了錢，你就能進去，是不是？」說時又一笑。『這話真不真？』

『是的，真是。』

『我很明白你所做的事。你憐了一個政治犯，你願見他。但那檢查官或是衛兵受了你這一筆，因爲他祇有四十哥幣他有一家，他不得不要那錢。這是於他和你的情形，而我現在也應當照你同他那樣的辦法。不過在我的地位，我自己不能承認說要離法律上的文字一寸，可是正因爲我也是一個人，我也被側隱心所感動的。我是刑事部裏一份子，我被推舉在地位上，有一定的

事做，而這些事一定要做到……好了，這樣一來，我應當做的事已經完了。現在讓我們聽聽那邊大城裏是什麼一種情形；那省長一時間，一時自己訴說，一方面要曉得外面的情形，一方面要顯出他自己的智識和人道主義。

第二十三章

那省長臨離別南赫留道甫的時候，問道：『那末你現在住什麼旅館裏。在杜哥甫旅館嗎？呵，那兒真是可怕的地方。在五點鐘到這兒來，同我們一塊兒喫飯。你會說英國話嗎？』

『是的，我會。』

『那正碰巧了。你知道，一個英國旅客剛到這兒來。他來研究交通問題，調查西比利亞的監獄。好了他在今天晚上來同我們食晚餐，所以你一定要來見他。我們在五點鐘喫飯，我的內人很守準時候的。那時我一定要給你一個回答關於那女人和病犯的兩件事。或者能夠留一個人陪着他。』

南赫留道甫告別了省長，坐車到郵局去，自己覺得心裏異常的激發活潑。那郵局是一間低圓頂的屋子。幾個郵員坐在櫃檯後面，極忙碌的收發信件，前面一大堆人擠着。一個郵員彎着頭坐着，在許多信件上打郵印。他很靈便的翦下信上箋條。南赫留道甫沒有等了好久時候，他把自己名字說出來後，立刻把所有郵與他的信件都拿上來。信件很多：幾封信，還有錢和書，最近日子是一封『歐洲信局』來的。南赫留道甫拿着所有物件，走到一個木橈旁，橈上坐着一個兵，手裏拿一本書，等着。南赫留道甫坐在他旁，細看他的信件。裏面有一封掛號信，信面極講究，鮮明郵章的紅色漆印。他破了漆印，看見了公署信紙上寫着由賽列寧寄來，他臉上倒湧上一陣紅血潮，但他心裏很靜。那是喀瞿莎訴呈的答案。回答來的什麼話？一定不會否認罷？南赫留道甫急忙注目那信紙上，信上的字非常小，很重，很彎斜的。他看完了嘆一口氣，放心下去。那訴呈已經完全成功了。

賽列寧信上寫着：『親愛的朋友，我們第末次談話，使我印着一種深感。你那時對於瑪司洛娃的事，非常正當。我已經把這件情形，反復小心的考查一遍，現在就看出那加臨於她的苛刑實在不公平得利害。救她一着，祇有這訴呈一個方法，而你已經設法了。在檢查詳情的時候，我盡力從中幫助，現在奉上赦罪佈狀一紙。你的姑母，伯爵夫人卡答隣，伊溫諾夫納給我這地址，我就把這信寄給你。這公文的原文已送到她被囚審問的地方去，或者不久可以到西比利亞地方廳去。我匆匆送給你這可喜的新聞，願極摯的握你的手——你的僕賽列寧。』

那公文上寫着：『總公署爲接檢訴呈事註明皇上宮址。這兒底下寫着日期和各種官吏名稱。』『總公署長接檢訴呈，奉遞皇帝陛下，爲命通照町女葉卡答隣，瑪司洛娃，得批該町女忠訴一事，恩賜特赦苦工罰刑，調換遣發西比利亞附近村鎮。』

這真是可喜且重要的消息。所有南赫留道甫爲喀瞿莎希望和也爲他的，都臨來的。現在她的新地位一定有很繁雜的事發生。當她是個犯人的時候，同她結婚一事實不在不過是空想，一點沒有真實意思，除非他升了地位去輕免她的情狀。但是現在他們同居就沒有什麼阻礙了；而南赫留道甫自己並沒有預備有這件事發生。再說她與西蒙生發生什麼關係？她昨天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如果她答應跟西蒙生結婚，是好還是壞？你不能不提出這一切問題，不能不思索這些事。他想到：『從此以後能够百事解決了。我現在不必想他，但我要送給她一個好音，愈快愈好，救她出來。』他想這張公文的抄文就發了，所以他離了郵局後，吩咐車夫一直趕到監獄去。

雖然他並沒有受着省長的命令，在那天早晨到監獄裏去，但他經驗上知道雖長官不允准他進獄內，也可以在屬下人裏運動，很容易進去，他現在要進獄裏，因爲他要給喀瞿莎送喜信，或者就此使她自由，同時去問候克理祖

甫的病狀，再去告訴他和瑪麗，潘甫洛納早晨同省長所談的一番話。

那監獄檢察官是一個高身莊嚴的人，他嘴唇角邊彎着兩條鬚鬚。他接見南赫留道甫非常嚴肅，直爽的告訴他說，他若沒有省長特別的命令，他不能允准一個外人進來候見罪犯。南赫留道甫說他就在省城監獄裏也被允准面見罪犯，但那官答道：『那或者是真的，但是我不能允准。』他的聲音變一點。『你們城裏紳士或者要看我們很驚異疑惑，但我們在西比利亞東部也知道有法律，或者也能教教你們。』

就是那從皇家總公署內來的公文抄文都不能動那檢查官的心。他專斷的抗拒南赫留道甫入獄門一步。南赫留道甫純朴的說他手中的公文足能使瑪司洛娃自由，但那官祇是微笑向着他，正式說獄裏無論什麼人被釋放自由，必得經總官直接命令方可有效。他祇有一件事可以成功，就是請那官傳達瑪司洛納，說她不久可以赦罪，若他總官來到免罪執照，她立即可以出

獄，決不延遲一點鐘。那檢察官並不肯說一點克里祖甫的情況，說他不能告訴出來，究竟獄裏有這一個罪犯沒有。南赫留道甫知道以後沒有好話，就走進車中，回到旅館去。

那檢查官的如此嚴禁，是因為罪犯又加了一倍，因此獄裏發現了一種瘟疫傳染病。那車夫在路上趕着車時候，說道：『每天真有一大堆人死在牢獄裏。一種瘟疫傳染了他們。一天差不多要埋二十個死犯呢。』

第二十四章

南赫留道甫雖然在獄門前沒有成功，但他心裏依舊精銳前進，一直去見省長，去看看那為瑪司洛娃的公文原文到了沒有。原文還沒有到來，所以南赫留道甫又回到旅館裏，急忙着寫給賽列寧和辯護人幾封信。他寫完了，看了一眼他的錶，知道要到省長宅內喫飯的時候到了。

在路上他心裏又想喀瞿莎怎樣接受她被免罪的喜信。她以後要住在那

兒？他怎麼樣同她住在一處？於西蒙生怎樣了？他與她有什麼關係？他記得她心裏又已變了，因此他又想起她以前所做的舉動。

他想到：『現在我一定要把他忘了。』他盡力把她的影丟掉腦子外。他又自言自語道：『時候到了，自然會知道的。』那時又想他應當對省長所說的話。

省長家裏的晚餐異常奢華，南赫留道甫以前喫慣的，也是富家和長官們所常有的，於南赫留道甫極其心悅，因為他不但好久沒有這樣奢華，而且連極平常的享用都沒有。這宅裏的女主人是一位聖彼得堡舊派的貴族夫人，是以前在尼哥拉斯第一皇宮裏一個寵宮女，她說法國話很自然，俄國話倒很不自然。她直挺着胸，她的手動時，她肘節緊貼着胸部。她服侍她丈夫，很心靜的，稍露出憂容。她接待賓客，雖然見人行事，都非常的心慰周到。她對待南赫留道甫彷彿是自己人；她那幾句巧言細微的恭維話使得他又提醒了他

的道德心，令他心滿意足。她讓他覺出，她知道他到西比利亞來，是專爲熱誠救人的，並且說他是異常人。這種巧言媚語，和這省長宅裏的精緻奢華，使赫留道甫感想起以前的享樂，受用那美飾的房屋，細花的碗盆，同自己階級裏的受教育人談話的舒服快樂，所以他覺出上三個月所經過的境情真彷彿一場迷夢，現在方醒起的一般。

除了這些家眷——省長的女兒和她丈夫，和一個中將——以外到席的還有一個英國商人，採取金鑲的，和一個遠處西比利亞小鎮的鎮長。所有席上人彷彿都叫赫留道甫歡喜。

那英國人是很健壯，紅臉色，他說法國話很壞，但他本國話的口氣非常好，很能激動人，他所眼見很多，他說美國，印度，日本和西比利亞的風俗，是很有趣味。

那青年商人專研究金鑲，一個農夫的兒子穿着英國製的夜衣，襯衣上有

金剛石的鈕釦；他自己有個很好的藏書室，很情願服務人道的工作，主持新歐自由的觀念，這個人很觸起南赫留道甫的歡心和注意，因為這却是新式歐洲文化教育施加於健壯不教化的農夫的一個好模範。

那西比利亞遠鎮的鎮長是省政府的副顧問，他有一次在聖彼得堡城裏同衆客作過長談話，那時南赫留道甫也在內。這鎮長很圓胖，極稀的鬆髮，青色的眼睛，謹慎保護的白手，手指上套着幾個戒指，和一副快樂的笑容；他的下身很寬大。這宅的主人很看重這位鎮長，因為他處在四面受賂的官僚中，他獨不坐賄賂。那位女主人也很看重他，因她很喜歡音樂，她自己是一個極好的彈鋼琴家，而同時這位鎮長是個好音樂家，常常同她兩人合奏。南赫留道甫是個好心腸的人，雖然他知道那鎮長的罪過，也並不心中不悅。

那活潑有力的中將，他下領有灰青的鬚根，他常服侍得周到，南赫留道甫很喜歡他的馴善性。而那一對青年配偶，省長的女和她丈夫，是最使南赫留

道甫信那女是個素臉直心的少婦，她傾心愛護她兩個孩子。她那以前所愛的——同父母奪爭多時而方始結婚的——丈夫是個自由黨人，他在莫西科大學很出名，在政府官吏裏，算是一個節制，智慧的少年人。他從事統計戶口事業，最注意的是本鄉種族，他很費心機去調查，希望救那些將死的出來。席上的主客對於南赫留道甫都不但和藹，注意，而且顯明是很喜歡親近他，看他是一個有趣味的新客。那省長穿着軍服，和他的白色十字徽章，正進來喫飯，稱呼了南赫留道甫一聲朋友，就請賓客們坐下。几桌旁喝了一杯啤酒，和提起他們口味的東西。那省長問南赫留道甫自從他早晨別後做了些什麼事，南赫留道甫告訴他說，他在早晨所說一個罪犯的罪刑已經可以赦免，並且又請允准進獄。

那省長在喫飯時候聽見這種事，自然不悅，皺着眉，不作一聲。

那英國人剛坐在桌旁，省長向他問道：『要一杯酒罷？』

英國人喝了一杯，他說他要去看禮拜堂和工廠，又願參觀那著名的遣行監獄。

省長向南赫留道甫道：『哦，那正湊巧。你們兩人可以一同去。』他回頭向那中將道：『給他們兩人一張執照。』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在什麼時可以去那兒？』

那英國人答道：『我想在夜裏去看那監獄。他們全在屋裏，並沒有什麼預備；你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真正狀況了。』

省長說道：『啊，他要鄭重其事的去看他們嗎？讓他去看罷。我已經寫了一個報告了——不過他們並不留意。所以請他們再去看一看外國的報紙。』說着，走向食桌旁，那女主人就替賓客們指他們的坐位。

南赫留道甫坐在女主人和那英國人中間。對面坐着省長的女兒和那政府的副顧問。食時衆人都談笑了一陣，然後各人相對談心。那英國人先講的

就是對於印度的事；又講到東京遠征隊，這件事省長極端不贊成；又談到西
比利亞的無處不受賄賂，還有各地的腐敗狀況。所有談的題目，南赫留道甫
都不很經心。

食完後，喝了咖啡，南赫留道甫，那英國人和女主人三人又談到一件四輪
馬車的有趣事情，南赫留道甫倒發了很多意見，旁邊人很注意的聽着。那時
南赫留道甫已經喫了一頓好飯，喝了好酒，坐在安樂椅裏，同那般溫和貴族
的人談話，覺得愈歡喜多。喝咖啡。那女主人爲英國人所請，就同那位副顧問
走到鋼琴旁面，兩人同彈那『白曹文第五樂譜』的歌，南赫留道甫心裏極
爲暢快，因爲他好久沒有享受這種清福，彷彿他現在剛知道他本來是個貴
族人。

那大鋼琴是很精製，樂譜也編得極合調。至少南赫留道甫要說是合調，因
爲他知道那樂譜，並且很喜歡他。聽着那陣徐徐奏來的音節，他覺得他鼻子

裏發癢，他很爲觸動他的善心。

南赫留道甫謝謝女主人這頓他好久沒有喫着的美食，剛要告別出去，忽然他的女兒決然走到他身旁，臉一紅，說道：『你問我那兩個孩子；你要見他們嗎？』

她母親說道：『她總想什麼人都要看她兩個孩子。』說時，笑她女兒的不知趣；『侯爵不是什麼事都歡喜的。』

南赫留道甫心中很爲這母親的天倫快樂所感動，說道：『正相反，我很歡喜。請你讓我見見他們。』

省長坐在一張牌桌旁微笑着，看他的女婿，那採金鑛者和那中將。他那時喊道：『她要帶侯爵去看她的小孩去，去罷，把他們抱着看看。』

那位少婦現出心慌，想着對她的孩子一定有一種批評，就急忙的跑進內室，後面跟着南赫留道甫。在第三間大屋裏，白紙糊着牆，點着一盞保險燈，屋

裏放着兩個小孩搖床，一個披着白色披肩的保姆坐在兩個床中間；她帶着和氣真實的西比利亞人臉面，寬頰骨。那保姆站起鞠了一躬。那母親到第一搖床旁，低着頭，床裏一個兩歲的小女孩，開着嘴，靜悄悄睡着，她的長捲髮蓬散在枕頭上。

那母親遮好一條白藍的線製被衾，底下一支小白腳伸出來，她說道：「這是開蒂。」

「她不好看嗎？她只有兩歲大，你要知道。」

「真美！」

「這是滑蘇克，是他祖父起的名字。臉面真不同。一個西比利亞的孩子，他像不像？」

南赫留道甫說道：「好孩子。」說時，看那小胖孩彎頭睡着。

那母親說道：「是的。」她含意的一笑。

南赫留道甫那時又想起那鐵鏈，拳打傷的頭，爭打和淫蕩，那將死的克理祖甫，喀瞿莎和她以前的一番事；他那時覺得悔恨，情願有他在這兒所看見的樂境，乃真正潔純的樂境。

他讚美那兩孩子了好幾聲，那母親滿意醉心的笑着，不久，南赫留道甫跟着她進了休息室，那兒那英國人正等着他到他們所約的監獄裏去。那英國人和南赫留道甫向幾個主人，老的和少的，告別了後，一同走出大門。

那時天氣變了。白雪正在大塊紛紛的落下來，已經蓋密着路屋，花園裏的樹，大門的石塔，車的頂篷，和馬的背上。

那英國人自己已有馬車，南赫留道甫告訴那馬夫趕到牢獄去，就叫了他自己的車夫，坐進車裏，心中層層想他已經成功了他所不悅心的責任；那車輪在雪上徐徐轉着，跟着那英國人的馬車，一同趕去。

第二十五章

那黑暗牢獄，門前站着哨夜兵，路口掛一盞燈，外面襯着無處不有的，清潔皓白的雪，——門廊，屋頂和牆——旁邊再有一長排點着煙的窗口，現在所得的感想比那早晨還沈悶得多。

那莊嚴的檢察官走出大門，在燈光下讀那南赫留道甫和英國人得來的執照，讀完後，一竦肩作驚狀；但他很服從的請那兩位訪客跟他進去。他領着他們經過場院，又走進門，往右一拐，上樓梯，入一間公事房。他請他們坐下，問他們有什麼事要叫他做的；他聽見南赫留道甫要立即見罪犯瑪司洛娃，他吩咐一個獄吏進去帶她出來。然後他自己預備回答那英國人所問他的種種題目，南赫留道甫在旁邊當做翻譯員。

那英國人問道：「這所監獄可容多少人現在監禁在裏面的有多少？……多少男人？……多少女人？……兒童呢？……多少犯被罰在鑛裏苦工？……多少遣發出去的？……病犯有多少？」

南赫留道甫翻譯那英國人和檢察官的話，一點不注意他們話裏的意思，他心裏總跳上跳下的想，這個時候却是悲喜關頭的時候。當他正在翻譯一句話中間時候，聽見前來的腳聲，那公事房門開了，一個獄吏進來，後面跟着喀瞿莎（以前幾次都是這樣他看見她頭上繞着頭巾，穿着犯人服，他心上不覺亂跳起來。

『我要生活，我要家室，兒女，我要人類的生活。』這些思想，當她快樂低頭進屋的時候，登時在他的心裏湧出。

他站起來，走前一步去迎接她，但她臉上現出對他冷淡不悅的態度。現在又如同上次她痛責他時候這副神氣一般。她臉忽而紅，忽而白，她手指用力扭着犯衣角；她看他一下，又低頭垂眼着了。

『你知道赦罪的命令下來罷？』

『是的，那獄吏告訴我了。』

『所以等到那公文原文一到來，你就可以出來。打算在什麼地方去住。我們要估量估量——』

她急忙插嘴道：『我有什麼可估量的？西蒙生到什麼地方去，我就跟他到什麼地方去。』

雖然他現出驚慌，但她舉眼看着他，又快又清楚的說出這句話，彷彿她早就預備着說了。

『真的！』

『慶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你知道，他要同我住在一塊兒……』她突然不說，知道說錯，趕緊更變道：『他要我親近他。我能够再想求什麼？』一定把這件事看爲我終身的快樂。還有什麼爲我的……』

南赫留道甫想道：『不是那樣，便是這樣。或者是她已經心愛了西蒙生，所以不願做我意像中所求她的犧牲，或是她還愛着我，但與我名譽有關。索性

嫁給西蒙生，完全把那船燒盡，斷了我的一線希望。」因此他覺得很羞恥，也知道自己現在臉紅了。

他問道：「那末你，你自己，心愛他麼？」

「心愛，或不心愛，這有什麼關係？我早就把那愛心棄掉了。而他，西蒙生倒是個異常的人。」

南赫留道甫說道：「是的，自然了。他是個美少年，而我想——」。

但她又攔止他，彷彿心怕他說得太多，或心怕她不應當全說出來。

「不，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他一定要饒恕我，因為我沒有答應你所心願的。」說時，斜眼睨視着他。「是的，這實在是現在勢所必然。你也得生活着。」

她所說的，正是他在幾分鐘前自己所想的話。但他現在不再想了，他所思索所感觸的，大為不同。他現在失了她，達不到目的，他不但含羞，自然也難過。

他說道：「我以前真想不到這個。」

她笑道：『你爲什麼要住在這兒，喫苦呢？你喫苦也喫够了。』

『我並沒有喫苦。那時爲我的好處，若是我能够，我還情願續着服侍你。』

『我們』——她說出我們二字時候，舉目看着南赫留道甫——『我們什麼都不要了。你實在替我出力的事太多了。若是這樣出力不爲着你……』她要說下去，她的聲音已經顫動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但你無論如何不可以感謝我。』

她說道：『記念有什麼好處？上帝要記念我們的。』說時，她黑眼睛裏水晶晶的，滿着眼淚。

他說道：『你真是個好女人。』

她揮着淚說道：『我好嗎？』隨後臉上現出一陣含情的笑容。

那英國人問道：『你預備好了嗎？』

南赫留道甫答道：『一直就去罷。』他問她克理祖甫現在如何。

她支住着自己，慢慢把她所知道告訴他。克理祖甫身體很軟弱，已經送到養病院去了；瑪麗，潘甫洛納很爲心憂，要請允准，進養病院當個守護婦，但沒有准許。

她看見那英國人在旁等着，就說：『我好走嗎？』

南赫留道甫伸出手道：『我不願說出告別的話；我再要見你。』

她說道：『饒恕我。』她說話很低，他難聽出來。他們兩人的眼光相遇，南赫留道甫看她那斜視的眼睛和含情的笑容，知道她所說的決不是『再會罷』，乃是『饒恕我』。(註一)這兩句話，她都可以說，而實在她說的是第二句話。她真愛他，她想，若他同她結婚，實在破壞他的生命。她以爲，她同西蒙生相處，就

(註一)俄國話中『再會罷』(Прощай)和『饒恕我』(Извини)兩語差不多可以相混。造字學上也相近，但南赫留道甫探出喀麗莎說話中的語氣。

可以救南赫留道甫出自由，她也覺得很喜歡，因為她想做的已經做好了，但是她要他分別的時候，她心裏異常覺得難受。

她緊握了他的手一下，急忙轉頭，離了公事房。

南赫留道甫要預備着走，但看見那英國人正低頭寫筆記，也不攪擾他，自己坐在牆旁木椅上；那時突然一陣極憂愁難過的感觸湧出他心上來。他覺得很疲乏，但不因為終夜未睡，不因為旅行受苦，也不因為驚訝激慌，乃是因為覺得他生活着實在乏味了。他靠着椅背，閉着眼，熟睡了一會。

那檢察官問道：『好了，現在你們要去看那牢獄麼？』

南赫留道甫抬頭一看，很驚訝他會在這個地方。那英國人已經寫完了筆記，作出了一種態度，表示願意就去參觀牢獄。
南赫留道甫疲乏，冷淡，跟在他後面走去。

第二十六章

那英國人和南赫留道甫兩人同着檢察官走過號房，和腐敗奇臭的門廊下，他們所驚奇的就是那兒有兩個男犯正在小便，他們三人進入第一個獄房，有許多苦工犯監禁在那屋裏。犯人們已經躺在屋中央一塊床板上。他們都頭碰頭，身旁身的亂躺着。差不多有七十個人。當那兩個外客入了屋，所有犯人都蜂然跳起，站在床旁，祇剩兩個人：一個害重熱病的少年人，和一個呻吟不能動的老人。

那英國人問這少年人病多久了。那檢察官答說那人早晨得的病，但那老人好久得了胃病，因為養病院裏人裝滿了，所以他不能搬去。那英國人搖頭氣憤着，說他要同那些人說幾句話，請南赫留道甫替他翻譯。那位英國人不但研究調查了西比利亞遣發地方和各處監獄，他又主持一種觀念，就是要宣傳那信主贖身的救世主義。

他說道：『告訴他們，說基督憐恤他們，愛痛他們，也爲他們死了。若他們信』

了這個就被救了。」他說時，所有罪犯都摺着手臂，靜靜站着。他又續道：「這本書指聖經，告訴他們，把這件事全告訴他們聽。他們有人會讀的嗎？」

能讀的有二十多個。

那英國人從手囊裏拿出幾本聖經來，於是有許多粗糙的手，又硬又黑的手指甲，從粗衫袖裏伸出來，向着那英國人。他在這個獄室裏放了兩本聖經。在第二獄室裏，也是這樣。同樣的骯髒空氣，同樣的窗間掛着怪像，門右邊放着同樣的水桶；他們全緊擠着並肩仰臥，他們也同樣的跳起，垂手直直的站着，——全站起，祇剩三個，兩個人是坐起着，還有一個躺着，也不看着那外出的人。這三個人都有病。那英國人又說了這套話，又放下兩本聖經。

在第三個獄室裏有四個病着。那英國人問爲什麼那些病人不躺在一間獄室裏，那管獄官說他們自己不願意，並且他們的病是不傳染的，醫生已經看過他們，所必須做的事都做好了。

一陣含糊的聲音說道：「他（指醫生）前天夜裏連脚尖都沒有觸過這兒。」

那管獄官不去理那種聲音，又走到隔壁獄室裏。那門又開了鎖，衆犯全站起，靜站着，那英國人又放兩本聖經；第五間獄室也是同樣，還有右面和左面六間獄室。

他們從苦工犯裏走到遣發犯處去。從遣發犯，走到那些被公衆所流罪，和本人情願的衆犯人處。各處的人——冷，餓，懶，病，敗德，和久禁——都現出野獸般的狼藉。

那英國人給完帶來的幾本聖經，就不再給，也不傳道了。那不堪看的情形，還有那種觸鼻的空氣，把他的精力都壓下不去，他從這獄到那獄，一言也不作，那管獄官在每間獄室報告罪犯情況時，他祇說「是的」一句話。

南赫留道甫跟着他，彷彿在迷夢中，也不能拒絕不前去，又不能私自走開，一路上只是乏味失望。

第二十七章

在一間流犯獄裏，南赫留道甫看見有一個犯人，他非常詫異，就是那天早晨渡木筏時候所看見的一個怪老人。這個破衣皺皮的老頭兒，正坐在床邊的地板上，赤着腳，只穿一件骯髒煤灰色的短衫，一肩一上撕破個大孔洞，和同色的破褲子。他莊嚴詫異的，看着那外客進來。他那消瘦身子，可以從他破衣洞裏看見，是軟弱得不堪，但他臉上，比南赫留道甫渡木筏看見他時候，還要莊重奮興。當那官長進了屋，這兒也同別處一樣，衆罪犯也都跳起直立，但那怪老人依舊坐着。他的眼睛閃耀着，眉毛皺着，作怒狀。

管獄官喊他道：『起來！』

那怪老人並不站起，祇是譏然微笑着。

怪老人指着那管獄官前額說道：『你的僕人們已經站在你面前了。我不是你的僕人。你抱着那官印……』

管獄官威嚇道：「什——什——什麼？」他向那人走前一步。

南赫留道甫急忙說道：「我知道這個人。他爲什麼要被捕？」

管獄官怒目看了怪老人一眼，說道：「巡警把他送到這兒來，因爲他沒有執照。我們叫他們不要這樣送人，但他們還是送。」

怪老人向南赫留道甫說道：「看你的樣子，也像是敵基督派裏一份子罷？」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我是一個新旅客。」

「好，你看見過敵基督派怎樣踏殘人類麼？這兒，你看。他把他們鎖在牢籠裏，他們全隊人呢。人應當在眉毛上出了汗，纔去喫麪包。但是他指獄官把他們關起來，一點不做事，像豬似的餒他們，所以他們自然要變成野獸的。」

那英國人說道：「他剛說什麼？」

南赫留道甫把那老人痛罵管獄官捕囚人類的一套話告訴他聽。

那英國人說道：「問問這個人，他想人應當怎樣處置那些不守法律的人。」

南赫留道甫替他譯出這問話。

那老人切着牙，大笑。譏蔑着說道：『那法律麼？起初，「他」什麼人都搶奪去，專有地球上的一切，搶去人類所有權利——搶了去爲他一個人——殺死所有反對他的人，然後他就造出法律來，禁止別人的搶物殺人。他應當早一點造出這法律來。』

南赫留道甫替他翻譯。那英國人一笑。

『好罷，無論怎樣，問問他，究竟現在應當如何處置那些盜賊和殺人的人呢？』

南赫留道甫又譯那問話。

那老頭兒很莊嚴的皺着眉，說道：『告訴他說，他應當把那敵基督派的官印，從他身邊拿出來。那末他要知道，沒有盜賊，也沒有殺人的人了。這樣告訴他。』

當南赫留道甫譯出了那老人的話，那英國人說道：『他狂了。』把肩一竦，走出獄室，經過那黑地洞裏去。

怪老人說道：『你自己去做自己的事去，不要管別人家。每一個人爲他本身自己。上帝知道誰當罰，誰當赦，但我們不知道。打算你自己的主意，那末主意就不會少了。去罷，去罷。』說時，皺眉做出盛怒的狀態。南赫留道甫在獄室裏徘徊着，那老人閃眼看着他說道：『你還沒有看够那些罪基督派的僕人撒傳虱子於人類麼？去罷！去罷！』

南赫留道甫走出獄室，走到那英國人傍，那英人正同檢察官站在門旁，問那黑地洞有什麼用的。

『那是墓地。』

那英國人說了『唔』一聲，表示願意進去看看。

那墓地是一個尋常的黑地洞，不很大。一盞小燈，掛在牆上，淒涼的射光在

他往下讀道：「人子來的爲要拯救失喪的人。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若是找得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爲這一隻羊歡喜，比爲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失喪一個。」——（馬太，十八章，十一至十四節）

他想到：「是的，他們喪失，並不是天上的父的旨意，而這兒他們幾千幾百的喪失。而沒有法子去救他們。」他又續着念。

「那時彼得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馬太，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節）

「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纔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萬銀子的來。因爲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

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都要還清。」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他的債。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必還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了所欠的債。衆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恤你麼？」——（馬太十八章二十三至三十三節）

南赫留道甫突然高聲讚道：「那末只有這句話麼？」他身裏內心似乎作聲道：「是的，這就全了。」

南赫留道甫到那時心思大變，這正是那般求精神上生活的人所常有的。那種思想起先以為是奇怪，似非而是，甚至於看作一種戲謔的，到後經過了

生活的層層經驗，把這種思想越打越深，就忽然間現出是最簡單最真實的
確事。這樣一來，他就明白那種意思，說是要救出人類所受災的可怕惡魔外，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他們應當常常在上帝面前認自己爲有罪，藉此他們不
能罪罰別人，改獎別人。他更明白他在監牢獄室裏所眼見的一切可怕魔鬼
和那魔鬼所做惡行的辯護詞，實在是種根在人類的不可能試探：就是他們
自己本來是罪惡而要去改正別人的罪惡。敗德的人想去矯正別種敗德的
人，而他們以爲能用機械的方法去實行。而所得的結果就是那般窮乏貪婪
的人，以假冒的罪罰矯正別人爲職業，他們自己變成敗壞已透，而同時那些
他們所加刑的人也滔滔不已的敗壞下去。他現在已然看得清楚，他以前目
觸的一切恐怕事從何處發生的，和應當怎樣去掃除消盡他們。這個答案，他
以前所不能找出的答案，就是基督給彼得的答案。這就常常寬容別人，要無
窮數的寬容每個人，因爲沒有一個自己不罪惡的人，故此也沒有能夠罪罰

矯正他人的人。

南赫留道甫想道：『不過確實不能這樣簡單。』但是雖然起先以為很奇怪，而現在他確確實實的看出這條真理，不但是那難問題的理論上解決。而且是實際上的解決。他以前常駁反的理論，就是『人怎樣去處置那些作惡的？——自然是，不讓他們逃脫刑罰罷？』現在可是不再迷惑他了。這種駁反的理論或者可以有點意思，若是能證明那刑罰當真的能減少罪惡，或當真的能改善犯人；不過現在所證明的正是大反面，而且確實不是某種人的力量可以改良他種人，那唯一合理的事要做的就是去停止那些不但無用而且有害，敗德，暴虐的惡行。好幾百年來，人民都承認罪犯是要被處罰的。好了，那末那些罪罰消滅了麼？離消滅遠得多呢，他們的人數大為增加，裏面有被判罰而敗德的犯人，和合法的公犯——那般審判官，承發吏，縣知事和獄吏等——就是審判處罰他人的人。南赫留道甫現在明白那社會和萬百事物

存在着，不要去感謝那些審判處罰他人的合法公犯，乃是因為雖然他們有敗德陋俗的淘汰，而實在還是人類彼此相憐相愛的功勞。

南赫留道甫希望從福音裏找出這思想的確實證據，他就從頭念一遍。當他念到「登山訓衆」一節，他非常動心，他今天就看出那——初先認為不美感的空理想，專為浪費無用的要求——却是簡單、清楚、實際的規條，若是把他實用，出來真可能的事，足能建築一個完全新式驚人的社會生活，在這裏面不但可以使南赫留道甫以前所驕傲的威勢無形取消，而且那人類所能享受的最大幸福——天國行在地上——可以到了。

那些規條裏有五條——

第一規條是馬太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六節（一個人不但不可殺人，而且甚至於不應當向他弟兄動怒；不應當罵人是無用的，「拉加」*‘Raca’*；若他想起弟兄向他懷怨，他就應當誠心把禮物留在壇前給上帝；就是在祈禱時要

悔罪。

第二規條是馬太，五章二十七至三十二節一個人不但不可姦淫，而且甚至於不應當看見婦女就動淫念；若他已經同一個婦人相處，他就永不應當休凌她。

第三規條是馬太，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七節一個人永不應當自己背誓。

第四規條是馬太，五章三十八至四十二節一個人不但不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而且若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應當轉過來由他打；應當寬容人家的觸怒，很謙卑的忍着，有求你的，不可推辭。

第五規條是馬太，五章四十三至四十八節一個人不但不可恨你的仇敵，攻擊他們，而且要愛他們，幫助他們，服侍他們。

南赫留道甫坐下，呆看着燈，他的心還靜靜站着。他記起我們人類所住在內的生活中紛紛亂事，他明白看透人類要遵守那幾個規條，那生活要到什



麼地步；所以他以前從沒有覺出的真快樂現在充滿在他靈魂裏。這彷彿他疲乏喫苦了好幾天，現在忽然得着安樂自由一般。

他那天全夜沒有睡，而跟許多人讀經音的一樣，他現在第一次明白了經文裏的完全意思，因為他雖然以前常讀聖經，而翻過不注意的。他那時醉心在所有需急，重要，和喜悅的默示裏，好比海絨吸水一般。他所讀到的，彷彿都很熟悉，彷彿深印在良心上，理會了他以前早就知道而永不完全了解，永不完全信任的真理。現在他了解信任了；他不但了解信任若人類遵守那些規條，他們可得着最高的福祉，他而且了解信任每一個人的唯一責任是要實行那些規條，在這規條裏藏着唯一合理的生活，若稍一遠離這規條，就緊跟着果報的錯誤。這就是全副精神的教訓，也是在葡萄園喻言裏所明白清楚的表示出來。

那些工人們心想那他們替他們的主人做工的葡萄園是他們自己的，心

想園中所有東西都是爲他們做的，他們來到這兒是在這葡萄園裏享受生命的，因此忘了那主人，殺死了那般說起主人存在的人們。

南赫留道甫想道：『我們不也是這樣麼，因爲我們心想我們自己是我們生命的主人，而生命是給我們享福呢？那末這實在是錯誤了。我們被一個人的意志送到這兒來，爲一種目的。而我們已經決心想我們生活着是爲我們自己享福，那末自然百物要同我們壞下去，正好比工人若不服從他們主人的吩咐，百物也要同工人們壞下去。那主人的意志是啓示在這些規條裏，人類要服從這些規條，那末天國可以建在地上，人類就能達到他們最大的善地。』

『你先去求他的國，和他的真理；那末所有一切可以賜給你。』但我現在祇求所有一切，自然而然要失敗得不善的。』

『從此到了這兒了——我生命的事業。我還沒有做完一個工作，第二個

『……了。』

「那天晚上，一個完全的新生活啓示給南赫留道甫；不是因為他已經進了生活的新地位，乃是因為他在那夜裏所做的事實在於他別開一個新鮮不同的面目。」

「他這新生活的新紀元怎樣達到目的，以後的時間可以告訴出來。」

世界
我只有慚愧的向南赫留道甫
リナ
明日

Resurrection

中

第

—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文學研究會叢書

小說彙刊

此為葉紹鈞，朱自清，廬隱，李之常，陳大悲，許地山，白瑜之諸君的創作集。共有小說十六篇。

每冊定價四角

隔膜

這是葉紹鈞的創作集，共有短篇小說二十篇。

定價每冊五角

工人綏惠略夫

俄國阿爾志跋綏夫著，魯迅譯，是一部革命的書。社會改造，究竟是靠淋着血的破壞手段得來呢？還是靠愛之宣傳？這是當時俄國青年思想上的難問題。這書把這思想完全反映出來了。定價每冊六角

史特林堡劇戲集

史特林堡是北歐近代自然主義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及戲劇，都極著名，譯本遍於各國，本集所收者是他的傑作三種：(一)母親的愛，(二)幽麗女士，(三)債主。定價每冊五角

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卷首有盲詩人自敘詩。著者曾被稱為「有童子的心的詩人」他的童話是用了他所對創的，微弱而又鮮明的文體寫出他自己的天真的心情，悲哀的情調和夢幻的憧憬。不但是孩子的恩物，便是成人讀也是很好的。

定價每冊七角

一個青年的夢

此書乃日本著名文學家及新村發起者武者小路實篤先生所著。魯迅先生所譯，是一本反對戰爭的聖書。全書四幕中差不多個個字可以使人下淚；

一冊七角

將來之花園

此為徐玉謙君的新詩集，共分兩卷，一為「海鷗」，一為「將來之花園」，附有西謙君的序言及葉紹鈞的批評。

一冊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1948.9.23. 十一集一刻鐘
24日北平國共停戰

著名之泰爾托

文藝叢
刻乙集
假利券

楊明齋譯 一册三角五分

托爾斯泰之著作。處處充滿心理的色彩。其覺眼如炬。其襟懷如海。其悲憫之心如佛。讀其書者。儼如與絕世哲人。親切對話。此書尤為托氏心理的作品中得意之作。描寫人心之惡念。由憤怒的衝動。可以時時擴張。至於無盡。而一念回頭。則前途匪遠。即可立登彼岸。字裏行間。斑斑者盡是同情之涕淚。以功用言。足為噴忿嫉世者之一劑聖藥。以文學價值言。尤為無堅不摧之利刃。能廓清人類之謬見而一掃無餘。

商務印書館發行

Resurrection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初版

(復) 活三戀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Leo Tolstoj

譯者 歌濟之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